歷朝紀事本末

光緒己亥重[illegible]

愼記書莊石印

序

南宋趙節齋謂讀通鑑如登高山泛巨海未易窺其涯岸得袁本閱之則根幹枝葉纚纚相生不待反復他卷而已瞭然在目此言誠善喻也自袁氏剏為斯體踵為之者代有其人雖所纂不一書所述不一事要皆究其本末首尾完具遂為讀史者必不可少之書乾隆中

欽定四庫提要於史部立紀事本末一門凡以類排比者悉錄於此惜無人彙為一編以便觀覽吳縣朱君懋之好刻古籍今年春取提要所錄紀事本末六種援錢氏刻守山閣叢書例益以後出未入

著錄之西夏紀事本末一種合而刻之顏曰紀事本末七種惟秀水杜氏所著江南大營紀事本末以無關宏指不與焉意

DS 735 .A2 L5 v.1

成案書於余，余披閱一過，其書編輯有法，棄取不苟，信乎有功史學，可決之五百年中必不泯滅，因不辭而爲之序。並其剞劂之費，悉攤撥之，審備於凡例，不更及云。

光緒十有四年歲在戊子三月既望仁和葉維幹

彙刊紀事本末七種序

說文曰史記事者也釋名曰記紀也史記索隱曰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古者記事之書左氏司馬氏兩家矣左氏以事繫年創編年之始例司馬遷變爲紀傳則又以事繫人爲體雖殊而記事一也後之史家未有能出其範圍者顧古之爲史事簡而易明後世多務記載踪繁綜一年之所聚萃一人之所爲累簡盈尺越讀未竟且年不一事事不一人端緒既繁引申非易學者頗求一事之本末原始而要終則編年者患其前後隔越紀傳者患其彼此錯陳自非博觀強識融會於中未易明其條理者矣袁氏樞有見於此乃作通鑑紀事本末揭事爲題類聚而條分首尾詳備鉅細畢遺一變編年紀傳之例而實會其通誠記事之別格而史學之捷徑也繼是而作者則有陳氏邦瞻之宋元紀事本末谷氏應泰之明史紀事本末高氏士奇之左傳紀事本末楊氏陸榮之三藩紀事本末張氏鑑之西夏紀事本末於是乎上下古今舉編年紀傳所有莫不提綱挈領燦然大備吳縣朱君槐廬以爲讀者顯而易入也乃彙爲一編用歐羅巴法範鉛以爲版經始於丁亥四月越明年春三月藏事其據經任校勘之責者則寶山陳同叔先生也朱君乃屬余序之余維讀書之法雖免因其手資之高下以

為造詣之淺深而大要尤在審其義例明其指歸故觀乎編年之書而古今風會之變遷瞭然矣觀乎紀傳之書而古今人物之臧否瞭然矣觀乎紀事本末之書而古今事理之得失瞭然矣三者皆紀事之書也該行則不悖偏廢則不可讀者以次而及焉宜如披大郤導大窾尚何患全牛之在目哉特編年紀傳之書彙刻者眾矣而紀事本末顧未有彙其全者朱君之為是編也可謂能舉其要矣遂序之以表其嘉惠來學之意光緒十有四年春二月華亭閔萃祥撰

歷朝紀事本末九種總目

左傳五十三卷　錢塘　高士奇

通鑑二百三十九卷　建安　袁樞

宋史一百九卷　高安　陳邦瞻

遼史四十卷　萍鄉　李有棠

金史五十二卷　萍鄉　李有棠

西夏三十六卷　烏程　張鑑

元史二十七卷　高安　陳邦瞻

明史八十卷　豐潤　谷應泰

附　三藩二十二卷　青浦　楊陸榮

共六百五十八卷

左傳紀事本末

光緒己亥季秋
慎記書莊石印

左傳紀事本末序

史家有六首尚書家次春秋家書記言春秋記事唐劉知幾謂古人所學以言為首尚書百篇廢興行事多闕而春秋自夏殷以來非一家皆隱沒無聞記事之史不行記言之書見重久矣獨左氏之傳春秋義釋本經語雜他事因為申左一篇知幾之論以記事為重也蓋孔子取義魯史而二百四十年之行事亦云畧矣左氏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辨理錯經以合異是記事之史左氏其首也又稽逸文纂別說為外傳以廣之分八國各為卷是亦一國之本末也其傳一人之事與言必引其後事牽連以終之是亦一人一事之本末也然則內傳紀事而外傳即所以足其事之本末者與顧內傳以事為主既以時斷首尾不屬外傳復以言為主國之大事不具至宋衛秦吳之國竟無語焉夫春秋既治世之大經大法左氏獨親得其傳而限於編年之體雖有外傳不遑件繫璧脩珠之未貫如狐腋而未集今學者前後討尋周章省覽豈若會粹而種別之為瞭如哉今宮詹高澹人先生所以放建安袁氏通鑑紀事本末而有作也顧司馬氏之書其徵事也近而立義也顯近則易核顯則易明袁氏特整齊鈎釽其間為力少易左氏能傳經之所無亦時闕經之所有又參以二傳每多不同好語神怪易致失實而自啖趙以來多有舍傳立說獨抱遺經以終始者矣先生特為起例皆袁氏所無有夫夏五郭公經無其事亦書豈可經文炳如而傳或脫漏於是乎不遺一傳曰補逸經義微婉尋塗自殊既各專家無取單行於是乎不黨一傳曰考異文人愛奇貪於捃拾史家斥誣須勇刊棄於是乎裁傳以存傳曰辨誤理所難明每以旁曲而暢辭所馳驟要以根柢為安於是乎錯傳以佐傳曰攷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申解駮難惟其宜適於是乎舍傳以釋傳曰發明蓋先生經學

湛深雖負史才在
講筵撰春秋講義因殫精竭慎條分彚括而為是書也徵遠代而如在目前闡微言而大放厥旨事各還其國而較外傳則文省而事詳國各還其時而較内傳仍歲會而月計足補故志豈是外篇昔袁氏之書成參知政事龔茂良以進孝宗嘉歎頒賜東宫及江上諸帥曰治道在是矣況我
皇上以天縱之聖富日新之學講求治道久安益勤是書
進御誠足備
乙夜之觀而因
頒布中外為讀春秋者法將通鑑以前興衰理亂之蹟易致而知旣可以足成袁氏為完書亦有以徵春秋家之記事非偏畧於尚書家之記言誠乃聖經之助豈特功於左氏而已菼於經學至蕪陋辱先生之不鄙而委之作序妄不自量綴言簡末竊窺尋撰述之苦心而畧其大趣固無能有以加云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夏五月旣望長洲韓菼序

左傳紀事本末目錄

周

卷之一

王朝交魯

卷之二

桓王伐鄭

卷之三

王臣之事 王朝交列國 定靈婚齊附 諸侯朝王係附

卷之四

王室庶孽之禍

魯

卷之五

隱公嗣國 桓公簒弒附

卷之六

魯與列國通好 宋衛共姬之節附

卷之七

文姜之亂 莊公忘仇附

卷之八

列卿嗣世 孟孫 叔孫 季孫 臧孫 子叔氏

卷之九

三桓弱公室

卷之十

魯陪臣交叛 陽虎 南蒯 侯犯 公孫宿

卷之十一

魯與邾莒構怨 魯伐滅小國 小國來伐附

卷之十二

小國交魯 戎狄兵好附

卷之十三

郊祀雩禜 旱而不雩見災異 視朔附

卷之十四

城築蒐狩

卷之十五

孔子仕魯 仲由 冉求 端木賜 高柴附

齊

卷之十六

齊滅紀
卷之十七
齊襄公之弒
卷之十八
齊桓公之伯
卷之十九
齊五公子爭立
卷之二十
靈景經畧小國晏子相齊附
卷之二十一
崔慶之亂
卷之二十二
陳氏傾齊

晉

卷之二十三
曲沃併晉
卷之二十四
晉滅虞虢驪姬之亂惠懷之立附
卷之二十五
晉文公之伯襄公繼伯附
卷之二十六
晉楚爭伯靈公至厲公楚莊王圖伯附
卷之二十七
晉景楚共爭伯厲公鄢陵之戰附
卷之二十八
秦晉交兵
卷之二十九
晉悼公復伯
卷之三十
晉楚弭兵
卷之三十一
晉卿族廢興
卷之三十二
晉并戎狄長狄附
卷之三十三
晉失諸侯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一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莘祥頤生點勘

王朝交魯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秋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六年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

七年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

（補逸）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有經無傳）

穀梁傳曰聘諸侯非正也

桓公四年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弱也

（攷異）穀梁傳曰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

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禮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於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莊公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

補逸 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有經無傳

穀梁傳曰錫命非正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三年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攷異 穀梁傳曰改葬也

十一年冬齊侯來逆共姬

發明 按魯主王姬之嫁舊矣故桓公之娶王姬亦逆于魯蓋魯為王室懿親也

補逸 二十三年祭叔來聘 有經無傳

穀梁傳曰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僖公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八年秋襄王崩 冬穆伯如周弔喪

九年春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宣公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十年秋劉康公來報聘

補遺國語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于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早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

成公五年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八年秋七月召桓公來賜公命

襄公二十八年冬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十二月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補遺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有經無傳

穀梁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

哀公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臣士奇曰昔周公夾輔兩朝有大勳勞于王室伯禽封魯土田附庸倍敦諸姬號稱望國王后王女之歸皆得主之是周之最親莫如魯而魯所宜翼戴者莫如周也十二公歷年二百四十而王朝交魯書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脤者一賵喪者四金車赴告之役不與焉亦綦勤矣乃述職之紀終春秋世僅僖再朝王所成一如京師又因伐秦而往非真有就日之誠者其執禮殷勤曾不及事齊晉之萬一何其慢也夫時至戰國權詐相高君臣名分之際等弁髦矣乃齊威一朝周而天下翕然賢之幾於復伯況春秋時共主悉臣之義猶在人心也使魯能總帥諸姬勤修聘覲之禮天下其孰敢不謹臣節而王室不重於九鼎哉春秋紀王禮之隆所以深著魯侯之慢也雖然魯固有罪而王亦未為得也夫刑賞者王者馭天下之大柄賞僭而人不服猶刑濫而人不懼也周自平王之東子奪廢置天下所共聽覲而所首加恩者乃一文手之仲子與弒逆之桓公至不朝者貶爵削地之罰不加而坐則崇其號沒猶顯其稱其他辱臨魯庭者非私交之朋比則取求之無厭也來而不往安知魯之不有以窺其闇而愈以長驕益惰哉使當時能正仲子之名問寫氏之故則三綱九法名義昭然魯且震懼之不暇不待徵聘而春秋冠帶相望於周京矣故曰魯固有罪而周亦未為得也載攷十二公自隱及僖周魯之往來猶數文宣以後乃益

寥寥。蓋其時三家漸强。專制魯國。彼不知有公。安知有王。修聘於王室者愈罕。而王禮亦
因之以倦焉。上下之交於是息矣。

卷之一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桓王伐鄭

隱公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六年。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十一年。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攢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己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桓公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

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七年。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臣士奇曰。鄭桓公死驪山之亂。其子武公及武公之子莊公。相繼為王朝卿士。國于虢鄶之間。無遠天室。周之東遷。固嘗依之。其地親而功大。誠難遽泯。平王暱于虢公。欲授之政。周人不能裁以大義。卒踐其言。此交惡之所由始也。夫臣子之於君父。信而見疑。忠而被疎。則益負罪引慝。積其忠誠。以冀一旦之悔悟而已。乃上下相要。愛子出質。君臣之分。等於敵國。左氏直稱周鄭。蓋深疾鄭伯之不臣也。及虢公柄用。祭仲悍然稱麥禾之戈。日中尚有天子耶。春秋世諸侯放恣而用兵王室者。自鄭莊始。滅理犯分。甘舉父祖之勤勞而盡棄之。悖已甚矣。桓王繼立。銜麥禾之怨。來朝不答。固失不念舊惡之義。與善鄭以勸來者之權。取鄔劉蒍邘之田。而償以所必不得。桓王所以處鄭者。誠不能無過。乃鄭遂鞅鞅廢述職之禮。曾不思要言質子。取麥取禾。敢施之天子。不顧其難堪。王禮少不愜意。而以無禮報之。臣誼之謂何。至天子總師六師。問罪境上。不歸死司寇。頓首伏辜。遽興師而與之抗。逞子元之狡謀。縱祝聃之狂矢。向使王不能軍。此際寧有天日耶。至請從而不許。託

不敢陵天子之名夜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飾殷勤曲謹之節而其玩弄王室如股掌情罪益彰矣當日者以天子之兵加以四國雲附之旅豈不能覆一鄭乃徒敗軍奔王威幾頓蓋虢為王所暱其奔也力不贍也非有貳心於鄭也若陳蔡衛則實無鬬志望旗而靡疑有同類之懼焉唐世諸藩鎮合兵討賊往往徘徊觀望不欲盡力意亦如此故繻葛之敗蔡衛陳亦不為無罪也胡文定嘉其從王未之察耳

卷二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王臣之事 王朝交列國諸侯朝王併附 定靈婚齊附

隱公七年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

莊公二十九年樊皮叛王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於京師

僖公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文公三年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辨誤 穀梁傳曰叔服也按王子虎與叔服自是二人穀梁誤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啟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

而復之。
十七年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
宣公六年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十五年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服之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補逸　國語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享之殽烝原公相禮范子私于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毁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女非宅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豆淨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合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

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享。和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

成公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秋。王人來告敗。

十一年。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十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夏。成肅公卒于瑕。

襄公五年。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

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

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十二年。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十五年。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三十年。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昭公七年。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

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十一年、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禬、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十二月、單成公卒。

十二年、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　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丁酉、殺獻大子之傳庾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于王都、不亡何待。

定公元年周單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二年夏四月辛酉單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臣士奇曰人臣之于國家無委脫之事而亦無偏據之權虛公以奉國和衷以取濟則庶績咸熙而天下享無事之福周之興也周召同心而治其再振也共和相倚而亦治其東也鄭虢爭政而王室遂微自是以後屢輒相尋未有不由于大臣之水火而國勢亦隨之者也夫權者天下之大柄也偏據則必爭爭則交傷而兩敗凶于而家害于而國歷有顯徵就使其未至于甚害而以有用之精神不為國家建功樹策徒擲之蜩螗門戶中甚可惜也樊皮蘇子之叛逆自取滅亡無論矣頃王方經大故而周公閱與王孫蘇爭乃以爭政不行告赴之禮知有勢利而不知有大義周室幾何而不陵夷耶王黨周公叛王孫蘇至使尹聃訟周公于晉趙簡子平王室而復之進退不能自操而仰重于霸國王靈替矣其後王孫蘇又與召氏毛氏爭政而殺召公毛伯王室復亂士會平之周公又與伯輿爭政怒而出王使盟之卒奔晉而不復也迨王叔陳生又與伯輿爭政王心直伯輿而不能斷至煩霸國之老坐獄于王庭而後定之則當時王臣之營私植黨莫有奉公憂國者其為衰削之由于此可見而王之贅疣亦可知矣王叔陳生之貳心于狄也不獨與伯輿忿爭為可罪也儋括之欲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而劉單諸人輒殺之是失刑也原伯絞以虐被逐甘過以欲去成景之族反為所害而原甘之族微也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其汰已甚也單簡公之棄子弟而用遠人與單獻公之棄親用羇其失一也而一死子弟之手一死襄頃之族何其無所忌也成子之受脤不敬與單子之視下言徐皆衰氣也劉康公

知民之所由生。詹桓伯伸爭田之辨。徵期察儋括之歎。萇宏識毛得之亡。蓋亦王臣之矯矯者。而究無裨于禍敗。豈所謂大廈非一木之支者耶。若夫凡伯之見辱于楚邱。王師之敗北于徐吾。雖有郊垂之勝。未足爲榮。晉先平戎于王。而以閻田之故。又率陰戎以伐穎。不義甚矣。吁。平桓以下。王室蠢蠢。威福下移。相傾相軋。棼若亂絲而不可理也。是誰之過歟。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

錢塘　高士奇　江村　編輯

華亭　閔萃祥　頤生　點勘

王室庶孽之禍

桓公十八年。秋。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以上子克之亂

莊公十六年。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十九年。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卽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僖公十年春狄滅温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以上子頹之亂

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

僖公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 襄王定位而后發喪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十一年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

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
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
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
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十六年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二十年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二十二年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
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二十四年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
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
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
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
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
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
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
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
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

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　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於氾大叔以隗氏居於温

補逸　國語王黜狄后狄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狄人狄人遂入周王乃出居於鄭晉文公納之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

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周書晉侯尚力侵我王略叔向聞儲幼而果賢復王位作太子晉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逡巡而退其不遂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為誅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暝臣往與氣壓壓取予不疑以是御之師曠對曰暝臣無見為人辯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汝將為天下宗乎王子曰太師何汝賤我乎自太皞以下至於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大當時而不伐天何可得且吾聞汝知人年長短告我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天所汝慎無言禍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發明王子晉靈王長子景王之兄也生有神聖之姿使得嗣位則文武復生宣王不足數矣無如周不再興哲嗣早世景王以後庶孽之禍益甚豈非天與故輯其遺言軼事于子朝之亂之前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信哉

昭公十五年夏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

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十八年。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摦。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摦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摦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補逸]國語。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

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閒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閒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閒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

之言若能幪予反而復之師曠見太子稱曰吾聞王子之語高於泰山夜寢不寐晝居不安不遠長道而求一言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甚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其度師曠曰吾聞王子古之君子甚成不驕自晉始如周行不知勞王子應之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天下施關道路無限百姓說之相將而遠遠人來驩視道如尺師曠告善又稱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則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王子應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己仁此之謂天如禹者聖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與必度其正是之謂聖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於商既有其眾而返失其身此之謂仁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之謂義師曠告善又稱曰宣辨名命異姓惡方王侯君公何以為尊何以為上王子應之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眾時作謂之曰伯伯能移善於眾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名與物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羣謂之君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於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為帝師曠罄然又稱曰溫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

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師曠東蹴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跼是以數也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於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師曠蹴然起曰瞑臣請歸王子賜之乘車駟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為夫詩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

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義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

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和王謂伶州鳩曰鐘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三十五年王崩鐘不和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六閒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

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因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同。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蔟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

讒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免。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　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

考異　史記子朝攻殺猛

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敗西闈。丙寅、攻蒯。蒯潰。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宏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
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
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
祭、而問于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　鄭伯
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
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
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
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
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宋
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
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
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壬申、尹
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二十六年、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
谷、劉師敗績。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
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冬、十月、丙
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

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
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
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
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
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
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
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
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
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
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
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
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
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
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
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
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于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
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
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
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
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
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
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
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
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
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
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
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
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心。無助狡
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
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
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
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二十七年。會于扈。令戍周。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二十九年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

三十二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

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宏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

補逸 國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宏欲城成周為之告晉魏獻子為政說萇宏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為飫昭明大節而已少典與焉是以為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禮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為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慆淫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元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矣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是良材而幽王蕩以為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

乎。單子曰其咎孰多曰萇叔必速及將天以道補者也夫天道道可而省不萇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也誑人三也周若無咎萇叔以為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崇天災勤百姓以為己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萇宏與之晉人以為討二十八年殺萇宏及定王劉氏亡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六年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　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於窮谷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

哀公三年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宏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宏

辨誤　按韓非子說苑皆言叔向欲殺萇宏乃譏之于劉氏而誅之夫叔向晉之賢臣安有是事且此時叔向沒已久矣故當以傳文為據若莊子血化為碧之說庸或有之後人又附會傳述以為萇宏乃神仙則又誣矣漢書兵陰陽家有萇宏十五篇

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以上子朝之亂

臣士奇曰幽王以寵伯服廢宜臼而轍遂東可為永鑒不謂後王甘蹈覆車如子克子頹

子帶子朝之紛。紛也子克之禍。死於桓王之寵。辛伯之諫。可謂切直。周公弗悟。蓄剸刃之心。辛而辛伯告密。其事弗集。周公之罪。已不容誅。子克餬口四方。固其自取。論者未嘗不歎息有憾于桓王也。莊王以孽寵之故。身幾被弒。復有王姚之嬖。愛子頹而以蔿國傅之。亦猶子克之屬周公也。寵則必驕。驕則必盈。盈則其願將無所限。極勢不陷於惡不止。當時即無五大夫之怨。而子頹之難。亦將作矣。五大夫含忿積怒。而蔿國以師傅之親。事成則徼幸。非福。其倒行逆施宜矣。蘇子寖內諸侯。衛與燕。皆王之懿親也。亦黨蠻賊而犯大不韙于天下。何義乎。鄭虢同心翼戴。卒綏王室。豈止賢于燕衛萬萬。但順逆之分。判若黑白。鷹鸇之逐。難緩須臾。子頹敗亡。亦豈須俟樂及徧舞而後知者。若何于弭之命。徘徊需次。直聞子頹之樂禍而後決。亦足見春秋諸侯之瞶於大義耳。衛為亂首。伯廖命而齊奉詩。此九伐之遺也。取賂而還。君子惜之。蘇子曾奉逆頹。見滅于狄。而王不救。報施之理宜哉。子帶之難。始于惠后之寵。惠王崩。至祕不發喪。而定襄王之位。其勢亦逼矣。此時即當割骨肉之恩。而以義善處之。召戎犯闕。逆帶之罪益彰。越在岱陰。根株幸絕。齊保全其生。親親之誼已厚。迨齊人為之請復。富辰亦從而慫恿於其中。抑又何也。卒有隗氏之通。再挑狄禍。襄王出走。鄙在鄭地者踰年。小不忍則亂大謀。富辰安能辭其責哉。至請滑不聽。而以狄師伐鄭。又以狄女為后。謀之不臧。階禍納侮。若王之於子帶。屬籍已絕而又歸之。及其攻已而猶不忍禦。篤於天性。雖與仁人之不藏怒宿怨何異焉。惜乎所以處之者未盡其道。而子帶狼子野心。始終狂悖。不可以人理責矣。晉文辭秦師而專納王之美。此伯業所由基。請隧弗許。王章未墜。東周之所以綿延而不絕者。賴有是乎。子朝之難。始于景

王之寵。而賓孟實成之。犧雞斷尾。逞其邪說。向使景王不以心疾而殞。單劉見殺。子猛其不立矣。及王崩而子朝作亂。召伯奐南宮極尹氏毛伯之徒。羣兇羽助。獨一劉蚠單旗擁弱主。崎嶇于奔北播遷之中。不幸王猛短世。又改立敬王。出萬死一生。卒定其位。豈不誠忠臣哉。當時東諸侯無有能恤嫠婦之緯者。獨一晉可控告。而亦僅以籍談荀躒之偏師翺翔其間。無救禍敗。及乾祭涖問。而後辭子朝之使。子太叔正言。而後謀王室之計乃決。不如東王之為共主。子朝之為嬖孽。南宮極震。實珪浮河。天人之意。灼然可見。而何嫌何疑之若此也。使晉能早合諸侯。輸王粟。具戍人。相與戮力。以討元兇。豈至久辱草莽。令子朝緩死荊蠻。舉宗周之典籍而隨之以逃耶。至敬王反正。戍之固宜。城之亦宜。而宋為三恪。乃不受功。魏獻子且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是何嘗有愛天衆日之誠乎。而衞彪傒乃妄引天之所壞。不可支也之說。深咎萇劉以城成周為大殃。則益悖矣。吁。當世之人心如此。而謂周能復興耶。鄭黨子朝之餘孽。稱兵犯順。致敬王再有姑蕕之辱。其罪與燕衞均也。歷觀東周王室之亂。凡四見。無不始于庶孽。成于嬖寵。論者不省。致亂之由。而區區歸之。鼓洛之壅。無射之鑄。與夫不說學之敝。是知其末。而不知其本也。

卷之四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五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魯隱公嗣國　桓公簒弑附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辨誤 史記。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娶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

按惠公雖非魯之令主。然魯秉周禮。不應有衛宣楚平之事。史遷之說近誣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補逸 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三年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

攷異 歐陽修曰。公穀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尹氏作君氏為隱公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

婦人得于所傳者蓋如是

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詳見魯與宋衛通好）秋諸侯復伐鄭（詳見州吁之亂）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攷異）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于子祭于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于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冬十二月

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七年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八年春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
也　夏四月齊人卒平宋衛于鄭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眾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
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眾仲
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
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九年夏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
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期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
宋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
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
正之體也
十一年冬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
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
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
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桓公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冬、鄭伯拜盟。

十七年、春、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　秋、伐邾。宋志也。

臣士奇曰、隱公攝讓之是非。四傳論之詳矣。夫讓、美德也。太伯仲雍行之。伯夷叔齊又行之。君子不以為非。何獨疑于隱公也。說者謂隱公雖長當立。不當探惠公之邪心而成之。隱惟不自取。以攝啟爭。卒有鍾巫之及。是則然矣。顧隱之失。不在于讓。而所以處讓之道。有未善也。桓公始生之年。雖不可考。但隱居攝十、年。被弒而桓立。立三年而成昏於齊。距隱居攝之始。年十三歲耳。古未有十三歲而成昏者。以此推之。隱元年桓即幼。亦不下三五歲。使隱能如周公輔成王故事。抱負以臨羣臣。聽國政。即不然。令桓毓質深宮。已則身都魯相。而代之經理。其發號施令。入告王朝。通問鄰國。一稱桓君而已。無與焉。則名分定。而已之心迹亦明。雖有百奸人。烏能離間于其間哉。不此之圖。而奄然立乎其位。國之人皆指而目之。曰、此魯君也。其盟擭伐之所至。羣指而目之。曰、此魯君也。其于瓜李之嫌。謂何矣。且隱始年。桓尚幼。及子翬請殺之時。桓已十餘歲矣。猶不反國而歸之。藉口少故菟裘雖營。何以解於桓公之疑。而亦何以杜羽父之譖哉。若隱者讓則有之。而謂其能絕遠嫌疑以為讓則未也。夫其始戰狐壤而被止。是無勇也。禱鍾巫而以其淫祀之主來。是不智也。攝位而首從事于盟。次是不信也。改葬惠公而身不臨。是不孝也。眾父卒而不與小斂。是不仁也。會潛盟唐。是斎防也。入極渝平取郜防。是貪得也。羽父請以師伐鄭而不能禁。是縱權也。草次遇清。是簡禮也。因使者之失時而輕絕鄰好。是反覆也。于棠略地。是文

過也。入祊易許。是無君親也。迹隱公十年。經傳所載諸行事。鮮有當人意者。世但以其讓桓而桓弑之。惡桓深。則其賢隱也。若不啻口出。而不知如隱之讓。則實足以啓爭端而為禍媒者也。太伯仲雍夷齊讓而能遠其迹。隱雖讓桓。貪其位而攝之。此寪氏之刃所由及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五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六

錢塘　高士奇　江村　編輯
華亭　閔萃祥　頤生　點勘

魯與列國通好 宋衛　共姬之節附

隱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於宿。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公立而求成焉。及宋人盟於宿。始通也。

七年、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於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　齊人卒平宋衛於鄭。秋、會於溫。盟於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　督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　滕子來朝。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僖公二十五年、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

也。夏、衞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二十八年、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

三十年、夏、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衞侯。

文公四年、秋、衞甯武子來聘。俱詳甯武子弭晉難

六年、臧文仲以陳衞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十一年、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宣公七年、春、衞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成公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衞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衞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衞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衞。禮也。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五年、春、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八年、春、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冬、衞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晉人來媵。禮也。

十五年夏六月宋共公卒
襄公元年冬衛子叔來聘禮也
二年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七年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冬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
孫桓子之盟（詳晉悼復伯 孫甯廢立）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且尋盟
二十年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
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三十年五月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
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補逸）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
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
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
伯姬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
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
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
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

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補逸列女傳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嫁于宋恭公恭公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于伯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遂逮于火而死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為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于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

昭公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二十五年九月公孫于齊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己亥卒于曲棘

二十七年秋會于扈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乃辭小國而以難復詳見三桓弱公室

臣士奇曰春秋時魯于列國邦交自齊晉兩大國外惟宋衛最親衛兄弟也宋姻婭也中間以兵事齟齬者不過數見而已其餘則行李之往來歡好無閒即左氏所載未易一二數也隱元年盟宿平黃之怨八年遇犬邱又盟瓦屋桓公二年會稷文公五年襄仲聘十五年華孫來盟成公四年華元聘五年孟獻子報聘八年華元又聘公孫壽納幣九年伯姬歸季文子致女襄公二年穆叔聘十五年向戌來季武子報之三十年叔弓往葬共姬叔孫豹會澶淵宋災故昭公十一年叔弓葬宋平公二十五年宋元將為公故如晉卒曲棘二十七年會扈謀納公此魯宋邦交之始末也隱公八年遇犬邱盟瓦屋僖公二十五年盟洮二十六年盟向衛為魯伐齊三十年納玉請釋衛侯文公四年甯俞聘宣公七年

孫桓子來盟。成公三年。良夫聘且尋盟。八年。滕共姬。襄公元年。子叔聘。七年。季武子往報。孫文子來尋盟。三十年。共澶淵之會。昭公二十七年。協納公之謀。此魯衛邦交之始末也。觀衛成深室之囚。諸姬環視莫恤。惟魯不愛先君之重器。始反衛侯。魯昭之遜。殞身不惜而為魯急難者。宋元也。扈之會。諸大夫莫利納公。獨宋衛之大夫。心切義舉。亦足以明三國之式好無尤。善終善始矣。獨立督之會。取賂而不討弑君之賊。澶淵謀救宋災。而實未嘗以財歸之。不獨縱釋蔡般。為不知類也。此二役誠為可憾。而魯衛于宋最暱。亦與諸侯同惡焉。其謂之何矣。共姬賢而有禮。遂致諸國之媵。及蹈譆譆出出之變。守經以死。聖人于其始卒。一書再書。芳流史冊。亦可以知立節為大哉。

卷之六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七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魯文姜之亂 莊公忘讎附

桓公三年。春。會于嬴。成昏于齊也。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

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讁之以告 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補逸 管子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偕行申俞諫公不聽文姜通于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豎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今彭生二于君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理命又力成我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齊人為殺彭生以謝于魯

莊公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

發明 按忘父仇而為之主婚喪心甚矣何以為禮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視共仲聲己不視幃堂而哭襄仲欲弗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補逸 國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于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于魯乎

發明 孟文子即文伯獻子之父也名不見經以無祿早世故穆伯之醜如此有賢子孫以世其家所謂有子考無咎者非耶 以上孟獻子之立

莊公三十二年成季使鍼季酖僖叔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僖叔即叔牙

僖公四年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 即公孫茲叔牙子是為叔孫氏

五年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文公十一年秋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冬十月甲午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以命宣伯

成公十四年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

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補逸國語。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于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惟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十六年六月。晉楚遇于鄢陵。戰之日。公出於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於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

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於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于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

襄公九年。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以上叔孫穆子之立

莊公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閔公元年。季子來歸。季友為季氏之始其子不見經其孫卽季文子行父也

文公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
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
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
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
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
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
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
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
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
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
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
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
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
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
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
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
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
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考異）莒僕之事國語作宣公以書命季文子曰為我予之邑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為我流之內外傳事無不同者獨此有異附誌之

（補逸）國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發明）魯自中葉卿族五家三桓而外臧孫氏孝公子公子彄之後也子叔氏宣公弟叔肸子嬰齊之後叔老叔弓以下是也其上大夫有子服氏惠昭景伯甚著功名則孟獻子子它之後

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以上季文子立此序三家之始）

隱公五年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此臧僖伯臧氏之祖也子為哀伯孫為文仲附紀於此以起臧武仲立季悼子出奔之事并孟孝伯臧為之立俱附見焉）

襄公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

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嫡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甯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以上臧武仲之去國與季悼子孟孝伯臧為之立

二十四年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昭公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

落之既具使竪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强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竪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於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竪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竪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五年春舍中軍季氏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竪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竪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竪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嫡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竪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甯風之棘上仲尼曰

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以上叔孫昭子之立）

宣公十七年。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發明 叔肸以宣公之弒為非。足以見弟不忍去之。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與其子嬰齊蓋皆賢人也。按叔肸子為公孫嬰齊。叔老叔弓之父也。此子叔氏之始。

補逸 國語。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郤犨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耶。抑知其不可也。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成公十七年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以上子叔氏

補逸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於晉而未返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於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辨誤 按仲嬰齊或係歸父之子亦未可知若公孫嬰齊乃叔肸子聲伯非此仲嬰齊也經文明有二人何得混而為一乎

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邱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

賢。然如文伯之不顧以利易次。莊子之不改父臣。僖子恥不能相禮而知孔子為明德之後。卒使南宮懿子受學聖人。此亦足以蓋前人之愆而有餘也。僑如淫姣幾盜魯國。牙之弑械殆未甚焉。而叔豹昭子繼世稱社稷之衛。忠貞彌烈矣。第庚宗之舍竟以讒入。凶于而家而身亦隨之。豈所謂老將至而耄及者耶。昭子朝而命吏。卒翦凶豎。不賞私勞。其賢加於流俗數等哉。若州仇非毀仲尼。較之孟僖。殆薰蕕之相去矣。季友靖亂于慶父夫人內訌之際。誠不負文手之占。保姓受氏。固其宜哉。行父繼以忠靖。相三君而無私積。郤莒僕之奸。等鷹鸇之逐。春秋列國名卿。蓋未有能過之者。而宿及意如遂弱公室。昭公思一摇手而身已被逐。客死乾侯。為天下笑。而意如不臣之名亦藏在諸侯之策。雖孝子慈孫。莫能改易。成季行父之忠替矣。公子彄與其子哀伯世以忠諫顯。武仲之知見許於聖人。而徇季宿之私情。舍公彌而立紇。譖訴於孟氏。不能思患豫防。從甲東門適與為亂之言眷。斬關出走。納蔡覲後。所號為智囊者安在乎。雨行何聖之譏。猶淺焉耳。叔肸不義宣公之篡。織屨而食。終身不食乃兄之食。子鮮末門同一高蹈。聲伯不貪苦成氏之邑。有父風焉。皆宗邦之彥也。合觀魯卿之族。世以考其賢奸邪正。而公室之強弱興衰。瞭然在目矣。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八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九

錢塘 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 閔華祥頤生點勘

三桓弱公室

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補逸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無事不出境。

秋。丹桓公之楹。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致異　按二條。國語略同。但一作匠師慶。一作夏父展。俱不曰御孫。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補逸　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三十二年。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

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補逸　公羊傳。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僇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僇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隄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閔

公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補逸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甯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辨誤　按二傳以仲孫為公子慶父，其謬已甚。甚矣，公穀之劣於左也。專家之師，往往膠固如此。

二年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以上慶父弒閔公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僖公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八年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十七年，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秋，聲姜以公故，會

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蹳滅項之舉。三桓專政之漸也。此時季友子不見於經傳。公孫茲亦方卒。惟公孫敖存。是舉當屬敖所為。胡氏以為季孫。非是。蓋敖方帥師救徐。兵柄在手。理或有之也。

三十三年。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文公元年。四月丁巳。葬僖公。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於廟。　冬。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二年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以上季友立僖公　以下仲遂立宣公

僖公三十年。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仲遂之始

文公二年。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四年。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

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於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戊子夫人嬴氏薨。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避不懷也。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夏齊惠公卒公如齊奔喪季文子初聘于齊國武子來報聘。

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于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illegible]

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敠新序。孟獻子聘于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我家貧甚。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我邦家安平。百姓和協。唯此二者耳。我盡于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千秋。（按顏回去孟獻子甚遠此或名姓偶同）

韓非子。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食不二味。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我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不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旗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又何賀。

禮記。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二十九年。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

冕服固辭强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顔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

三十一年。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後取之。由是得罪。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　己亥。孟孝伯卒。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癸酉。葬襄公

昭公元年。會于虢。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衞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衞之為。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乃免叔孫

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内。焉用之。阜曰。數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

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
四年、叔孫不食、乙卯、卒。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弗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
十年九月、叔孫婼如晉、葬平公。
十有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二十一年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

一罕。
二十五年、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
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
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
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
君必出。政在季世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
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有鸜鵒來巢。
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
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
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秋書再雩。旱甚也。 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
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
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于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
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
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納。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
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于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
之從弟會為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
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于
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

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十五年。壬申。公薨于高寢。

補逸 說苑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為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居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子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哀公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以上意如逐昭公　以下哀公孫越

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二十三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補遺　禮記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七年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補逸禮記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以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向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逆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補逸史記哀公子甯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

臣士奇曰三桓者孟孫叔孫季孫皆桓公之所出也自慶父叔牙首行弒逆為公室削弱之由成季酖叔牙走慶父擁立閔僖二君其忠莫比而專魯國之政亦自此始蓋從古權臣未有不廢置在手而太阿因以倒授之者也傳稱成風聞成季之繇私事之而屬僖公夫人臣無私僖公之屬將以何為哉即是觀之而季已非純臣矣敗莒獲拏奄然受汶陽及費之賞大都耦國強私弱公已有其端至僖公方會于淮而輒自取項雖未知其何人而先儒以為季氏為之仲遂殺惡及視援立宣公當是時將順其意為之納賂通殷勤于齊者行父也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行父一言而東門見逐炎炎之勢真可畏也夫行父以上號稱忠賢者也及宿而心術愈不可問矣其父甫沒而費城矣三軍作矣取卞以自封矣范獻子來聘而公臣不能具三耦矣未幾而中軍復舍矣四分公室而季氏且有其二矣益以意如之凶逆是時魯君浮寄旦夕莫必其命幸而逃死甯俟孫齊適越之後

哉故魯之削成於三桓而季爲之魁宿及意如不容誅而責備賢者乃在季友行父以其爲事權所由始也昭公習儀以亟居喪而無慼容骫骳鮮恥受制於權臣固不能以有立然伐亦亡不伐亦亡觀公之雨以戈逐獻謀者不可謂不密卒傷困辱投袂興師此亦山陽密詔高貴登車之槩也惜乎登臺之請不達權變違棄子家之言坐取奔敗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至其流離瑣尾內制於左右外辱於大國梁邱據范鞅之徒溺於貨寶黨護意如百計以阻徙使宋元殞身叔舍含恨而昭公又昧於小不忍之義終以老死乾侯賦旄邱之葛誠不能不痛心疾首於齊晉之君臣也哀公之時視稠父微弱益甚五梧之逆杯酒失歡又不及昭公之沈密乃欲恃鞭長以去三桓適越不復悲夫

卷之九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魯陪臣交叛 南蒯 公孫宿 陽虎 侯犯

襄公七年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發明季氏城費所以自封也詎知爲異日陪臣據叛之資乎蠶食于公厚殖于己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且南蒯即南遺之子也天道誠不僭矣

昭公十二年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孫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

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搆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于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為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為怨府。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十四年。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使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

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以上南蒯之叛

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補逸家語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璵斂贈以珠玉孔子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忍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六年春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

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　苫越生子。將待事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于門外。林

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攷異 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鍰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于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于琴如弒不成郤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左氏作林楚公羊作臨南

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于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大國能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

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補逸 家語。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女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于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于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韓非子。陽虎逐于魯。疑于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于霸也。

發明 按當時權臣柄國。專尚詐力。故盜賊亦得以售其奸。雖曰使貪使詐。明主亦時有之。然終非盛世事也。

十年。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

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于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哀公十四年。初。孟孺子泄將圉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為介。見公孫成

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跋孔叢子。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于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臣士奇曰。傳曰。所惡於上。者無以使下。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故順事恕施者。非獨以稱物情。亦所以杜禍亂之原。而慎反爾之幾也。魯三桓朘削公室。固都城以為狡兔之窟。使其君民食於他。自謂得計。而不虞家臣之議其後者。相隨屬也。其父好兵。其子必且行劫。主欲背公。而欲其臣不效尤。得乎。經傳所載。昭定哀以來。陪臣之據邑以叛者。凡四季之叛者二。孟孫叔孫之叛者各一。南蒯也。狃輒也。侯犯也。公孫宿也。此不過憑倚强都。介恃鄰境。而又有司徒老祁慮癸駟赤以為之間。至費與成。則孔子謀之。子路子貢從而贊之。不旋踵而叛人奔竄。城郭依然。其患猶未劇也。惟陽虎以梟雄之姿。不仁之性。中據魯國。而執其政柄。欲囚桓子則囚之。欲盟三桓則盟之。欲逐其所不快則逐之。當是時。魯人畏之。如雷電鬼神之不可犯。及其既敗。脫甲於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從容逸豫。無有能致難之者。使蒲圃之事竟成。則去一三桓而得一三桓。公室之存亡。未可知

也。而豈止私家之患也哉。然以季氏之强。取民有衆。其不臣之迹。孟與叔不如是之甚也。而費凡再叛。更益以陽虎之逞亂。幾墜厥宗。天道好還。不可為人臣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之戒哉。

卷之十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錢塘 高士奇 江村 編輯

華亭 閔萃祥 頤生 點勘

魯與邾莒構怨 魯伐滅小國附 小國來伐并附

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五年。邾人鄭人伐宋。

七年。伐邾。為宋討也。

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三年。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補逸 桓公七年。焚咸邱。公羊傳曰。邾婁之邑也。穀梁傳曰。其不言邾咸邱。何也。疾其以火攻

十七年春二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秋。伐邾。宋志也。

莊公二年。伐於餘邱。

僖公元年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邱之戍將歸者也。

發明 杜注。虛邱。邾地。云云。正義曰。犖之盟也。邾人在焉。公既盟而敗其師。傳不明言其故。直云虛邱之戍。不知虛邱誰地。何故戍之。服虔云。虛邱。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邱。魯與邾無怨。

因兵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邾之與魯本無怨惡僖公奔邾則爲之外主國亂則戍其內邑無故而敗其師亡信背義莫斯之甚非僖公作頌之主所當行也杜以爲不然故别爲此説亦無所據要其理當然也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拏非卿也嘉獲之也

補逸 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拏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内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友之紿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説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道也

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補逸 檀弓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

二十五年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入杞。責無禮也。

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文公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十三年。邾子卒。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十四年。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攷異　按納捷菑者。公羊曰郤缺。穀梁曰郤克。

宣公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九年。秋。取根牟。言易也。

十年。師伐邾。取繹。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於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

成公六年。取鄟。言易也。

八年。聲伯如莒。逆也。

十八年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襄公元年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四年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補逸　家語子路問于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駘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禮記檀弓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蓋自戰于臺駘始也

五年春公至自晉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九月丙午盟于戚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六年莒人滅鄫鄫恃賂也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攷異　穀梁傳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

公羊傳曰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八年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

十年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

十三年、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十有五年、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會於湨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十七年、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

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二十八年夏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三十一年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昭公元年春會于虢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乃免叔孫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于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四年秋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邱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

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

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十一年。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祲祥。修好禮也。

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十三年。夏。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七月。遂合諸侯於平丘。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甲戌。同盟於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

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十四年春如意至晉尊晉罪己也尊晉罪己禮也

十八年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十九年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甯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　夏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於蟲

二十三年春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公爲叔孫故如晉及

河。有疾而復。

二十四年、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叔孫使梁其踁待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

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補逸 公羊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於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

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於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於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於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穀梁傳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

發明 按公羊傳文。則黑肱乃邾叔術之後。然左氏並無其事。必有錯誤。姑存之以備考。先序記傳之事。次爲叔術辨誣。文特曲而峭。

補逸 公羊傳。三十二年。取闞。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有經無傳

發明 是時昭公失國。取闞以自封。疑闞爲魯邑。非邾邑也。

定公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冬。盟於郯。修邾好也。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哀公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補逸 穀梁傳。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七年、公會吳于鄫。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事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凌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八年、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

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我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爲政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

二十四年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

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臣士奇曰邾在魯國之南擊柝相聞莒亦東封之友邦也方當隱公初年與邾爲眛之盟二年紀子伯莒子盟於密其文雖闕而傳曰魯故也則其徵與同好可知乃數年而有爲宋之討眛之要言成逝水矣及僖之世而有莒挐之獲密之載書又安可問乎自是疆場之釁一彼一此竟與春秋相終始可慨已夫嘗綜其事考之宋怨入郛與魯無預而隱則棄眛之盟桓則棄趡之盟兩用師於邾而快宋志焉曲在魯矣及檉之盟方同伯好而虛丘之戍魯又邀而覆之反面成仇亦至於是則魯之曲益甚須句子魯僖母夫人之同姓也邾暴滅之曲在邾矣魯取須句而置其君亦未爲過升陘之戰辱逮魚門何以禁訾婁之報也然一之爲甚襄仲再伐之則曲在魯矣文公之卒弔使失儀何至於伐惠伯之報適相當耳宣公十年伐邾取繹其曲在魯成襄之間邾相繼來朝可謂恭矣但魯請屬鄫實出伯命邾悍然不顧而疾討於鄫以有狐駘之役魯師撓敗國人以髽然猶不念舊怨使穆叔修平而南鄙又見伐矣此所以致溴梁之執也悼公不悛復挑魯釁再辱督揚身方見釋而又修怨於魯莊子之報亦宜乃至納其叛人而貪其土利曲在魯矣襄昭之世一朝於魯再盟祲祥而復譖訴於伯國上卿執辱離姑之釁所由開也邾爲是再愬伯庭行人纍係魯復納其叛人曲直均也及定公初年邾修朝禮而魯伐之取其漷沂田曲在魯矣至處宮胥掠以其君來則魯曲益甚何怪乎齊吳之投袂而起也莒當莊公世受文姜之奔及慶父走莒不能明同惡之大義而責賂於魯取酈之役曲在莒矣洮向修平庶幾終好以平郯之不獲而伐取繒之何義乎聲伯以姻婭結成滅鄫之舉復奸伯命而執

魯。魯方以亡鄫見責。而東鄙繼伐。則莒曲爲甚。魯之入鄆。所自來也。犁比公以鄫故被執。亦足以釋忿矣。況又有督揚之同好。莒復君弒國危。而魯乘亂伐莒。披其鄆邑。晉之訴於會也固宜。五年納牟夷之叛。十年取郠。至用人於亳社。曲在魯矣。自是莒復訴魯於晉。晉人以爲討。而魯莒之交遂絕。夫邾莒皆蕞爾小國。不能盡事大之禮。魯亦惟利是視。莫知有字小之義也。使魯得逞志於邾莒。則亦郚與根牟之續耳。然邾莒見陵強大。不能順事恕施。戕鄫滅鄫。俘鄅舍女。狂悖若此。乃施諸己而不願者。則呶呶焉訴之大國。亦獨何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一終

巻八

DS
735
.A2
L5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

錢塘　高士奇　江村　編輯

華亭　閔萃祥　頤生　點勘

小國交魯　以年序不以國序戎狄兵好俱附

隱公二年、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

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三年、夏、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五年、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九年、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十年、春、曹桓公卒、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十七年、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莊公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僖公十四年、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二十三年、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秋、入杞。責無禮也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於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文公十一年、秋、曹文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　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

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十五年。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宣公九年。滕昭公卒。

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成公四年。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七年。夏。曹宣公來朝。

八年。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

十三年。五月。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補逸　檀弓。諸侯伐秦。曹桓（桓當作宣）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十六年。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鎭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

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附錄 昭公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公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乎國或爲主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穀梁傳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畔也 以上附子臧讓國之節

成公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

襄公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二十一年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二十九年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三十一年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昭公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十八年、三月、曹平公卒。

三十一年、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臣士奇曰、魯在春秋。蓋積弱之國也。主盟不若齊晉之强。地勢不及秦楚之大。徒以周禮在魯。號稱望國。其聲名文物。所留餘。猶足以繫小國之心。動遠人之慕。如滕薛曹邾杞郳郯紀郳犂來介葛盧之屬。皆常勤享贄。修朝禮。卽篡逆如桓。穀鄧二國。遠在方域之外。猶

不憚僕僕焉。亦足見周公之思在人。而魯國之大可爲也。然諸小國來朝。悉書於策。而終不聞有一介之使往報其禮者。豈春秋畧而不紀歟。又何其詳於齊晉宋衛之往來。不以爲繁也。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魯惟奄然坐大。視小國之親己。以爲分所應爾。而無足酬答。卽如杞侯之朝。且以不敬見討。而其他尚敢責其簡傲哉。邦交人道之大倫。往來天下之常理。魯第視强弱爲疏密。直世俗之見耳。使能存恤諸姬。敬恭慰藉以勸來者。而又能任賢修政。發憤自雄。則天下之望。走將在于魯。而周不其東乎。惜乎魯之昧昧也。若夫小國僻陋。其不知有天子。無足怪。魯爲宗邦。悍然受人之朝。而亦不能修述職之禮。故經於小國來朝。一切存而不削。所以示譏也。會曆盟唐。與白狄之來。皆書之以爲後世戒。濟西追而其效彰矣。於洮遇防。其事瑣褻無足道。蔡季之賢。子臧之讓。皆可風也。施父諗射姑之歎。惠伯識滕成之涕。不幸而言中也。州寔來而不復。朱儒安而弗徇。均自棄也。郯子歷詳官制。豈直與葛盧之識三犧。美談千古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二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郊祀雩祭　旱而不雩見災異視朔附

桓公五年。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閔公二年。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

物為備故也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補逸 公羊傳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士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偏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二年春二月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

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十三年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補逸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宣公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襄公五年秋大雩旱也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畊今既畊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八年秋九月大雩旱也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旱也
昭公六年秋九月大雩旱也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十六年九月大雩旱也

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旱也

二十五年秋書再雩旱甚也

補逸定公元年九月大雩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為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春秋繁露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為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為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為不孝義矣

臣士奇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勞於王室。賜以郊禘大雩之重祭。如三恪得用先代禮樂。蓋殊典也。伯禽之辭與否或辭而成王不聽。皆不可知。揆之大分。必非人臣之所安者矣。夫郊之為祭大報天而主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惟天子首出萬物。覆幬之所及。照臨之所至。其精氣無所不通。故祭天而天神來格。饗帝而上帝是歆。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而百靈罔不攸會。諸侯一國之主耳。雖欲矯誣淫祀非分。而冥冥有吐之者矣。禘則禘其始祖之所自出。諸侯以肇封為始祖廟數止於五。若魯則祀周公。而且不得祖后稷。況所自出之帝耶。大雩者天子雩五方上帝。配以其帝。周公不得配天。已闕陪祀之位。諸侯祈旱山川。於上帝五人帝何與。故魯之郊禘大雩。皆非禮也。周公其衰。夫子歎之矣。郊之屢卜而不從。正所謂神不歆非類者。其卜而從。亦偶焉耳。魯人不知警悟。力改前非。而猶欲詹詹為三望之舉。以塗飾耳目。向使望必須卜。河海有靈。安見不如林放乎。至因旱而舉。不得為之盛祭。祇足干天怒而致蘊隆。非旱備也。經之書大。因旱以顯僭與不時。何與。然則必龍見之月乃得雩。餘月將坐視其旱而不恤乎。穀梁時窮力盡之說。尤為謬戾。莊公之言禘過於速。僖公之作主過於緩。夏父之躋僖于閔。武公之宜祧而猶禘。失之謟。閏不告月。世室屋壞。四不視朔。失之慢。僖公登臺以書雲物。文公閏在三月。傳譏其非禮。蓋至是而周禮之在魯者渺乎不可問矣。

左傳紀事本末卷十三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華祥頤生點勘

城築蒐狩_{因事別見者不更載}

隱公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冬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七年夏城中丘書不時也
九年夏城郎書不時也
桓公十六年冬城向書時也
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文公十二年城諸及鄆書時也
宣公八年城平陽書時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書時也
十八年築鹿囿書不時也
襄公十三年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昭公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定公十五年冬城漆書不時告也以上城築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書時禮也

六年秋大閱簡車馬也

昭公八年秋大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以上蒐狩

臣士奇曰千仞之山跛羊能陵之以其迤也數仞之牆雖有賁育猝莫能越以其峻也城以保民奈之何其可廢哉顧城本為民防患於未然而使之疲於工築棄本業而起愁歎則未然之患猶紓而目前之困已劇矣況登郎之呼亦足動衆渠伯之好適以資敵無城猶可無民將誰與國乎是以先王之愛城常不如愛民力一歲之中用民不過三日而又必以農隙之時使之手足寬然得以緣南畝仰事俯育兩無所憾而後本固邦寧也春秋凡用民無論時之合否皆書重民力也魯之城中邱城郎皆以盛夏興役而延廐之新又當大無之後其為草菅民命全莫省憂昭昭簡策若夫襄二年城防昭九年築郎囿皆在隆冬於時合矣而當時一欲早城一欲速成而臧武仲與叔孫昭子獨能為民請命不亦仁人之心乎然用民必書而費伯城郎不書新作南門不書左氏求其說而不得則皆曰非公命也竊謂不然隱公之始年猶未失政安有非公命而擅興大衆以城者至作南門近在國都而公弗知隱其充耳乎聖人削之當自有故不可求矣若乃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先王所以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而作其果敢之氣使之嫻於步伐止齊諳於鼓鐸鐃鐲而蓄其威怒也然必有常時有定所如魯狩大野而郎則非所蒐為春事而紅則非時並非所且以紅之蒐考之是時公室衰微魯國兵權半歸季氏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掃境內以為此役季實主之於昭公何與違天時易地利悍然直行其意之所欲以為凡可以非禮動民即用以犯上作亂而莫敢忤有如此蒐矣故先儒以此為季氏履霜之漸

也吁城築民力所繫蒐狩軍政所關力當留餘於下政當操之自上其可不加之意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四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五

錢　塘　高　士　奇　江　村　編　輯

華　亭　閔　萃　祥　頤　生　點　勘

孔子仕魯 仲由端木賜冉求高柴

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君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十二年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哀公七年夏。公會吳于鄫。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十一年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

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

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甲午。齊陳恆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十五年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盟。為請于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適伯姬氏。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厠。遂劫以登臺。欒甯將飲酒。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二十一年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邱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發明按儒書一言豈非孔子之遺風尚足以折衝而禦侮耶

臣士奇曰天之生孔子為天下萬世也非為魯也故魯卒不得而用之然而聖人大可為之兆已略見於魯矣夾谷之會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以萊人刧魯侯必得志焉吁孔子豈無勇者哉聖人所以勝天下者理而已仁義足以為甲冑忠信足以為干櫓故曾子謂子襄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惴焉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大勇者理勝之謂也登壇數語而齊俘卻兵車拒野享罷久緼之三田不待兵革而自歸魯于時不誠赫然一變其積弱之舊哉夫鄰封震慴而內之蟊賊不除則公室欲張而不得也為是申大都不耦國家富不藏甲之制墮三都翦羽翼揮申須之戈從容以定變誅亂政之首次第以致綏當是時使不以彼婦之口中沮其用俾至於朞月三年東周之治豈徒託諸空言哉惜乎魯之不能用也諸弟子多才多藝文武兼資由之信義著於諸侯至以千乘之國不信於盟而重其言三都之墮由實左右之賜也掉三寸之舌屢抗長蛇之吻康子不出門敦槃不再設藩舍之衞君獲有甯宇而于郊禝曲之役遲也慫恿之求也用矛以入之柴雖懦其儒行亦足以光重魯國則不可謂聖賢之無益於時也若夫田賦用而微詞以示蔵舒州弑而抗聲以請討聖人雖老不得志何嘗忘心當世者傷麟道窮而楹告夢生不能用死乃誄之誠可惜也雖然聖人之生非為魯也為

天下萬世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五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齊滅紀

隱公元年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

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

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桓公五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六年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十七年春盟于黄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莊公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四年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補逸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于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

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

臣士奇曰。公羊稱齊襄公滅紀。為九世復讎。其言曰。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其情激烈。則復讎之說信然矣。以今考之史記注。引宋衷之言。哀公荒淫無道者也。其烹於周。必有故。紀侯之譖。其果否亦不必辨。但哀公死而立其弟胡公。哀公之少弟山。復殺胡公而自立。自哀公至襄公。凡十世。而哀公乃其遠伯祖也。於不共戴天之義。似亦少殺。且襄公鳥獸其行。敗倫傷化。忍心害理。彼又豈知有祖宗之讎者。不過假報復之名。以利其土地耳。按輿地志。齊都臨淄。在今青州。古紀城在今壽光。壽光距青州七十里。則春秋時紀與齊相去直數十里間。所謂卧榻之地。不容他人安枕者也。始焉託復讎之孝以攫之。中焉假存紀之仁。終焉竊葬伯姬之義以文飾之。當時號齊襄為小伯。亦狡矣哉。謂其真能復九世之讎。吾不知也。紀魯世為婚姻。又共盟敵。不能救紀。何望於鄭。鄭固齊黨。嘗並驅而朝紀。欲以襲之者也。莒益細甚。竊竊為紀圖。何濟乎。但紀實王后之所出。欲請王命以求成於齊。而公告不能。王之不足為諸侯重輕。亦可見矣。雖然紀既逼處齊封。其勢必折而入於齊。魯卽能為纓冠之救。何益成敗。此紀侯之所以去。而季之苟延血食於酅。亦不得已之權也。然其情實可悲矣。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六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錢塘　高士奇　江村　編輯
華亭　閔萃祥　頤生　點勘

齊襄公之弑

桓公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於姑棼。遂田于貝邱。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

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旣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發明齊欲滅紀而魯以婚姻暱紀故齊與魯為讎長勺之戰齊魯相讎之終也襄公之弒不附於文姜而附於滅紀亦為魯諱恥而已矣

臣士奇曰襄公淫於文姜而戕魯桓天理人心澌滅已盡迹其生平遷郱鄑郚三邑以逼紀卒使大去其國總天子之罪人連五國以伐衞而取其寶玉會魯圍郕而獨納其降書於經者無一善狀又按桓公之語管仲曰昔我先君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今觀瓜期之不恤與戎士凍餒之言合而徒人費石之紛如與夫孟陽之屬皆所謂優笑在前者也荒淫若此未有不亡而況失職之公孫與怨望懷歸之戍卒會其及也豈不宜乎連稱之妹閒襄公而襄公死襄公之妹賊魯桓而魯桓死桓之死報隱公也襄之死報魯桓也天道好還其應不爽而皆以一婦人與其閒亦足以為女禍之戒矣彭生豕立其説似誕然蒼犬見祟大厲披髮載在簡册惡已盈而妖氣得以乘之又何怪哉魯桓疆吏之戒得守禦之備曹劌揶揄肉食遲三鼓以勝齊律以王事真小人矣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七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　閔萃祥　頤生　點勘

齊桓公之伯

桓公二年。秋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莊公八年。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補逸　史記。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衞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

致異　管子。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何為亂乎。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召忽雖不得

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朋友不能相合摎、而國乃可圖也。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吾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我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

補逸　國語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而問焉。

曰昔我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襲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我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竱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于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儋何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菒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

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恆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辠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獀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龢死同哀是故守則同

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愨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為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征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各保治爾所

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而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幣帛以驟聘眺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命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甲兵大足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我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衞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

以燕為主。反其侯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彌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𩜶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酅。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

十年、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而戍之。　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補逸　公羊傳。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史記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

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于魯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于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

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秋諸侯為宋伐郳鄭人閒之而侵宋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鄭伯自櫟入緩告於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二十七年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為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三十年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補逸史記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于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管子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溪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厀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韓非子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補逸說苑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于魯魯君進群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魯管仲曰不可諸侯

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伯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閔公元年春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書曰季子來歸嘉之也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伯王之器也

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　冬齊高子來盟

補逸 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

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冬十二月狄人伐衞遂滅衞（詳見衞事衞文公定狄難）衞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衞于楚丘邢遷如歸衞國忘亡

僖公元年春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衞焉不書所會後也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　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三年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補逸發明）公羊傳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據此則桓公之會無不有命不獨葵邱之會也然屬孝公于宋首犯樹子之禁何歟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

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秋伐陳討不忠也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補逸　韓非子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蔡因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

史記管仲列傳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于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　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

發明　按史遷所紀與韓非同意後段亦可檃栝管子故附載之

五年夏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寗周也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六年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辨誤　按論語微子去之不過行遯而已未嘗奔周也微子已遯矣武王克商時又安得有面縛銜璧之事故或曰奔周或曰面縛皆傳之訛也宋儒王柏謂面縛銜璧之事必屬武庚蓋入商之時紂以自焚武庚嫡冢父死子繼則武庚此時已為殷君力不敵周故衰絰輿櫬造軍門而聽罪此事理之最確者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

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
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補逸 呂氏春秋荊文王曰莧僖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于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為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于是送而行之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為其所欲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五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為善于上世也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于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九年夏會于葵邱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補逸　公羊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國語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與諸侯勠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於石枕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於周反胙於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邱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

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　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弑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　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綦以為奉鹿皮四分諸侯之使垂櫜而入稛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慚愧小國諂附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發明　按此國語總敘齊桓管仲前後事功故附於葵丘之後

補逸　史記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侯于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病後過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行從之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

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齊桓公既覇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俈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九月晉獻公卒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　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

十一年夏戎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仲孫湫致之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秋伐厲以救徐也　冬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秋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十八年秋八月葬齊桓公

十九年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補逸　韓詩外傳昔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不納漿甯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為知己者死馬為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我知安用水漿雖為之死亦何傷哉

呂氏春秋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子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譆日之役者有執蹠𤷪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仲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

管子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子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臣使官無滿其禮三強其使者爭之以死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韓非子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管子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請珠象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服而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合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崑崙之墟可得而朝也故物無立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蠭螫也齒之有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綈作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十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絏繑而踵相隨車轂齺騎連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糴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說苑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

羣臣之所奢大也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置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韓非子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　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則内無怨女外無曠夫

說苑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反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襟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

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新序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管仲曰其人爲誰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韓詩外傳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裒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韓非子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爲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倉囷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施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

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說苑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泰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漅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為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漅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天卒聞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臣士奇曰齊桓公以奔莒之餘因高國之奉庸鮑叔薦賢之公忘射鉤濱死之恥卒用仲父作內政寄軍令成節制之師通魚鹽之利國以殷富士氣騰飽用三萬人以方行天下南征北伐東略西討朝服濟河而無所怵惕焉孔子許其一匡之功孟子載其五命之盛諒哉一世之雄而仲誠天下才也嘗綜其收攝人心之大略言之一曰攘外一曰恤患一曰尊王自周室既東大防漸緼魯以宗國首為潛唐之役未幾而楚丘刼掠辱逮王官自

是而燕齊邢衛之間屢見告矣若楚則介恃荊蠻淫名坐大其勢於王畿尤逼肆其豕突而無與為難雄心弗戢不至於問鼎觀兵不已者桓為是先致淮徐之伐旋剌令支之水然後大合八國之兵登熊耳而望江漢問昭王之不復責縮酒之不共楚始知中國有人弭耳震魄而不敢朶頤神器者則桓伯攘外之力也鄭為中原屏蔽子元逞蠱媚之心無故以車六百乘宵突純門其勢最棘桓特救之楚幕烏而桐丘之竄始息魯有慶父之亂曠年無君自南陽之甲下定僖公而城魯周公禽父之祀不餒矣邢衛之中狄患也一則城楚丘而封之一則具器用而遷之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誰之賜也其後淮夷復為杞患而又城之而又遷之猶前志也其他纓冠繪卹之誼難一二數而如新城之頓許昌旋告軌里星馳尤能緩急人之最善者則桓伯恤患之德也子頹之禍衛實奬蟊賊以來至是伯廖之命下義旗西指衛師撓敗天討彰矣惠王之有貳心于叔帶也襄后幾不立桓惟是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甯母歃而王貢通皆捧日之忠也及惠后崩而憂猶未弭因是有于洮之聚葵丘申禁而王章赫矣加勞下拜而隕越滋懼矣戎難告而戍周之令行矣迹五伯中能緦緦念切天家而不厭至再至三者如桓有幾此尤尊王之大惠而不容泯沒者也他如重信義則忍曹沫之劫從善言則郤子華之奸退召陵禮服義之使遣隰朋置晉君之位皆皎皎孅節之堪傳者而當兩鄄兩幽貫澤陽穀以來所以招攜服貳為內安外攘之謀者念深而禮謹慮周而義著事事皆當人心乃驕溢之萌始于徑陳而成于葵丘之伐使宰孔見微而竊議晉侯聞言而竟還其後暮氣益衰不可復振此胡氏所謂假之不久而遂歸也至次陘大舉不聞天吏之臨封國美談未有黼扆之命

雖使業蓋人羣聲施歷稞論世者不能無遺憾焉況身經篡奪之後不戒前車屬託孝公祇資爭柄五公子之際棼如亂絲豎刁易牙開方與先君之優笑在前者夫何以異身死家閽戶有尸蟲亦其自取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八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錢　塘　高　士　奇　江　村　編　輯

華　亭　閔　萃　祥　頤　生　點　勘

齊五公子爭立

僖公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補逸 韓非子。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嫡。專聽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則所謂三難也。

呂氏春秋。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漬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

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于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不比于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其于國也有不聞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其于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鬬大兵不寇桓公行公用私惡用管子而為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于戶

史記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呂氏春秋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

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于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吾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焉流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于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二十六年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　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于楚

二十七年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文公十四年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卽位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也

臣士奇曰無知之禍桓身歷之會首止而倫定戒樹子而禁申似非不知國本之為重者奈何闇於自謀建儲不決致如隱之所謂三難也桓公無適子諸姬所出凡六人長曰無

虧次惠公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公子雍無虧當立而桓公與管仲乃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及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易牙以薦羞又許立無虧雖昧奕者舉棋之義而無虧以長固為治命矣但既許無虧以立而儲位未正又無罷黜孝公之命使宋襄無所藉口則其勢必至於爭總之一念牀笫之私情纏綿寡斷不知實以階之禍耳桓公死無虧立國人相與奉之踰年為君矣宋襄擁孝公來伐諭之以辭命可也舉齊國之衆以拒之可也拒之不敵奉無虧以出上告天王下控方伯徐圖反正亦無不可也若何一戰不勝而遽以無虧為說齊尚有人耶然孝公篡而繼其世者昭公也昭公生舍為商人所弒商人即懿公也懿公被弒於歜職公子元嗣立即惠公也桓公之子五人後先皆主其國亦一異也管仲諫行言聽能得之於取威定伯之始及其霸業既成狎昵羣小雖以將死丁甯之言格而不入豈非言於憂患者易為功言於安樂者難為力耶吁亦可慨矣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九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錢塘　高　士　奇　江　村　編　輯

華　亭　閔　萃　祥　頤　生　點　勘

靈景經略小國 晏子相齊附

襄公二年春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夏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逼之

六年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

十七年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

昭公三年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六年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攷異　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吾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發明　按此傳聞師說之誤歐陽公所以致疑於三傳也

十四年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

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

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内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毁關去禁薄斂已責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以成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補逸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内可以禁暴外可以

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畜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豜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黿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說苑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于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

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于是令刖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於稷門之外莒于是乎大惡其君

二十三年莒子庚與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于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臣士奇曰齊靈肆其暴橫數伐鄰國圍齊之役身幾不免事在魯襄之十有八年伐滅萊齊其一端也萊恃夙沙之賂而不虞齊人之復至自取滅亡為齊役屬夾谷之會將以萊兵劫魯侯可見矣晏子顯君與管仲後先輝映而傳所載數事無足深取齊莊無道陵犯伯國焚庭郫邵之兵淫逞已甚不戢自焚旋以柎楹隊命晏子雖嘗憂之不聞能強諫也及莊公被弒不過以枕股三踊同衆人之報其謂民望何景公嗣世疊經崔慶欒高之亂皆不能有所匡正而燕款之納僅至唐邑未能即其國都與仲父之城三亡國者殆霄壤

矣郊公之奔始焉歸庚輿而溺其賂其後不終賦旄丘之葛僅能補過也當時晉政多門諸侯解體齊景陰有小伯之志是以假置君為市義之術伐徐盟莒鹹沙安甫之間左提右挈伯國莫敢致詰焉世之所謂以其君顯者此也竊謂不然方萊齊之譟齊君負大不義於天下及孔子以禮責齊景公愧悔無地晏子能以一言感悟齊侯三田來歸書之簡策魯有餘榮而齊君轉圜之美亦聲施不朽乃其顯君之最大者管晏並稱意當以此豈在霸業哉嘗讀晏子春秋其言論多可采先儒謂其本墨氏夫墨氏原於老子者也晏子於患難之際大抵以退避為長策如云人有君而人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正老氏教也二桃而殺三勇士清淨流為名法不其然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崔慶之亂

宣公十年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

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攷證家語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而君刖之其為至闇乎孔子曰古之仕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冬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十八年春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襄公十年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十八年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

十九年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

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 八月。齊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于昏也。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二十一年春。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秋。晉欒盈出奔楚。 冬。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二十三年夏。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莒恆。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

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冬晉人克欒盈于曲沃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補逸說苑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鬭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汙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鬭壞軍陷陳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子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杖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

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鬭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阤而隅為之崩

列女傳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遂赴淄水而死

二十四年春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八月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齊人城郟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乎他日齊師徒歸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

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

補逸　晏子春秋。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嘳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弒公。晏子立崔杼之門。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為死。且吾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

而出　崔杼既弒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大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劒而入惟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劒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弒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劒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為天討乎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懸於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韓詩外傳齊崔杼弒莊公荊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荊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荊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為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荊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說苑齊人弒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齊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補逸　晏子春秋晏子臣于莊公公不說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為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為己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為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彊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不辭貴富無力於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耕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二十七年春。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欲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

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奊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補逸 韓非子慶封為亂于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

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於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昭公三年秋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四年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餘見楚靈王之亂

補逸呂氏春秋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㧻崔杼之子令子爭後崔杼之子相與私鬩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興甲以殺之因令盧蒲嫳興甲以誅之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

無宇公孫竈公孫蠆誅封慶封以其屬鬬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為讓又去魯而如吳王予之朱方荊靈王聞之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之得慶封負之斧質以徇于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

臣士奇曰國家之所倚賴者世臣棄世臣而使羣小間之未有不及於禍敗者也高國齊之世臣而鮑氏自叔牙援立桓公亦有功世族也崔慶二氏特疏賤者耳使與政柄而國氏高氏鮑氏以一婦人之讒覆宗夷族誠可為深歎也慶克通于聲孟醜迹外宣鮑牽憤而言之國武子以是被譖棄位而姣者毒構其中靈公不察索容之由刖鮑牽而走無咎遂使倒行逆施高弱為盜據之臣國佐受擅誅之辟彼昏若此雖有衛足之智安能亢宗也戎子欲立子牙而高厚為之傅莊公反正修郤高氏崔杼阿其旨殺之灑藍而兼有其室蓋自是崔慶愈强而齊國之大家幾盡矣何怪其弒君淫亂禍亂相隨屬而無所致難于其間也崔杼有寵惠公高國畏其偪而逐之蓋亦逆知後世之患者屏虎窮山惟恐不遠而又進而狎之恃其不噬難矣莊公德其援己使之為政而已復不君納伯國之逋逃以挑其怒又重之以干戈恃外援而不事盟主崔杼曾無所匡救一意從諛彼已豫畜一剸刃之狡童以謝大國之討已乃乘廢置而弄其權況乎又有棠姜之事巧與相值也身被惡名著之史冊杼罪不勝誅而後知高國之畏偪誠非過計矣慶封助成弒逆崔杼倚之杼生成及彊而以棠姜之前子入使主家政廢成而立姜子明成又請老于崔不得謀于慶封討殺二子杼也憤之慶封因是盡滅崔氏之室杼無所歸卒符蒺藜之占杼乃今而知人之殺其子亦如己之殺人子乎灑藍之恨應亦少快不獨莊公矣慶封妻政慶舍

荒淫無度自恃舍之勇足以彈壓亡人於是莊公之黨復集而舍麤疎剛愎刎在其頸而猶不悟卒死盧蒲嫳之手夫盧蒲嫳者莊公之黨人也前者慶封用之以屠滅崔氏今復假手以翦覆慶氏倚伏相尋昭昭不爽慶封雖幸逃死朱方卒就楚靈之鉞觀崔慶相戕禍端報反之機大類羿浞已事螳螂黃雀之喻信足為奸雄亂賊之炯戒也盧蒲嫳崎嶇隱忍臣役慶舍欲為莊公復讎壻于慶而又賊之其志苦其謀狡矣髮短心長放之北燕有以也慶舍之女知有夫而不知有父安可與杞梁妻同日語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陳氏傾齊

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莊公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

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
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
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
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
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
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襄公二十九年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
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邱嬰帥師圍
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
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

三十一年齊子尾害閭邱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邱嬰以說
于我師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昭公二年韓宣子來聘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
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惟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
有以知之矣

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晏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
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

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八年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

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九月楚師圍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十年齊惠欒高氏皆嗜酒信内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彊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藴利生孽姑使無藴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

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補逸 晏子春秋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

過之君之内隷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内隷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宇也

史記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己之軍而己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親戚大夫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事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内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于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

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渡水而解于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于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于景公退穰苴苴發病而死

發明 按陳桓子無宇生僖子乞執齊國之政操廢立之權者自僖子始穰苴之忠其亦田氏之獨出者歟

哀公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補逸 晏子春秋景公有男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其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傅為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有車之家是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傅為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田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

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為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誠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而取齊國

六年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邱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

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
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
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
諸殳冒淳。

八年。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
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或譖胡姬于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
姬。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鮑牧又謂羣公子
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
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　冬十二月。
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
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
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己。
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
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
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
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
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

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弇中適豐邱豐邱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于道及耏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恆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甲午齊陳恆弒其君壬于舒州

補逸 史記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于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臣士奇曰齊之有陳氏也自敬仲之奔始其終據齊權而盜有其國也自桓子之得政始其所以取民之術不過豆區釜鍾壺飧噢咻之小智而齊國又擅蒲魚鹽蜃之饒其民貪利如鶩自桓伯以來五公子爭立肉骨相殘至於惠靈莊景罷民自奉刑政日弛百姓外敝於疆埸內殘於刀鋸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無涓滴之惠以及民陳氏乃得以私恩小腆陰驅而固結之安得不愛之如父母而從之如流水乎且也公族之失職久矣子城子公公孫捷之徒越在草莽桓子皆反之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又不貪欒高之賞以示公於是齊之世家大族下逮貧約孤寡無不交口頌德歡欣歌舞而太公之社已潛移于嬀氏不知矣凡三家專魯六卿分晉其術大抵皆然而其上不悟也王莽之篡漢陰謀狡智亦復類是彼亦自稱田氏之後追祖有虞而沙麓之崩史家附會以為巨君之祥又與鳳凰之

占。適相類陳氏盜國之術真後先一轍哉。然敬仲實賢。安羇旅辭上卿之位。守禮法斷卜夜之飲。是能抑情止欲。不敢妄覬於非分者。後之子孫不亦靦然有愧耶。欒高之伐虎門也。迹雖不臣。未若陳氏之甚。欒高勝猶公族也。陳氏勝則嬀姓矣。權其輕重。袒有左右。而晏大夫端委公門。坐觀成敗。欒高奔而陳氏之勢益張矣。不亦左乎。迨陳乞陰賊高國。再竄齊之羽翼。剪薙殆盡。荼及陽生。簡公之際。廢置俱出田陳。闞止以遠間親。欲與爭衡。庸有濟乎。豐邱執而舒州之亂遂作。權以利成。國隨勢奪。理所必然。而左氏歷引懿氏之繇。史趙之對。先儒疑戰國所作。非邱明之書。豈無見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

錢塘　高士奇　江村　編輯

華亭　閔萃祥　頤生　點勘

曲沃併晉

隱公五年。春。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夏。六月。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補逸　史記。昭侯七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弒其君晉孝侯於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為君。是為鄂侯。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

六年春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補逸 史記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曲沃武公三年荀人董伯皆叛曲沃

桓公二年初晉穆侯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隷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宏為右逐翼侯於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

補逸 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鬬而死

發明 欒共子名欒成欒賓之子欒賓晉靖侯之孫晉室六卿惟欒氏猶為公族故諸大夫先亡之

辨誤　史記、哀侯八年、晉侵陘庭。陘庭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益强。晉無如之何。

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八年、春、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

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莊公十六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補逸　史記、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於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更號曰晉侯。武公始都晉國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以下附獻公除八族

二十三年、夏、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二十四年、秋、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二十五年、秋、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為大司空。　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

臣士奇曰、自晉穆侯以千畝之戰、命其次子曰成師。已與太子仇有並嫡之勢。師服所為

太息於兆亂也及魯惠之二十四年晉國弗靖而別建桓叔於曲沃雖為本大末小之戒亦曰籍之以為公室輔庶幾緩急足恃耳而桓叔包藏禍心輒有併吞之志潘父弑昭侯而納之不克乃立孝侯桓叔死子鱓代立是為曲沃莊伯孝侯之十五年莊伯弑孝侯於翼晉人立鄂侯六年卒莊伯伐翼平王使虢公討之晉人立哀侯哀侯二年莊伯死子稱嗣立是為曲沃武公魯桓之三年武公伐翼殺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是為小子侯七年武公誘殺小子侯明年滅翼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莊公十六年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取其賂始命曲沃以一軍為諸侯移都晉國傳子獻公翦除強宗吞噬諸小國晉於是乎始大則皆成師之裔而晉之大宗不血食矣此曲沃與翼爭衡之始末也平王雖弱當莊伯之伐哀侯猶能以一旅聲其罪而釐王貪滅翼之寶器竟立武公齒於諸侯之列曲沃命而五伯摟伐之漸開趙籍韓虔魏斯命而七國戰爭之禍起未嘗不扼腕三歎於王鉞之失加也師服老謀深慮當日果懲其言大都耦國之害其可以已欒共子明在三之義甯喪其元不屈於曲沃可愧後世之為人臣而懷貳心者矣士蔿為獻公謀去羣公子始焉與羣公子譖富子而殺之繼焉又與謀殺游氏之二子未幾又盡殺游氏之族而後城聚以處羣公子一鼓而殲旃雖所患悉除然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葛藟庇根獨無所以全之之道乎殘忍陰忮若此蔿真傾危之士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晉滅虞虢驪姬之亂 惠懷之立附

桓公十年春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莊公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晉 冬虢人又侵晉

一十七年冬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補逸 國語內史過曰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貍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

祈也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十九年晉取虢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諸其族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己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

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發明璧馬假道事公穀二傳文俱佳以其事無同異故不具錄

秋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五年秋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

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之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惟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以上晉滅虞虢

補逸公羊傳五年晉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

攷異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穀梁以虢為郭郭君即虢公郭亡即虢亡未可知也

莊公二十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

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補逸國語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攜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辠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惟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為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襃有襃人以襃姒女焉襃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父比逐大子宜咎而立伯服大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

我宅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衛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聚者非謀不卒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不及世非天不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已不可謂禮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為人而已士蔿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戒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旣驪姬不克晉正于秦五立而後平

史記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大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大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大子不立也大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大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

子

國語獻公立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主曲沃以速縣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曰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三大夫乃別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夫人知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僨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

令子内固而外寵且善否莫不信若外殫善而内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烝於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涖事猛足言於大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大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敬順所安為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閒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獻公田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郤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笫之不安耶抑驪姬之不在側耶公辭焉出語士蔿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饜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柤郤叔虎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閔公元年冬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

補逸　國語十六年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蔿言於諸大夫曰夫大子君之貳也其以侯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大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

亦可乎士蔿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動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大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士蔿出語人曰大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皐之雖克與不無所避皐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大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大子聞之曰子輿之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大伯乎大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

二年冬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

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補逸 國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為親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眾故不敢愛親眾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眾眾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眾說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

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惟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皐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辠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裻之衣佩之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大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内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内讒何

僖公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勿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補逸國語至於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曰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内適

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内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我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辠滋厚我戰死猶有令名焉果敗翟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也

史記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陽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

國語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我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狐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辠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柰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

以疏之亦固大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吾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弑君以為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許諾乃祭於曲沃歸福於絳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於酒置菫於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於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大難乃逮於讒然款也不敢愛死惟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人謂申生曰非子之辠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辠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取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内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辠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怨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辠不釋去而必重去而辠重不知逃死而怨君不仁有辠不死無勇去而厚怨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於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辠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

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謚為共君驪姬既殺大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

檀弓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五年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補逸國語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

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渠戎狄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九年秋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補逸國語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里克曰子死孺子立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哉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又

愛吾身乎。雖死焉辟之。里克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荀息謂何。對曰、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我為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我使狄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于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讒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殺無罪以為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為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為諸侯載、不可常也。丕鄭許諾。于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於秦。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鬭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補逸 國語、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鉥。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惟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

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埽之臣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眾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眾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惟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眾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於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於秦穆公曰。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竝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填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儆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況而羣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為朝夕之急大夫子明曰。君使縶也縶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不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於翟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

信仁以為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挾纓纕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役於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役於利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是惠公

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補逸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

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以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國語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賂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丕死禍公隕於韓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内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僇罹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及文公入秦人殺冀芮而施之

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
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
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
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補逸國語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
是臭也貞為不聽信為不誠國斯無刑媮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
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
為王妃兮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
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
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若入必霸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數言
之紀也魄意之術也光明之燿也紀言以敍之述意以導之明燿以昭之不至何待欲先導
者行乎將至矣

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
不濟矣 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
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
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補逸國語丕鄭如秦謝緩賂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呂甥郤稱冀芮而止之以師奉公子重
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穆公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行事冀芮曰鄭之使

薄而報厚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是故殺丕鄭及七輿大夫共華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出奔秦丕鄭之自秦反也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外而不及子使於秦可哉丕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曰子行乎其及也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也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智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子其行矣我姑待死丕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固不說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穆公曰失衆安能殺人且夫禍惟無斃足者不處處者不足勝敗若化以禍為違孰能出君爾俟我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補逸國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恆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

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

殺懷公無冑秦人殺子金子公

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勿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

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孫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

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補逸　史記晉興兵將攻秦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騺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軍所圍晉擊穆公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

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齋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姊亦為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經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穆公曰。吾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

國語。公未至。蛾晳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待也。臣得其志。而使君瞢。是犯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於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聽諫不戰。戰而用良不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不可以封國。臣是以待。卽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勿刑。必自殺也。蛾晳曰。臣聞之。奔刑之臣。不若赦之以報讎。君盍赦之以報於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成而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君命司馬說刑之。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偽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

軍之士皆在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丁丑斬慶鄭乃入絳

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

二十二年秋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臣士奇曰虞虢脣齒相依逼在晉之南鄙而晉獻公忮很廣欲方有吞滅諸侯狡焉啟疆之志蓋未嘗須臾忘南牧也虢公荒虐不恤神主而徼福於淫昏之鬼屢敗狄師矜其武功不虞晉之欲寢處我也天奪其鑑矣虞公貪璧馬而忘遠圖棄忠言不恤揖豺狼以行堂奧之內而更為之先驅一之不已且再焉輕棄鄰交卒與俱斃君子觀假道之事未嘗不恨晉人之狡笑虞公之愚而利之足以敗人國家如此也獻公內夷公族外披虞虢翟柤狄霍魏之屬而以大易道亂魏賜畢萬已兆三家分晉之萌至既勝驪戎俘其美

姬快心得志方且舉史蘇之辭謂其言之無驗而不知女戎之禍已芽蘖於其間禍福倚伏之機甚可畏也獻公烝於齊姜滅同姓之國絕先祖之裔逆倫害理宜有家禍至溺牀笫之言牽帷房之愛逺申生重耳夷吾於鄙而惟妖姬姊娣之所出是崇是嬖蓋天欲奪其鑑而降以積惡之罰不然以士蔿里克之忠諫何其不敵二五與一驪姬也當臯落授命之日尨涼玦離申生之不立無愚智皆知之諸大夫鰓鰓過計惟梁餘子養死而不孝不如逃之之言最為果決罕夷曰不如違之所見亦同而士蔿為吳太伯之策皆善處人骨肉之際者也申生仁柔寡斷恭慎有餘而智慮不足昧於小杖大杖之義不能脫然遠引將兵敗敵功愈高而忌愈深留連宗邑迹愈嫌而謗愈起申生之言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不過謂逃死則父惡彰然不知死孝則父有殺子之名而所以陷父於惡者益大守株以俟斧鑕卒死新城與泉鳩同一冤痛吁為人子而不知春秋則蒙不孝之名若申生者守命恭時則有之矣以為能權則未也里克亦共世子傅也入主孟之陷怵烏烏之說中立祈免而殺世子之計遂決苟息能為奚齊卓子死而克乃苟且全身不獨有愧於社原款矣至其欲立文公可謂擇主而事者而夷吾以賂得國怨里克之不與己而殺之非矣然猶惜克之不早以死徇申生也秦穆知重耳之仁而復惑於置不仁以滑其中之邪說舍重耳而立夷吾王伯之分正在於此夷吾背施棄德卒踐韓原之妖夢秦復歸之閉其凶饑而又輸之粟其誼亦厚特取其河外列城使置君義舉市利以歸有慙光偉早懷公嗣立又殺狐突而突之死也以其子從於重耳故何以教天下之為臣子者昏悖若此宜不足以長世而傳稱惠懷無親内外棄之吁此天之所以資文公也夫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晉文公之伯 襄公繼伯附

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

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補逸 國語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厭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為然乃行

發明 按文公還國事左傳與國語小異大同大都內傳簡要外傳繁多今止取國語事實之補裨內傳者餘自有全書不盡錄司空臼季勸納懷嬴之說典而無理斷易緐辭亦屬傅會今不錄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

其壁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補逸 國語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

韓非子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攓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於河

史記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至河咎犯請亡重耳投璧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我不忍與同位乃自隱

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

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補逸 國語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賞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

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補逸 史記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發明 按說苑介子推作舟之僑詑甚龍蛇之歌諸書所載亦多異同今從史記

史記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闕者此受下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壺叔說苑作陶叔狐

國語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蒞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

狄師伐周王適鄭處於汜 詳見子帶之亂 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鄢父告於秦

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於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

二十六年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宋以其善於

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茍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三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補逸國語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順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郤縠卒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

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
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
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
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
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
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
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
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
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
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
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
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
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
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
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甲午至于衡雍
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
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
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

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補逸　說苑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荊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荊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荊人大敗

韓非子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呂氏春秋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伯矣

冬會於溫討不服也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　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補逸國語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

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為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於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閒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補逸 國語公使原季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乎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補逸國語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慈惠二蔡刑於大姒比於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

二十三年秦師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宏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狄侵齊因晉喪也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

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
其元面如生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　晉陽處
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
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
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
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文公元年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
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
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
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者越國而謀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
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宏御
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
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
所其友曰吾與汝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
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
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

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夏衛侯如晉拜　曹伯如晉會正

六年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七年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臣士奇曰晉文公避驪姬之亂經歷狄鄭衛齊宋曹楚秦諸國備嘗險阻以老其才凡十有九年卒反晉國棄責薄斂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舉善授能官方定物諸大政犂然一變

晉國之常度伐原示信大蒐示禮定王示義用能出穀戍解宋圍一戰而收館穀之功齊桓以後功烈未有如是之赫者也然而晉伯所基惟在定王一舉當時天子蒙塵使簡師父告於晉亦使左鄢父告於秦秦伯會師河上將納王使秦得專定王之美則天下之望走將在秦晉退大事去矣曹操先得獻帝而袁紹不能爭朱梁既反乘輿而克用不能抗名分所在形格勢禁自然之理也所以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取威定霸之謀於是乎在而文能聽之蓋亦賢矣獨其受南陽之賞陽樊不服至用師以圍之王之姻親幾為俘馘妄行請隧潰亂王章而不知冀戴天子止諸侯之常職此非純臣之所為也若城濮功高而信先軫之詭謀許復曹衛拘留宛春一意欺楚而無按兵修禮之風比之召陵誠所謂譎而不正者耶大約文公之為人不逮齊桓遠甚而其臣子犯趙衰先軫之屬亦無有知大體如管夷吾者是以桓能忘瀕死之怨忍手劍之辱而文反國之後惟以報復為事懷與塊之恨則出衛君於襄牛銜觀裸之憤則責曹君以獻狀卒使羈於晉陽辱於深室而衛之受禍尤烈君臣交獄兄弟相殘拂人道之經亂上下之分必如是而後快心卽以鄭之小郄不能捐棄連秦伯以伐之結釁殘民兵端不息迹文之所為直睚眦必報之人耳子犯投璧于推自焚蓋有以窺見文之褊心而以為不能錄功略過也世但見其能忍於竪頭里鳧須而稱之其亦未之考矣踐土作宮傳三覲之美而河陽召王功不塞咎非聖人原情文其罪魁乎襄公繼伯惟於溫覲王一事不隕家聲而導之者先且居也其他矜威恃力舉動多不中禮而敗殽之役為尤甚夫秦穆手挈文公而歸之晉德最深襄又秦之自出秦伯勞師襲遠雖有利可乘而大患未泯何至興墨絰之戈矯牛鳴

之命忍死先君而快心於一擧以父言之則不孝以甥舅之感言之則不義以報施言之則不恕以在喪不與兵革之事言之則不懷遷人於險阻則不仁至於敗殽不已而繼以彭衙彭衙不已而繼以取汪秦固怨晉晉何為而致死於秦也若楚師在江不能悉索以急纓冠之義僅僅以一處父之師門方城而江患韓剔襄之霸功不遠愧於乃父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終

左傳紀事本末

三
冊

DS
735
.A2
L5
v.3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

錢　塘　高　士　奇　江　村　編　輯
華　亭　閔　萃　祥　頤　生　點　勘

晉楚爭伯 靈公至厲公 楚莊王圖霸附

按春秋之世楚獨僭王春秋志在尊王故予伯予伯即所以尊王為其能攘楚也春秋終始予晉以伯故楚莊雖賢亦不得蔑晉之成景而以伯予之況伯非攘楚無以成伯顧可予楚以伯乎故於文襄之後悼公之前當晉靈成景厲暨楚穆莊之世題曰晉楚爭伯內晉而外楚也噫使靈成以下能為悼公則楚並不得而爭矣綱目分書南北朝茲竊取其例焉

文公九年春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　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十年秋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麇子逃歸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

于承筐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秋襄仲聘于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十三年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十四年夏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九月齊人定懿公

十五年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

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甯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補逸 國語宋人弒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大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

其罪也。戰以錞于丁甯。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爲蹔事也。今宋人弒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

夏四月。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補逸 史記。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

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

吳越春秋王即位三年不聽國政沈湎於酒淫于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鐘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諫曰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沖天不鳴鳴則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為射者所圖弦矢卒發豈得沖天而驚人乎於是莊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鐘鼓之樂用孫叔敖任以國政遂霸天下威伏諸侯

說苑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于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荊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為相

呂氏春秋荊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讔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讔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沖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荊國之眾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耶

宣公元年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

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逃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三年、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

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四年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冬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七年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

八年冬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秋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補逸　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甯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于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于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列女傳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公孫甯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

以戲於朝泄冶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為之不待幽閒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三人以告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泄冶知之寡人恥焉乃使人微賊泄冶而殺之

說苑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國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財

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鄣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閒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　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十年夏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

伐鄭。取成而還　冬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
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　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
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
旬而成不愆于素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
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
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
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
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
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
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
父于陳書有禮也

補逸 家語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言
不能達其義匪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考異 說苑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
蓄積多其國甯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
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
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

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
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
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惟命
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
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
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
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
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
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
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
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
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
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
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

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

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
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
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
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
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
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
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
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
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
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
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
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
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
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
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
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
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
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

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

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
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有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
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
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
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
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
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
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補逸 公羊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
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
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
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
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
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臣民之力乎莊
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
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
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
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

可揜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新書昔者楚莊王卽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中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恆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舂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于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于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吾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自憂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懼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歡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人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以彊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楚莊王獵于雲夢

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為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與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鄭伯許男如楚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公羊傳所載事與左同不具錄）

補逸　呂氏春秋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修行不聞沈尹莖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伯吾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我將為子遊沈尹莖遊於郢五年荊王欲以為令

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賢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莖之力也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三年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吾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

月楚子圍宋　冬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補逸公羊傳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

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危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危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我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

史記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

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

呂氏春秋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野鄙也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遂舍於郊興師圍宋九月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曰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乃為卻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所以為成而歸也

王孫子楚莊王攻宋廚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尸子雨雪楚莊王披裘當戶曰我猶寒彼百姓賓客甚矣乃使巡國中求百姓賓客之無居

宿絕糧者振之國人大說

說苑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于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是事者此之謂也

淮南子楚莊王好觟冠楚國倣之　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納子佩䟽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返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史記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辨常以談笑諷諫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

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莊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毋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攷證 漢延熹三年立叔敖碑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口縣人其碑載叔敖德業最詳而優孟一歌與史記異所封之田亦不曰寢丘而曰潘鄉

臣士奇曰晉自文襄以來主盟中夏本非楚匹也自靈成景厲昏庸相繼無有先君之明趙盾當國亦頗專恣荀林父雖忠將略非所長趙穿先縠魏錡趙旃之徒進而參之亦無先大夫之肅楚則適遇莊王之賢庸大鳥之諷屏鐘鼓而不御卻子佩之飲罷強臺而不登求賢如不及則當饋而歎保邦於未危則求過於天絕美人之纓則鬭士奮納沈尹之綆則賢相登蓋亦一時之令主也而其臣如蔿敖伍舉申叔時輩又皆盡忠竭智翌贊於其間用能爭衡上國狎主齊盟而晉反處其下矣夫伯主之所以足為中原倚庇者勤而撫之恩患而豫綢繆之然後敵有所悚懼而不敢有輕量我之心今觀范山之言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於是楚有狼淵之師呼晉君雖少盾大夫安在乎既不能消釁

於未然而又無武震合四國之兵以救鄭而不及楚師宇下安得不籍籍多事哉傳曰以懲不恪蓋晉伯不競之由未有失策於此者也且晉之於楚鬬力不如鬬智鬬智尤不如鬬義義莫大於誅亂臣討賊子自厥貉次而二三與國半折而入於楚晉之所為攘楚者無他奇策止新城一歃乞靈於鬼神耳至皇皇大義可恃以無恐而不知取也舍雖無威齊君也商人烏得而弒之則合六國以討齊而竟以賂還一失也宋有杵臼之變覆載所不容宣子請討則曰非國之急也靈已不君矣已而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庶幾快舉而又以利餙二失也陳靈宣淫固云不道然人臣無將徵舒敢以一矢加遺洿豬不足蔽其辜晉為伯主置若罔聞而以問罪之聲遺之荊楚三失也此三者皆大義所關晉不能為而楚為之其何以服諸侯而係天下之望故自取賂釋宋而鄭穆公薄其不足與乃受盟於楚人心解體伯勢陵夷職是之故哉鬬椒救鄭趙盾計無復之而託之將斃譏曰姑益其疾何不思之甚也至縣陳而尋復其封入鄭而又退之舍楚事事合義晉事事驕義而知難冒進自貽掬指之羞將誰懟哉滅蕭而同清丘之歃圍宋而馳虛聲之使晉之不能亦可知矣其原則自君臣泄泄不在諸侯而又不知以義服人之過也然而晉雖弱伯也若楚雖強安得以伯許之此問鼎觀兵所以見黜於春秋也

卷之二十六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秦穆公伯西戎 厲公鄢陵之戰附

宣公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我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甯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補逸 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秋八月晉師還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

朝南郭偃逃歸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旣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成公元年春爲齊難故作丘甲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旣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旣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左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

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與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

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於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會晉師於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師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

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之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

而單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甯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十二月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補逸國語靡笄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殞命之禮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整御人苗棼皇曰郤子勇而不知禮矜其伐而恥國君其與幾何

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

不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五年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二月季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於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六月鄭悼公卒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

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七年春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秋楚子重伐鄭師於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九年春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

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强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悴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

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夏六月丙午晉侯獳卒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郤犨來聘且涖盟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十二年春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其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三年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　夏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衛侯伐鄭至於鳴鴈為晉故也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

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

遇復三三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

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

補逸　國語鄢之役晉伐鄭荊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荊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又勝荊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毀晉恥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雖有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為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荊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知

而殺於色怨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不蠲遂殺諸翼葬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

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魯之師楚共王師東夷救鄭楚半陳公使擊之欒書曰君使黶也興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陳不違忌一間也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間也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間也且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間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五間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鬬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怨郤至

韓非子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豎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讐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於鄭西我師次於督揚不敢過鄭　諸侯遷於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冬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

孺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北十一月諸侯還

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

襄公十三年夏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於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宏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臣士奇曰晉伯至景厲而愈微矣郤克徵會於齊頃公帷婦人以觀彼自失禮耳為一笑之怒取必於其君屬甲八百乘不用之誅暴禁亂而以洩睚眦之怨范武子復為請老授之以政以逞其志一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及其請成又不以德命東封質母鄙悖已甚義不足以服人而陰使魯衛為之辭苟且乞盟又以其所獲誇示周室致來請讓尚得為伯討哉楚為陽橋之役以救齊遂侵魯師於蜀孟孫納賂公衡出質勢亦棘矣楚則跛踦盡行晉亦衆倍城濮之賦未見其不敵也不能少待以迎楚之鋒而擊之為東諸侯捍患致使宗邦屈辱於蠻庭而蜀之盟蔡許秦宋陳衛鄭齊諸國儼然戴嬰齊以為從約長蔡侯許男失位而乘楚車鞍之戰所以挑楚怒而速諸姬之禍也奄然誇戰勝受三命之賞不亦誣乎至若晉既勝齊命反諸侯之侵地汶陽歸魯魯君實勞玉趾

親拜嘉惠弗可改也已復有韓穿之貳命俾歸諸齊七年之內反覆如掌自是諸侯解體共不直晉蒲之口血奚益乎惟桑隧旋師戒心遷戮庸韓范之老謀收從善之勝算獲申驪止沈揖一時所以制敵者差強人意而晉復使申公巫臣如吳以謀楚益見其患楚深而楚勢張矣然楚以重賂求鄭鄭不擇音而請成於楚莒亦修德待時以柔之可也銅鞮之執何為者執君不已又伐其國又戮其使不已甚乎秦狄交伐而諸侯皆貳職此之由景公既卒厲公嗣立追鍾儀之夙約合華元之好成西門之壇未掃南冠之詛益甚及至鄢陵幸勝志盈氣驕外患甯而內憂作諸侯離叛曾莫能訓定首止汝上之間紛紛多故然後知范文子釋楚外懼之言炳如龜著也厲之侈虐百不如共有一范文子而不能用此伯業所以中微也歟

卷之二十七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

錢塘　高士奇　江村　編輯

華亭　閔萃祥　頤生　點勘

秦晉交兵

文公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

七年夏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宣子與諸大夫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

賓也不受寇也旣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八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鎭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十二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宣公元年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二年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成公九年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十一年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

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三年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

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爕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於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

襄公九年夏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十年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十一年十二月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二年冬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

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

十九年夏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二十五年會於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昭公元年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補逸國語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向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乃鈞其祿

楚辭注秦伯有嬖弟鍼欲請之秦伯不肯與鍼以百金易之而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祿

五年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六年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臣士奇曰秦晉兵交自殽以至令狐自令狐以至遷延之役曲直各有攸歸而論其始禍則晉實負秦秦無負于晉也夫殽陵覆師其怨最為慘痛取王官及郊封尸而還不足以報匹馬隻輪之萬一奈何又有刳首之敗耶故論秦晉之曲直譬如讞獄殽其初案也令狐其轉案也然而令狐之舛亦甚矣靈公雖幼冢嫡也襄公手挈而授之宣子言猶在耳先君之肉未寒也古有植遺腹朝委裘而晏然無事者且盾非趙氏之孤耶無亦惟是諸大夫相與輯睦輔以成立何所見而別求長君大昧弈者舉碁之義矣至秦雖挾其蟊賊以來遣一介行李婉言謝過秦未必不聽不聽而後閉關以拒之受固為實不受亦豈卽為寇潛師夜起一鼓而創之何以對賈季又何可使聞於天下諸侯乎自是少梁北徵羈馬河曲之兵至於膠葛而不可解秦固難免遂非之罪而晉之不韙如水益深矣至魯

宣元年晉欲求成於秦毋亦悔禍之延而有悛心何惜披露肺腑申以約誓乃復崇詐術攻與國以挑秦怒秦肯降心乎圍焦所以報崇也會狄伐秦所以報焦也輔氏之次報伐也敗而又報遂合白狄以來秦之巳甚惟此一役耳其餘則一彼一此往來相當而未見晉之肯為秦弱也至令狐為成臨河不濟後此呂相以是為秦罪然安知秦之不以晉欲殽陵我也令狐我也虎狼甚於秦而欲秦無不信之心難矣由是歸而背成晉使呂相貽書聽其辭秦若無以自解者先儒謂其書中多所文致而秦之報書亦不傳秦其無人也耶自是麻隧再報而士雅乞南鄙之師荀罃報侵而庶長鮑于櫟之績迨至十三國連兵以伐荀偃一令馬首遂東祇成遷延之役晉亦少倦而秦不復報矣韓起伯車使命交通后子歸而好成景公葬而禮厚然後舉敗殽令狐以來數十年之夙怨渙然交釋君子取其不以凶終而未嘗不恨晉之兩為禍始也

卷之二十八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九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晉悼公復伯

成公三年夏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

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旣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發明　悼公復伯知罃爲政凡駕楚服鄭皆罃之謀也楚共王於前此釋之歸晉似與秦康公釋士會相似亦不失爲忠厚使能修德自強用人無失晉悼知罃豈惟楚害哉惜其徒敝民力以爭鄭而閣於大較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於伯子同氏辛巳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補逸　國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辨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

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敎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敎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祚之以天下夫子被文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墨臀于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

史記悼公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

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攷異　國語既弑厲公欒武子使知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庚午大夫逆於清原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廕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辛巳朝於武宮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舉故刑赦囚繫宥閒罪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淹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敢不承二月乙酉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大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元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為戎御知荀賓之有

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敎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靖者修之惇惠者敎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侯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始合諸侯於虛朾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使合諸侯四年諸侯會於雞丘於是乎布令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軍使張老為司馬使范獻子為候奄公譽達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伯

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為昏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

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襄公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於晉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於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為之援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會於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　冬復會於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公如晉始朝也　夏盟於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

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於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耏外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補逸　國語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秕政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於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不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

不敎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敎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

附逸國語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於刑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佐新軍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

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已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此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五年秋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九月丙午盟於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

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於城棣以救之。七年冬楚子囊圍陳會於鄬以救之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五月甲辰會於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於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獲司馬燮獻於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

於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於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能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九年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秦景公使士雃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於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於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於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於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於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為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於陰阪侵鄭次於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矣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於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夏四月戊午會於柤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

門發，聊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於訾毋。庚午，圍宋，門於桐門。

衛侯救宋，師於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於犬丘。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

至於師故長於滕己酉師於牛首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我今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請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十一年春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避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罃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右還次於瑣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於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

宰石㚖如楚告將服於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於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於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有金石之樂禮也

十二年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冬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於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於晉禮也　夏荀罃士魴卒晉侯蒐於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

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十四年春會於向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翦除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

不違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書矣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補逸 國語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大子彪

發明 按此則當時諸侯之使皆可謂之春秋不獨魯史也

冬會於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十五年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冬晉悼公卒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烝於曲沃警守而下會於溴梁命歸侵田　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於棫林庚寅伐許次於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楚師敗績晉師

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
遂塞海陘而還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
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
乎此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
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衛孫蒯田於曹隧飲馬於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
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
於晉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於防師自陽關逆臧孫
至於旅松鄹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
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
死

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蒯於純留為曹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
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
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
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
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
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
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

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旣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迫還於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楚使子庚門於純門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又歌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於督揚曰大毋侵小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於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晉欒魴

師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
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季武
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
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
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
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齊靈公卒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
禮也　冬十一月城西郛懼齊也　齊及晉平盟於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於柯穆叔見叔向
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夏盟於澶淵齊成故也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
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
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
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
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
是無天也　齊子初聘於齊禮也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　陳侯如楚公子黃
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
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

不于常　秋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取朝歌以報平陰之役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於雍榆禮也

二十四年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啟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會於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於東門次於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啟彊帥師送陳無宇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晉侯濟自泮會於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秋七月己巳同盟於重丘齊成故也

臣士奇曰晉悼公惠伯談之子桓叔捷之孫而襄公之曾孫也出居於周蚤有英譽厲公

弑諸大夫迎而立之其在周也單襄公稱其十一美行而屬其子頃公善視之迨反晉國年甫十四諸大夫逆於清原悼公曰人之有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偲偲數言足以懾强臣悍將之氣固已可異及觀其初政逐不臣者七人選六官於民釁施舍已責宥罪薄賦以次舉行取靈成景厲驕壞之紀綱而振刷之英風偉略震焯一時是以魯侯見而心折杞柏聞而驟朝其能招來宇下光復伯業有以也至其經略中原首在降宋之叛臣又能庸魏絳之策內和戎狄使邊鄙不擾民事以修故得一意南向與楚爭衡而為諸侯倚庇其制楚也則不在虎牢梧制之城據鄭腹心而在知大夫分銳逆來還師以敝楚之計蓋楚鋒剽悍未可力爭晉鄭懸下河山之甲與決一戰幸而勝楚不能必其不謀再舉一往一來其勢兩敝唯以少制多使楚疲於奔命久將衰止而乃可為鄭息數十年之肩矣自此計行楚果坐屈三駕功成如操左契甚矣晉伯之成絳始之啓終之而金石之賜獨及絳而不及啓何也至鄭之所以傾心惟在悼公推至誠以待之禮囚禁掠鄭人即吾人自非木石未有識感之而不動者蕭魚以後三經楚師而鄭不叛雖曰南風不競天道多在西北要非鄭之一心於晉其與楚為會安能遲至二十四年之後乎獨恨以晉悼之賢東門納款不能力卻鄭賂以示義於天下而溺其歌鐘鎛磬女樂二八春秋之世貪冒成風賢者不免而晉國尤甚可慨也又有異者文襄之伯皆以王室為先文公出定襄王襄公朝王於溫皆晉已事也況悼嘗託周單氏善之逆知其必反晉國而為之禮乃悼五合六聚未聞一事有關王室惟雞丘之歃王臣與焉又潰分而不可訓悼豈明於資而暗於學者耶至其工於取鄭而撫陳則拙迈於柔楚而服

齊則疏英毅之氣銳始而怠終致有宣子假羽毛之事竟以失齊而悼且没矣邢丘委政而溴梁之會大夫遂主之姑息貽患亦悼盛德之内也迨夫子黄納而楚横朝歌取而齊大夷儀之役又以利賂為天下笑平公而下晉伯無足觀矣如悼公不誠賢君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九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晉楚弭兵

襄公二十五年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

二十六年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説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

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不為一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

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於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

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迋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鄭游吉如晉告將朝於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

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於楚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符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於墓。

三十一年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

昭公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

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臣士奇曰。自晉楚爭伯。而宇下苦戰鬬不休。至是師武謀臣力殫智索。亦倦而思息。會趙文子善於令尹子木。而宋向戌又與二子交。從而約剷其間。此弭兵之好所自來也。夫兵者民之殘。而財用之蠹也。使晉楚齊秦。果能罷兵結好。誰曰非數世之利。然而兵之不可去也久矣。宋子罕責左師之言甚為明晰。況弭兵則必仗信。而楚可信乎。西門歃而子木

衰甲以爭伯州犁止之而不聽也其言曰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則當始事而楚人之狡已見矣向令趙武亦猶子木則西門之外且為戰壘弭兵之約安在哉且其中尤有大不便者楚負淫名於天下非一日矣諸侯雖畏其勢而竊從之其心猶畏伯主之議其後也楚即奄然受諸侯之成其心亦必有所顧畏而不安也自好合使成令諸侯之從交見於楚而內外無復辨冠履任其倒置矣所以紊大防而蔑大分者莫此為甚故當時欲弭兵則必令楚削去僭號修其職貢於周而後與之為好可也不如是則楚必不可通楚必不可通則兵必不可弭令乃舍其禦楚之具進荆蠻於壇坫使中原冠帶之邦相率而朝焉即魯公之親襚為辱亦大矣諸大夫暗於大較貪虛名而忘實害子罕雖知兵之不可弭而不知其所以不可弭者在楚不在兵也於虢之會仍讀舊書趙武終守弭兵之信蓋亦賢者然使楚得狎主諸侯視先大夫之戮力以攘楚者不有忝耶尋盟未退而魯即伐莒不信之尤先自中國開之於楚乎何誅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晉卿族廢興

發明 晉之卿族魏氏趙氏狐氏胥氏先氏欒氏郤氏韓氏知氏中行氏范氏凡十一族賈季奔狄而狐氏廢先穀得罪而先氏廢胥廢於郤欒郤廢趙而趙復興厲公用欒氏譖殺三郤而郤氏廢范宣子逐欒盈而欒氏廢范中行氏逐於知韓魏趙而韓魏趙復共滅知伯遂為三

晉靈公厲公之弒與軍制之變皆卿族廢興所係也按列國之卿強半公族如魯如宋如鄭
則並無他姓齊魏亦多公族惟晉公子不為卿故卿皆異姓然欒氏韓氏亦公族也

閔公元年冬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三三之比三三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致證史記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

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徙安邑魏絳卒諡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魏獻子生魏侈魏侈之孫曰魏桓子桓子之孫曰文侯都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奔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趙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事公子重耳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號為獻子。獻子卒。子宣子代立。宣子徙居州。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貞子卒。子簡子代立。

發明 按國語韓宣子曰。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疑韓氏是曲沃桓叔之後。

以上因趙夙畢萬之封、并及韓氏世系。志三晉之始也。趙氏世系後備詳於傳中、惟景子為文子之子、簡子之父、其事稍微。然傳亦載其名謚矣。

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 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

二十五年、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二十七年。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

二十八年。冬。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三十一年、晉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三十三年、晉侯敗狄於箕。郤缺獲白狄子。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文公五年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守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於陳趙孟使殺諸郫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

駢曳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曳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補逸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以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公羊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

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於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於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八年晉人以扈之盟來討　冬襄仲會晉趙孟盟於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於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十二年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

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於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

補逸說苑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令吾軍失次而戮吾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生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足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宣公元年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於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取賂而還

補逸 國語宋人弒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人弒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大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今宋人弒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發明 按是役也取賂而還觀此則似非趙盾之罪故不載晉事而載於此

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

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壬申朝於武宮

補逸公羊傳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避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君矣遂刎脰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於宮中

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於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於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悅。起弒靈公。然後逆趙盾而入。與之立於朝。而立成公黑臀

穀梁傳。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呂氏春秋。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骫桑之下有餓人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蠲而餔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絕糧。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宣孟與脯一朐。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追而殺之。一人疾追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轝。吾請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為誰。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骫桑下之

餓人也還鬭而死宣孟遂活。

史記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盾與之食。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弒易。盾復位。

辨誤 按餓人靈輒也。殺獒者彌明也。史記誤合為一人。

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八年。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壬午。晉侯治兵於稷。還及雒。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

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於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十六年三月獻狄俘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十七年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勿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補逸 國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我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成公三年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鞍之功也

四年。冬。晉趙嬰通於趙莊姬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補逸穀梁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如其言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六年春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於新田

八年夏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補逸史記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至趙盾偏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今而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世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

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人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哭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祀之世世勿絕

發明 司馬遷序趙氏下宮之難文工而事詳顧與左氏迥異此千古疑案也自當兩存之馬氏繹史謂晉國無屠岸賈其人然考之國語迎文公者有屠岸夷賈或即夷之子孫乎

補逸 國語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我逮事莊王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

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主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十一年。春。郤犨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於河。蘇氏卽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十四年。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十五年。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補逸　國語。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吾知似楊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乎。盍亟索

士整庇州犂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犂於荊十六年夏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我必克之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郤至見客免冑承命三肅使者而退楚師薄於險晉師囚楚公子茷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補逸 國語晉既克楚於鄢使郤至告慶於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悅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己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背宋之盟一也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辠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強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務而

以政令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之功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夫戰盡敵為上守和同順義為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叛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畔國即讎佻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

十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補逸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

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讁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逼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霸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弒於翼葬東門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羊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於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

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玆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補逸國語韓獻子辭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不可乃止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

襄公七年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

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至於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十九年諸侯還自沂上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苟主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

出曰我淺之為丈夫也
發明觀士匄自恨之語知欒盈之見忌於范氏自此始矣
二十一年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

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補逸 國語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欒書實覆宗弒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辠如何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暱於權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為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箴戒圖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辠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

諾盡逐羣賊而使祈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
力於先君而子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二十三年晉將嫁女於吴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率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

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補逸國語居三年欒盈晝入為賊於絳范宣子以公入於襄公之宮欒盈不克出奔曲沃遂刺欒盈滅欒氏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大戮施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令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畔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君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公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尸子范獻子游河大夫皆在君曰知欒氏之子乎大夫莫答舟人清涓捨楫對曰君奚問欒氏之子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少者壯矣清涓曰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欒氏子其若君何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子也君曰善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補逸 國語范宣子與龢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不敢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問於孫林父孫林父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問於張老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問於祁奚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之邪大夫之貪是吾罪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問於籍偃籍偃曰偃以斧鉞從於張孟曰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釋夫子而舉是反吾子也問於叔魚叔魚曰待我為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龢未寧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祏訾祏實直而博直能端辯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耇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曰聞吾子有龢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而怒龢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朝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龢盍密和和大以平小乎宣子問於訾祏訾祏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為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為成師居太傅端刑法輯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荊之盟豐

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是以受郇櫟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內外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鮮於是加寵將何治為宣子悅乃益鮮田而與之和訾祏死范宣子謂獻子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祏也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衆不以貫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

二十六年晉韓宣子聘於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於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

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
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宏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昭公元年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
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
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
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
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天王使劉定公勞
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
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
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
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
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
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
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
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
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
烝於溫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補逸國語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聦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為也　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

韓非子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乎曰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

新序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我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為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為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

補逸國語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宮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惟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三年春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

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我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

七年夏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九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

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異改〕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辨誤〕按杜蕢與屠蒯音字相近此漢世師傳之異不足怪也獨侍者二人傳稱工與嬖叔而直斥為師曠李調夫李調不可知以師曠之聰不應昧昧如是記之傳信不如傳之傳疑也

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

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十六年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秋八月晉昭公卒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補逸國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告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它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二十八年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

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補逸 列女傳晉羊叔姬者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之三室之邑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而去之又不容於三室之邑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為肸與鮒烹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嘗不遂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叔姬不欲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號曰伯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及長與祁勝為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

史記晉之宗家祁傒叔孫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

發明 按此則祁氏羊舌氏皆晉之公族也叔向與晏子言亦自以為公族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

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

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九年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之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於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

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定公十三年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惟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

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於絳盟於公宮

補逸新序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譬之猶鞟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列子傳范獻子之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奈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為亂君不問而為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為也已而開囿示之株夫山遠而囿近是民說一也去險阻之山而伐平林之株民說二矣既卑而賤賣民說三矣簡子從之民果大說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歎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恃勞鮮能布仁乘偽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智伯蓋指荀躒）

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吾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我見

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所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吾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吾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暮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補逸 國語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立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

委韠帶以隨寡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邀而出乃釋之

說苑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為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士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為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

王孫子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臂而歎董安于曰敢問何歎簡子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

韓非子董閼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痴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

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

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仇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型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型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於朝歌秋齊侯宋公會於洮范氏故也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

哀公元年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齊侯衛侯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二年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垢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三年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於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己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

四年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

補逸史記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氏餘邑入於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

新序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邪且齋戒不敬邪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為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韓非子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國語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則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

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補逸 國語趙簡子歎曰雀入於海為蛤雉入於海為蜃黿鼉魚鱉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犨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令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史記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辠簡子曰大夫無辠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愕愕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

十年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侵及賴而還

十七年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平帥師禦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於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於桐丘鄭駟宏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顚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宏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於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補逸國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及知氏亡唯輔果在

史記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

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

國策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發明按知伯之事記載繁多左氏篇末數語言簡義盡然其事稍略可媲美者太史公世家也故並存之且以證韓魏反喪智氏之語

新序知伯置嚚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嚚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將吾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臣士奇曰晉卿凡十一族魏氏也趙氏也狐氏也胥氏也先氏也欒氏也郤氏也韓氏也知氏也中行氏也范氏也魏為畢公高之後至萬始受魏卜偃所謂必大者也魏武子從於文公及顆有獲杜回功絳以佐悼公駕楚受金石之賜絳以下七傳而為魏文侯斯始分晉趙之先與秦同祖伯翳至夙始受耿衰負羈紲從文公盾相靈成冬夏之日濟美焉及莊姬之難宗幾覆景公感大厲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為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生鞅是為簡子簡子以毋卹得所藏常山寶符知其欲取代也廢伯魯而立之是為襄子再傳烈侯籍始列諸侯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仕晉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厥與郤克將兵伐齊幾逐得齊侯者也號為獻子生宣子起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始大六傳至景侯虔列諸侯狐氏之族自突始突以子偃及毛從文公惠公使突召之不順自

殺名聞諸侯偃生射姑是為賈季夷之蒐將中軍陽處父為成季之屬舉趙盾易置中軍帥射姑怨之使續鞫居殺處父遂出奔狄狐氏以亡胥氏自胥臣以虎皮蒙馬顯於城濮是為臼季生胥甲父河曲之役佐下軍與趙穿為軍門之呼撓薄秦於河之計得罪晉人放之而立其子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廢之克子胥童怨郤氏黨厲公而殺三郤被誅胥氏以亡先氏自先軫城濮獻謀敗楚功多箕之戰免冑入狄師而死襄公命其子且居將中軍於溫覲王且居有力焉及先穀以敗邲召狄罪誅而盡滅其族先氏以亡欒氏公族也城濮之戰欒枝以曳柴遁書鍼世有動伐及黶始汰盈以樂祁之譖奔而復入以逆誅欒氏遂亡郤氏自冀芮焚公宮欲弒文公以罪廢臼季舉其子缺箕之戰獲白狄子復與之冀子郤克伐齊大勝於鞍郤至陳六間之策敗楚鄢陵而自伐其績又與郤犨郤錡譖伯宗而殺之厲公信欒書之謗討滅三郤郤氏以亡知氏中行氏本皆荀族也自荀首始別為知氏故知罃亦稱荀罃云首生罃建三駕之策罃生盈盈生躒躒生瑤是為知伯滅於韓趙魏知氏以亡中行氏自文公作三行以禦狄而荀林父將中行蓋軍師之名也因以為氏林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賢矣林父子庚庚子偃偃子吳吳子寅為知韓魏趙所逐盡分其地中行氏以亡范氏為陶唐之後其由來遠自士會始顯會生燮是為文子文子最賢鄢陵之不欲敗楚者也燮生匄是為宣子伐齊聞喪而還匄生鞅鞅生吉射與荀寅並逐地分范氏以亡此十一族廢興之大略也夫晉稱狐趙之勳然狐最先滅舅氏臨河之誓一傳遽斬晉真少恩哉若成季之動宣孟之忠以一婦人言血食中斷向非嬰杵之存孤而又有韓厥為之伸理趙氏其終為厲矣至欒氏累世勤勞武子之德在人如周

人之思召公獨不可以蓋黶盈之侈而十世宥乎商任沙隨之間何其摶擊之如不克也曲沃入而欒氏族亦疾之已甚所致耳胥氏先氏郤氏其先世皆有功子孫雖不肖誅止其身可也並其族而廢之鯀殛禹興獨不可以待冀缺者倣而行之耶中行范氏惡於趙鞅鞅奔晉陽而卒復二氏老於朝歌終為叛臣同罪異罰蓋亦不均之甚矣知伯黨三家以逐中行貪嗇無親卒為三家所併而晉亦隨之皆可以為戒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終

左傳紀事本末

四
冊

DS
735
.A2
L5
v.14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二

錢塘高士奇江村 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 點勘

晉并戎狄長狄附 詳文襄伯業者不復重載

僖公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十六年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文公十一年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　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宣公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七年夏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十一年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

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秋七月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成公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

薄之。大敗之。

十二年。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三年。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

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二十一年。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二年、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定公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五年、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臣士奇曰晉四面皆狄唯姜戎役屬於晉爲不侵不犯之臣赤狄在其北即潞氏也陸渾在其南秦晉之所遷於伊川者也鮮虞在其東所謂中山不服者也白狄在其西嘗與秦伐晉者也故曰狄之廣莫晉之啟土不亦宜乎蓋以其兼羣狄而爲疆也夫狄不可以信義服非大創之不足以震其魄而冀數年之安故里克懼之之言不如虢射之善采桑敗而期年復來亦可以爲禦戎者之明鑒矣長狄或謂即赤狄潞氏也兄弟三人宕軼中國矢石莫能傷意殆防風氏之類國於鄋瞞滅潞所獲特流而之潞者耳非潞種也酆舒殺伯姬又傷嬰兒之目雖有雋才不容不討但戮其罪人於法已足貪其土而殄滅之亦大酷矣肥與鮮虞皆晉之所欲吞噬者也而圍鼓之役不納其叛人及請以城降見其猶有食色令修而城待食盡力竭然後取之於以勸義而懲怠非爲鼓人兼爲晉國也至鳶鞮既俘而又歸之終爲不義自取滅亡非晉罪矣陸渾偪在王都而南暱於楚此門庭之寇不可不除者也晉能請王命總王師以臨之蔑不得志而敢爲詐諼之術上欺天子蓋利陸渾之土地而懼王室分有之耳中行穆子貪大鹵之捷毀車崇卒遂令車戰法亡亦可慨矣夫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二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晉失諸侯

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三十年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

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

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産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樂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遂如齊納幣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

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　冬十月陳無宇歸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

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
寵嘉之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
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張趯使謂大叔
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
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弗許司馬侯曰不
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詳見楚靈王之亂
發明按此時晉國君臣相安於婾惰故司馬侯以為不可與楚爭亦苟且之計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吊如同盟禮也
七年三月公如楚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
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君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
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我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
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
成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
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

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補逸 說苑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韓非子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人憚之雖疏食菜羹平公每為之欣飽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勃然作色不說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說乎

韓非子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君之力也臣之力也叔向

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庖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彊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國語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

國語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者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乃趣赦之

韓非子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撫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主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其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

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元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説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鍇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元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則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國語平公説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説苑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何如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

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吾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願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咎犯在文公時又見於此故楊用修云有兩咎犯但劉中壘復稱介子推相荊樂盈事韓武子此類非一未有確據）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伯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鵔鸃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為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伯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

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為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禮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

十二年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

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十三年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

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愬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眾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補逸國語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惟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言卬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

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雍渝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十五年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伐徐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三十年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閒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定公三年。蔡昭侯如楚。三年止之。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宏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宏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

夏正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宏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五年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六年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　二月公侵齊攻廩丘之郛（詳見陪臣交叛）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

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

年中年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年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十年春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甯為無勇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哀公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九年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十年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臣士奇曰晉自悼公既沒伯業復微諸侯攜貳其故有數端焉平公杞出也推恩母家輿諸侯以城杞而不恤宋周之闕其失一也少姜嬖寵奔走一時之公卿而非以大義勤諸侯怒無宇而執之止魯公而不納溺帷房之私昧親親之道其失二也築虒祁之宮下可以陳鐘鼓上可以發千兵怨讟並興石妖間作而內則四姬在御族姓莫分淫溺惑亂實

生蠱疾其失三也信邾莒之訴紀兄弟之歡羽毛骨肉毋乃不倫乎況郠鄆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其失四也衛侯吾之同姓而天子守藩之國也晉雖強安得以無禮施之涉佗何人而敢捘其手且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侮慢不已甚乎其失五也凡此五不韙者有一於此皆足以失諸侯而況政出多門徇於貨賄芻蕘淫而羊舌鮒取錦於衛矣子産爭承而小國之誅求困矣羽旄假而谿壑之欲肆矣楊楯不至而使臣纍於客館矣意如執舍喜怒皆以私行而伯威頓矣尤可異者蔡侯以一裘一佩見止於囊瓦者三年濟漢而誓頓首伯庭愛子出質意晉之能撻彼荊楚而抒其憤懣也乃召陵之役合十有八國之師其勢可以滅此朝食而竟以一敗類之荀寅阻之伯政之壞至此欲天下之不舍舊而圖新豈可得哉所以投壺者有代興之思效鼎者從蒲隧之歃晉之號令不出於故絳而中原伯叔人自為政矣晉猶不悟恃甲兵之威逞恫疑之術欲以力征經營不已過乎吁以叔向之賢而見不及此可惜也

卷之三十三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四

錢塘 高士奇 江村 編輯

華亭 閔萃祥 頤生 點勘

宋殤閔昭公之弒

隱公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公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

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四年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伐鄭

桓公元年。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　會於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

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於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

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敗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補逸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其不畏強禦柰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補逸禮記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文公七年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眾也且言非其罪也

八年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十四年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十五年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 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甯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

十八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

宣公三年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

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臣士奇曰。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穆復舍其子馮而立宣之子殤。殤忌馮。馮卒簒殤。先儒謂宋之禍宣公為之。非虛語也。夫與子者主乎立嫡。所以杜爭奪之原而正其亂也。隱讓桓而桓弒隱。諸樊兄弟交讓季子。而啟王僚子光之爭。故讓非三代以下所可言也。殤公忌馮固逆天理。然國宣公之國也。馮不能體父志而欲與殤爭。鄭人屢謀納馮。殤公又復無道。則華督之屬意於馮久矣。其弒殤公。為子馮也。世但惡殤之忌馮。而忘馮之簒殤。使有南史。馮亦在弒君之列矣。諸侯取賂而立華氏。春秋中弒君三十六。其禍皆萌於此。以其不誅討亂賊。而反勸之惡也。閔公再弒。彼直循其故事耳。南宮長萬乘丘之俘囚也。不正典刑。而反為大夫於宋。又狎而與之博。不避婦人。其昏已甚。一言攘臂。而禍及君父。仇牧雖未聞匡救於平時。而慷慨急難。義形於色。手劒而叱之。碎首齒闔。不可謂不忠矣。昭公不能其君祖母。又欲盡去羣公子。披枝葉而縱尋斧焉。此敗亡之道也。然襄夫人欲通公子鮑。為之厚施以收衆。卒殺昭公。殆亦魯穆姜之類耳。穆姜不幸而出僑如。襄夫人幸而立宋鮑。其為惡一也。宋能討賊。罪不有在乎。觀昭公臨死之言。順命而就戮。亦似自知其過者。而上不禮於王母。下得罪於國人。即弟哀亦不義而去之。不可解也。文公逐武氏之族。並殺母弟與昭公子。忮很極矣。沒而用殉。且厚葬。即錮南山。詎足蓋其惡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五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宋襄公圖伯

僖公八年冬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致異 說苑以目夷為後妻子夫茲父固為大子而曰目夷長則非後妻子明矣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冬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發明 目夷之後十世猶當宥之後此華元之於魚石情亦恕矣

補逸 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十五年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十六年春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十七年齊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冬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　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夏五月宋敗齊師於甗立孝公而還

十九年春宋人執滕宣公　夏宋公曹人邾人盟於曹南鄫子會盟於邾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

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於齊修桓公之好也

二十年冬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秋諸侯會宋公於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於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補逸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曷為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强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於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吾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辭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目夷諱也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

二十二年。春。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於齊也。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補逸 史記。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襃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二十四年。秋。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臣士奇曰。宋襄公以亡國之餘。起而圖伯。蓋迹齊桓而為之者也。首用兵於齊。假置君之義。其意以為伯國既款。而宇下諸侯。亦不待痛而服矣。夫齊桓之所以成伯。非定襄王之位。與葵丘之申五禁乎。孝公雖桓之所屬。而無虧長衛姬之所出也。兄弟之序甚明。乃遽伐齊喪。奉少奪長。致無虧不得其死。亂上下之分。長篡弒之階。其何以為天下盟主哉。至兵威所及。尚不能服一曹。而欲與楚爭伯。星隕鷁飛。天變見於上。目夷深憂遠慮。人事著

於下鹿上執辱可為明戒而又伐鄭以挑楚怨兵敗身傷踰年竟卒甚矣哉宋襄之愚也至泓之敗或以其不從司馬之言不扼楚於險不忍重傷與二毛而宋襄亦至死無悔謂其能行仁義之師不幸而敗吁宋襄其誰欺乎夫禍莫憯於殘人之骨肉而以國君為芻狗無虧之殺鄫子之用以視重傷與二毛孰大逆天害理之事宋襄敢行之而故飾虛名以取實禍此所謂婦人之仁也以是圖伯不亦難乎若夫欲速見小亟於合諸侯而昧長駕遠馭之大略先儒於曹南傳已暢言之而知其失算尤在伐齊置孝公之始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六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閻萃祥頤生點勘

宋公族廢興

魚石之亂 辰地之亂 子罕之賢 桓魋之亂 華向之亂 大尹之亂 樂大心 附景公滅曹

成公十五年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

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卯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十八年夏六月楚子辛鄭皇辰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　十二月孟獻子會於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襄公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以上魚石之亂

六年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

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十七年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二十九年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子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以上子罕之賢
二十六年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

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發明　按向戌承順風旨以殺大子視里克猶為罪人也宜其有子向甯之禍

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昭公六年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十年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生也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甯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甯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彄向宜向鄭楚建郳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於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甯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甯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二十一年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

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翟僂新居於新里既戰說甲於公而歸華妵居於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為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

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二十二年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奬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甯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以上華向之亂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　夏會於黃父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與周為客若之何使客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

行己亥卒於曲棘

二十六年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定公九年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十年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於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 以上樂大心辰地之亂

十五年鄭罕達敗宋師於老丘 齊侯衛侯次於蘧挐謀救宋也

哀公七年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八年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以上景公滅曹

十一年衛太叔疾出奔宋疾臣向魋納美珠焉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

十二年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　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　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十三年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於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

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以上桓魋之亂

十七年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酁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麇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

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茷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於空澤辛巳卒於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於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於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令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己為鳥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

非我因子路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以上大尹之亂）

攷異　按史記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褍秦褍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此與傳大同小異但謂昭公自立則非也

臣士奇曰魚石之難始於蕩澤之弱公室殺公子肥也華元如晉請討而魚府與石乃止華元於河上至五大夫出亡華元親止之斯亦善矣既而決蒞登陴又惟恐其入者不知何見夫討亂者誅止首惡並其族而逐之不已過乎遂使盜據彭城置戍丘而後定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者也華弱與樂轡少相親而長相怨轡以弓梏弱於朝曲在轡矣乃舍轡而逐弱失刑已甚不獨同罪異罰如子罕所云也而樂轡怨懟反射子罕之門子罕容而善之懦矣華臣弱皐比之室賊殺無辜干國之紀左師復為含蓋其失則均不有瘈狗將遂無法乎若夫獻玉而以不貪為寶閭謳而以執扑分謗慕義而使宋無飢人子罕之賢亦不可沒罕氏後亡有以也夫芮司徒之女妖同褒姒卒生龍蛇以禍宋伊戾之殺子痤其計甚憯合左師不能洗湔其冤而承風旨以助之平公惛瞀誤聽雖悔於終何補歸來望思之痛乎元公復不懲前車而以熾炭殷勤求寵閹柳可畏哉寺人之能惑溺人主也至無信多私而君臣劫質國亂甚矣復聽多僚之譖使子皮憤怨劫司馬而召亡人

於是華亥向甯華定之徒入於南里以叛與宋分國而居向非齊晉明鷹鸇之義楚總其罪人以臨之宋之亡可翹足而待也幸而叛人出走腹心之患除而公室之枝葉亦幾盡梓慎之占不信而有徵乎桐門右師與叔孫婼語而卑宋大夫知其必亡黃父之役不具王粟及使修盟伯國又以疾不行其見逐也自取焉爾公子地嬖遼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取其白馬以與嬖魋地復使其徒抶魋而奪之誠為不恕宋公亦不能盡親愛之道而使地奔於異國子辰為之請而不聽亦鋌險焉入蕭以叛右師因而從之宋於是凡三有叛臣之禍及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向巢取錫而殺之則皆寵魋之為也而魋又以寵害於公公將圖之又入於曹以叛凶人為害可不戒乎其初以朱鬣結轡其後以美珠召亂禍皆起於多欲也大尹矯遺命以行廢置強盟六卿自取奔北於是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其亦有懲於戴桓華向之自相殘賊而有悔心歟噫嘻晚矣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六卷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七

錢塘 高士奇 江村 編輯

華亭 閔苹祥 頤生 點勘

衛州吁宣姜之亂

隱公三年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

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補逸 史記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

列女傳齊女為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始往操行衰惰心淫佚治容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為人表式儀貌莊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惟私砥厲女以高節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

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　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於清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

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衛人逆公子晉於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五年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桓公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於蒲不盟也

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攷異　史記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為太子娶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為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為太子取他女

發明　按史則夷姜乃宣公夫人也左氏以為烝恐非

十七年春盟於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莊公五年冬伐衛納惠公也

六年春王人救衛　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補逸　呂氏春秋衛懿公有臣曰宏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襮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宏

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殉其君非徒殉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史記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僖公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於訾婁狄師還

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而雨

二十年秋齊狄盟於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臣士奇曰國家之患莫大於驕淫驕淫由於寵暱欲動情肆而不能裁之以禮義鮮不釀無窮之禍而寖至於敗亡州吁嬖人之子也莊姜惡之與武姜之愛叔段相去遠矣武姜

欲立叔段武公弗許猶足以致亂況州吁之憑寵好兵莊公弗禁石碏之切諫棄若罔聞州吁卒殺桓公而自立安忍阻兵毒流四國衛之禍莊公為之也宣公烝於夷姜又納子伋之婦淫昏無道史冊罕聞壽子急載旌之難而惠公不能容一黔牟違五國之兵抗王官以入國柏舟之詩何不聞焉昭伯使烝于宣姜生二子與二夫人而其由則自齊人使之廉恥喪矣上烝下淫衛於是滅倫傷化者再世何怪桑間濮上相習成風而不可止耶孔子序詩備錄牆茨鶉奔諸什於春秋歷紀夷姜宣姜中冓之事以志衛為狄滅之由福善禍淫其應如響而或以懿公之亡國緣於好鶴其亦未之察矣宏演報使於肝以身為櫬千古傷之而左氏失紀衛當東渡遺民男女僅七百有三十人康叔武公之祀不絕如綫矣夫人嗟載馳之淚公子下廬漕之甲而戴公短祚國燼僅存非文公崇帛冠布衣之節務材訓農敬教勸學以勵精興復為事安能舉菅婁之師而靖邢狄之難哉夫一衛也曩以驕淫敗後以儉勤興斯亦古今得失之林而有國者所宜鑒也

卷之三十七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八

錢塘　高士奇　江村　編輯

華亭　閔萃祥　頤生　點勘

甯武子弭晉難

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於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於城濮己巳晉師陳於莘北楚師敗績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冬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之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

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三十二年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冬成風薨

臣士奇曰晉文公隆怨而拒衛於斂盂之盟其禍已極成公若能婉詞謝過屬齊宋為之請晉未必不從乃違國人之所不欲而甘心入楚則失策之甚者也元咺欲立叔武事未有據而遽殺其子角叔武攝位國已有君成公之歸實賴乎此不待期而先入已有疑忮之心矣使公而誠能愛弟者前驅之約束豈不宜預而使捉髮走迎歡欣踴躍之公子斃於歂犬之手誠可痛也及其再執而再歸雖惡元咺子瑕何罪而以為戮殘忍賊恩一至於此安知前驅之矢非承望風旨而為之者枕股之哭甚惡其弟之無從矣殺歂犬以塞咎何足償伯仁由我之恨乎成之殺叔武也雖負大不義於天下然成公君也咺臣也心不直其所為不食其祿而逃之可也忠臣去國不說人以無罪而敢於訟君儼然坐獄深室之囚幾使酖毒又樹立子瑕阻其歸路為人臣者當如是耶向非甯武子以一身捍衛其間內則盟宛濮以協國人外則負羈絏以從患難不幾戾死深室而無歸國之望哉醫衍之賂饘橐之納穀玉之效忠貞委曲直欲貫金石而感神鬼此可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矣湛露彤弓之不答乃志敬之一端耳奚足盡武子之生平乎子曰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夫惟其愚是以能間關崎嶇卒反衛侯而不干大國之怒也如元咺者烏可同日語

哉

卷之三十八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九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華祥頤生點勘

衛孫甯廢立

成公七年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强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衞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補逸列女傳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於野瞻望不及涕泣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君子謂定姜為慈姑

襄公七年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

必折

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

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於戚謀定衛也

十九年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蹶其本必不有其宗

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五年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衛獻公入於夷儀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强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

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於晉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於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衛人歸衛姬於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二十七年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在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

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懟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税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惟多邑故亡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補逸 公羊傳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汝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苟欲納我我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斧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於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己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呂氏春秋邱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

反顧而弗辭其僕曰鄉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濮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

二十八年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適衛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昭公七年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

臣士奇曰觀定姜數衛衎之三罪與師曠答平公逐君之說則衎之自絕於衛非獨孫甯之之過也然人臣於君雖甚無道亦必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彌縫匡救至於必不悛改而後引身以退其宗老大臣或以社稷存亡之故不能遠引亦必有道以處此矣於桐之放昌邑之廢蓋不得已之權也林父聞定姜之歎即置其重器於戚而甚善晉大夫是明以戚為狡兔之窟晉為叛主之援而無一念之忠於所事矣當林父之聘魯也公登亦登見誚於叔孫穆子既不辭亦無悛容其跋扈不臣之氣已見不至於逐君不已由是觀之豈得曰其君

實甚哉。況衎之奔而復入。於義未絶。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鄰國之大夫。皆知其必歸。則衎雖無道。非孫甯之所能逐矣。甯殖懼惡名之在策。沒而屬其子以反正。曰若能掩之。則吾子也。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其言可謂慘痛。然不知何以處夫衞剽也。衎出得罪於一君。剽弒。且得罪於二君。舉棋之不慎。雖悔於終。不若審之於始。使以是問殖。殖仍餒而矣。喜甯承易簀之言。欲以晚蓋。仗子鮮之信。徼幸於必不可信之昏主。其殺身蓋亦有由焉。夫君之所以為君者。政而已。今曰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是徒擁虛位耳。束縛幽囚之耳。奚取乎為君。其言先不可信矣。卒殺甯氏。使子鮮抱責友之憾。竄身木門。是誰之過與。林父怙終稔惡。竊祿叛君。晉為主盟。反助之虐。其亦未知君父之大義哉。終能反戚。猶善補過者也。

卷之三十九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衞靈公之立 蒯聵輒父子爭國 南子之寵附　齊豹之亂

昭公七年。秋。衞襄公卒。衞齊惡告喪於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衞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衞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於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衞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

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三三之比三三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二十年夏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公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於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於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

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賓將振。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
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
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
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
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使北宮喜謚曰貞
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甯於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
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
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
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定公十三年。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
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
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
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
補逸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
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
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於洮大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蒯聵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補逸 史記大子蒯聵奔宋已而之晉趙氏

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以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

家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罪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

哀公二年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

鞅納衛大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

補逸史記靈公遊於郊令子郢僕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大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大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

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

十二年夏吳徵會於衛秋衛侯會吳於鄖吳人藩衛侯之舍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十五年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甯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

遂刼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在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伐公不果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於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逋竄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親登於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為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補逸禮記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彊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晉趙鞅使告於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於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各

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為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他人若見之君將㱄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於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

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遂卒於越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内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臣士奇曰衛襄公無嫡子公孟縶以足廢而靈公得立康叔告符若亦非偶然者但靈之為靈庸何愈於縶齊豹之亂其兄見賊而已亦有死鳥之辱僅而能復豹既誅於北宮氏而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未正典刑有逸賊矣至侵欲無厭使世臣以富為懼可為寒心身經宣姜之禍猶不知戒溺惟房之愛艾豭貽誚而瞶輒逆倫之事遂萌於此公叔戍欲去夫人之黨一言被逐昏悖若靈其不失國也亦幸焉耳南子雖淫非瞶所得殺瞶獲罪而出屬籍已絕然靈公欲立公子郢郢曰亡人之子輒在夫人雖怨瞶亦不以為非而遂立之輒不以亡人之子廢安得以亡人拒其父哉為輒者誠於嗣位之初涕泣而請於夫人曰若以瞶為有罪歟則輒固罪人子也何敢為君若以輒為無罪則亡人越在異國不嘗赦宥輒惟一死以謝亡人耳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安知南子不感其仁孝而爲及泉之見乃儼然立乎其位不惟斷烏烏之情而直等寇讐之禦為人子者顧如是耶夫瞶雖不立撫有衛國者即其子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瞶亦可以菟裘老矣子據國而父爭之非古今之大愚斷不出此渾良夫姦豎也乃比之以求入苟有人心者祿之

以天下弗為而况一國乎而况其子之國乎不知何顏以告之周而周且竊竊然命之也巳氏殞而卒符北宮之占城鉏頓而莫返於越之魄國於何有而徒使至性相殘曾虎狼之不若故輒拒父之罪不容於誅而蒯亦未為無過也要其源則自靈公之寵南子始吁可不戒哉

卷之四十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一

錢塘　高　士　奇　江　村　編　輯

華亭　閔　萃　祥　頤　生　點　勘

鄭莊强國 克段入許 諸公子爭立附

隱公元年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於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

難之也。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
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
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
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是之謂乎。　冬十月。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
伐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於翼。不書。非公
命也。

二年。冬。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三年。冬。齊鄭盟於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僨於濟。

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
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五年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
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
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六年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

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秋宋人取長葛

九年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來告伐宋會於防謀伐宋也

十年會於中丘為師期（餘見隱公攝國） 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於郲謀伐許也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於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

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

桓公十五年許叔入於許公會齊侯於艾謀定許也

莊公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閔公二年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隱公七年陳及鄭平　冬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九年冬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

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桓公六年夏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十年冬齊衞鄭來戰於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衞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衞王爵也

十一年春齊衞鄭宋盟於惡曹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衞己亥厲公立

十二年夏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於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於虛冬又會於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於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十三年春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鄭人來請修好

十四年春會於曹曹人致餼禮也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

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冬會於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十六年春正月會於曹謀伐鄭也　夏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十七年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十八年秋齊侯師於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於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攷異史記子亹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鬬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亹高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亹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

莊公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

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十六年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强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强鉏不能衛其足

臣士奇曰鄭莊公春秋諸侯中梟雄之姿也其陰謀忮忍先自翦弟始而後上及於王下及於四鄰與國夫兄弟一本天屬最親而養驕長惡以行其芟夷之計及泉誓母敢施於所生況他人乎自是雄心弗戢修廩延之郄則伐衛報東門之役則侵衛為郲人釋取田之憾則伐宋急請成之弗許則侵陳假王命以興師則伐宋兼三國之師則取戴託違命以虐小則入郕飾鬼神之不逞則入許怒周班之見後則戰郎其他連衡植黨相從牲歃難一二數莊公亦一世之雄哉然而不能崇固國本內多寵嬖三公子皆疑於君致忽突子亹子儀之際爭弑禍興國內大亂則皆陰謀忮忍之所積有以取之而後知天道之不誣也昭公屢經行陣其救齊也大敗戎師獲甲首三百功最多亦非盡柔弱者其辭文姜曰在我而已大國何為不可謂不自立而當時因其見逐於突惋惜歎恨於坐失齊援至

引有女同車之詩為刺不知忽不幸而昏於齊則彭生之禍不在魯桓而在鄭忽矣安見人各有耦之言為失計也祭仲足有寵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而生忽故祭仲立之則祭仲者忽之所倚為腹心者也古有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仲見執於宋遽歸而立厲公逐昭公又復以專見忌出厲公而納昭公反面事仇行同狗彘子亹之會於首止也齊人討高渠彌之弒並殺之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謂其能以知免不知仲特一貪生畏死之小人耳人臣而盡如仲國家奚賴哉若原繁乃可謂守死不貳者矣忽入而終出突出而終入子亹子儀立而不終當是時鄭有四君棼若亂絲矣蛇妖告變事非偶然厲公存共叔之後以其篡逆之氣類同也然而君子原四公子之禍未嘗不追恨於莊公也

卷之四十一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二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鄭穆公之立 靈公僖公之弒附

僖公十六年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閒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於東鄭

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於晉晉人許之

三十一年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三十三年楚令尹子上伐鄭將納公子瑕門於桔秩之門瑕覆於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

宣公三年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余儵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閒又娶於江生公子士朝於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於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於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四年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殺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

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

十年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成公十年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

十三年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於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於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於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

襄公二年秋七月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

五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七年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於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於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八年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

臣士奇曰鄭穆公出亡從晉文公伐鄭請弗與圍城之役篤念宗邦水木之誼至焉由是晉鄭感其賢反而立之其視聚鷸冠與葬鄶下之羣公子異矣姬姞耦而必蕃國香刈而遂卒固有是理未可以禨祥小數而疑左氏之夸也子公以染指之釁欲剚刃於君父子家知其不可則告於靈公執子公而戮之可也乃猶豫不忍畜老憚殺之言尤悖逆而不可爲訓令子公反得搖舌其閒以相劫制而遂卽於大惡其剖棺戮尸舉累世之卿族而盡滅之有以也僖公之爲太子也不禮於其臣及爲諸侯將會於鄬子駟相又侮慢之侍

者諫而被殺固失優崇大臣之體矣然爲人臣者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禮貌一不至而寇讐視之爲之君者不亦難乎按僖公之爲此行也棄楚而從晉也而子駟執官命未改之說於前此諸大夫請從晉之日則知公欲棄楚非子駟意也及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而子駟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騑也受其咎然則子駟固未嘗一日忘楚也僖公舍楚從晉身卒見殺此事勢相倚之必然者而豈盡不禮諸大夫之咎哉羣公子一謀子駟而反爲所殺子駟討公子班之難而身爲亂首與子家名在諸侯之策其亦不朽也夫

卷之四十二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三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鄭滅許

隱公十一年鄭伯伐許遂入許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詳見鄭莊彊國）

桓公十五年許叔入於許

成公三年夏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四年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

五年夏許靈公愬鄭伯於楚

八年鄭伯將會晉師門於許東門大獲焉

十四年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十五年許靈公畏偪於鄭請遷於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於葉

襄公十六年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

二十六年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楚子伐鄭

昭公十八年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十九年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冬葬許悼公

補逸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弒也曷為不成於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

穀梁傳不弒而曰弒責之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定公四年許遷於容城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臣士奇曰許於太岳之裔國於舊許與鄭為鄰而鄭之所欲吞併以拓其封竟者也當魯隱之季會齊魯以入許使許叔處許西偏僅存其祀耳及桓公時鄭方有內難許叔乘機

竊入非鄭意也而許又南附於楚數從伐鄭於是世爲仇讐云夫鄭許唇齒之國也使鄭能盡睦鄰之 挾許以從中國許豈甘折而入於楚哉乃恃強陵弱惟滅許之是務旣取鉏任泠敦之田又平以叔申之封彈丸者許所餘有幾耶是以靈公兩訴於楚曰師不興孤不歸矣淚盡楚庭魂羈鄢郢慘惻至此其下喬而遷於幽谷也亦鄭之不善處許而爲楚淵敺耳然許亦有失策焉當時許嘗請遷於晉夫遷晉愈於遷楚明甚而許大夫從中沮撓晉人歸諸侯其事遂寢乃卽安於楚始而葉繼而白羽繼而容城流離困苦卒爲鄭所滅而楚屬師徒撓敗不能救也許固不善擇音亦不能不深恨於鄭之相煎太急也

卷之四十三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四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子產相鄭 西宮純門之難 諸臣興廢附

襄公五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八年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

十年楚子囊鄭子耳伐宋秋七月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初子駟與尉止有

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十五年。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於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十八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

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
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
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
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蔿
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而反子庚門於純
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十九年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
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
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
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
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於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
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
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
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
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
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
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

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於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生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二十四年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旣登而求降階

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二十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　功慎辭哉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

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二十六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國景子相齊侯子展相鄭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子展說不禦寇

二十七年秋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公如楚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二十九年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已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云君子

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
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
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三十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
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
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
難之不已也　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
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
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
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
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
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
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於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
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
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
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
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
難不入復命於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於河使公孫肸入盟

大夫已已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説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三十一年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

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廏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於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

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補　呂氏春秋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

晉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产一稱而鄭國免
非子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使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家語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教也
昭公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公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甯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

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於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彊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四年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

貪斂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
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三年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
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
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
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
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
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
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
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
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
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
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六月丙戌鄭災
七年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
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
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
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

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十年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

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
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
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
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六月葬鄭簡公

十三年晉合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
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　及盟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自日中
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
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
侯藝貢事禮也

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
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愼也幾
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
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
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
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
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刑罰也子甯以他規我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
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

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

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
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
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
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
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
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
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
火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
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
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
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
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
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使
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
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
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於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

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十九年。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大水。龍鬭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
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　乃止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
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
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
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
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
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
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補逸史記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爲人仁愛人事君
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　鄭昭君之時
以所愛徐摯爲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爲相爲相一年豎子
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
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
民將安歸

二十五年會於黃父謀王室也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
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
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
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
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

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定公四年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八年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

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補遺 列子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哀公五年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士奇曰鄭之爲國族大寵多俗淫而多 晉楚之間疆埸日駭民生墊隘未易以爲

凡而子產之相鄭則大有可觀矣方子國子耳之侵蔡而獲公子燮也國人皆喜子產年猶童子即慮晉楚兵爭之禍固已奇矣西宮之亂庀羣司閉府庫而後出兵倉卒之中具有成畫子孔載書之誤則力請焚之使反側子自安子晳與子南爭室子南以戈擊子晳傷數其五奸抗法不少貸及子晳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將作亂使吏切責尸諸衢而加木焉刑政肅矣其治民也有惠愛之心而濟之以猛水懦火烈之喻殆即亂國用重典之意乎他若鑄刑書制參辟立謗政作封洫行之一年而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至妖妄誕譎之習凡可以惑民聽沮教令者屏之務絕伯有之厲立其祀以安之龍鬬洧淵則置而弗問裨竈請禳火則始終援天道人道以折之此其卓識遠見豈流輩所能及哉若夫馳詞執禮以當晉楚之鋒徵朝則歷述比歲之勤重幣則寓宣子之書獻捷則士莊伯不能詰壞館垣則叔向歎其有辭卻逆女則楚人垂櫜而入拒玉環之請則杜無厭之求申登陴之對則寢問罪之端問駟乞之立則語以縣鄙之懼而多聞博物又足以傾動四國之諸侯而照耀乎壇坫是以外捍牧圉內庇民社而遺愛所被既沒而悲之如亡親戚也子產不誠賢相矣哉雖然無罕虎則子產之賢不彰無子大叔則子產之賢亦不傳此君子所以重汲引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四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五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DS 735 .A2 L5

楚伐滅小國 成王之弑附

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始懼楚也。

六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鬭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良在。何益。鬭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少師有寵。楚鬭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

夏。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

閔氏傳經樓藏書

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良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良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鬭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鬭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補逸史記。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我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九年。春。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鬭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鬭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鬭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鬭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莊公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補遺史記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爲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illegible]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

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食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

〔逸補〕說苑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菜二子出採見老人載畚不與摶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摶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十年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四年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逸補〕列女傳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若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銳於行義故序之於詩

說苑荊文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期年不聽朝保申

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東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申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箘簬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荊兼國三十令荊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

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權使鬭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閻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於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初鬻拳强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補逸 史記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爲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

廿年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

備故七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一年。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

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丙子。晨。鄭文夫人芉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於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芉送於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二十五年。秋。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文公元年。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

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三年秋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冬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於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四年秋楚人滅江

五年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十六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於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復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宣公八年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成公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illegible]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人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襄公二十四年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於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二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

臣士奇曰楚爲鬻熊之裔國於荊山至熊通始大吞滅小國僭稱王號天子使人賜胙曰鎮爾南方無侵中國未嘗比於冠帶諸侯之列也及其雄心弗戢狡焉啟疆漸且幅員數

千里帶甲數十萬而燎原之火遂不可撲滅矣考其兼并之迹鄧始懼楚最先滅蔡哀侯繩息嬀以語楚子而息滅遷權於那處而權滅弦恃齊慢楚而弦滅黃人不修楚貢而黃滅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而夔滅陽處父救江不克而江滅臯陶庭堅不祀而六與蓼滅羣蠻從楚而庸滅滑汭開疆而舒蓼滅恃吳不備而舒庸滅爲掩賞功而舒鳩滅春秋滅國之最多者莫楚若矣外紀載楚文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返又得舟之姬朞年不聽朝保申一諫乃變行圖治并國三十其國已不可考今按文王伐申遂滅鄧申之滅不見於經然城濮之戰傳稱楚子入居於申及敗王使謂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則申之淪於楚縣明甚夫先世帶礪之國碁布星羅南捍荆蠻而北爲中原之蔽者最大陳蔡其次申息其次江黃其次唐鄧而唐鄧尤偪處方城之外爲楚門戶自鄧亡而楚之兵申息受之申息亡而楚之兵江黃受之江黃亡而楚之兵陳蔡受之陳蔡不支而楚兵且交於上國矣當魯桓初立鄧侯不遠而來朝則其不安僻陋而慕戀諸夏之心可念也自楚勢漸張而蔡鄭爲鄧之會內外强弱之大機係於此矣使陳蔡申息江黃唐鄧諸國誠能協心并力互爲脣齒楚伐一國諸國提兵共擊之楚未必不震懾而自沮也夫隨之爲國限在方城內於楚尤逼而能屢抗楚鋒獨爲後亡況合諸國之力以相存救何楚之不敵乎乃會鄧之後絕不聞深謀遠慮使鄧首折而入於楚楚爰是目無諸姬乘破竹之勢北門啟而長淮以外無歲不受兵誠失計也然楚自滅鄧縣申息殘江黃以至六蓼諸國無不兼并地幾半天下憫然懷問鼎之心而卒莫能遂者則封建相維之勢猶存而桓文攘斥之功爲不可沒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五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六

錢　塘　高　士　奇　江　村　編　輯
華　亭　閔　萃　祥　頤　生　點　勘

楚諸令尹代政

莊公三十年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鬭射師諫則執而梏之　秋申公鬭班殺子元鬭穀於菟為令尹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文公九年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十年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絶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鬭宜申及仲歸

十二年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十四年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鬭克及公子燮初鬭克囚於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宣公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鬭般為

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於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於臯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甯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黄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補逸 說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駮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十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

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卒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返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七年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於是怨巫臣子反欲

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説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

襄公二年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十二年秦嬴歸於楚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為夫人寧禮也

十四年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

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補逸 呂氏春秋。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者。皆將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為天下橈。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

十五年、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蒍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補逸 韓非子。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我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吾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悅。以鍊金百鎰遺晉。

考異 按說苑作楚公子牛即子庚也

二十一年、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床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

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二十二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境。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二十五年。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

補遺 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

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甯僭無濫與其失善甯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置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動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

食師陳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二十七年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昭公十二年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臣士奇曰楚雖見黜於春秋然其卿大夫往往多才傑深謀遠慮忘家忘私與齊晉賢臣相頡頏者子元之入處王宮也勢將盜楚而有之維時非鬬穀於菟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禍未艾也觀其三仕三已不見喜慍及麛裘而朝諸事豈不誠賢矣哉越椒狼子野心必滅若敖氏之宗子文豫知而請殺之與叔向之母之惡叔虎也皆如左契而子良不忍卒以圯族箴尹慷慨就理不敢棄君之命有乃祖風若敖之幸而不餒有以也爲艾獵

起於海濱相楚三年至不辨乘馬之牝牡忠節□老□能以其君伯城沂之慮事以素其一節耳此二人皆楚國令尹之最賢者子重子囊諸人何足數耶子反以一豔婦怨屈巫而滅其族而分其室致令通吳於上國以搖蕩我邊疆卒疲於奔命以死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子囊視子反較賢圍宋之役苟馬結成何功之有而欲請申呂以自封悖矣無申呂則晉鄭必至於郢屈巫之言甚正而附子反以分其室是皆憑私結怨而不知有奉公之義者也城郢之忠亦何以解於誤國之罪乎子申以多受小國之賂死子辛以侵欲於陳死皆自取之公子午當晉悼三駕之後欲息兵為社稷利不得已而數出以觀釁非其本志蓋亦賢者遠子馮懲申叔之言遽辭相位戒子南之戮立謝寵人不有藥石安能生死而肉骨乎成虎懷祿竟以焚身誠迷而不悟之下愚也歷觀聲子班荊之語策士儁才為敵國用如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輩疾首捬心斵喪宗國敗軌相尋奈何又以子牟之走鋌而罪及伍大夫也向非聲子善辭淑舉其不復乎歷觀楚之興亡其機皆係於令尹之賢否用舍可不慎乎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七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閻華祥頤生點勘

楚靈王之亂 滅陳蔡　平王得國附

襄公二十六年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於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

犨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二十九年楚郟敖卽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蔡景侯爲大子般娶於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三十一年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衞襄公以如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衞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

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於鄭遂會於虢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

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於郟葬王於郟謂之郟敖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羇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羇何忌　楚靈王即位薳罷為令尹薳啓彊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三年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産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

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以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

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補逸 穀梁傳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中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五年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於氾勞屈生於菟氏晉侯送女於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於邢丘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　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以之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讎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

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敬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祈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

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薳啓彊待命於雩婁禮也

六年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廄尹弃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七年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汝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

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啟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啟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寗爾民嬰齊受命於蜀奉承以來不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惟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　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補逸 國語寗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

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以是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大宰啓彊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國君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室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惟其以公侯為官正也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惟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新書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寠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國為室也堂高三尺壤陛三累茅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太苦居之者太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魯連子楚成章華之臺魯君先至楚王悅之與大曲之弓不琢之璧已而悔之

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

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九年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汝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於陳　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於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十一年春景王問於萇宏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

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殞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於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於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十二月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補逸　說苑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十三年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

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補逸 國語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共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

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子實不睿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惠於小民惟政之恭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亹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十三年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己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於魚陂公子弃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於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矣

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也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於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於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

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羇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奥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補逸 說苑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擾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楚子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於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於陳，禮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十六年，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十九年，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發明　平王初年，尚能聽子瑕之言，此後惟無極之言是聽矣。

臣士奇曰：楚共王有寵子五人，莫適所立，乃埋璧於大室之庭，以神為卜，其不重國本亦甚矣。夫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要必先德而後卜，未聞專聽命於冥冥之鬼神者也。走一兔於衢，而紛紛逐之者未知誰主，屈建所以有楚必多亂之憂哉。及康王死而郟敖立，子圍為令尹，假王旌以田，則見抑於申無宇；蒲宮有前，則徧譏於列國之大夫。不臣之心，路人皆知之，而其君弗戒，松柏之下，厥草不殖，固其宜矣。子圍手弒其君，又殺其君之子，此洿瀦之所不赦也。當時諸侯坐視其滔天稔惡，而莫敢一與旅問罪之師，又復援天以自解

免反助之逆而共相推戴焉使一時冠帶之國滅者滅遷者遷以致欲盈氣憍抵龜詬天而謂是區區者之不予畀也吁楚靈不死周室其殆哉乾谿之潰申亥之縊天非特以償郟敖與蔡陳諸君侯之寃實所以存周也至棄疾以當璧之符又多市德惠名聞於諸侯知其必將為王而身復董師破滅兩國太阿握其掌內蔓草難圖昭然可見乃使之居於邊鄙與羣不逞之徒狎處忘隱憂忽大患猶欲耀兵於鄰竟師老怨作雖欲為祇宮之沒何可得哉平王弑二君而殺一兄殘忍悖逆莫此為甚不待聽無極之讒殺子妻婦而後知其有亡理矣當時論取國之五利猶謂其令德三也豈以其小仁曲惠足以要結陳蔡之人心耶復諸亡國其名似美而楚亦因之以弱平王用蔡以入楚卒之吳師破郢蔡實導之禍福相倚蓋自古為然矣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八

錢塘　高士奇　江村　編輯

華亭　閔萃祥　頤生　點勘

昭惠復興楚國 白公之亂　惠王滅陳附

定公四年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

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攷證史記始伍員與申包胥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仇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

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楚子入於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我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王

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六年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十四年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十五年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哀公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吳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二年秋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

蔡遷於州來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六年春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之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

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

補逸列女傳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敝邑寡君固以衆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昔者我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我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敝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為榮妾不敢聞命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周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與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日之遊樂吾特戲之耳若將必死是益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負其言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毋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

楚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夫人曰王與

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不為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

九年。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補逸 韓非子。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其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從之。

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於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

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
隕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十六年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
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
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
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
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
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
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
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
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
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
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
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
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
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倖者其
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

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

補逸 國語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潔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而無厭既能得入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

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甯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惟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為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蟜殺三郤於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不從遂使為白公子高以疾閑居於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

說苑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

列子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没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說苑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韓詩外傳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為子乃為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為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衞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為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子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為孝子矣安得不為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維谷

列女傳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輧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

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汚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汚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

十七年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甯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

補逸　淮南子大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大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大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伐郎尹而笞之三百

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甯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甯吳由于薳固敗巴師於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

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補逸新序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史記惠王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簡王元年北伐滅莒

臣士奇曰平王惡積楚國幾亡昭王初立不能改紀其政有申包胥沈尹戌子西子期諸臣不知用而惟囊瓦之是聽辱唐蔡二君導吳破楚辱逮先人之墓及奔走流離始增德慧藍尹涉帑之怨戒子常而貸之救陳卜戰不吉曰再敗楚師不如死乃舍其子而讓羣臣以國義聲感激卒立越章至若違周史赤烏之占拒羣臣祭河之請孔子謂其知道可謂能以晚蓋者矣其翼除宗廟遂吳師報唐蔡滅頓胡克夷虎而謀北方幾繼共莊之迹蓋亦有由哉然當時崎嶇患難如子西之偽為輿服以保路子期之割心以盟隨忠亦至焉及其反國二人協志以靖楚繁揚之敗楚人大惕懼亡而子西乃喜曰今而可為矣於是遷國於鄀政令一新後此白公之亂沈諸梁聞子西子期死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吁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申包胥聞闔重繭依牆七日卒出秦師逐長蛇而踐復楚之約此其志良苦其義視子員為尤正而又能

不貪其賞孤忠峻節豈直魯仲連之流亞耶惜乎文公表緜上之田句踐鑄少伯之貌而昭王自包胥辭賞後未聞別有異數也何以勸天下之忠節乎白公父子陰狡禍賊俱就誅鋤然則子建之不立亦無足惜子西忠貞有餘智斷不足引頸揖盜可謂大愚葉公子高始而遠害終能討賊至使國人望之如歲雖高子之感魯人何以加焉申鳴殺父雖死其尚有餘恨哉自栢舉以來昭惠相繼俱有令圖巴師至而不煩卜筮直將子國可謂有知人之明食菹吞蛭既恐廢法又恐罪及庖宰其克己順命綽有父風況有子高子國為之秉政戮力協謀故能卒縣陳蔡斥境至於泗上楚之危而復安弱而能强者實賴之於賢君也季芉以鍾建負我不憚下嫁越姬殉昭王以義不以好漸臺失符甯甘魚鼈貞姬紡績不慕吳王一時女子奇行照耀簡冊不獨男子市南熊僚也國亂而偏駁之氣實產奇人亦可異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八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九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吳通上國 季札讓國附

成公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

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八年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　冬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九年春會於蒲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十五年十一月會吳於鍾離始通吳也

補逸　吳越春秋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蠻夷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襄公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

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六年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於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
上吳子不至
五年夏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於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
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於善道九月丙午盟於戚會吳也
十年春會於柤會吳子壽夢也
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
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補逸史記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
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
至壽夢十九世
吳越春秋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
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
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
大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
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荊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
及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諸樊以適長攝行事當國政
十三年秋楚共王卒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
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

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於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補逸 吳越春秋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然吾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大王改為季歷二伯來入荊蠻遂城為國周道遂成前人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曹公卒庶存適亡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而耕於野吳人舍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二十四年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冬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

二十五年秋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吳人救之吳師大敗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於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二十六年夏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

二十九年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

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補逸公羊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

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我與爾為簒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禮記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說苑延陵季子遊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之力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一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其國之亂亂也

新序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

為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韓詩外傳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季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三十一年吳子使屈狐庸聘於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昭公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攷異 吳越春秋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眛子州于號為吳王僚也

發明 按餘祭弒於襄公二十九年夷眛卒於昭公十五年吳越春秋之文與傳殊舛

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我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

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於堀室縛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臣士奇曰吳雖泰伯之裔僻處荆蠻椎髻文身無中國之禮織馬舟宮雲合鳥散亦未嘗有射御驅侵戰陣之法也自屈巫銜分室之怨導晉通吳又使其子狐庸往為謀主凡中國之長技皆與吳共之於是渡江爭長楚之邊鄙無歲不有吳師于蒲雞澤二役諸侯期吳而吳不至已有輕上國之心晉人不悟必欲連諸侯以暱就之吳自是益大壽夢遂僭號稱王晉之意不過謂用吳可以制楚不知退一豺復進一狼曾何愈於楚則吳之得通中國楚有以成之而晉亦自撤其藩籬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之又牽於少長之序約以次傳必致國於季子此與宋杜太后之欲太祖兄弟並為天子而終反之於德昭皆誤計也無論歲月綿邈事體未可料假令諸樊餘祭夷眛俱登大耋而季子或不幸而先死則惓惓與賢之意成子虛矣至札之讓國固出至誠然子臧之義可慕而父兄之志亦不可違也季札過徐徐君欲其寶劍還役而徐君已死挂其劍於墓樹曰吾已心許之吁徐君傾蓋之交也深體其心至於如此獨於父兄之志不能曲成無乃輕重之不倫耶至夷眛既卒又不反國而歸之諸樊之子光使王僚越次得立以啓爭端專諸之刃難免由我之憾矣身為叔父社稷之鎮公子乃坐視骨肉相殘如秦越之肥瘠莫之匡正其得謂之賢乎

觀於嬴博掩坎三號遽去札蓋曠達而遠於情理者也從來曠達之士視萬物如芻狗齊得喪於一致札之能委千乘者以此而其不能綏定吳國者亦以此尚何責焉若其觀詩而知列國之興亡入境而辨晉邦之將亂當時名聞諸侯所至傾動顧不翩翩濁世之賢公子哉惜其知經而不知權過讓以生亂春秋所以備責賢者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五十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闔閭入郢

昭公十三年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四年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

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惟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惟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惟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十七年冬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

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於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之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於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於城父令尹子瑕聘於秦拜夫人也

補逸 說苑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為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冬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二十年春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補逸呂氏春秋伍員亡荊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伍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荊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絶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荊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為乎伍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　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

有言之於王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摶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伍子胥以為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於野

吳越春秋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為質而召之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尚少曰胥尚為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輒來胥為人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執剛守戾蒙垢受恥雖冤不爭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即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進奢為國相封二子為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久囚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三年中心切怛食不甘味嘗苦饑渴晝夜感思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為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坐安為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巳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往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必死不脫尚曰父子之愛恩性中出僥倖相見以自濟達於是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冤讎不除恥辱日大尚從是往我從是決尚泣曰吾之生也為世所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讎畢為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讎汝可復

也吾如得返是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雖悔何追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遣追捕子胥胥乃貫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為墟矣使返報平王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讎矣聞太子建在宋胥欲從之伍奢初聞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員奔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我父兄為之柰何申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讎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讎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讎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讎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恥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子胥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能為內應而滅鄭即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能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寖急兮當柰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潯之津子

胥既渡漁父視之有饑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為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者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饑色為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之曰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值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我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曰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沈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十三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義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翼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讎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

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語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讐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為興師復讐公子光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伍員諫之伐楚者非為吳也但欲自復讐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用兵於比國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為政非以意救急後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興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則光之父也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為使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我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劍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詮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

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耆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冬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二十三年秋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楚太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啓之冬十

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
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

補逸史記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
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
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
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呂氏春秋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
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
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
而後去之

吳越春秋八年僚遣公子光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
欲以解殺建之過九年吳又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衞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
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愼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
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
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
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

亦難乎

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師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忘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補逸 新語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饒財富利民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

二十五年十二月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馬城丘皇遷訾人馬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補逸 吳越春秋楚平王卒伍子胥謂白公勝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國在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坐泣於室

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於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補逸　吳越春秋闔閭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垂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

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縶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為中道生進退耶子胥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為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潤溼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為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君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圍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陸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絶越明也立閶門者以象天門通閶闔風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鱙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為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為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

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絰葌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邪莫邪曰師知鑠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作龜文陰作縵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邪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邪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來奔闔閭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聞子前人為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死闔閭傷之以為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鷰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外言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

俱事吳王　白喜來奔吳王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州犁之孫平王誅州犁喜因出奔聞臣在吳而來也闔閭曰州犁何罪子胥曰白州犁楚之左尹號曰郄宛事平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襲朝而食費無忌望而妒之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為酒一至宛家以示羣臣於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郄宛之舍無忌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故陳兵堂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為之及平王往而大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急去之事未可知平王大怒遂殺郄宛諸侯聞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

發明　按伯嚭即白喜也非郤宛子伯州犁死於郟敖之難安得誤以為郤宛且誤以伯嚭為郤宛之子乎今取吳越春秋附錄於左氏殺郤宛之後以明伯嚭雖因郤宛之事而出而非郤宛子也

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討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懼乎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為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名離臣昔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也王曰辱之奈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

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劒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水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鬭也與日戰不移表與鬼神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鬭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傲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於詰責恨怒並發瞋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闌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瞋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劒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眾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臨不守禦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眾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劒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劒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眥占者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獨窮於

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曰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

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補逸吳越春秋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為將楚國苦之羣臣皆怨咸言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犂而吳侵境不絕於寇楚國羣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成告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犂邦人莫知其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於今日其言不絕誠惑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為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無忌楚之讒口民莫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士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外為鄰國所笑且郄伍之家出奔於吳吳新有伍員白喜秉威銳志結讎於楚故彊敵之兵日駭楚國有事子即危矣夫智者除讒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受讒國以危矣子常曰是囊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國人乃謗止

三十年秋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補逸 吳越春秋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等為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奈何有頃吳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內計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說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小試以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為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卻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

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撝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說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說因會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為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傭謀欲入郢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槨題湊為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過父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

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户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羣神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户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說遂以為寶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待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定公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補逸說苑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宏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為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如何不聽明年闔閭襲郢

三年冬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

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補逸國語鬭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供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鬭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於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矣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積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

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乃辭蔡侯　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閭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於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吾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

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惟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補逸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於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於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讐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

也復讐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迫古之道也　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吳越春秋吳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即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為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所在日急申包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僇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

施之道也

越絶書昭王臣司馬子其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荆邦猶未得安為之奈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為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為名名卽章以此為利利卽重矣前為父報讐後求其利賢者不為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乃報荆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列女傳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毋也楚與吳為伯莒之戰吳勝楚入郢昭王亡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受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椸枷異巾櫛所以遠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絶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公侯之所絶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絶之事何以行令訓民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以死守之不敢承命於是吳王慚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

淮南子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為之鬬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

吳越春秋昭王反國樂師扈子非荆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犂而寇不絶於境至乃掘平王

墓戮屍奸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為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為楚作窮劫之曲以暢君之迫厄之暢達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乖烈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荊闕楚荊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淚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能謗褻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

臣士奇曰楚自熊通以來奄王坐大薦食諸姬齊桓晉文僅能攘斥未嘗即其國都而大創之也闔閭徇蔡侯之請踰越江淮五戰遂至於郢焚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昭王出走幾定其國然而仁義不施宣淫窮毒楚雖撓敗父子兄弟怨吳入於骨髓爭起而逐之不待無衣賦而知吳人之不能久於楚矣伍員抱父兄之痛貫弓橐劍側身間道痛哭於荒江乞食於吳市不忘尋仇卒酬所願此心即皇天后土猶將鑒之至其淫逞之過乃託於日暮途窮倒行逆施之說嘻其甚矣夫父死不受誅子復仇可也不又曰君命天也死天命誰敢讐之乎且員父兄之見殺為之首惡者費無極也平王為欲人所構失在不聽員所譏得而甘心者宜在無極而不在平王也及無極被誅恨亦可以少釋矣未幾平王復徂乃謂白公勝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則非手刃平王將遂不得伸其志耶至鞭屍撻墓班宮處室辱逮父母之邦慘被樂扈之曲恐奢尚有知亦傷心而不忍聞矣子胥復讐其事最烈亦最奇一時江上漁人掩壺漿而自覆瀨水女子哀王孫而湛身乃至孫子之用兵戮及寵姬專諸之刺僚禍生魚腹要離之刺慶忌如捽嬰兒莫耶水走而忘楚鴻稽

一呼而著胸皆事之最奇者若夫楚失一胥而郢幾墟吴得一嚭而國終破天以兩楚人為報復相尋之終始不尤異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五十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句踐滅吴

昭公三十二年夏吴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歲而吴伐之必受其凶定公五年越入吴吴在楚也

十四年吴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檇李句踐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補逸 吴越春秋吴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允常曰吴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國而滅其交親闔閭不然其言遂伐破檇里　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大子夫差日夜告於伍胥曰王欲立大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大子未有定我入則決吴闔閭有頃召子胥謀立大子子胥曰臣聞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大子不祿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大子者莫大乎波秦之子夫差闔閭曰夫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吴國子胥曰

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為大子

哀公元年春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補逸 國語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

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　越王句踐棲于會稽之上乃號令于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于天王私于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之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于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

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大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辠又有美于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説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辠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于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

吳越春秋越王句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入臣于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陳固陵大夫文種前為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沈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

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遂别于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咸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于心胸中曾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號翩翩集州渚兮優悠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烏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烏身翱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句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汚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加役臣使執箕帚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臣句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于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讐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子胥在旁目若熛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微矢以射之豈況近臥於華池集於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我梐梱此乃廚宰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大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祕於宮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

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為天下笑而子及主俱為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令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為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著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夫斫剉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不慍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高遠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顧謂大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大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為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大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句踐愚黠親欲為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奈何大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越王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為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剋寅是時剋其日月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夏為湯所誅殷為周所滅今大王既囚越君而

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吳王遂召越王。久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曰吳王見擒也。有頃大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誅。故後無報復之憂。遂免子孫之患。今越王已入石室。宜早圖之。後必為吳之患。大宰嚭曰。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貺燕公。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為大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石室。召范蠡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吳王不死明矣。到己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吳王真非人也。數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旣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大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大宰嚭即入言於吳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大宰嚭奉溲惡以出。逢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句踐賀於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為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

酣大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慚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為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句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於是吳王大悅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為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謂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為人臣不仁不慈焉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為虜妻親為妾不慍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溲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曾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為相國者快意也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貍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綱魚以有悅死於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誡事之敗無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雞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吳為義以飲溲食惡為慈以虛府庫為仁是故為無愛於人其不可

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令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為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邱墟宗廟荊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令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令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昳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眂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我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闌干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車必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令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越王念復吳仇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

體吾欲採葛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吴王之心於子何如羣臣曰善乃復國中男女入山採葛以作黄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吴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有五臺之遊未嘗一日登玩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東至於句甬西至於檇李南至於姑末北至於平原縱横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党文笥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廋以復封禮吴王得之曰以越僻狄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切不忘吴之效也夫越本興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子胥聞之退臥於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囚縱於南林之中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於我之心其無損也吴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几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悦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曰葛不連蔓棻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作以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悦兮忘罪除吴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几杖茵褥諸侯儀義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於是越王内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内實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彊衆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奈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也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斂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罷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臣聞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斂於是人民殷富皆有

帶甲之勇

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發明 按國語作子西歎於朝以夫差之強敵而藍尹亹爲是言以解之曰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內外矣傳出一人手至紀載亦有小異如此

六年春吳伐陳復修舊怨也

七年夏公會吳於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

八年三月吳伐我次於泗上　六月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於鄎齊人弒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十一年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補逸 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

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與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霸諸侯之心焉既罷敝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王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辠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辠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辠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惟天王秉利度義焉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敝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

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閒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敝楚國以間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畔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闈棘闈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鯀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薦饑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個負矢將百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興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天若不知有辠則何以使下國勝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明聖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

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寶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

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皐　秋衛侯會吳於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

十三年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

補逸 國語吳王夫差既退於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於周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廬不貰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天舍其衷楚師敗績王去其國遂至於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於吳今齊侯任不鑒於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貰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遵汶伐博簦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稔於歲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

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恤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今伯父曰戮
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夏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
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
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
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
自剄七人於幕下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
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不知也對曰請
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
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
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
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
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
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
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
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
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蕊兮余無所繫之旨
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

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冬吳及越平

補逸 國語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夫危事不齒雒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㢶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叛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雒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雒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穫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為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

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翟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辠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令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命章恐齊宋之為己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

郭馬而過之
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
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補逸 吳越春秋大夫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於脫屣願
大王覽之種曰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
糴粟槁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
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
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況於
吳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
山於會稽祀水澤於江州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哉大夫之術願論其餘種曰吳
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千有餘人入山伐木一年
師無所幸作士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
尋陽為文梓陰為楩柟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礱分為丹青錯畫文章嬰以
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句踐使臣
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子胥諫曰王
勿受也昔者桀起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天與其災民虛國變遂取
滅亡大王受之必為越王所戮吳王不聽遂受而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
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巷哭不絕嗟嘻之聲民疲士苦人不聊生越王曰善哉第二術也十一

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硯問曰吾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興師惟問於子計硯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厲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審於存亡乃可量敵越王曰天地存亡其要奈何計硯曰天地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偽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真偽乎計硯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蓄而藏夫天時有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蓄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天文集察緯宿歷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食從陰收著望陽出糶筴其極計三年五倍越國熾富句踐歎曰吾知霸矣善計硯之謀也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沈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諸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王句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願納以供箕帚之用吳王大悅曰越貢二女乃句踐之盡忠於吳之證也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後必

有殃臣聞越王朝書不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必為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吴王不聽遂受其女越王曰善哉第三術也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吴也

二十年秋吴公子慶忌驟諫吴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於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吴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於越吴人殺之

駁呂氏春秋吴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吴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吴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吴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縶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吴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吴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吴吴王大悅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吴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吴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

發明 按吳之要離紀傳所載實有其人非子虛亡是公也但公子慶忌左氏載於夫差將亡之日而諸書皆以為闔廬時人誤矣故仍以傳為主而附要離事於末簡以資見聞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我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於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補逸 國語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眾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眾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眾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

乎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　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
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
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
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
以為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
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
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稑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
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
以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
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
大夫種為之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
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惟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
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
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
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
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
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
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

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　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惟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廟廊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

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勿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返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吾早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陼余雖靦然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

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以上范蠡之事）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吾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夫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慍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

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皐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内政無出外政無入内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我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内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内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我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

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後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臣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敝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

也

吳越春秋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吳國困不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胸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倡狂腹餒口饑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傽偟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不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聖也須臾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句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句踐敬天而功既得返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於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

而幸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為大患大過六也越王謹上列青天敢不如命大夫種謂
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為何如大夫
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大夫種辭
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恥也世無萬歲
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句踐謂種蠡曰
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於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
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愧辱而
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為
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旣慙死亦愧矣使
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覩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死必連繫組
以罩吾目恐其不蔽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為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何哉越王乃葬
吳王以禮於秦餘杭山卑猶越王使軍士集於我戎之功人一隰土以葬之宰嚭亦葬卑猶
之旁　越王還於吳當歸而問於范蠡曰何子言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
合大王之事王問為實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
吳之稱王僭天子之號天變於上日為陰蝕今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復見越王還於吳置
酒文臺羣臣為樂乃命樂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功成作樂君王崇德誨化有
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讎還恥威加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聲可
託於絃管名可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吳可未耶大夫種

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人何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一蒼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言大夫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悋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三升萬壽難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句踐愛壤土不惜羣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有憂色而不悅也范蠡從吳欲去恐句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去矣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蠡復為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就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其言越王陰謀范蠡議欲去徼倖二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暫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大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可以大流汙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為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士大夫是子庸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矣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亦無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公國共之去乎妻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時計不數謀死不被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此辭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

適范蠡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王曰奈何種曰蠡去時陰畫六陽畫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是之後計硯佯狂大夫曳庸扶同皐如之徒日益疏遠不親於朝大夫種內憂不朝人或讒之於王曰文種棄宰相之位而令君王霸於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怨望之心憤發於內色變於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曰臣所以早朝而晏罷若身疾作者但為吳耳今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默然時魯哀公患三桓欲因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難哀公奔陘三桓攻哀公公奔衛又奔越魯國空虛國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俱歸句踐憂文種之不圖故不為哀公伐三桓也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以損聲色滅淫樂奇說怪論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咈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而後死昔子胥於吳當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哺其耳以成人惡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食不亨哺以惡何妻子在側匹夫之能自致相國尚何望哉無乃為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於患難雪恥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於彼為佞在君為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吾答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玄冥之下妻曰

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辰剋其日上賊於下。是為亂醜。必害其良。今日剋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為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此謂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為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文種屬盧之劍。種得劍。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劍而死。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羨。或入三峯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以上文種之事

臣士奇曰。越王句踐既棲會稽。含垢忍恥。以豢吳而臣之。石室纍囚。命懸掌股。卒能出艱濟險。重見越山。其歸國也。弔死問孤。生聚教訓。夏還抱火。冬則握冰。目倦至攻之以蓼。懸膽於户。出入必嘗。刻苦淬厲。極人世所不堪。又有范蠡文種計硯諸賢佐。或撫其內。或營其外。句踐危心深慮。言無不入。計無不從。遂還沼吳彊。快償宿怨。豈非堅忍志士之所為哉。當闔閭之死檇李也。夫差使人立庭而訓之曰。夫越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卒報越。降其君夫人而僕妾之。不可謂非孝。赦句踐不殺。不可謂非仁。乃其器小易盈。破楚以來。雄心益肆。稱兵上國。結釁齊魯。戰勝攻克。驕其中。臺池嬪御。蠱其外。由是棄忠言而不納。心腹之疾。忽為疥瘍矣。夫吳之與越。勢不並存。句踐忍辱習苦。以小忠曲謹為釣吳之餌。下嘗其糞。而上食王之心。其為隱憂近患。豈待抉東門之目而後見哉。而夫差方且信宰嚭之讒。爭黃池之長。淫侈不道。自取敗亡。身死餘杭。為天下笑。槩觀前

後何賢不肖之大相懸也子胥吳之老臣灑泣披肝忠貫日月少伯句踐之寵武子也相從羈紲卒反故君文種實為居者九術用三吳已為沼此三人者皆吳越之所倚為存亡而沒猶百世祀者也一則不免鴟夷之湛一則卒就屬盧之誅藉令少伯不見幾遠引則亦藏弓烹狗之屬耳夫差足固荒盲無深責若句踐則真長頸烏喙哉且夫檇李之戰闔閭傷將指還卒於陘則句踐者夫差不共之仇讎也夫椒之報理實宜然旣已納土歸命待以不死而又縱之而又封之不大有造於句踐乎幸反故國守一言不再之信終身事吳夫差雖貪子胥雖忌未必即翦焉以肆東封也而乘虛伺釁俘其大子而襲其都何義乎及再破吳師夫差請成弗許即懲天與不取之覆轍亦當委曲而善全之奈何迫令自殺遂使至德之裔忽焉不祀報施之道顧如是耶少伯覩微而亟去蓋亦有見於此也夫差不忍甬東之辱與項羽之不復渡江其事畧同以比之烏喙不猶有烈士風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二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二

錢塘　高士奇　江村　編輯

華亭　閔萃祥　頤生　點勘

秦穆公伯西戎

桓公三年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於魏

四年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十年秋秦人納芮伯萬於芮

僖公九年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十年殺丕鄭丕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十三年冬晉薦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四年冬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

十五年冬秦伯伐晉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宏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

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

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

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

十八年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二年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

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

二十五年。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

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於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秋秦晉伐鄀楚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

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補逸公羊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我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

穀梁傳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家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

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殽之巖唫之下我將尸汝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我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隻輪無反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日葬危不得葬也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考異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發明秦誓之作序以為在敗崤還歸之時史謂在取王官封尸之後

文公元年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四年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補逸史記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傒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傒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

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傒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穨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穨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說苑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語公大說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說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雁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為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為次卿以佐之也

韓詩外傳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

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
呂氏春秋秦穆公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支請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與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為諸侯笑今子為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公孫枝出自敷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徙自敷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為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
史記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狄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

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五年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臣士奇曰秦穆公春秋之賢諸侯也驪姬之亂晉君數弒國幾亡穆公立夷吾及夷吾背德有韓原之戰執晉侯以歸而卒反之晉饑又輸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則又置文公以定其難襄王之未入也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以晉文公納之而止此其天資仁厚舉動光偉加於人一等矣生平之失惟貪燭之武東道主之言而背晉惑杞子逢孫楊孫之說而襲鄭則皆利令智昏之所致耳然自敗殽之後素服郊次深自怨艾作悔過之誓聖人序書特列於百篇之末日月之更殆難以一眚掩矣至其報恨王官封尸殽坻成濟河焚舟之功焉其舉人之周與人之壹天下稱之孟明之始敗也曰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及再敗彭衙三敗取汪猶不替孟明因而增修國政使趙成子聞聲而知懼子桑知人而終信以視楚殺得臣晉人竊喜魯用曹沬齊桓反地其得失

不深切著明哉百里奚虞之俘囚也舉之牛口之下蹇叔賢而世莫知五羖大夫薦達之迎以為上大夫由余戎之賢臣也及其來歸以客禮之爰是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賀以金鼓當是時秦國之强儕於齊晉荆楚則亦改過不吝用人惟己之所致矣獨其僻在西陲禮未同於中國而用子車氏之三子以殉黃鳥之詩作焉秦自此不復能東征矣君子是以惜其感德之累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三

錢塘高士奇江村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春秋災異 凡因他事別見者不復更載

隱公元年八月有蜚不為災亦不書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

桓公元年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

莊公七年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考異 公羊傳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

之曰星隕如雨何以書紀異也
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不見者可以見也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十八年秋有蜮為災也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　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補逸 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

二十九年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僖公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發明 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稱伯魯恒有之愚以為無駭疑不能明也

十六年春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補逸 公羊傳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

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
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於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
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
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
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二十九年秋大雨雹為災也
文公三年秋雨螽於宋隊而死也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
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宣公十五年冬蝝生饑幸之也
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
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元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昭公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
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
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
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

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

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

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臣士奇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紀災異一百二十二。日食三十六也。星孛三也。星隕隕石各一也。不雨七也。無冰三也。大雨震電一也。雨雪三也。大雨雹三也。地震五也。山崩二也。大水九也。有年二也。大旱二也。饑三也。無麥苗一也。大無麥禾一也。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一也。隕霜殺菽一也。雨木冰一也。多麋。有蜮。有蜚。蝝生各一也。六鷁退飛一也。螟三也。螽十也。牛傷四也。牛死二也。宮室災六也。震廟一也。屋壞二也。齊大災一也。宋陳衛鄭災一也。宋陳災各一也。其間非無驚世駭俗更甚於此者。而聖人不書。至陰陽寒暑

木蟲蠕之變凡切於人事之休咎天道之應違者不以微而不察焉以此見聖人之不語怪而念是民生日用至急也然春秋備記災祲以垂鑒戒而不言其事應誠有深意以為言之而一有不應則適以怠後世恐懼修省之心且為矯誣者口實也洪範五行傳事事而强為之說其亦未達聖人之旨矣日食之不書朔與日者傳皆得而推之而有莘之神降泉臺之蛇數絳郊之龍見魏榆之石言彭生之豕禍伯有之厲鬼鄭南門之蛇妖宋華氏之犬禍鳥呼嘻出而亳社災歌徵鸜鵒而稠父孫絳市之諜殺七日而能蘇鄭瞷之首載專車而眉見事之所有未可云理之所無特以言不雅馴聖人不道而左氏輯其遺聞附著於册非特以侈新奇亦所以昭勸戒也然已屬後世史家之濫觴矣夫芝草醴泉甘露神雀之祥終春秋世豈無一見而經與傳舉不及焉惟西郊獲麟一繫簡末以昭制作文成之應而且以傷吾道之窮也春秋之紀祥異亦慎矣哉

通鑑紀事本末

光緒己亥季秋
慎記書莊石印

DS 735 .B2 L5 v.16

通鑑紀事本末序

國之有史史之有通鑑通鑑之有紀事本末三者不可一缺也國史因人通鑑因年本末因事人非紀傳不顯年非通鑑不序事非本末不明學者欲觀歷代之史則必先觀通鑑既觀通鑑不能即知其端則必取紀事本末以類究之此宋袁機仲先生之書所以與司馬同功也先生喜誦資治通鑑苦其浩博為之區別貫通號通鑑紀事參知政事龔公茂良得其書奏上孝宗讀而嘉歎頒賜東宮及江上諸帥曰治道盡是矣他日召為大宗正簿遭際若此豈異文正之遇神宗哉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為書二百九十四卷又為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紀載詳矣先生通理其間其事二百三十有九其書卷四十有二蠻夷僭竊廢興存亡無不備也約而該曲而當其亦以述兼作者乎天下至大也千數百載至久遠也以書攷之大事繫中國者百餘爾嗟乎中國而有事可書非中國之幸也宦官亡漢則兼董卓兩晉之亂則兼賈后晉元八王五胡武氏之禍則兼韋后藩鎮連兵則兼涇源梁州余初讀之疑其文繁事多立題太簡然欲為斷割分明勢有不可始知治亂之際誠難言之先正成書蓋不易也夫五胡變而為十六國十六國變而為北魏魏變而為周齊齊變而為周其離合生剋即春秋之戰國漢季之三國未有若是之奇者也生民之厄至石虎而極衣冠之厄至爾朱榮而極此非中國乎夷居之夷治之即夷戮之矣晉有元帝五代有石敬瑭宋有高宗皆中國之不忍言者也中原不復而祖逖死二聖未還而武穆誅天地之大痛也因時借曹操以討烏桓冀壯說蜀李以事晉室人心之不絕也梁武帝之納侯景謀吞魏也而命盡於臺城景延廣之拒契丹志尊晉也而竄盡於重貴亂離斯瘼賢哲乃興懷圖大之志者臨勢重而未能遇可

爲之日者當匪材而不任淪胥及溺又何道哉七國爭而秦一之秦不能勝而歸於漢南北爭而隋一之隋不能勝而歸於唐三代以下觀天下者漢唐其表也然其興同其敗亦同唐之武韋即漢之呂后唐之藩鎮即漢之牧守唐之李輔國即漢之曹節王甫唐之朱温即漢之董卓二代相師不能相鑒何哉諸呂亂漢平勃定之以薄氏外家之賢迎立文帝戚患稍減矣至景帝尊竇氏武帝尊田蚡外戚復隆雖鉤弋即誅不能殺也許史盛於宣元王趙盛於成帝哀帝繼之丁傅軼顯而莽遂代漢光武中興明帝紹統陰馬二后深抑外家可謂鑒於有夏鑒於有殷而章帝寵竇氏寵盛萌芽馴致竇憲驕奢梁冀弒逆宦者因而成功漢祚竟斬唐太宗勇智天錫其得天下過於漢高一念不制巢剌王妃有慚德焉高宗惑武才人幾以覆唐中宗復辟尋蹈敗轍玄宗親戮韋氏之亂而楊妃蠱之安史盜起身竄山谷肅宗即位靈武走馬不宰良娣爲閒父子崩離代德之際女謁無聞而宦官藩鎮共窺大器及昭宣而亡原二代之主鏡鑒前失不於其父則於其身非惟不能改也又從而甚焉漢崇母后之黨政繇舅氏唐極宮幃之愛寵始鍾親即其後陵遲芟夷激成者內竪衡行者強臣女主戚倖不任其咎柳君以此始君以此終矣東晉以後北魏最強而靈后之禍無殊呂姁河陰之害不異鉤黨彼雖索虜成敗之理與中國等也曹操篡漢而司馬懿踵其智劉裕滅晉而蕭道成效其忍天之報施其不爽乎蕭繹之戮門內晉八王之相殘也朱温之遺子禍安祿山之後車也王莽切舌董卓然臍則亂賊可以懼心石顯徙頸盧杞道死則讒邪可以動魄世猶有鐘漏驚行遂盡不反者是慕馮道之長樂而忘林甫之斲棺炷鄭衆之帶紱而遺張讓之沈河也不亦悲哉紀事之書綱維條目爲世鑒戒於論治志貞觀君道莫淚焉於出師志諸葛臣節莫純焉於后妃志明德陰教莫脩焉

觀晉武帝之立賈妃而知擇婦宜慎觀唐太宗之廢承乾而知儲訓宜早觀楚王英之獄而知左道足以殺身觀董賢之嬖倖而知美男足以亂政觀宗愛之弒魏壽而知刑人不可近觀楊廣之殺楊勇而知婦言不可從觀匈奴之叛服而知和親非策觀黃巾之聚散而知內治為本殷勤龜鑑其大者乎然而善善之長也與人之厚也雖有强藩可以教順魏博之田弘正成德之王承元也雖有寺人可以教忠東漢之呂强後唐之張承業也雖有夷臣可以教義漢武之金日磾唐宗之契苾何力也雖有賊子可以教孝沈充之子勁李懷光之子璀也讀者考究終始一事之義具見春秋其書於司馬通鑑寧特為左傳之國語哉雖然余猶懼其有逸也事以年分其人之家世爵里或未載也年以人舉其國之大小險易或未悉也正史密之通鑑略之通鑑失之綱目得之是非善敗歧路錯綜余生也晚不敢妄作竊依本書私用輔益標事綱於上方便觀覽也附末論於事訖辯臧否也稽之國史十七梗概略張證以朱子綱目書法不悖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余殆兢兢焉通鑑前編尚恨簡脫宋元通鑑迄無善本余有志而愧不敏也無通鑑何以有紀事本末曷少俟諸

婁東張溥西銘撰

自序

通鑑紀事本末者創自建安袁樞而北海馮琦繼之其法以事類相比附使讀者審理亂之大趨迹政治之得失首尾畢具分部就班較之盲左之編年則包舉而該浹比之班馬之傳志則簡練而櫽括蓋史外之别例而温公之素臣也沿及明代迄無成書蒐釐條貫蓋其難哉余謬承學政之役兼值

右文之朝夙夜兢兢廣稽博采勒成一編以補前史緬惟高皇智勇天錫成祖雄姿英毅撥亂反正風驅電掃可不謂隆焉仁宣之間綱舉目張吏治蒸蒸明良浹洽歌詠太平繼體之休風英宗御極耆舊罷政閹豎擅權遂至翠華輕出乘輿北狩自非樞臣畫謀景帝踐祚則虞淵之日墜地而已及乎南內奪門忠直被誅宗社卒賴焉憲宗嗣服不修儲怨更加謚號寬身之仁也乃憸相柄權大璫羅織祈於登明亦云悉矣孝皇恭仁莊敬虛懷納諫朝多藎臣野無兵革至其晚年尤勤宣問歷選列辟稱郅治焉武宗巡遊無度寵任逆瑾乃芟除寘鐇宸濠禍變接踵顛而不亡亦其幸爾世廟藩服入纂綜核察察奸輔蔽之僅乃獲鋤國體傷矣穆宗守文俺荅封貢乃輟朝日久中旨竊叢無足數也神皇乘運豫大豐亨征徭既繁百工叢脞揆厥亂源所自來爾光宗危懼之餘克膺大寶善政初舉天命不祐良足悲也熹廟拱手權歸宦寺元黃之戰毒流縉紳胚胎禍亡於斯酷矣懷宗沖齡手翦凶貂父老喁喁聿觀厥化乃以數乘陽九寇弄潢池僚寀營私將士選懦及乎刃及宮闈身殉社稷則庶幾亡國之正也嗟乎周治盛於文武漢道大於高光此前世之所以興隆也孔子傷心幽厲武侯痛恨桓靈此後世之所以衰微也綜觀明政何莫不然昔湯臣進規鑒於有夏姬朝作諷戒在殷商惟我

皇清開天初造攬勝國之患逆察已事之明驗保世滋大毋亦於斯鏡見焉余不敏泛濫衆家編緻是書比於九齡之千秋金鑑德秀之大學衍義雖材智不逮亦復竭其愚忠云爾

順治戊戌冬十月提督兩浙學政僉事豊潤谷應泰譔

通鑑紀事本末舊序

初予與子袁子同為太學官予袁子錄也予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袁子分教嚴陵後一年予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棘以學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予讀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窕而擲其究遐而邇其於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予每讀通鑑之書見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峩如海之茫蓋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歎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國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林甫之為也藩鎮之亂則令孜之為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源則得其醫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以無此書前有姦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戶歟雖然覩人之病戚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至於身之病不憯焉不諱焉不醫之距焉不醫而繆其醫焉古亦稀矣彼闇而此昭宜也切於人紓於身可哀也夫淳熙元年三月戊子盧陵楊萬里敘

舊序

通鑑紀事本末有功於溫公通鑑者也不可無也誠齋敘之於前節齋序之於後發明盡矣節齋惠嚴陵本字小且訛於是精加讐校易為大字刊版而家藏之凡四千五百面可謂天下之善本也頃年士學陋藝蕪此版東之高閣者四十餘年又懼其為勢家所奪也秘不示人一日節齋孫趙明安者過嘉禾謁學宮目擊余所為若不懈者乃歎曰吾有所託矣庶幾不負吾祖之用心矣始出所藏書板示余曰昔有雲間好事者出中統鈔三百定求市吾不忍售恐流散而不能久其傳也若寘之嘉禾學宮償吾半值亦無憾矣余集學之士議之或曰此書幸矣然挾貴勢而覬覦者得無為學校累乎或曰全是書以惠後學者厚德也挾貴勢而不償直者賢者不為夫何懼議未決適御史宋公一齋僉憲鄧公善之按臨是邦良弼白其事二公大喜曰有補文治其速成之學宮方有助鄉試闈之費力不能如趙所需乃出中統鈔七十五定償之趙亦不計也因書得板顛末於節齋敘次後之官於學者庶幾知所寶焉時延祐六年歲在己未三月望日郡文學椽宣城陳良弼謹識

舊序

通鑑一書於治道最切實諸史之精華百代之龜鏡古未有也神宗皇帝深所愛重錫資治之嘉名且命經筵進讀歷朝寶之永以為訓近世建安袁公復作紀事本末區別條流各從其類豈求加於通鑑之外哉蓋通鑑以編年為宗本末以比事為體編年則雖一事而歲月遼隔比事則雖累載而脉絡貫聯故讀通鑑者如登高山泛巨海未易遽覩其津厓得本末而閱之則根幹枝葉繩繩相生不得反復宅卷而瞭然在目中矣故本末者通鑑之戶牖也袁公之為是書其殆司馬文正之疏附先後也歟與憲淳祐壬子退而里居四年之間熟得繙閱每見世道開泰君明臣良百度修舉四裔賓服使人忻悅愛慕至若叔世末造賢愚倒植綱頹紐解外阻內訌使人感憤歎息要其指歸治未始不由於任君子亂未始不由於覩小人安未始不由於固民心危未始不由於困民力忠實事上者未有不昌姦諛欺君者未有不亡公廉宏濟者奕世流芳貪刻暴殄者子孫貽殃天道人事其應靡忒參稽源委可以昭勸戒於方來是書之關於世教亦大矣嚴陵舊本字小且譌乃易為大書精加讐校以私錢重刊之非特便老眼訓子弟庶與四方朋友共之云寶祐丁巳秋七月朔古汴趙與憲謹書

通鑑紀事本末目錄

卷一
三家分晉
卷二
秦并六國
卷三
豪傑亡秦
卷四
高帝滅楚
卷五
諸將之叛
卷六
匈奴和親
卷七
諸呂之變
卷八
南粤稱藩
卷九
七國之叛
卷十
梁孝王驕恣
卷十一
漢通西南夷
卷十二
淮南謀反
卷十三
漢通西域
卷十四
武帝伐匈奴
卷十五
武帝平兩越
卷十六
武帝擊朝鮮
卷十七
武帝惑神怪
卷十八

巫蠱之禍
卷十九
燕蓋謀逆
卷二十
霍光廢立
卷二十一
趙充國破羌
卷二十二
匈奴歸漢
卷二十三
恭顯用事
卷二十四
成帝淫荒
卷二十五
河決之患
卷二十六
丁傅用事
卷二十七
董賢嬖倖
卷二十八
王莽篡漢
卷二十九
光武中興
卷三十
光武平赤眉
卷三十一
光武平漁陽
卷三十二
光武平齊
卷三十三
光武平隴蜀
卷三十四
楚王英之獄
卷三十五
馬后抑外家
卷三十六

竇氏專恣
卷三十七
西域歸附
卷三十八
兩匈奴叛服
卷三十九
諸羌叛服
卷四十
鮮卑寇邊
卷四十一
嬖倖廢立
卷四十二
梁氏之變
卷四十三上下
宦官亡漢黨錮之禍　董卓之亂附
卷四十四
黃巾之亂
卷四十五
韓馬之叛
卷四十六
袁紹討公孫瓚
卷四十七
曹操篡漢
卷四十八
孫氏據江東
卷四十九
劉備據蜀
卷五十
吳蜀通好
卷五十一
諸葛亮出師平南中附
卷五十二
吳侵淮南
卷五十三
魏平遼東
卷五十四

明帝奢靡
卷五十五
司馬懿誅曹爽
卷五十六
吳易太子
卷五十七
諸葛恪寇淮南 孫綝逆節附
卷五十八
魏滅蜀
卷五十九
淮南三叛
卷六十
司馬氏篡魏
卷六十一
晉滅吳
卷六十二
羌胡之叛 樹機能 齊萬年
卷六十三
陳敏之叛
卷六十四上下
西晉之亂 賈氏 諸王 胡羯 江左中興附
卷六十五
劉淵據平陽 殺太弟乂附
卷六十六
慕容據鄴
卷六十七
成李據蜀
卷六十八
張氏據涼
卷六十九
王敦平湘漢
卷七十
石勒寇河朔
卷七十一
前趙平秦隴
卷七十二

石勒滅前趙
卷七十三
氐據仇池
卷七十四
祖逖北伐
卷七十五
王敦之亂
卷七十六
蘇峻之亂
卷七十七
燕討段遼 討宇文附
卷七十八
趙魏亂中原 冉閔滅石氏附
卷七十九
江左經畧中原
卷八十
桓温伐燕
卷八十一
桓温滅蜀
卷八十二
桓温廢立
卷八十三
苻氏據長安 苻堅篡立附
卷八十四
苻秦滅涼
卷八十五
苻秦滅燕
卷八十六
慕容叛秦復燕 肥水之役姚萇滅秦慕容滅西燕附
卷八十七
丁零叛燕
卷八十八
拓跋興魏
卷八十九
魏伐後燕 慕容德據廣固附
卷九十

偽楚之亂
卷九十一
盧循之亂
卷九十二
譙縱之亂
卷九十三
呂光據姑臧
卷九十四
乞伏據金城
卷九十五
禿髮據廣武
卷九十六
蒙遜據張掖
卷九十七
秦滅後涼
卷九十八
馮跋滅後燕
卷九十九
蒙遜伐西涼
卷一百
乞伏滅南涼
卷一百一
蒙遜伐西秦
卷一百二
劉裕滅南燕
卷一百三
劉裕滅後秦
卷一百四
赫連據朔方
卷一百五
魏滅北燕
卷一百六
魏滅夏
卷一百七
魏滅北涼
卷一百八

魏平仇池
卷一百九
劉裕簒晉
卷一百十
元魏寇宋
卷一百十一
徐傅廢立
卷一百十二
彭城王專政
卷一百十三
宋文圖恢復
卷一百十四
宗愛弑逆
卷一百十五
太子劭弑逆
卷一百十六
南郡王之叛
卷一百十七
竟陵王之叛
卷一百十八
廢帝之亂
卷一百十九
宋明帝北伐
卷一百二十
蕭道成簒宋
卷一百二十一
魏遷洛陽
卷一百二十二
蕭鸞簒弑
卷一百二十三
元魏寇齊
卷一百二十四
蕭衍簒齊
卷一百二十五
南北交兵
卷一百二十六

魏伐柔然
卷一百二十七
肇忠用事
卷一百二十八
邢巒寇巴西
卷一百二十九
梁魏爭淮堰
卷一百三十
元乂幽后
卷一百三十一
六鎮之叛
卷一百三十二
元顥入洛
卷一百三十三
元魏之亂
卷一百三十四
魏分東西
卷一百三十五
高氏篡東魏 北齊
卷一百三十六
宇文篡西魏 後周
卷一百三十七
侯景之亂
卷一百三十八
梁氏亂亡 陳霸先篡梁附
卷一百三十九
西魏取蜀
卷一百四十
蕭勃據嶺南
卷一百四十一
王琳奔齊 陳伐齊附
卷一百四十二
齊顯祖狂暴 常山王篡立附
卷一百四十三
安成王篡立 項
卷一百四十四

周陳之叛
卷一百四十五
宇文護逆節
卷一百四十六
周伐齊 周齊爭宜陽附
卷一百四十七
吐谷渾盛衰
卷一百四十八
周滅齊
卷一百四十九
楊堅簒周
卷一百五十
始興王謀逆
卷一百五十一
隋滅陳
卷一百五十二
隋易太子
卷一百五十三
突厥朝隋
卷一百五十四
隋討高麗
卷一百五十五
煬帝亡隋
卷一百五十六
高祖興唐
卷一百五十七
唐平東都 李密 王世充
卷一百五十八
唐平河朔 竇建德
卷一百五十九
唐平隴右 薛舉
卷一百六十
唐平河西 李軌
卷一百六十一
唐平河東 劉武周
卷一百六十二

唐平江陵 蕭銑
卷一百六十三
唐平江淮 杜伏威 沈法興 李子通 輔公祏
卷一百六十四
唐平山東 劉黑闥
卷一百六十五
太宗平內難
卷一百六十六
太宗易太子
卷一百六十七
太宗平突厥
卷一百六十八
唐平鐵勒
卷一百六十九
唐平西突厥
卷一百七十
太宗討龜茲
卷一百七十一
太宗平高昌
卷一百七十二
太宗平吐谷渾
卷一百七十三
正觀君臣論治
卷一百七十四
唐平遼東
卷一百七十五
吐蕃請和
卷一百七十六
突厥叛唐
卷一百七十七
唐平奚契丹
卷一百七十八上下
武韋之禍
卷一百七十九
太平公主謀逆
卷一百八十

李林甫專政
卷一百八十一
姦臣聚斂宇文融 楊慎矜 韋堅 王鉷 楊釗
卷一百八十二
楊氏之寵
卷一百八十三上下
安史之亂
卷一百八十四
劉展之叛
卷一百八十五
李輔國用事張后 程元振附
卷一百八十六
僕固懷恩之叛周智光附
卷一百八十七
元載專政
卷一百八十八
吐蕃入寇代宗幸陝附
卷一百八十九
兩稅之弊
卷一百九十
裴延齡姦蠹
卷一百九十一
吐蕃叛盟
卷一百九十二上下
藩鎮連兵涇源之變 李懷光之叛附
卷一百九十三
伾文用事
卷一百九十四
憲宗平蜀劉闢
卷一百九十五
憲宗平吳李錡
卷一百九十六
魏博歸朝田宏正
卷一百九十七
憲宗討成德王承宗
卷一百九十八

憲宗平淮蔡吳元濟　德宗討吳少誠附
卷一百九十九
憲宗討淄青李師道
卷二百
河朔再叛
卷二百一
南詔歸附
卷二百二
宦官弑逆甘露之變附
卷二百三
朋黨之禍
卷二百四
武宗平澤潞劉稹
卷二百五
裘甫寇浙東
卷二百六
龐勛之亂
卷二百七
回鶻叛服
卷二百八
吐蕃衰亂唐復河湟附
卷二百九
蠻導南詔入寇
卷二百十
李克用歸唐
卷二百十一
黃巢之亂
卷二百十二
藩鎮之亂
卷二百十三
楊行密據淮南
卷二百十四
王建據蜀
卷二百十五
諸鎮相攻
卷二百十六

朱温取淄青
卷二百十七
朱温篡唐 崔胤誅宦官附
卷二百十八
郢王篡弑
卷二百十九
李氏據鳳翔 岐蜀相攻附
卷二百二十
錢氏據吳越 董昌僭逆附
卷二百二十一
王氏據閩中
卷二百二十二
劉氏據廣州
卷二百二十三
高氏據荊南
卷二百二十四
徐氏篡吳
卷二百二十五
馬氏據湖南
卷二百二十六
晉王滅燕
卷二百二十七
後唐滅梁
卷二百二十八
莊宗滅蜀
卷二百二十九
鄴都之變 李紹琛之叛附
卷二百三十
安重誨專權
卷二百三十一
秦王之亂 潞王篡弑附
卷二百三十二
契丹入寇
卷二百三十三
孟知祥據蜀
卷二百三十四

石晉篡後唐
卷二百三十五
范陽之叛　范延光　楊光遠
卷二百三十六
契丹滅晉　劉智遠復汴京附
卷二百三十七
三叛連兵
卷二百三十八
郭威篡漢　劉旻據河東附
卷二百三十九
世宗征淮南

通鑑紀事本末目錄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三家分晉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根本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泰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

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恒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絶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智宣子立瑤不立宵

知果別族

趙簡子立無恤不立伯魯

簡子使尹鐸以保障治晉陽勗子有難必以為歸

智國諫智伯戲韓康子侮段規

段規任章各勸其主與萬家之邑以驕智伯

趙襄子不走長子邯鄲而走晉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後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主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桓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

襄子於簡子生誦習其訓戒之簡死不忘其晉陽之言

智伯矜行水而韓魏皆懼

絺疵以人事決韓魏必反與智國備難之諫同請使於齊與輔果別族之意同

襄子遣張孟談與韓魏約即以水灌智伯

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産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臣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解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請使於齊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唯輔果在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豫讓癩啞行乞其妻不識其友識之

豫讓不欲臣事趙孟為其所為所以愧二心之臣襄子不能弃故彈讓其子以伯魯不立乃立其孫浣桓子不成襄子之美其子為國人所殺

文侯媾韓趙二國嘗朝韓與知伯卻韓魏攻趙卒滅已族矣

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三家分智氏之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讐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讐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讐不亦難乎豫讓曰不可既已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後封伯魯之子於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為趙氏後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趙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殺其子復迎浣而立之是為獻子獻子生籍是為烈侯魏斯者桓子之孫也是為文侯韓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為景侯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於魏以伐韓文侯應之亦然二國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媾於己也皆朝於魏魏由是始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

張溥曰荀瑤之伐鄭取九邑也在周元王之元年其後伐齊圍鄭滅夙繇襲衛强武最著而族盡於無恤者何也以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智果所謂必滅之道也智宗之滅距三家爲侯其歲遠矣作者乃於威烈之二十三年備記其事志三家所由大也智氏不滅晉有四卿之名而三家不顯智氏既滅則魏駒傳斯趙無恤傳浣及籍韓虎傳啓章及虔而王命及之然則智氏存亡繫晉乎曰否瑤之不仁甚於三卿滅范中行氏逐出公道死立哀公而專其政皆瑤主之使瑤不亡滅晉者瑤也或曰左氏傳終智伯通鑑始智伯通鑑所以接左氏豈無說乎曰一以示興亡之戒一以著周秦之端晉陽之守趙以仁興決水之禍智以驕滅此興亡之戒也晉分則秦强秦强則周亡此周秦之端也是故晉悼公合諸侯之衆敗秦於棫林君子美之三家受幽公之朝廢俱酒爲家人君子惡之尤而效焉則安王十六年齊田和爲諸侯矣顯王五年秦獻公有黼黻之服矣然未若韓趙魏氏之甚也田和之得爲諸侯也猶會魏楚衛於濁澤求之於王也秦敗三晉之師受黼黻之錫王之失止於妄賞也韓趙魏氏則胡爲乎考之世家無請命之文列國無會求之故三家爲侯直天子自命爾尤作史者所痛也或曰春秋之義好道而獎善苟有善焉小國之君蠻夷之長無不錄也魏文侯師事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趙烈侯相公仲連而親牛畜荀欣徐越二者亦當世之賢主也絕之不已甚乎曰否國家之善不易天下之惡一朝之令名不改累世之逆跡胡氏有言三晉欲分宗國舊矣委盟會於大夫而悼公親政之志怠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黨惡之訓彰荀躒出會而魯昭弗歸三臣內叛而趙鞅復入陰凝百年周雖不命其誰與抗是則温公特書之意明大夫滅君之始哀天子不恤同姓而賞

楚魏擯秦

孝公發憤

孝公欲遵獻公之志修穆公之業下令求出奇計彊秦者

公叔痤薦鞅奇才魏惠王不用亦不殺

亂臣之已過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

秦并六國

周顯王七年秦獻公薨子孝公立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以東彊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狄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彊秦

八年孝公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公孫鞅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衛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公大悅與議國事

十年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

鞅因景監見孝公

甘龍非衞鞅變法鞅不爲屈

徙木立信

太子犯法刑公子虔黥公孫賈

變法十年而秦大治

遷議令之民於邊

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衞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衞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朞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衞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衞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言令韓懿侯薨子昭侯立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爲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徙都咸陽
始廢井田
更賦稅法
周王致伯于秦秦受諸侯之賀而使大夫朝周
衛鞅論秦魏有相并之勢
衛鞅誘執公子卬
魏惠王去安邑徙都大梁
孝公之世伐韓者一

十一年、秦敗韓師於西山、

十四年、秦孝公魏惠王會於杜平、

十五年、秦敗魏師於元里、斬首七千級、取少梁、

十七年、秦大良造衛鞅伐魏、

十八年、秦衛鞅圍魏固陽、降之、

十九年、秦商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平斗桶權衡丈尺、趙成侯薨太子肅侯立

二十一年、秦商鞅更為賦稅法、行之、

二十六年、王致伯於秦、諸侯皆賀秦、秦孝公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於逢澤以朝王、

二十九年、衛鞅言於秦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衛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為然、乃相與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衛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楚宣王薨子威王商立

三十一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

伐魏者四其得志者逼魏東徙秦人車裂商君

蘇秦說惠王以兼天下之術與商鞅同王不用其言與孝公異蘇秦說燕文公與趙從親

說趙肅侯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擯秦

激怒張儀入秦使之正秦伐趙

說魏襄王

復納之秦商君乃與其徒之商於發兵北擊鄭秦人攻商君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

三十四年秦伐韓拔宜陽

三十六年　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秦王不用其言蘇秦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且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臣以天下之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向而攻秦秦必破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結盟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或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諸侯從親以擯秦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說厚待蘇秦尊寵賜賚之以約於諸侯會秦使犀首伐魏大敗其師四萬餘人禽將龍賈取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蘇秦自以為不及也儀游諸侯無所遇困於楚蘇秦故召而辱之儀怒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蘇秦陰遣其舍人齎金幣資儀儀得見秦王秦王說之以為客卿舍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

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也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於是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謂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願大王熟察之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聽之蘇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鬬雞走狗六博蹹鞠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

說楚威王

犀首敗從約

齊魏首為秦所欺從約止一年而敗

張儀說秦以一蒲陽易魏上郡十五縣

魏王非致伯之比矣

張儀相魏

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許之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韓高門成昭侯薨子宣惠王立齊威王薨子宣王辟彊立燕文公薨子易王立

三十七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趙人決河水以灌齊魏之師乃去　魏以陰晉為和於秦實華陰

三十九年秦伐魏圍焦曲沃魏入少梁河西地於秦

四十年秦伐魏度河取汾陰皮氏拔焦楚威王薨子懷王槐立

四十一年秦公子華張儀帥師圍魏蒲陽取之張儀言於秦王請以蒲陽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焉儀歸而相秦

四十二年秦歸焦曲沃於魏四十三年趙肅侯薨子武靈王立

四十四年夏四月戊午秦初稱王

四十五年秦張儀帥師伐魏取陝

五國伐秦為秦所敗

蘇秦死而張儀益貴

魏首倍從約

張儀復相秦

司馬錯請伐蜀以強秦所謂先從事於易與張儀王業之說異

四十六年秦張儀及齊楚之相會齧桑

四十七年、秦張儀自齧桑還而免相、相魏、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聽、秦王伐魏取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

四十八年、王崩、子慎靚王定立、燕易王薨子噲立

周慎靚王二年、秦伐韓取鄢、魏惠王薨子襄王立

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人出兵逆之、五國之師皆敗走、

四年、秦敗韓師於修魚、斬首八萬級、虜其將鯫申差於濁澤、諸侯振恐、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秦殺之、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韓齊趙之境、守亭障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洹水之上、結為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則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

五年、巴蜀相攻擊、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以為道險陿難至、而韓又來侵、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

秦侵義渠得二十五城

楚王不聽陳軫而從張儀

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惠王從錯計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燕王噲以國讓其相子之

六年王崩子赧王延立

周赧王元年魏人叛秦秦人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又敗韓於岸門韓太子倉入質於秦以和齊伐燕取子之醢之遂殺王噲齊宣王薨子湣王地立

二年秦右更疾伐趙拔藺虜其將莊豹　秦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至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楚王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王怒曰寡人不興師而得六百里地何弔也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王曰有說乎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賜之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張儀佯墮車不朝

遂輕絶齊交激齊與秦合

復不聽軫言而輕伐秦

楚敗于丹陽復敗於藍田勒尚說袖袖說楚王與張儀同智

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絶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張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怒還報楚王楚王大怒欲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今王已絶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

三年春秦師及楚戰於丹陽楚師大敗斬甲士八萬虜屈匄及列侯執珪七十餘人遂取漢中郡楚王悉發國内兵以復襲秦戰於藍田楚師大敗韓魏聞楚之困南襲楚至鄧楚人聞之乃引兵歸割兩城以請平於秦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韓宣惠王薨子襄王倉立

四年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張儀聞之請行王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行張儀曰秦彊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靳尚得事幸姬鄭袖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因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上庸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鄭袖日夜泣於楚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張儀而厚禮之張儀因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絶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内而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為大王患也大王誠能聽臣請令秦楚長為兄弟之國無相攻伐楚王已得張儀

而重出黔中地乃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國無一歲
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秦被甲百餘萬山東之士被甲蒙冑而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
挈人頭右挾生虜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
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則王之國分矣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為
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許之張儀歸報秦王封以六邑
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眾兵彊士勇雖有百秦
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
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
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
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愁
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守白馬之津
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
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謹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
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今
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一
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相約而口
相結常為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張儀乃北之燕說燕王曰今趙王已入朝效河間以事秦大
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齊趙之於秦猶

惠王用張儀而秦益大其得志者伐蜀敗魏也

張儀前請入楚者恃靳尚也今請之梁者避秦武王

秦初置丞相

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張儀歸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毀短之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衡復合從

五年張儀說秦武王曰為王計者東方有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臣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必伐之臣願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齊必伐梁齊梁交兵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許之齊王果伐梁梁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齊罷兵乃使其舍人之楚借使謂齊王曰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何故楚使者曰張儀之去秦也固與秦王謀矣欲齊梁相攻而令秦取三川也今王果伐梁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以信儀於秦王也齊王乃解兵還張儀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縱横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紛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　秦王魏王會於臨晉

六年秦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為右丞相

七年秦魏會於應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甘茂於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

秦王與甘茂盟於息壤遂拔宜陽

族孟說無赦而薨

武王在位日淺伐韓其著者

甘茂懼讒終為公孫奭等所逐

綱目大書曰秦魏冉弒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于魏

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秋甘茂庶長封帥師伐宜陽
八年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八月王與孟說舉鼎絕脈而薨族孟說武王無子異母弟稷為質於燕國人逆而立之是為昭襄王

九年秦昭王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甘茂言於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與魏講而罷兵甘茂奔齊趙王使樓緩之秦楚王與齊韓合從

十年秦宣太后異父弟曰穰侯魏冉同父弟曰華陽君芊戎王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薨諸弟爭立唯魏冉力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是歲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謀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居於魏王兄弟不善者魏冉皆滅之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魏冉為政威震秦國

十一年秦王楚王盟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

十二年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又取韓武遂　齊韓魏以楚負其從親合兵伐楚楚王使太子橫為質於秦而請救秦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

十三年秦王魏王韓太子嬰會於臨晉韓太子至咸陽而歸秦復與魏蒲阪　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鬭者太子殺之亡歸

十四年秦人取韓穰　秦庶長奐會韓魏齊兵伐楚敗其師於重丘殺其將唐眛遂取重邱

書法曰武關劫盟黃棘誤之也

主父詐為使者入秦

綱目則昭睢屈平曰楚王不聽昭睢屈平而從子蘭遂為秦所誘執

昭睢詐赴於齊以求太子

齊湣王用其相言而歸楚太子

十五年秦涇陽君為質於齊　秦華陽君伐楚大破楚師斬首三萬殺其將景缺取楚襄城楚王恐使太子為質於齊以請平秦樗里疾卒以趙人樓緩為丞相

十六年五月趙武靈王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父主父欲使子治國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

齊王魏王會於韓　秦人伐楚取八城秦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於黃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患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益怒昭睢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懷王之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楚王至則閉關劫之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欲盟秦王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因不復許秦人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召羣臣謀之或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齊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其人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楚人立之　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請孟嘗君來入秦秦王以為丞相

穰侯薦白起為將大敗韓魏之師

楚横忘父讐而與秦和親

十七年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為相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狐白裘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秦王無以應姬求客有善為狗盜者入秦藏中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為之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　楚人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發兵出武關擊楚斬首五萬取十六城

十八年楚懷王亡歸秦人覺之遮楚道懷王從間道走趙趙主父在代趙人不敢受懷王將走魏秦人追及之以歸

十九年楚懷王發病薨於秦秦人歸其喪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齊韓魏趙宋同擊秦至鹽氏而還　秦與韓武遂與魏封陵以和魏襄王薨子昭王立韓襄王薨子釐王咎立

二十年秦尉錯伐魏襄城　秦樓緩免相魏冉代之

二十一年秦敗魏師於解

二十二年韓公孫喜魏人伐秦穰侯薦左更白起於秦王以代向壽將兵敗魏師韓師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虜公孫喜拔五城秦王以白起為國尉　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二十三年楚襄王迎婦於秦

臣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刼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讎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彊烏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

蘇代請齊勿稱帝以收天下之望

秦亦去帝復稱王

綱目大書曰齊殺狐咺陳完燕使亞卿樂毅如趙

樂毅將秦魏韓趙之兵伐齊齊湣王為楚淖齒所弑

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秦魏冉謝病免以客卿燭壽為丞相

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　秦燭壽免魏冉復為丞相封於穰與陶謂之穰侯

二十五年魏入河東地四百里韓入武遂地二百里於秦

二十六年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二十七年冬十月秦王稱西帝遣使立齊王為東帝欲約與共伐趙蘇代自燕來齊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伐趙孰與伐桀宋利今王不如釋帝以收天下之望發兵以伐桀宋宋舉則趙楚梁衛皆懼矣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憎之所謂以卑為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十二月呂禮自齊入秦秦王亦去帝復稱王　秦攻趙拔杜陽

二十八年秦攻魏拔新垣曲陽

二十九年秦司馬錯擊魏河內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歸之魏　秦敗韓師於夏山

三十年秦王會楚王於宛會趙王於中陽秦蒙武擊齊拔九城燕昭王與樂毅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別使使者連楚魏且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惡齊王之驕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

三十一年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為上將軍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並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衆以拒之戰於濟西齊師大敗　齊湣王出走楚淖齒執之弑王於鼓里

綱目書曰楚謀入寇上使東周公喻止之

藺相如從澠池之會折秦王無禮而衛趙王歸國

楚襄王徙都於陳以避秦

秦王魏王韓王會於京師

三十二年。秦趙會於穰。秦拔魏安城。兵至大梁而還。 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藺相如。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之。趙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以詐紿秦王。復取璧。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以為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相如為上大夫。 齊王子法章亡在莒。齊亡臣相與求之。立以為齊王。

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

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 秦穰侯復為丞相。 楚欲與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周不可圖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何不可圖。武公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者名為弒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王。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三十五年。秦白起敗趙軍。斬首二萬。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兵。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楚獻漢北及上庸地。

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趙王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

陳筮說穰侯救韓

蘇代勸魏王勿聽段干子之言割地和秦而王不能

黃歇說秦與楚善以服四國王從之

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會於澠池。王與趙王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王不懌。為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為上卿。燕昭王薨。太子惠王立

三十七年。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徙都於陳。秦以郢為南郡。封白起為武安君。

三十八年。秦武安君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魏昭王薨。子安釐王立

三十九年。秦武安君伐魏。拔兩城。

四十年。秦相國穰侯伐魏。韓暴鳶救魏。穰侯大破之。斬首四萬。暴鳶走開封。魏納八城以和。穰侯復伐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魏人割溫以和。

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穰侯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

四十二年。趙人魏人伐韓華陽。韓王告急於秦。秦王弗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矣。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如秦。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請發兵矣。乃與武安君及客卿胡陽救韓。八日而至。敗魏軍於華陽之下。走芒卯。虜三將。斬首十三萬。武安君又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

如用梟也。魏王不聽，卒以南陽為和，實修武。

韓魏既服於秦，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者黃歇至，聞之，畏秦乘勝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王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保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昔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夫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信韓魏之善王，此正吳之信越也。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

趙奢獨請救閼與復用許歷之言大敗秦師

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如此則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矣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而朝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止武安君而謝韓魏使黃歇歸約親於楚韓釐王薨子桓惠王立

四十三年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為質於秦　秦置南陽郡秦魏楚共伐燕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陿譬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王封奢為馬服君　穰侯言客卿竈於秦王使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初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為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魏齊怒

范雎進遠交近攻之策

笞擊范雎折脇摺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厠中使客醉者更溺之以懲後令無妄言者范雎謂守
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魏齊悔復召求之
魏人鄭安平遂操范雎亡匿更名姓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於魏范雎夜見王稽稽潛載與俱
歸薦之於王王見之於離宮雎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謬
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
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
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
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
補於秦而死此臣之所大願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王跽曰先生是何
言也今者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
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王亦拜范雎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
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兔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
之計亦有所失也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王
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
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起兵而伐齊大破之
齊幾於亡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
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
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為客卿與謀兵事

綱目大書曰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逐魏冉芈戎公子市公子悼以范睢為丞相封應侯明年又大書曰秦君母芈氏以憂卒

四十六年、秦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拔、

四十七年、秦王用范睢之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

四十八年、秦悼太子質於魏而卒、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范睢日益親、用事、因承間說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以范睢為丞相、封為應侯、魏王使須賈聘於秦、應侯敝衣間步而往見之、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遂為須賈御而至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怪其久不出、問於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須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應侯坐責讓之、且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於前而馬食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須

左師觸龍說太后以長安君質於齊

賈還以告魏齊。魏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趙惠文王薨。子孝成王丹立。

五十年。秦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

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為將。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彊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搤其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真傾危之士哉。

秦王以子安國君為太子。　秦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俸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

黃歇說應侯歸楚太子既而使太子先遁以身當之

秦王聽應侯言歸歇于楚

馮亭謀以上黨歸趙

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齊襄王薨子建立

五十一年秦武安君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五十二年秦武安君伐韓取南陽攻太行道絕之楚頃襄王疾病黃歇言於應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是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黃歇與太子謀曰秦之留太子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乃自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王從之黃歇至楚三年秋楚頃襄王薨考烈王即位以黃歇為相封以淮北地號曰春申君

五十三年楚人納州於秦以平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者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樂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得

趙王不聽虞卿之言而使鄭朱媾秦秦遂不與趙媾

應侯用千金行反間使趙以趙括代廉頗

趙奢以括易言兵知其後必覆趙軍

趙王不聽趙母藺相如之言而趙括用

秦陰使白起為上將軍

周子請發粟救趙齊王弗聽

白起坑降卒四十萬

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為華陽君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泣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

五十五年秦左庶長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王齕因伐趙趙軍戰數不勝亡一裨將四尉趙王與樓昌虞卿謀樓昌請發重使為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內鄭朱矣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夫鄭朱貴人也秦王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既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趙王許之秦王聞

應侯聽蘇代之言忌武安之功勸秦王許韓魏割地以和

括已為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王齕為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乏食請粟於齊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卻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強秦不務為此而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五十六年十月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齕攻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恐使蘇代厚幣說應侯曰武安君即圍邯鄲乎曰然蘇代曰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雅愛王而弗攻乎王

虞卿請以六城賂齊與之謀秦趙王從其言於是樓緩以秦之計不行遂亡去

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趙王計未定樓緩至趙趙王與之計之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虞卿聞之復見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其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先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王封虞卿以一城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諸大夫皆以為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承敝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已來戰未嘗屈今又屬其良將何敝之承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羞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呴呴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退而以病致仕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

毛遂按劍責楚王即定從盟于殿上

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　秦王欲為應侯必報其仇聞魏齊在平原君所乃為好言誘平原君至秦而執之遣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魏齊窮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魏齊偕亡至魏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意難見之魏齊怒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秦乃歸平原君九月五大夫王陵將兵復伐趙武安君病不任行

五十七年正月王陵攻邯鄲少利益發卒佐陵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疾不肯行乃以王齕代王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

魯仲連言帝秦之害新垣衍再拜不敢言

公子無忌聽侯生之言因如姬竊虎符用朱亥殺晉鄙遂救趙破秦師於邯鄲下

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以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為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名為救趙實挾兩端又使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卻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先生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

公子無忌聽侯生之言因如姬竊虎符用朱亥殺晉鄙遂救趙破秦師於邯鄲下

寵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　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縱公子輕勝棄之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敎晉鄙令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鬬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復還見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今公子無佗端而欲赴秦軍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侯嬴屏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為如姬報其父仇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言則得虎符奪晉鄙之兵北救趙西卻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晉鄙若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至鄴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武安君聞之曰王不

其年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應侯譏殺白起

綱目大書曰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冠王之秦盡獻其地及戶口而卒

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稱病篤不肯起燕武成王薨子孝王立
五十八年十月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病未行諸侯攻
王齕齕數卻使者日至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
王與應侯羣臣謀曰白起之遷意尚怏怏有餘言王乃使使者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
之鄉邑皆祭祀焉魏公子無忌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齕解邯鄲圍走鄭安平為趙所困將二
萬人降趙應侯由是得罪

五十九年秦將軍摎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倍秦
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
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崩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應侯日以不懌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其故
王曰今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
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天下雄辯之士彼見王必困君而奪君之
位應侯怒使人召之蔡澤見應侯禮又倨應侯不快因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請聞其說蔡
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
何足願與應侯謬曰何為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盡也君子有殺身以成人死無所恨
蔡澤曰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戮辱而身全
者下也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周公豈不亦忠且聖乎三子
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善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惇厚故舊不倍功臣孰與孝公楚王

秦昭王在位久，遂先亡周。其用以強者，魏冉、白起、范雎之力。然冉逐、起誅、雎病免。

西周亡於溼狐，東周亡於陽人。

越王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之功能孰與三子？曰：不若。蔡澤曰：然則君身不退，患恐甚於三子矣。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贏縮，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遂延以為上客，因薦於王。王召見，與語大悅，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免。王新悅蔡澤計畫，遂以為相國。澤為相數月，免。

周民東亡，秦人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𢠸狐之聚。燕孝王薨，子喜立。

五十三年，摎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魏舉國聽令。

五十六年秋，王薨。孝文王立，以子楚為太子。

孝文王元年冬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

莊襄王元年，呂不韋為相國。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王使相國帥師討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既不祀，周比亡，凡有七邑：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以河南洛陽十萬戶封相國不韋為文信侯。蒙驁伐韓，取成皋、滎陽，初置三川郡。

二年，蒙驁伐趙，定太原，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

三年，王齕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蒙驁帥師伐魏，取高都、汲。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誡門下曰：有敢為魏使通者死。賓客莫敢諫。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蒙驁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秦

信陵君從毛公薛公之言趣駕還魏求援諸侯遂敗秦蒙驁於河外

縮高不肯喪子之守安陵君不肯破高之義

信陵取信於侯生不能見亮於縮高信陵聞高死縞素辟舍遣使謝安陵君

孝文即位三日莊襄即位二年而薨天所以開秦政胡氏則曰不韋所為也

使之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執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之、使吏導使者至縮高之所、使者致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己、無違人臣之義矣、豈有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

五月丙午、王薨、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國事皆委於文信侯、號稱仲父、

始皇帝元年、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關中由是益富饒。二年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

三年、蒙驁伐韓、取十二城、

四年春、蒙驁伐魏、取暘有詭、三月、軍罷、

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魏安釐王薨子景湣王立

五年、蒙驁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等二十城、初置東郡、

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

秦卒使鄭國鑿渠以成萬世之利
楚因朱英之言又徙壽春

敗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君用之而弱矣於英不然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阨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鬭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 秦拔魏朝歌及衛濮陽衛元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伐魏取汲 蒙驁卒 八年韓桓惠王薨子安立

九年伐魏取垣蒲 楊端和伐魏取衍氏

十年文信侯免相出就國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夫色樂珠玉不產於秦而王服御者眾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臣聞太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驪邑而還王卒用李斯之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

當時名士可以財結利劍刺

趙李牧敗秦桓齮

李斯殺韓非

秦遣趙嬖臣郭開金以間李牧司馬尚於是王翦破趙

十一年趙人伐燕取貍陽兵未罷將軍王翦桓齮楊端和伐趙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轑陽桓齮取鄴安陽趙悼襄王薨子幽繆王遷立

十二年發四郡兵助魏伐楚

十三年桓齮伐趙敗趙將扈輒於平陽斬首十萬殺扈輒趙王以李牧為大將軍復戰於宜安肥下秦師敗績桓齮奔還

十四年桓齮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　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非因上書說王曰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也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法誅之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赦之非已死矣

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十五年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還　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善王即位丹為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十六年韓獻南陽地九月發卒受地於韓　魏人獻地

十七年內史勝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

十八年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端和將河內兵共伐趙趙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使毀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之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

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蔥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仇怨者皆殺之還從太原上郡歸　王翦屯中山以臨燕趙公子嘉帥其宗數百人犇代自立為代王趙之將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　燕太子丹怨王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鞠武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媾匈奴以圖秦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頃之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太子曰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以求安造禍以為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太子不聽太子聞衛人荊軻之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軻曰今秦已虜韓王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趙不能支秦則禍必至於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即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唯荊卿留意焉荊軻許之於是舍荊卿於上舍太子日造門下所以奉養荊軻無所不至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遣荊軻行荊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荊軻乃私見樊於期

荊軻因蒙嘉見秦王

楚人大敗李信

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大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荊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遂自刎太子聞之奔往伏哭然已無柰何遂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荊軻以燕勇士秦舞陽為之副使入秦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魏景湣王薨子假立

二十年荊軻至咸陽因王寵臣蒙嘉卑辭以求見王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荊軻奉圖以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荊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負劍王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匕首擿王中銅柱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荊軻以徇王於是大怒益發兵詣趙就王翦以伐燕與燕師戰於易水之西大破之

二十一年冬十月王翦拔薊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東保遼東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遺燕王書令殺太子丹以獻丹匿衍水中燕王使使斬丹欲以獻王王復進兵攻之王賁伐楚取十餘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

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王使人謂安陵君曰

王翦以六十萬人滅楚

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雖然臣受地於魏之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王義而許之。　李信攻平輿、蒙恬攻寢、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李信奔還。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唯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灞上、

二十三年、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數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略定城邑、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強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戮、社稷為墟、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荊軻懷其豢養之

齊王后事秦謹四十年齊不受兵於秦

齊之后勝猶趙之郭開

齊王建不聽即墨大夫之言遂降秦而齊亡

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楊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荊軻為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荊軻君子盜諸善哉。

王賁攻代、虜代王嘉、　王翦悉定荊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　初齊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金、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為反間、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聽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它、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鄉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

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張溥曰。秦王政十七年。內史勝滅韓。虜王安。置潁川郡。十九年。滅趙。虜王遷。秦王如邯鄲。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其城。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二十四年。滅楚。虜王負芻。置楚郡。二十五年。王賁滅燕。虜王喜。還滅代。虜王嘉。二十六年。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韓亡以後。不數年間。五國並入於秦。論者輒咎從約不堅。為秦人蠶食。然各國勢分。易離難合。秦惠文王時。蘇秦為約從長。合六國以擯秦。未一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國君無自強之策。勝人之具。徒藉辯士口語。要約鬼神。即親兄弟不能保其終歲無貳也。蘇轍言秦與諸侯爭天下。不在齊楚燕趙。而在韓魏之郊。商鞅收魏。范雎收韓。秦有韓魏。腹心之疾也。四國厚韓親魏以卻秦。秦必不敢踰韓魏以窺四國。信矣。然蘇秦之策。秦攻一國。五國出救。約尚破散。未得堅屬。欲令四國專衛韓魏。其誰聽焉。蘇秦主從。張儀主衡。儀說六國事秦。適秦惠文王薨。諸侯復合從。衡人之計將止矣。終於交攜援絕。次第就滅者。非儀之智高於秦。乃衡之勢便之從也。秦昭襄王稷薨。孝文王柱立三日而薨。莊襄王楚立三年而薨。子政立年僅十三。國事皆委於呂不韋。朱太后淫不制。秦之可乘。莫如是時。六國皆庸主。莫能發也。秦王政九年。族誅嫪毒。遷太后於雍。內亂亟矣。令六國奮揚鐘鼓。暴其罪惡。以力則齊。以名則正。桀紂之亡。何嘗不以強哉。政年日壯。六國日微。地近者亡。韓魏之逼於秦是也。失賢者亡。趙殺李牧是也。好小勇者亡。燕太子丹遣客刺秦王是也。弒君者亡。楚王負芻殺其弟郝而自立是也。坐而待盡者亡。齊王建聽

秦王廢謚典自稱曰始皇

綱目書巡二十九始皇居五漢武居七

始皇絀儒生自議封禪始

好仙道者始皇之前先有齊威宣燕昭王

后勝言不修戰備是也。夫楚夷。秦戎。三家分晉。田氏篡齊。其子孫皆不可以得天下。燕雖召公之餘。宗周既隕。較之魯衛。其國長矣。王降則思霸。德衰則論力。六國無德。與秦更代惟力是聚。又虛拱於秦。是兩亡也。然以是為戒。後世猶有石敬瑭之事契丹。宋高宗之事金人者。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豪桀亡秦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曰極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治馳道於天下、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於是召集魯儒生七十人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或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葅稭、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始皇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德、明得意、初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僊道形解銷化之術、燕齊迂怪之士、皆爭傳習之、自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

張良執仇為豪桀亡秦之始

張良使力士狙擊始皇始皇大索十日不得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謫徙民五十萬言其多暴師十餘年言其久

蒙恬亦有逐匈奴築長城之功李斯倡燒書之議

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遂自南郡由武關歸　初韓人張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欲為韓報仇

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始皇遂登之罘刻石旋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坊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為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　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

始皇又自謂真人

行所幸或作所行幸

侯生盧生譏議始皇因亡去

扶蘇以諫阬儒乃出於外

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盧生說始皇曰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以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三十六年有隕石於東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燔其石

李斯秘始皇喪不發

始皇使趙高教胡亥決獄

又不聽蒙毅竟赦高死後真言

趙高稱胡亥慈仁篤厚

李斯恐失丞相初念為高所奪

蒙恬忠於里克扶蘇愚於申生

三十七年冬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始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始皇西至平原津而病乃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轀輬車中故幸宦者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奏事獨胡亥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外將蒙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應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說胡亥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其計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乃見丞相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謀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則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丞相斯以為然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闢地立功士卒多耗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日夜怨望不得罷歸為太子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扶蘇發書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更置李斯舍人為護軍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會蒙毅為始

二世從趙高之謀棄子嬰之諫竟殺蒙恬兄弟

蒙恬不辱先人不忘先帝

二世以刻石為彰先帝

趙高教胡亥以誅滅為寵樂

十二公子十公主俱戮死

皇出禱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以為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　二世欲誅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嬰諫曰趙王遷殺李牧而用顏聚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卒皆亡國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陛下欲一旦棄去之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二世弗聽遂殺蒙毅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二世元年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還　夏四月二世至咸陽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於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逮者不可勝數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

公子將閭兄弟伏劒自殺公子高自請死驪山之足

陳勝吳廣詐稱扶蘇項燕以起兵

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劒自殺。宗室振恐。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槀。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秋七月。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蘄。是時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乃入據陳。　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陳涉既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陳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桀父老請立涉為楚王。涉以問張耳陳餘。耳餘對曰。秦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

秦忌名士
陳涉不聽
張耳陳餘
之言不立
六國後而
自王

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自立為王號張楚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上悅陳王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陳王又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陳王聞周文陳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度河至諸縣說其豪桀豪桀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即燕趙城可毋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而城下者三十餘城陳王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諫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乃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

蒯徹說武信君迎徐公而燕趙三可餘城俱下

孔鮒諫陳王恃敵而不自恃

章邯請赦驪山徒以擊楚而勝

張耳陳餘說武信君自王

房君請陳王賀趙使伐秦以為楚計

耳餘請趙王勿伐秦而北徇燕代南收河內蓋為趙計

發以擊楚軍大破之周文走張耳陳餘至邯鄲聞周章卻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還者多以讒毀得罪誅乃說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為趙王以陳餘為上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　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狄人田儋起兵於齊劉邦字季初為泗上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亡匿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為沛公蕭曹等為收沛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　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會稽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

田儋殺狄令與項梁殺會稽守計畧同

綱目大書曰楚將周市立公子咎為魏王而相之

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　田儋者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兵東略定齊地　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桀欲共立廣為燕王韓廣乃自立為燕王　周市自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甯陵君咎為王咎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為魏王市為魏相

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周章出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吳叔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章邯別將擊破之銍人伍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兩軍皆散走

田臧矯陳王令誅吳叔卒敗死章邯破周章周文田臧李歸鄧說伍逢

李斯阿指以督責為自適

綱目大書曰趙將李良弑其君武臣

客說耳餘立趙後

吳芮以女妻英布

陳陳王誅鄧說　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
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
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
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
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
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
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衆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
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趙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
未能前秦將詐為二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信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
餘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
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
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趙王邵騷趙
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二人獨得脫　陳人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於
郯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章邯已破伍逢擊陳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
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　趙張
耳陳餘收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羇旅而欲附趙難可
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春正月耳餘立歇為趙王居信都　東陽甯君秦嘉
聞陳王軍敗迺立景駒為楚王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坐法黥以刑徒論輸驪山驪山之徒

陳嬰母戒嬰無自立嬰乃以兵屬項梁

項梁惡秦嘉倍陳王進兵擊殺之

范增說項梁立楚後

張良說項梁立韓後

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乃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　楚王景駒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佗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沛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𡰥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擊豐不下　廣陵人召平為陳王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走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乃以其兵屬梁英布既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渡淮布與蒲將軍皆以其兵屬焉項梁衆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沛公從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襄

章邯破齊楚殺齊王儋周市

魏咎不肯降乃自燒殺

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為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於臨濟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咎為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齊田榮收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齊人聞齊王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為王田角為相角弟閒為將以距諸侯　秋七月大霖雨武信君引兵攻亢父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屠之楚軍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守濮陽環水沛公項羽去攻定陶　八月田榮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田角亡走趙田閒前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儋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章邯兵益盛項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乃出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肯出兵　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

李斯為趙高所迫始言其短

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昔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羣臣卒弑簡公而取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又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其欲無窮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二世雅愛信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

是時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搒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欲上書自陳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陿隘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飭政教官鬬士尊功臣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搒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傳會遂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　項梁已破章邯於

項梁不聽宋義之言為章邯敗死

高陵君顯稱宋義知兵

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去攻陳留聞武信君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從懷王自盱眙都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魏豹下魏二十餘城楚懷王立豹為魏王　章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度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　懷王遣沛公西入關

三年冬十月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有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冬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

宋義不肖欺趙項羽斬之諸將遂共立羽爲假上將軍

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羽為上將軍　十二月沛公因兵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　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黶澤將五千人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趙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卻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於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疑陳餘殺之數

明大破秦軍殺蘇角虜王離涉間自燒殺

客說張耳受相印而張陳之釁開

彭越斬一人而諸少年皆服從

酈食其以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故願從遊

以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印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趙王歇還信都。　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遇彭越。越以其兵從沛公。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也。諸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皆大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為里監門。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將、皆齷齪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横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

酈生說下陳留

張良請先下宛

陳恢為南陽守約降沛公從之引兵西略未下者

長史欣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

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為將將陳留兵以從酈生常為說客使諸侯　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　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張良遂略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度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轘轅張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　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帀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　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户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偕攻析酈皆降所過亡得鹵掠秦民皆喜　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嫉妒吾功不能勝不免於

陳餘書與司馬欣言合

沛公屠潁川又屠武關

趙高與閻樂趙成謀弒二世立子嬰

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戮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

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上書請益助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八月沛公將數萬人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

趙高收秦帝號為王

子嬰殺趙高於齋宮

吏入行射郎宦者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九月趙高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柰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漢高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

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張溥曰、秦始皇十三歲即位。是歲甲寅。豐沛已生漢祖。越十五年己巳。項籍又生。始皇南巡會稽。漢祖時年二十三。籍亦十三四耳。咸望見歎息。思代其位。以強壯好殺之天子。田野少年。睥睨於旁。卒不及知。不能殺也。危矣哉。秦滅六國。十有五年而亡。二世元年七月。陳涉起蘄。自立為楚王。而景駒懷王孫心項羽相繼為王者四。而楚復。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而趙歇張耳張敖為王者四而趙復。九月。田儋自立為齊王。而田市田安田都田榮田假田廣田橫相繼為王者八而齊復。魏咎甯陵君魏豹相繼為王者三而魏復。燕次於齊。韓廣臧荼盧綰相繼為王者三而燕復。韓則最後。橫陽君成申陽鄭昌太尉韓信相繼為王者四而韓復。或謂始皇之惡。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曷不盡誅六國子孫。俾無遺種。然陳勝吳廣。固閭左戍長也。秦亡於漁陽。唐亡於桂林。戍卒一呼。禍徧四海。能為亂者。豈必王侯苗裔哉。秦將章邯擊殺周文。武臣陳勝楚駒皆被弑。田儋周市魏咎項梁連敗死。戰略誠不下蒙恬也。扼於趙高司馬奏事不達。楊熊敗走滎陽。詔使斬之。邯懼降楚。沛公遂入咸陽。夫一統殷盛。天下富強。其亡非一日而亡也。人君自亡之類。必先有外敵。繼以內亂。隋煬帝大業時。楊玄感等起兵敗死。王世充亦屢奏捷。宇文化及忽弑廣於江都。隋因以亡。以觀秦事。何相若也。王離章邯降虜於外。趙高閻樂賊君於內。子嬰雖族高。未能自全也。司馬貞云始皇有十八子。扶蘇為長。胡亥最幼。趙高殺其十七兄而立之。以暴繼暴。宜其速亡。然胡亥愚主。豈敢望始皇哉。平居不辨鹿馬。患難惡聞盜賊。彼何能殺人。殺人者高也。高說李斯立胡亥。稱其慈仁篤厚。胡亥未成君時。尚無暴名。自高佐之。始為刻

深夫智而忍者其忍繇己出愚而忍者其忍為人用繇己出者其忍也可治可亂為人用者其忍也有亂無治始皇狼心虎視日夜謀呑六國積二十六年方遂其志趙高一隱宮賤人絜胡亥用之其亡秦也直三年耳干戈之取天下勞婦寺之亡天下逸勞者累世不決逸者一朝立潰是故趙高之可畏甚於始皇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

高帝滅楚

項羽願西入關

懷王諸老將請遣沛公入關

蕭何獨收圖籍

樊噲張良請沛公無留秦宮中

約法三章

秦二世二年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

漢高祖元年冬十月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

范增說項羽擊沛公

張良因項伯以解沛公於項羽

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奈何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項羽號章邯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軍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為我

樊噲入衛
沛公還霸上

呼入良出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瞋目視項羽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項羽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噲立而飲之項羽曰壯士復能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

為之奈何樊噲曰如今人方為刀俎我方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鴻門去霸上四十里沛公
則置車騎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間行趣霸
上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玉斗與亞父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
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
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
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羽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
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
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
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
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羽聞之
烹韓生項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
主約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
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
為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
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乃陰謀曰巴
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
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
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翳為翟

王王上郡都高奴項羽欲自取梁地乃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番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都即墨齊將田都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亦不封客多說項羽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為王餘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聞其在南皮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　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送至褒中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　六月田榮殺齊王市自立為齊王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

蕭何言欲爭天下非韓信不可

韓信論楚失天下心漢得秦民心

信論項羽不都關中之失與韓生見同

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亡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

漢王一舉而東、雍王走、塞王翟王降、果如信言

王陵母言漢王長者、終得天下、張良兩遺書、而楚兵不西

綱目亦書弑、陳餘敗張耳、迎立趙王、復以身留傳

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為渭南河上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后、項王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　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　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項王使趣義帝行、其羣臣左右稍稍叛之、

二年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衡山臨江王擊義帝、殺之江中、　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兵共襲常山、常山王張耳敗走、漢謁漢王於廢丘、漢王厚遇之、陳餘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張良自韓閒行歸漢、漢王以為成信侯、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漢王如陝、鎮撫關外父老、　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　漢王以韓襄王孫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信急擊韓王

項王又坑田榮降卒

董公說漢王為義帝發喪

昌於陽城昌降十一月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　漢王還都櫟陽　諸將拔隴西　春正月項王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項王復立田假為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　漢將拔北地虜雍王弟平　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初陽武人陳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後事項羽賜爵為卿殷王反楚項羽使平擊降之還拜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挺身間行杖劍亡渡河歸漢王於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餘乃遣兵助漢　田榮弟橫收散卒得數萬人起城陽夏四月立榮子廣為齊王以拒楚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

漢王入彭城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遂為楚所破頹大風晝晦漢王得遁去

漢王棄二子滕公卒保護脫之

漢王欲棄關以東等張良請捐與黥布彭越韓信

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擠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墮二子車下滕公為太僕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今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故徐行漢王怒欲斬之者十餘滕公卒保護脫二子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不相遇反遇楚軍楚軍與歸項王常置軍中為質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諸侯皆背漢復與楚塞王欣翟王翳亡降楚　田橫進攻田假假走楚楚殺之橫遂復定三齊之地

漢王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二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軍數千人行漢之破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之擊漢王自下邑徙軍碭遂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　五月

使隨何說九江王

騎士李必駱甲願為傅不願為將漢用之以破楚騎

魏王以漢王慢侮故不肯從

漢王料柏直馮敬項它不能當信嬰參

韓信恐魏用周叔為大將

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楚騎來衆漢王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則絕河津反為楚　六月漢王還櫟陽　漢兵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盡定雍地以為中地北地隴西郡　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酈生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　漢之敗於彭城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即背漢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說於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

成安君不用李左車之言為韓信斬於泜水上

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諸將效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

韓信從廣武之策發使至燕而燕下

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今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曠日持久糧食單竭燕既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張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　十一月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也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者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大王宜悉九江之衆身自將之為楚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

隨何說九江王殺楚使者遂歸漢

人者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劒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九江數月龍且破九江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兵殺之乃間行與何俱歸漢　十二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皐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

張良言立六國有八漢王遂趣銷印

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為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

陳平請捐金以間楚骨鯁之言漢王與以黃金數萬斤恣所為

亞父請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疽發背死

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承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於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彊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眛等。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羽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

漢王從轅生計出軍宛葉間

周苛不肯降楚羽烹之

漢王聽鄭忠計高壘深塹不戰止遣將燒楚積聚

王可以閒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皐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是月彭越度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乃使終公守成皐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皐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皐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并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北渡河宿小修武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

秋七月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

八月引兵臨河南鄉軍小修武欲復與楚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綰將卒二萬人騎數百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

彭越相保　彭越攻徇梁地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九月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外黃睢陽等城皆下之　漢王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食其又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於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天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土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出井陘誅成安君此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可得而保也不然危亡可立而待也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華無傷田解將重兵

韓信聽蒯徹之言渡河攻齊而齊烹酈生

曹咎不守項王之戒為漢所敗

項伯復保全太公

屯歷下以距漢及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為樂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辯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遂渡河

四年冬十月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為賣己乃烹之引兵東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田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　楚大司馬咎守成皐漢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咎及司馬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成皐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項王三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

漢王數項羽十罪

張良彊請漢王起勞軍

龍且不聽客言遂為韓信擊殺水東

羽所患者韓信

張良陳平請勿西歸而專擊楚

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皐　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二十萬以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客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地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生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也十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韓信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進至博陽田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嬴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嬰進擊齊將田吸於千乘曹參擊田既於膠東皆殺之盡定齊地立張耳為趙王　漢王疾愈西入關至櫟陽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　春二月遣張耳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下楚信不忍倍漢遂謝蒯徹（語在諸將之叛）　秋八月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　項王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

為楚九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而弗擊此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隨劉賈皆會 十二月項王至垓下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則夜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名騅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纔百餘人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刈旗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鄉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郎中騎楊

遂自刎死

喜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項王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二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以其所乘騅馬賜亭長。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示中郎騎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楊喜。呂馬童及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戶。封五人皆為列侯。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以示魯父兄。魯乃降。漢王以魯公禮葬項王於穀城。親為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皆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

太史公曰。羽起隴畮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楊子法言。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憞羣策而自屈其

高祖能用三傑項王不能用一范增

婁敬請都關中張良稱其說是漢王從之

加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爲故焉

春正月諸侯王皆上疏請尊漢王爲皇帝二月甲午王即皇帝位於氾水之陽　帝西都洛陽

夏五月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說服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於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皐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按秦之故地此

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

張溥曰楚漢之爭楚可以殺漢王者凡三飲於鴻門一劍之力耳而項王不忍彭城高會楚軍圍漢王三匝賴大風晝晦始得遁去滎陽之困紀信黃屋左纛誑楚楚兵之城東觀而漢王乃出西門後世讀史者未嘗不稱漢王死而能生亡而能存謂為天授然漢王之得天下從此決矣鴻門之厄始求大將脫於彭城始欲捐關以東出滎陽至成皐而後戰守之策無一失夫擇大將者爭天下之本也捐地以與人者以棄為取之善術也可以守可以戰使敵疲於應命者則取天下可以十全矣漢王雖豁達大度方其用兵之始於取天下之術未深其西入咸陽也見秦宮室重寶婦女即欲留居之樊噲以秦亡為戒張良以助桀為言乃還軍霸上及至彭城則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為楚所乘身幾不免然則范增所云沛公貪財好色其性固難猝改也逮身更數死父母妻子之不保而後其用人益堅任術益變非獨知己也而又知彼非獨善取也而又善棄張良曰英布彭越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關以東以與三人楚可立破也漢王然之於是隋何使九江而英布倍楚彭越往來游兵絕楚糧食此兩人者間勝楚亦間敗於楚未嘗為楚大難而

楚已困甚。若養其全力。一舉而虜魏王。禽夏說。破趙下燕。舉齊伐楚者。韓信也。井陘之役。李左車說成安君。以奇兵從間路絕韓信張耳之輜重。而陳餘不從。項王使龍且救齊。且客請深壁勿戰。使齊王招所亡城與漢鬪。而龍且不用。或者以為信幸。不知信因敵施變。其智實倍漢王。即使左車與且客之說行。未足殺信也。魏趙燕齊既為漢國。漢所獨與戰者楚耳。項王雖强。豈能以一國與天下敵哉。是以迫蹙東城。不復渡江。羽豈畏漢王哉。畏韓信也。惟楚畏信。惟漢能用信。是故其始也惴惴於卮酒之間。而其後則抗聲以誅羽之十罪。其始見楚兵之集。則跳身以走。而其後出兵宛葉。就食敖倉。使項王奔走於滎陽成皐之間。忽戰忽守。以坐邀其敝。其所恃於人者固。而更歷患難者精也。然漢王殺人之術。亦繇是益工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

諸將之叛

韓信自請為齊王漢王用張良陳平計乃立之

漢高祖四年。冬十月。韓信襲齊。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救齊。信擊殺龍且。虜齊王廣。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武涉言漢王不可親信

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

韓信不忘漢王解衣推食之恩

蒯徹說韓信三分天下

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必終爲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徹曰。天下初發難也。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鬭逐北。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百姓罷極怨望。無所歸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

韓信不肯鄉利背義

蒯徹論知而不為者百事之禍

韓信不忍倍漢

蒯徹佯狂為巫

漢王奪齊王信軍

陳平說高帝偽遊雲夢

蒯徹曰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常山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踐也此二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不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徹因去佯狂為巫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漢王用張良計分地以王二人（事見高帝滅楚）　十二月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封魏相國建城侯彭越為梁王王魏故地都定陶

六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

韓信言天下已定我固當烹

田肯請使親子弟王齊

韓信羞與絳灌等列

韓信論高帝不能將兵而善將將

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埶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為。或說信曰。斬鍾離眛以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上會諸侯於陳。信持眛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埶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十年　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相國。監趙代邊兵。豨過辭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豨常慕魏無忌之養士。及為相守邊。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趙相周昌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於外數歲。恐

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韓王信因使王黃曼丘臣等說誘之
太上皇崩上使人召豨豨稱病不至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自東擊之
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
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
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
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
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
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陳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渡
河攻聊城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不下攻殘之趙
利守東垣帝攻拔之更命曰真定帝購王黃曼丘臣以千金其麾下皆生致之於是陳豨軍遂
敗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豨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信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
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　春正月舍人弟上變告信欲
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　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
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
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臣光曰世或以韓信為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
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

高帝憐韓信之死

高帝赦蒯徹

扈輒勸梁王反梁王不聽復為高帝囚至洛陽

高帝赦信為淮陰侯赦越為庶人

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醻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上還洛陽聞淮陰侯之死且喜且憐之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上曰是齊辯士蒯徹也乃詔齊捕蒯徹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上曰置之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遂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

呂后誘誅彭越

王廷尉阿呂后意請族彭越

欒布哭彭越力責高帝誅滅功臣

高帝釋欒布拜為都尉

賁赫上變告布反與信家舍人弟越家大僕同

薛公言布反不足怪

薛公料布必出下計

高帝為妻子自彊

留侯說高帝以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

從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可其奏、三月、夷越三族、梟越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欒布使於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欲烹之、方提趨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具、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王疑其與亂、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楚故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故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之、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其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

楚將不聽人言其一軍為布所破

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
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驪山之
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
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是時上有疾欲使太子往擊黥布太子客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
先生說建成侯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
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
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
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釋之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
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
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
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
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
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荊荊王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
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
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
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

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兵遇於蘄西布兵精甚上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
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

長沙城王臣誘殺黥布

臧衍說張勝令燕緩陳豨而與胡和

燕綰從張勝言陰使范齊與陳豨約

燕綰畏呂后遂稱病不行

燕綰因帝崩遂亡入匈奴

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漢別將擊英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成王臣使人誘布，偽欲與亡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周勃悉定代郡、雁門、雲中地，斬陳豨於當城。陳豨之反也，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乃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漢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帝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春二月，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綰，立皇子建為燕王。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聞帝崩，遂亡入匈奴。

張溥曰：武涉、蒯通說韓信背漢而自王，漢讓梁王越，扈輒勸越發兵遂反，盧綰遣張勝於匈奴，臧衍說勝令燕緩陳豨而與胡和，自今言之，皆人臣不忠之謀，不可以訓天下。若論當日事，所以為三人計者，皆出於不得已。其言漢王不可親信，未嘗不深中人情也。然雲

爭之遂成於陳平。雒陽之囚。迫於告變。及信越既至。一廢為淮陰侯。一赦為庶人。帝亦未決殺之也。夫帝有戮功臣之心。而不敢即有其事。當時為大臣者。如酈留諸侯。能引大義。明高功。以正救其失。帝之邪心。亦可少止。酈留既嫌畏不敢言。所賴雖以仁恩匡四剛戾者。呂后耳。后既不然。而反益其毒。此漢禍所以不可救也。淮南王布反。上已有疾。欲使太子往擊。太子客說建成侯。請呂后涕泣為上言。上乃將兵自東。止太子居守。當時天下已定。外患已除。帝亦無所忌慮。獨有妻子之言。能入其心。為之妻者。少長授制。而復助以誅殺。信越諸臣。亦有死而已矣。且呂后殺信。有專擅之大罪二。帝知之乎。信固功臣。亦大臣也。戮一大臣而帝不聞。一罪也。即使帝在邯鄲。倉皇不及往反。執信於獄。以尺一告帝。或誅或族。惟命。集百官而廷議其罪。亦惟命。乃遽斬之長樂鍾室。夷其三族。二罪也。或以為高帝欲殺信久。私與呂后定約而出。又不欲身有殺信名。假呂后成之。而外示憐惜。其事不可知。然縱觀當日能與天下爭衡者。獨漢王與信耳。呂后今日殺信。明日即玩弄帝於股掌之中。英雄無相惜之心。而老婦有日甚之毒。即帝亦且奈之何哉。是故韓信受禽。梁王震恐。陳豨未滅。燕王已貳。欒布有人人自危之言。薛公陳淮南當反之論。惟綰亦曰往年春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遂不應召。帝崩乃亡入匈奴。夫功臣誅而高帝崩。高帝崩而諸呂亂。勢會相應。可謂無天道人事哉。

DS
735
.A2
L5
v.7

秦滅而匈奴稍南

冒頓作鳴鏑習勒騎射以弑父

冒頓不愛寶馬閼氏而愛甌脫

東胡猶智伯冒頓猶趙襄子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匈奴和親

漢高祖六年　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稍南度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立之是時東胡彊而月氏盛乃使冒頓質於月氏既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冒頓乃以鳴鏑自射其善馬既又射其愛妻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斬之最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可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遂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與東胡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此棄地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是時漢兵方與

冒頓乘中國之罷以自強

漢疑讓韓王信信遂以馬邑降匈奴

劉敬料匈奴見短伏奇不可擊高帝不聽敬言遂被圍於白登七日

帝用陳平計厚遺閼氏

幸王黃趙利兵不來而冒頓解圍一角幸天大霧而高帝得從解角直出

帝以曲逆為壯縣乃更封陳平

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威服中國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未還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令樊噲止定代地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　十二月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赦為

劉敬請以適長公主妻匈奴

呂后泣不肯遣帝遂以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

冒頓遺高后嫚書

樊噲請擊匈奴季布以為噲可斬

郃陽侯

八年、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奈何、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敘。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疏矣。況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惠帝三年春、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彊、為書使使遺高后、辭極褻嫚、高后大怒、召將相大臣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釋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幷遺以車二乘馬二

呂后令張釋報書深自謙遜以謝匈奴

文帝遣灌嬰擊右賢王

帝以翁主妻稽粥強使中行說傅之而說遂為漢患

駟、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高后六年、四月、匈奴寇狄道、攻阿陽、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

文帝前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保塞蠻夷、殺略人民。上幸甘泉、遣丞相

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右賢王走出塞、

六年、冬、十月、匈奴單于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

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

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

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

安邊民、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帝報書曰、單于欲除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

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

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後頃之、

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

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

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

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

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於是說

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牧、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

賈誼論漢以金絮采繒奉匈奴可為流涕

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漢使或訾笑匈奴俗無禮義者中行説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疎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喋喋佔佔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

梁太傅賈誼上疏曰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鋋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

鼂錯請用胡將將降胡義渠蠻夷之屬當險阻用輕車材官制平地通道兩軍表裏以禦匈奴
請募民徙塞下

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橈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胡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答焉。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利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憤怨。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

請責良吏
存恤老弱
善遇壯士

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為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

文帝欲自征匈奴

帝復與匈奴和親

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

後二年。匈奴連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上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與匈奴和親。

三年。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略甚眾。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

帝稱周亞夫為真將軍

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為中尉。

孝景元年夏四月。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

二年、秋、與匈奴和親。

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中二年、春二月、匈奴入燕。

李廣以十餘騎射殺匈奴白馬將

六年、六月、匈奴入雁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為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後二年、三月、匈奴入雁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雁門。

孝武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上古不屬為人。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

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張溥曰。婁敬和戎之策。本於晉魏絳。絳之言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晉悼公從之。八年之內。九合諸侯。然絳所云和。息兵脩好。務以德服而已。未嘗厚贈賂。屈體貌。最下而娶以中國王者之女也。春秋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書譏之。惡其失馭戎之道也。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終。春秋書公會四十有六。惟於二者有異詞。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其指嚴矣。漢高祖與匈奴冒頓戰。困於白登。厚遺閼氏。解圍出。婁敬即說高祖以適長公主妻冒頓。高祖是之。冒頓弒父妻母。強於漢北。有王者起。誅之可也。否則待以不治可也。降而為婚姻。則首居下足居上也。且高祖擊匈奴。繇討韓王信。韓王信叛降匈奴。繇畏帝之疑。楚王信方執。韓王信已叛。帝欲滅匈奴。韓信彭越黥布皆足使也。必欲殺之何哉。韓王信叛則連匈奴。燕王綰叛亦連匈奴。帝不能使功臣滅匈奴。而反驅功臣入匈奴。計亦悖矣。婁敬初衣褐見。請都關中。以此有名。既又言匈奴見短伏奇不可擊。為帝親信。齊虜得官。無過口舌。寧識禮義教化哉。唐高祖起太原。借兵突厥。遂與和親。太宗因而不改。為盛德累。然薛延陀遣使乞和親。公主行有日矣。契苾何力言不可。太宗善其策。詔真珠親迎。以計絕之。真珠憤死。薛延陀平。許和而絕。中國猶有利焉。余竊悲當日張良蕭何諸臣。不能力爭漢失也。魯元公主已嫁張敖。設聽敬言。公主竟棄敖從冒頓乎。戰國之世。周分為三。有周赧王東周君西周君之稱。周亡。海內曠無天子者三十五年。秦政既帝。滅絕

仁義。天下不為夷者幾希。漢祖於父不辭擁篲。於女則許更嫁。羣下相視。若無足怪。知風
俗未盡變。君臣皆不學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諸呂之變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周昌廷爭之疆

高祖十年。定陶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雖封為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既罷。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曰。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昌為御史大夫。

十二年。十一月。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止不立。　初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

高帝料安劉氏者必周勃

惠帝自迎趙王入宮挾與起居飲食

呂后乘惠帝晨出射遂酖殺趙王

帝觀戚姬遂不聽政

呂后命張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

王陵論王呂氏非約

陳平周勃論王諸呂無不可

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五月己巳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赭衣令舂遣使召趙王如意使者三反趙相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先使人召昌昌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

惠帝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臣光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以周勃為太尉

七年秋八月戊寅帝崩於未央宮初呂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既葬太子即皇帝位幼太后臨朝稱制

高后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若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

呂后以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而令監宮中

呂后怨趙堯而任用敖

大臣阿太后意請立呂台為王

呂后幽殺少帝立恒山王義為帝不稱元年

呂后以母殺子諸呂女以妻殺夫

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十一月甲子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為趙隱王謀乃抵堯罪上黨守任敖嘗為沛獄吏有德於太后乃以為御史大夫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為宣王兄周呂令武侯澤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　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國

二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　夏五月丙申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又以呂祿女妻章

四年夏四月丙申太后封女弟嬃為臨光侯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變太后聞之幽之永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見太后語羣臣曰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惑昏亂不能繼嗣治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遂廢帝幽殺之五月丙辰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六年冬十一月立肅王弟產為呂王

七年春正月太后召趙幽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得見令衛圍守之弗

梁王恢不之國　田生為劉澤說張卿而澤遂封琅邪王　當書曰呂產女弒其夫趙王恢　劉章斬諸呂中一人而劉氏始強　陳平所恐者惟禍及己　陸生說陳平絳侯深相結　代王不顧徙趙願守邊　呂后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

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丁丑趙王餓死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

呂須女為將軍營陵侯劉澤妻澤者高祖從祖昆弟也齊人田生為之說大謁者張卿曰諸呂之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今卿言太后王之呂氏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太后然之乃割齊之琅琊郡封澤為琅琊王

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六月王不勝悲忿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為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爭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強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處陸賈往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之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呂祿為趙王追尊祿父建成康侯釋之為趙昭王

八年冬十月辛丑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為燕王封通弟莊為東平侯

春三月太后祓還過

太后誡産祿據兵衛宮
呂祿女一妻劉章一為帝后
朱虛侯以婦故知諸呂反謀
召平不聽齊王發兵為魏勃所給自殺
齊王使祝午東詐琅邪王而盡將其兵
灌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以待變
勃平刼酈商使其子寄給說呂祿歸將印呂產歸相印
呂頦怒呂祿棄軍與太后誡無

軹道見物如蒼犬撠太后掖忽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太后遂病掖傷　夏四月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以其勸王諸呂賞之也　秋七月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為人所制辛巳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諸呂欲為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齊王乃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王召平信之勃既將兵遂圍相府召平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瑯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請大王幸之臨淄見齊王計事琅琊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兵并將之琅邪王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濟南遺諸侯王書陳諸呂之罪欲舉兵誅之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

送表意同

賈壽趣呂產之國

紀通持節矯內太尉北軍

呂祿以為酈況不欺己

太尉不敢公言誅諸呂

朱虛侯逐殺呂產并呂更始

灌嬰笑魏勃為妄庸人

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九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且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況不欺己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公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

諸大臣不欲立齊王而迎立代王

宋昌獨排張武等議請代王勿疑

鬬遂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其節謁者
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
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
呂祿而笞殺呂嬃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張偃戊辰徙濟川王王梁遣朱虛侯章以誅諸
呂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舉兵使使召魏勃至責問之勃曰失火之
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
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灌嬰兵亦罷滎陽歸
班固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
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
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強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
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
宗廟亂功臣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
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固順況以仁孝聞天下乎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左右
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
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啑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
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
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

代王先遣薄昭見絳侯宋昌之長安甚詳慎

東牟侯興居請除宮

夜拜宋昌鎮撫南北軍以張武行殿中夜下詔書赦天下

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瑯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後九月己酉晦代王至長安舍代邸羣臣從至邸丞相陳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子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有

陳平以右丞相讓周勃

袁盎間絳侯

司分部誅滅梁淮陽恒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文帝元年冬十月，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十一月辛巳，上徙平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　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絳侯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安陵袁盎諫曰：諸呂悖逆，大臣相與共誅之。是時丞相為太尉，本兵柄，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張溥曰：漢高帝即尊位十二年崩，孝惠帝立，呂太后即因戚夫人召趙王如意入長安，亡何皆殺之，則惠帝元年也。高帝初寵定陶戚姬，疎呂后，欲廢太子立趙王。帝崩，呂后即肆其忿。孝惠與母同仇，宜心快之，乃趙王來，親迎霸上，與入宮起居飲食。呂后伺間殺趙王，帝勝斬宮姬見人彘，大哭病不起。凡為人子天性仁厚者，誠不忍父母有過同室誅夷也。衛宣公烝於夷姜，生子伋，既奪伋妻，生壽及朔，詩人賦匏有苦葉、賦新臺者也。宣姜與朔構子伋，公使諸齊，使盜待諸竟。壽子以告，使之行，伋不可。壽子飲之酒，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又殺之。詩二子乘舟之所為賦也。呂太后愛孝惠而殺戚姬趙王，孝惠反以傷戚姬趙王病崩，何異衛宣姜欲殺伋而及壽乎。孝惠在位七年，政繇太后。帝崩，又臨朝八年，是呂氏為天子十有五年矣。呂后僭位十五年，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唐武后僭位二十一年，刑罰用，大亂跋不起。是惟適當國家強盛，黎民休息，得恣淫暴，下不敢難，豈天亦助女主乎。惡二后者，譏其稱制，與王莽之十四年有同貶焉。孝惠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心畏

大臣未敢即王諸呂張辟彊說丞相陳平等請之太后說哭乃哀張良佐高祖成帝業又保孝惠無廢稱純臣孫子不肖背君親賞呂氏罪當死然十五歲兒未足深責陳平周勃身為大臣不能守王陵之正阿意取寵等之導亂矣呂祿呂產既王握南北軍太后誅戮無忌少帝幽殺趙王友趙王恢與燕王建父子俱死將相大臣危不自保幸太后老死齊王兵起灌嬰留屯滎陽酈寄游說呂祿紀通矯節朱虛奮勇始得勃入軍門捕誅諸呂否則祿印不解重兵在呂大臣葸弱相仗莫發戰於闕下勝負未可知也呂氏崩戒祿產毋送喪為人所制呂祿與酈寄出游獵呂須怒其棄軍散珠玉寶器呂氏男子皆碌碌其強者獨婦人耳然亦無奇能異智當日平勃諸臣但心懾於淮南彭越之死各為身謀奉令惟謹太后威權賓羣下推長之不死烏能動哉周詩有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呂后為高祖微時妃高祖崩時年六十三又十四年后方崩究其死矣他人是愉陳平周勃可謂善俟者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

任囂以長吏無可言者故召龍川令趙佗使行南海尉事

陸賈說尉佗稱臣奉漢約

南粵稱藩

漢高帝十一年五月詔立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初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秦為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

呂后禁南越關市鐵器尉佗遂自稱帝攻長沙

文帝復使陸賈使南越南越王願奉詔長為藩臣

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陸生至尉佗魋結箕倨見陸生陸生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也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耳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留陸生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

高后四年夏五月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南越王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

五年春佗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七年九月遣隆慮侯周竈將兵擊南越

文帝元年　初隆慮侯竈擊南越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趙佗因
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
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
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
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
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
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
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
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
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
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
使如故賈至南越南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
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
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即
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
即予予牡無與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
凡三輩上書謝罪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
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

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於今抱孫馬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

張溥曰長沙王吳芮秦時番陽令也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後以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功封王高帝既帝制詔稱忠南粵王趙佗故秦南海尉也高祖既定天下遣陸賈因其地立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大漢方興芮從於舉兵之始佗服於功成之日兩人皆可謂知幾達變矣佗家本真定令於龍川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屬以事時天下虎爭中國擾亂囂憂地無所託舍子孫親舊而用佗知佗者深也豪傑相攻南海僻遠擊幷二郡坐大自王無戰鬬之勞依險阻之固生民有主稱臣奉約慮所素定楚人陸賈徼便進說佗即下拜親戚墳墓之情未嘗忘肆然欲為中原主則不能與不敢持此安歸乎高帝之不用兵陸生之縱口辯咸窺知其情毋煩忘矢遺鏃而直以柔屈也高帝崩呂后稱制佗即自號為帝發兵攻長沙邊邑夫老婦僭位淫人亡國四夷君長有能聲討者大義歸之佗何知此但見隔絕器物背前信令則怒而挺戈耳孝文即位南越地廣富强倍昔日寧可以兵服乎陸賈再使佗去帝制黃屋左纛顧常奉貢職誠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哉柔制之道猶循高帝也夫秦亡而佗王呂僭而佗帝其倔彊也非叛畏高祖之威感文帝之仁其向化也則誠崎嶇山海抱孫事漢進同禮義之俗退免後夫之凶在佗所處如是足矣班固贊吳芮之起不失正道能傳號五世慶流支庶予於趙佗亦云韓信彭越功高天下據地非僻無論其志不安於尉佗即欲為佗勢逼高帝矣亦不可得是可悲也

皇太子提殺吳太子吳王始有反謀

吳使者請文帝棄吳王前過帝從之吳謀亦解

鼂錯請削吳獨竇嬰爭之

漢連削楚趙膠西郡縣而吳王遂反

吳王使應高說膠西王同反

吳王身為使者至膠西面約舉兵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七國之叛

漢景帝前三年。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為秋請。文帝復問之。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及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狧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

膠西王不聽羣臣之諫

穆生韋孟走去申公白生乃被胥靡

休侯富諫吳王不聽乃與母奔京師

楚王戊殺張尚趙夷吾趙王遂殺建德王悍

身有内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惑天子侵奪諸侯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内以鼂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為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居於鄒戊因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休侯富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誅漢吏二千

濟非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

景帝受文帝之戒拜周亞夫為太尉

鼂錯父責鼂錯疏人骨肉遂飲藥死

鼂錯欲治袁盎未決為盎所覺盎遂因竇嬰入見上請斬錯

鄧公稱鼂錯之寃

袁盎請使吳至吳吳其說不得行徒脫亡歸報

周亞夫從趙涉之言得至洛陽

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王戊戊殺尚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遂燒殺建德悍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淄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凡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吳王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吳楚共攻梁破棘壁殺數萬人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復召竇嬰拜為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兵初鼂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固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吳王財物抵皐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錯謂丞史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

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乃拜盎為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上乃使袁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吳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袁盎劉通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令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間脫亡歸報太尉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

亞夫堅壁不戰先絕吳楚饟道後以精兵追擊遂大破之

田祿伯桓將軍之計不行而漢得以破吳

於殽澠阸陿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閒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閒。果得吳伏兵。乃請趙涉爲護軍。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尚弟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終不出。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倉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兵。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

齊王之周邱未可方項王之范增

路中大夫佯許三國之城盟至下勸齊無下三國遂被殺吳太子勸王勿聽田祿伯膠西太子勸王襲漢兵其不義則同

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　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吳王度淮走丹徒保東越兵可萬餘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紿吳王出勞軍使人鏦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太子駒亡走閩越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為是然梁王由此與太尉有隙三王之圍臨淄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淄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勿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藁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弓高侯韓頹當遺膠西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詣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

公孫玃為濟北王說梁孝王而濟北獨得不坐

天下七國發兵且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
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王
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兵至趙趙
王引兵還邯鄲城守酈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敗亦不肯入邊欒布破齊還并兵引
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帝以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齊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
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玃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
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玃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
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
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
無隙矣今吳王連諸侯之兵敺白徒之衆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
跬步獨進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是
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
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
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
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　帝欲以吳王弟德
哀侯廣之子續吳以楚王元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
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夏六月乙亥徙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江都
王王故吳地立宗正禮為楚王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

竇太后許立楚後不許立吳後淮南相得將兵不聽王而為漢淮南乃得完

四年　初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成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及吳楚已破衡山王入朝上以為貞信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張溥曰吳王濞高祖兄仲之子也楚王戊高祖同父少弟楚元王交之孫也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高祖長庶男齊悼惠王肥之子也趙王遂高祖諸姬子趙幽王友之長子也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高祖破英布軍既封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高祖見其狀有反相拊背戒之文帝之世失藩臣禮不朝京師其悖逆出天性非必濞於鼂錯始亂東南也然濞擅銅鹽畜亡命黃屋爵人者四十餘年至景帝時人已老矣令帝效孝文寬仁無遽削地死後分封支庶漸殺其勢吳可不勞而定也錯說帝急削吳遂招楚趙諸齊同反謀誠不詳獨袁盎譖入帝驟殺錯快人私讐無益國計鄧公所為稱寃也夫吳不削則不反削則必反不削而禍大憂在國削而禍小憂在錯錯則主削者也主吳之削而不知所以塞吳之亂則錯之所長僅在削人而已惡足稱智哉錯促吳反反欲自居守而令天子將兵盎說帝殺錯以罷吳兵兵則不罷而盎徒脫歸二臣皆有死道錯死盎生漢法不平甚矣周亞夫往擊吳楚趙涉說其走藍田出武關而殺澠之伏兵不發鄧都尉請堅壁昌邑以梁委吳用輕兵絕餉道全彊制罷極從之而七國之師三月破滅亞夫雖能將兵尤善用言濞則有田祿伯桓將軍周丘不知任也取梁據洛吳之長策舍此求濟進退無據矣高祖臨崩遺命用周勃為太尉以安劉氏文帝崩亦戒景帝緩急

賈誼論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將亞夫卒破七國二帝知人善任易世猶治彼同姓傾仄忿決一朝者宜未可以語此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

梁孝王驕縱

漢文帝前二年春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五年初帝分代為二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是歲徙代王武為淮陽王以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

六年梁太傅賈誼上疏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匈奴賓服百姓素朴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立經陳紀為萬世法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

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臣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内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如此則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搐身慮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十一年夏六月梁懷王揖薨無子賈誼復上書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黑子之著

竇嬰爭傳位梁王之語太后遂除嬰門籍

面適足以餌大國而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

景帝二年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俊之士如吳人枚乘嚴忌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蜀人司馬相如之屬皆從之遊每入朝上使使持節以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既至寵幸無比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因上疏請留且半歲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

三年冬十月梁王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詹事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得以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梁王以此益驕

中二年　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吳楚攻梁梁王城守事見七國之叛）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蹕入警王

袁盎等諫立梁王不可太后議格
袁盎等復爭梁王築甬道不可
梁王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袁盎等
韓安國泣諫梁王王乃令勝詭自殺出之
鄒陽說王長君力言于帝母捘梁事

寵信羊勝公孫詭以詭為中尉勝詭多奇邪計欲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之廢也太后意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帝以訪諸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格遂不復言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眾築作甬道朝太后袁盎等皆建以為不可梁王由此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為上遣田叔呂季主往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詭勝匿王後宮使者十餘輩至梁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以下舉國大索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臨江王適長太子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今大王列在諸侯訹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宴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勝詭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梁王梁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皇后兄王信說曰長君弟得幸於上後宮莫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曰為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得無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庳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

田叔悉燒梁之獄辭

帝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為王

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帝怒稍解是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按梁事來還至霸昌廏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在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果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帝以田叔為賢擢為魯相

六年冬十月梁王來朝上疏欲留上弗許王歸國意忽忽不樂　夏四月梁孝王薨竇太后聞之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買為梁王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一餐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及死藏府餘黄金尚四十餘萬斤他物稱是

張溥曰孝文帝三年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柴武擊之興居兵敗自殺六年冬十月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景帝三年吳楚七國反周亞夫討平之漢是時宗室之變極矣又四年有梁王武殺袁盎之事何居文帝之世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審食其為母讐也梁王與盎非讐而殺之者惡其格立弟之議也且審食其漢之罪

臣盎則漢大臣也淮南王所殺止一食其梁王刺客所殺則盎及議臣十餘人也長情可原武罪難恕竟釋不問者一則曰親文帝在代時前有后生三子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母子皆卒矣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揖參先亡景帝在位所存惟武又重以母弟之戚太后慈愛非他王比也一則曰功吳楚之反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使韓安國張羽等距戰吳楚不敢過而西勞苦至矣帝厚梁王以功以親梁王自驕亦以功以親太后非王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即有殺盎罪王未可誅也吳王濞初叛要約諸國濟北王志城壞未定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吳楚敗志欲自殺公孫玃為見梁王說其解紛得不坐梁王殺盎使鄒陽入長安說王長君請命於天子即玃智也景帝上奉母氏之命內聽皇后之言梁事必欲無竟田叔等適緣其意焚燒獄辭帝亦可因以謝天下矣濟北王興居與朱虛侯章誅諸呂迎立孝文功最大帝絀其封怨望稱兵而死漢初同姓諸王名不軌者莫不幸於興居莫幸於梁王蓋不賞者難居深根者易完也文帝初即位有司請立太子帝下詔博求賢聖推讓宗親其言美其實非也景帝亦詭辭傳位以說太后梁王竟啓驕戾大臣不得其死周公致謹桐葉戒成王毋戲言慮誠深遠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一

漢通西南夷

漢武帝元光五年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

唐蒙請通夜郎道

唐蒙與夜郎侯多同約

發巴蜀卒治道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并諭告以非上意

司馬相如請通邛筰冉駹

公孫宏奏西南夷無所用

公孫宏諫通西南夷置蒼海築朔方為朱買臣等所難乃易其

柯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為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作者數萬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天子大說　是時巴蜀四郡鑿山通西南夷道千餘里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費以巨萬計而無功上患之詔使公孫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

元朔三年冬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春罷蒼海郡

張騫言身毒可通國於是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四道並出昆明殺畧漢使
滇王當羌與夜郎侯不知漢廣大
使者盛言滇國親附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戰
郭昌衛廣誅且蘭及邛君筰侯遂平南夷南越滅而夜郎始入朝
漢以邛筰等為四郡郭昌衛廣擊滅勞深靡莫而滇國請降

秋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專力城朔方

元狩元年　初張騫自月氏還為天子言身毒國去蜀不遠天子欣然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指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巂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是漢以求身毒道始通滇國滇王當羌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

三年秋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是時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以故吏弄法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元鼎六年冬馳義侯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遣中郎將郭昌衛廣將而擊之誅且蘭及邛君筰侯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筰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元封二年　初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於是上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是時漢滅兩粵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

郭昌擊勝昆明而其地終不得

呂辟胡將兵不進為姑繒葉榆所敗

漢立鉤町侯毋波為王

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以為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六年漢既通西南夷開五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歲遣使十餘輩出此初郡皆閉昆明為所殺奪幣物於是天子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昭帝始元元年夏益州夷二十四邑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犇命往擊大破之

四年西南夷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益州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之

六年詔以鉤町侯毋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以為鉤町王賜田廣明爵關內侯

張溥曰南夷君長夜郎最大其西滇最大自滇以北卭都最大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嶲昆明自嶲以東北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冉駹最大自駹以東北白馬最大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後大抵屬漢南夷為牂柯郡卭都為越嶲郡筰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滇為益州郡大漢兵威蕩定羣氏雄哉孝武曽足總八蠻制六合矣班固云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繇涉何傾咎三方之開自好事之臣然南粵者桂林南海象郡閩粵者閩中郡東粵者東甌郡秦所置也朝鮮則周封殷太師之國戰國時朝鮮準僭稱王屬於後燕燕人衛滿破王準有其

地是皆中國臣屬或貳而討師猶有名西南夷則椎結編髮去中國遠南夷之端於番禺見枸醬於大夏見邛竹杖始知其略即無通於漢奚病焉且唐蒙請通南夷夜郎司馬相如且請通西夷邛筰比巴蜀四郡戍饟不通夷又數反上遂罷西夷獨事南夷繼聞張騫言則西夷之使復出彼使外國馳絕域者競侈所聞歸告天子僅愈於方士之無根神山之未見天子即信好之玉帛弓矢洋溢荒徼以輶軒博物之言窮生靈暴露之患功即非常事誠得已淮南王安諫伐閩越莊助往諭以指公孫弘請罷蒼海朔方之役朱買臣等難以十策豈帝果以蠻夷山川地圖寸數用兵非難哉厥常說而樂奇聞志將馳騖并包而不反也西南夷君長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又最寵史書異之或者天亦欲諸夷上通中國是以蒙騫相如建其說郭昌衛廣奮其威適與時會歟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二

淮南謀反

漢文帝前三年　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貫高事發美人以坐繫河內美人母弟趙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妒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吏奉其子詣上上悔名之曰長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後封長為淮南王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呂后故孝惠呂后時無患而常心怨辟陽侯以為不彊爭之於呂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即位淮南王自以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嘗謂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見辟陽侯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治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淮南王淮南王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

淮南王椎殺審食其為天下除賊報母之仇
袁益諫淮南王太驕
文帝曲意從淮南王
淮南王得薄昭書不說而反
丞相等奏淮南王罪當棄市上赦而徙之
袁盎論淮南王剛不堪摧折
帝以民歌為病
賈誼諫封淮王厲王子安等四人

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六年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制吏、請自置相二千石、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風諭之、引管蔡及代頃王濟北王興居以為儆戒。王不說、令大夫但士五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有司治之、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徙處蜀郡嚴道邛郵、盡誅所與謀者、載長以輜車、令縣以次傳之、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淮南王果憤恚不食死、縣傳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今為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戶、
七年、民有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為列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意。上弗聽、

武帝重淮南安王材高

內史中尉不至而王謀不能發

十一年夏六月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

十六年夏四月徙淮南王喜復為城陽王立淮南厲王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

景帝前四年　初七國反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將兵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淮南以故得完事見七國之叛

武帝建元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為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每宴見談語昏暮而後罷安雅善武安侯田蚡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

元朔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毋朝

五年　初淮南王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其羣臣賓客多江淮閒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然乃益治攻戰具積金錢郎中雷被獲罪於太子遷時有詔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惡被於王斥免之欲以禁後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蹤迹連王公卿請逮捕治王太子遷謀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漢使有非是者即刺殺之因發兵反天子使中尉宏即訊王王視中尉顏色和遂不發公卿奏安壅閼奮擊匈奴者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既而安自傷曰吾行仁義反見削地恥之於是為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閒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有反謀恐為所并亦結賓客為反具以為淮南已西欲發兵定江淮之閒而有之衡山王后徐來譖太子爽於王欲廢之而立其弟孝王因太子而佩孝以王印令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

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輣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秋衡山王當入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為反謀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為妄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召中郎伍被與謀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問之被曰昔秦為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六七高皇帝起於行陳之中立為天子此所謂蹈瑕候閒因秦之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王四郡國富民衆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然破於大梁犇走而東身死祀絕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萬倍吳楚之時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棄千乘之君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涕泣而起王有孼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陰使人告太子謀殺漢中尉事下廷尉治王患之欲發復問伍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絕成皋之口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必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當令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高貲於朔方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

二獄連引死數萬人

尉印、漢使節、欲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即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會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聞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獨殺相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即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其黨與、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十二月、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與淮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衡山王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其弟孝為太子、爽聞、即遣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輣車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會有司捕所與淮南謀反者、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王自剄死、王后徐來、太子爽及孝皆棄市、所與謀反者皆族、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

張溥曰、史言淮南王長剛戾、谷口之謀泄、而身死輜車、罪不足憐、然觀其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馳走闕下、肉袒謝、雖豫讓荆卿、不若是氣決也、辟陽之罪、莫大於侍太后監宮中、厲王責以三罪、而不之及、蓋為親諱也、文帝心知辟陽大惡、難於顯言、快心

厲王之一擊而赦弗治亦所以全親也若以春秋之義斷之厲王專殺之罪小討賊之功大帝録其功而赦其罪因其念親之誠而教以忠孝之道自此世為賢藩臣可也迺日驕縱之而生其邪謀則文帝之失也袁盎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嗟乎此豈特為厲王言哉繇而不察安賜之變又見告矣文帝悼傷民歌封厲王四子賈誼痛言其禍引白公為戒然孝景三年吳楚七國之叛使使往來廬江弗應衡山堅守淮南王安欲發兵應之為相所制乃復為漢當時皇帝襃美貞信勞苦卑溼賜謚徙地淮南諸子惡厚最著彼亦何嘗有反側之行邪辟之心哉即安數欲反謀之伍被被極陳忠害安為氣結流涕令被堅守其言請以死爭則安謀當寢而執義不固蹤迹覆敗是所謂君非其君臣非其臣也衡山王賜惑於其后徐來因太子爽而佩次男孝以王印遂至太子告變閨室誅死迹其所造輣車鍛矢璽印反具亦以備淮南耳非果倍漢而自為也而二子構釁陰事宣露衡山之死死於家人非教訓不豫之故哉予嘗論淮南父子之不得其死長失於剛安失於文賜失於愚而禍本在於無嚴傅相傅相無人在王左右者大逆則為柴武開章之聚兵小逆則為雷被白嬴之上書大逆負漢小逆負王奸人之志要在破人父子危人君臣滅人社稷而已他又何所計焉袁盎陰賊著心長於傾仄獨論淮南一事頗而近理亦尚論者所節取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三

漢通西域

漢武帝元朔三年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為彊國匈奴冒頓攻破之老上單

張騫留匈奴中十餘歲始得亡走月氐至大宛

張騫同行百餘人唯二人得還

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餘衆遁逃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漢中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騫十餘歲騫得閒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為發導譯抵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為王既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乃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會伊穉斜逐於單匈奴國內亂騫乃與堂邑氏奴甘父逃歸上拜騫為大中大夫甘父為奉使君騫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張騫言西域諸國風俗

元狩元年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馬馬汗血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及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地廣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

漢兵擊匈奴於幕北

張騫請召烏孫居渾邪地以斷匈奴右臂

元鼎二年渾邪王既降漢漢兵擊逐匈奴於幕北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本為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今單于新

西域始通於漢

烏孫王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後又分置武威郡

帝遣使者求宛汗血馬

張騫以通西域尊貴吏士爭上書求使外國

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戀故地又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昆莫見騫禮節甚倨騫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騫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因令窺漢大小是歲騫還到拜為大行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鹽澤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王既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天子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六年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言書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

趙破奴王恢以擊樓蘭破車師封侯
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
公主不肯嫁昆莫孫岑陬而天子詔從其俗
安息獻烏卵眩人於漢
西域待匈奴使過於漢使

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車師小國當空道攻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使者爭言西域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沮井而還匈河將軍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而還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漢使皆不見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

元封三年冬十二月上遣將軍趙破奴擊車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春正月甲申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佐破奴擊樓蘭封恢為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

六年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匈奴聞烏孫與漢通怒欲擊之又其旁大宛月氏之屬皆事漢烏孫於是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與羣臣議許之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以帷帳錦繡給遺焉昆莫曰我老欲死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為昆彌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

使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至宛請善馬

姚定漢等言三千人可以烏宛王

貳師等為郁成所破遂引兵還

天子遣使遮玉門貳師懼留燉煌

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以備破宛擇馬

貳師屠輪臺

宛貴人殺王母寡而約出善馬

漢及諸小國驩潛大益車師扞罙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西國使更來更去天子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為酒多苜蓿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天子種之於離宮別觀旁極望焉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過於漢使焉

太初元年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與其羣臣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

二年貳師將軍之西也既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

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
三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
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發
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
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
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衛酒泉而發天下
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壻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為兵又載糒給貳
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
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
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
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
善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
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持王毋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
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
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
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軍罷來
救宛破漢軍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
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與盟而罷兵初

郁成擊滅王申生上官桀復擊破郁成

上詔任文捕樓蘭王樓蘭王願徙居漢地

宛貴人殺昧蔡立毋寡昆弟蟬封為王漢因而鎮撫之

姑翼說龜茲王殺賴丹

貳師起燉煌西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將千餘人別至郁成郁成王擊滅之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貳師上邽騎士趙弟恐失郁成王拔劍擊斬其首追及貳師

四年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　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馬千餘匹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下詔封李廣利為海西侯封趙弟為新時侯以上官桀為少府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謫過行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匈奴聞貳師征大宛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玉門關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

昭帝元鳳四年　初扜罙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貳師擊大宛還將賴丹入至京師霍光用桑弘羊前議以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

傅介子責樓蘭龜茲王皆服

介子請刺龜茲王霍光令之先驗於樓蘭

傅介子刺殺樓蘭王安歸立其弟尉屠耆更樓蘭國名為鄯善

鄯善王請漢遣將田伊循城

漢封范明友傅介子為侯

歸得立為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駿馬監北地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龜茲介子至樓蘭龜茲責其王皆謝服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會匈奴使從烏孫還在龜茲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安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外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　秋七月乙巳封范明友為平陵侯傅介子為義陽侯

臣光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鞫旅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

岑陬以子泥靡小傳國於季父子翁歸靡楚主妻岑陬後妻翁歸生三男兩女

常惠問龜茲王斬賴丹之罪斬姑翼而還

莎車國人請烏孫公主少子萬年為王萬年惡暴呼屠徵殺之而自立

翁歸靡請以元貴靡尚主蕭望之以為不可許

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強、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乎、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宣帝本始二年、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次曰大樂　上遣光祿大夫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事見匈奴歸漢

三年、上復遣常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元康元年、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為王、

神爵二年、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

烏孫貴從本約立泥靡為昆彌

蕭望之請徵還少主

烏孫狂王復尚楚主

楚主與魏和意任昌誅謀狂王反為細沈瘦所圍

漢斬和意昌以謝狂王

烏就屠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

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降漢

馮夫人持節並立元貴靡烏就屠而罷辛武賢兵

楚主年老請歸遂卒京師

馮夫人韓宣請使烏孫輔星靡

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乃以烏孫主解憂弟相夫為公主盛為資送而遣之使常惠送之至燉煌未出塞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陬子泥靡為昆彌號狂王常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天子從之徵還少主

甘露元年夏四月烏孫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至烏孫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使士拔劍擊之劒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幣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犂檻車至長安斬之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是歲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燉煌通渠積穀欲以討之初漢王侍者馮嫽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主使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以自處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翎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為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

三年五月烏孫大昆彌元貴靡及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

陳湯料段會宗烏孫之圍必解不必發城郭敦煌兵往救

西域諸國願復得前都護段會宗

末振將使烏日領刺殺雌栗靡又殺難栖殺末振將

漢使段會宗誅番邱安犂靡圍之會宗好言以解

子閔而迎之冬至京師待之一如公主之制後二歲卒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賜以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其後段會宗為都護乃招還亡叛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

成帝建始四年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伸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陽朔四年閏九月烏孫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於是西域諸國上書願復得前都護段會宗上從之城郭諸國聞之皆翕然親附

元延二年　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諸翖侯大亂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安日弟末振將為小昆彌定其國而還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久之大昆彌翖侯難栖殺末振將

二十八

漢遣段會宗孫建備卑爰疐

烏孫分立兩昆彌漢之勞無寧

幷請歸康居質子絕勿復遣

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遣段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之罪即手劒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安犂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槀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會宗以難栖殺末振將奏以為堅守都尉責大祿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疐本共謀殺大昆彌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借兵兼幷兩昆彌漢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幷力以備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時康居復遣子侍漢貢獻都護郭舜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不絕

張溥曰漢武帝元光二年擊匈奴元鼎二年通西域誘擊匈奴之策發於王恢一不效立誅死西域始自張騫元朔三年騫即官太中大夫出使十餘年方得通初行百餘人惟二

聶壹因王恢之言請誘匈奴

人得還帝未嘗詰責也匈奴數為漢患攻邊塞西域則去漢遠絕矣史言帝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誠其貴異物勞中國也帝伐匈奴專任衛青霍去病雖士卒耗斁多斬獲立功伐宛之役則欲侯寵姬李氏而將廣利大發兵車挂於郁成逾年僅能斬宛王毋寡取善馬數十匹得不補失重困海內至張騫失侯說招烏孫以公主妻其王辱國甚矣昆莫初尚江都王女既苦老欲使孫岑陬尚之公主不肯聽天子報從其俗宣帝之世楚主妻岑陬肥王狂王復室焉老年土思哀愈黃鵠夫武帝欲制兩越則通西南夷欲斷匈奴右臂則通西域人臣喜事必竄天子所急以說中之及西域既開大宛月氏大夏烏孫于寘扜罙諸國咸以義屬方謂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聖天子德威無二也乃公主下嫁鳥獸不別絕漢未窮閨門先黷漢直為夷烏足道哉武帝雄材大略欲駕文景而慚德有三董偃幸於竇太主而不誅以欒大尚衛長公主詔細君從烏孫俗是也宣帝能揚呼韓稽顙之威不洗楚主烝報之恥以其循孝武之失而未察乎抑劉敬始議和親高祖降家人子于單于其時公主固已許從胡俗哉是故罪張騫者必先罪劉敬罪武宣者必先罪高祖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

武帝伐匈奴

漢武帝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

韓安國言勿擊匈奴便王恢力折之帝遂從恢議
聶壹詐斬罪囚誘匈奴入馬邑
雁門尉史言單于以漢兵所居單于引兵還漢兵追之不及王恢不敢出擊胡輜重反自稱完士三萬人
上欲誅王恢以謝天下田蚡亦不能解
衛青公孫敖公孫賀李廣出擊匈奴惟青得胡首虜七百人李廣為胡所得復脫歸

無宅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其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雁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

韓安國病死帝復召廣為右北平太守衛青斬首虜數千人主父偃嚴安諫伐匈奴拜為郎中

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六年冬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衛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為胡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為胡所敗胡生得廣置兩馬間絡而盛臥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敖廣吏當斬贖為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　秋匈奴數盜邊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

元朔元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人安國益東徙屯北平數月病死天子乃復召李廣拜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臨菑人主父偃嚴安上書偃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

衛青李息取河南地其校尉皆封侯上用主父偃計築朔方地

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沮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曰。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攻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書奏。天子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

二年冬。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張次公皆有功。封建為平陵侯。次公為岸頭侯。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

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萬人築朔方城、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右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　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卒、　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

四年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五年、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　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為列侯、　秋匈奴萬騎入代、殺都尉朱英、略千餘人、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以合騎侯公孫敖為中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休士馬於定襄雲中鴈門、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

趙信兵敗降匈奴

蘇建棄軍脫亡衛青不敢擅誅而歸之天子

霍仲孺私通衛少兒生霍去病帝封霍去病郝賢為侯

單于以趙信為自次王妻之以姊信教單于誘罷漢兵

漢置武功爵而吏道益雜

去病大破匈奴而益封

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幷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信翕侯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閎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初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私通生霍去病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擊匈奴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户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産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級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止賜千金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贖為庶人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以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絶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是時漢兵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三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為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元狩元年夏五月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李廣與子敢力却胡而仍無賞

帝封去病裨將趙破奴高不識僕多皆為侯

博望侯合騎侯皆當斬贖為庶人

票騎日親貴比大將軍

渾邪王與休屠王謀降漢

二年三月霍去病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詔益封去病二千戶夏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而票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失不相得票騎將軍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眾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裨將有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為從票侯校尉高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為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會當斬贖為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此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

匈奴入代鴈門殺略數百人

秋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票騎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眾票騎既渡河與渾邪

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

渾邪王裨將多不欲降漢票騎斬其欲亡者八千人而降衆渡河

汲黯諫斬長安令及賈人與渾邪市者

詔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

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頗遁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為列侯益封票騎千七百戶渾邪之降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

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漢既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四年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步兵轉者

李廣請當單于衛青徙令出東無導而失道青責之廣自殺

大將軍責李廣趙食其失道狀廣不肯對簿遂自剄而食其下

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票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
乃更令票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
以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為後將軍皆屬
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
幕北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
東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
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
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
因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慍怒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
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
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亦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自度戰不
能如漢兵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挐殺傷大當
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
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
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不及單于戰大將軍
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
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
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

吏贖為庶人軍與百姓皆悲李廣之死

右谷蠡王自立為單于既而真單于至乃去號

票騎益封其所部路博德李敢等皆封侯而大將軍及其軍吏卒則不得

出塞馬十四萬匹入塞者不滿三萬

任安不肯去大將軍事票騎

去病以匈奴未滅不顧治第

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猨臂善射度不中不發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十餘日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為列侯從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為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門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票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票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票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

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
匈奴用趙信計請和親
狄山忤張湯為匈奴所殺
霍去病薨
伊稚邪死子烏維立
郭吉使匈奴而被留
匈奴紿王烏言質子入朝漢為單于築邸於長安

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是時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毋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無敢忤湯者、

六年秋九月、冠軍景桓侯霍去病薨、天子甚悼之、為冢像祁連山、

元鼎三年、匈奴伊稚邪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元封元年、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以見武節、威匈奴、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讋、終不敢出、上乃還、

四年、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為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烏從其俗、去節、入穹廬、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漢使楊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信既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

匈奴貴人死於漢單于疑漢殺之亦留路充國不歸烏師廬年少號兒單于

漢聽左大都尉言築受降城浞野侯趙破奴為匈奴所得

兒單于死季父昫犁湖立

覘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於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騎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六年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廬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

太初元年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天災畜多死左大都尉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

二年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足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

三年春正月匈奴兒單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呴犁湖為單于　上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北至盧朐而使遊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救○盡復

呴犁湖立其弟且鞮侯立

且鞮侯單于恐漢來襲遂盡歸漢使路充國等

帝厚賂單于而單于反驕

緱王虞常等謀劫單于母歸漢并殺衛律因一人亡告單于而其謀遂敗

失所得而去

四年冬匈奴呴犁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天子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三月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衛律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遂亡降匈奴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為丁靈王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降之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

衛律脅蘇武降匈奴武終不屈

趙充國以壯士百餘人解貳師之圍帝拜為郎中

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涅野侯趙破奴自匈奴亡歸

二年夏五月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詔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

李陵追擊殺虜數千人

陵軍被創猶斬虜首三千級

陵軍復殺虜數千人

陵軍復殺虜二千餘人

虜欲引去管敢教之追射遂至韓延年戰死李陵不得已屈降

司馬遷言李陵宜欲得當報上乃下遷腐刑

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

帝悔李陵無救

公孫敖無功軍還乃誣李陵教單于備漢帝遂族陵家

李陵刺殺李緒

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片冰。期至遮虜障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陵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糵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

三年、秋匈奴入雁門、太守坐畏愞棄市、

四年、春正月發天下七科讁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遊擊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

陵律俱貴用事但陵不常在單于左右

且鞮侯死左大將以位讓左賢王

匈奴使李陵偃渠追漢軍皆不利引還

貳師擊破大都尉與衛律軍

郭穰告祝詛事遂至丞相腰斬追貳師降匈奴

上於是族陵家旣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緖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緖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

太始元年匈奴且鞮侯單于死有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撣不得代更以為日逐王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

征和二年九月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

三年春正月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　夏五月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徙其輜重北邸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商丘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馬通軍遣開陵侯成娩將樓蘭尉犂危須等六國兵共圍車師盡得其王民眾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陿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犇走莫敢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為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

貳師聽胡亞夫言深入要功乃殺左大將長史等謀執貳師貳師斬之

單于尊寵貳師在衛律上

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

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氂廚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眾軍長史與決眭都尉煇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眾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眾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宗族遂滅

四年春三月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宄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滅西國輔烏孫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公

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詛軍事也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賦養民也

張溥曰漢武帝元光二年帝即位之八年也其年夏六月遣問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元朔元年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等將兵擊卻之二年青等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五年匈奴入寇青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為大將軍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敗匈奴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秋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為大司馬蓋漢自元光六年以來衛青有事於匈奴至是凡八出矣元狩六年去病卒元封五年青卒帝猶盛擊匈奴不止及戾太子之變始有悔心輪臺詔下不復出軍時征和四年也改元後元而帝崩矣班固云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

閩越王擊南越邊邑南越上書帝為興兵擊閩越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上不聽既而使嚴助諭意

兵與之終始。及論匈奴。又云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言皆質。令猶韙之。然匈奴圍高帝。嫚呂后。有累世之讎。武帝復之。衛霍雖録外戚起。帝任以戰事。至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亦可謂義大齊襄之滅紀。明同高祖之任人矣。且武帝久臨海內。單于數死。軍臣死於元朔之三年。伊稚斜死於元鼎之四年。烏維死於元封之六年。烏師盧死於太初之三年。呴犂湖死於太初之四年。且鞮侯死於太始之元年。其間以弟代兄。以季父代兄子。年歲不長。師旅罷困。皆天所以助中國之神靈也。秦始皇既帝。使蒙恬北擊胡。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後世雖咎其暴師之失。而終享其亭障之利。漢武擊匈奴。功罪亦然。然文景之世。有虜而治。哀平之世。無虜而亡。夷狄者。誠聖人外患之資。而秦皇漢武。必謂盡滅之。始可以安子孫。則志大而計左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五

武帝平兩越

漢武帝建元六年秋八月。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為發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翦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

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嗁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

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內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敗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生民之屬皆為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踰領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

餘善謀殺其兄致致大行而天子詔罷王恢韓安國兩將兵餘善自立漢因立為東越王與繇王丑並處

南越王德漢願入見為其大臣所阻

嬰齊為漢宿衛既立而不肯入朝

南越太后復與安國少季通國人不附而太后益欲漢附

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中郎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上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既去南越南越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

元鼎四年　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衛在長安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璽上書請立樛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嬰齊薨謚曰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

呂嘉不肯附漢與太后隙韓千秋奮請擊之呂嘉等遂反殺王王太后并滅韓千秋帝封韓延年樛廣德為侯卜式請死南越亦賜爵金首以風天下

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

五年十一月南越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仕宦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春三月壬午天子聞

楊僕路博德攻破南越蘇宏得建德都稽得嘉

漢以南越地為九郡

餘善聞樓船請誅己遂發兵反

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坐畏懦誅

武帝以書敕責楊僕激其成功

南越反曰韓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樛樂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　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

六年冬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陿破石門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伏波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郎都稽得嘉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師還上益封伏波封樓船為將梁侯蘇弘為海常侯都稽為臨蔡侯及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四人皆為侯　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為其伐

樓船軍卒轅終古斬東越徇北將軍越衍侯建成侯繇王殺餘善降漢封終古等七人為侯詔徙東越閩越之民於江淮間

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

元封元年冬十月漢兵入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軍卒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故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上封終古為禦兒侯陽為卯石侯居股為東成侯敖為開陵侯又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嫈侯東越降將多軍為無錫侯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為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張溥曰南越王胡尉佗孫也服屬漢久迫於閩越天子為發兵誅閩越王郢胡頓首感德遣子嬰齊入宿衛恭順異它國矣胡薨子嬰齊立嬰齊薨子興立僭璽內藏侍子無闕世樂奉藩保不失禮忽抗兵殺將國踣破滅者繇中國之使不得其人也嬰齊后為邯鄲樛氏安少與安國少季通其國莫知後位太后心繫彊漢天子遣一介之使徵其入朝母子必願奉約東即不入朝亦修職如祖宗時奈何遣少季行也少季淫者通外國后法當死

宥而不誅可矣。遽銜帝命輕冐國都。復通樛氏。縱其游談。使少主蒙魯莊之恥。國人懷文姜之怒。敝笱有刺。人豕將興。呂嘉相三王。宗族貴重。能忍此乎。太后置酒。鏦嘉以矛。王無意殺嘉。相持未發。韓千秋樛樂賈勇直驅。嘉等決反。王與太后俱死。後雖樓船伏波師邁雷霆。司馬越郎功成折首。要於天子懷遠之仁。討逆之義。兩無處矣。東越王餘善。閩越王郢弟也。郢擅擊南越。帝命將往討。餘善殺郢以獻。天子乃罷兵。漢立繇君丑。餘善復竊號。遂兼立之。南越既平。憑險思逞。始殺兄以為利。繼背漢以自雄。卒誅之者非它人。故越衍侯吳陽。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也。忍戕所親者。其親必反戕之。死且愧於呂嘉矣。楊僕陷尋陿。破石門。討南越功最多。帝復任以東越。恐其矜高。敕書責以五過。僕謝罪效死。師行再克。漢高踞見黥布而英雄折心。孝武敕責楊僕而大帥盡力。二帝皆善將將者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五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六

武帝擊朝鮮

漢武帝元封二年。初全燕之世。嘗畧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不通。是歲。漢

涉河刺殺朝鮮裨王長朝鮮怨之發兵襲殺何

帝遣衛山諭朝鮮王右渠來降許而復變帝乃誅山

僕彘爭約降朝鮮兩將不相能帝使公孫遂往正之彘告遂執僕擊定朝鮮

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　秋上募天下死罪為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三年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遁山中十餘日稍求退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遂亦以為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

尼谿等殺右渠來降皆封侯彘棄市僕贖為庶人

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谿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己以故遂定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封參為澅清侯陰為荻苴侯唊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涅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箕子居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桴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張溥曰朝鮮之釁開於涉何帝奮兵威定為四郡顧論賞封侯惟尼谿相參韓陰王唊右渠子長路人子最皆朝鮮之故王公將相也漢將吏則並得罪楊僕贖為庶人荀彘公孫遂衛山誅死帝素不吝封賞以勸將士何朝鮮之役獨忍刑戮哉夫涉何奉天子命誘諭朝鮮王右渠無故殺其裨王啟邊釁罪當誅帝反厚爵之朝鮮怨而襲殺何是朝鮮之不順繇帝失賞也衛山以往諭右渠而太子不至誅公孫遂以助荀彘執楊僕誅時朝鮮尚未定也楊僕受降荀彘併擊尼谿相參等殺右渠誅成已來歸則朝鮮定矣即僕忌彘而不急擊朝鮮彘不用天子命而私執僕兩將不相能咸有罪然既定朝鮮可以功補一誅

李少君病死帝以為化去

少翁能王夫人帝拜為文成將軍

一贖勞臣不服也帝既失賞於涉何不當又失刑於彘僕而決行之者何也王恢討閩越常有功矣既聽聶壹計誘擊匈奴單于覺而去恢不出帝下之廷尉恢行千金於田蚡太后為請帝曰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恢聞自殺帝誠以刑名之學行於師旅之間是故王恢有罪無功而不恕荀彘有罪有功而不恕恢所坐者曰首為馬邑事復不擊胡輜重也彘所坐者曰爭功相嫉也僕坐擅先縱失亡多當誅矣而得贖者以平兩越功寬之也誅王恢而後人臣不敢徼幸於邊場誅荀彘而後大將不敢擅命於境外此帝用法之深也即於彘微恐不惜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

武帝惑神怪

漢武帝元光二年冬十月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匿其年及其生長其遊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壽可益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丁義薦欒大帝妻大以衛長公主

元狩四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五年夏四月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置酒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元鼎四年春二月樂成侯丁義薦方士欒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得欒大大說大先事膠東康王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於是上使驗小方鬭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又拜為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為樂通侯食邑二千戶賜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

金十萬斤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自太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

六月汾陰巫錦得大鼎於魏脽后土營旁河東太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宗廟及上帝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 秋上行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於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

五年秋五利將軍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既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售坐誣罔腰斬欒成侯亦棄市

六年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春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迹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會得寶鼎上乃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絶莫知其儀而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

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倪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臣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為封禪祠器以示羣儒或曰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

元封元年冬十月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上歎曰吾後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乃還甘泉類祠太一　春正月上行幸緱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夏四月還至奉高禮祠地主於梁父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尚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祠

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諷止之

湖在武漢已得仙矣何必更求之蓬萊乎

卿言神人欲見天子帝遂幸緱氏城

柏梁災以越人勇之言又作建章宮

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頌功德、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於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壇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二年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夏四月、還過祠泰山、 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壽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更置甘泉前殿、益廣諸宮室、

太初元年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於明堂、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春上還、以柏梁災故、朝諸侯受計於甘泉、甘泉作諸侯邸、越人勇之曰越俗

帝羈縻方士冀遇真僊

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

三年春正月上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皆無驗令祠官禮東泰山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石閭

天漢三年春三月上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猶以大人迹為解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効可睹矣

征和四年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羣臣諫上不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樓船仍還　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於明堂癸巳禪石閭見羣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曏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夏六月還幸甘泉

後元二年春正月上朝諸侯王於甘泉宮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宮丁卯帝崩於五柞宮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歛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張溥曰漢武帝元光二年冬十月如雍祠五時始親祀竈遣方士求神僊征和二年夏諸邑陽石公主及長平侯衛伉皆坐巫蠱死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江充詔劉屈氂討之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時帝求神仙者凡四十三年神仙不至反得巫蠱何不幸也夫帝求神仙愛長生也誅巫蠱惡速死也神仙在蓬萊弱水之閒形象影響不可致巫蠱則求之輦轂索之後宮皆是何海內祝帝者少詛帝者多也征和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三月耕於鉅定還至泰山罷方士候神人者戾太子既死巫蠱與神仙並絕矣神仙興則巫蠱至巫蠱滅則神仙止帝始求神仙之福反獲巫蠱之禍既察巫蠱之寃即悟神仙之妄二者廢興固相終始也帝初好神仙年方少壯少翁欒大貴寵盈極咸以誣罔伏誅欒侯丁義亦坐薦大棄市雖服奇慕異明威尚存後漸耄艾思仙彌深公孫卿等縱言神祠不加譴呵冀其或遇思仙不得則諱言死亡惡聞詛呪秦始皇二十九年東游至陽武張良擊中副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遂登之罘刻石而還武帝征和元年冬十一月亦大搜長安十日秦皇之索以博浪沙中之鐵椎操之者實有人也帝居建章宮所見帶劒男子則未嘗有人也好生惡死疑心內生人形彷彿起於耳目龍華刺客猶東萊大人之迹虛相捕告人盡可死連坐數萬怨氣蒸薄非太子身當之害未有已蓋帝好神仙則惡巫蠱惡巫蠱則無罪殺人無罪殺人則禍及太子長生未成骨肉先磯神仙生人者也非殺人者也帝可以悟矣田千秋為太子訟寃帝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復請罷斥方士帝即從其請片言悟主感通若神適當悔覺論說易施然帝好神仙久下鮮直諫強正如汲黯廷諍闕如予不能無望於賢者也

趙使伃生弗陵帝命其門曰堯母門

江充侍帝寵凌太子

公孫賀子敬聲有罪賀請捕朱安世以贖之安世告敬聲私通陽石公主祝詛賀父子族死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八

巫蠱之禍

漢武帝太始三年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倢伃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臣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人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趙人江充為水衡都尉初充為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征和元年夏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丞相公孫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賀子敬聲代父為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且上甘泉使巫當馳道埋偶人祝詛上有惡言

二年春正月下賀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　閏四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伉皆坐巫蠱誅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温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閎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寵寖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皇后聞之脫簪請罪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羣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衛青薨後臣下無復外家為據競欲構太子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滿二百人太子後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王弼等嘗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為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怪之更微問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上怒所殺後宮延及大臣死者數

充欲以巫蠱害太子石德說太子誅之蘇文走告帝帝發兵來討太子出亡衛后自殺

百人上心既以為疑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强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終不差上乃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太子皇后無復施牀處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説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又炙胡巫上林中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迸走得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丞相屈氂聞變挺身逃亡其印綬使長史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

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侍郎馬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楫棹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黄旄加上以相別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去敺四市人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丞相附兵寖多庚寅太子兵敗南犇覆盎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詔遣宗正劉長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為任安老吏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合從之有兩心與田仁皆腰斬上以馬通獲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石德商丘成力戰獲張光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秺侯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掠者皆徙敦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

李壽張富昌以救護太子封侯

田千秋以急變訟太子寃帝立拜為大鴻臚

帝生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泉鳩人斬太子者初為北地作思子宮

有男子自稱衛太子京兆尹不疑叱吏收縛

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雖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宮下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藏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鬬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封李壽為邘侯張富昌為題侯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三年九月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於

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昭帝始元五年春正月、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腰斬、

張溥曰、武帝年二十九。始生太子據。衛夫人子夫出也。子夫為平陽主謳者。驟入宮貴幸。帝廢皇后陳氏而立之。以賤加貴。失德貽譏。然衛氏素謹。大將軍青尊寵有功。能禮讓不伐。據自元狩元年立為太子。長稱仁恕。尹倢伃鉤弋夫人更幸。衛后寵衰。母子慎自持。鮮過行。帝亦憐念無兩心。巫蠱忽起。江充發難。遂自血流長安。思子宮作。寵始禍終。天下悲焉。陳皇后長公主嫖女。驕貴十餘年。無子。聞子夫有寵。恚帝怒。窮治其巫蠱祠祭祝詛事。斬女子楚服。連及者三百餘人。奪后璽綬。退居長門宮。衛后母子亦死於巫蠱。若有天道。然陳后之廢。繇挾婦人媚道自敗。不聞後庭嫉譖。未可以是罪衛后與太子也。江充始嫁女弟於趙太子丹。親近敬肅王為上客。後負罪逃入闗。詣闗告變。丹繫獄至死。賊臣姦

誣破人父子罪當族滅帝反目為奇士任以督察巫蠱之起誅夷數萬充即借以搖撼太子太子懼不自明收充斬之蘇文奔告帝召太子使者不達遽以反報害遂不救夫充賊太子太子殺充雖云擅誅人心所快殺充之後令太子急詣甘泉涕泣陳罪帝心未必無動奈何發兵與丞相鬬也天下莫親於父子而充敢於危之恃帝之忍也天下莫親於父子而太子受誣不敢見殺一罪臣不敢訴亦畏帝之忍也太子始以懼父而殺充繼以殺充而疑於背父使命一言之惑竟成父子相夷之禍骨肉至戚相見而親不相見而離苟有瑕疵託於言語假以傳宣門庭之內羌夷頓生斷首方痛時則晚矣司馬光責武帝十失言若龜鑑若為人子者處此與其背父而生寧見父而死且天下亦安有無父而可以生者哉

武帝不立燕王旦廣陵王胥

立弗陵為太子

燕王旦使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刺候朝廷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

燕王謀逆

漢武帝後元元年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斬其使於北闕又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上由是惡旦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故上皆不立

二年春正月上病篤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丁卯帝崩於五柞宮

昭帝始元元年　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為名陰刺候朝廷事及有詔褒賜旦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齊孝王孫澤等結謀詐言

旦聽成軫言與澤等謀作亂韓義等十五人諫皆被殺

缾侯成告澤等謀雋不疑收捕之皆伏誅而赦燕王不治

上官安生女五歲欲納宮中霍光不聽安說丁外人勸蓋長公主納之遂為后

桀安與蓋主皆為外人求官爵不得而怨光

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一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即與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殺青州刺史雋不疑、旦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缾侯成知澤等謀、以告雋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澤等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以以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左將軍桀為安陽侯、

三年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光女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安素與外人善、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倢伃、安為騎都尉、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　是歲以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五年夏六月、封上官安為桑樂侯、安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子病死、仰而罵天、其頑悖如此、

元鳳元年、上官桀父子既尊盛、德長公主、欲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

安桀蓋主桑宏羊與燕王旦通謀令人為燕王書告光罪時帝年十四能辯其詐

旦與桀等謀反相平止之不聽

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桀弘羊等桀等又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為典屬國大將軍長使敞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炤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皆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

燕蒼杜延年告逆謀孫縱之桀安宏羊外人等皆族誅蓋主與旦自殺

桀為王、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正讙不可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安又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且用皇后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時也。會蓋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卧、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自殺。燕王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置酒與羣臣妃妾別。會天子以璽書讓旦、旦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謚曰剌王。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

張溥曰、孝武六男。衛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早薨。遂立鉤弋趙倢伃子為太子、是曰昭帝。帝即位時、年甫八歲。外有霍光、金日磾、上官桀輔政、內有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共養、師保備矣。不虞公主之私、馴成大逆也。蓋主私河間丁外人、猶館陶公主之有董偃也。武帝不殺偃、昭帝與霍光效之、不絕主驩、詔外人入侍。閨門慚德、開於英主、提抱之天子不學、之大臣寧知正厥考哉。上官安女年五歲、欲納宮中。是時帝年則十二矣。君非匹敵、下有邪心、霍光謝之、禮也。安請外人

武帝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霍光
上賜鉤弋夫人死

說蓋主。竟立為后。國之大變也。立后大事。公主可以擅行。欲去一光何難乎。始元元年燕王旦結劉澤等作亂。事敗澤誅。赦旦弗治。帝誠失刑。然幼主初立。壯王難除。赫然之誅。人臣或未敢議。且安知非公主左右之也。蓋主與上官桀父子怨光。桑弘羊等附之。與燕交通。令旦上書罷光。計既不行。反謀遂決。始僅兒女猥瀆之愛。宮府嫉妒之微。積漸生釁。不亂不止。蓋蓋主立后。則外人求侯。求侯不得。則思去光。去光不得。則思廢帝立旦。公主與上官霍氏。何親何疎。不過因外人而發忿爾。夫公主稱叛者。漢有鄂邑。唐有高陽太平。其人才智各殊。病皆繇淫心之不制。孝武以帝屬光。望其為周公輔成王。乃使淫婦人日在左右。慮亦疎矣。燕王始亂。帝不殺之。養成其逆。公主桀安等謀害光。帝覺其姦不能遠。卒誘燕為亂。危乎微乎。元鳳元年。八月之變。非復夏陽男子北闕之詐也。杜延年入告。罪人悉誅。禽獮之易。無異雋不疑叱縛成方遂。漢廷猶有人乎。孝武託昭帝於霍光。古今稱其明識。獨上官桀以奉蓋微誠。涕泣詭對。亦被顧命。幾搖天下。知人豈易言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

霍光廢立

漢武帝後元元年、　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

郎不肯授光璽光加以秩二等

或說霍光行事當反諸呂　霍光用張安世為右將軍擢杜延年為太僕

眭宏論大石僵柳之瑞當禪位賢人遂以妖言伏誅

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二年春二月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牀下丁卯帝崩於五柞宮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養省中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常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劒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昭帝始元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　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

元鳳元年冬十月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光祿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大夫湯之子也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魯國眭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為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弘坐設妖言惑衆伏誅

郎言廣陵王不可承宗廟合霍光意於是詔迎昌邑王

王吉諫昌邑王王賜牛肉酒脯而放縱自若

元平元年夏四月癸未帝崩於未央宮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大將軍光與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示丞相敞等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光又白皇后徙右將軍安世為車騎將軍賀昌邑哀王之子也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賀游獵不止嘗游方與不半日馳三百里中尉琅邪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虖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虖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厦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衘橛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今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縱自若郎中令山陽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内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

龔遂引膠西王寵倖得以戒昌邑王

王逐張安等十人

王嘆不祥數來

王吉請王哭泣悲哀敬事大將軍

食、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擬於桀紂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王嘗見大白犬頸項下似人、冠方山冠而無尾、以問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又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歎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悅。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王終不改節。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王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至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安樂吉

龔遂捽大奴收屬衛士長行法

龔遂流涕勸安樂諫爭

龔遂歷言大熊血汗青蠅之災以警戒王

龔遂諫用昌邑故人張敞諫遷昌邑小輦

田延年勸霍光行伊尹之事

王惡諫以夏侯勝屬吏傳喜繫獄

龔遂遂入問王王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湔洒大王。即捽善屬衛士長行法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犇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尊皇后曰皇太后　壬申葬孝昭皇帝於平陵。　昌邑王既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往往超擢拜官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龔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鬬虎豹。召皮軒車九旒。驅馳東西。所為詩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之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王不聽。太僕丞河東張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王不聽大將軍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王出游光祿大夫魯國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

霍光張安世以夏侯勝陰雨之言益重經術士楊敞夫人與田延年參語定大事田延年按劍定議

何之王怒謂勝為祅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光不舉法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法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侍中傅嘉數進諫王亦縛嘉繫獄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癸巳光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

丞相敞等奏王受璽以來二十七日為荒淫迷惑一千一百二十七事

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衆樂駕法駕馳驅北宮桂宮弄彘鬬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獨夜設九賓温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

王式以三百五篇諫霍光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
丙吉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乳養皇曾孫
丙吉閉拒郭穰而皇曾孫得不死
丙吉載皇曾孫附史良娣母貞君養視

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國除為山陽郡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上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霍光以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

初衞太子納魯國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涿郡王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三男一女及諸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監魯國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令乳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日再省視巫蠱事連歲不決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既而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雇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曾孫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

張賀奉養皇曾孫甚謹

張賀欲以女孫妻皇曾孫張安世怒戒勿言

張賀以家財聘許廣漢女妻皇曾孫

許嫗不肯以女與曾孫廣漢乃重令人為介而與之

帝高材好學復以喜游俠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

丙吉杜延年勸霍光張安世立曾孫

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

嚴延年劾霍光擅廢立

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以付之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於是賀止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賀乃置酒請廣漢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廣漢重令人為介遂與曾孫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雞走狗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嘗困於蓮勺鹵中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蓍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秋七月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至曾孫[illegible]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

立許氏為后

霍光抑趙廣漢之封霍光黨親根據朝廷

霍夫人顯使淳于衍毒弒許后

武侯、已而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初許廣漢女適皇曾孫、一歲生子奭、數月曾孫立為帝、許氏為倢伃、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為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宣帝本始元年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益封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八人、　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遜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

三年春正月癸亥、恭哀許皇后崩、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曰、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耶、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即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衍出過見顯、相勞

霍光欲發舉事不忍猶與遂署衍勿論

光願封兄孫山為侯奉去病祀

魏相請以張安世為大將軍

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請奪霍氏權

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

霍顯教皇后毒太子以保阿先嘗不得行

霍顯與馮子都亂

問亦未敢重謝衍、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四年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為皇后、輦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

地節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去病祀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三月庚午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中二千石治冢賜梓宮葬具皆如乘輿制度、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下詔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國家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令大位。以塞爭權。宜以車騎將軍安世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以其子延壽為光祿勳、上亦欲用之夏四月戊申、以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成君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

三年夏四月戊子立子奭為皇太子、以丙吉為太傅、太中大夫疏廣為少傅、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又封霍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霍顯聞立太子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

御史叩頭謝霍氏奴

許史子弟代領兵

閒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耶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

霍氏驕侈縱橫太夫人顯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與監奴馮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倉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既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出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戊戌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四年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我家昆弟驕恣其言絕

霍禹知毒許后事大驚始有邪謀

詔勿捕張赦而山等愈恐

張敞進安全霍氏之計

痛山屏不奏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禹山雲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家數有妖怪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大

雲山等謀斬丞相平恩侯廢天子立禹約定未行而發覺

杜延年亦以霍氏免官

封告霍氏謀反者張章董忠楊惲金安上史高為侯

徐福三上書請抑制霍氏

人為徐福上書說得賜帛

霍氏之禍明於驂乘

霍后廢處昭臺宮徙殺雲林館

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會事發覺、秋七月、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太僕杜延年以霍氏舊人。亦坐免官。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己丑詔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章期門董忠左曹楊惲侍中金安上、史高皆為列侯、惲丞相敞子、安上車騎將軍日磾弟子、高史良娣兄子也、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

班固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

誅夷。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鄉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鬬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張溥曰天下有無望之福。霍光縣吏子。所出微。以票騎故得任為郎。出入禁闥。二十餘年。一旦以奉車都尉。遷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是也。天下有無望之禍。光輔昭帝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不幸帝崩無嗣。昌邑王復淫亂不道。光廢昏立明。漢室危而復安。身死未幾。宗族誅夷。是也。夫始也光無周公之望。而任以周公之事。既也光有周公之功。而不食周公之報。論者輒嘗稱武帝知人。而惜孝宣微少恩也。然以光論大臣前後禍福之殊。亦觀於居心公私之際而已。當昭帝方崩。羣臣擬立廣陵王。光以先帝所不用。內不自安。乃迎立昌邑。賀。賀受璽二十七日。為荒淫迷惑千一百二十七事。光憂懣無所出。田延年以伊尹廢太甲請。始定圖計白太后下詔。解脫王璽綬歸邸。廷議所立。丙吉杜延年盛稱曾孫德美。遂迎於尚冠里。進登帝位。光之不立廣陵王胥也。非有所憾於廣陵也。

以先帝之所惡也。昌邑之立而復廢也。與天下公立之。與天下公廢之。光無所喜怒於其間也。皇曾孫雖賢。少倚許廣漢兄弟[illegible]祖母家史氏。與光無平日之素。養視之情。特以衆所稱述而建焉。凡光行事。皆非得已。當田延年按劍之時。丙吉奏記之日。光所汲汲。惟漢之無君而有君爾。進不知其嫌。成不敢為德。即後之幸而視安。亦未及計存此心也。賢君長世。而聲名尊盛。有以夫。故曰霍光之擁昭立宣。以公受福。霍禹怨望朝廷。任宣曰。大將軍時殺生在手。李种王平賈勝胡徐仁逆意獄死。百官但事馮子都王子方。視丞相亡如。以此為禍。愚謂此猶恩怨之小者也。光之失莫大於不發舉霍顯。而署滔于衍勿論也。顯欲貴小女成君。使衍投毒弒許后。罪在不赦。使光因人上書。治侍疾之醫。發舉顯謀。即周公誅管蔡。不是過也。且匹夫庶婦。不得其死。尚足感傷陰陽。逆召乖氣。世未聞有殺皇后而無罪者也。發之則罪止一顯。隱之則害必三族。光不忍割妻子之私。而利貴其女。卒之舉族覆滅。女殺雲林。光所謂能斷社稷。不能斷家庭。知有目前。而不知天下後世也。故曰霍光死財三年。而連坐誅滅者數十家。蓋以私召禍。

通鑑紀事本末

八冊

DS
735
.A2
L5
v.8

義渠安國奏先零豪願渡湟水趙充國劾其不敬　充國論先零與諸羌解仇合約疑匈奴遣使與結宜為之備　論狼何與匈奴有約宜遣使敕視諸羌毋令解仇

義渠安國斬擊諸豪種人楊玉等怨叛安國敗還　充國任擊西羌　趙充國請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趙充國破羌

漢宣帝元康四年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及帝卽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旣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間者匈奴困於西方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幵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

神爵元年三月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遂刼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

内閣文庫林氏藏書

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充國擊虜不貪小利

充國以遠斥候為務

罕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先零反充國遣之歸告種豪

辛武賢請擊罕幵充國議不可

問馬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遥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乃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六月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千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鬬而死可得邪初罕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令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幵在鮮水上者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産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議之充國以為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阸以

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册欲捐罕幵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册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為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册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敵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幵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幵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幵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於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

充國欲罷騎兵屯田以待羌敝子卬使客諫之不聽

罕幵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阸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破羌彊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家國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耶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茭藁調度甚廣矣難久不解徭役不息恐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

充國條留田便宜十二事

伐材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生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墯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幵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

充國振振而還浩星賜說充國歸功於二將軍

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兵出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傜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為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二年夏五月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

羌若零等斬猶非楊玉而與弟澤等降漢四府舉辛湯為護羌校尉充國言不可用後如其言

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埶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埶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衆王餘皆為侯為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辛武賢深恨充國上書告中郎將卬泄省中語下吏自殺

張溥曰西羌研種者羌無弋爰劍之後也漢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縣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渡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漢遣李息徐自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為塞河西空地稍徙人以實之宣帝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覘行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得渡湟水逐人所不田處畜牧安國奏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為不可聽後因緣前言遂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與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

級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後漢書敘西羌若此是宣帝之世羌亂於義渠安國治於趙充國也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召揚雄為頌比之方虎顧其所制羌者未嘗窮武思盡惟在離其黨與屯田待敝而已先零欲反罕幵豪靡當兒先使弟雕庫來告充國即縱歸使告種豪招以威德當時破羌強弩兩將並出天子璽書責讓道路咸欲鳴劍鮮水揚旌太白充國獨持重無應廟堂報可振旅成功蓋羣臣所欲擊者罕幵而充國所專誅者先零羣臣擊罕幵以騎兵而充國散先零以留田卒也先零破而罕幵順屯田成而騎兵罷營平守節鬼方賓服偉乎老臣之獨斷明主之善聽也充國遣還靡忘護軍以下皆爭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將奏屯田子卬懼使客諫充國歎曰何言之不忠吾固以死守之既條便宜又云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老臣款款但期濟事利國不肯苟從詔書乃知衞青霍去病謹奉帝命馳驅萬里猶妾婦之順非充國所謂忠也義渠安國驅羌使合而楊玉等叛趙充國散羌使離而楊玉等誅安國之所以失充國之所以得也辛武賢等請置先零擊罕幵其尚循安國之失而不悟乎然安國縱羌啟亂不聞顯誅趙卬從父擊羌有功反以洩張安世語下吏自殺宣帝亦失刑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匈奴歸漢

閼氏殺左大都尉而其兄怨不肯會單于庭　衛律等與閼氏矯單于令立子左谷蠡王而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欲歸瘼單于反罪盧屠王國人冤之　單于母不正國內乖離衛律乃謀與漢和親　常惠教使者為言而單于驚歸蘇武等　王忠戰死馬宏與蘇武同節　漢生得甌脫王而匈奴遠去　匈奴欲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　犂汙王謀

漢昭帝始元二年、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狐鹿姑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匿其喪矯單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鞮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卽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不復肯會龍城匈奴始衰

六年春二月壺衍鞮單于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蘇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私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歸武及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天漢元年蘇武使匈奴事見武帝伐匈奴）

元鳳元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卽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

二年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水令可度以備奔走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

三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使犂汙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

入寇漢先聞其計預為備遂大破之屬國義渠王射殺犂汗王而匈奴不敢入張掖

趙充國言匈奴攻烏桓不必邀擊

宣帝從烏孫之請使田廣明范明友韓增趙充國田順出擊匈奴

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犂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義渠王射殺犂汗王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犂汗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 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彊遂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殺略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 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

宣帝本始二年 昭帝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與車師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崩上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漢邊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

田順詐增鹵獲田廣明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公孫益壽以强諫擢為侍御史常惠以奉使克獲封長羅候
令下烏桓烏孫分擊匈奴

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三年春正月戊辰、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犇走、毆畜産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夏五月、軍罷、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斬首捕虜百餘級、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餘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駞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眾傷而去者、及畜産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冬、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産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眾、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産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地節二年、匈奴壺衍鞮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

虛閭權渠單于黜顓渠閼氏其父左大且渠怨望心害和親之事

車師王烏貴與匈奴通鄭吉司馬熹擊之乃降

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漢以匈奴不能為邊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卽引去、是歲匈奴饑、人民畜産死什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産行、與甌脫戰、所殺傷甚衆、遂南降漢、

三年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熹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匈奴發兵攻車師、吉熹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熹卽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卽迎其妻子傳送長安、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實之、

元康二年、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者少、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

鄭吉請益渠黎田卒趙充國等議匈奴魏相諫止之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犂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為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神爵二年九月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將十萬餘騎旁塞獵欲入邊為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乃使題王都犂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閼氏顓渠閼氏即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用事貴人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為握衍朐鞮單于握衍朐鞮單于者烏維單于

漢置都護自鄭始吉

耳孫也握衍朐鞮單于立凶惡殺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狦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日逐王先賢撣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鞮單于有隙即率其衆欲降漢使人至渠犂與騎都尉鄭吉相聞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並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封吉為安遠侯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握衍朐鞮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

三年匈奴單于又殺先賢撣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留庭奧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四年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　匈奴握衍朐鞮單于暴虐好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會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至姑且水北未戰握衍朐鞮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

漢庭議乘匈奴之亂滅之蕭望之獨以為宜遣使弔問

肯發兵助我乎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汙我握衍朐鞮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樓頭為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

五鳳元年秋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撣兄右奧鞬王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犂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犂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犂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犂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犂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並力尊輔車犂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軍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犂單于車犂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兵西南留闟敦地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漢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

郅支殺閏振敗呼韓邪遂都單于庭

左伊秩訾排諸大臣之議請呼韓邪入朝事漢

二年秋八月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 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遫累烏厲溫敦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溫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邊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

三年六月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 夏四月匈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與戰殺之並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郅支都單于庭

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鬬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彊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漢則危亡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呼韓邪來朝丞相御史議禮儀宜加諸侯王獨蕭望之以為宜待以不臣之禮帝從之

二年冬十二月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單于朝賀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執然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貢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發所過七郡二千騎為陳道上

二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客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二月遣單于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

呼韓邪入朝而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咸尊漢帝圖十一人於麒麟閣

郅支殺伊利目單于

郅支辱漢使者因求侍子貢禹匡衡議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谷吉獨請送至庭為郅支所殺

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四年冬十月匈奴呼韓邪郅支兩單于俱遣使朝款漢待呼韓邪使有加焉

黃龍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始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兵弱降漢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郅支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殺其使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覺其謀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呼揭堅昆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元帝初元元年秋九月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

五年匈奴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東海匡衡以為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

康居王迎郅支共擊烏孫

呼韓邪北歸庭其國遂定

陳湯與甘延壽矯制共斬郅支

議者見前江乃始無應敵之數智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人民敺畜產去烏孫不敢追西邊空居者五千里

永光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久之單于竟北歸庭民衆稍稍歸之其國遂定

建昭三年冬使西域都尉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共誅斬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雖所

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彊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耶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兵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阸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鬭來百餘騎馳赴營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

延壽湯請懸郅支首于槀街匡衡等不許詔懸十日埋之

呼韓邪來朝元帝以王嬙賜之

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仰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乃下。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奔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

四年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服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丞相匡衡等。以為方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

五年。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

呼韓邪請罷邊備塞吏卒侯應言十不可許

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議議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其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寒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令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産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木石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

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塞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户、令佩其王印綬、及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單于號王昭君為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

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及破郅支還、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延壽等、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搴歙侯之

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逃亡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户衡顯復爭夏四月戊辰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

左秩封訾二女相讓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皐

呼韓延死雕陶莫皐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

衡奏免湯湯以言康居事子非實下獄當死谷永疏訟其功乃出

成帝建始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嬖左伊秩訾兄女二人長女顓渠氏生二子長曰閼且莫車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皐次曰且麋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鬬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亂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皐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皐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皐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復株累若鞮單于以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

四年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射聲校尉陳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置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

伊邪莫演請降谷永杜欽言不可受

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鞞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

河平元年匈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

二年春伊邪莫演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元延元年匈奴搜諧單于將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以囊知牙斯爲左賢王

綏和元年秋八月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弟樂爲左賢王輿爲右賢王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有斗入

搜諸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單于車牙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單于匈奴有斗入漢地王根使夏侯藩求之單于上書請罪藩

單于請朝公卿欲勿許楊雄諫乃許之

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鷲羽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為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此溫偶駼王所居地也未曉其形狀所生遣使問之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今獨求何也已問溫偶駼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從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哀帝建平四年秋八月匈奴單于上書願朝

五年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

之權欲誘匈奴徙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埽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兵革不用而憂患不生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

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

元壽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自黃龍以來單于每入朝其賞賜錦繡繒絮輒加厚於前以慰接之

張溥曰宣帝五鳳之際匈奴有五單于呼韓邪單于者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狦姑夕王烏禪幕所立也屠耆單于者握衍朐鞮單于之從兄薄胥堂都隆奇右賢王所立也呼揭單于者呼揭王車犂單于者右奥鞬王烏藉單于者烏藉都尉皆竊號自立也既烏藉呼揭去單于號尊輔車犂屠耆兵敗自殺車犂東降呼韓邪匈奴漸壹亂可少止而閏振郅支兩單于復起閏振者屠耆從弟休旬王郅支者呼韓邪兄呼屠吾斯也郅支擊殺閏振敗呼韓邪左伊秩訾王勸呼韓邪事漢郅支亦遣子入侍後怨漢擁護呼韓邪不助已殺谷吉等結康居叛陳湯甘延壽矯制發兵斬其頭致闕下呼韓邪喜懼入朝元帝願累世守藩夫武帝設權馬邑快心狼望勞師費財戰爭數十年匈奴未肯稱臣宣元雍容廟堂坐制强夷修節忠孝保塞無貳豈材略勝先帝哉單于內亂家族破滅俯仰天朝示威城郭故甘紲節而不厭也隋唐之世突厥最强其後沙鉢略與阿波爭則朝文帝啟民與都藍爭則朝煬帝頡利與突利相疑懼則盡服太宗為唐臣離合之勢猶漢匈奴夷性鳥獸見利而趨見害而避中國攻之孰若其內自攻哉左大都尉死而骨肉交惡握衍朐鞮立

史高蕭望之周堪受遺詔輔政元帝即位

望之等四人同心匡正史高與之有隙帝委石顯以政顯與高為表裏等之等白罷中書宦

而干戈競起禍皆成於閼氏左伊秩訾兄女二人妻呼韓邪能鑒前敝立長定國匈奴以婦人亂以婦人治亦彬彬禮讓之效也宣帝時馮奉世矯諸國兵擊破莎車帝欲封之蕭望之持不可元帝時延壽湯誅郅支於康居功尤大匡衡比石顯反指為罪說則緣於望之以儒生守經之常論資奸臣嫉妒之口實幾何而不為趙殺李牧秦誅白起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恭顯用事

漢宣帝黃龍元年三月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於未央宮癸巳太子即皇帝位

元帝初元元年三月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為平恩侯

二年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為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寮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

官大與顯等忤　鄭朋以言許史子弟罪求附望之　鄭朋傾和蕭望之絶之華龍汙穢周堪不納恭顯即令二人告望之等下獄　上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　上令堪等出視事恭顯使史高止之

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沒齒而已矣。如將軍興周召之遺業。親日昃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奉萬分之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絶不與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待詔華龍行污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無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夏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為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不為三獨夫動。臣愚以

恭顯誣劉更生使外親上變事又誣蕭望之教子上書

恭顯欺帝以少屈望之於牢獄顯等發執金吾車騎圍望之

朱雲勸望之自裁

帝哀望之之死僅召顯等責問良久乃已

帝不能明望之寃僅歲遣使使祠冢

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性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世　是歲弘恭病死石顯為中書令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夫恭顯之譖愬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為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三年上復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

劉更生懼石顯傾危周堪張猛等上書請堅固信任

永光元年、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矣、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

諸葛豐告堪猛罪帝怒斥豐而堪猛亦左遷

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書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柰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之司隸校尉琅邪諸葛豐始以特立剛直著名於朝數侵犯貴戚在位多言其短後坐春夏繫治人徙城門校尉豐於是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爲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爲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爲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

楊興賈捐之謀薦顯以進顯上告捐之誅而興髡

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毁、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以為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譽、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髡鉗為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四年夏六月戊寅晦、日有食之、上於是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中書令石顯筦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建昭二年六月、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

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為郎上疏屢言
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
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
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
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惟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
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
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
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
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
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
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
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
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靁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人民飢疫盜賊不禁刑人
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
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
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喻房
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

上欲試用京房考功法石顯五鹿充宗郎請出房為郡守

又止房乘傳奏事京房三上封事皆懼及死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觀京房之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孝元之謂矣

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議論為大臣所非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右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後恐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王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秋房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臣前白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無色者也臣去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於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

京房與張博試考功事博欲令淮陽王入朝助房因令房為王作求朝奏草石顯伺知奏房通博即誣告下獄棄市石顯下陳咸朱雲獄髡為城旦石顯與牢梁五鹿充宗為黨友石顯借夜還開宮門一事以自驗信於上

顯薦貢禹歷位九卿以解殺蕭望之訕

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傾巧無行、多從王求金錢、欲為王求入朝、博從京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為博道其語、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為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柬與王、以為信驗、石顯知之、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鄭弘坐與房善、免為庶人、

御史中丞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石顯微伺知之、與雲皆下獄、髡為城旦、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耶。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己、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尚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初顯聞眾人洶洶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妒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

帝欲用馮逡爲侍中以逡言顯專權大怒而罷

上欲用馮野王爲御史大夫以顯言恐私後宮親屬乃止而用張譚

石顯徙死牢梁陳順免官五鹿充宗伊嘉左遷

王尊劾匡衡張譚阿附石顯

刑行必核其眞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眞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眞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眞然後修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竟寧元年、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修敕宜侍幄帷天子召見欲以爲侍中逡請閒言事上聞逡言顯顓權大怒罷逡歸郎官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逡兄大鴻臚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謂羣臣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三月丙寅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

夏五月壬辰帝崩於未央宮、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遷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既失倚離權於是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者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雁門都尉司隸校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顓權擅埶大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慚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爲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

張溥曰班固傳漢佞幸寵臣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有閎孺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然高惠文武成哀所寵類以臥起婉媚外家親戚繫戀其心公卿因而馴說天子暱而不化恭顯於元帝無是也顯濟南人恭沛人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宣帝時任中書官元帝即位遂委以政其人雖左右掃除乎固先帝舊臣也孝元因循前非又謂中人無黨心膂倚之初元二年春即下蕭望之周堪劉更生獄冬十二月而望之自殺矣其後張猛京房陳咸等無不得罪者竊疑元帝寬宏恭儉徵用儒生在位十五年刑罰罕用獨為顯除讐酷於虐主嗚呼胡亥任趙高而天下亂元帝任石顯而直臣死高之殺人用亥之暴顯之殺人用帝之柔降而東漢桓靈猶元曹節王甫張讓趙忠等猶顯漢室竟亡柔與暴庸愈乎望之自殺時是歲弘恭亦死海內方快肘腋二姦先去其一小人漸孤有匪風下泉之思而顯獨無恙根柢益深與帝終始夫惑人主危國家者豈在多人哉一而足矣匡衡貢禹昌言於元帝之朝而不敢斥石顯杜欽谷永高談於成帝之前而不敢斥王氏犯乘輿者無罪指權倖者必誅也元帝既崩成帝即位顯失倚離權衡始奏其惡顯與妻子徙歸故郡道病死王尊劾匡前者阿諛誠當然石顯方免王鳳秉政董賢甫死王莽宰衡元帝寵宦官哀帝寵弄臣非獨自覆適資王氏耳是故篡漢者外戚成外戚之篡者佞倖論世者蓋謹而志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成帝淫荒

元帝竟寧元年六月乙未成帝即皇帝位　秋七月丞相衡上疏曰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此綱紀之始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成帝建始二年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大將軍武庫令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故置之莫府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裨正闕失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及太常丞谷永上對皆以為後宮女寵太盛嫉妒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河平元年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詔公卿百僚陳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光祿大夫劉向

杜欽谷永劉向皆憂上無繼嗣

帝裁損後宮用度外家禮儀許后上言約制失理

帝采谷永劉向之言以報許后

成帝微行常假稱富平侯家人

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服御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疏自陳以為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谷永劉向所言災異咎驗皆在後宮之意以報之且曰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為古垂則列妾使有法焉

鴻嘉元年二月上始為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十餘人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甘泉長楊五柞鬬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張安世四世孫放也放父臨尚敬武公主生放放為侍中中郎將娶許皇后女弟當時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二年春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於庭歷階登堂而雊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

王音論飛雉之災當克己復禮以求天意

應。讙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雉於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閎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諂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諂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先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智。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班倢伃辭同輦載

班倢伃進侍者李平

淖方成唾趙氏為禍水

趙飛燕譖許皇后班倢伃詛許后見廢倢伃以正對

三年、初許皇后與班倢伃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班倢伃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為倢伃、賜姓曰衛、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醲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倢伃、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倢伃皆失寵、於是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冬十一月甲寅、許后廢處昭臺宮、后姊謁等皆誅死、親屬歸故鄉、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

乃免班倢伃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淳于長通語東宮太后始許立趙倢伃為后
劉輔諫立趙倢伃為后帝收輔繫掖庭秘獄
辛慶忌廉褒師丹谷永共救劉輔乃減輔罪為鬼薪
趙皇后寵少衰而女弟絕幸為昭儀
昭儀涕泣銜姊帝遂不信人言
劉向奉列女傳新序說苑

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倢伃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
上許焉
永始元年春正月上欲立趙倢伃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
中數往來通語東宮歲餘乃得太后指許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倢伃父臨為成陽侯諫大夫
河間劉輔上書言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
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虖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
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
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天
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上使
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琅邪師
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
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月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
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
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
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
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
精銳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上乃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　夏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皇后既立

谷永切諫
上大怒王
商密報永
令去

寵少衰而其女弟絶幸爲昭儀居昭陽宮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爲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泣下悽惻帝信之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后公爲淫恣無敢言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孼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二年谷永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自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横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痛於炮烙絶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逮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

迫恐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別黽勉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役百乾谿費擬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蓄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己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以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能昭然遠寤專心反道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廄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

上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光祿大夫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

丞相御史承太后指奏張放過失帝乃遷放為北地都尉

谷永請塞內亂之路息諸夏之亂

而問伯曰紂為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茍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閒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丞相御史求放過失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者賊傷無辜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請免放就國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其後比年數有災變故放久不得還璽書勞問不絕敬武公主有疾詔徵放歸第視母疾數月主有瘳後復出放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

元延元年秋七月有星孛於東井上以災變博謀羣臣北地太守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妖孽並見饑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阸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閒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異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

劉向請商言災異指

張放復來太后貽上書乃復出放

上引許商師丹班伯並侍中從朝東宮帝復修經書之業

帝無疾而崩趙昭儀自殺

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恤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咎亡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宜損常稅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振贍困乏敕勸耕桑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中壘校尉劉向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懇懇數奸死亡之誅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十二月北地都尉張放到官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虖上謝曰請今奉詔上於是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引少府許商光祿勳師丹為光祿大夫班伯為水衡都尉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

綏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於未央宮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傅絝襪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讙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與御史丞相

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班彪曰臣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於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權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張溥曰孝武衛后以平陽主謳者得幸尚衣軒中入宮驟貴孝成趙后陽阿主家歌舞也亦貴傾後宮二后同出微皆大貴然征和之際巫蠱事起衛后自殺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柏趙后則善寵終身哀帝立尊為太后與元后敵禮若是武帝疑少情成帝能以恩終始也武帝即位數年無子既說子夫納之歲餘不復幸帝斥出宮人不中用者子夫得見涕泣請出帝憐之復幸有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后后立三十八年乃死以年計之衛后老矣趙后於成帝鴻嘉時入宮永元初立為后十餘年帝崩時后方少色未衰也且有女弟絕幸為昭儀誰能間之武帝欲立衛后先廢陳后成帝欲立趙后先廢許后陳后驕妒有廢道許后聰慧善史書帝所寵也趙氏姊弟入而即廢成帝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天子之好文者也好文之心不勝其好色何哉武帝立衛后不請於皇太后亦不聞太后難之太后父王仲母臧兒家世微矣於衛氏無譏焉元后王氏方貴盛趙倢伃欲驟后必嫌其所出成帝令湻于長數往來傳語始得指婦人薄識僅爭門族不辨女德趙氏之立元后與有過矣子夫為后以生子而正名趙后未嘗有子也不惟無子姊弟嫉妒後宮有子者皆殺之若許美人曹宮產子不見其著者也武帝多寵趙之王夫人中山李

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馮逡請浚屯氏河許商阻之後三歲而河決尹忠自殺

杜欽薦王延世塞決河三十六日而河隄成

夫人與尹倢伃鉤弋夫人並見幸成帝初寵許后班倢伃侍者李平趙氏入則俱踈後鮮他進者武帝之愛博年登上壽不病繼嗣成帝之愛專算不及中儲子斬絕麗色之不可近也英主入馬柔主死馬入者悟而猶能出死者往而不復反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河決之患

漢元帝永光五年　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武帝元封二年上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決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

成帝建始四年夏四月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先是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故迹今既滅難明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士許商行視以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對方略踈闊上切責其不憂職自殺遣大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

河復決平原王延世等同作治六月乃成

平當奏博求能浚川疏河者

賈讓奏治河上中下策

河平元年春杜欽薦犍為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河鳳以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二年秋八月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與丞相史楊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同作治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

鴻嘉四年秋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等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處業振贍之

綏和二年九月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

關並欲空平原左右地

韓牧欲於禹貢九河處穿四五河

害稍築宮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奏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御史臨淮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

桓譚典治河之議王莽無所施行

元城不憂水莽遂不隄塞河

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去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掾沛國桓譚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為之作乃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

明帝永平十二年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佗役不先民急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遺漏之患景雖節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張溥曰漢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武帝建元三年冬河水溢於平原元光三年春河徙頓丘夏決濮陽六年春穿渭渠元封二年春帝如東萊夏還臨塞決河築宣房宮導河北行河東龍首二渠太始二年秋穿白渠元帝永光五年冬河決清河靈鳴犢口屯氏河絕成帝建始四年秋河決東郡金隄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為

河隄使者。塞河決三年秋。河復決平原。命延世塞之。鴻嘉四年秋。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綏和二年秋。求能浚川疏河者。平帝元始四年。徵能治河者百數。新莽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東漢時。明帝永平十二年夏四月。修汴渠隄。十三年夏四月。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章帝建初三年夏四月。罷治虖沱石臼河。自是迄於獻帝。河事鮮書矣。歷觀史書漢世河患西漢為劇。西漢之朝。武成為甚。當時治河者。言人人殊。其法不過曰疏曰浚曰塞而已。通。綱目書塞河八。書人者惟王延世。以其三句立塞。功約日寡也。然二歲復敗。圖其久治踈矣。賈讓歷陳三策。欲内徙民居以為曠地。北放大河以入勃海。將建千載之業。不較咫尺之地。其後關並張戎韓牧王橫進議。指不外是。或者疑之。以為黃河數千里。挾五六月之霖潦。以一淮受之。勢不能無潰。況欲縱其汜濫。敗壞城郭田廬冢墓哉。此則以今量漢。未得其情也。斷自以夏攷之。禹廝二渠。引河川。疏澤灑。中國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河流分而勢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始改故道。九河之跡漸堙。至漢文決酸棗。孝武決瓠子。又決館陶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河流不分而勢橫也。逮宣房之築。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後又流為屯氏。諸河且入於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為八。八十年又無水患矣。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溢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則河之分不分。利害可覩也。平當論經義。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是故為賈讓者上也。為王延世者下也。讓之策高而難行。延世之術速而易就。繇是後世治河者。相率為苟且矣。若夫西門豹引漳川而鄴邑大治。鄭國開涇渠而關中沃野。李冰鑿離碓於成都。番系引汾水於蒲坂。鄭莊通渭渠於長安。莊熊鑿龍首於馮翊。因勢利導。以富國家。雖未觀乎

神禹之大。猶有成周溝洫之遺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丁傅用事

帝以中山王為不能而賢定陶王

趙后昭儀王根得傅太后之賂勸帝立定陶王為嗣

翟方進王根廉褒朱博議立定陶王孔光議立中山王上不從光議

孔光左遷廷尉

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

漢成帝元延四年、春正月、中山王興、定陶王欣皆來朝、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上怪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説、佗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韈係解、帝由此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諸侯王唯二人於帝為至親、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票騎將軍王根、后、昭儀、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為嗣、帝亦自美其材、為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綏和元年、春正月、上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褒、博皆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為比、兄終弟及。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宜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二月癸丑、詔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戊午、孔光以議不合意、左遷廷尉、何武為御史大夫、　秋八月、中山孝王興薨、　冬十月、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恭王後。初、太子之幼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及為太子

恭王後王太后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

孔光議定陶太后宜改築宮何武言可居北宮帝從武言而傅太后遂朝夕至未央宮要帝尊號

帝納王莽師丹言免董宏為庶人而傅太后大怒

傅太后不悅傅喜令其養病帝以何武唐林之言尋復進用

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頃之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

二年三月丙戌帝崩於未央宮　夏四月丙午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丞相孔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卽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大司馬王莽左將軍關內侯領尚書事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共王為恭皇　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傅父為崇祖侯丁父為褒德侯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子滿為平周侯皇后父晏為孔鄉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為新城侯　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衆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庚午賜喜黃金百斤上右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

李尋請崇陽抑陰以強本朝

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衞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凡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卑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臣聞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行以水為本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今汝潁漂涌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關東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　冬十月癸酉以師丹為大司空丹見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屍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

師丹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

上惡傅遷傾邪免官遣歸復追於傅太后留為侍中

冷褒段猶等請加共皇太后共皇后大號為共皇立廟京師獨孔光傅喜師丹言不可

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丹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丞相光與大司空丹奏言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卒不得遣復為侍中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秋九月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

丁傅子弟使人上書告師丹漏泄
申咸炔欽言丹無罪各貶秩二等

帝策免師丹以唐林言賜爵關內侯

朱博傅晏毀短傅喜孔光策免傅喜
遣傅喜師丹就國
策免孔光為庶人

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復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諼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以君嘗託傅位未忍考於理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意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耇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以往免爵太重京師議者咸以為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唯陛下裁覽衆心有以慰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

二年丁傅宗族驕奢皆嫉傅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依違者連歲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孔鄉侯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燕見奏封事毀短喜與孔光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　夏四月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

朱博為相遂用其議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傅氏為帝太太后丁氏為帝太后傅太后呼太皇太后為嫗董宏復封高昌侯師丹免為庶人

帝感楊宣之言復封王商子邑為侯

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　丞相孔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乙亥策免光為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封陽鄉侯朱博既為丞相上遂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共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為共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於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時丁傅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為公卿列侯者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埶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關內侯師丹所劾奏免為庶人時天下衰麤委政於丹丹不深惟褒廣尊號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為庶人奏可　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慚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成都侯商中子邑為成都侯　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詔歸葬定陶共皇之園　秋七月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况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也皆請免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

朱博約宣等劾奏傅喜以報傅晏上窮得其狀玄減死博自殺晏削戶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鄭崇諫封傅太后

拜傅晏丁明大司馬將軍是日日食杜鄴對策直言其事

中朝者雜問宣等奏劾博玄晏皆不道不敬請召詣廷尉詔獄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冬十月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以光祿勳丁望為左將軍

四年春正月上欲封傅太后從父弟侍中光祿大夫商尚書僕射平陵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顓制邪二月癸卯上遂下詔封商為汝昌侯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為皇太太后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者各一人因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上詔公卿大夫悉心陳過失又令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前涼州刺史杜鄴以方正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幾危社稷竊見陛下約儉正身欲與天下更始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今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幃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併於一家積貴之埶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

帝崩王莽奏徙哀后退就桂宮傅晏將妻子徙合浦

下詔褒揚傅喜

太后不欲發共王母丁姬冢王莽固爭之

公卿遣子弟助掘共王母丁姬冢

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過在於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丁巳皇太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

二年六月戊午帝崩於未央宮大司馬王莽白太皇太后以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亡本專恣不軌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下詔褒揚傅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又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

平帝元始五年莽奏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璽綬以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徙共王母歸定陶葬共王冢次太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奏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

張溥曰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共王康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後哀帝則定陶子。平帝則中山子也。史云孝元之後。徧有天下。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定陶共王后張氏。其母鄭禮。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凡子嗣之興。欲有者未必即得。得者非其欲有。即帝王何庸力焉。傅太后躬抱哀帝。養視壯大。見成帝無子。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王根。為求漢嗣。成帝又賢哀帝。而不能中山王。且云兄弟不得相入廟。遂立哀帝為皇太子。成帝崩。哀帝即位。傅太后尊親恩功無二。丁姬受成事而已。董宏冷褒段猶朱博等。獻諛稱尊。一時有四太后。丁傅子弟暴興。重侯累將。富貴倉卒。為世側目。然哀帝在位六年而崩。丁太后崩於建平之二年。傅太后崩於元壽之元年。奄忽俱在帝前。不能如元后壽考。傅晏丁明雖同日封。其權勢未王氏五侯若也。哀帝少惡王氏驕盛。欲加裁節。僅遣根就國。免兄為庶人。莽則時用時罷。無所嚴譴。一旦帝崩。莽起用事。孝成趙后。孝哀傅后。迫令自殺。定陶太后與丁太后貶號發冢。至土崩火出。羣燕銜哀。哀帝之施於王氏者淺。王莽之讐帝者深。天下又皆是王莽。非丁傅。何哉。成帝以來。王氏久貴。世執大政。黨羽已成。丁傅驟出而傾之。衆不願也。莽初就國。吏民上書。賢良對策。訟冤者百數。莽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公卿助將作者十餘萬人。當時人心知有王氏。不知有丁傅。王氏勢已極盛。但患無令名爾。哀帝新立。尊號議起。莽附師丹。劾董宏。適與以名。益得矯行而惑衆。夫帝欲抑王氏。莫若無尊丁傅。尊丁傅。必不能抑王氏。丁傅一尊。母論出王氏上。天下以為不可。即與王氏敵。天下猶疑帝厚所生而薄於為人後也。帝初為太子時。有司議傅太后丁姬不得相見。元后獨許之。未央宮置酒。傅太后張幄坐元后旁。莽奏徹坐。元后不怒也。四太后各置官屬。傅太后呼元

后為嫗內庭安之元后誠盛德哉惟元后之不妒著於深宮斯丁傅之滿盈聞於四海賊臣杜門而竊譽弱主高拱而流謗止此六年而漢祚移為王氏矣然中山馮太后與宜鄉侯之死哀帝失德為甚與獄者傅太后也歿而不保山陵亦足為婦德剛暴之戒云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六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董賢嬖倖

董昭儀及賢與妻並侍左右

上豫為董賢起冢

王嘉賈延諫賜董賢等三人爵

上切責公卿因封董賢為高安侯

漢哀帝建平四年二月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得幸於上出則參乘入御左右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又詔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以賢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為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柏題湊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鄭崇以賢貴寵過度諫上由是重得罪　三月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定息夫躬孫寵告東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孔鄉侯晏持詔書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

毋將隆諫發武庫兵送董賢王阿舍

鮑宣論民有七亡七死

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上不得已且為之止 秋八月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為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東平王雲等至有圖弒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故也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為高安侯 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任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嬖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 諫大夫渤海鮑宣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今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

王嘉請節董賢之寵

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元壽元年春正月。丞相嘉奏封事曰。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尚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菲。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天惑其意。不能自止。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上由是於嘉浸不說。 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萬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兄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

鮑宣請免董賢孫寵息夫躬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上納其言拜為司隷

王嘉封還益封董賢及賜傅晏商等國詔書

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下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拜鮑宣為司隷　上託傅太后遺詔令太皇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董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

梁相欲傳東平王雲之長安覆治鞫譚宗伯鳳奏可上皆免為庶人帝恨王嘉封還詔書借薦梁相三人事詰問孔光公孫祿王安馬宮龔勝阿指劾王嘉迷罔不道

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天子以為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不忠罪惡著聞君時輒已自劾今又稱譽云為朝廷惜之何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朝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議郎龔等以為嘉言事前後相違宜奪爵土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以為嘉罪名雖應法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上不聽三月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為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

王嘉不肯服藥生詣廷尉
王嘉死恨不能進賢退不肖
董賢年二十二為三公
董氏寵在丁傅之右
孔光事董賢甚謹上喜乃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
董恭使王閎求蕭咸女為婦咸辭不敢當
帝冊賢有允執其中語復謂賢欲法堯禪舜
王閎正哀帝戲言復上書力諫

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十二月庚子以侍中駙馬都尉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於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衛尉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為侍中弟閎為中常侍閎妻父中郎將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為子寬信求咸女為婦使閎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王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歸郎署久之太皇太后為閎謝復召閎還閎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居之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無功封

單于怪董賢年少

董賢與妻自殺王莽猶疑其詐死

朱詡收葬董賢王莽擊殺之

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諠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蚖變化為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垂法後世也上雖不從閎言多其年少志彊亦不罪也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及烏孫來朝單于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　夏五月甲子正三公官分職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為大司馬　六月戊午帝崩於未央宮太皇太后聞帝崩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己未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曰賢年少未更事理為大司馬不合衆心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莽又奏董賢父子驕恣奢僭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讙譁鄉其第哭幾獲盜之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屍葬之莽聞之以它罪擊殺詡

張溥曰漢成帝崩趙昭儀自殺哀帝崩董賢自殺成帝昏夜平善鄉晨欲起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昭儀侍燕迫近誠無所辭哀帝之崩董賢為之自殺何也成帝寵幸張放同卧起游行放娶許嘉女供張甲第賞賜無數號為天子娶婦皇后

嫁女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賢得幸人主甚於放哀帝崩賢豈能獨生乎漢書記佞幸惟高祖時籍孺孝惠時閎孺幸自全文武之世士人得幸者鄧通幽餓韓嫣賜死寵過身危禍深女謁若者之始也貝帶傅粉謹身媚上修柔曼之容亦可憐之色天子畜爲弄兒宰相得行鞭撻卑賤去俳優無幾也久之人出貴族名列公卿功臣之孫公主之子身侍至尊曜恩寢食世以爲榮下不知恥成帝愛張放迫於太后常涕泣遣之薛宣翟方進執奏罪狀左遷其官哀帝尊寵賢在丁傅右又爲之殺王嘉免丁明權侔人主矣哀帝建平時中山馮太后東平王雲咸坐祭祠祝詛死事最慘礮而賢反藉東平之獄封侯戕本支以悅弄臣何心乎策賢大司馬稱允執其中從容飲酒欲遜以位不知衛靈之疎子瑕而效唐堯之禪虞舜帝豈眞戲言哉殆自謂身非孝成親子又後宮無男痿痺不任誠不難敝屣天下委於所愛也元后殺趙昭儀使王莽治之繼殺賢亦莽爲政威福震海内矣賢與孔光並爲三公哀帝令賢私過光光拜謁恭謹兩兄子立爲諫大夫常侍帝方崩即承莽指奏賢父子罪發棺裸尸家屬遠徙小人之尤何知朱詡之義乎成帝臨朝淵嘿博覽古今而累之者趙氏哀帝文辭博敏幼有令聞而累之者董賢成帝有趙氏雖愛張放其情不尊哀帝病不近嬪御於賢直以身殉成帝好色而無子哀帝又以不好色而無子天果欲急亡漢而興王氏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王莽篡漢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

王政君生子驁

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

立驁為太子

元帝初元二年夏四月丁巳立太子驁為皇太子

竟寧元年　初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為能而三陽王康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為嗣及上寢疾傅昭儀山陽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意大感寤太子由是遂定

元帝崩成帝即位

五月壬辰帝崩於未央宮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王鳳用事

楊興駟勝等言黃霧之異為封王氏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壬子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三年上專欲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

谷永陰託於王鳳

四年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

王氏五人同日封侯

劉向奏洪範五行傳論

王商奏免楊肜為王鳳所格不下耿定張匡皆為鳳指使詆毀商

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無吳楚燕梁之埶百官盤互親踈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上擢永為光祿大夫

河平二年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三年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四年三月琅邪太守楊肜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丞相王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肜奏果寑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太中大夫蜀郡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毀商有司奏請召商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夏四月壬寅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嘔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宿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

陽朔元年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

上欲以劉歆為中常侍王鳳不可乃止杜欽戒王鳳專政鳳不聽

帝欲久留定陶王不得已於王鳳而遣之國王章言日食之咎繇王鳳不繇定陶王

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說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纖介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象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自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眾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

章論鳳三大罪一遣定陶王一罷王商一內張美人

王章薦馮野王

王音側聽王章言以告王鳳

帝始感悟章言繼以太后故彊起鳳反致章大逆罪死獄中

成帝之殺王章猶元帝之殺京房

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旨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彊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馮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於鳳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眾庶多冤王章譏朝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焉。

二年夏四月丁卯、以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

王鳳使御史中丞劾奏馮野王賜告歸家不敬免官杜欽諫之不聽

杜欽說王鳳舉直言極諫以救過

五侯皆通敏人事好士傾財

劉向上封事極諫

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為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臿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埶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皁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

天子見向書歎息悲傷

王鳳薦王音自代言譚等五人不可用

王音以卑恭得大司馬

譚音相與不平

王音以從舅越親用事

王商借上明光宮避暑

上虛恐王氏而不誅

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三年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　八月丁巳鳳薨　九月甲子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安定太守谷永以譚失職勸譚辭讓不受城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鴻嘉元年王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上以音自御史大夫入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六月乙巳封音為安陽侯

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内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楫棹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根内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彊上一身浸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稾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杜鄴說王音與王商親密

王莽效王音之術以事王鳳

戴崇金涉箕閎陽並陳湯皆稱莽言

王莽以婢奉朱博

四年平阿安侯王譚薨上悔廢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復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內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魏郡杜鄴時為郎素善車騎將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卽說音曰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為弼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內兵復有詔特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發於至誠則孰不說諭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

永始元年　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言　五月乙未封莽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音薨王氏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　三月丁酉以成都

王氏惟音修為謹

王商黜逐陳湯翟方進奏免陳咸逢信

梅福上書明王章冤請納天下之言抑外戚之權

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冬十一月、衛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徙、又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免為庶人、徙邊、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方進晚進為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陳湯素以材能得幸於王鳳及王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以此得為九卿、及王商黜逐湯、方進因奏咸信附會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皆免官、

三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

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由余歸德。今
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諸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
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觀矣。夫
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
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
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
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能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陛下既
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
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
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
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
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
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
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往
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
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
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敎以忠孝之
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

翟方進劾王立舉陳咸不以實

孫寶發王立責賣草田事上由是廢立用根

帝因張禹之言不疑王氏

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四年冬十一月庚申衛將軍王商病免

元延元年春正月壬戌王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　秋七月紅陽侯立舉陳咸方正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丞相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　十二月乙未王商為大將軍辛亥商薨其弟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上書以入縣官貴取其直一億萬以上丞相司直孫寶發之上由是廢立而用其弟光祿勳曲陽侯根庚申以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　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根爭以為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宅地上不從卒以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

朱雲請斬張禹

辛慶忌叩頭流血請容朱雲

帝葺檻以旌直臣

淳于長取許孊為小妻

淳于長為書戲侮許后

三莽發淳于長罪過

王立為長求留上疑之乃按問

王融自殺

淳于長死獄

王根薦王莽自代

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綏和元年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　十一月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於上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累鉅萬淫於聲色許后姊孊為龍雒思侯夫人寡居長與孊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宮因孊賂遺長欲求復為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孊每入長定宮輒與孊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時曲陽侯根輔政久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心害長寵私聞其事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具言其罪過根怒曰卽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以太后故免長官勿治罪遣就國初紅陽侯立不得輔政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上

王莽撤傅太后坐

封事。為長求賵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誠不可更有它計。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按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上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丙寅。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二年三月丙戌。帝崩於未央宮。　夏四月丙午。哀帝即位。　五月。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　六月。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馬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莽復乞骸骨。　秋七月乙卯。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為莽家給使。十日一賜餐。又下詔益封莽邑戶。以為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哀帝建平二年。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新都侯王莽前為大司馬。不廣尊尊之意。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者。（事見丁傅用事）

元壽元年。　初王莽既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

王莽令子獲自殺
周護宋崇等訟莽功德
何武公孫祿獨不舉莽
孔光承莽指劾武祿互相稱舉免官
王莽擠毋將隆
莽令孔光奏王立罪惡脅持太后遣其就國

冤訟莽者百數至是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復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

二年六月戊午帝崩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傅衆庶稱以為賢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為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庚申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秋七月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素所不說者莽皆傅致其罪為請奏草令邯持與光以太后指風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官武就國又奏董宏子高昌侯武父為佞邪奪爵又奏南郡太守毋將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關內侯張由誣告骨肉中太僕史立泰山太守丁玄陷人入大辟河內太守趙昌譖害鄭崇幸逢赦令皆不宜處位在中土免為庶人徙合浦中山之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罪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王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

莽迫殺成后哀后彭宣惡莽專權故求退

國安後復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莽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秀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焉　八月莽復白太皇太后廢孝成皇后孝哀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皆自殺　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竢窴溝壑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　九月辛酉中山王卽皇帝位大赦天下平帝年九十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於莽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平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　二月丙辰太后下詔以太傅博山侯光為太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為太保皆益封萬戶左將軍光祿勳豐為太傅封廣陽侯皆授四輔之職侍中奉車都尉邯封承陽侯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

莽建言褒賞宗室羣臣

莽權與人主侔

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以大司馬新都侯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羣臣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俸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褒賞宗室羣臣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為王又以故東平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為列侯太僕王惲等二十五人皆賜爵關內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莽既媚說吏民又欲專斷知太后老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自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代法六月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女弟三人號曰君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扶風功曹中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今聖主始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宜亟遣使者徵

申屠剛請徵中山太后與馮衛冗職乃罷歸

孫寶排孔光馬宮等功德之說陳崇即布莽指劾免

莽出宅獻田助給以媚悅民

龔勝邴漢乞骸骨梅福棄妻子去

莽風單于遣王昭君女入侍

莽風單于上書為一名

莽偽奏正十二女之禮

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莽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王莽欲耀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光大司徒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使迎母母道病畱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曰年七十誖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寶坐免終於家　三月癸酉大司空王崇謝病免以避王莽　夏四月丁酉左將軍甄豐為大司空右將軍孫建為左將軍光祿動甄邯為右將軍　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王莽白太后宜衣繒練頗損膳以示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凡獻田宅者二百三十八以口賦貧民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莽帥羣臣奏太后言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願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復大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莽又令太后下詔不許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熟公以時食肉愛身為國　六月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太中大夫琅邪邴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　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秋九月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

莽偽謝采己女以邀公卿諸生上書

王宇非莽隔絕衛氏吳章大儒乃教王宇以變怪恐其父遂至要斬

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　莽欲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眾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眾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吏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眾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乃白願見女三年春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太師光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秀及太卜太史令服皮弁素積以禮雜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也又以太牢策告宗廟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六千三百萬而以其四千三百萬分予十一媵家及九族貧者夏大司徒司直陳崇使張敞孫竦草奏稱安漢公功德以為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太后以示羣公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冀得至京師

王莽以灑血一事殺其子
云敞收葬吳章
王莽迫殺敬武長公主王立王仁
甄豐承莽指誣殺何武鮑宣
逢萌掛冠東都城門
王莽令宗伯鳳說為人後之誼

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襃賞中山孝王后、益湯沐邑七千戶、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面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宇卽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繫獄須產子已殺之、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莽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它師、平陵云敞時為大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

莽於是因呂寬之獄、遂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附丁傅及莽專政、復非議莽、紅陽侯王立、莽之尊屬、平阿侯王仁素剛直。莽皆以太皇太后詔遣使者迫守令自殺、莽白太后、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而止、甄豐遣使者乘傳案治衛氏黨與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皆誣以罪法而殺之、何武鮑宣及王商子樂昌侯安辛慶忌三子護羌校尉通函谷都尉遵水衡都尉茂南郡太守辛伯等、皆坐死、凡死者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莽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欲以內厲天子而外塞百姓之議

四年二月丁未、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等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授皇后璽綬、入未央宮。大赦天下 夏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請如陳崇言加賞於安漢公、章下有司、有司請益封公以新息召陵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

王莽道太后虞樂

王舜奏建等輟訟以比文王卻虞芮

莽使平憲誘良願等內屬遂奏置西海郡

公三公言事稱敢言之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為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視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視事止減召陵黃郵新野之田而已莽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太后左右奉共養者莽雖專權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號皆為君食湯沐邑以故左右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慚作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　羣臣奏言昔周公攝政七年制度乃定今安漢公輔政四年營作二旬大功畢成宜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詔曰可仍令議九錫之法　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繭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凰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今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分天下

策命王莽以九錫

莽通子午道

劉慶請令王莽行天子事

莽以毒酒弑帝而外為金縢之舉

為十二州應古制奏可。冬，置西海郡，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分京師置前煇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五年夏四月，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言：諸臣民所上章下議者，願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願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於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五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緑韍衮冕衣裳，瑒琫瑒珌，句履，鸞路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一具，秬鬯二卣，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吏官，虎賁三百人。

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絶南山，徑漢中。

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時帝春秋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冬十二月，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丙午，帝崩於未央宮。大赦天下。莽令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斂孝平加元服，葬康陵。

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絶，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

太后言丹石誣罔以迫於莽不得已下詔令莽居攝踐祚

劉崇張紹起義從者僅百餘人故敗

弟不得相為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是月前煇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心不以為可然力不能制乃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孝平皇帝短命而崩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煇光囂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請安漢公踐阼服天子韍冕背斧依立於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太后詔曰可

王莽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上帝於南郊又行迎春大射養老之禮　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嬰廣戚侯顯之子也年二歲託以為卜相最吉立之尊皇后曰皇太后　以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　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從弟竦與崇族父嘉詣闕自

張竦劉嘉皆崇附莽皆封侯

翟義陳豐約劉宇劉信劉璜劉匡起義衆十餘萬

太后言莽宜危

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稱莽德美罪狀劉崇願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於是莽大說封嘉為率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鬬不如巧為奏自後謀反者皆汙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　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　十二月羣臣奏請以安漢公廬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奏可

二年五月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上蔡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捍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慚於先帝今欲發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信子匡時為東平王乃并東平兵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兄為奮威將軍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

趙朋霍鴻等衆亦十餘萬攻長安

莽抱孺子又作大誥

莽依周制封侯伯子男三百九十五人又附城數百人

莽發翟氏塚

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逯並為橫壄將軍屯武關羲和紅休侯劉歆為揚武將軍屯宛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槐里男子趙朋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斄令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復拜衛尉王級為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為折衝將軍西擊朋等以常鄉侯王惲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以太保後承承陽侯甄邯為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莽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筲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　冬十月甲子莽依周書作大誥曰粵其聞日宗室之雋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菑與翟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卽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圉城十二月大破之義與劉信棄軍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

初始元年春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趙朋霍鴻二月朋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為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其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又數百人莽發翟義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

莽不服母喪
莽借陳崇之奏殺王光母子
王莽迎受新井石牛雍石文奏銅符帛圖
張充等六人舉義不克死
哀章進銅匱而王莽遂即真
莽使王舜求璽太后泣罵出璽投地

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衆之尸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圉槐里盩厔凡五所建表木於其上書曰反虜逆賊鯨鯢義等既敗莽於是自謂威德日甚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　羣臣復奏進攝皇帝子安臨爵為公封兄子光為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為新都侯　九月莽母功顯君死莽自以居攝踐阼奉漢大宗之後為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　司威陳崇奏莽兄子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為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視孰與長孫中孫長孫中孫者宇及獲之字也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令光子嘉嗣爵為侯　是歲廣饒侯劉京言齊郡新井車騎將軍千人扈雲言巴郡石牛太保屬臧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　十一月甲子莽奏太后曰陛下遭漢十二世三七之阸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於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始初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

生謀詣莽請廢太后反見鴆殺

博議別奏以示卽真之漸矣　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　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卽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某傳予皇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卽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於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卽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莽將卽真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是時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雖愛信之舜既見太后太后知其為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

莽執孺子手流涕

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乃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誖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從之。於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

班彪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始建國元年春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韍。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娶故丞相王訢孫宜春侯咸女為妻。立以為皇后。生四男。宇獲前誅死。安頗荒忽。乃以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封宇子六人皆為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封拜輔臣。以太傅左輔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劉秀為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公。太保後承甄邯為大司馬。承新公。丕進侯王尋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太阿右拂大司空甄豐為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孫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

王興令史王盛賣餅以姓名應符命得封公

莽以宇子妻孺子嬰

莽以四夷僭號稱王者更為侯

莽以黃帝為初祖虞舜為始祖

遣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

劉嘉劉閔劉成都獨以媚莽封

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焉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守者皆徙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

莽策命羣司各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義和後更為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公屬三公置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又更光祿勳等名為六監皆上卿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長樂宮曰常樂室長安曰常安其餘百官宮室郡縣盡易其名不可勝紀封王氏齊縗之屬為侯大功為伯小功為子緦麻為男其女皆為任男以睦女以隆為號焉又曰漢氏諸侯或稱王至於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為侯於是漢諸侯王三十二人皆降為公王子侯者百八十一人皆降為子其後皆奪爵焉

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賓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陿小漢家制度欲更為疏闊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故以黃帝為初祖虞舜為始祖追尊陳胡公曰陳胡王田敬仲曰齊敬王濟北王安曰濟北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姚嬀陳田王五姓皆為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封陳崇田豐為侯以奉胡王敬王後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朋等作亂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為男守為附城以漢高廟為文祖廟漢氏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諸劉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

莽以劉之為字

卯金刀也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　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卽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大赦天下改漢印文去璽曰章

二年春二月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無違命者獨故廣陽王嘉以獻符命魯王閔以獻神書中山王成都以獻書言莽德皆封列侯

班固曰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所以親親賢賢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降為庶人用天年終秦訕笑三代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執然也漢興之初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畧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

孫建奏罷漢氏諸廟及諸劉爲吏者賜劉龔等三十二人姓王

莽欲嫁后於孫建子后發病不肯起

陳崇請絕獻符命者莽居攝之萌出於劉慶謝囂因終術

而藩國自析。自此而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埶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祚。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冬十一月。立國將軍孫建奏。九月辛巳。陳良終帶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趣空宮。收繫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漢氏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眾侯劉崇等更聚眾謀反。今狂狡之虜復依託亡漢。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芽故也。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為吏者皆罷。待除於家。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定安公太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十。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笞其傍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

莽之謀篡也。吏民爭為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

甄尋以造符命致父子俱死并連劉棻上隆等

莽迎龔勝為師友祭酒勝不食死

夫趙並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秀王舜為莽腹心唱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弟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秀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囂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秀豐等子孫以報之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覺其不說故託符命文徙豐為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拜豐為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為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秀子侍中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掌威侯奇及秀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流棻於幽州放尋於三危殛隆於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

三年莽為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等為師疑傳丞阿輔保拂是為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等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是為四友又置師友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皆上卿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為師友祭酒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

薛方郭欽蔣詡陳咸父子栗融禽慶蘇章曹竟皆不仕莽

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卽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之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是時淸名之士又有琅邪紀逡齊薛方太原郇越郇相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逡兩唐皆仕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被虛偽名郇相為莽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裞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彊致初隃麋郭欽為南郡太守杜陵蔣詡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哀平之際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咸歎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卽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班固曰春秋列國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淸節之士於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

太后言神不祐莽

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污。絕紀唐矣。

四年、初莽為安漢公時。欲諂太皇太后、以斬郅支功、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皇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莽更漢家黑貂。著茶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五年春二月。文母皇太后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新室世世獻祭其廟。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為太后服喪三年。

天鳳二年春二月。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　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賕賂。白黑紛然。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眾事。有司受成苟免。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吏民上封事。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憒眊不渫。莽常御燈下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

費興欲安集盜賊莽免其官

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穀糴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乃定

四年秋八月臨淮瓜田儀等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為盜其眾浸多至萬數荊州饑饉民眾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於是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臧於綠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等與王匡俱起眾皆萬人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旨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官

五年春正月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為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犁牛種食○闊其租賦○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　琅邪樊崇起兵呂於莒○事見光武平赤眉

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自言己當如黃帝僊升天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眾皆笑之

地皇元年春正月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壓之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上將軍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至士吏凡七十五萬八千九百人士千三百五十

馬適求謀誅莽而死

公孫祿請誅宗宣唐尊劉秀張邯孫陽魯匡催發

田況上平定盜賊之策莽反遣人代監其兵

萬人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馬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至縣宰皆有大將軍偏裨校尉之號馬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　秋七月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為輔國侯汝南郅惲明天文歷數以為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惲詔獄踰冬會赦得出

二年春正月卜者王況謂魏成大尹李焉曰漢家當復興李氏為輔因為焉作讖書合十餘萬言事發莽皆殺之　是歲南郡秦豐聚眾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尊飾虛偽以偷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　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眾雖萬數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闋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鬬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是歲荊州牧發奔命二萬人討綠林賊賊帥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社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牧欲北歸賊馬武等復遮擊之鈎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終不敢殺牧賊遂攻拔竟陵轉擊雲社安陸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　翼平連帥田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五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

莽遣將不與兵符

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帥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
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
寖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
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陽以東米石二千
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少則無以威示遠方宜急
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臧穀食并力固守賊
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執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郡縣苦
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
三年夏四月遣更始將軍廉丹等東討衆賊（事見光武平赤眉） 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為
酪酪不可食重為煩費 綠林賊遇疫疾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
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莽遣司命大將
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傳到部募士
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紲韓盧而責之獲也 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
乃置養贍官廩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飢死者什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
安市買錢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為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
乃市所賣梁飯肉羹持入示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秋七月新市賊王匡等進攻隨平
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莽以詔書讓廉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
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其掾馮衍以

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周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今方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丹不聽衍左將軍奉世曾孫也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附賊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為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韍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鬬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為生馳奔賊皆戰死國將哀章自請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洛陽鎮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　漢宗室劉秀等起南陽與新市平林下江兵合事見光武中興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二月王莽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須髮立杜陵史諶女為皇后置後宮位號視公卿大夫元士者凡百二十人　莽赦天下詔王匡哀章等討青徐盜賊嚴尤陳茂等討前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復迷惑不解散將遣大司空隆新公將百萬之師剿絕之矣　王莽遣司空王邑司徒王尋發兵四十三萬圍昆陽劉秀發諸營兵三千人大破之事見光武中興　莽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皇帝乃會公卿於王路堂開所為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示羣臣　夏六月道士西門君惠謂王莽衛將軍王涉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國師公劉秀大司馬董忠司中大贅孫伋謀以所部兵劫莽降漢以全宗族　秋七月伋以其謀

莽聽崔發言仰天大哭求救

莽九虎將皆敗亡

告莽莽召忠詰責因格殺之使虎賁以斬馬劍剉忠收其宗族以醇醯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秀涉皆自殺莽以其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乃召王邑還為大司馬以大長秋張邯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為國師莽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鰒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 八月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以應漢攻武關都尉朱萌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古者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宜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為設飧粥甚悲哀者除以為郎郎至五千餘人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將北軍精兵數萬人以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為質時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它財物稱是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鬬意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自守于匡鄧曄擊之六虎敗走二虎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三虎收散卒保渭口京師倉鄧曄開武關迎漢兵李松將三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軍率衆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又聞天水隗氏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赦城中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使更始將軍史諶將之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 九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張邯逢兵見

王邑父子覺惲王巡苗訢唐尊王盛皆爲莽故與廉丹汝雲王隆等俱不得其死

殺王邑王林王巡覺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會日暮官府邸第盡奔亡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讙並和燒作室門斧敬法闥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紺袀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式於前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之漸臺欲阻池水公卿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聞莽在漸臺衆共圍之數百重臺上猶與相射矢盡短兵接王邑父子覺惲王巡戰死莽入室下餔時衆兵上臺苗訢唐尊王盛等皆死商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莽身節解臠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害徧生民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

張溥曰。王莽之興。繇孝元后。后父禁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長男鳳。次則曼譚崇商立根逢時也。鳳崇與元后同母。成帝即位。鳳領尚書。崇封安成侯。又六年。譚等五人同日封侯。蓋先貴太后同母。而欠及諸舅也。太后同產畢侯。獨曼早死。不得封。曼長子永又先亡。乃封莽為新都侯。時成帝永始元年也。比諸父侯後十餘年矣。王鳳以建始元年秉政。陽朔三年卒。用事凡十一年。害丞相王商。殺京兆尹王章。權震中外。鳳卒。王音代政。四年音卒。王商繼之。四年商卒。王根繼之。四年。病免。莽為大司馬。成帝崩。哀帝立。莽以爭定陶尊號。罷就第居家。取聲譽者六年。哀帝崩。莽領尚書。迎中山王箕子立之。是為平帝。年僅九歲。元后臨朝。元始四年。莽遂弑帝。立孺子嬰。初始元年廢之。莽自立。改漢為新。原莽之取天下。非有奇功殊能。足以號令海內。即漢之所以失。亦非有桀紂之行。幽厲之禍。內爭外訌。權臣起而中分之也。元帝在位十六年。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哀帝在位六年。合三主之享國。止四十八年。而元后壽且八十有四。天下之勢。盡歸王氏矣。元帝病於優柔。成帝病於好色。哀帝病於男嬖。皆中主之才。遭世承平。府庫充仞。四夷賓臣。遂縱情慾。不顧後嗣。豈知取而代者。有人在房牖几闥之間乎。元帝之世。王氏不顯。哀帝尊丁傅寵董賢。於王氏則稍抑之。王氏號為榮盛者。獨成帝時二十六年耳。然成帝寵之。哀帝抑之。則天下之勢。在哀帝。成帝寵之者二十六年。哀帝抑之者止六年。則天下之勢。又當在王氏。而不在哀帝。且王商避暑明光。王根赤墀青瑣。其人類驕奢子弟。無大志。不足慮。莽獨佐以矯飾。窺間丁傅。專攻主上之闕。既擅其勢。復竊其名。帝無壯子。忽棄山陵。孔光羣小。同聲勸進。王氏欲無帝得乎。元后貴異同宗。五將十侯。卒成新都。莽媚耀太后。無所不

劉縯常懷復社稷之慮

極及廢子嬰求傳國璽始涕泣投地黑貂漢臘徒悲無及婦人之仁能養亂不能救亂與其崩於新莽建國之五年孰若先哀帝而崩之之為愈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九

光武中興

王莽地皇三年初長沙定王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溼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為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縯仲秀兄弟早孤養於叔父良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秀姊元為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宛人李守好星歷讖記為莽宗卿師嘗語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謀議通欲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衆使軼與秀歸舂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縯召諸豪桀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縯自發舂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

秀行姊元以身當追兵之害

劉縯等說王常以合從之利

王常以大義曉諸將而下江兵始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

發事覺亡走父守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縯使族人嘉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秀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 十一月劉縯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與甄阜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姊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死縯弟仲及宗從死者數十人縯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度潢淳臨沘水阻兩川閒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縯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縯即與秀及李通俱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縯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縯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餘將成丹張卬言之丹卬負其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其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彊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埶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彊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正月甲子朔漢兵與下江兵共攻甄阜梁丘賜斬之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引兵欲據宛劉縯與戰於淯陽下大破之遂圍宛先是青徐賊衆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説莽聞之始懼舂陵戴侯曾孫玄在平陵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桀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縯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　二月辛巳朔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玄即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改元以族父良為國三老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為成國上公朱鮪為大司馬劉縯為大司徒陳牧為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由是豪桀失望多不服　三月王鳳與太常偏將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　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司空王邑馳傳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夏五月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功庶可

劉秀止諸將歛歸

劉秀與李軼等十三騎於城外收兵

嚴尤兩進說而王邑不聽

劉縯請封岑彭

劉秀不惜財物悉發諸營兵

昆陽之戰劉秀獨前遂殺王尋走王邑嚴尤陳茂而關中震恐下響應

立如欲分散埶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武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蹀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衝輣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為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　棘陽守長岑彭與前隊貳嚴說共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　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　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

馮異率五縣降漢

劉秀樊宏言更始當備而縯不從

劉秀言李軼不可信而縯又不從

李軼朱鮪勸更始殺劉縯

秀詣宛謝舉止如常而更始慙

王匡斬莽太師王匡哀章

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埶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犇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桀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劉秀復徇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潁川郡掾馮異監五縣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秀謂縯曰事欲不善縯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縯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更始不敢發縯舅樊宏謂縯曰建得無有范增之意乎縯不應李軼初與縯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縯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更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縯即日殺之以族兄光祿勳賜為大司徒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慚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京兆諸縣及城中共起兵殺王莽（莽事見王莽篡漢）王匡拔洛陽生縛莽太師王匡哀章皆斬之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

三輔吏士見司隸僚屬歡喜

寇恂勒兵令使者還耿況印綬以全更始之信

劉賜深勸更始用文叔徇河北

鄧禹杖策追秀請延攬英雄務悅民心

馮異請分遣官屬布澤郡縣

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北都洛陽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使者至上谷上谷太守扶風耿況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見使者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

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

以大司徒賜為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

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埶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

更始委政趙萌日夜飲讌

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亂政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飢渴易為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宋子耿純謁秀於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自結納 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立為天子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 申屠建李松自長安迎更始遷都二月更始發洛陽初三輔豪桀假號誅莽者人人皆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兒大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李松與棘陽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為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祉為定陶王慶為燕王歙為元氏王嘉為漢中王賜為宛王信為汝陰王然後立王匡為沘陽王王鳳為宜城王朱鮪為膠東王王常為鄧王申屠建為平氏王陳牧為陰平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為淮陽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為穰王尚書胡殷為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為襄邑王驃騎大將軍宗佻為潁陰王尹尊為郾王唯朱鮪辭不受乃以鮪為左大司馬宛王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等鎮撫關東又使李通鎮荊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

李淑諫濫授官爵更始因之

孫倉衛包降王郎耿弇自馳謁大司馬秀

耿弇請發漁陽上谷兵擊王郎適倉黃計議未定大司馬遂趣駕出幾不測

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斬之自是無敢復言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曰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埶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加非其人望其裨益萬分猶緣木求魚升山采珠海內望此有以窺度漢祚更始怒因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耿況遣其子弇奉奏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行至宋子會王郎起弇從吏孫倉衛包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遂亡降王郎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王郎移檄購秀十萬戶秀令功曹令史潁川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懅而反秀將南歸耿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秀趣駕而出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旁至蕪蔞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秀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

滹沱河冰合白衣老父指引信都皆天意邳彤止大司馬西還長安請奮信都和戎之兵以討王郎

大司馬從任光等計兵乃復振

劉植耿純歸大司馬

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進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南陽任光和戎太守信都邳彤不肯從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埶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刁子都軍中任光以為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為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為右大將軍邳彤為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脩為偏將軍皆封列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萬脩將兵以從邳彤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秀投暮入堂陽界多張騎火彌滿澤中堂陽即降又擊貰縣降之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寇掠河濟閒有衆二十餘萬刁子都有衆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秀以植為驍騎將軍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迎秀於育拜純為前將軍進攻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耿純恐宗

劉植說降真定王楊

漢中王嘉薦賈復陳俊於大司馬

祭遵格殺舍中兒大司馬從陳副言貫之

鄧禹言王者之興以德

耿況從寇恂閔業之言遣恂東約彭寵發兵詣大司馬秀

吳漢設計令寵發兵於是上谷漁陽軍合遂斬王郎將士三萬定二十二縣

家懷異心。乃使從弟訢宿歸燒盧舍。以絕其反顧之望。秀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劉植說楊。楊乃降。秀因留真定。納楊甥郭氏為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至鄗。擊斬王郎將李惲。至柏人。復破郎將李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

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有衆數十萬。校尉南陽賈復見更始政亂。乃說嘉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為書薦復及長史南陽陳俊於劉秀。復等見秀於柏人。秀以復為破虜將軍。俊為安集掾。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潁川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貫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秀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

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況。因說況擊邯鄲。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閔業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遣恂東約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秀。安樂令吳漢。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從秀。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亭。遇一儒生。召而食之。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為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秀書。移檄漁

鄧禹薦吳漢

耿純請政邯鄲大司馬從之遂拔其城斬王郎

大司馬燒王郎文書軍士願隸馮異

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與蓋延王梁將之南攻薊殺王郎大將趙閎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閒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為邯鄲來衆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即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景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王梁皆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耿況彭寵大將軍封況寵丹延皆為列侯吳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略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重之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䜌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何言邪耿純言於秀曰久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夏四月留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得可況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户侯秀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五月甲辰郎少傅李立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敕吏士

大司馬不欲朱祐泄言異

耿弇說蕭王自取天下於是王不就更始之徵

吳漢斬苗曾耿弇斬韋順蔡充悉發其兵

蕭王破降銅馬高湖重連請盜

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護軍宛人朱祜從容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曰召刺姦收護軍祜乃不敢復言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悉令罷兵與諸軍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為幽州牧韋順為上谷太守蔡充為漁陽太守並北之部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温明殿耿弇入造牀下請閒因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為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横於都内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為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苗曾聞之陰敕諸郡不得應調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出迎於路漢即收曾斬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充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發其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鄡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為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

蕭王以赤心待降賊韓歆降蕭王

蕭王以輕進致敗

陳俊請絕賊食

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肜鐵脛五幡十餘萬衆在射犬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　冬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并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田立陳僑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為孟津將軍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既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餱糧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絕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鄧禹至箕關擊破河東都尉進圍安邑　夏四月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為所敗王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王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沒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追至安次連戰破之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彊努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　馮異遺李軼書為陳禍福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書曰軼

李軼得馮異書後不復爭鋒故異得成功

蕭王宣露李軼書朱鮪遂刺殺軼

寇恂馮異退朱鮪至洛陽

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惟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皐以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眾皆怪王宣露軼書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遣其將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檄書至河內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眾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自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馮異亦度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歸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為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創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閒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畱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

彊華奉赤伏符詣王王迺從羣臣言即帝位

帝令岑彭說降朱鮪

封鄧禹吳漢食四縣

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請六月己未王即皇帝位於鄗南改元大赦　秋七月己亥帝使吳漢率建議大將軍朱祐等十一將圍朱鮪於洛陽　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為陳成敗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具言於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辛卯朱鮪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與蘇茂等悉其衆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二年春正月庚辰悉封諸功臣為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彊榦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　起高廟於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於宗廟之右立郊兆於城南

張溥曰光武起跡舂陵子弟僅七千人爾一年誅王莽二年平王郎及鄗南即位赤眉翦除十二年閒羣盜盡滅成功若神國無留禍中興令主稱絕軌矣及考其行事自用用人兩有得焉昆陽之役邑尋兵號百萬諸將震怖帝決策城守收兵外擊殪敵百里此自用之得也王郎兵起帝欲還長安邳彤止之遂以信都和戎之師盪平河北更始趣帝罷兵

耿弇請毋應命於是苗曾韋順蔡充以次就斬而關中可圖此則用人之得也兩者得而
王業成是以鄧禹澠池之敗旋見奮翼彭寵漁陽之叛遽即刑誅惟其處勢全也然赤眉
一亂天人參會予尤得而縱論之帝初起義南陽下江附伯升新市平林附更始隙端見
矣清水稱帝劉稷不服更始殺之遂及伯升帝新立大功李軼朱鮪日耽耽馬破虜之命
以敵委帝實欲從中制之使更始不死帝雖奮發埽除必難得志於天下也夫更始與帝
有必不可並之勢而殺更始之名又帝所必不忍居楚心出於牧羊之中立為楚王皆粱
籍力也後信宋義而疎項籍籍心怨之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江中高祖伐楚執以為名
是故殺更始之名非獨帝不忍居也即其勢亦必不可居王郎本邯鄲卜者詐稱成帝子
子輿州郡響動廣陽王亦以薊應設帝乘昆陽銅馬之捷輕師入關聲繽冤而誅更始大
盜紛然假大義相責其何以對惟帝師次河北赤眉兵亂長安更始遇害盆子再立天下
亂縱兵三輔適為王者驅除爾西都既平齊梁底定隴蜀二子可置度外又何難次第綏
神器曠無所歸帝乃起而受之戮鯨鯢而來元德然後名號大正而人心畢服凡赤眉之
殄哉此雒陽根本之論宋陳亮深致意焉謂違過於唐肅宗之急關中也若高光升降儒
者交訟馬援蓋先言之矣援稱帝才明勇略於隗囂囂問何如高祖援曰高祖無可無不
可今上好吏事動遵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曰如卿言反復勝之當日已論定後人何辯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

光武平赤眉

王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

馮常以六筦諫莽免其官

莽時盜賊始起五均六筦

民苦王匡廉丹甚於赤眉

樊崇等降更始而復亡歸

王莽始建國二年春二月下詔曰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筦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筦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

天鳳四年秋八月莽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郡有數人皆用富賈為之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是歲莽復下詔申明六筦每一筦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

五年春琅邪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太山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逄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青徐間

地皇三年夏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討衆賊初樊崇等衆既寖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其中最尊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及聞太師更始將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

淮陽王更始元年冬十月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更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者乃復亡歸其營

二年冬赤眉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為二部崇與逄安為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為一部赤

蘇茂李松敗於赤眉

方望弟陽說樊崇立漢宗室

樊等探符立劉盆子為帝

眉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眾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於是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更始使王匡成丹與抗威將軍劉均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　蕭王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赤眉二部俱會弘農更始遣討難將軍蘇茂拒之茂軍大敗赤眉眾遂大集乃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三月更始遣丞相松與赤眉戰於蓩鄉松等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赤眉遂轉北至湖　六月張卬王匡叛更始入長安　赤眉進至華陰軍中有齊巫常鼓舞祠城陽景王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方望弟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眾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至鄭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若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先是赤眉過式掠故式侯萌之子恭茂盆子三人自隨恭少習尚書隨樊崇等降更始於洛陽復封式侯為侍中在長安茂與盆子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牧牛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最為近屬崇等曰聞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眾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以徐宣為丞相樊崇為御史大夫逄安為左大司馬謝祿為右大司馬其餘皆列卿將軍盆子雖立猶朝夕拜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　秋八月赤眉至高陵張卬等降之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

曹竟獨不降赤眉

赤眉欲殺更始劉恭以死救之赦封為侯

馮歆殺宗歆反擊鄧禹

帝料黃防必執馮愔

繫詔獄聞更始敗走乃出見定陶王祉祉為之除械相與從更始於渭濱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即將更始至高陵本將兵宿衛其實圍之更始將相皆降赤眉獨丞相曹竟不降手劒格死　冬十月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為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更始隨祿肉袒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劒欲自刎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

劉盆子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諸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桀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　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等深以為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民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積弩將軍馮愔車騎將軍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埶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

赤眉賊遂汙辱呂后尸
鄧禹屢敗於赤眉
延岑大破逢安

廣持節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惜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　臘月赤眉設樂大會酒未行羣臣更相辯鬭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劉盆子惶恐日夜啼泣從官皆憐之

二年春正月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及正旦大會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殽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樊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涕泣噓唏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　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市里恣行殺掠長安城中無復人行乃引兵而西衆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軍昆明池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因巡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　九月赤眉引兵欲西上隴隗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閒赤眉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賊遂汙辱呂后尸鄧禹遣兵擊之於郁夷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復入長安延岑屯杜陵赤眉將逢安擊之鄧禹以安精兵在外引兵襲長安會謝祿救至禹兵敗走延岑擊逢安大破之死者十餘萬人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漢中王嘉嘉與戰於谷口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嘉

漢中王嘉大破赤眉賊殺廖湛漢中王嘉因來歙詣降

帝令馮異代鄧禹討赤眉敕其勿苦郡縣

徵鄧禹還

帝令侯進耿弇等分屯邀赤眉賊還路

鄧禹鄧宏不從馮異之言遂為赤眉所敗

妻兄新野來歙帝之姑子也帝令鄧禹招嘉嘉因歙詣禹降　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

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帝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餘人

三年春正月甲子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徼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

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底

劉盆子等乞降帝待以不死

劉恭為更始報仇殺謝祿帝赦不誅

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復堅壁自守　閏月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埶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赤眉餘衆東向宜陽甲辰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日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戊申還自宜陽帝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雒陽賜之田宅其後樊崇逄安反誅楊音徐宣卒於鄉里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劉恭為更始報仇殺謝祿自繫獄帝赦不誅

張溥曰更始將軍劉玄殺於赤眉猶楚懷王孫心殺於項羽然楚心雖在民間為人牧羊一立為王即自尊高右沛公而忌項羽寵任宋義以強見殺更始則懦弱無能淯水即位羞媿流汗其末也見王莽既死燕居長樂委政趙萌飲酒縱放較之陳涉器小量猶不若何敢望楚義帝乎赤眉樊崇等初起兵時特以困窮為寇無志於徇地攻城及伯升舉義

衆兵始合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欲立伯升新市平林將帥憚之乃立更始羣盜屯聚智慮淺短貪更始易制推以爲名鬭爭刼略未嘗有君伯升之死自去其輔立未二年赤眉反攻長安諸將内亂更始出犇赤眉更奉劉盆子稱帝光武使馮異破於崤底遂平之論者以項羽殺楚心幾有天下赤眉殺更始窮蹙立敗勢何懸殊夫項氏世爲楚將楚心又項梁所立羽不相下必至於殺且羽才勇過漢高心之存亡不足關其輕重是故羽之失天下在於不殺漢高不在於殺楚心赤眉賊也衆雖盛未能當一諸侯其稱號惟三老從事卒吏臣人初降更始繼立盆子向背莫必盆羽之勢可以自帝而赤眉之勢必爲人役自帝者貴獨斷役於人者貴擇主新亡漢興其主在劉諸劉驅馳擇而事之非光武莫託也赤眉始失之於更始背而殺之欲藉盆子以應符命擇主彌下矣更始在其空名猶可敵光武更始死則并其名而亡之大盜紛紛未聞有無主而存者也鄧禹數戰不利馮異棄軍敗走後雖戰勝不免回谿垂翅之歎然光武用兵其大敵莫若王莽王郎昆陽成功邯鄲底定即有勍銳可折箠而使況盆子哉更始刮席盆子嚮符一羞爲帝一畏爲帝帝之名誠足以殺身也安定公嬰爲莽所廢方望度更始必敗與弓林等謀立嬰爲更始斬死嬰何無人君之福哉設嬰立光武又多一敵非天心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終

帝待彭寵不及吳漢王梁

朱浮譖構彭寵寵妻勸寵無受帝徵

耿況斬寵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光武平漁陽

淮陽王更始元年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鄉人韓鴻為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以漢為安樂令

二年邯鄲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上谷太守耿況約寵俱歸大司馬秀（事見光武中興）

漢光武建武二年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如此我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鐵官寵轉以貿穀積珍寶益富彊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稟贍其妻子寵以為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寵亦很彊嫌怨轉積浮數譖構之密奏寵多聚兵穀意計難量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有詔徵寵寵上訴願與浮俱徵帝不許寵益以自疑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為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為人所奏而棄此去乎寵又與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又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況不受斬其使　八月帝遣游擊將軍鄧

彭寵擊破鄧隆軍朱浮屯遠不能救

朱浮降於彭寵

伏湛諫帝親征彭寵

祭遵禽張豐

張豐臨斬方歎肘石之詐

耿況遣子舒襲破匈奴兵寵乃退走

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埶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

三年三月涿郡太守張豐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糓必東果來歸附今度此反虜埶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城遂降於彭寵寵自稱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賂遺匈奴借兵為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

四年五月上將親征彭寵伏湛諫曰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横未及從化漁陽邊外荒耗豈足先圖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誠臣之所惑也上乃還　帝遣建義大將軍朱祐建威大將軍耿弇征虜將軍祭遵驍騎將軍劉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況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為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況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況使其子舒襲破匈奴兵斬兩王寵乃退走

五年二月彭寵妻數為惡夢又多見怪變卜筮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

寵蒼頭子密三人殺寵出降

韓利斬彭午首詣祭遵降

捽其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吾素所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以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明旦閤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家族帝封子密為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於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

張溥曰龐萌初事更始既歸光武帝信愛之稱其可以託孤寄命後與蓋延共擊董憲忽背帝而為亂彭寵從帝討王郎轉糧食前後不絕自負其功朱浮疑有變帝大笑不應寵遂反光武善聽任於二者獨詘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哉然龐萌與蓋延無郄止以詔書獨下延不及萌遂疑延譖己忿於反戈逆繇已作延固無罪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寵獨無加朱浮又數譖構之積怨相攻寵誠不勝匹夫之忿抑激成者浮也寵初怨浮反計未決其妻勸之竟不難以一漁陽讎天子其敗也蒼頭三人乘臥執縛斷頭橫尸夫王郎死於李立劉永死於慶吾劉紆死於高扈李憲死於帛意大盜數亡追迫窘急制其死命猶多出於犇走廝養若何知義要以為利醢醢尊親如刲牛豕安在其平日臣妾為也

王閎正言責張步步起跪謝

彭寵賂匈奴結張步獲索攻拔薊城自號燕王所志窮滿禍生夢寐子密為殃其帶大州稱南面未嘗喪師折將隳城潰圍而家人臧獲忽取諸鼾睡之中囊首入漢漁陽已定師武如林不煩一卒嗟乎彭寵之妻夢羸袒張敬兒之妻夢體熱婦人妖夢害見厥家寵妻勸亂而卒同死尤足戒也龐萌之叛帝親出討寵方反時浮望天子親征帝不許反成功於子密事出不意爵及叛夫豈帝獨不聞高祖之斬丁公乎彭寵忽然而死子密等忽然而侯朱浮激寵使叛復棄城逃免不加之罪而反官之亂人雖隕賞罰幾混君子曰光武漁陽之役非天討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光武平齊

淮陽王更始元年冬十月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陽更始封為梁王都睢陽

二年冬梁王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桀沛人周建等並署為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為橫行將軍東海賊帥董憲為翼漢大將軍琅邪賊帥張步為輔漢大將軍督青徐二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

漢光武建武元年十一月梁王永稱帝於睢陽　初更始以王閎為琅邪太守張步據郡拒之閎諭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與步戰不勝步既受劉永官號治兵於劇遣將徇泰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郡皆下之閎力不敵乃詣步相見步大陳兵而見之怒曰步有何罪君前見攻之甚閎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引兵相距閎攻賊耳何謂甚邪步起跪謝與之宴飲待為上賓令閎關掌郡事

蓋延定沛楚臨淮

張步獻鰒魚

吳漢裹創而起遂擊破蘇茂周建

慶吾斬劉永首降於蓋延蘇茂

二年夏四月、虎牙大將軍蓋延督駙馬都尉馬武等四將軍、擊劉永破之。遂圍永於睢陽、故更始將蘇茂反、殺淮陽太守潘蹇、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為大司馬淮陽王。　秋八月、蓋延圍睢陽數月、克之、劉永走至虞、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下數十人犇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三萬餘人救永、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彊建走保湖陵、茂犇還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青徐羣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鰒魚。隆湛之子也。　冬十一月、帝以伏隆為光祿大夫、復使於張步、拜步東萊太守、并與新除青州牧守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

三年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永聞伏隆至劇、亦遣使立張步為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又吏民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張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焉。　夏四月、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厀、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率諸將圍之。吳漢留杜茂陳俊守廣樂、自將兵助延圍睢陽。　秋七月、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酇、延追

周建立永子紆為梁王

蓋延龐萌違帝敕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霸閉營堅壁周建以道死蘇茂奔下邳

龐萌反襲蓋延自號東平

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蘇茂周建犇垂惠、共立永子紆為梁王。佼彊犇保西防

四年秋七月丁亥、上幸譙、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劉紆周建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聞之、自郯圍之。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閒欲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犇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五年二月、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為茂建所敗、犇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犇下邳、與董憲合、劉紆犇佼彊、上詔耿弇進討張步、　三月、將軍龐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龐萌

劉平以死衛孫萌

帝大破龐萌等解桃城之圍

佼彊將其衆降

高扈斬劉紆以降

耿弇斬費邑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

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龐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六月、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龐萌圍桃城。時帝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亢父。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挑戰。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銳以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為至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萌等攻二十餘日、衆疲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衆軍進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佼彊夜走從董憲。秋七月丁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憲招誘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帝至蕃、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敕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將其衆降。蘇茂犇張步。憲及龐萌走保郯。八月己酉、帝幸郯、留吳漢攻之。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郯。董憲龐萌走保朐。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朐。　冬十月、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犇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為。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

耿弇不攻西安先攻臨菑遂拔其城張藍亡歸劇

耿弇上書言旬日之間可獲張步

耿弇截矢尤勝於吳漢裹創

弇三破張步

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即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菑并兵合埶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將攻弇弇上書曰臣據臨菑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於是弇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

帝以耿弇祝阿之勝比韓信歷下之功

張步斬蘇茂詣耿弇降帝封為安丘侯

吳漢等斬董憲龐萌

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犇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眾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與妻子居雒陽於是琅邪未平上徙陳俊為琅邪太守始入境盜賊皆散耿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為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六年吳漢等援朐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

張溥曰更始之世劉永擅睢陽公孫述帝巴蜀李憲據淮南秦豐王黎丘盧芳王安定張步起琅邪董憲有東海延岑反漢中田戎陷夷陵而河北羣盜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之屬所在為寇掠天下誠多故矣光武既削羣盜平西都劉永宗室重戚能率先歸命帝必厚遇之豈與劉盆子等哉乃考之鑑目建武三年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張步為齊王步執伏隆殺之四月吳漢破永將蘇茂於廣樂睢陽人反城迎永益延圍之秋

七月慶吾斬劉永以降諸將立其子紆復稱梁王四年秋七月遣馬武王霸圍劉紆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攻拔之五年春蘇茂救垂惠馬武王霸擊破之劉紆犇佼彊帝遣耿弇討張步蓋延擊董憲龐萌反帝自將討之夏六月董憲劉紆使蘇茂佼彊救龐萌帝擊破之秋七月彊以衆降茂犇張步憲萌犇朐梁人斬紆以降冬十月耿弇拔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歷觀三年閒永死紆繼抗衡比肩耿弇祝阿之功不異韓信歷下之戰蓋亦數舉而後得志也夫王昌詐稱子輿盧芳謬言文伯其人能亂而非劉氏劉玄飲讌後庭盆子從遨牧兒其人劉氏而不能為亂若永者梁王立之子孝王八世孫周建等為之將帥佼彊董憲張步等為之服屬分親於王盧才過於二劉專據東方爭鋒南岳未知孰勝大師一出父子斬首齊梁擾攘咸怖英靈真人受命於斯為烈樊崇擁衆百萬而立盆子張步據郡十二而奉劉紆彼亦名為尊劉氏而不知事光武其始託身非人其後服而更叛負盜賊之資者固未可責以君臣之義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光武平隴蜀

淮陽王更始元年秋七月成紀隗崔隗義上邽楊廣冀人周宗同起兵以應漢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李育崔兄子囂素有名好經書崔等共推為上將軍崔為白虎將軍義為左將軍囂遣使聘平陵方望以為軍師望說囂立高廟於邑東己巳祀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殺馬同盟以興輔劉宗移檄郡國數莽罪惡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大尹王

向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　初茂陵公孫述為清水長有能名遷導江卒正治臨邛漢兵起南陽宗成商人王岑起兵徇漢中以應漢殺王莽庸部牧宋遵衆合數萬人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召郡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遣精兵西擊成等殺之并其衆

二年春二月更始徵隗囂及其叔父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為更始成敗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囂等至長安更始以囂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　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有衆數十萬　夏四月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恢擊寶忠於綿竹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為蜀王都成都民夷皆附之冬隗崔隗義謀叛歸天水隗囂恐并及禍乃告之更始誅崔義以囂為御史大夫　汝南田戎攻陷夷陵衆數萬人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蜀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宜稱天子　夏四月述即帝位號成家改元龍興以李熊為大司徒述弟光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越巂任貴據郡降述　六月隗囂走歸天水　十二月隗囂歸天水復招聚其衆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平陵范逡為師友前涼州刺史河南鄭興為祭酒茂陵申屠剛杜陵為治書馬援為綏德將軍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行巡阿陽王捷長陵王元為大將軍安陵班彪之屬為賓客由是名震西州聞於山東

初平陵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與更始右大司馬趙萌善因萌求往河西萌薦融於更

梁統等推竇融行河西事

公孫述封延岑為汝寧王

始以為張掖屬國都尉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竝州郡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絶在羌胡中不同心勠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議既定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肜為敦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　馮愔之反引兵向天水隗囂擊破之鄧禹承制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專制涼州朔方事

二年二月延岑復反圍南鄭漢中王嘉兵敗走岑遂據漢中進兵武都為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李寶為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嘉追擊破之公孫述又遣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

三年十一月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畧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囂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

四年二月延岑復寇順陽遣鄧禹將兵擊破之岑奔漢中公孫述以岑為大司馬封汝寧王

冬十月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

馬援言公孫述妄自尊大請隗囂專意東方

援言帝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馮異擊破李育程烏呂鮪隗囂佐馮異擊公孫述兵破之帝報以手書

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十二月公孫述聚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又造十層樓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遣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屯陳倉就呂鮪將徇三輔馮異迎擊大破之育烏俱奔漢中異還擊破呂鮪營堡降者甚衆是時隗囂遣兵佐異有功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鉛刀不可彊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它人禽矣如今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間構之言其後公孫述數遣使間出囂輒與馮異合勢共摧挫之述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囂斬其使出兵擊之以故蜀兵不復北出

十年春正月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畧與高

岑彭謀伐蜀

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　二月岑彭攻拔夷陵田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公孫述以戎爲翼江王岑彭謀伐蜀以夾川穀少水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　夏四月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横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尊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絶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犄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爲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於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故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由是言之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餓饉流隷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虖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又況幺麽尚不

彪為竇融畫策使專意事漢

竇融遣使詣洛陽帝報以璽書

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乎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為從事甚禮重之彪遂為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焉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敗雖悔無及方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觀者曰讖文不誤劉秀真汝主也此皆近事暴著衆所共見者也況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强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衆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先是帝亦發使遺融書以招之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

鄭興諫隗囂將欲稱王廣置職位

隗囂聞彭寵劉永破滅方遣子恂入侍鄭興求歸葬父母馬援將家屬歸雒陽

王元說隗囂據隘自守囂然其計申屠剛苦諫而不納

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十二月隗囂矜己飾智每自比西伯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二尚服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囂乃止後又廣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帝以囂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帝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為胡騎校尉封鐫羌侯鄭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曰今為父母未葬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為餌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乃令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雒陽以所將賓客猥多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囂將王元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將軍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羇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元請以一

荊邯說述令田戎據江陵延岑定三輔述然其計以弟言中止

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於是遊士長者稍稍去之

六年春正月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眾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其騎都尉平陵荊邯說述曰漢高祖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愈於卻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眾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下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今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間使召攜貳使西州豪桀咸居心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

來歙質責隗囂

王遵諫囂殺歙

之變矣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桀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武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復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述廢銅錢置鐵錢貨幣不行百姓苦之為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為清水令時而已好改易郡縣官名少嘗為郎習漢家故事出入法駕鑾旗旄騎又立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先王愛子示無大志也述不從由此大臣皆怨　三月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招其故衆欲以取荊州不克帝乃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閣敗絕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勢也帝知其終不為用乃謀討之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長安謁園陵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多設疑故事久尤豫不決歙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既遣伯春委質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邪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

馮異破行巡祭遵破王元

竇融遣弟上書歸誠

竇融戒囂勿改節囂不納

哉歙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遊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　五月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馬武選精騎為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　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弇軍漆馮異軍栒邑祭遵軍汧吳漢等還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栒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忸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詔異進軍義渠擊破盧芳將賈覽匈奴奥鞬日逐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　竇融復遣其弟友上書曰臣幸得託先后末屬累世二千石臣復假歷將帥守持一隅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詣闕口稱至誠友至高平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間道通書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厚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當今西州地勢局迫民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彊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

馬援陳滅囂之術 援遺揚廣書令勸囂勿反廣不荅

利也自起兵以來城郭皆為丘墟生民轉於溝壑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融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擊囂黨先零羌封何等大破之因並河揚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修理融父墳墓祠以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猶恐眾心疑惑乃使人刺殺張玄遂與隗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先是馬援聞隗囂欲貳於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曰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遊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支黨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援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因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宛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慘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眾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

囂稱臣於公孫述

述立囂為朔寧王

來歙襲拒略陽

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隗囂上疏謝曰吏民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賜囂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詞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七年春三月公孫述立隗囂為朔寧王遣兵往來為之援勢　秋隗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並無利而還帝將自征隗囂先戒竇融師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來降拜太中大夫封向義侯

八年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

帝欲親征囂問之馬援乃決

帝乘隗囂兵罷敝進於是略陽圍解而囂奔西城

封竇融等為侯

帝以潁川盜起悔不用郭憲言

陽爭馳赴之上以為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為兵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汝南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尤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氐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共進軍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進幸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潁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　十一月楊廣死隗

吳漢違帝敕不罷諸部兵反為囂將王元等所敗

漢温序死節與王捷為隗囂死殊

隗囂憤死王元周宗立其少子純為王

帝從來歙言積穀於汧

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别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初帝勑吳漢曰諸部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岑彭為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唯祭遵屯汧不退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校尉太原温序為囂將苟宇所獲宇曉譬數四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廹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宇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無令鬚汙血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雒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

九年春正月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詔馮異并將其營　隗囂病且飢餐糗糒恚憤而卒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為王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　公孫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數萬人下江關擊破馮駿等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因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攢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　夏六月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太中大夫馬援為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祭遵馮異皆薨於軍

周宗等將隗純降

魯奇攻浮橋岑彭繼進而田戎乃走所過皆下

十年夏陽節侯馮異等與趙匡田弇戰且一年皆斬之隗純未下諸將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共攻落門未拔夏異薨於軍　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戊戌進幸汧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乃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冬十月來歙與諸將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隗純降王元奔蜀徙諸隗於京師以東後隗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十一年春三月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欑柱有反杷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令

臧宮大破延岑

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　夏公孫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彊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　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　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宮眾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濁延岑奔成都其眾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

公孫述又使刺客刺殺岑彭

吳漢進攻廣都

馮駿拔江州

吳漢與劉尚合軍始得斬謝豐袁吉

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軍至陽鄉王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死　帝還自長安　冬十月公孫述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被害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蜀人為立廟祠之　十二月吳漢自夷陵將三萬人泝江而上伐公孫述

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涪津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　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田戎　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

吳漢八戰八克臧宮斬公孫恢

臧宮斬公孫恢

吳漢為延岑所襲聽張堪言乃不退師遂大敗述

延岑以城降吳漢族之

帝責吳漢劉尚焚掠

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臧宮拔緜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　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偽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於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

李業譙玄王皓王嘉費貽任永馮信皆死不肯仕述

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述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犍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譙玄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上詔竇融以五郡太守入朝既至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拜融冀州牧

十三年春三月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宛詔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夏四月至京師

張溥曰隗囂與公孫述之起兵俱在更始之元年然囂立廟宇祀漢祖宗血鍤盟衆數王莽罪惡名為應漢述故莽時能吏擊殺宗成破更始將李寶張忠威震益部志在自立不為漢使囂降更始方望止之不聽後長安亂囂逃歸天水延接名士始稱西州上將軍鄧禹承制委以涼州朔方述初稱蜀王既稱成帝邀取漢中盡有益州地延岑田戎皆歸之原兩人志趣述竊帝自大囂奔走劉氏其塗殊矣光武平齊以還獨蜀不肯下乃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之為囂策者毋變前謀率兵效命組述歸漢功且十倍竇融顧惑於

馬援慮王磐呂种及禍其言皆驗

王元反覆抗拒身死地喪甚非計也且劉玄懦弱僅賢盆子光武大度同符高祖其人孰勝更始敗亂赤眉縱橫建武統一天下有八其時其地孰勝囂帖懾聖公忍殺叔父以免禍反二心光武欲封函谷亦人情之不可解者也述迷惑圖瑞力爭神器結囂拒漢又不敢用荊邯之策空國決勝徒延引歲月隴破蜀隨雖來歙岑彭死於刺客漢失兩大將要述之智能畢於此矣囂立於叛服之間其亡也以愚而無斷是故始雖佐漢不得為黥布述恃其險阻之勢其亡也以詐而不義是故雖不臣漢不得為田橫竇融觀變河西投誠真主斯可謂操陳嬰之上智膺張耳之多福者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楚王英之獄

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夏四月丁巳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蒼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荊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瑯邪公

十七年冬十月進右翊公輔為中山王其餘九國公皆為王

二十八年　初馬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為游俠有名江淮間後遊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遊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罔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為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怨劉盆子結客

楚王英奉黃縑白紈贖罪

虞延不信英有逆謀

楚王英自殺

樊儵止其弟為子求楚王英女

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縶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

明帝永平八年冬十月丙子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有罪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紈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十三年冬十月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戶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讓延

十四年夏四月楚王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為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初樊儵弟鮪為其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奈何

陸績梁宏駟勳備考無異辭

寒朗明耿建臧信鄧鯉劉建為顏忠王平所誣

帝因朗言理冤繫者千餘人

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及楚事覺、儵已卒、上追念儵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污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

袁安理楚王英獄事得出者四百餘家

鮑昱請寬楚事以致和氣

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者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上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一年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

張溥曰光武十一子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郭后出楚王英許美人出明帝與東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荊臨淮懷公衡琅琊孝王京則陰后出也光武擊王郎時至真定納郭后有寵生太子彊久之后寵衰見廢彊亦辭位明帝立為太子天下方疑朝廷德薄少長未安彊獨恭敬奉帝至死不衰東平王蒼在帝左右輔國以禮明帝之有兄弟得天為厚乃永平十年廣陵王荊自殺國除十四年楚王英之變復告光武初崩廣陵即造飛書害彊後更呼相工謀起兵使巫祭祀祝詛罪固當死英之所告惟金龜玉鶴符瑞文字帝何恨之深也且樊儵等奏誅荊帝怒不從獨楚王之獄累年窮治禍延天下名士燕廣告變竟得封侯英身死而其獄不除推英罪者云帝初聞西域有佛遣使至天竺求之得沙門及持其書四十二章以來所言皆卑卑苦行云木又戒於佛法無當而王公貴人獨英先好之設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資冥福後遂交通方士造作圖讖乃坐大逆夫帝為太子英獨歸附帝好沙門英送縑帛英誠善事帝不能得福反重得禍此必有深傷帝心者英雖自殺其罪未明帝心益疑必將法其所連英所連益眾

馬后撫育皇太子炟過於所生

則帝惡英益深悲哉楚獄之繫由英速死也蓋陰陽祈請其言易涉於不道而骨肉瑕舋其人不可以外求苟執幽明未證之辭治以君親無將之獄人盡可誅誰與為直此寒朗所以訟寃袁安願為代坐也嗚呼帝之於兄弟也賢者則愛之東海會葬東平留鎮美瑯琊之詩賦重沛王之經書是也有過則原之濟南通賓客阜陵招姦猾中山殺韓姬而薄從遷削是也惟廣陵不能恕於楚王則又忍焉即後加恩許后占護妻子已英死莫贖和氣重傷篤念天顯者慎無以鬼神為獄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四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馬后抑外家

漢明帝永平三年春二月甲子立貴人馬氏為皇后皇子炟為太子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炟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謹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十八年八月壬子帝崩太子即位年十八尊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兄弟虎賁中郎廖及黃門

第五倫論馬廖等不宜交結冠蓋之士

郎防光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雒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絶又諭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成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章帝建初二年夏四月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此蘧伯玉之敬也新陽侯雖剛强微失理然有方畧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

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
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柰何
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衞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
不可稽留太后答曰吾反復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
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
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
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賜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可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
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
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
成人則行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踰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
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
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為言兄衞尉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
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遵法
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
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置織室蠶於濯龍門數往觀視以為娛
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
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
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

帝封廖等為封太后不樂

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四年夏四月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癸卯遂封衛尉廖為順陽侯車騎將軍防為潁陽侯執金吾光為許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五月丙辰防廖光皆以特進就第

張溥曰東漢后妃之德啟自南頓夫人光烈繼之代多賢后若明德馬后和熹鄧后順烈梁后皆母儀之善者也然殤崩安立和熹勤政雖焦心卹患而臨朝有譏順烈義守不專求愆月謫沖質之際委任太尉李固等用忠良崇節儉而兄冀放恣不成其美是故稱內教者惟馬后有全德矣馬援騰聲三輔定節本朝後征五溪蠻卒於師梁松竇固等譖之家益失勢數為權貴所侵侮從子嚴不勝憂憤白蘭夫人進女掖庭后以援小女選入太子宮夫伏波功高晚遭嫉妒其子弟憤家之不造納女青宮以圖雪恥一旦得當人主恩禮長秋震耀宗族快志怨讐豈獨兒女之情亦丈夫所時有也后獨遂循善讓始終不衰太后明帝益加隆敬后無子賈貴人生肅宗帝命后養之撫育勞瘁過於所生肅宗孝性天至專以馬氏為外家其母子慈愛所僅有也夫呂后之惡戚姬趙后之惡許美人曹宮也皆繇婦人陰戾己無子則疾人之有子愛己子則必賊人之子是以人彘流禍葦篋絕

第五倫請敕竇憲無交通士大夫

嗣。若觀明德則意念平矣。明帝有言。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爾。明德之心。即帝心也。章德竇后寵專後宮。亦無子。梁貴人生和帝。養為己子。而忌梁氏。作飛書陷誅。其貴人姊妹以憂卒。後和帝立。梁嫕陳狀。貴人改殯承光宮。竇后育他人子與明德同。而用心則異。此關雎呂霍之所以分也。馬援四子。客卿夭殁。廖防光在朝廷。后務裁制。共成謙讓。肅宗固請封侯。后以為懷恨萬年。及后崩。馬氏微織矣。廖性寛。年老不教子孫。防光奢侈踰僭。詔許思愆。既而子弟怨謗。或遭誣自殺。以明德之恭儉抑損。兄弟同心。即世未幾。家門禍生。竇梁已下。又何足言。甚哉貴戚之難居。保身之足樂也。樊宏陰識先見之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五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六

竇氏專恣

漢章帝建初二年十二月。帝納竇勳女為貴人。有寵。貴人母即東海恭王女沘陽公主也。

三年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八年。皇后兄憲為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司空第五倫上疏曰。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趣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帝切責竇憲令還沁水公主園田

竇憲奏漏泄密事陷鄭宏

鄭宏病篤猶請誅竇憲

崔駰戒竇憲驕傲

憲恃宮掖聲勢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馬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元和三年三月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勢太盛言甚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楊光在官貪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夏四月丙寅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昞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章和二年春正月壬辰帝崩於章德前殿太子即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太后臨朝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弟篤為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為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

憲陽崇鄧彪以恣所施為

憲斬韓紆子首以祭公冢

憲刺殺都鄉侯暢韓稜阿敢推舉得實

郅壽彈責竇憲憲陷以死罪何敞疏諫乃滅徙然竟自殺

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　庚戌皇太后詔以故太尉鄧彪為太傅賜爵關內侯録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竇憲以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永平時謁者韓紆考劾憲父勳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　秋七月南單于上言請出兵共討北匈奴太后議欲從之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潁川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敞說宋由曰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迹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為故事三公不與賊盜公縱姦慝莫以為咎敞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乙亥以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

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事見兩匈奴叛服)　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郅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刺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何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眾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臣所以觸死瞽言非為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

竇景驕縱尤甚

袁安劾竇景不報

竇瓌獨好經書節約自修

何敞請抑竇氏憲出為濟南太傅

濟南王康驕獨敬重何敞

之誅以傷晏晏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與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未行自殺壽惲之子也　夏六月竇憲出朔方雞鹿塞分遣副校尉閻盤等破北單于於稽落山事見兩匈奴叛服　秋九月庚申以竇憲為大將軍中郎將劉尚為車騎將軍封憲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爵詔許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彊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駙馬都尉瓌獨好經書節約自修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縱今者議論訩訩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己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緜緜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牾焉

袁安任隗樂恢刺舉竇氏之黨無所避樂恢疏斥竇氏迫之飲藥死天子及大臣恃賴袁安韓稜斥稱憲萬歲之議王龍上牛酒於憲稜舉奏論為城旦徐齮以竇氏嘗周榮榮不為動

二年六月詔封竇憲為冠軍侯篤為郾侯瓌為夏陽侯憲獨不受封

三年春二月竇憲遣左校尉耿夔等破北單于於金微山事見兩匈奴叛服

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為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制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慚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冬十月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為城旦

竇憲請遣使立北單于弟右谷蠡王於除鞬為單于袁安上封事爭之後上竟從憲策事見兩匈奴叛服

四年

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深惡之脅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殮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夏四月丙辰竇憲還至京師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今大將軍雖欲敕

丁鴻疏請退竇憲

郭舉得幸太后

獨帝與鄭眾定議誅竇憲

帝令清河王慶取外戚傳索故事

竇氏敗後獨張酺請保全竇瓌

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禁微則易救末則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　竇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穰侯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共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宦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眾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眾定議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為亂忍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常入省宿止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眾求索故事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與篤景環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初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治竇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為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故郡初班固奴嘗醉罵洛陽令

种暠因逮考竇氏賓客收捕固死獄中　初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亦當遣吏戶曹李郃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焉

張溥曰竇融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弟也王莽末融棄更始據河西聞光武即位上書內勛匈討隗囂天下平定入朝就臣位執禮卑恭顯宗朝最寵貴及竇林竇穆竇宣竇勳各以罪死聲勢衰矣竊疑融忠順過尉佗未享茅土之封而子孫填獄戶漢於功臣不已薄乎融之歸光武也自託先后末屬蒙恩外戚帝報詔亦稱景帝定王長君魏其結其誠心後曾孫女竟為章帝后至竇章女為順帝貴人竇武女為桓帝后若是乎竇氏在漢世備椒房意者亦融勤國奉公之報也竇后祖穆死平陵獄父勳死洛陽獄家既廢壞得入長樂當繇沘陽公主之力肅宗重后才色寵幸殊特使后念門庭患難持己寬和仁恩接下明德遺則固可法也乃宋梁貴人姊妹俱死太子慶廢為清河王悉出后謀其險賊著天性何怪憲等恣睢不道哉和帝即位憲尊崇鄧彪凡所施為外令彪奏內白太后言無不從猶王莽之尊孔光以自便也既殺北鄉侯暢求擊匈奴以贖死史言其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鞮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衛青霍去病未獲比肩而天下惡之者蓋罪浮於功勞不補惡也郅壽樂恢直言蒙禍朝臣震慴咸奉竇氏帝積不能平始謀誅鋤然當時正色立朝者尚有袁安韓稜諸大臣帝不與共事而私屬之鉤盾令抑任非其人矣且鄭眾謀殺竇憲單超等謀殺梁冀其事立濟竇武謀殺曹節王甫何進謀殺張讓趙忠不惟不

莎車王延不肯附王莽

延卒子康立竇融承制立為大都尉

康卒弟賢立

西域願屬漢復置都護光武不許

裴遵奪賢印綬

賢欲并西域車師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

濟而皆及於難外戚之尊且親宦官百不若也以宦官圖外戚則成以外戚圖宦官則敗貴臣之易除不如左右之難拔夫豈一朝一夕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六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西域歸附

漢光武建武五年　元帝之世莎車王延嘗為侍子京師慕樂中國及王莽之亂匈奴略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屬常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卒子康立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竇融乃承制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

九年秋八月莎車王康卒弟賢立

十四年冬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

十七年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護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

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重求賦稅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鄯善王安請都護帝不許乃復附匈奴

于寘人立休莫霸戰

二十二年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厓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開苑囿廣宮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明帝永平三年冬十月莎車王賢以兵威逼奪于寘大宛嬀塞王國使其將守之于寘人殺其將軍德立大人休莫霸為王賢率諸國兵數萬擊之大為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進圍

死復立廣德賢與之和親

班超攻殺虜使鄯善王廣願屬漢

莎車中流矢死于寘人復立其兄子廣德為王廣德使其弟仁攻賢廣德父先拘在莎車賢乃歸其父以女妻之與之和親

四年冬十月于寘王廣德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誘莎車王賢殺之并其國匈奴發諸國兵圍于寘廣德請降匈奴立賢質子不居徵為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之伐北匈奴也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絶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

超斬于窴巫鞭其國相而廣德懼服

超使田慮執疏勒王兜題而立忠為王

耿秉光攻降車師後王而前王亦服

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窴欲益其兵超願得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窴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彊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是時于窴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窴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超彪之子也

十七年　初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為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

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西域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為先赴後王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並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走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超請平西域

十八年春二月詔竇固等罷兵還京師 十一月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事見匈奴叛服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詔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窴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三年閏四月西域假司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

徐幹願奮身佐超

超幹擊破番辰

五年夏五月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窴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為假司馬將弛

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李邑毀超
超遂去妻

八年冬十二月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窴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

元和元年十二月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窴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

超斬疏勒
王忠南道
遂通

三年九月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偽許之忠從輕騎奔超超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

超擊降莎
車

章和元年班超發于窴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温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窴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窴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窴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和帝永元二年夏五月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

超擊服月氏

龜茲姑墨温宿諸國皆降

超斬焉耆王廣尉犂王汎等

西域五十餘國内屬

超遣甘英窮西海

曹大家請徵超還

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三年冬十月龜茲姑墨温宿諸國皆降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以班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龜茲侍子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猶懷二心其餘悉定

六年秋七月西域都護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餘人討焉耆到其城下誘焉耆王廣尉犂王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更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内屬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九年十二月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條支窮西海皆前世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

十四年秋七月班超久在絶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朝廷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曰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

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故妾敢觸死為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超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九月卒超之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代為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

超至洛陽卒

任尚忽超言竟失邊和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詔以北地梁慬為西域副校尉慬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慬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慬未至而尚已得解詔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為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為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城小梁慬以為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民固諫白霸不聽慬既入遣將急迎段禧趙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民並叛其王而與温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慬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眾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

梁慬定龜茲

安帝永初元年五月西域都護段禧等雖保龜茲而道路阻塞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六月壬戌罷西域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禧及梁慬趙博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而還

罷西域都護

元初六年初西域諸國既絶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為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

曹宗請遣索班屯伊吾車師鄯善復降北匈奴殺索班等

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
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等遂擊走其前
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
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絕西域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勇上議曰昔
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於是開通西域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
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
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
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
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
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
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
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
于窴心膽北捍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復問勇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
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
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
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
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得保信一旦反覆
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賊

張璫陳西域三策

盜不犯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眾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

延光二年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璫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北虜呼衍王常輾轉蒲類秦海之閒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陳忠上疏曰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

勇斬車師後部王軍就
車師六國悉平
勇擊破匈奴
張朗受焉耆王元孟之降勇以後期下獄

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可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絶遠卹之煩費不見孝武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内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非良計也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帝然之於是復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三年春三月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

四年秋七月西域長史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獲首虜八千餘人生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師

順帝永建元年冬十月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勇遂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迹

二年六月西域城郭諸國皆服於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請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

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

張溥曰傅介子之誅樓蘭王安歸馮奉世之誅莎車王呼屠徵陳湯甘延壽之誅匈奴郅支單于皆威行絕塞世莫比烈惟東漢明章之際班超龕定西域稱同功焉介子之刺樓蘭王也告之霍光得請而行誘使醉酒壯士斷頭莎車攻刼南道奉世矯節發兵其王自殺諸國遂平郅支殺漢使谷吉等不奉詔湯矯制攻破都賴城單于被創死凡所成功謀出須臾不疑獨斷傳云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班超亦然超貧困傭書其志常慕傅介子張騫既使西域誅虜使而鄯善服戮巫者而于窴定決機旦夕之間而其後五十餘國海濱四千里外悉納質貢獻信哉功以斷成惟忠臣善謀惟明主善任也史云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立功西遐羈服外域官設戊己帥建都護立屯田於膏腴列郵置於要害至甘英抵條支歷安息臨西海望大秦其觀止矣繇此而言博望出使久遠重耗中夏大國未盡服奇物未盡致也何敢望定遠父子哉王莽篡位頌功德者徧海內劉嘉獻符命劉閔獻神書劉成都獻書言莽德宗室王侯忍恥容媚獨莎車王延不肯附莽敕諸子世奉漢家延死子康立能成其志夷狄慕義足懼亂賊雖後人以驕橫敗先世忠節未可忘也漢武帝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糜天下之力單財隕兵浮河絕漠僅獲微效光武即位狼望之北盧山之壑未嘗走一介煩檄書也西方諸國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帝違其意再四不許英雄之所求明聖之所卻也豈光武非人情乎窮四海者好武慮子孫者守經班超班勇其臣不能世得也西域之功又烏容嘗試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終

比恨單于殺弟知牙師立子蒲奴乃密遣人求內附

比自立為南單于臧宮請擊匈奴帝不許

南單于擊破北單于遣使修舊約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兩匈奴叛服

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　初匈奴單于輿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爲左賢王左賢王次卽當為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爲右薁鞬日逐王領南邊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濶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

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　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侯臧宮宮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卻地千餘里北部薁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歸南單于三月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遣中郎將段彬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使

始置使匈奴中郎將

南單于遣子入侍

使段彬王郁留西河擁護南單于

南單于助漢扞戍

都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慚於左右願使者眾中無相屈折也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　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薁鞬左賢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自立爲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　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璽綬車馬金帛甲兵什器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二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將弛刑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賜單于及閼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各萬匹歲以爲常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遣謁者分將弛刑修治城郭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給糧食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爲上乃悔前徙之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復將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眾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段彬王郁留西河擁護之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皆領部眾爲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

二十七年五月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詔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

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二十八年秋八月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失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稾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

南單于比死弟莫立
南單于莫死弟汗立
南單于汗死單于比之子適立
南單于擊卻北匈奴
南單于適死單于莫之子蘇立數月復死適之弟長立

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炤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韃韇丸一矢四發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中元元年十一月南單于比死弟左賢王莫立為丘浮尤鞮單于帝遣使齎璽書拜授璽綬賜以衣冠及繒綵是後遂以為常

二年南單于莫死弟汗立為伊伐於慮鞮單于

明帝永平二年南單于汗死單于比之子適立為醢僮尸逐侯鞮單于

五年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單于擊卻之

六年南單于適死單于莫之子蘇立為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死單于適之弟長立為胡邪尸逐侯鞮單于

七年北匈奴猶盛數寇邊遣使求合市冀其交通不復為寇許之

八年三月越騎司馬鄭眾使北匈奴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為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使人詣北

北匈奴求
合市許之
鄭衆不屈
于北匈奴
鄭衆請置
大將以防
二虜交通

虜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速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 北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邊城晝閉帝議遣使報其使者鄭衆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絶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衆往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彊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為軍司馬

十五年夏四月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上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太僕祭肜虎賁中郎將馬廖下博侯劉張好畤侯耿忠等共議之耿秉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虜失其肥饒畜兵之地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釁作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為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衆上從之十二月以秉為駙馬都尉固為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為秉副耿忠為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

廉范拒敗北匈奴

竇固奏復西域都護戊己校尉

耿恭擊退北匈奴

秉國之子，忠弇之子，廖援之子也。

十六年春二月，遣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竇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奴。竇固耿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取伊吾廬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廬城。耿秉秦彭擊匈林王，絕幕六百餘里，至三沐樓山而還。來苗文穆至匈河水上，虜皆犇走，無所獲。祭彤與南匈奴左賢王信不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言以為涿邪山，不見虜而還。彤與吳棠坐逗遛畏懦，下獄免。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嗟歎良久。是歲，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眾少，欲移書旁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十七年冬十一月，奉車都尉竇固定車師而還，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為都護，司馬耿恭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為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

十八年春二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為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

耿恭為北匈奴所圍鮑昱請救之

楊終請罷伐匈奴屯西域

段彭等擊破車師

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十一月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眾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子女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兗豫徐三州稟贍饑民上問何以消復旱災校書郎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為孝子無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弃珠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兵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　酒泉太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

范羌迎出耿恭

南單于等擊破北匈奴

北匈奴大人等率眾來降

北虜衰耗遠引而去

南單于長死單于汗之子宣立

孟雲請還南虜所掠北虜生口詔從之

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眾為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眾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恭至雒陽拜騎都尉　冬十一月北匈奴皐林溫禺犢王將眾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與邊郡及烏桓共擊破之是歲南部大饑詔稟給之

二年春三月甲辰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遣兵守其地

八年夏六月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餘人款五原塞降

元和元年十二月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匈奴復願與吏民合市詔許之北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交易南單于遣輕騎出上郡鈔之大獲而還

二年春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　南單于長死單于汗之子宣立為伊屠於閭鞮單于　冬南單于遣兵與北虜溫禺犢王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等以為不可許司徒桓虞及太

南單于宣死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

南單于請代北虜

耿秉請代北虜宋意言不可

僕袁安等以為當與之弘因大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弘等弘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眾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

章和元年冬十月北匈奴大亂屈蘭儲等五十八部口三十八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二年三月南單于宣死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為休蘭尸逐侯鞮單于　五月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　秋七月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慚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分道並出期十一月同會虜地臣兵眾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唯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殫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議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

竇憲自求擊匈奴以贖罪

袁安任隗與魯恭韓稜朱暉樂恢諫伐匈奴竇太后不聽

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竇憲遣客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太后怒，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事見竇氏專恣

冬十月乙亥，以憲爲車騎將軍，伐北匈奴，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

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衆皆爲之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國家新遭大憂，陛下方在諒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匈奴爲鮮卑所破，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尚書令韓稜、騎都尉朱暉、議郎京兆樂恢皆上書諫，太后不聽。又詔使者爲憲弟篤、景並起邸第，勞役百姓。侍

何敞諫起竇篤竇景邸第

竇憲遣閻盤等大破北單于於稽落山憲秉登燕然山命班固刻石勒功

吳汜梁諷說北單于奉貢入侍

南單于求滅北庭耿譚同之北單于被創僅免

竇憲遣耿夔等破走

御史何敞上疏曰、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嫚書之恥、此二辱者、臣子所謂捐驅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含忿、舍而不誅。今匈奴無逆節之暴、漢朝無可慚之恥、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又猥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絶里。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民之困。書奏不省。

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棝楊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時虜中乖亂、汜諷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同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二年夏五月、竇憲遣副校尉閻礱將二千餘騎、掩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復取其地。　秋七月、北單于以漢還其侍弟、九月、復遣使款塞稱臣、欲入朝見。冬十月、竇憲遣班固梁諷迎之。會南單于復上書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襲擊北單于。夜至、圍之。北單于被創、僅而得免。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班固至私渠海而還。是時南部黨衆益盛、領戶三萬四千、勝兵五萬。

三年春正月、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二月、遣左校尉耿夔司馬任尚出居延塞、圍北單

北單于

竇憲請立北單于弟於除鞬爲單于袁安任隗言不可從

竇憲既誅於除鞬畔還北遣王輔任尚追斬之單于屯屠何死單于宣弟安國立

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封夔爲粟邑侯　初北單于既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竇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爲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

四年春正月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於除鞬印綬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

五年　初竇憲既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欲輔歸北庭會憲誅而止於除鞬自畔還北詔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討斬之破滅其衆　十一月單于屯屠何死單于宣弟安國立安國初爲左賢王無稱譽及爲單于單于適之子右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爲左賢王師子素

單于適子師子與安國不和

杜崇朱徽請伐安國安國等逃走被誅師子立爲南單于

降胡等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逢侯爲單于

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由是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欲殺之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爲師子所驅掠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原界每龍庭會議師子輒稱病不往度遼將軍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

六年春正月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單于無由自聞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儆備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横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賞賜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至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立師子爲亭獨尸逐侯鞮單于 夏五月南單于師子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民燒燔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幕北九月癸丑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迹射緣邊兵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

任尚等破走逢侯

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冬十一月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解圍去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烏桓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而還

八年五月南匈奴右温禺犢王烏居戰畔出塞秋七月度遼將軍龐奮越騎校尉馮柱追擊破之徙其餘衆及諸降胡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

南單于師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

十年南單于師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爲萬氏尸逐鞮單于

北匈奴請和親不許

十六年十一月北匈奴遣使稱臣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

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北匈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太后亦不答其使加賜而已

韓琮說南單于反

安帝永初三年六月漢人韓琮隨匈奴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饑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反　九月南單于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冬十一月以大司農陳國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五營及邊郡兵二萬餘人又詔遼東太守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共擊之以梁慬行度遼將軍事雄夔擊南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

梁慬等屢捷南單于乞降許之

四年春正月南單于圍耿种數月梁慬耿夔擊斬其別將於屬國故城單于自將迎戰慬等復破之單于遂引還虎澤　二月南匈奴寇常山　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梁慬耿种將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

南單于檀死弟拔立

鮮卑數侵南匈奴

南單于拔死弟休利立

馬續梁並等擊破南單于

王商議詔馬續招降叛虜

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會熙卒卽拜梁慬度遼將軍龐雄還為大鴻臚

延光二年鮮卑其至鞬自將萬餘騎攻南匈奴於曼柏薁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

三年夏四月南單于檀死弟拔立為烏稽侯尸逐鞮單于

順帝永建元年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奴單于憂恐上書乞修復障塞庚寅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

三年冬十二月南單于拔死弟休利立為去特若尸逐就單于

永和五年春二月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夏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等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大將軍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為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甯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

南匈奴句龍吾斯等立車紐為單于
張耽戰捷車紐乞降

立南匈奴兜樓儲為單于

馬寔遣人刺殺句龍吾斯

南單于兜樓儲死車兒立

張奐擊破薁鞬等伯德將其衆降

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九月匈奴句龍王吾斯等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　十二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衆車紐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

漢安元年秋八月南匈奴句龍吾斯與薁鞬臺耆等復反寇掠并部

二年六月丙寅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爲呼蘭若尸逐就單于時兜樓儲在京師上親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　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扶風馬寔遣人刺殺句龍吾斯

建康元年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

桓帝建和元年南單于兜樓儲死伊陵尸逐就單于車兒立

元嘉元年夏四月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敗伊吾司馬毛愷攻伊吾屯城詔敦煌太守馬達將兵救之至蒲類海呼衍王引去

永壽元年秋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反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敦煌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卽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薁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

延熹元年十二月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

陳龜請帝更選幽并刺史

張奐盡降諸胡

奐拘車兒請別立單于詔不許

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雖殁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墝埆民數更寇虜家室殘破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吏空闕陛下以百姓爲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古公西伯天下歸仁豈復輿金輦寶以爲民惠乎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效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省息經用歲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爲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等匈奴烏桓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爲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

張溥曰匈奴之分爲南北也繇單于輿殺弟知牙師而立其子烏珠留單于之子比怨而自立也北匈奴之滅也繇南單于屯屠何請漢伐之也北匈奴之滅而復存也繇竇憲之立於除鞬也南匈奴之互相爭也繇漢之助師子而誅安國也夫北單于暴則南單于與

南單于興則北單于衰為中國者右南則北滅立北則南叛作史者責竇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更立北虜並恩兩護棄蔑天公坐樹大鯁彼固見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厥類繁昌魏武雖分五部大率皆居晉陽暨劉淵亂晉慜懷沈沒丘墟帝宅心竊痛之誠使竇憲既勤燕然之後復南虜於漢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并匈奴專為一部則荒服無爭邊庭息戍不亦休乎然竇憲請伐北匈奴時公卿固爭朝堂袁安任隗言之尤力竇太后獨違衆議假憲以權竟立大功計其效驗儒臣之守經豈若貴戚之遠略哉北匈奴自憲滅之卽自憲立之意且謂戎狄一氣種難誅盡威惠並行存立無害也不知王者之有事於夷狄也中國之勝負專視夷狄之盛衰當其盛明王圖之不足而高祖困於白登當其衰庸主制之有餘而成帝受朝正月東漢章和之際北虜衰耗極矣南部攻前丁零寇後鮮卑擊左西域侵右漢兵一出大勢立崩卽微憲行事亦必濟而因便緣隙刻石勒功不幾驕語衛霍於宣元乎滅北之利僅一時復立之憂在百世范氏罪憲良有由矣嗚呼韓邪單于兄弟以次立則不爭與單于私子殺弟則國亂孝弟禮讓之不可缺也於夷狄猶兢兢云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諸羌叛服

班彪請復校尉舊制

漢光武建武九年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相拒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旣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

來歙率蓋延等擊破先零羌
馬援擊破先零諸種羌
朝臣議棄破羌以西援諫止之
援擊破參狼諸羌
滇吾滇岸寇隴西諸羌皆叛張鴻軍戰歿
馬武等擊破燒當羌
迷吾布橋等寇隴西漢陽

置護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治其怨結。歲時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爲護羌校尉

十年冬十月。先零羌與諸種寇金城隴西。來歙率蓋延等進擊。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於是開倉廩以賑饑乏。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

十一年夏。先零羌寇臨洮。來歙薦馬援爲隴西太守。擊先零。大破之。　冬十月。先零諸種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拒浩亹隘。馬援深入討擊。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溝洫。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

十二年。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

中元二年。　初燒當羌豪滇良擊破先零。奪居其地。滇良卒。子滇吾立。附落轉盛。秋滇吾與弟滇岸率衆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於是守塞諸羌皆叛。詔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鴻軍敗沒。　冬十一月。復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四萬人討之。

明帝永平元年秋七月。馬武等擊燒當羌。大破之。餘皆降散。

孝章帝建初二年。　初安夷縣吏略妻卑湳種羌人婦。吏爲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吾良二種。相結爲寇。於是燒當羌豪滇吾之子迷吾率諸種俱反。敗金城太守郝崇。詔以武威太守北地傅育爲護羌校尉。自安夷徙居臨羌。迷吾又與封

馬防擊破布橋
勒姐燒何等十三種詣耿恭降
迷吾號吾反亭章生得號吾張紆放遣之
迷吾退散傳育追擊迷吾被殺
迷吾來降張紆斬其頭祭傳育
迷唐復叛

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　秋八月、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射士三萬人擊之馬防等軍到冀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進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其衆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屯望曲谷不下

三年春正月、馬防擊布橋、大破之布橋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留耿恭擊諸未服者斬首虜千餘人勒姐燒何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恭嘗以言事忤馬防監營謁者承旨奏恭不憂軍事坐徵下獄免官

元和三年秋八月、燒當羌迷吾復與弟號吾及諸種反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即為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

章和元年春正月、護羌校尉傳育欲伐燒當羌為其新降不欲出兵乃募人鬭諸羌胡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育請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三月育獨進軍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三兜谷不設備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隴西太守張紆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　秋七月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與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迷吾將人衆詣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頭以祭傳育冢復放兵擊其餘衆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小榆谷以叛種衆熾盛張紆不能制

二年冬十月、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為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

鄧訓擁衛小月氏胡諸羌感悅號吾來降迷唐離散

訓令任尚擊破迷唐

鄧訓卒羌胡皆為立祠聶尚以恩懷諸羌迷唐遂反

訓先欲脅小月氏胡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谷居頗巖谷衆悉離散

和帝永元元年春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箄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大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迷唐收其餘衆西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訓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修理塢壁而已

四年冬十月護羌校尉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傿傿歎息曰此為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蜀郡太守聶尚代訓為護羌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為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遂反與諸種共生屠烈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尚坐免

貫友辭散諸羌攻走迷唐

史充敗於迷唐

劉尚等擊破迷唐

王信耿譚受迷唐降而罷兵

侯霸擊破迷唐

五年十一月。護羌校尉貫友遣譯使構離諸羌。誘以財貨。由是解散。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唐率部落遠徙。依賜支河曲

八年十二月。護羌校尉貫友卒。以漢陽太守史充代。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迷唐迎敗充兵。殺數百人。充坐徵。以代郡太守吳祉代之。

九年閏八月。燒當羌迷唐率眾八千人寇隴西。脅塞內諸種羌。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詔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副之。將漢兵羌胡共三萬人討之。尚屯狄道。世屯枹罕。尚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大破之。斬虜千餘人。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

十年冬十月。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將軍趙世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謁者耿譚領世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　十二月。迷唐等率種人詣闕貢獻

十二年秋九月。燒當羌豪迷唐既入朝。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饑窘不立。入居金城。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種人饑餓。不肯遠出。護羌校尉吳祉等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是歲迷唐復叛。脅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

十三年秋八月。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護羌校尉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羌胡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侯霸擊破迷唐。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

迷唐病死其子來降 曹鳳請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 段禧發諸羌迎西域諸羌復叛 鄧隲敗於鍾羌 梁慬破諸羌 任尚軍敗

迷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久之病死其子來降戶不滿數十

十四年春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上言自建武以來西羌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阻大河以為固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拳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亡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繕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安帝永初元年 初燒當羌豪東號之子麻奴隨父來降居於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及騎都尉王弘西迎西域都護段禧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與俱郡縣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犇潰麻奴兄弟因此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為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 十二月詔車騎將軍鄧隲征西校尉任尚將五營及諸郡兵五萬人屯漢陽以備羌

二年春正月鄧隲至漢陽諸郡兵未至鍾羌數千人擊敗隲軍於冀西殺千餘人梁慬還至敦煌逆詔慬留為諸軍援慬至張掖破諸羌萬餘人其能脫者十二三進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慬降並慰譬遣還故地 冬鄧隲使任尚及從事中郎河內司馬鈞率諸部兵與滇零等

羌衆大盛龐參請總兵養衆以待羌疲太后擢於徒中用之

詔鄧騭還師滇零自稱天子寇殺董炳梁慬破走諸羌

鄧騭議棄涼州虞詡言三不可張禹集四府從詡議

數萬人戰於平襄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先坐法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復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　十一月辛酉詔鄧騭還師留任尚屯漢陽為諸軍節度遣使迎拜騭為大將軍　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羌斷隴道寇鈔三輔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梁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寇三輔即引兵赴擊轉戰武功美陽間連破走之羌稍退散　十二月廣漢塞外參狼羌降

三年春正月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數不利當煎勒姐羌攻沒破羌縣鍾羌攻沒臨洮縣執隴西南部都尉

四年二月滇零遣兵寇褒中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任尚軍久出無功民廢農桑乃詔尚將吏民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乙丑初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謁者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郎中陳國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

鄭勤欲擊先零羌段崇止之不從戰敗崇展皆從勤死

羌衆轉盛緣邊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

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喭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陳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乘海內之虛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氐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詡因說禹收羅涼土雄桀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　三月先零羌復攻褒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為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　秋七月騎都尉任仁與羌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徵詣廷尉死護羌校尉段禧卒復以前校尉侯霸代之移居張掖

五年春正月先零羌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南奔渡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三月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大半復以任尚為侍御史擊羌於上黨羊

唐喜破斬王信滇零死子零昌立

程信侯霸馬賢擊破號多

龐參招號多等降

陳省羅横刺殺呂叔都而封侯

龐參梁慬失事抵罪馬融請宥之

頭山破之乃罷孟津屯 秋九月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據上邽城

六年六月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杜季貢亡從滇零是歲滇零死子零昌立年尚少同種狼莫為其計策以季為將軍別居丁奚城

七年秋護羌校尉侯霸騎都尉馬賢擊先零別部牢羌於安定獲首虜千人

元初元年三月詔遣兵屯河内通谷衝要三十六所皆作塢壁設鳴鼓以備羌寇 五月先零羌寇雍城 九月羌豪號多與諸種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郡兵與蠻共擊破之號多走還斷隴道與零昌合侯霸馬賢與戰於枹罕破之 冬十月涼州刺史皮揚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

二年春護羌校尉龐參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率衆降參遣詣闕賜號多侯印遣之參始還治令居通河西道 零昌分兵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 秋九月尹就擊羌黨呂叔都等蜀人陳省羅横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 詔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雄超之子也以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關中諸郡兵八千餘人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為杜季貢所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杜季貢率衆偽逃鈞令左扶風仲光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冬十月乙未光等兵敗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龐參既失期稱病引還皆坐徵下獄鈞自殺時度遼將軍梁慬亦坐事抵罪校書郎中扶風馬融上書稱參慬智能宜宥過責效詔赦參等以馬賢代參領護羌校尉復以任尚為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懷令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彊走

虞詡說任尚市馬逐虜尚從之遂敗杜季貢

詡增竈以退羌

詡大破羌武都遂安

任尚殺零昌妻子

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以步追之。埶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眾。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卽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為武都太守。羌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埶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眾。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眾。賊由是散敗。詡乃占相地埶。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詡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三年夏五月癸酉。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於靈州。斬首八百餘級。 六月。中郎將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 九月。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以備羌。 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燒毀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

揄鬼刺殺杜季貢而封侯
號封刺殺零昌而封王
馬賢擊破狼莫西河諸羌詣鄧遵降隴右平
雕何刺殺狼莫而封侯
三輔益州無寇警
忍良等叛

四年春二月、任尚遣當闐種羌榆鬼等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為破羌侯。　六月、尹就坐不能定益州、徵抵罪、以益州刺史張喬領其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　九月、護羌校尉任尚復募效功種羌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為羌王。　冬十二月甲子、任尚與騎都尉馬賢共擊先零羌狼莫、追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狼莫逃去、於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人詣鄧遵降、隴右平。

五年冬十月、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刺殺狼莫、封雕何為羌侯。自羌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邊民及內郡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及零昌狼莫死、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鄧遵為武陽侯、邑三千戶、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

永寧元年春三月、沈氐羌寇張掖。　夏六月、護羌校尉馬賢將萬人討沈氐羌於張掖、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餘虜悉降。時當煎種大豪饑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復寇張掖、殺長吏。　初當煎種饑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留允街、而首施兩端。

建光元年春、護羌校尉馬賢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獲首虜二千餘、忍良等皆亡出塞。　秋七月、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校尉馬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遂相結共脅將諸種寇湟中、攻金城諸縣。　八月、賢將先零種擊之、戰於牧苑、不利。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氐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

馬賢擊破麻奴

麻奴既降而死

馬賢擊破鍾羌涼州復安

馬續擊破良封

馬賢討斬那離等

來機劉秉以虐刻激羌反

梁商馬融皇甫規皆言馬賢必敗帝不從

延光元年春三月、護羌校尉馬賢追擊麻奴到湟中、破之、種眾散遁、 十一月、燒當羌麻奴饑困將種眾詣漢陽太守耿种降、

三年九月、燒當羌豪麻奴死、弟犀苦立、

順帝永建元年二月、隴西種羌反、校尉馬賢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羌眾皆降、由是涼州復安。

六年秋九月、護羌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羣羌、皓坐事徵、以張掖太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續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

陽嘉三年秋七月、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種、 冬十月護羌校尉馬續遣兵擊良封破之、

四年二月、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

永和三年冬十月、燒當羌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

四年三月、燒當羌那離等復反、夏四月癸卯、護羌校尉馬賢討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

五年、 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為并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機等天性虐刻、多所擾發、且凍傅難種羌遂反、攻金城、與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秉並坐徵、於是拜馬賢為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為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 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 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 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為賢老。不如太中大夫宋漢、帝不從、漢由之子也、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

賢及二子戰沒

皇甫規進滅羌之策帝不用

疏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遝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賢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破之變也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於射姑山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沒東西羌遂大合、閏月、鞏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燒園陵、殺掠吏民、　三月武都太守趙沖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降二千餘人、詔沖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民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埶巧便臣已更知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　鞏唐羌寇北地北地太守賈福與趙沖擊之不利　秋九月、諸羌寇

罕羌詣趙沖降
趙沖張貢擊破燒當羌
趙沖戰死羌寖衰耗
段熲擊破燒何諸羌
郭閎貪功致叛反歸作于熲

武威　冬十月癸丑以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復從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　十一月庚子以執金吾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萬五千人屯三輔

漢安元年冬十月罕羌邑落五千餘戶詣趙沖降唯燒何種據參䜌未下甲戌罷張喬軍屯

二年夏四月庚戌護羌校尉趙沖與漢陽太守張貢擊燒何羌於參䜌破之　冬閏十月趙沖擊燒當羌於阿陽破之

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為諸羌所誘將羌眾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琚追擊玄等斬首八百餘級趙沖復追叛羌到建威鸇陰河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沖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而歿沖雖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詔封沖子義為義陽亭侯

沖帝永嘉元年　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湳狐奴等五萬餘戶皆詣並降隴右復平

桓帝延熹二年十二月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追至羅亭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

三年閏正月西羌餘眾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晨薄校尉段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鬬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眾而還　冬十一月勒姐零吾種羌圍允街段熲擊破之

四年六月零吾羌與先零諸種反寇三輔　冬先零沈氐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校尉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叛歸

皇甫規擊破零吾等

郭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以濟南相胡閎代為校尉胡閎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上疏曰今猾賊就滅泰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痼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埶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慼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十一月規擊羌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東羌降于規

規條奏孫儁李翕張稟郭閎趙熹罪

滇昌等詣規降

羣小誣規賂羌規上疏自訟

五年三月沈氏羌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藉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饑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 十一月滇那羌寇武威張掖酒泉 皇甫規持節為將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帝璽書誚讓相屬規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舊都懼駭朝廷西顧臣振國威靈羌戎稽首所省之費亦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度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孫儁李翕張稟旋師南征又上郭閎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

徐璜左悺求規貨不得陷之下獄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

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讐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眾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規薦張奐為元帥西州吏民為段熲訟冤帝復其位

六年十二月詔徵皇甫規為度遼將軍規上書薦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眾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舉事者願乞冗官以為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規為度遼將軍以規為使匈奴中郎將 西州吏民守闕為前護羌校尉段熲訟冤者甚眾會滇那等諸種羌益熾涼州幾亡復以熲為護羌校尉

段熲擊破西羌

七年冬十月護羌校尉段熲擊當煎羌破之

八年春正月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羌破之 閏五月段熲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凡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餘落封熲都鄉侯

九年秋七月鮮卑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詔復以張奐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

遂定西羌

永康元年春正月東羌先零圍祋祤掠雲陽當煎諸種復反段熲擊之於鸞鳥大破之西羌遂

張奐尹端等擊破先零羌三州清定

定。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輔、攻沒兩營、殺千餘人。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輔。張奐遣司馬尹端董卓拒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

靈帝建寧元年。初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彊衆、不時輯定、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彊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熲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皆恐、熲乃令軍中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彊弩。列輕騎為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曰。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熲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勅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

張奐言羌不可盡誅熲力爭之

賁拜熲破義將軍　六月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　秋七月熲至涇陽餘寇四十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段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彊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鑒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執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衂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掠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衂案奐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二年五月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埶必殄滅熲於是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騎司馬田

晏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眾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秋七月熲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臣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畔驚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畔者為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及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埸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蠭起而為寇又可盡誅邪然則段紀明之為將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張溥曰羌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至滇良擊破卑湳滇吾附落轉盛遂雄諸羌病中國厥後段熲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情態志在禽殲自畧必克於是追咎營平之遺寇詆欺張奐之失策窮武畧事之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斯人有馬然歷觀

羌豪惟迷唐飄詐滇零狂大難以義柔言其大常非盡驕不可理者也章帝時迷吾號吾寇隴西界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請生歸張紆放遣之羌即解散旣迷吾叛殺傅育紆偽招降斬其頭祭育塚迷吾子迷唐遂據榆谷為寇一紆之身用恩則虜服用計則寇決誰謂戎夷無信貴刑不貴德哉且迷唐之亂以吳祉之促種人出塞也滇零之亂以段禧之發羌騎迎西域也郡縣不內徙則寇不深入邊將不侵暴則酋不樂禍任仁放縱兵士而敗皇甫規奏免墨吏而安邊疆之治與內地之治寧殊乎是故欲羌無亂其道有二鄧訓撫養教諭沒而羌胡願死恩信之效也光武議棄金城而馬援爭之鄧騭議棄涼州而虞詡爭之城郭屯田之效也舍此以言張奐之好生段熲之盡誅計俱非全矣由奐則養寇其失也為聶尚之護送卑缺繇熲則輕敵其失也為鄭勤之死於先零下而趙伐窮刺客起若尹就於呂叔都任尚於零昌杜季貢鄧遵於狼莫皆壯士應募酋豪立誅荆卿聶政歎不如也然以王者之師講一劍之任亦無取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

鮮卑寇邊

鮮卑推檀石槐為大人

漢桓帝永壽二年、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 秋七月檀

李膺到邊羌胡畏服

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為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

匈奴烏桓降于張奐

檀石槐不受王封寇抄滋甚自分其地為三部

下送還之　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武威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熲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延熹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　六月鮮卑寇遼東

六年夏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　十二月詔徵皇甫規為度遼將軍規上書薦張奐朝廷從之以奐代規為度遼將軍

九年春三月詔徵張奐為大司農復以皇甫規代為度遼將軍　五月鮮卑聞張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　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　冬十二月匈奴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相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靈帝建寧元年冬十二月鮮卑及濊貊寇幽并二州

二年冬十一月鮮卑寇并州

四年冬十月鮮卑寇并州

熹平元年冬十二月鮮卑寇并州

二年鮮卑寇幽并二州

三年冬十二月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為護烏桓校尉鮮卑又寇并州

四年五月鮮卑寇幽州

夏育田晏請討鮮卑蔡邕議不可不從育等大敗

五年、鮮卑寇幽州、

六年夏四月、鮮卑寇三邊。　秋七月、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並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括廣遠、數十年間、官民俱匱、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晏育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之虜校往來之數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為之旰食乎。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八月、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

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為北地所射殺騫曼與魁頭爭國眾遂離散

月遼西太守甘陵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陳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自上歸葬帝遣使弔慰封鄃侯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光和元年十一月鮮卑寇酒泉種眾日多緣邊莫不被毒

二年十二月鮮卑寇幽并二州

三年冬鮮卑寇幽并二州

四年冬十月鮮卑寇幽并二州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後出攻北地北地射殺之其子騫曼尚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眾遂離散

張溥曰鮮卑者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漢初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烏桓寇北邊無寧歲建武二十一年祭肜擊破之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其後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眾人詣闕朝賀封王侯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竇憲遣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皆自號鮮卑其類漸盛至其至鞬之反覆檀石槐之兇桀為中國患劇矣史稱檀石槐生有奇異其母吞雹孕身及長部落畏服盡據匈奴故地暴虜之興若有天祥其然乎靈帝時夏育田晏請討鮮卑蔡邕議不可不

和帝秘養皇子於民間及崩鄧后乃收之廢長子勝定少子隆

帝太后留清河王慶子祜居清河邸殤帝崩鄧太后立祜

從而敗。緣邊被毒。種衆日多。身死子亂。患始衰減。夫竇憲伐匈奴。班超定西域。鄧訓綏羌胡。東漢威德著聞塞外。鮮卑名號不尊於單于。土地不大於漢北。歷歲征討。未獲一創。論者莫不咎建寧以降國無人焉。然東羌未滅。段熲平之。許生稱帝。孫堅斬之。蒼梧桂陽賊攻零陵。楊琁破之。交阯梁龍反。朱儁誅之。板楯蠻寇巴郡。曹謙降之。黃巾賊起。盧植皇甫嵩等討殄之。熊羆成功。咸在當日。豈可謂廟堂空虛。禦侮鮮寄哉。王甫刑餘。曲庇田晏主用兵。師非其會。將非其人。所以敗也。喪軍議罪。三將檻車。甫獨無與。凡閹用事之臣。又誰以封疆鼓鼙為念乎。比恨蒲奴。則匈奴兩分。騫曼與魁頭爭國。則鮮卑衆散。內離者亂。四夷皆然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嬖倖廢立

漢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二月辛未。帝崩於章德前殿。初帝失皇子。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鄧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皇太子。是夜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殤帝延平元年三月丙戌。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常山王章。始就國。太后特加慶以殊禮。慶子祜年十三。太后以弟幼弱。遠慮不虞。留祜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耿姬。況之曾孫也。祜母犍為左姬也。　八月辛卯。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騭。虎賁中郎將悝等。定策禁中。其夜使騭持節。以王青蓋車迎清河王子祜。齋於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陪位。引拜祜為長安侯。乃下詔以祜為孝和皇帝嗣。又作策命。有司讀策畢。太尉奉上璽綬。即皇帝位。太后猶

鄧騭求還第

周章謀誅鄧騭等廢太后立平原王勝事覺自殺

鄧太后崩

王聖李閏江京共毀太后于帝宮人誣告太后兄弟謀廢立帝怒廢徙諸鄧

臨朝。十二月甲子。清河王慶薨。

安帝永初元年。自和帝之喪。鄧騭兄弟常居禁中。騭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許之。夏四月。封太傅張禹。太尉徐防。司空尹勤。車騎將軍鄧騭。城門校尉鄧悝。虎賁中郎將鄧弘。黃門郎鄧閶。皆為列侯。食邑各萬戶。騭以定策功。增三千戶。騭及諸弟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上疏自陳。至於五六。乃許之。　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不立勝。恐後為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眾心不附。密謀閉宮門。誅鄧騭兄弟及鄭眾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而立平原王。事覺。冬十一月丁亥。章自殺。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赦天下。

元初二年十二月。鄧弘卒。封西平侯。詔封弘子廣德為西平侯。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

五年。太后弟悝閶皆卒。封悝子廣宗為葉侯。閶子忠為西華侯。

建光元年春二月。皇太后寢疾。癸亥。赦天下。三月癸巳。皇太后鄧氏崩。　四月。尊帝嫡母耿姬為甘陵大貴人。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帝乳母王聖知之。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詣京師。河間王子翼美容儀。太后奇之。以為平原懷王後。留京師。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候伺左右。共毀短太后於帝。帝每懷忿懼。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太后兄弟悝弘閶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德。葉侯廣宗。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為庶人。鄧騭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騭等貲財

鄧廣宗鄧忠鄧豹鄧遵鄧暢皆自殺鄧騭鄧鳳不食死平原王翼被貶謝絶賓客宋寵為騭等訟寃

閻后兄弟顯景耀典禁兵江京李閏樊豐劉安陳達王聖伯榮扇動内外楊震疏諫内倖皆怨

劉瓌妻伯榮得襲護爵楊震疏駁之

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騭為羅侯。五月庚辰騭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騭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與閻后同產。得留京師。復以耿夔為度遼將軍。徵安樂侯鄧康為太僕。丙申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遣歸河閒。翼謝絶賓客閉門自守。由是得免。大司農京兆朱寵痛騭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上疏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為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鞫訊。遂令騭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冤魂不散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衆庶多為騭稱枉者。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還葬騭等於北芒。諸從昆弟皆得歸京師。

帝以耿貴人兄牟平侯寶監羽林左軍車騎。封宋楊四子皆為列侯。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閻皇后兄弟顯景耀並為卿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帝以江京嘗迎帝於邸。以為京功。封都鄉侯。封李閏為雍鄉侯。閏京並為中常侍。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幸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絶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通於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遂以為妻。官至侍中。得襲護爵。震上疏

翟酺直諫不省

陳忠直諫不省

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簒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産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它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鑒鏡既往順帝之則尚書廣陵翟酺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埶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昔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願陛下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割情欲之懽罷宴私之好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

延光元年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 帝數遣黄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今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蝝滋生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虚匱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駢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發民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爲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

楊震直諫不聽

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綱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爲害書奏不省

二年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聖爲野王君　冬十月甲戌以司徒楊震爲太尉光祿勳東萊劉熹爲司徒大鴻臚耿寶自候震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卽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爲王聖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詔書爲阿母興起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技攻山採石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之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上不聽　十二月戊辰京師及郡國三地震

三年　初樊豐周廣謝惲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塚舍園池樓觀役費無數震復上疏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

震言轉切樊豐等憤怨

趙騰上書下獄楊震疏救之不聽遂斬騰

高舒欲奏豐等詐詔豐等惶怖反譖廢楊震

豐等令耿寶奏震恚望震飲酖卒

移良承豐等旨厄震諸子

王聖江京樊豐等譖殺王男邴吉等又與

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拄而已。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地動之變。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前後所言轉切。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曰。臣聞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聽。騰竟伏尸都市。及帝東巡。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太尉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壬戌。車駕還京師。便詣太學。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令大鴻臚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弘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讁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太僕征羌侯來歷曰。耿寶託元舅之親。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歷。歙之曾孫也。　秋八月辛巳。以大鴻臚耿寶為大將軍。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殺之。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吉。數為歎息。京豐懼有後害。乃與閻后妄造虛無。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議廢太子。耿寶等

閻后譖構太子
帝議廢太子來歷桓馬張皓諫不省
帝廢太子保為濟陰王來歷要祋諷劉瑋薛皓閭邱宏陳光趙代施延朱倀等十餘人爭詔詰責之歷獨守闕連日不去陳忠等劾歷兄弟免官
帝崩于葉閻后等秘喪驅馳還宮
閻后等迎立北鄉侯懿為嗣

承旨皆以為當廢太僕來歷與太常桓焉廷尉犍為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焉郁之子也張皓退復上書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傾覆戾園孝武久乃覺寤雖悔前失悔之何及今皇太子方十歲未習保傅之教可遽責乎書奏不省 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居於德陽殿西鍾下來歷乃要結光祿勳祋諷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大中大夫九江朱倀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讙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尚書令陳忠與諸尚書遂共劾奏歷等帝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會見 是歲京師及諸郡國二十三地震三十六大水雨雹

四年春二月甲辰車駕南巡 三月庚申帝至宛不豫乙丑帝發自宛丁卯至葉崩於乘輿年三十二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駕道次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為大害乃偽云帝疾甚徙御臥車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驅馳行四日庚午還宮辛未遣司徒劉熹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其夕乃發喪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為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 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 夏四月閻顯

閻顯風有司奏耿寶樊豐謝惲周廣王聖母子等皆死敗

北鄉侯薨

孫程等十九人斬江京劉安陳達脅李閏迎濟陰王即位

馮詩不受閻顯之誘

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威行前朝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將謝惲侍中周廣野王君王聖聖女永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皆大不道辛卯豐惲廣皆下獄死家屬徙比景貶寶及弟子林慮侯承皆為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王聖母子徙雁門於是以閻景為衛尉耀為城門校尉晏為執金吾兄弟並處權要威福自由　冬十月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相與共斷江京閻顯事無不成者渠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及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等並附同於程江京謂閻顯曰北鄉侯病不解國嗣宜以時定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乎顯以為然辛亥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　十一月乙卯孫程王康王國與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誓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埶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帝登雲臺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將兵屯平朔門以禦程等顯誘詩入省謂曰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璽綬在此苟盡力効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詩等皆許諾辭以卒被召所將眾少顯使與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

郭鎮擊擒閻景

閻顯閻燿閻晏皆下獄死

封孫程等十九人為侯李閏獨不封

拔用來歷等

崔瑗欲說閻顯令廢立顯醉不得見

盛德門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臥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帝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諸家屬皆徙比景還太后於離宮己未開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隸校尉惟閻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寬貸封孫程等皆為列侯程食邑萬戶王康王國食九千戶黃龍食五千戶彭愷孟叔李建食四千二百戶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食四千戶魏猛食二千戶苗光食千戶是為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故不封擢孫程為騎都尉初程等入章臺門苗光獨不入詔書錄功臣令王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未受符策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以將作大匠來歷為衛尉祋諷劉瑋閭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張施延陳光趙代皆見拔用後至公卿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帝之見廢也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傅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坐徙朔方帝即位並擢為中常侍初閻顯辟崔駰之子瑗為吏瑗以北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沈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等惑蠱先帝廢黜正統扶立疏孽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也禪猶豫未敢從會顯敗瑗坐被斥門生蘇祇欲上書言狀瑗遽止之時陳禪為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為之證瑗曰

此譬猶兒妄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　十二月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為郎。賜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議郎陳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為宜。司徒掾汝南周舉謂李郃曰。昔瞽叟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郃即上書陳之。

閻太后崩孫程等爭功帝怒免其官遣就國周舉說朱倀表諫乃復爵

順帝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辛未皇太后閻氏崩。　八月。浮陽侯孫程等。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有司劾奏程等干亂悖逆。王國等皆與程黨。久留京都。益其驕恣。帝乃免程等官。悉徙封遠縣。因遣十九侯就國。敕洛陽令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說朱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倀曰。今詔指方怒。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為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倀乃表諫。帝果從之。程徙封宜城侯。到國怨恨恚懟。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服。遣還國。

三年冬十二月。帝悉召孫程等還京師。

張溥曰。明帝之馬后。章帝之竇后。和帝之鄧后。安帝之閻后。皆無子。馬后養賈貴人子為

已乎慈孝恩備貴氏安全其德尚矣竇后養梁貴人子盡母道然梁竦陷誅兩貴人憂死又先殺宋氏兩貴人廢太子慶國家不危者幸耳鄧后事和帝有賢名不蚤定太子及帝崩始收皇子於民間又舍長子勝而立少子隆史譏其失閻后則專房妒忌宮人李氏生太子保遂鴆殺李氏而保終見廢較而論之竇后能擇子能殺人者也鄧后不能擇子不能殺人者也閻后獨能殺人不能擇子者也隆生始百餘日迎即帝位不一年崩是為殤帝人心皆屬勝太后獨不然曰勝痼疾故也然攷之史傳封八年而薨當時之疾非痼也既不立勝其立清河王慶乎序不順也乃立其子祜為安帝且是年慶即薨矣鄧后之過在不立平原王勝不在立清河王子祜周章所為憤憤也鄧太后臨朝永初七年率大臣命婦謁宗廟綱目書之若曰帝年已長后其可以已矣杜根成翊世懸書象魏鄧康託病不朝皆望太后還政也然太后既崩安帝政衰戮諸鄧殺楊震寵乳母宦官廢太子無道踵見天下又爭思太后蓋傳太后不崩董賢之寵不極鄧太后不崩王聖江京等之惡不彰安帝無能一哀帝也安帝即位九年年二十二始立閻貴人為皇后為時晚矣又得一妒后國儲用傾悲哉安帝崩閻后與顯等貪擁孩幼立北鄉侯懿則章帝庶子濟北惠王壽子也甫立而薨孫程等十九人迎故太子濟陰王保入即位誅閻顯等遷太后於離宮北鄉在位之年促於殤帝而宦官定策之功著於周章何則平原可以不立濟陰不可終廢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二

梁氏之變

竇皇后廢太子慶為清河王令蔡倫逼殺宋貴人姊妹立肇為太子

竇氏陷死梁竦貴人姊妹以憂死

竇太后崩舞陰公主子梁扈請議梁貴人尊號

樊調妻嫕訟梁竦貴人冤三公請貶竇太后尊號帝詔勿議

漢章帝建初七年 初明德太后為帝納扶風宋楊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松弟竦有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為子宋貴人有寵於馬太后太后崩竇皇后寵盛與母沘陽公主謀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宋貴人病思生兔令家求之因誣言欲為厭勝之術由是太子出居承祿觀 夏六月甲寅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不可以奉宗廟大義滅親況降退乎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姙今以肇為皇太子遂出宋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案之二貴人皆飲藥自殺父議郎楊免歸本郡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勑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

八年 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諸竇聞而惡之皇后欲專名外家忌梁貴人姊妹數譖之於帝漸致疎嫌是歲竇氏作飛書陷梁竦以惡逆竦遂死獄中家屬徙九真貴人姊妹以憂死辭語連及梁松妻舞陰公主坐徙新城

和帝永元九年閏八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遣從兄禪奏記三府以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帝從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嫕上書自訟曰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母氏年踰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帝引見嫕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公上奏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

追尊梁貴人封梁棠等

帝欲立后胡廣等諫止

梁商女為貴人常辭引御

立梁貴人為后封梁冀為侯左雄諫商乃讓還

虧崇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丙申葬章德皇后　九月甲子追尊梁貴人為皇太后諡曰恭懷追服喪制　冬十月乙酉改葬梁太后及其姊大貴人於西陵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追封諡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遣使迎其喪葬於恭懷皇后陵傍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為樂平侯棠弟雍為乘氏侯雍弟翟為單父侯位皆特進賞賜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梁氏自此盛矣

順帝永建六年秋九月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尚書僕射南郡胡廣與尚書馮翊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選入掖庭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貴人梁氏為皇后　夏四月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

二年三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為襄邑侯尚書令左雄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帝乃從之　夏六月丁丑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問以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

李固對策請損梁氏高爵

李固請梁商整裁商不能用

冀縱暴非法呂放以告商冀刺殺之

商遣子冀不疑與曹節等為友張逵蘧政楊定等譖商與曹騰孟賁圖廢立帝不信逵等矯詔縛騰賁帝怒誅之

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四年夏四月戊寅以執金吾梁商為大將軍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使大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為從事中郎楊倫為長史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於商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永和元年以執金吾梁冀為河南尹冀性嗜酒逸遊自恣居職多縱暴非法父商所親客雒陽令呂放以告商商以讓冀冀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為雒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三年十二月大將軍商以小黃門南陽曹節等用事於中遣子冀不疑與為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欲陷之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等與左右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敕宦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收逵等下獄

四年春正月庚辰逵等伏誅　二月帝以商少子虎賁中郎將不疑為步兵校尉商上書辭曰

帝以梁不疑為步兵校尉商上書辭之

商酒闌歌薤露周舉知其將死

商薨冀為大將軍

李固奏高賜等贓穢賜等賂冀求免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太守

遣杜喬等分行州郡

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位昔晏平仲辭邶殿以守其富公儀休不受魚飧以定其位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祿於聖世上乃以不疑為侍中奉車都尉

六年春三月上巳大將軍商大會賓客讌於雒水酒闌繼以薤露之歌從事中郎周舉聞之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　秋八月乘氏忠侯梁商病篤敕子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秖增塵垢耳宜皆辭之丙辰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祕器銀鏤黄腸玉匣及葬賜輕車介士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瞻望車騎壬戌以河南尹乘氏侯梁冀為大將軍冀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

臣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又甚焉

十一月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視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贓穢賜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漢安元年秋八月丁卯遣侍中河內杜喬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羡魏郡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

張綱劾奏冀不疑京師震竦

杜喬表奏李固政為天下第一

八使劾奏為梁冀宦官所遏种暠吳雄李固請復行案舉

梁冀欲中傷張綱以為廣陵太守綱單車之職立平張嬰冀復阻其毋

順帝崩太子即位

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杜喬至兗州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上徵固為將作大匠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親黨互為請救事皆寢遏侍御史河南种暠疾之復行案舉廷尉吳雄將作大匠李固亦上言八使所糾宜急誅罰帝乃更下八使奏章令考正其罪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恩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

建康元年秋八月庚午帝崩於玉堂前殿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九月丙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　庚辰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

皇甫規對策切直冀怒以為下第遂廢于家

冲帝崩李固即請發喪

李固請冀立長不從乃立纘罷清河王蒜歸國

太后多從李固言斥遣黃門宦官為惡者

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受賂賣爵賓客交錯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官民並竭上下窮虛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横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冲帝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於玉堂前殿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沙丘之謀及近日北鄉之事皆祕不發喪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纘皆至京師蒜父曰清河恭王延平延平及鴻皆樂安夷王寵之子千乘貞王伉之孫也清河王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丙辰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纘入南宮丁巳封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蒜罷歸國　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

劉君世鑄金蛇獻冀种暠糾之冀恨陷暠李固奏白之
冀銜杜喬

質帝目冀跋扈將軍冀以毒餅弑之固欲推舉侍醫冀大惡之

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誣奏固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矣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

冬十一月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黄金為文蛇以獻大將軍冀益州刺史种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冀由是恨暠會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民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暠承李固上疏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暠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絶暠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太后省奏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金蛇輸司農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由是銜之

質帝本初元年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六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絶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頻年之間國祚三絶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

胡廣趙戒杜喬欲立清河王蒜曹騰等惡蒜說冀立蠡吾侯志冀先策免固迎志即位

朱穆奏記勸戒梁冀

穆薦种暠欒巴等冀不能用

朝野倚望杜喬

封梁冀劉廣等為侯

杜喬諫不

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朝臣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此惡之　初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順帝許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曹騰等聞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幾賓客縱横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丁亥冀說太后先策免固戊子以司徒胡廣為太尉司空趙戒為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録尚書事太僕袁湯為司空湯安之孫也庚寅使大將軍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秋七月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曰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經龍戰之會陽道將勝陰道將負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暠欒巴等冀不能用穆暉之孫也

桓帝建和元年六月太尉胡廣罷光禄勳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内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七月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為潁陽侯蒙為西平侯冀子胤為襄邑侯胡廣為安樂侯趙戒為厨亭侯袁湯為安國侯

立皇后梁氏

冀收固下獄王調趙承等訟冤太后赦之冀令馬融作表殺固

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為列侯杜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為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臣典誥之篇哉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善不信其義聽讒不審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茍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氾宮為尚書喬以宮為臧罪不用由是日忤於冀　九月丁卯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　冬十月以司徒趙戒為太尉司空袁湯為司徒前太尉胡廣為司空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為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　十一月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妄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暠曰當立王為天子以暠為公暠罵之文刺殺暠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劾奏蒜坐貶爵為尉氏侯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等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主為冀作章表融時在坐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室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

廣戒見固書流涕
冀殺杜喬
楊匡請葬固喬
楊匡郭亮董班終身不仕
冀用朱穆种暠欒巴
帝幸冀府
梁太后崩
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
秦宮出入壽所威權大震

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於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南陽董班俱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欲干試有司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邪太后聞之皆赦不誅杜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到雒陽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赦之匡因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梁冀出吳祐為河間相祐自免歸卒於家冀以劉鮪之亂思朱穆之言於是請种暠為從事中郎薦欒巴為議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

二年春三月戊辰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和平元年春正月乙丑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制　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　三月甲午葬順烈皇后增封大將軍冀萬戶并前合三萬戶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善為妖態以蠱惑冀冀甚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與壽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徧近縣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亙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又

冀用壽言斥諸梁宗孫氏

朱穆諫冀不納

冀交結左右宦官

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口名曰自賣人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為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其貲財億七千餘萬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勢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為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民俱匱加以水蟲為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搒掠割剝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民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歎嗟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縱橫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以為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冀遣書詣樂

陳蕃延篤以殺冀客遷免

冀帶劍入省張陵叱羽林虎賁奪之劾冀罪

冀子胤貌陋為河南尹

不疑與蒙閉門自守馬融田明謁不疑髡笞徙朔方上微行幸梁胤府楊秉諫不納

崔寔作政論

安太守陳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客求謁蕃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市珍藥而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貸牛黃京兆尹南陽延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篤以病免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蜀郡張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梁不疑好經書喜待士梁冀疾之轉不疑為光祿勳以其子胤為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蚩笑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汚及以它事陷明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

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況於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璽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

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賢智之論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値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寔瑗之子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

帝議襃崇冀禮胡廣羊溥祝恬邊韶等請比周公黃瓊請比鄧禹

封梁馬梁桃為侯

陳授因徐璜陳日食之變冀殺之帝始怒

陳龜請誅冀帝不省龜不食死

梁后無子而妬進御

側。

臣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閏月。帝欲襃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黃瓊獨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萬三千户。又其子胤亦加封賞。今諸侯以户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成餘户增封為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彩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絶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悦。

永壽二年冬十二月。封梁不疑子馬為潁陰侯。梁胤子桃為城父侯。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冬十二月。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以种暠為度遼將軍。龜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二年六月。梁皇后恃姊兄廕勢。恣極奢靡。兼倍前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

轉稀
梁后崩
吳樹誅冀客數十人冀鴆殺之
郝絜胡武危言被害
冀以不得珍玩族耿承家崔琦作外戚箴白鵠賦冀捕殺之

寖衰。后既無子。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稀。后益憂恚。秋七月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后於懿陵。

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為荊州刺史。辭冀。冀鴆之。出死車上。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它事腰斬之。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太原郝絜胡武好危言高論。與著友善。絜武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移檄禽捕。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貴人從子林慮侯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并族其家十餘人。涿郡崔琦以文章為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冀秉政幾二十

孫壽以鄧猛為貴人冀易猛姓為梁并欲殺猛母宣宣馳入白帝小黃門唐衡發其事

冀壽自殺梁孫宗親皆棄市胡廣韓縯孫朗坐阿冀免為庶人收冀財貨以充國用減天下稅租之半

年威行内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和熹皇后從兄子郎中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紀孫壽之舅也壽以猛色美引入掖庭為貴人冀欲認猛為其女易猛姓為梁冀恐猛姊壻議郎邴尊沮敗宣意遣客刺殺之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侍袁赦相比冀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與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意侍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腹中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為人所疑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敕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廄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不疑蒙先卒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諸獄無長少皆棄市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不衛宮止長壽亭減死一等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是時事猝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張溥曰。更始時。梁統安集涼州。推尊竇融。光武立。慕義內嚮。論功河西。亦融亞也。子松尚舞陰公主。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四年。坐飛書誹謗死。松弟竦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后搆害之。竦與貴人死並非所。以梁氏立功開國。貴人親育聖躬。而累世蒙罪。死生足悲。及和帝追悼所生。梁棠梁雍梁翟等封侯貴顯。雍子商二女並后。諸男擅威。東漢外戚之盛。至此而極。前後際會。何相殊也。竇憲寵莫甚於和帝。而誅於永元四年。梁冀寵莫甚於桓帝。而誅於延熹二年。此二人者。自君寵之。卽自君殺之。窮凶一轍。戚里同識。然憲罪最大者。惟刺都鄉侯暢。殺郅壽樂恢。奪沁水公主園田耳。未至弑君也。冀則肆然為之矣。憲卽累急報復睚眦。然出擊匈奴。能使溫禺鬻鼓尸逐染鍔。國威遐振。冀無一能。姦贓淫暴。豔妻煽處而已。冀在順帝朝。縱恣不法。罪已當誅。及沖帝崩。質帝立。忌其聰慧。進毒弑之。卽赤族無以謝天下。而李固守經。胡廣趙戒畏禍。不能討也。冀謀於曹騰。遂立桓帝。夫質帝方崩。冀猶懼天下之罪其弑君也。桓帝既立。冀不惟無弑君之罪。而反有立君之功。天下之所惡。人主之所德也。令非陳授者死。鄧宣告變。帝終身不怒。冀豈有死日哉。漢高初興。呂氏為禍。後王相仍。世患后戚。觀於東漢。竇猶霍也。梁猶王也。梁冀孫壽。則霍顯王莽一家兼之矣。然莽能篡國。冀遂殺身者。莽志大而惡深。冀志小而惡著也。莽謙恭折節。窺伺神器。其志不取漢不止。冀則聲色狗馬田宅富貴人也。志大者大不利於國家。而不得罪於百姓。志小者亦不利於國家。而重得罪於百姓。得罪於百姓者。匹夫匹婦皆能指名其惡。不得罪於百姓者。百姓且以為賢。而天子之勢歸之。是故外戚之中。大不幸而有冀。又大不幸而有莽。有冀國必亂。有莽國必亡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

十一册

DS 735 .A2 L5 v.10

鄭衆以誅竇憲封侯
徐防尹勤以災異策免
仲長統著昌言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三上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宦官亡漢 黨錮之禍 董卓之亂附

漢和帝永元四年夏六月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事見竇氏專恣鄭衆遷大長秋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十四年初封大長秋鄭衆為鄛鄉侯

安帝永初元年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辛未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乖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矣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 大長秋鄭衆中常侍蔡倫等皆秉埶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

建光元年帝以江京嘗迎帝於邸封為都鄉侯李閏為雍鄉侯閏京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

安鈎盾令陳達等扇動内外競為侈虐司徒楊震上疏不省

延光二年中常侍樊豐等更相扇動傾揺朝廷楊震上疏不聽

三年樊豐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震復上疏豐等惶怖遂共譖震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本郡震飲酖而卒　秋八月江京樊豐等廢太子保為濟陰王

四年北鄉侯即位有司奏樊豐等互作威福皆下獄死　冬十月中常侍孫程等迎濟陰王即皇帝位（五事並見佞倖廢立）

順帝陽嘉二年夏六月丁丑洛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埶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它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故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埶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内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内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内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

宦者陷李固黃尚等救之乃免

中官養子襲爵張綱諫不省

王龔極言宦官專權遂被誣固請梁商奏釋之

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為憂。誠令提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騖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上覽衆對。以李固為第一。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宦者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南郡黃尚等請之於梁商。僕射黃瓊復救明其事。久乃得釋。出為洛令。固棄官歸漢中。

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繇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

永和元年十二月。以前司空王龔為太尉。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為讒佞所誣。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冤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二年冬十月丁卯。京師地震。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者。龔乃止。

朱穆為冀州刺史解印去者四十餘人

趙忠葬父僭禮穆案驗之帝徵穆詣廷尉劉陶等數十人詣闕訟寃乃赦之

劉陶直諫不省

三年梁商以曹節等用事遣子冀不疑與交友

桓帝建和元年秋七月詔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為列侯杜喬諫之書奏不省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與李固以帝不堪奉漢祀帝怨之後梁冀誣李固杜喬與妖賊劉文等交通皆收繫死獄中三事並見梁氏之變

永興元年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饑窮流亡者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以侍御史朱穆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污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潁川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繇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輸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太學生劉陶上疏陳事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

封單超等為侯

侯覽劉普趙忠等皆封侯

宦官弄權 李雲上書 帝怒使管霸考之 杜衆請與雲

醜刑隸。芟刈小民。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貨殖者為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廷。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延熹二年夏六月。帝召小黃門史唐衡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冀。事見梁氏之變 八月。詔賞誅梁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縣侯。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仍以悺衡為中常侍。又封尚書令尹勳等七人皆為亭侯。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追贈皇后父鄧香為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更封后母宣為昆陽君。兄子康秉皆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以巨萬計。中常侍侯覽上縑五千匹。帝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冀。進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埶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甘陵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

同死并下廷尉陳蕃上官資諫皆貶免雲衆死獄中

陳蕃直諫

爰延言帝何如主

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橫太尉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起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挾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奸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託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糅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世蒙國恩身輕位重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書奏不納　冬十月中常侍單超疾病壬寅以超為車騎將軍　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陳留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

單超死四侯轉橫民不堪命多為盜賊

滕延捕殺侯覽段珪賓僕徵詣延尉免左勝為河東太守趙岐棄官西歸唐玹盡殺岐家屬孫嵩匿岐乃免

楊秉條奏牧守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朱穆請罷宦官不納憤卒

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

三年春正月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焉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珪皆有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以事訴帝延坐徵詣廷尉免左悺兄勝為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玹為京兆尹素與岐有隙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

六年十二月以衛尉周景為司空景榮之孫也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埶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　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驕溢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兆庶黎萌

楊秉奏誅侯參并免侯覽

韓縯奏誅左悺右稱取具瑗具恭等

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

七年十二月中常侍汝陽侯唐衡武原侯徐璜皆卒、

八年春中常侍侯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贓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閱其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秉因奏曰、臣案舊典。宦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附會者因公褒舉。違忤者求事中傷。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膳。僕妾盈紈素。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知釁重。必有自擬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縯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縯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為關內侯。尹勳等亦皆奪爵。

三月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贓汙狼籍、

馮緄考殺單超劉祐沒蘇康管霸田業俱輸作左校楊秉薨

劉瑜上書詔問災咎之徵瑜悉心對八千餘言拜為議郎陳蕃請宥膺緄祐不聽膺奏請免緄等從之李膺復拜司隸校尉膺破柱殺張朔

郡舍園軒有奇巧亦載之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羣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弟遷為山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緄考致其死中官相黨共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與膺緄俱輸作左校

夏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秉為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沒所舉賢良廣陵劉瑜乃至京師上書言中官不當比肩裂土競立胤嗣繼體傳爵又嬖女充積冗食空宮傷生費國又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責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又陛下好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惟陛下開廣諫道博觀前古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詔特召瑜問災咎之徵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更策以他事瑜復悉心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拜為議郎　十一月太尉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曰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弛刑徒馮緄劉祐李膺等誅舉邪臣肆之以法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慜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拔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緄前討蠻荊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久之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

周福房植二家賓客相譏

宗資任范滂成瑨任岑晊

郭泰賈彪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

成瑨誅張汎劉瓆誅趙津侯覽譖之皆獄

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

九年　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讐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為吏滂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今日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於是二郡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者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宮以此得顯位用埶縱橫岑晊與賊曹史張牧勸成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平原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瑨瓆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瑨瓆罪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郡人張儉為東部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

張儉破侯覽家宅黃浮誅徐宣家屬宦官譖之並坐九鉗

陳蕃劉茂共請瑨瓆超浮等罪帝不悅茂不敢復言蕃復上疏

襄楷請原瓆瑨不納

儉舉奏覽罪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奏其狀復不得御徐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能得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東海相汝南黃浮聞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於是宦官訴冤於帝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右校太尉陳蕃司空劉茂共諫請瑨瓆超浮等罪帝不悅有司劾奏之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必加刑謫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嗁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已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平原襄楷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

蔡衍劉瑜救瓆瓆坐免官瑨瓆死獄中天下惜之岑晊張牧逃竄獲免

象設教臣竊見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前年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二年天子當之今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奸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罰梁寇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聞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真龍游廷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為此書上即召入詔尚書問狀楷言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尚書承旨奏楷不正辭理而違背經蓺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恆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符節令汝南蔡衍議郎劉瑜表救成瑨劉瓆言甚切厲亦坐免官瑨瓆竟死獄中瑨瓆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晊張牧逃竄獲免晊之亡也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

張成教子殺人李膺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部黨逮捕徧天下陳蕃郤捕黨之署膺等下獄連杜密陳翔陳寔范滂二百餘人陳蕃以極諫策免

賈彪入雒陽說竇武霍諝等為黨人訟寃

乎。於是咸服其裁正。河内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郤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張鳳等上書事見諸羌叛服）

永康元年五月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魏郡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黃門競行譎詐妄爵非人伏尋西京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奸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

范滂等就訊王甫為之改容

赦黨人二百餘人歸田里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切責

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惟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國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諝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脣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所脫者甚眾竇武所薦朱寓沛人苑康渤海人楊喬會稽人邊韶陳留人

竇武薦朱寓苑康楊喬邊韶

喬辭宮主之昏帝不聽喬不食死

桓帝崩竇武問嗣于劉儵遂迎立解瀆亭侯宏

陳蕃移書責諸尚書視事

竇武曹節等封侯

盧植說武辭封武不能用

陳蕃不受封

竇太后委政于蕃

喬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十二月丁丑帝崩於德陽前殿城門校尉竇武議立嗣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宏者河間孝王之曾孫也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武乃入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夫與中常侍曹節並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奉迎宏時年十二

靈帝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為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安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己亥解瀆亭侯至夏門亭使竇武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 六月癸巳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侯武子機為渭陽侯兄子紹為鄠侯靖為西鄉侯中常侍曹節為長安鄉侯侯者凡十一人涿郡盧植上書說武曰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亦何勳之有豈可橫叨天功以為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太后以陳蕃舊德特封高陽鄉侯蕃上疏讓曰臣聞割地之封功德是為臣雖無素潔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振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太后不許蕃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

蕃武徵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列于朝廷
蕃武疾趙嬈王甫等
蕃說武誅王甫等
武請太后盡誅宦官太后不決
武先誅管霸蘇康等
武蕃請誅曹節等太后不決
劉瑜勸武蕃速斷大計
蕃說武即殺宦官不必收考不從
武使尹勳山冰奏收節等出宿歸府朱瑀

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
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
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
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
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
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
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
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故事久不發。蕃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
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
中傷。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
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是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
微。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
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謬。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㝢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
南尹。虞祁為洛陽令。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收長樂尚書鄭颯、
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瑨雜考。颯辭
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
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
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喢血共

盜發武奏與共普張亮等七十人謀誅武等曹節使趙嬈擁帝作詔令王甫殺勳冰矯節捕收武等陳蕃赴難被殺

節等矯制使張奐殺武

武與劉瑜馮述皆夷族劉淑魏朗皆自殺節等殺巴肅

盟謀誅武等。曹節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并殺勳。出鄭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到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廷宮人。旬日之間。貲財巨萬。大臣若此。為是道邪。公為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踧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徵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已而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宦官又譖虎賁中郎將河間劉淑。故尚書會稽魏朗。云與武等通謀。皆自殺。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自公卿以下嘗為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渤海巴肅始與武等同謀。曹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為

朱瑀等封侯羣小得志

朱震匿蕃子逸胡騰張敞匿武孫輔張奐恨為等等所賣不受侯封張奐明竇陳之冤諸常侍惡之奐與劉猛等薦王暢李膺乃被因謝弼上封事曹紹殺之

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王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朱瑀共普張亮等六人皆為列侯十一人為關內侯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蕃友人陳留朱震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府掾桂陽胡騰殯斂武尸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年二歲騰詐以為己子與令史南陽張敞共匿之於零陵界中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為曹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二年夏四月壬辰有青蛇見於御坐上癸巳大風雨雹霹靂拔大木百餘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大司農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竇武陳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奐言以問諸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奐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郎中東郡謝弼上封事曰臣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闥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勤身王室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

楊賜上封事

竇武等為三君李膺等為八俊郭泰等為八顧張儉等為八及

侯覽怨張儉朱並承其指告儉等部黨詔刊章捕之

節等言鉤黨謀不軌逮捕殺李

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以宅罪收掠死於獄。帝以蛇妖問光祿勳楊賜。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賜秉之子也。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及南陽宗慈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苑康及山陽劉表汝南陳翔魯國孔昱山陽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及東平張邈王孝東郡劉儒泰山胡毋班陳留秦周魯國蕃嚮東萊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冬十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

膺范滂等百餘人

滂每勗子以義

泰不及禍

張儉亡命李篤孔融等匿之

並被禁錮。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仲博者滂弟也。龍舒君者滂父龍舒侯相顯也。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儉與魯國孔襃有舊。亡抵襃。不遇。襃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襃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襃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

夏馥隱遁

張讓以陳寔弔其父喪多全宥黨人

何顒私人雒陽與袁紹計全黨人

袁閎潛身十八年

申屠蟠免予評論

詔書竟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為衛尉卒年八十四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翦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求餉之馥不受曰弟奈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南陽何顒素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袁紹為犇走之交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名士罹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衆初太尉袁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逢隗皆有名稱少歷顯官時中常侍袁赦以逢隗宰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族同紹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輻湊歸之輜軿柴轂填接街陌術亦以俠氣聞逢從兄子閎少有操行以耕學為業逢隗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及黨事起閎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

帝朝竇太
后于南宮
董萌數為
太后訴冤
節甫誣殺
之
侯覽自殺
竇太后思
母疾崩
節甫欲以
貴人禮殯
太后帝不
許
節甫欲別
葬太后以
馮貴人配
祔李咸陳
球力爭乃
止

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十一月長樂太僕曹節病困詔拜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赦天下唯黨人不赦　帝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冬十月戊子朔率羣臣朝太后於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為太后訴冤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下獄死

熹平元年五月長樂太僕侯覽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　六月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感疾癸巳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嘗被發掘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也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

從球議。曹節王甫猶爭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秋七月甲子。葬桓思皇后於宣陵。 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之。熲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又使熲以它事奏猛。論輸左校。 初司隸校尉王寓。依倚宦官。求薦於太常張奐。奐拒之。寓遂陷奐以黨罪禁錮。 渤海王悝之貶癭陶也。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遺詔復悝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中常侍鄭颯中黃門董騰。數與悝交通。甫密司察以告段熲。 冬十月。收颯送北寺獄。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悝考實。迫責悝。令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十七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以下。悉伏誅。甫等十二人。皆以功封列侯。

五年閏五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帝所御溫德殿東庭中。長十餘丈。似龍。 秋七月壬子。青虹見玉

蔡邕直言
帝為歎息
曹節根之

堂後殿庭中詔召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問以災異及消復之術賜對曰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今妾媵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斥遠佞巧之人速徵鶴鳴之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議郎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讒諛驕溢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太尉張顥為玉所進光祿勳璋偉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不憂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維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寑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側目思報初邕與大鴻臚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

程璜飛章詔蔡邕蔡質呂彊力為邕請免鉗徙朔也

陽球謀害邕而人不為用 王甫譖殺宋后及宋酆等

陽球劾王甫段熲及淳于登袁赦封昱等罪惡甫父子死杖下熲自殺

書曰臣實愚戇不顧後害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河南呂彊愍邕無罪力為伸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由是得免 冬十月宋皇后無寵後宮幸姬眾共譖毀渤海王悝妃宋氏即后之姑也中常侍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父不其鄉侯酆及兄弟並被誅 丙子晦日有食之尚書盧植上言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又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斂葬宜敕收拾以安游魂帝不省

二年曹節王甫等奸虐弄權扇動內外太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為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甫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彪賜之子也時甫休沐里舍熲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熲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昱等罪惡辛巳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先嘗為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論先後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臨阬相擠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父子

悉死於杖下。頒亦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
比景。球既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
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
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抆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
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二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
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節
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
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
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節領尚書令。郎中梁
人審忠上書曰。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
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
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
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
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畜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漁釣。車馬服
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
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
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
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讐。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

呂强不受侯封强上疏陳事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和海請寬黨人之族

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遺其禍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絶妄言之路章寢不報中常侍呂强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為都鄉侯强固辭不受因上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陰陽乖刺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加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之而悟於是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

初司徒劉郃兄侍中儵與竇武同謀俱死永樂少府陳球說郃

劉郃陳球劉納陽球謀誅節等事洩死

曹節死趙忠代領大長秋

張角之亂皇甫嵩請解黨禁呂彊請赦黨人

帝責諸常侍與張角通謀趙忠夏惲

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郃曰內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亦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與劉納陳球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冬十月甲申劉郃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四年大長秋華容侯曹節卒中常侍趙忠代領大長秋

六年春三月鉅鹿張角反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為內應事見黃巾之亂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三下

宦官亡漢

中平元年春三月張角之亂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士嵩規之兄子也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諝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眾皆

譖彊帝使黄門持兵召之彊怒自殺

向栩譏刺左右張讓誣殺之張鈞直諫被殺

傅燮直諫趙忠惡之

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為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强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强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使中黄門持兵召强强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强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遂收捕其宗親沒入財産侍中河内向栩上便宜譏刺左右張讓誣栩與張角同心欲為内應收送黄門北寺獄殺之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黄巾道收掠死獄中　朱儁之擊黄巾也其護軍司馬北地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内是故虞舜先誅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黄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黄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寛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黄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由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説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燮擊黄巾功多當封忠譖訴之帝識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張讓趙忠說帝斂錢興役陸康疏諫下獄劉岱救之乃免

司馬直上書自殺帝為暫絕修宮錢

張讓等十二人封侯

皇甫嵩討張角有功趙忠張讓誣奏徵還

劉陶上要急八事遂下獄死

陳耽忠正被陷死

二年春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畮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表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也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强折賤買僅得本賈十分之一因復貨之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　六月以討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為列侯　秋七月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是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徵嵩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　冬十月諫議大夫劉陶上言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今西羌逆類已攻河東恐遂轉盛豕突上京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鬭生之計西寇浸前車騎孤危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謂使者曰臣

傅燮正色拒趙延

王芬謀誅諸常侍行廢立曹操知其不克

置西園八校尉

帝親任蹇碩

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為輩今上殺忠謇之臣下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後悔何及遂閉氣而死前司徒陳耽為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是歲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牣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於河間買田宅起第觀

三年春二月以中常侍趙忠為車騎將軍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眾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傅燮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

五年夏五月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徼劫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埶因秉政之重同眾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芬又呼平原華歆陶丘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　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皆統於蹇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

帝親出臨軍蓋勳言其黷武帝稱善蓋勳與袁紹謀誅嬖倖

何后養子辯於史道人家

靈帝崩皇子辯即位

袁紹因張津勸進誅宦官徵何顒荀攸鄭泰等二十餘人

有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冬十月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騎數萬人結營為陳甲子帝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進駐小華蓋下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以兵授進帝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嬖倖蹇碩懼出勳為京兆尹

六年夏四月蹇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韓遂帝從之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兵須紹還而西以稽行期　初帝數失皇子何皇后生子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子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丙辰帝崩於嘉德殿碩時在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議事進即駕往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儳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赦天下改元為光熹封皇弟協為渤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進既秉朝政忿蹇碩圖己陰謀誅之袁紹因進親客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虎賁中郎將術皆為豪傑所歸信而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顒荀攸及河南鄭泰等二十餘人以顒為北軍中候攸為黃門侍郎泰為尚書與同腹心攸爽之從孫也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

蹇碩與趙忠宋典等謀誅進郭勝以其書示進進誅碩領其屯兵

何進逼董重自殺董后暴崩民間不附何氏

進從紹言自太后盡罷諸常侍不聽

太后母舞陽君及何苗受宦官賂遺常阻進計

紹等說進召四方兵

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親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驃騎將軍董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以為黨助董太后每欲參干政事何太后輒相禁塞董后忿恚詈曰汝今輈張怙汝兄耶吾敕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郡辜較財利悉入西省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驃騎府收董重免官自殺六月辛亥董太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秋七月袁紹復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畏服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進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廣陵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

將脅太后誅宦官陳琳諫不聽曹操言誅宦官不當召外兵

董卓專兵皇甫嵩從酈說嵩誅之不聽

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鄭泰盧植止之不聽泰棄官去

董卓至澠池進使种

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為少府卓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言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憋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陲嵩從子酈說嵩曰天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專誅亦倖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兵柄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鑑不遠宜在速決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府掾王匡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鄉里募兵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卓至澠池而進

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以兵脅邵邵叱之卓還軍夕陽亭

紹屢請進決計不許

張讓乞子婦言於舞陽君自太后請入直讓與段珪遂假詔召進使渠穆殺之袁紹袁術等乃攻宮門捕斬趙忠等殺二千餘人張讓段珪等將帝與陳留王出行盧植閔貢追讓珪投河死

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邵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邵暠之孫也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埶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為竇氏矣進於是以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惟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常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類不亦太甚乎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段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欲引兵入宮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

卓引兵急進鮑信說紹禽之不聽

燒南宮青瑣門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及少帝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牕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為報讎乎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尸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鬚而誤死者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汝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逐螢光南行欲還宮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至雒舍止辛未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顯陽苑遠見火起知有變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帝在北因與公卿往奉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赦天下改光熹為昭寧失傳國璽餘璽皆得之以丁原為執金吾騎都尉鮑信自泰山募兵適至說袁紹曰董卓擁彊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董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

進苗部曲歸卓卓又使呂布殺丁原并其衆

卓强辟蔡邕

卓欲行廢立紹爭之不得逃奔冀州

卓議廢帝立陳留王盧植力爭卓欲殺之蔡邕彭伯諫止

袁隗從卓議遂廢帝為宏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

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原而并其衆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初蔡邕徙朔方會赦得還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積十二年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罵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為侍中

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為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癡亦知復如何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紹懸節於上東門逃奔冀州

九月癸酉卓大會百寮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公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有敢沮大議者皆以軍法從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將殺植蔡邕為之請議郎彭伯亦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甲戌卓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袁隗解帝璽綬以奉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羣臣含悲莫敢言者卓又議太后蹙迫永樂宮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乃遷太后於永安宮赦

卓弑何太后并殺舞陽君

董卓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

周毖伍瓊說卓擢用名士

荀爽陳紀韓融就卓徵申屠蟠獨不屈

卓縱兵剽掠

毖瓊說卓赦紹拜一郡守

天下改昭寧為永漢丙子卓酖殺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卓又發何苗棺出其尸支解節斷棄於道邊殺苗母舞陽君棄屍於苑枳落中　詔除公卿以下子弟為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　董卓自為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　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　十一月以董卓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十二月戊戌以司徒黃琬為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光祿勳荀爽為司空初尚書武威周毖城門校尉汝南伍瓊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眾望卓從之乃命毖瓊尚書鄭泰長史何顒等沙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復就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爽為五官中郎將融為大鴻臚紀寔之子融韶之子也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卓又以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陳留孔伷為豫州刺史東平張邈為陳留太守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　董卓性殘忍一旦專政據有國家甲兵珍寶威震天下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立檛殺之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虜資物妻掠婦女不避貴賤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卓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即拜紹渤海太守封邟鄉侯又以袁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畏卓

袁術奔南陽

紹舉兵討卓韓馥止之橋瑁劉子惠以義動馥馥乃聽紹

卓使李儒弑宏農王辯

卓議討山東鄭泰說緩之

朱儁辭卓命

出奔南陽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渤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旗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為國何謂袁董馥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眾各數萬事見曹氏代漢　癸酉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酖殺弘農王辯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眾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況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眾怙力將各棊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鬬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驅虎兕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眾自虧威重也卓乃悅　董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卓表河南尹朱儁為太僕以為己副使者召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知其可也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其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為副卓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一世矣案石苞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

卓欲從都長安楊彪黃琬不可怒免其官趙謙王允伍瓊周毖復固諫卓怒斬瓊毖

葢勳與皇甫嵩密謀討卓卓徵嵩為城門校尉梁衍說嵩即舉兵嵩不從勳亦還京師

車駕西遷

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遷亳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洛邑歷年已久百姓安樂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禍石苞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幷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幷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埶也卓意少解琬退又為駁議二月乙亥卓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光祿勳趙謙為太尉太僕王允為司徒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毖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庚辰收瓊毖斬之楊彪黃琬恐懼詣卓謝卓亦悔殺瓊毖乃復表彪琬為光祿大夫

卓徵京兆尹葢勳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勳密與嵩謀討卓會卓亦徵嵩為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董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眾迎接至尊奉令討逆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勳以眾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勳為越騎校尉河南尹朱儁為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葢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謝之

卓遣軍至陽城值民會於社下悉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還洛云攻賊大獲卓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

丁亥車駕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

卓使呂布發諸帝陵
車駕入長安朝政皆委王允
孫堅殺張咨與袁術合兵討卓
袁紹使王匡殺胡母班吳修王瓌袁術亦殺陰修
馥紹遣張岐等上劉虞尊號虞厲色叱之
堅擊破胡

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　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居京兆府舍後乃稍葺宮室而居之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州郡舉兵討董卓長沙太守孫堅亦起兵前至南陽眾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　六月董卓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解譬袁紹等胡母班吳脩王瓌至河內袁紹使王匡悉收擊殺之袁術亦殺陰脩惟韓融以名德免　冬王匡屯河陽津董卓襲擊大破之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議立宗室劉虞為主韓馥袁紹以書與袁術曰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奉大司馬虞為帝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乃外託公義以拒之紹復與術書曰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覺死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術答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乃云今主無血脈之屬豈不誣乎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慺慺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馥紹竟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雪清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二月丁丑以董卓

軫呂布斬華雄
術不運軍糧堅以義動之
卓遣李傕說堅欲與和親堅叱之
堅敗走董卓呂布
堅埽除宗廟修塞諸陵
卓黨欲尊卓為尚父蔡邕言不可
朱儁奔荊州擊走楊懿
儁移書州郡請師討

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 孫堅移屯梁東為卓將徐榮所敗復收散卒進屯陽人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布為騎督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或謂袁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謂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讐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踖卽調發軍糧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傕說堅欲與和親令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間卓敗走卻屯澠池聚兵於陜堅進至洛陽擊呂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出新安澠池間以邀卓卓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諸將布在諸縣以禦山東輔卓之壻也卓引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夏四月董卓至長安公卿皆迎拜車下卓抵手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黨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以問蔡邕邕曰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太公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乃止卓使司隷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更相誣引冤死者以千數百姓囂囂道路以目 初董卓入關留朱儁守洛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懼為卓所襲出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為河南尹儁復引兵還洛擊懿走之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上儁行車騎將軍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有所給

卓儁為李傕等所敗

董文董璜皆典兵事

卓築塢於郿

王允黃琬士孫瑞楊瓚密謀誅卓

允以誅卓之謀告呂布布遂與李肅刺斬卓并殺田儀

董文等宗族皆被殺卓尸暴市然臍積日

三年春正月董卓遣牛輔將兵屯陝輔分遣校尉北地李傕張掖郭汜武威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所過殺虜無遺　董卓以其弟旻為左將軍兄子璜為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卓車服僭擬天子召呼三臺尚書以下皆自詣卓府啟事又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者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尚書楊瓚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自以遇人無禮行止常以布自衛甚愛信之誓為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於傅婢益不自安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夏四月丁巳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自營至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帀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同郡騎都尉李肅與勇士秦誼陳衛等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布即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正立不動大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弟旻璜等及宗族老弱在郿皆為其羣下所斫射死暴卓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為大炷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聚董氏之尸焚灰

允布共秉朝政
蔡邕歎卓死王允殺之馬日磾諫不聽

布勸允盡殺卓部曲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不從
允始與士孫瑞議下詔赦卓部曲不從
或說允以皇甫義真領衆留陝不從
李肅為牛輔所敗布誅之輔亦為左右所殺
李傕等求赦允不許欲各解散賈詡說之攻長安

揚之於路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丘山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封溫侯共秉朝政卓之死也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嚮卓也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劍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頗自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特下詔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閉關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眾因使留陝以安撫之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既不赦我等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呂布使李肅至陝以詔命誅牛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輔恇怯失守會營中無故自驚輔欲走為左右所殺李傕等還輔已死傕

胡文才楊整修背允召冦

傕與樊稠李蒙等圍長安布軍有叟兵內反引之入城布與戰不勝召允同去允不從

种拂戰死

傕汜殺魯馗周奐崔烈王頎吏民死者萬餘人允扶帝避兵

傕等殺黃琬

傕等欲殺允先徵宋翼王宏宏請翼討傕等翼不從與允皆被殺

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可再赦。不許。傕等益懼。不知所為。欲各解散。間行歸鄉里。討虜校尉武威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晚也。傕等然之。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以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召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傕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六月戊午。引傕眾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出走。駐馬青瑣門外。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太常种拂曰。為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宮。去將安之。遂戰而死。傕汜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萬餘人。狼籍滿道。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傕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帝謂傕等曰。卿等放兵縱橫。欲何為乎。傕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讐。非敢為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傕等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已未。赦天下。以李傕為揚武將軍。郭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傕等收司隸校尉黃琬。下獄殺之。初王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傕等欲殺允。恐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兵共討傕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甲子。傕收

士孫瑞免難

李傕郭汜樊稠筦朝政

韓遂馬騰率衆詣長安

騰攻李傕遂與騰合种邵馬宇劉範謀召騰誅傕等事泄出奔皆死

傕殺樊稠

允及翼宏并殺之。允妻子皆死。宏臨命詬曰。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傕尸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京兆趙戩棄官收而葬之。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

九月。以李傕為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假節。郭汜為後將軍。樊稠為右將軍。張濟為鎮東將軍。皆封侯。傕汜稠筦朝政。濟出屯弘農。　初董卓入關。說韓遂馬騰與共圖山東。遂騰率衆詣長安會卓死。李傕等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

興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　二月。馬騰私有求於李傕。不獲而怒。欲舉兵相攻。帝遣使者和解之。不從。韓遂率衆來和騰傕。既而復與騰合。諫議大夫种邵。侍中馬宇。左中郎將劉範謀使騰襲長安。已為內應。以誅傕等。壬申。騰遂勒兵屯長平觀。邵等謀泄。出奔槐里。傕使樊稠郭汜及兄子利擊之。騰遂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邵等皆死。庚申。詔赦騰等。夏四月。以騰為安狄將軍。遂為安降將軍。五月。以揚武將軍郭汜為後將軍。安集將軍樊稠為右將軍。並開府如三公。合為六府。

二年。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萬戶。李傕等放兵劫略。加以饑饉。二年間民相食略盡。李傕郭汜樊稠各相與矜功爭權。欲鬭者數矣。賈詡每以大體責之。雖內不能善。外相含容。樊稠之擊馬騰韓遂也。李利戰不甚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頭。何敢如此。我不能斬卿邪。及騰遂敗走。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欲相與善語而別。乃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軍還。李利告傕。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傕亦以稠勇而得衆。忌之。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傕索益兵。二月。傕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傕數設酒請郭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恐汜愛傕婢妾。思有以間之。會傕送饋。妻以豉為

傕汜治兵相攻

傕迎帝至營遂焚宮殿

朱儁憤卒

汜夜攻傕

傕復移乘輿幸北塢

藥擿以示汜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他日傕復請汜飲大醉汜疑其有毒絞死汁飲之於是各治兵相攻矣帝使侍中尚書和傕汜傕汜不從汜謀迎帝幸其營夜有亡者告傕三月丙寅傕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太尉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家者諸君舉事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羣臣步從乘輿以出兵即入殿中掠宮人御物帝至傕營傕又徙御府金帛置其營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悉盡帝復使公卿和傕汜汜留楊彪及司空張喜尚書王隆光祿勳劉淵衞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璠大鴻臚榮邵大司農朱儁將作大匠梁邵屯騎校尉姜宣等於其營以為質朱儁憤懣發病死　夏四月郭汜饗公卿議攻李傕楊彪曰羣臣共鬬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我豈求生邪中郎將楊密固諫汜乃止傕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汜陰與傕黨中郎將張苞等謀攻傕丙申汜將兵夜攻傕門矢及帝簾帷中又貫傕左耳苞等燒屋火不然楊奉於外拒汜汜兵退苞等因將所領兵歸汜是日傕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飢色帝求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曰朝晡上飯何用米為乃以臭牛骨與之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諫曰傕自知所犯悖逆欲轉車駕幸池陽黃白城臣願陛下忍之帝乃止司徒趙溫與傕書曰公前屠陷王城殺戮大臣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讐朝廷欲令和解詔命不行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為過二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傕大怒欲殺溫其弟應諫之數日乃止傕信巫覡厭勝之術常以三牲祠董卓於省門外每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應答之傕喜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閏月己卯帝使謁者僕射

帝使皇甫酈和傕汜傕不奉詔

楊奉謀殺傕事泄而叛傕

羌胡引去而傕單弱

車駕幸新豐汜復謀

皇甫酈和傕汜酈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傕傕不肯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吾等邪必誅之
君觀吾方略士眾足辦郭多否郭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酈曰近者董
公之彊將軍所知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身首異處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
上將有國寵榮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張濟與汜有謀楊奉白波賊帥耳猶知將軍
所為非是將軍雖寵之猶不為用也傕呵之令出酈出詣省門白傕不肯奉詔辭語不順帝恐
傕聞之亟令酈去傕遣虎賁王昌呼欲殺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還答傕言追之不及　辛巳
以車騎將軍李傕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　李傕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六月傕將楊奉
謀殺傕事泄遂將兵叛傕傕眾稍衰庚午鎮東將軍張濟自陝至欲和傕汜遷乘輿權幸弘農
帝亦思舊京遣使宣諭十反汜傕許和欲質其愛子傕妻愛其男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闚省
門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今皆何在帝患之使侍中劉艾謂宣義將軍賈詡曰卿
前奉職公忠故仍升榮寵今羌胡滿路宜思方略詡乃召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皆
引去傕由此單弱於是復有言和解之計者傕乃從之各以女為質秋七月甲子車駕出宣平
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此天子非也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兵
欲交侍中劉艾大呼曰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曰諸兵何敢迫近至尊耶汜兵乃
卻既度橋諸卒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飢張濟賦給各有差傕出屯池陽丙寅以張濟為
驃騎將軍開府如三公郭汜為車騎將軍楊定為後將軍楊奉為興義將軍皆封列侯又以故
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郭汜欲令車駕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為宜幸弘農大會議之不決
帝遣使諭汜曰弘農近郊廟勿有疑也汜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汜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甲

脅還都郿种輯密告楊定董承楊奉來會汜棄軍入南山楊定董承迎帝幸楊奉營戰郤夏育等

段煨欲上幸其營為种輯左靈所沮楊奉等攻煨營詔諭定等和解乃還

帝幸宏農張濟李傕郭汜共追乘輿大戰于東澗承奉軍敗傕殺沮儁承奉招李樂等擊破傕等

傕等復來戰奉等大

辰車駕幸新豐丙子郭汜復謀脅帝還都郿侍中种輯知之密告楊定董承楊奉令會新豐郭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冬十月郭汜黨夏育高碩等謀脅乘輿西行侍中劉艾見火起不止請帝出幸一營以避火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夏育等勒兵欲止乘輿楊定楊奉力戰破之乃得出　壬寅行幸華陰甯輯將軍段煨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幸其營煨與楊定有隙定黨种輯左靈言煨欲反太尉楊彪司徒趙溫侍中劉艾尚書梁紹皆曰段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董承楊定脅弘農督郵令言郭汜來在煨營帝疑之乃露次於道南丁未楊奉董承楊定將攻煨使种輯左靈請帝為詔帝曰煨罪未著奉等攻之而欲令朕有詔耶輯固請至夜半猶弗聽奉等乃輒攻煨營十餘日不下煨供給御膳稟贍百官無有二意詔使侍中尚書告諭定等令與煨和解定等奉詔還營李傕郭汜悔令車駕東聞定攻煨相招共救之因欲劫帝而西楊定聞傕汜至欲還藍田為汜所遮單騎亡走荊州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復與傕汜合十二月帝幸弘農張濟李傕郭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棄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傕謂左右曰尚可活否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宮人流離亂臣賊子未有如此也傕乃殺之壬申帝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傕等可復東引庚申車駕發東董承李樂衛乘輿胡才楊奉韓暹匈奴右賢王於後為拒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皆死司徒趙溫太常王絳衛尉周忠司隸校尉管郃為傕所遮欲殺之賈詡曰此皆大臣卿奈何害之

傕殺士孫瑞

帝幸李樂營張楊來貢餉

帝與傕汜等連和張楊謀以乘輿還雒陽諸將不聽

沮授說袁紹西迎大駕卽宮鄴都郭圖淳于瓊沮之

乃止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兵相連綴四十里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傕汜兵繞營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楊彪以為河道險難非萬乘所宜乘乃使李樂夜渡潛具船舉火為應上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絹十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從人間斫之殺旁侍者血濺后衣河岸高十餘丈不得下乃以絹為輦使人居前負帝餘皆匍匐而下或從上自投冠幘皆壞既至河邊士卒爭赴舟董承李樂以戈擊之手指於舟中可掬帝乃御船同濟者皇后及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其宮女及吏民不得渡者皆為兵所掠奪衣服俱盡髮亦被截凍死者不可勝計衛尉士孫瑞為傕所殺傕見河北有火遣騎候之適見上渡河呼曰汝等將天子去邪董承懼射之以被為幔既到大陽幸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來貢餉乙亥帝御牛車幸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為列侯拜胡才為征東將軍張楊為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帥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帝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傕汜等連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所掠宮人及乘輿器服已而糧穀盡宮人皆食菜果乙卯張楊自野王來朝謀以乘輿還洛陽諸將不聽楊復還野王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彊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舉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民之意今州域粗定兵彊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

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
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

張楊使董承先修雒陽宮

建安元年春正月董承張楊欲以天子還洛陽楊奉李樂不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二月韓暹
攻董承承犇野王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屯塢鄉胡才欲攻韓暹上使人諭止之　張楊使董
承先繕修洛陽宮太僕趙岐為承說劉表使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夏五
月丙寅帝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送至洛陽奉等從詔六月乙未車駕幸聞喜　庚子楊
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道路秋七月甲子車駕至洛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丁丑大赦
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張楊以為己功故名其殿曰楊安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
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韓暹董承並留宿衛癸卯以安
國將軍張楊為大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是時宮室燒
盡百官披荊棘依牆壁間州郡各擁彊兵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稆或飢死

曹操迎車駕都許

牆壁間或為兵士所殺　八月曹操迎車駕都許（事見曹操代漢）

操殺趙彥

十九年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魏
公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
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

操殺董承及董貴人伏后謀誅操事洩操使郗慮華歆弒之并殺二皇子

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妊累為請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
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乃泄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慮持
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為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

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魏文帝黄初元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操薨太子丕即王位　冬十月乙卯漢帝禪位於魏王

張溥曰宦官之盛繇誅外戚也董卓之亂繇誅宦官也和帝殺竇憲而侯鄭衆順帝立殺閻顯等而侯孫程等十九人桓帝殺梁冀而侯唐衡單超左悺徐璜具瑗以世計之自和帝永元四年迄獻帝初平元年代更九主年近百載皆宦官之時也宦官盛則漢亂宦官滅則漢亡世或有咎君子者曰成瑨劉瓆翟超黄浮不捕論宦官親戚則鉤黨不興陳蕃竇武不請太后誅常侍則黨人不死何進袁紹不召外兵清君側則董卓不得入京師行弑虐然桓帝在位二十二年始政壞於梁冀終政壞於宦官延熹之際濁亂已極如張汎縱横趙津放恣侯覽殘暴徐宣殺人為世害者實繁有徒瑨等執誅不赦亦懷楊秉除惡之志慕李膺破柱之風而為之非過甚也守相方奉天子以行法而天子反疑守相之輕其左右髡鉗獄死刑罰無章不明自上豈賢者過哉膺殺張成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部黨逮捕四出沸亂天下禍烈於秦之焚書坑儒未幾桓帝崩靈帝立蕃武適秉國成海内嚮想望新政夫圖治者先其急去弊者先其甚當日弊莫甚於宦官則治莫急於誅宦官聖人復起必將行之獨惜其謀而不成也蕃武既敗名士徧戮及靈帝崩而始有進紹之謀天人怨怒而未發者又二十年矣進權重於武而無其德紹志倖於蕃而無其望懲前輕舉召兵四方誠出下策然董卓未至張讓已先殺進紹遂捕斬宦者二

張角以妖術誘聚徒衆數十萬楊賜劉陶請誅之帝不為意

馬元義以封諸徐奉等為內應謀起兵唐

千餘人卓乃乘變縱其不軌夫桓帝不治則天下望靈帝靈帝不治則天下望少帝更化惟在新君而閹害酷於再試斯固中官運盡之日亦漢室絕望之秋也桓帝之世有宦官有名士則天子為宦官而驅除名士靈帝之世有宦官無名士則宦官不畏名士而專制天子制久而患深變遲而禍大北宮門之戮少長盡死固宦官殺鉤黨之報所痛心者委之以天下耳若夫董卓方至鮑信說袁紹襲之而不果李傕郭汜作亂王宏勸宋翼討之而不從至皇甫嵩受校尉之命朱儁就太僕之徵諸賢失策皆為盜資是時無宦官亦無天子矣漢烏能復存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三下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四

黃巾之亂

漢靈帝光和六年　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兖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太尉楊賜時為司徒上書言角誑耀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為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

周上書告之元義伏誅張角等遂反

遣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黃巾帝思賜陶前奏皆封為侯

嵩破波才

秦頡擊斬張曼成

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荊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春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洛陽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衞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以為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應賊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封慎侯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脩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 庚子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太守褚貢 帝問太尉楊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夏四月賜坐寇賊免以太僕弘農鄧盛為太尉已而帝閱錄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為臨晉侯陶為中陵鄉侯 皇甫嵩朱儁合將四萬餘人共討潁川嵩儁各統一軍儁與賊波才戰敗嵩退保長社 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衞 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敕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陳賊驚亂奔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儁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 張曼成屯宛下百餘日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擊曼成斬之 皇甫嵩朱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

嵩儁平三都嵩以功歸儁

盧植連破張角左豐索賂不得譖徵檻車

嵩獲卜巳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

嵩破斬張梁張寶角剖棺戮屍

趙宏復亂儁擊斬之

韓忠為儁所敗秦頡殺之

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儁於是進封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詔嵩討東郡儁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隴西董卓代之　秋八月皇甫嵩與黃巾戰於蒼亭獲其帥卜己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角　冬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人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　張曼成餘黨更以趙弘為帥衆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諸將皆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

孫堅拔宛城走孫夏

入城忠見圍解埶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復奉孫夏為帥還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癸巳拔宛城孫夏走儁追至西鄂精山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張牛角中流矢死

二年春二月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竝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氐根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蝤之徒不可勝數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人張牛角褚飛燕合軍攻廮陶牛角中流矢且死令其衆奉飛燕為帥改姓張飛燕名燕輕勇趫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山谷寇賊多附之部衆寖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竝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

五年二月黃巾餘賊郭大等起於河西白波谷寇太原河東　夏六月益州馬賊相趙祗等起兵緜竹自號黃巾殺刺史郤儉進擊巴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有衆數萬自稱天子　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

六年冬十月白波賊寇河東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　南單于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

焦和望寇奔北

獻帝初平元年春三月青州刺史焦和起兵討董卓務及諸將西行不為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奔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

公孫瓚大破黃巾
陶謙破走黃巾

二年冬十月青州黃巾寇勃海衆三十萬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

陶謙破走黃巾　曹操擊破眭固等　劉岱不從鮑信言為黃巾所殺　曹操悉降黃巾　袁紹擊斬左髭丈八等　紹與呂布擊張燕不勝

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輜重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　初陶謙丹陽人朝廷以黃巾寇亂徐州用謙為刺史謙至擊黃巾大破走之州境晏然

三年春正月曹操軍頓丘于毒等攻東武陽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諸將皆請救武陽操曰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操遂擊眭固及匈奴於扶羅於內黃皆大破之　四月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埶必離散然後選精鋭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　十二月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

四年春正月袁術屯封丘黑山別部及匈奴於扶羅皆附之曹操擊破術軍　三月袁紹在薄落津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數萬人共覆鄴城殺其太守　六月袁紹出軍入朝歌鹿腸山北行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紹與呂布共擊燕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俱退

建安元年春二月汝南潁川黃巾何儀等擁衆附袁術曹操擊破之　三月袁紹攻公孫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

四年黑山帥張燕率兵救之事見袁紹討公孫瓚

張燕率衆降

五年秋七月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

十年夏四月黑山賊帥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安國亭侯

張溥曰靈帝初即位復治鉤黨殺李膺等百餘人其事皆侯覽曹節等成之曰黨人謀不軌圖社稷也及黃巾賊起則馬元義結封諝徐奉等為內應矣元義事露車裂張角兄弟急遽稱兵天下響應帝始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不軌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是時帝固知諸常侍可斬也角等弄兵不一年即破滅黃巾諸賊以次銷散立功者皇甫嵩盧植王允朱儁也然盧植連破張角垂拔廣宗小黃門左豐求賂不得譖其固壘息軍檻車徵還王允討破黃巾得張讓賓客交通書帝責怒讓不能罪讓遂以是中允下獄減死二年六月論討張角功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竟封為列侯君子曰漢室必亡至此無復望也已小人之盡殺君子也必誣以不道錮以朋黨萬乘怒而不察蒼天呼而不聞為之解者猶曰小人之敗固有時俟焉可也至善人枉白左右釁彰名連盜賊章上朝廷人主既悟而功罪復淆社稷其屋矣且黃巾方起皇甫嵩呂強請赦黨人帝懼從之而向栩譏刺中貴張鈞請斬常侍立遭掠死楊賜劉陶初請帝誅賊渠帥黃巾之亂帝追思前奏皆封侯未幾而免賜殺陶生斯世也為斯人也平居善善亦死上書直言亦死為國家馳驅亦死盜賊之未發也構禍者小人蒙難者君子盜賊之既發也成功者君子受賞者小人呂強清忠奉公宦者之君子也趙忠夏惲等譖之迫其自殺一君子不能敵衆小人也宦官有一君子而不能容則天下之君子無復存者矣在下者不幸而有為君子之名在上者不幸而有殺君子之實兩不幸而國家與君子俱亡悲哉

羣盜劫邊章韓遂專政政

董卓鮑鴻等大破章遂

孫堅進破章之策周慎不從而無功

董卓有三罪孫堅請張温誅之不從

韓馬之叛

漢靈帝中平元年冬十一月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令徵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

二年春三月北宮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鎮長安以討之　秋八月以司空張温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袁滂為副以討北宮伯玉拜中郎將董卓為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温　九月張温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邊章韓遂亦進兵美陽温與戰輒不利　十一月董卓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攻章遂大破之章遂走榆中温遣周慎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退温又使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羌胡圍卓於望垣北糧食乏絕乃於所度水中偽立鴈以捕魚而潛從鴈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張温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温温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謂温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温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也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温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李文侯擁衆圍隴西李相如叛與連和

耿鄙討遂不從傅燮之言而被害

傅燮死義馬騰反與遂合推王國為主

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遂出

四年春三月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李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叛與遂連和涼州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民怨之漢陽太守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埶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從夏四月鄙行至狄道州別駕反應賊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聽羌胡之請還鄉里待後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其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甯有意為吾屬帥乎燮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沒耿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寇掠三輔

五年冬十一月王國圍陳倉詔復拜皇甫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合兵四萬人以拒之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强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

皇甫嵩擊破王國卓與嵩有隙

韓遂等廢王國更相殺害

騰遂率眾詣長安

騰攻李傕不克而走

騰遂不和曹操以計招騰

操討張魯高柔諫不從馬超等十部皆反

馬超屢破操

六年春二月國眾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眾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眾也國眾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慚恨自是與嵩有隙韓遂等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使督統諸部忠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由是寖衰

獻帝初平三年韓遂馬騰率眾詣長安以遂為鎮西將軍騰為征西將軍　馬騰攻李傕不克走還涼州事並見宦官亡漢

建安十三年　初前將軍馬騰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後以部曲相侵更為讎敵朝廷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刺史韋端和解之徵騰入屯槐里曹操將征荊州使張既說騰令釋部曲還朝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既恐其為變乃移諸縣促儲偫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操表騰為衛尉以其子超為偏將軍統其眾悉徙其家屬詣鄴

十六年春三月曹操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使征西護軍夏侯淵等將兵出河東與繇會倉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為襲己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馬超韓遂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部皆反其眾十萬屯據潼關操遣安西將軍曹仁督諸將拒之敕令堅壁勿與戰命五官將丕留守鄴以奮武將軍程昱參丕軍事門下督廣陵徐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樂安國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　秋七月操自將擊超等議者多言關西貫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

賈詡請操以計離間超遂

馬超攻破冀城夏侯淵來救不克

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閏月操自潼關北渡河兵眾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為可偽許之操復問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奔涼州

十七年秋七月馬超等餘眾屯藍田夏侯淵擊平之

十八年　初魏公操追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反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眾張魯復遣大將楊昂助之凡萬餘人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遣別駕閻温出告急於夏侯淵外圍數重温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超兵見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温詣城下使告城中云東方無救温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雖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温冀其改

楊阜說姜叙與趙昂等合謀討超結梁寬趙衢為內應

衢寬殺超妻子

姜叙母死義

超為楊阜所敗南奔張魯

意温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殺之已而外救不至韋康及太守欲降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為使君守此城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刺史太守不聽開城門迎超超入遂殺刺史太守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魏公操使夏侯淵救冀未至而冀敗淵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淵軍不利氐王千萬反應超屯興國淵引軍還會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之阜外兄天水姜叙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城阜見叙及其母歔欷悲甚叙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弒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叙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叙乃與同郡趙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人至冀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使為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為質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況一子哉九月阜與叙進兵入鹵城昂奉據祁山以討超超聞之大怒趙衢因譎說超使自出擊之超出衢與梁寬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得叙母叙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又殺趙昂之子月楊阜與超戰身被五創超兵敗遂南奔張魯魯以超為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楊阜爵關內侯

十九年春馬超從張魯求兵北取涼州魯遣超還圍祁山姜叙等告急於夏侯淵諸將議欲須

夏侯淵大破遂軍超降劉備

麴演蔣石等斬韓遂

魏公操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叙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為前軍超敗走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追至略陽城去遂三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氐淵以為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捨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必可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自將輕兵到長離攻燒羌屯遂果救長離諸將見遂兵眾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鬬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眾罷敝不可復用賊雖眾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進圍興國氐王千萬犇馬超餘眾悉降轉擊高平屠各皆破之　夏四月劉備圍成都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甯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劉璋出降備領益州牧以偏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

二十年春三月魏公操自將擊張魯將由武都入氐氐人塞道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眾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

張溥曰漢初平三年夏四月王允使呂布誅董卓天下之亂將息矣賊臣賈詡說李傕等攻長安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引眾入城允等被殺於是李傕郭汜樊稠筦朝政張濟屯弘農擾亂王室甚於董卓至興平元年二月傕殺稠攻汜劫帝入營四月汜攻傕傕遷帝於北塢六月張濟迎帝東歸七月發長安十二月帝至弘農濟與汜合追帝至陝帝渡河入李樂營建安元年七月帝還洛陽曹操入朝遷帝於許漢遂以亡嗟乎亂賊之為禍也始

張純張舉等反

必交亂後必相爭交亂則盜賊合而國家受其板蕩相爭則盜賊離而天子為之奔走一獻帝也李傕爭之郭汜爭之張濟楊定董承楊奉韓暹張楊等又爭之段煨之忠不違沮授之策不行而後以帝委操是故董承之召操猶何進之召卓也曹操之入朝猶董卓之將兵詣京師也初平之時帝患卓興平之時帝患傕汜建安之時帝患操卓誅而傕汜起天下之為卓者何多也操起而傕汜等俱死當時為卓者獨操耳卓初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遂固金城大盜騰則耿鄙叛將也兩人倚卓為雄無辭於逆然李傕之亂倒山傾海人莫敢敵騰遂獨合兵攻之戰於長平觀下雖師繇私憤而情符眾怒亂賊崩分竟於馬始烏可謂無功哉操謀簒漢方事河北慮騰遂為亂拜為將軍並開府後徵騰為衛尉封槐里侯騰迺應召留子超領部曲十六年超遂據關中背操騰坐夷三族騰死不以義而以愚余竊哀其死非其所也至潼關之戰超迫操幾死復破冀城降於劉備制勝從正超真人傑矣春秋誅亂賊必先絕其黨與亂賊比者無不絕荀彧是也與亂賊異者無不予馬超是也予韓馬於興平而後李傕懼予韓馬於建安而後曹操懼是治人臣之大法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五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六

袁紹討公孫瓚

漢靈帝中平四年　初張温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故中山相漁陽張純請將之温不聽而使涿令遼西公孫瓚將之軍到薊中烏桓以牢稟逋懸多叛還本國張純忿不得將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丘力居等連盟劫略薊中殺護烏桓校尉公綦稠右北

劉馬建議劉虞為幽州牧公孫瓚討敗張純等深入無繼反為邱力居等所圍

劉虞以恩信招降邱力居等公孫瓚志欲埽滅遂與虞有隙

帝令劉和詣虞為袁術所留瓚遣越詣術謀執和虞瓚有隙

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

五年春三月太常江夏劉馬建議以為四方之兵寇由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叛離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馬議以宗正劉虞為幽州牧虞東海恭王之五世孫也　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　冬十一月張純與丘力居鈔略青州幽冀四州詔騎都尉公孫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為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衆潰士卒死者什五六

六年春二月幽州牧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虞上罷諸屯兵但留降虜校尉公孫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三月張純客王政殺純送首詣虞公孫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瓚有隙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丁亥車駕西遷

二年冬十月劉虞子和為侍中帝思東歸使和僞逃董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至南陽袁術利虞為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為書與虞虞得書遣數千騎詣和公孫瓚知術有異志止之虞不聽瓚恐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為袁術所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幷以自彊大袁紹袁術亦自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遂以會稽周昂為豫州刺史襲奪堅陽城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為

周昂襲奪孫堅陽城堅擊走之越中流矢死瓚怒攻袁紹

紹令麴義敗瓚軍斬嚴綱

程昱言瓚必為紹所禽劉岱遂不助瓚

紹破瓚於龍湊

趙岐和解關東瓚紹各引兵去

瓚屢違虞虞率兵討之

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上疏數紹罪惡進兵攻紹冀州諸城多叛紹從瓚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嚴綱為冀州刺史田楷為青州刺史單經為兗州刺史又悉改置郡縣守令

三年春正月袁紹自出拒公孫瓚與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十數步一時同發讙呼動地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初兗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擊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別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與官屬議連日不決聞東郡程昱有智謀召而問之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為紹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　十二月公孫瓚復遣兵擊袁紹至龍湊紹大破之瓚遂引兵還幽州不敢復出

四年春正月袁紹與公孫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與楷戰不勝會趙岐來和解關東瓚乃與紹和親各引兵去

冬十月劉虞與公孫瓚積不相能瓚數與袁紹相攻虞禁之不可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不能制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之虞數請會瓚輒稱病不應虞恐其

虞不善戰為瓚所執瓚脅段訓誣殺劉虞孫瑾張逸張瓚等死義瓚傳虞首于京師尾敦劫葬之

瓚盡有幽州地

鮮于輔閻柔為虞報仇斬鄒丹等烏桓峭王隨輔南迎虞子袁紹麴義破瓚于鮑邱代郡軍起兵屢敗瓚瓚築易京自居

終為亂乃率所部兵合十萬人以討之時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東城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廬舍敕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虞與官屬北奔居庸瓚追攻之三日城陷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瓚傳虞首於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

興平二年　公孫瓚既殺劉虞盡有幽州之地志氣益盛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衣冠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瓚曰衣冠皆自以職分當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與為兄弟或結婚姻所在侵暴百姓怨之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仇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為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於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亦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隨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鮮于輔劉和兵合瓚軍屢敗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鎮易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門專與姬妾居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謀臣猛將稍稍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

瓚欲出兵關靖阻之

紹以計敗瓚瓚引火自焚田楷關靖俱死

我昔驅羣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數十重積穀三百萬斛食盡此穀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建安三年冬十二月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以書諭之欲相與釋憾連和瓚不答而增修守備謂長史太原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紹於是大興兵以攻瓚先是瓚別將有為敵所圍者瓚不救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及紹來攻瓚南界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或降或潰紹軍竟至其門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出傍西山擁黑山之衆侵掠冀州橫斷紹後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居處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

四年春三月黑山賊帥張燕與公孫續率兵十萬三道救之未至瓚密使行人齎書告續使引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為應瓚欲自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紹為地道穿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中瓚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趣兵登臺斬之田楷戰死關靖歎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為屠各所殺

張溥曰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諸郡起兵討董卓推袁紹為盟主二年春奉大司馬

劉虞為帝虞不受夏六月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冬十月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為平原相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三年春紹擊敗瓚於界橋予讀史至此竊歎義兵之起皆為討卓大賊未滅而諸將內攻殆未聞春秋同盟之義乎是年之夏董卓伏誅謀出王允外兵無功卓將李傕郭汜等犯闕殺允救亦不至但聞秋七月帝遣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嗟乎君父在難不能急之又重煩使者以出是以同室之鬬貽天王之辱也至公孫瓚殺劉虞則更甚矣瓚起遼西為郡門下書佐太守奇其才妻之以女繼受經盧植舉孝廉建威屬國破殺鮮卑黃巾其人豈齊俗哉及張純丘力居鈔掠四州劉虞討靖瓚欲屠滅積隙不平又以弟越之死移怒袁紹表其十罪治兵累年界橋敗北瓚身幾窮劉虞慮瓚為亂率兵往攻城陷被執死於薊市論者謂瓚盡有幽州其勢難下抑知公孫誅破自此決矣瓚背誓稱兵致怨於紹位以方岳之盟罪固當責然釁生殺弟禍出同輿以力相持勝負未決及矯誣帝冑戮害忠貞梗天子之命據燕冀之饒則衆憤始集不義有歸紹乘其敝直指易京是袁氏為齊桓而公孫為熊顛也況高京鐵門樓櫓閉守婦人傳宣壯士乖散直行同富貴焚身珠玉焉有不亡者哉劉虞東海名宗守道自牧既不忍於瓚違魏攸程緒之諫而討之復戒軍士殺人禁燒廬舍居庸之奔猶宋襄公之傷於泓耳劉表劉璋皆仁而近愚循其弊而不振不有昭烈漢久為魏曹操安肯奉建安空名排徊身後乎

曹操篡漢

許劭評曹操為人

漢靈帝中平元年曹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世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顒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謂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嘗為郡功曹府中聞之莫不改操飾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為人不荅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

五年秋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

中牟縣功曹白令釋曹操

六年董卓之亂以操為驍騎校尉操變易姓名閒行東歸過中牟為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操以天方亂不宜拘天下英儁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

關東諸將起兵討董卓推袁紹為盟主

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俱屯酸棗後軍袁術屯魯陽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啟乎　三月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

操責讓諸軍不圖進取張邈等不能用

劉岱殺橋瑁

關東諸將欲立劉虞為主曹操正責之

逢紀為紹畫取冀州之策

紹要公孫瓚攻韓馥馥懼即遣荀諶等說

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皋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遇卓將元玄菟徐榮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頃之酸棗諸軍食盡眾散劉岱與橋瑁相惡攻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沖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為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袁紹在河內雲中張楊往歸之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眾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彊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為陳禍福馥必肯遜讓紹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謀襲馥馥與戰不利紹使外甥陳留高幹及馥所親潁川辛評荀諶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眾為

馥以冀州相讓

更武閔純李歷趙浮程渙等請馥勿以州讓紹

紹寵遇沮授甚厚鮑信請操規大河之南

荀彧去紹從操

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皆受其利。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必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幷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從事趙浮程渙等請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閤高枕。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魏以廣平沮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潁川荀諶皆為謀主。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祗以遘難。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略東郡。王肱不能禦。曹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　初荀淑有孫曰彧。少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彧獨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略。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

劉岱為黃巾所殺陳宮說冀州綱紀迎操往牧

鮑信與賊戰死

毛玠說操奉天子

董昭說張楊表薦操

鍾繇說李傕郭汜厚荅操

武司馬　曹操軍頓丘于毒等攻東武陽操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事見黃巾之亂夏四月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與戰為所殺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以為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兗州刺史操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不利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乘閒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　冬十二月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操辟陳留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以蓄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楊欲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定陶董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埶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固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楊於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昭為操作書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傕汜見操使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誠實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傕汜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乃厚加報答繇皓之曾孫也

四年春正月曹操軍鄄城袁術為劉表所逼引軍屯封丘黑山別部及匈奴於扶羅皆附之曹操擊破術軍遂圍封丘術走襄邑又走寧陵操追擊連破之術走九江　夏曹操還軍定陶

六月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邪其子操令泰山太守應劭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青徐牧陶謙別

陶謙別將殺曹嵩并德

操屠徐土以報怨

劉備去田楷歸陶謙

操擊破謙備

袁紹使操殺張邈操不聽

操殺邊讓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說張邈迎呂布攻曹操

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掩襲嵩於華費閒殺之并少子德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保郯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操攻郯不能克乃去攻取慮雎陵夏丘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興平元年春二月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平原相劉備救之備自有兵數千人謙益以丹陽兵四千備遂去楷歸謙謙表為豫州刺史屯小沛曹操軍食亦盡引兵還　曹操使司馬荀彧壽張令程昱守鄄城復往攻陶謙遂畧地至琅邪東海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郯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陳留太守張邈叛操迎呂布操乃引軍還初張邈少時好游俠袁紹曹操皆與之善及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奈何自相危也操之前攻陶謙志在必死敕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陳留高柔謂鄉人曰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恃陳留之資將乘閒為變欲與諸君避之何如眾人皆以曹張相親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自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操終為紹殺己也心不自安前九江太守陳留邊讓嘗譏議操操聞而殺之并其妻子讓素有才名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性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及邈弟超共謀叛操宮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眾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時操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眾潛迎布為兗州牧布至邈乃使其黨劉翊告荀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眾

荀彧勒兵備邈郭貢率衆至城下荀彧出見之遂引去

彧使程昱說靳允守范殺氾嶷

棗祇完三城以待操

疑惑彧知邈為亂即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於濮陽惇來布遂據濮陽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荀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兖州郡縣皆應布唯鄄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氾嶷取范吏民皆恐程昱本東阿人彧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患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為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氾嶷已在縣允乃見嶷伏兵刺殺之歸勒兵自守

徐衆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衞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返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能愛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遣庶歸北欲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潁川棗祇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昱為東平相屯范呂布攻鄄城不能

典韋救操

呂布騎得操而不識操紿之乃免

操欲遣家居鄴程昱止之

操斬薛蘭李封欲舍布而取徐州荀彧力諫遂敗走布

下西屯濮陽。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之。秋八月，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陣，司馬陳留典韋將應募者進當之。布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令常將親兵數百人繞大帳左右。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至營，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九月，操還鄄城。布到乘氏，為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冬十月，操至東阿。袁紹使人說操，欲使操遣家居鄴。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之韓、彭耶？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二年春正月，曹操敗呂布於定陶。閏四月，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布救蘭等，不勝而走，操遂斬蘭等。操軍乘氏，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

操謀迎天子彧勸止之

操遣曹洪西迎天子董承等拒之不得進董昭作操

以其閒勤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捨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衞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戰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　冬十月以曹操為兗州牧

建安元年秋八月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據險拒之洪不得進議郎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

書與楊奉奉喜共表操為鎮東將軍

董承患韓暹專恣因潛召操操至雒陽暹奔楊奉操誅馬碩等三人封董承等十三人并贈沮儁董昭請操移天子幸許

楊奉欲邀車駕不及操征奉奉南奔詔書責袁紹

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為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辛亥以曹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尚書馬碩等三人。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儁為弘農太守。矜死節也。操引董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眾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心相憑結。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為累。操曰。善。即遣使詣奉。庚申車駕出轘轅而東。遂遷都許。己巳幸曹操營。以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始立宗廟社稷於許。

九月車駕之東遷也。楊奉自梁欲邀之不及。

冬十月曹操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

詔書下袁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深自陳愬。戊辰以紹為太尉。封鄴侯。紹恥班在曹操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挾天子以令我乎。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丙戌以操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操以荀彧為侍中。守尚書令。操問彧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蜀郡太守攸及潁

川郭嘉操徵攸為尚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初郭嘉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吾將更舉以求主子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於天下人多歸之且今最彊去將何之嘉知其不寤不復言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表嘉為司空祭酒操以山陽滿寵為許令操從弟洪有賓客在許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以白操操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客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耶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飢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驃騎將軍武威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流矢所中死濟族子建忠將軍繡代領其眾屯宛宣威將軍賈詡往歸繡

二年春正月曹操討張繡軍於淯水繡舉眾降襲擊操軍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操引軍還許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彊終為所擒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

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彧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兵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尚書僕射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稱帝於壽春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以書召沛相陳珪珪答書曰曹將軍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以為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

初袁術畏呂布為己害乃為子求婚布許之夏五月袁術遣使者韓胤以稱帝事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婚必受不

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己受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為左將軍操復遣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勢步騎數萬趣下邳七道攻布布時有兵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袁術同為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為國除害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即回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營勳等散走布兵追擊斬其將十人首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布因與暹奉合軍向壽春水陸並進到鍾離所過虜略還渡淮北留書辱術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咍笑之而還　秋九月司空曹操東征袁術術聞操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於蘄陽以拒操操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操辟陳國何夔為掾問以袁術何如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其可得乎操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亡不亦宜乎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

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以禦外寇淮汝陳梁間皆畏憚之操徇淮汝褚以眾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諸俠客皆以為虎士焉　冬十一月曹操復攻張繡拔湖陽

三年春正月曹操還許三月將復擊張繡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乖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圍繡於穰

初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埤溼雒陽殘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眾追之　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眾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眾破繡必矣及到安眾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偽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他日或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致於此今已敗柰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促追之繡素信詡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呂布復與袁術通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

陳宮進戰守之策呂布然之為妻所阻

張楊遣援操其將楊醜殺之以應操眭固復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

攸嘉請操急攻布

侯成宋憲魏續等作亂執陳宮

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冬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進至下邳布自將屢與操戰皆大敗還保城不敢出操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懼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欲使宮與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布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守城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為將軍妻哉布乃止潛遣其官屬許汜王楷求救於袁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當自敗何為復來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救兵以緜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操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河內太守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勢　十一月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操掘塹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臨城謂操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當自首於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將侯成亡其名馬已而復得之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獻布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為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　十二月癸酉成與諸將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布令左

高順率其衆降操

呂布降操劉備請操殺之

陳宮死義

陳紀父子張遼臧霸吳敦尹禮孫觀等皆降操

臧霸不肯殺徐翕毛暉

史渙曹仁擊斬眭固

袁術為操所窮憤病死

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操曰柰卿老母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柰卿妻子何宮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操召陳宮之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前尚書令陳紀紀子羣在布軍中操皆禮而用之張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臧霸自亡匿操募索得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等皆詣操降操乃分琅邪東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悉以霸等為守相初操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及兗州亂翕暉皆叛兗州既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劉備令霸送二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主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皆以翕暉為郡守陳登以功加伏波將軍

四年春三月眭固屯射犬夏四月曹操進軍臨河使將軍史渙曹仁渡河擊之仁操從弟也固自將兵北詣袁紹求救與渙仁遇於犬城渙仁擊斬之操遂濟河圍射犬射犬降操還軍敖倉

袁術既稱帝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粱肉自下飢困莫之收卹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灊山復為簡等所拒遂大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

耿包請袁紹稱尊號眾言其妖妄殺之

袁紹既克公孫瓚遂欲攻許沮授力諫為郭圖審配所厄不從

郭圖等譖分授權

崔琰諫紹攻許不從

所為乃遣使歸帝號於從兄紹曰祿去漢室久矣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謹歸大命君其興之袁譚自青州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及將軍清河朱靈邀之術不得過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術從弟胤畏曹操不敢居壽春率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犇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獻之袁紹既克公孫瓚心益驕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宜應天人稱尊號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皆言包妖妄宜誅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彊眾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彊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寖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眾於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清河崔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

荀彧料紹必敗

賈詡說張繡降曹操

楊阜料袁敗曹勝

曹操從衛覬策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

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草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　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以扞東方畱于禁屯河上　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袁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顯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先與操有讐從之何如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眾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眾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　冬十一月繡率眾降曹操操執繡手為歡宴為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表詡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天水楊阜詣許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河東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畱治關中

校尉治宏農

韓嵩劉先說劉表舉荊州附曹操不決

操遣劉備邀袁術遂殺車冑留關羽守下邳

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由是服從袁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零陵劉先說表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無為負嵩表以為憚使彊之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大會寮屬陳兵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眾皆恐欲令嵩謝嵩不為動容徐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猶怒拷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乃弗誅而囚之 十二月曹操復屯官渡 操遣劉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

五年春正月曹操自討劉備備犇青州歸袁紹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

田豐請紹以久持覆破操不從

沮授料紹必敗

程昱不願益兵

沮授言顏良不可獨任紹不聽

關羽刺顏良解白馬之圍

沮授請紹留屯延津分兵官渡不從

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彊諫忤紹紹以為沮眾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　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操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伯珪眾實疲敝而主驕將忲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嬴弱姬其今之謂乎振威將軍程昱以七百兵守鄄城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　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眾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數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

曹操斬文醜

劉辟等叛操應紹

李通歸操

彧議還許彧力止之

荀攸請紹遣徐晃擊破韓猛

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之紹軍奪氣操還軍官渡　秋七月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紹遣使拜陽安都尉李通為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或勸通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操　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軍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　八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塠為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　九月曹操出兵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為霹靂車發石以擊紹樓皆破紹復為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孰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孰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操見運者撫之曰卻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荀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攸曰徐晃可乃遣偏將軍河東徐晃與史渙邀擊猛破走之燒其輜重

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遣

沮授說紹遣蔣奇絶曹操之鈔不從

許攸說紹襲許不從遂奔操請襲燒紹烏巢屯

張郃說紹先救湻于瓊等不從操遂殺瓊等盡燔其糧穀

張郃懼譖降操

蔣奇別為支軍於表以絶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埶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犇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犇操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必往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紹軍將士皆恟懼郭圖慚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曰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降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

沮授死義

紹懟殺田豐

逢紀不以私怨害審配

操欲擊劉表荀彧諫止

沮授不及紹渡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與之有舊迎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況眾人乎冀州城邑多降於操袁紹走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號令眾聞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忤之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戰敗而恚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於敗紹謂逢紀曰冀州諸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慚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初曹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審配二子為操所禽紹將孟岱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彊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以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親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六年春三月曹操就穀於安民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曰紹既新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　夏四月

紹出長子譚于青州沮授諫不聽

紹薨審配奉尚為嗣譚殺逢紀操攻譚譚告急于尚

傅幹說馬騰擊郭援

操揚兵河上擊袁紹倉亭軍破之　秋九月操還許

七年春正月操進軍官渡　袁紹自軍敗慚憤發病吐血夏五月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數稱於紹紹欲以為後而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長子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逢紀審配素為譚所疾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　秋九月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留審配等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連戰譚尚數敗退而固守尚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與高幹匈奴南單于共攻河東發使與關中諸將馬騰等連兵騰等陰許之曹操使司隸校尉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未拔而援至繇使新豐令馮翊張既說馬騰為言利害騰疑未決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矣袁氏恃其彊大背棄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因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合攻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初諸將以郭援眾盛欲釋平陽去鍾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

鍾繇大破郭援南單于遂降

郭嘉請曹操緩攻譚尚以待其變

譚約尚追操尚不從

郭圖辛評說譚攻尚王脩力諫不聽

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南單于遂降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與袁譚袁尚戰於城下譚尚敗走還鄴　夏四月操追至鄴收其麥諸將欲乘勝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五月操還許留其將賈信屯黎陽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審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尚戰於門外譚敗引兵還南皮别駕北海王脩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譚譚欲更還攻尚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鬭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横行於天下譚不從　秋八月袁尚自將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辛毗至西平見曹操致譚意羣下多以為劉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遺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荆州使譚尚自相敝辛毗望操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操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埶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

辛毗言尚必可克

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操

蘇由奔操

韓範梁岐降操徐晃請旌賞之

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鬩國分為二連年戰伐介胄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敝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　冬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叛歸曹操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為子整聘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

九年春正月曹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袁尚復攻袁譚於平原留其將審配蘇由守鄴曹操進軍至洹水蘇由欲為內應謀洩出奔操操進至鄴為土山地道以攻之尚武安長尹楷屯毛城以通上黨糧道　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鄴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又擊尚將沮鵠於邯鄲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皆舉縣降徐晃言於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宜旌賞二縣以示諸城操從之範岐皆賜爵關內侯　五月操毀土山地道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　秋七月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尚兵既至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為營夜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操逆擊之

操戰大勝馬延張顗等降尚弃中山審配射操幾中操生獲配

牽招說高幹迎尚不從而降操譚背操操攻之尚敗走從袁熙

操斬郭圖等

郭嘉說操多辟青冀

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操遂圍之。未合。尚懼遣使求降。操不聽。圍之益急。尚夜遁保祈山。操復進圍之。尚將馬延張顗等臨陣降。衆大潰。尚犇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兄子榮為東門校尉。八月戊寅。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操兵生獲之。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初袁尚遣從事安平牽招至上黨。督軍糧。未還。尚走中山。招說高幹以并州迎尚。并力觀變。幹不從。 冬十月。高幹以并州降操。復以幹為并州刺史。 曹操之圍鄴也。袁譚復背之。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攻袁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袁熙。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操與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討。十二月。操軍其門譚拔平原。走保南皮。臨清河而屯。操入平原。略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李孚自稱冀州主簿。求見操曰。令城中彊弱相陵。人心擾亂。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操即使孚往入城告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相侵。城中乃安。操於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袁譚使王修運糧於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曹操。乞收葬譚尸。操許之。復使修還樂安。督軍糧。譚所部諸城皆服。唯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修取統首。修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悅而赦之。辟修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

操釋陳琳與阮瑀俱管記室

袁熙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

荀彧舉杜畿為河東太守

馬騰等破張晟斬衛固張炎等

王炎斬高幹并州悉

為掾屬使人心歸附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袁氏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陳留阮瑀俱管記室先是漁陽王松據涿郡郡人劉放說松以地歸操操辟放參司空軍事袁熙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犇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眾莫敢仰視各以次歃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觸等遂降曹操皆封為列侯　冬十月高幹復以并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操遣其將樂進李典擊之河內張晟眾萬餘人寇崤澠間弘農張琰起兵以應之河東太守王邑被徵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高幹通謀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殽澠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為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賢才以鎮之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東太守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畿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張既西徵關中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固琰等首其餘黨與皆赦之

十一年春正月　操自將擊高幹留其世子丕守鄴使別駕從事崔琰傅之操圍壺關三月壺關降高幹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幹獨與數騎亡欲南犇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斬之并州悉平　是歲烏桓乘天下亂略有漢民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

平
蹋頓欲助
尚復故地

郭嘉請操
先征袁尚
後圖劉表

田疇欲討
烏桓遂應
操召

馬遼西烏桓蹋頓尤彊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寇欲助尚復故地曹操將擊之鑿平虜渠泉州渠以通運

十二年春二月曹操自淳于還鄴丁酉操奏封大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因表萬歲亭侯荀彧功狀三月增封彧千戶又欲授以三公彧使荀攸深自陳讓至於十數乃止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終又即授將軍印使安輯所統疇皆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間邢顒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曰邢顒天民之先覺者也操以顒爲冀州從事疇忿烏桓多殺其本部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操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拜爲修令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

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眾為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及遼西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操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與尚熙犇遼東太守公孫康其眾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公孫康欲取尚熙以為功乃先置精勇於廄中然後請尚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斬尚熙并速僕丸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之舉為茂才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眾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十三年春正月曹操還鄴　夏六月癸巳以曹操為丞相　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　八月表病卒遂以琮為嗣　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illegible]　劉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　曹操進軍江陵以劉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并

楊修請操辟張松操不納松歸勸劉璋絕操

蒯越等侯者凡十五人。釋韓嵩之囚。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太鴻臚。蒯越為光祿勳。劉先為尚書。鄧義為侍中。荊州大將南陽文聘。別屯在外。琮之降也。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聘乃詣操。操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在己。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欷流涕。操為之愴然。字謂之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使統本兵。為江夏太守。 十二月。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荊州。走劉備。不復存錄松。主簿楊修白操辟松。操不納。松以此怨。歸勸劉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

習鑿齒論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十五年春正月。操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冬十二月己亥。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世人之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為豪彊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時年紀尚少。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

董昭請操加九錫荀彧言不可操不悅彧飲藥卒

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　冬十月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埶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然處大臣之埶。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彧行義修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弟。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

四克遂能以弱為彊化亂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為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臣以為孔子稱文勝質則史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彧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十八年夏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袞冕之服赤舄副焉軒縣之樂六佾之舞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秬鬯一卣珪瓚副焉　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為尚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為侍中鍾繇為大理王修為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為御史中丞

十九年春三月詔魏公操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二十一年夏五月進魏公操爵為王　秋八月魏以大理鍾繇為相國

二十二年夏四月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　六月魏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　冬十月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　魏以五官中郎將丕為太子

二十四年秋七月詔以魏王操夫人為王后　冬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

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同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汚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殽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緜緜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頹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讐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彊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

陳矯不俟詔命即奉曹丕即王位

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魏文帝黃初元年春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王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是時太子在鄴。軍中騷動。羣僚欲祕不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可祕。乃發喪。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魏郡太守廣陵徐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宿衛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眾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為作長檄。令所在給其稟食。鄢陵侯彰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太子號哭不已。中庶子司馬孚諫曰。君王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奈何效匹夫孝也。太子良久乃止。曰。即言是也。時羣臣初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哭耶。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羣臣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綬。魏王璽紱。領冀州牧。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　二月丁卯。葬武王於高陵。

秋七月。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眾甚。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王不許。　冬十月乙卯。漢帝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

不篡位廢漢獻帝為山陽公

位於魏王三上書辭讓乃為壇於繁陽辛未升壇受璽綬即皇帝位燎祭天地嶽瀆改元大赦十一月癸酉奉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封公四子為列侯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於魏帝欲改正朔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散騎常侍衛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

魏明帝青龍二年春三月庚寅山陽公卒帝素服發喪　秋八月孝獻皇帝葬於禪陵

張溥曰曹操之得自大也成於破袁紹紹其無能之人哉紹四世三公勢傾天下起義誅宦官討董卓以片言取冀州智勇雲集衆推盟主誠以其時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為齊桓晉文非難惜哉韓馥出走紹志已極忠言嘉計百不入也紹克公孫瓚謀攻曹操沮授崔琰皆言其時未可紹違而不聽即軍既發矣田豐沮授進持久之策許攸獻襲許之謀使盡用之操必疲奔命可以坐擒不意其衰如也攸憤言不見納輕身歸操請襲烏巢屯紹軍驚潰官渡倉亭敗北不振慚恚病薨許攸賣國立談亡袁其反覆也猶呂布之有侯成逆節不逭然啟其亂心者紹也紹忠義奮發始惡張讓段珪繼惡董卓後惡曹操國家之賊內莫甚於宦官外莫甚於強暴紹所與敵皆海內元慝仗義而行名正事順然誅讓等則召外兵討卓則遲疑失望與操角則愎諫自殘三者失策美反為惡忠適成罪社稷瓦裂身族同糜力小任重能

不痛哉譚尚相攻劉表遺書苦言干戈不釋兄弟鷸蚌操爲漁父勢便固然獨表能知本
初之失救譚尚之過而不能自斷於琦琮是所謂今者笑前後復笑今也操任俠放蕩許
劭素鄙其人後逐鹿戰爭窘迫於張繡呂布幾死者數其幸成功者惟在於奉迎獻帝移
駕幸許夫挾天子以令諸侯霸業之先資也宇文泰高歡之爭魏主脩朱溫李茂貞之爭
唐昭宗末世篡竊必奉共主爲名智咸踵操紹爲漢世臣師以義動反以天子讓操提挈
亡具而敗不更舉矣荀彧佐操定根本迎車駕操稱爲子房贊霸中國及聞操九錫之議
正諫不從飲藥壽春而死其從來謀議皆心乎操未嘗爲漢死而求名僅賢於華歆一等
司馬光許其仁過管仲未敢信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七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孫氏據江東

孫策周瑜相結
孫堅卒策有復讎之志

漢獻帝興平元年　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
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
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
已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丹陽太守會稽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上策舅吳景領
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以策從兄賁爲丹陽都尉策以母弟託廣陵張紘徑到壽春見袁術涕

策見袁術請其父兵

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
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爲丹
陽太守賢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詣

術兩失信于策

朱治說策歸江東遂以計脫術歸吳

策渡江轉鬭所向皆破

策善於用人

曲阿依舅氏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廄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以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侍御史劉繇有盛名詔用為揚州刺史及策攻廬江繇懼為袁孫所并遣將樊能屯橫江張英屯當利口以拒之術使吳景與孫賁共將兵擊英

二年　初丹陽人朱治嘗為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為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鬭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於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

呂範為策領都督軍中威禁大行
策待張昭以師友之禮

袁術議稱尊號閻象張承言不可不悅

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便前鬬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擥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彊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

冬十二月丙辰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蹔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啟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為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與謀謨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劉繇自丹徒奔豫章使太守朱皓攻袁術所用諸葛玄使笮融助皓攻玄融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融走入山為民所殺詔以前太傅掾華歆為豫章太守

建安元年秋八月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乃會羣下議稱尊號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默然術聘處士張範範

孫策諫術僭帝不納策遂與絕

策用孫靜計破王朗降之

虞翻諫策微行

不往使其弟承謝之術謂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彊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況效尤而甚焉者乎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駮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為有淮南之衆料策必與己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既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　孫策將取會稽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策破昕等斬之朗遁走虞翻追隨營護朗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策遣呂範徐逸攻走陳瑀

瑜肅皆棄袁術從孫策

策擒祖郎太史慈釋以為門下督

策命太史慈撫安華歆

二年夏五月曹操遣議郎王誧以詔書拜孫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瑀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誧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策治嚴行到錢唐瑀陰圖襲策潛結祖郎嚴白虎等使為內應策覺之遣其將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瑀敗單騎奔袁紹

三年冬十二月孫策遣其正議校尉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為子彰取孫賁女禮辟策弟權翊以張紘為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為居巢長以臨淮魯肅為東城長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策以瑜為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阿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為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袁術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共圖孫策劉繇之奔豫章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為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為榮會劉繇卒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為主歆以為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眾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其眾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以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

策僞卑辭以事劉勳

策襲克皖城得術勳妻子

策擊走劉勳并敗黃祖斬韓晞

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辨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卿料廬陵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紜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番陽民帥別立宗部言我已別立郡海昏上繚不受發召子魚但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四年冬十一月廬江太守劉勳以袁術部曲衆多不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偕召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彊僞卑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為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勳勳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勳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勳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賁輔將八千人屯彭澤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勳還至彭澤孫賁孫輔邀擊破之勳走保流沂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勳大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

虞翻說華歆迎策

策撫袁術妻子收載劉繇喪

策欲殺魏騰吳夫人正言釋之

許貢客三人報讎射策

沙羨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祖甲寅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豫章屯於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旦遣使齎迎策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賓　策分豫章為廬陵郡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孫輔為廬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留周瑜鎮巴丘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嘗迕策意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遂釋騰

五年夏四月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孫策西擊黃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

策薨以權託張昭等

張昭周瑜等委心事權

張紘請曹操厚權吳太夫人委紘昭輔權

董襲言江東可保

魯肅以王業勸權

張昭毀肅權益重肅權寵任呂蒙

駱統勸權尊賢接士

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衆事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冬十月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内附乃以紘爲會稽東部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爲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否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黄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年少麤踈權益貴重之賞賜儲偫富擬其舊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溼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

權攻殺李術

周瑜勸權勿送質曹操

呂範等悉平山越賀齊平亂民

志趙權納用馬統俊之子也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曹操表徵華歆為議郎參司空軍事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敕執事勿復聽受因舉兵攻術於皖城術求救於操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二萬餘人嚴刺史者揚州刺史嚴象也

七年秋九月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荊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煑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八年冬十月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權還過豫章使征虜中郎將呂範平鄱陽會稽盪寇中郎將程普討樂安建昌都尉太史慈領海昏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縣令長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民作亂聚眾各萬餘人權使南部都尉會稽賀齊進討皆平之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校尉

十二年孫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權母吳氏疾篤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

十三年　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埶終必無成恐一

甘寗射殺凌操以免黃祖

蘇飛數薦寗祖不用遂犇權

寗請權圖祖

董襲凌統呂蒙破斬黃祖

寗請權赦蘇飛

權命統不得讎寗

朝衆散並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寗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寗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寗祖不用寗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寗為邾長寗遂亡犇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寗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荊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寗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寗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寗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栟閭大紲繫石為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北都尉呂蒙勒前鋒親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權為諸將置酒甘寗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寗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置之若走去何寗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寗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怨寗殺其父操常欲殺寗權命統不得讎之令寗將兵屯於它所　秋八月劉

肅請權結劉備共治曹操

操向荊州備欲投吳巨肅止之

肅與諸葛亮定交

亮説權絶操魯肅周瑜同之

表卒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説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為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説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

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曹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江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

黃蓋進火攻之策大破操軍

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孫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眾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

甘甯取夷陵

呂蒙請救甯大破曹仁

張紘諫權輕騎突敵

曹仁委城走蔣幹不敢說瑜

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靁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甯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卽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甯甯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為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淩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埶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度江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

十四年春三月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　冬十二月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幹以才辯獨步於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大夫處世遇知己之

周瑜卒於巴邱

肅勸權以荊州借備共拒曹操

張紘劉備勸權居秣陵

呂蒙說權作濡須塢

曹操破權江西營獲公孫陽

操徹軍還

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十五年冬十二月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奮威者孫堅弟子丹陽太守瑜也）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周瑜還江陵為行裝於道病困與權牋曰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瑜有一女二男權為長子登娶其女以其男循為騎都尉妻以女胤為興業都尉妻以宗女　權以魯肅為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乃分豫章為番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魯肅為漢昌太守屯陸口

十七年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　秋九月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　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衆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

呂蒙甘甯攻破皖城獲朱光

乃徹軍還

十九年　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宜早除之閏五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為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士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拜呂蒙為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張遼敗權

二十年秋八月孫權率眾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眾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還修守備眾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

在道遼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大船宴飲賀齊下席泣涕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以刻心非但書紳也

二十一年冬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

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孫權保濡須二月操進攻之三月操引軍還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修好誓重結婚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　冬十月魯肅卒孫權以從事中郎彭城嚴畯代肅督兵萬人鎮陸口衆人皆為畯喜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發言懇惻至於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衆嘉嚴畯能以實讓　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至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

二十四年秋七月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淮南揚州刺史溫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正恐征南有變耳已而關羽果

關羽大勝于禁等七軍皆沒遂降

孫權求降劉曄勸曹丕襲之不聽

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不降罵羽羽殺之　冬十月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踈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　魏王操之出漢中也孫權為牋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呂蒙襲公安江陵羽守將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羽追走兵皆解散潘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事見吳蜀通好　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

魏文帝黃初元年文帝即位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

二年夏四月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　秋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度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蜀已怒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帝不聽遂受吳降于禁鬚髮皓白形容憔顇見帝泣涕頓首帝慰諭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

于禁慙恚死

丕拜權為吳王曄諫不聽

丕誅曹偉

徐盛以稱臣為恥

安遠將軍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死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為不君矣

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權雖有雄才故漢票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埶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卻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以為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諸將以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益修攻守之備山陽曹偉素有才名聞吳稱藩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聞而誅之　吳人城武昌　十一月邢貞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蓋時宜耳有何損邪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

魏遣使求雀頭香等孫權皆與之

劉曄諫丕伐權不從

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微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鬬鴨長鳴雞於吳吳羣臣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為命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十二月帝欲封吳王子登為萬戶侯吳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郡沈珩入謝并獻方物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於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帝善之

三年　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軍司馬東里袞詣帝自陳誠款辭甚恭愨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為權必臣服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故立為吳王復使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吳王為之流涕霑襟指天為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多設虛辭帝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帝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帝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

曹休兵敗

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軍臧霸出洞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吳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粲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　冬十月吳王以揚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云欲為子登求昏宗室又云以登年弱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登俱來帝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臨江拒守帝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為荊州　十一月辛丑帝如宛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患休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它望但欲終其天命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綆纜悉斷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帝聞之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遂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盧戰死　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以為南郡外援

四年春正月曹真使張郃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中洲　二月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朱桓分兵赴之既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

朱桓大敗曹仁兵斬常雕虜王雙

呂蒙死薦朱然自代

朱然破魏兩屯

董昭疏夏侯尚當敗

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橐皐為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朱然者九真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養以為子時為昭武將軍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尚擊卻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為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陿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陿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鋭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慼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為懼惟陛下察之帝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

賈詡言吳蜀不可伐丕不納

水大漲帝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帝悉召諸軍還三月丙申車駕還洛陽初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埶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埶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　丁未陳忠侯曹仁卒

辛毗諫丕伐吳不從

五年秋七月帝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脩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帝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於江乘聯緜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帝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中領軍衛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所作也

丕御龍舟伐吳遇風幾覆

六年春三月辛未帝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宮正鮑勛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

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為不可帝怒左遷勛為治書執法勛信之子也　夏五月戊申帝如譙　秋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　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天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帝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

七年春正月壬子帝還洛陽　夏五月帝疾篤丁巳帝殂

明帝太和三年夏四月丙申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百官畢會吳主歸功於周瑜綏遠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伏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

張溥曰孫堅之卒年三十七策之卒年二十六皆輕敵銳出中飛矢亡其視權安享江南稱王改元三十有一年壽七十一終福祚不及遠甚然堅舉兵江東破張角誅區星勇摯無竝至會討董卓責袁術調兵食繇大谷入洛陽掃宗廟修山陵而還忠壯動天下策年十餘歲結交名士堅亡以孱然童子渡江復讎袁術畏憚劉繇敗走王朗華歆拱手讓地劉勳黃祖望風挫逃史稱其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豈虛哉權享國雖久不聞拓土名雖創業實守成也歷觀國家作述父兄之略必大於子弟子弟之福必厚於父兄權卽人傑亦孫氏之賢子弟耳始任周瑜魯肅繼任呂蒙陸遜其下江表虎臣亦

未有盛於斯時者也曹操初并劉琮遺書孫權治水軍八十萬衆會獵於吳張昭等恐怖失色請率衆迎降瑜肅獨主用兵遂敗於赤壁鼎足乃建後即帝位權盛稱瑜功昭舉笏欲贊功德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絲今思之當日發言盈廷羣疑滿腹權拔刀決策火攻計行北軍大壞瑜肅而外又得黄蓋吳誠有人子布元表肉食者鄙權所深笑操殆死華容其氣將盡蘇秦羞牛後韓侯願聽合從魯連欲蹈東海新垣衍不敢言帝秦僕妾知恥霸王立成獨斷之效孰有如權哉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或謂其計左不知權所自立者在破曹操不在得荊州得荊州權必不能為王失荊州權亦不害為霸肅知權審矣獨荊州坐分備數負信權信肅愈專至死不咎此君臣相知尤古所難也操屢出師無能加於權丕非善武者復何能為江南之國以堅策而大以權而久權所以能久者止恃赤壁一戰天下遂復如何也袁紹一敗不復勝不勝而即死孫權一勝不復大敗不大敗而且得壽考紹縣官渡以殞身權借赤壁以立國促紹業者操成權名者亦操人主即守成烏可無奮發哉張温不斬董卓漢室遂亡張守珪不殺安祿山唐亂方競孫堅早識更愈張九齡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八終

DS
735
.A2
L5
v.11

劉備與公孫瓚師事盧植

備與關羽張飛恩若兄弟

備接納趙雲

陶謙卒使糜竺迎備

陳登孔融勸備領徐州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建安　袁　樞　機　仲　編輯

太倉　張　溥　天　如　論正

劉備據蜀

漢獻帝初平二年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訩訩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

興平元年十二月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牧

建安元年夏六月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

許耽迎呂布張飛敗走
布受備降與并勢擊袁術
袁術遣紀靈等攻備布救之乃退
布出兵攻備備敗歸曹操
郭嘉請操厚備
布遣高順張遼攻備虜其妻子

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備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比至下邳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屯於海西饑餓困踧吏士相食從事東海麋竺以家財助軍備請降於布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乃召備復以為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　秋九月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可令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鬭喜解鬭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鬭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三年夏四月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地太守雁門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為順等所敗　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

四年　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大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

佐與董承种輯吳子蘭王服等謀誅操以許叛之昌豨等雖操為備

操自將擊備田豐說袁紹襲之不納

操擊破備禽關羽備奔袁紹

羽殺顏良辭操歸備

操使曹仁擊破備備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

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會操遣備與朱靈邀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旣南走朱靈等還備遂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東海賊昌豨及郡縣多叛操為備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扶風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壬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种輯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奔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自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　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秋七月劉備略汝潁之間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

備殺操將蔡楊

備奔劉表

凡三往乃見

亮請備跨荊益撫戎越結孫權

表妻蔡氏愛琮惡琦亮勸琦出外

合衆數千人曹操遣將蔡楊擊之為備所殺
六年秋九月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龔都等皆散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十二年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世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十三年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

表卒蔡瑁張允立琮琦奔江南蒯越傳巽等勸琮降操

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爲江夏太守表病甚琦歸省疾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爲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琦奔江南章陵太守蒯越及東曹掾傅巽等勸劉琮降操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琮從之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命迎操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退兵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其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大驚乃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備將其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彧勸備攻琮備不可

備不忍棄衆

習鑿齒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

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歸操

張飛拒退操兵

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

權以妹妻備

備求督荊州周瑜呂範勸權留之不從

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輕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冬十月劉備因魯肅以歸孫權事見孫權據江東氏　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偏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

十四年冬十二月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

十五年冬十二月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書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擥英雄不從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

張松勸劉璋結備

璋遣法正迎備黃權王累力諫不聽

法正說備取益州龐統贊決之

備入益州夫人欲將禪還吳飛雲勒兵截

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　周瑜卒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

十六年冬十二月扶風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為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歎息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略密謀奉戴以為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為也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劉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為廣漢長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法正至荊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遣舟船迎妹而

江乃得還備至巴郡嚴顏拊心而嘆璋往會備松正勸襲之備不可

龐統策取益州備然其中計

操攻孫權備請璋往救璋給糧兵少備激怒其衆攻璋

張肅發弟松謀璋收斬松備斬楊懷高沛進舉涪城

法正料璋不用鄭度計

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猝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未卽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冬十二月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脣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荆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己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勅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吳懿李嚴費觀來降備軍益彊

張飛釋嚴顏

備以兵資馬超令屯城北

備遣簡雍說璋降吏民欲死戰璋不聽備遷璋于公安

十八年夏五月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璋遣其將劉璝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綿竹懿詣軍降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綿竹諸軍嚴觀亦率其衆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璝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軍敗任死

十九年夏五月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為飛定巴西德陽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為流矢所中卒法正牋與劉璋為陳形勢彊弱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請降於備（馬超從張魯事見韓馬之叛）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還璋於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

軍印綬備入城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為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偏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軍議校尉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裨將軍南陽黃忠為討虜將軍從事中郎糜竺為安漢將軍簡雍為昭德將軍北海孫乾為秉忠將軍廣漢長黃權為偏將軍汝南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龐義為司馬李嚴為犍為太守費觀為巴郡太守山陽伊籍為從事中郎零陵劉巴為西曹掾廣漢彭羕為益州治中從事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為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為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為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自交趾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若是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羕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為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

備薄許靖法正請用之

成都之圍也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各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

劉巴鑄直百錢備府庫充實

趙雲請還益州人民田宅

諸葛亮治蜀尚嚴

操既得隴司馬懿劉曄勸其乘勢取蜀不從

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　備之襲劉璋也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關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法正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飧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翺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二十年　操自將擊張魯魯犇南山入巴中（事見曹氏篡漢）　秋七月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

黃權請備圖漢

張飛計破張郃

法正說備討夏侯淵張郃

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為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相長史杜襲為駙馬都尉留督漢中事　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權遂擊朴胡杜濩任約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都

二十二年冬十月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夏四月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絶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揵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　秋七月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漢長安

二十四年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

黃忠斬夏侯淵趙雲

趙雲大敗魏兵

備有漢中遂稱王

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及益州刺史趙顒張郃引兵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為督軍杜襲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按陳諸將皆受郃節度眾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眾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 春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鬬且卻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振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 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設壇場於沔陽陳兵列眾羣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立子禪為王太子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為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犍為費詩即授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

漢中王議稱帝費詩諫不悅

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秉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臣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以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魏文帝黃初二年春三月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王不悅左遷詩為部永昌從事　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埶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彊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阬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彊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邪則陳氏何

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為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辟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襃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敢所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日月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張溥曰。先主年十五。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師事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之。比遇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多與金財。由是得用合徒眾。靈帝末。黃巾起。從鄒靖討賊立功。後羈旅困厄。投身無所。公孫瓚陶謙呂布曹操袁紹劉表等。皆其主人也。陶謙病篤。使糜竺以徐州奉先主。袁紹劉表聞先主來歸。或出迎二百里。或禮以上賓。此皆先主所厚。各以義合。呂布輕狡。曹操奸雄。非寇讎乎。布為袁術攻先主。反解紀靈之師以相全。主窮

孫權欲取蜀劉備止之

奔操。操不忍殺。表領豫州。兩人終雖交惡。顧其始投分忘夙昔之嫌。完妻子具家室。資以甲兵。令出而展支體圖四方也。情豈悠悠行路哉。孫權任才尚計。有句踐之智。於先主則妻之以妹。借以荊州。劉璋據蜀自大。招先主入都。舉國而授之。主固弘毅寬厚。喜怒不形。抑觀其從來遇合。咸取資於人。戎敵而為婚媾。逆旅而主人國。往往有然。豪傑善因。天不絕漢。離合向背之際。成大業定亂離者。誠非一道哉。劉表初卒。蒯越等挾琮降操。諸葛亮說先主攻之。主不忍。涕泣辭表墓而去。劉璋懼操規蜀。遣法正迎主。拒守託國之重。猶豫也。龐統與張松法正定謀。請主圖璋。始尚猶豫。既而決從中計。斬楊懷高沛。進據涪城。遂吞全蜀。夫先主生平。自命以寬勝急。仁勝暴。忠勝譎。表璋皆同姓懿親。荊州則念及泉下。益州則取彼懷中一人之操。豈前後頓殊。亦以用兵日久。則觀變日深。不忍之心。漸而成忍。且謂蜀不自取。操權必取之。以表為鑑。而徐償前失也。項羽不忍於漢高而敗。漢高忍於項羽而成。三代以下。仁義難言。即先主猶不免。悲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

吳蜀通好

漢獻帝建安二十年、　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孫吳所難也、議者見曹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念、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

備得益州權令諸葛瑾求還荊州諸郡備不許權令呂蒙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備遣關羽爭之

蒙令鄧玄之說降郝普

承其隙非長計也且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於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陵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留關羽守江陵魯肅與羽鄰界羽數生疑貳肅常以歡好撫之及備已得益州權令中司馬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為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飛書召呂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顧謂郝普故人南陽鄧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今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出降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魯肅欲與關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以不返三郡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

備與權分荊州

覩於長坂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埶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荊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劉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魯肅常勸孫權撫輯關羽

蒙薦陸遜以圖羽

二十四年　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彊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羽攻樊關羽攻曹仁於樊事見孫氏據江東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

蒙不願與孫皎同督

蒙令精兵詐作商賈收縛羽江邊屯候蒙令虞翻說降傅士仁糜芳

蒙曰羽素猛勇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内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絶擅取權湘關米權聞之遂發兵襲羽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為左右部大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可也魏王操之出漢中也使平寇將軍徐晃屯宛以助曹仁以攻羽孫權為牋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及晃擊敗羽羽遂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絶不通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𦪇𦨶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虞翻為書說仁為陳成敗仁得書即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芳遂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關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羽數使人與呂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鬭心會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皆歸附十一月漢中王備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

羽走章鄉為馬忠所殺

漢主將擊孫權趙雲秦宓等諫不聽

張達范彊殺張飛

權求和漢主不許

吏及蠻夷君長皆降於遜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擊蜀將詹晏等及秭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屯夷陵守峽口關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孫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遂定荊州初偏將軍吳郡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及已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陽華亭侯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漢主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翊軍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衆漢主皆不聽廣漢處士秦宓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陳壽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秋七月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漢南郡太守諸葛瑾遺漢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漢主不聽時

漢主遣將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進軍秭歸

劉華料漢主必為關羽報讐

黃權請漢主為後鎮不從

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於外陸遜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曰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漢主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等於巫進軍秭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為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 初帝詔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孫權否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侍中劉曄獨曰蜀雖陿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埶必用衆以示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矣

三年春二月漢主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漢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埶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埶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不解以為遜畏之各懷憤恨 夏五月漢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

陸遜斬張南馮習沙摩柯等破四十餘營漢主走入白帝城

傅肜程畿死義

數十屯以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督自正月與吴相距至六月不決漢主遣吴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吴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漢主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於吴王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安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無可憂者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漢主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漢主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漢主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將軍義陽傅肜為後殿兵衆盡死肜氣益烈吴人諭之使降肜罵曰吴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泝江而退衆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輕行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也亦死之初吴安東中郎將孫桓別擊漢前鋒於夷道為漢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漢果犇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初遜為大都督諸將

陸遜朱然駱統請權防曹丕勿攻漢主

漢主殂太子禪即位鄭芝請諸葛亮通好於吳

或討逆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在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吳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受恩深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牙爪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王大笑稱善加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漢主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漢主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初帝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冬十一月吳王使太中大夫鄭泉聘於漢漢太中大夫宗瑋報之吳漢復通

四年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秋八月漢尚書義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脩好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埶偪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

亮責勿絕權盟好

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五年夏四月吳王使輔義中郎將吳郡張溫聘於漢自是吳蜀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之漢復遣鄧芝聘於吳吳王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吳王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明帝太和三年夏四月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於漢漢人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

張溥曰。先主據荆益。定漢中。關羽北擊樊。魏于禁等七軍皆沒。斬龐德。困曹仁。梁郟陸渾諸豪傑。遥受印號為聲援。威震華夏。漢業將成。呂蒙豎子。忽進計孫權。襲破江陵。賊羽父子。先主憤而用兵秭歸。蹉跌竟以疾崩。王事不終。而漢絶矣。當蒙謀襲羽。佯稱病還。伏兵𦪇𦨴。示人以弱。乘敵之驕。一鼓戰克。於權未嘗不忠。惜其未明大義也。魯肅才十倍蒙。每勸權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難分荆州以資先主。彼豈不知湘水之險。吳蜀未可共哉。誠以曹操尚存。漢賊未滅。同盟相殘。難以義定也。且董卓作亂。破虜進兵。袁術稱帝。討逆絶之。權之父兄。世忠於漢。今連蜀拒操。合師翦夷。非獨方伯之義。亦先君之志也。權信魏離間。蒙佐以詐譎。雖克荆州。反成魏篡。若以春秋斷罪。何異楚食諸姬乎。先主恥羽敗沒。大舉伐吳。趙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操身雖斃。子丕盜篡。釋魏先吳。非計也。其明大義斷大策。同於魯肅。然度先主。必不能聽也。關羽張飛。少隨先主。恩若兄弟。羽死臨沮。飛復被刺。先主一身。其何以生。蓋三人出入同舉義。同死亡亦同。君臣父子之誼。於斯極矣。急難相救。非可以人力爭。意者諸葛亮之不言。亦為是也。權先負蜀。蜀必誅權。權請平而不許。黄權請先驅嘗寇。而不從。曲在吳。直在蜀。自將之舉。亦稱應兵。但先主出之以怒。陸遜應之以暇。以暇乘怒。道無不敗。營柵七百餘里。遇火立崩。白帝一走。主遂不起。區區劉禪豈能為吳夫差哉。亮既輔政。定議通吳。非忘先帝之讎。亦謂與吳好則可圖魏。魏亡則吳自滅。以之興漢。即以之復讎。不虞志未酬而亮已殞也。呂蒙陸遜。致難於蜀。吳之功臣。即漢之罪人。且兩國相好無尤。操於徙都避銳。賊氣方衰。而鬬爭忽起。論者惡其背義。尤痛其失時也。

漢主命諸葛亮輔太子李嚴副之

漢主以賢德教太子

雍闓使孟獲誘扇諸夷朱褒高定應之

馬謖請亮服南蠻心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諸葛亮出師 平南中附

魏文帝黃初四年春三月漢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漢主又為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謚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於吳又執太守成都張裔以與吳吳以闓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柯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皆叛應闓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亮斬雍闓高定

亮生致孟獲七縱七禽乃服

亮請後生親賢臣遠小人

六年春二月漢諸葛亮率眾討雍闓等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埶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謖良之弟也秋七月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巂入斬雍闓及高定使庲降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柯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闓餘眾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七年春正月漢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而統屬於嚴

明帝太和元年春三月蜀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德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

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北陽平石馬亮辟廣漢太守姚伷為掾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帝聞諸葛亮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

姚伷並進文武之士

魏主叡欲攻亮孫資止之

孟達謀歸蜀司馬懿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旬有六日拔之

魏延獻直取長安之策亮不用

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彊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敝帝乃止　六月以司馬懿都督荆豫州諸軍事率所領鎮宛　初孟達既為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殂階尚皆卒達心不自安諸葛亮聞而誘之達數與通書陰許歸蜀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儀密表告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叛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及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二年春正月司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孟達申儀久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執之歸於洛陽　諸葛亮將入寇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襃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為疑軍據箕谷帝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

亮師出天水南安安定皆應之關中響震

漢昭烈言馬謖不可大用

謖違亮節度敗於張郃亮殺之

趙雲斂衆固守

亮減兵省將明罰思過

亮使姜維典軍事

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丁未帝行如長安初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謖之未敗也裨將軍巴西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亮既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亮上疏請自貶三等漢主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雲斂衆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為鎮軍將軍亮問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

亮欲出兵擊魏

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維膽智辟為倉曹掾使典軍事曹眞討安定等三郡皆平眞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

冬十一月漢諸葛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

亮擊斬王雙
亮拔武都陰平二郡

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亮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下遙說昭昭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仁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塡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為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眞遣將軍費耀等救之帝召張郃於方城使擊亮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詔賜郝昭爵關內侯

三年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亮遂拔二郡以歸漢主復策拜亮為丞相　十二月漢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

曹真欲由斜谷寇漢陳羣諫上言其不便

華歆楊阜王肅諫寇漢詔曹真等班師

四年秋七月大司馬曹真以漢人數入寇請由斜谷伐之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司空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　八月漢丞相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太尉華歆上疏曰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願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帝報曰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敝是以觀兵以闚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鑑朕敬不忘所戒少府楊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悚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閒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迫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

蔣琬常足食足兵以供亮

曹真死

亮破郭淮費曜等

亮使魏延高翔吳班大敗魏兵漢兵射殺張郃

亮貶李平

亮勸農講武

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肅朗之子也九月詔曹眞等班師　冬十二月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五年春二月漢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更名平亮率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於是大司馬曹眞有疾帝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　三月邵陵元侯曹眞卒　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郿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膝而卒　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己不辦之責又表漢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前後過

司馬懿料亮當屯五丈原

郭淮屯北原以卻漢兵

亮分兵屯田

懿不出戰亮遺懿巾幗婦人之服

亮薦蔣琬費禕自代

亮卒于軍中姜維楊儀以計卻懿

懿嘆亮天下奇才

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

青龍元年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二年春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寇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夏四月諸葛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度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卻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六月帝使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禦諸葛亮敕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　秋八月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漢主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

魏延楊儀不協

亮遺令防魏延為

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是日亮卒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楊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禕使吳吳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憒憒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埽除彊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舍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檝非長計也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姜維等作身沒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祕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於諸將禕紿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犇馬而去延尋悔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攙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

延逆擊儀
管被殺

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為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將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己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也諸軍還成都大赦諡諸葛亮曰忠武侯

張溥曰諸葛亮之說先主借荊州取益州也其道皆雜王霸行之及受顧命輔後主則行事純乎王矣雍闓孟獲煽亂南中亮務服其心不尚誅殺縱禽者七夷不復反即文王於昆夷曷過焉建興五年亮帥軍度漢中圖中原六年正月敗於街亭十二月圍陳倉斬魏將王雙七年春拔魏武都陰平八年七月次成固卻魏師九年春伐魏圍祁山夏敗司馬懿於鹵城殺張郃十二年進軍渭濱分兵屯田八月亮薨攷亮生平年二十七為先主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自此以往謀定戰克成蜀偏安助後主十二年通吳討魏國中富强享年五十有四嘔血卒軍以天下之才限於中壽萬世痛之抑天欲亡漢亮安能存史臣不察遂謂其長於治戎短於奇謀殆斥鷃之見乎曹操弑伏后曹丕廢獻帝孫權殺關羽敗先主以漢言之魏為盜魁以蜀言之吳為讎首亮不先讎吳而讎魏孔子宗周之義也亮初見先主即定計跨荊益保巖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覩變以興漢室其後成功及此先主敗崩事豈可復為哉上非光武之君下無馮耿之將搏攫盜賊猶病其難況魏方篡漢地據中國名稱正統司馬懿蔣濟等謀國料敵材悉倍蜀亮欲一人制勝天心地勢人事物力一不與資旅弱於少康之興夏志大於管仲之霸齊數年蕩定必無其期亮

周魴請詐降以誘曹休

朱桓進生虜曹休之策陸遜不可乃止

慮出而不悔者誠謂蜀伐賊亡不伐賊亦亡坐而待亡不如其伐也以王霸雜行者師出於奇純乎王者師出於正出於奇者非大勝即大敗出於正者無大勝亦無大敗輔英主以奇輔弱主以正昭烈既崩亮敢用奇哉魏延子午之策彷彿孫吳亮危而不用者知彼知己計慮審矣亮所能者日用兵而民不知兵日調賦而國不知賦軍農並興若行無事以周公之法寓於管子之令而天下莫能窺其間是以神也混一之朝有征無戰角立之國有戰有守蜀守國也非戰國也後主為君守而不足諸葛亮為相戰且守而有餘西晉降而東汴宋降而南時可為十倍蜀矣其如無亮何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吳侵淮南

魏明帝太和二年夏五月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方所聞知者令譎挑揚州牧曹休魴曰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足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譴懼誅欲以郡降北求兵應接吳王許之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諸事魴因詣郡門下下髮謝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秋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桓全琮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衆欲遂與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尚書蔣濟上疏曰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

陸遜朱桓全琮大敗曹休

曹休賴賈逵以免休慙憤卒以滿寵代之

滿寵表不罷兵吳師復退

吳主使孫布詐降以誘王淩淩違寵言遣將迎之果為所敗

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絓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於石亭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初休表求深入以應周魴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吳人望見逵軍驚走休乃得還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及休敗賴逵以免　九月長平壯侯曹休上書謝罪帝以宗室不問休慙憤疽發於背庚子卒帝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

四年十二月吳主揚聲欲至合肥征東將軍滿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吳尋退還詔罷召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

五年冬十月吳主使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揚州刺史王淩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布遣人告淩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淩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淩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敕留府長史若淩欲

往迎勿與兵也淩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淩先之兄子也先是淩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闚可令還朝問以東方事以察之帝從之既至體氣康彊帝慰勞遣還

寵退吳師

六年十二月吳陸遜引兵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揚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是時吳人歲有來計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淮北為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詔遂報聽

寵請移城

青龍元年吳主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眾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

寵擊退吳兵

二年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眾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

滿寵射殺孫泰

陸遜與諸葛瑾計却魏兵

向襄陽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月滿寵欲率諸軍救新城殄夷將軍田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寵表請中軍兵并召所休將士須集擊之散騎常侍廣平劉劭議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衛其地若便進擊必不能制寵請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先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埶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帝從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洛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御龍舟東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泰又吳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主始謂帝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詣吳主還邏者得之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埶步趨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羣臣以為司馬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

公孫康卒淵奪恭位劉華請討之不從

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至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

張溥曰曹丕稱帝昭烈始即位漢中孫權懼蜀之討遣使降丕丕封為吳王權受而不慚沛公不辭羽命豈若是乎權事丕恭謹珠貝禽鳥惟其所欲彼蓋以魏為天王求車求金不敢後也既敗昭烈即阻江湖自大任子不至丕自將擊之濡須江陵之間魏兵數犯暴風寒冰龍舟不渡終丕之身無以難權曹叡新立權乘喪致寇窺魏江夏自是周魴誘曹休孫布誘王淩輒以譎勝權叡率師交攻連歲不解叡先權而死吳君臣侈口強盛謂力能捍魏然大國之君賊傷盟好俯首臣人又分背矯拒奪羽蓋出間使朝盟夕寒狙詐直同一賊雖有石亭阜陵之捷惡足洗徐盛涕泣之恥哉丕不勤征吳劉曄賈詡辛毗鮑勳等咸諫不聽師累無功臨江而歎大兵手握畏涉波濤識者知其氣盡死不遠矣叡權之爭起釁自吳曹休王淩皆非陸遜朱桓之敵一誘再誘其術不悟滿寵老成慮敵僅能備禦不得長驅新城之戰焚吳攻具遜種豆弈射如常魏不敢逼豈天限南北師武之力兩無所濟蓋是時叡承祖宗之業而才尚遜丕權藉父兄之威而年將向晚以聲色之中主當英雄之暮氣一彼一此僅足相持魯衛之政兄弟也敢望桓文初霸秦楚受盟哉叡既病殂權亦內亂干戈未終而宗儲隙隕君子所以慎蕭牆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魏平遼東

魏明帝太和二年　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恭劣弱不能治國淵既長脇奪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外連胡夷

魏主使田豫三准討淵蔣濟諫不聽

吳主遣張彌許晏賀達往封淵顧雍張昭等諫不聽

淵斬彌晏等首送魏吳主欲討之陸遜薛綜陸瑁力諫乃止

絶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為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帝不從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

六年秋九月公孫淵陰懷貳心數與吳通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孝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

青龍元年春二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奉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為之大赦三月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為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熟視吳主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吳主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　夏六月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傳送京師悉沒其兵資珍寶冬十二月詔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主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卻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於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陸遜上疏曰陛下以神

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之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以害大疆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闚閱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尚書僕射薛綜上疏曰昔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隍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埆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瀁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當乘時平亂康此民物今逆虜將滅海內垂定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選曹尚書陸瑁上疏曰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為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脣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

毋丘儉請定遼東衛臻言其妄魏主不聽儉竟無功

淵自立為燕王

司馬懿料淵必出下計攻克往還一年已足

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吳主未許璿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互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於時天下乂安百姓康阜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埸猶警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默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吳主乃止

景初元年秋七月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帝欲討之以荊州刺史河東毋丘儉為幽州刺史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帝不聽使儉率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璽書徵淵淵遂發兵反逆儉於遼隧會天雨十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

二年春正月帝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臣或以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也帝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孤遠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淵闇

淵求救於吳

蔣濟料孫權不救遼東

司馬懿擊破卑衍楊祚進圍襄平

懿斬張靜軍不移營

懿言圖孟達宜速圖公孫淵宜緩

魏主料懿必破淵

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羊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吳主曰善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帝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之於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己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將軍卑衍楊祚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追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

懿斬淵父子誅七千餘人築為京觀遼東平
懿封綸直賈範等墓釋公孫恭囚
高柔請赦公孫晃不聽

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祚等降八月淵使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請解圍卻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禮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懿既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京觀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釋淵叔父恭之囚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恣聽之遂班師初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陽先淵未反數陳其變欲令國家討淵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

張溥曰公孫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太守笞殺公孫昭滅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百餘家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即妄覬冠石之祥孫登之讖乘中國擾攘自立侯牧郡祀天地跡其不順亦張魯祭酒之徒也度死子康嗣位曹操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

陳羣諫營宮室魏主為之少減

犇遼東。康斬送尚首。背弱附强。詭出天性。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其叔父恭。淵脅奪之。家世素服魏。忽通孫權。自比於田饒適齊。樂毅走趙。要其飄賊。不可信也。權遣張彌許晏等。齎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朝力諫。權怒不從。淵果殺彌晏。復託於魏。翻飛兩國之間。朝稱臣而夕拒旅。執戮行人。罪當釁鼓。陸遜等言不足較。權即赦之。始受譎欺。終含痛辱。甘言可親。臣死莫贖。權氣已衰。未能遠舉。所云截頭擲海。姑為大言以耀人爾。淵初奪恭時。繇恭陰消劣弱。憑陵竊取。雠黨方分。衆志未一。劉曄請魏主叡因其新立。臨之以兵。叡意猶豫。遂生反側。毋丘儉倡義興誅。徒啟侵擾。僭稱燕王。寇鈔不馴。乘勢者易為力。失時者難為功。其明徵也。司馬懿決筭廟堂。料淵必守襄平。師克往還。不過一年。後竟如期。勝而後戰。動以萬全。薛公之籌黥布。陳湯之慮烏孫。於茲復見。至列營禁戰。雨霽合圍。斬淵父子。聲色不動。桓文節制。寓於進退矣。淵數侮吳。急復請救。羊衜勸權應以好言。蔣濟則知其必不出也。彼固度權中怯。亦審淵危詐。先攜鄰援。小國無信。其能立乎。司馬懿行師制勝。遠不逮諸葛亮。獨遼東一舉。近於南中之師。然懿破公孫淵以智。亮服孟獲以誠。亮攻心者也。懿則猶攻城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四

明帝奢靡

魏明帝青龍三年　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以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

魏主選知書女子為尚書

高柔請罷工作減後宮

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役邪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乃為之少有減省帝耽於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者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後宮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輒克昌言佗復以聞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望見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蕩之惡政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

何所施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治惟陛下務從約節帝優詔答之阜復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誡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於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帝嘗著帽被縹綾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愈嚴憚之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彊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中書侍郎東萊王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帝皆不聽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令史右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

衛臻奏案殿中監

孫禮固請罷役得詔竟行

高堂隆請罷民役以應崇華殿災

隆言鵲巢陵霄闕為天戒

王肅諫主督役嚴急

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若又縱之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尚書涿郡孫禮固請罷役帝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帝雖不能盡用羣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帝問侍中領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則萐莆嘉禾必生此地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財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　秋八月詔復立崇華殿更名曰九龍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覩災悚懼故天降之福今若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商宗轉禍為福而已哉帝為之動容帝性嚴急其督修宮室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領祕書監王肅上疏曰今宮室未就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願陛下取當食粟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朞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

盧毓稱隆直

不為步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為自今已後倘復使民宜明其令使有定期以次有事寧使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眾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污於宮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己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

四年冬十月甲申有星孛於大辰又孛於東方高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命皆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諫帝頗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景初元年徙長安鐘簴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

董尋諫魏主使公卿羣僚穿方舉土

魏主不罪尋直言

隆屢切諫

内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致其中司徒軍議掾董尋上疏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三倍於殿舍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高堂隆上疏曰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聽隆又上書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載堯舜君臣南面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禪並修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賦斂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敝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

衛覬諫設露盤

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稟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覽之。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尚書衛覬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為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敝。難可復振。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為出。猶恐不及。而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時有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太子舍人沛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而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於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貫。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掖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一。莫敢

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彊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不聽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覽臣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數百載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徒縱心極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冑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錄受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

陳壽曰高堂隆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與

張溥曰曹叡初即位綱目即書魏大營宮室厥後作洛陽宮立崇華殿如漸觀汶水鑄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屢見特書至摩陂龍見張掖石湧怪而非祥叡奉為符瑞星孛地震宮殿數災則賺不加省綱目皆詳著之所以惡國君之好逸也太和初元叡方營作王朗即請其法大禹漢文同朝卿士比多補察陳羣疏息土功高柔奏減後庭北芒立觀辛毗昌言縹綾曳袖楊阜正色衛臻執案殿監孫禮稱詔罷民王肅規督役之嚴急董尋誠公卿之負土王基託喻於水舟張茂獻箴於士女盈廷讜節支辭斐然高堂隆懇指天變危

言悟主一死不忘憂尤有史魚責禹之風然叡生平大過有三一曰不孝母郭太后而迫之暴崩則不可以為人子一曰無義始廢虞妃立毛貴嬪為后既又殺毛后立郭后則不可以為人夫一曰無禮幼女淑卒追謚立廟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則不可以為人父三者之失皆係人倫豈與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比哉諸臣諤諤未聞苦口唯東巡之舉陳羣楊阜有諫然但言八歲下殤不當送葬未嘗言黃淑合葬之非禮也國君之過殺母大於荒耽廢嫡重於好色諸臣指斥臺沼抗辭嬪嬙不難叩棺沐浴以死力爭獨於三者諱而不言言而不盡意者宮闈之事人主所忌骨肉之際非臣與聞要之言其易不言其難恤民力而不救國維憂國賦而不正君心使魏主徒博受言之名未知修身之益亦異於古大臣論諫者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司馬懿誅曹爽

魏主叡寵任劉放孫資蔣濟諫不聽

魏明帝景初二年　初太祖為魏公以贊令劉放參軍事孫資皆為祕書郎文帝即位更命祕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帝即位尤見寵任皆加侍中光祿大夫封本縣侯是時帝親覽萬機數興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之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

放資間曹宇薦曹爽司馬懿輔政

司馬懿疾驅入朝

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績豈牽近習而已哉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所付若委之一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敝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帝不聽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爽真之子肇休之子也帝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卧內問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帝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曰爽堪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敕停前命放資復入見說帝帝又從之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甲申以曹爽為大將軍帝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禮為大將軍長史以佐之是時司馬懿在汲帝令給使辟邪齎手詔召之先是燕王為帝晝計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便道自軹關西還長安事已施行懿斯須得二詔前後相違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

立齊王芳為太子

芳即位年八歲

曹爽每事諮懿

爽以畢軌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為腹心

丁謐勸爽奪懿權

傅嘏以譏何晏免官

畢軌枉奏盧毓免官

孫禮以亮直出外

三年春正月懿至入見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乃召齊秦二王以示懿別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是日立齊王為皇太子帝尋殂

孫盛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其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以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太子即位年八歲大赦尊皇后為皇太后加曹爽司馬懿侍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爽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幷州刺史東平畢軌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附勢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晏進之孫謐斐之子也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為重權不可委之於人丁謐為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也爽從之二月丁丑以司馬懿為太傅以爽弟羲為中領軍訓為武衛將軍彥為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爽事太傅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爽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而以何晏代之以鄧颺丁謐為尚書畢軌為司隸校尉晏等依埶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黄門侍郎傅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躁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又出盧毓為廷尉畢軌復枉奏毓免官衆論多訟之乃復以為光祿勳孫禮亮直不撓爽心不便

曹冏為宗室諭感悟爽爽不能用

出為揚州刺史

邵陵厲公正始四年冬十一月宗室曹冏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敝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惟此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也秦觀周之敝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合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埶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故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蓋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至於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宗室王侯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埶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旣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於桓靈閹宦用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鼎沸姦宄並爭宗廟焚為灰

蔣濟言法度不當變改

爽用何晏等策遷太后

懿與爽有隙

爽驕奢無度弟羲數泣諫不聽

燼宮室變為榛藪太祖皇帝龍飛鳳翔埽除凶逆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同匹夫埶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是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冏冀以此論感寤曹爽爽不能用

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時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愼於其朋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五月懿始稱疾不與政事

九年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為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

孫禮憂社稷將危

懿偽為篤疾以紿李勝爽等不復設備

管輅正論鄧颺鄙為常談

懿與師昭謀誅爽

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久之復為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耶恚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意耶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冬河南尹李勝出為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盃而飲粥皆流出霑胷勝曰衆情謂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裒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還邑舍具以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輅為狂　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

懿使高柔據爽營王觀據羲營因奏爽罪免又使許允陳泰尹大目說爽歸罪

桓範勸爽兄弟挾主詣許昌不聽遂歸家被收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皆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憲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槃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為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為誓泰羣之子也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

懿族誅爽義訓及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桓範張當

懿赦魯芝楊綜

辛敞奉敎於姊憲英乃以義全

羊祜不輕委質事人

何為耶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
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
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自
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
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
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
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為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
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
發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謐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初爽之出也
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
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治罪太傅曰彼各為其主也宥之頃之以芝為御史
中丞綜為尚書郎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為太常羊耽妻敞
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
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
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
不祥莫大焉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
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及泰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
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

夏侯令女不棄曹氏

傅玄規劉陶

何晏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為清談

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婚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之偉人莫能及晏嘗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選部郎劉陶瞱之子也少有口辯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陶嘗謂傅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為聖玄不復難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張溥曰司馬懿少服儒業郡舉上計掾曹操為司空辟之以風痺辭為丞相辟之又辭乃劫取之為軍司馬不得已相服從其心薄丞相甚猶許卲之鄙操也既數發策㕘操資以霸或謂懿有狼顧相操又夢三馬同食一槽內懷忌惡賴太子丕全佑以免丕立懿益見親遂與曹真陳羣同受顧命輔叡擒孟達於盈旬殄公孫淵於百日最稱雄決叡殂以芳託

是儀論太子和與魯王霸禮寵宜有隆殺不聽

懿令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嘉福之寄重於霍光陵土未乾甲兵内起曹爽王淩楚王彪等盡遭族殺為人臣者當如是乎曹爽元侯真子少以謹重為叡親愛恆父事懿共相幼主不敢專行及何晏鄧颺丁謐畢軌進用始説爽奪懿權懿稱疾避爽當日軍國大事政由司馬曹氏孤危有西漢哀平之憂爽能挈魁柄歸之公室為朱虛東牟計豈不善乃慮無根本士競浮華忽曹冏强幹之謀徇晏等謟附之説尊尊親親一無所聞徒專制變法樹黨要名此適驅人附懿烏足以令國中哉晉貴謐之二十四友唐王叔文王伾之八關十六子其人非盡不肖舉事非盡失也驟貴多凶虛名生忌矜氣日隆而乘者不測一朝輕敗禍不旋踵矣懿偽病篤爽等咸自喜嘉平元正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訓彥從懿度國内虛即勒兵據營馳奏爽等罪桓範勸爽兄弟奉天子走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不能決身方就第兵已圍守竟坐私先帝才人罪其黨俱夷三族解兵授人即以兵自殺謀非曹操之挾漢獻愚甚呂禄之信酈兄以純犢而為燕雀不死何待司馬懿老賊善詐令年殺爽等明年殺淩彪或玩人於疾病或取人於俄頃誅戮朝貴全用兵術彼無能者曷堪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吳易太子

魏邵陵厲公正始二年五月吳太子登卒

三年春正月吳主立其子和為太子　八月吳主封子霸為魯王霸和母弟也寵愛崇特與和無殊尚書僕射是儀領魯王傅上疏諫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

和覇有隙全琮遣子寄事魯王陸遜正言不聽

全公主譖毀太子和王夫人憂死

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且二宮宜有降殺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吳主不聽

六年春正月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吳主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以書告丞相陸遜遜報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埶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遜言更以致隙魯王曲意交結當時名士偏將軍朱績以膽力稱王自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不能當績然之子也於是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國中分吳主聞之假以精學禁斷賓客往來督軍使者羊衜上疏曰聞明詔省奪二宮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遠近悚然大小失望或謂二宮不遵典式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吳主長女魯班適左護軍全琮少女小虎適驃騎將軍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吳主欲立王夫人為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己心不自安數譖毀太子吳主寢疾遣太子禱於長沙桓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吳主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太子寵益衰魯王之黨楊竺全寄吳安孫奇等共譖毀太子吳主惑焉陸遜上疏諫曰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書三四上辭情危切又欲詣都口陳嫡庶之義吳主不悅太常顧譚遜之甥也亦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

吳主聽魯王全琮等言徙顧譚顧承殺張休吾粲為魯王楊竺所譖殺陸遜憤卒

吳主寵潘夫人愛少子亮吳主心惡魯王霸吳主幽太子和朱據屈晃陳正陳象切諫主族誅正象杖斥據晃廢太子和賜魯王霸死殺楊竺全寄吳安孫奇孫宏

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位帝有怒色及盎辯上下之義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魯王與譚有隙芍陂之役譚弟承及張休皆有功全琮子端緒與之爭功譖承休於吳主吳主徙譚承休於交州又追賜休死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出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令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魯王與楊竺共譖之吳主怒收粲下獄誅數遣中使責問陸遜遜憤恚而卒其子抗為建武校尉代領遜眾送葬東還吳主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事條荅吳主意乃稍解

嘉平二年　初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生少子亮吳主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峻靜之曾孫也秋吳主遂幽太子和驃騎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主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吳主登白爵觀見甚惡之敕據晃等無事怱怱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據晃亦固諫不已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口諫叩頭流血辭氣不撓吳主杖之各一百左遷據為親都郡丞晃斥歸田里羣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遂廢太

賜朱據死
立子亮為太子
潘夫人為皇后
吳主欲召和還全公主孫峻孫宏固爭之乃止
左右縊殺潘后
吳主殂亮即位
諸葛恪責孫奮徙武昌

子和為庶人徙故鄣賜魯王霸死殺楊竺流其尸於江又誅全寄吳安孫奇皆以其黨霸譖和故也初楊竺少獲聲名而陸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之別族及竺敗穆以數諫戒竺得免死朱據未至官中書令孫弘以詔書追賜死　冬十一月吳主立子亮為太子

三年夏四月吳主立潘夫人為皇后　吳主頗寤太子和之無罪　冬十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之乃止

四年春正月吳主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使居長沙仲姬子奮為齊王居武昌王夫人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　吳潘后性剛戾吳主疾病后使人問孫弘以呂后稱制故事左右不勝其虐伺其昏睡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　夏四月吳主殂太子亮即位太傅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奮於豫章琅邪王休於丹陽奮不肯徙又數越法度恪為牋以遺奮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預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勤渠科禁嚴峻其所戒敕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順之節下存前世驕恣荒亂之王以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中書楊融親受詔敕所當恭肅乃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

奮殺謝慈等廢為庶人和為孫峻所殺張妃從死何姬字孤

何聞此之曰小大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禮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邪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則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德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王得牋懼遂移南昌

五年冬十月孫峻殺諸葛恪　齊王奮聞諸葛恪誅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為庶人徙章安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徙都之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及恪被誅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追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子德謙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皓及其三弟皆賴以獲全

張溥曰孫權長子登居心茂美長近儁德次子慮臨事奉法敬納師友年並不長第三子和以母王夫人寵愛得立太子然岐嶷有智承師涉學盛見稱述即登臨終上疏亦言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足明令器之譽內外無間不意權忽寵霸生其疑貳廢死相繼禍酷驪姬夫家有賢子短命早終生人大哀幸繼者好學下士能奉宗廟當教誨保護為計長久乃偏愛辟諫啟嫌二宮梁武帝忌太子統死而不忘吳大帝惡太子和廢不以罪親子仁賢獨忍棄割豈人情哉魯王霸和之同母弟與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日譖毀和使權知其不善黜遠於外太子得全霸亦可無死猥惑羣小先幽閉和朱

孫峻薦諸葛恪可託太子

呂岱戒恪十思

據屈晃泥頭詣闕杖之一百陳正陳象上書苦諫竟至族誅無道之君先殺諫臣未聞有族刑者權號人傑何昏亂若此和從故鄣權復怒霸賜死殺楊竺等無遺本權之意恐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不知其大惑尤甚袁紹欲舍譚而立尚劉表欲舍琦而立琮雖各惑後妻之言望少子能勝大事未嘗身行廢殺也權立和寵霸自構家禍又用刃不恕紹表失之疑權失之斷愚而不仁其事同其失倍矣權自黃龍稱帝以來耄過屢聞呂壹典校大臣日疎誅壹之後性益果殺太子未廢吾粲先戮陸遜憂卒以所不愛及其所愛情勢必極唐太宗廢太子承乾幽魏王泰而立晉王治其意亦效權之廢和殺霸而立亮此固衰朝之舉非英主之略烏足法哉孫峻當國殺諸葛恪和亦徙新都死張妃從義何姬字孤成以節顯權有女魯班巧於譖訴逼死王夫人毀廢太子又說孫峻殺朱公主同室誅夷彼實造之牝晨家索其是類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七

諸葛恪寇淮南 孫綝逆節附

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冬十一月吳主以太子亮幼小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吳主嫌恪剛很自用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武昌恪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

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呂侯國之元耆志度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機神不倶者也若因十

吳主屬諸葛恪孫宏滕胤呂據孫峻以後事
宏謀誅恪峻告恪殺之
魏諸葛誕王昶胡遵毋丘儉等諸司馬師征吳傅嘏言七急務不從

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於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為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而費禕方與來敏對棊意無厭倦敏以為必能辦賊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也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蜀為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己有餘晏然無戚斯乃禕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脩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禕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足以為世鑑也

恪至建業見吳主於臥內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宏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為制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又以會稽太守北海滕胤為太常胤吳主壻也

四年春二月吳主病困召諸葛恪孫弘滕胤及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入臥內屬以後事夏四月吳主殂孫弘素與諸葛恪不平懼為恪所治祕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孫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殺之乃發喪謚吳主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大赦改元建興閏月以諸葛恪為太傅滕胤為衛將軍呂岱為大司馬　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冬十月太傅恪會眾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引軍而還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尚書傅嘏嘏

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埸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擠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偪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功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馬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曰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擊吳　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毌丘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率衆七萬攻東興甲寅吳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救東興胡遵等敕諸軍作浮橋以度陳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留贊唐咨為前部從山西上奉謂諸將曰今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即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緣堨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度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前部督韓綜樂安大

丁奉前進大破魏軍殺韓綜桓嘉等

恪欲伐魏蔣延等固爭不聽因著論以諭衆

守桓嘉等皆沒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數為吳害吳大帝常切齒恨之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廟獲車乘牛馬驢騾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

五年春正月光祿大夫張緝言於師曰恪雖克捷見誅不久師曰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　二月吳軍還自東興進封太傅恪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衆曰凡敵國欲相吞卽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也然今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及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淩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胄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鑑荊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沒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耳衆人雖皆心以為不可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以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

滕胤上恪伐魏不聽

虞松請司馬師令關中諸軍倍道急赴以禦恪

魏張特守新城恪攻不拔

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威意私心以為不安恪題論後為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滕胤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彊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皆不見圖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為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三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入寇以滕胤為都下督掌統留事　夏四月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諸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

蔡林奔魏

鄧艾料恪必亡

孫峻與吳主謀置酒殺恪張約朱恩等勸恪勿往不

峻殺恪張約斫峻亦被殺

還為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鬬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迕恪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來犇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眾庶失望怨讟興矣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違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眾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由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更罷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眾之所嫌構恪於吳主云欲為變　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又家數有妖怪恪疑之旦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恪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為正恐因酒食中人耳恪入劍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痛未善

峻族殺恪子弟及張震朱恩

臧均乞收葬恪

諸葛瑾陸遜常憂恪敗

張嶷請諸葛瞻盡言于恪

平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竦建聞難載其母欲來奔峻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篾束腰投之石子岡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軍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首梟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憯然且已死之心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大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宜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為戚曰非保家之主也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為恪必敗諸葛氏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嶲太守張嶷與瞻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

桓慮謀殺峻不克死

孫儀張怡林恂謀殺峻不克死

全公主遂譖殺朱公主

峻暴疾死以後事付從父弟綝

呂據約滕胤廢綝不克皆死

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邪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果以此敗吳羣臣共議上奉推孫峻為太尉滕胤為司徒有媚峻者言曰萬機宜在公族若承嗣為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量也乃表峻為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望滕胤女為恪子竦妻胤以此辭位孫峻曰鯀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為峻與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苞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孫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司馬桓慮謀殺峻立太子登之子吳侯英不克皆死

二年秋七月吳將軍孫儀張怡林恂謀殺峻不克死者數十人全公主譖朱公主於峻曰與儀同謀峻遂殺朱公主

甘露元年秋九月孫峻使驃騎將軍呂據及車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餞之於石頭遇暴疾以後事付從父弟偏將軍綝峻卒吳以綝為侍中武衛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召呂據等還呂據聞孫綝代孫峻輔政大怒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綝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冬十月丁未綝遣從兄憲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敕文欽劉纂唐咨等共擊取據又遣侍中左將軍華

孫憲王惇謀殺綝不克死

吳主推朱公主死意殺朱熊朱損

吳主與全公主劉承謀誅綝全后父尚泄言于妻而敗

融中書丞丁晏告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綝為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綝綝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承以封爵使率兵騎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為詔發兵融等不從皆殺之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兵已在近道故皆為胤盡死無離散者胤顏色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綝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已酉大赦改元太平或勸呂據犇魏者據曰吾恥為叛臣遂自殺　十一月吳孫綝遷大將軍綝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峻從弟憲嘗與誅諸葛恪峻厚遇之官至右將軍無難督平九宮事綝遇憲薄於峻時憲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泄殺惇憲服藥死

二年夏四月吳主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孫綝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日於苑中較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

三年秋八月吳孫綝以吳主親覽政事多所難問甚懼返自鑊里遂稱疾不朝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門宿衛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分屯諸營欲以自固吳主惡之乃推朱公主死意全公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朱據二子熊損所白是時熊為虎林督損為外部督吳主皆殺之損妻即孫峻妹也綝諫不從由是益懼吳主陰與全公主及將軍劉承謀誅綝全后父尚為太常衛將軍吳主謂尚子黃門侍郎紀曰孫綝專執輕小於孤孤前敕之使速上岸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事見淮南王叛又委罪於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為自在無所復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卒孤當自出臨

綝執全尚殺劉承遂廢吳主全紀自殺

桓彝死義施正勸綝迎立琅邪王休綝殺全尚曲阿老公勸休速行綝欲居宮中虞汜正言乃止

橋宰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作版詔敕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當得之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漏泄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九月戊午綝夜以兵襲尚執之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比明遂圍宮吳主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不得出歎咤不食罵全后曰爾父憒憒敗我大事又遣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綝使光祿勳孟宗告大廟廢吳主為會稽王召羣臣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已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郎李崇奪吳主璽綬以吳主罪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綝迎立琅邪王休綝從之己未綝使宗正楷與中書郎董朝迎琅邪王於會稽遣將軍孫耽送會稽王亮之國亮時年十六徙全尚於零陵尋追殺之遷全公主於豫章冬十月戊午琅邪王行至曲阿有老公遮王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王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孫綝以琅邪王未至欲入居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選曹郎虞汜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任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眾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而止汜翻之子也綝命弟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琅邪王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坐己卯王至便殿止東廂孫恩奉上璽符王三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王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側王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孫綝稱草莽臣詣闕上書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吳主引見慰諭下詔以綝為丞相

李衡妻習氏勸入謝罪于休

張布請吳主召丁奉誅綝

荆州牧增邑五縣以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孫據幹閭皆拜將軍封侯又以長水校尉張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先是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邪王其妻習氏諫之衡不聽琅邪王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及琅邪王即位李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敗夫射鉤斬袪在君為君其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己丑吳主封故南陽王和子皓為烏程侯群臣奏立皇后太子吳主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涖事日淺恩澤未敷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固請吳主不許孫綝奉牛酒詣吳主吳主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吳主吳主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戊戌吳主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吳主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益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吳主許之綝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又取武庫兵器吳主咸令給與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荆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吳主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無違者將軍魏邈說吳主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綝謀反吳主將討綝密問輔義將軍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吳主召奉告之且問以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兵以誅

夷綝三族
發孫峻棺
改葬諸葛
恪
吴主言恪
不能不智

之吴主從之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謡言明會有變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屋揚沙綝益懼戊辰臘會綝稱疾不至吴主強起之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内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綝求出吴主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徙交州吴主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於交州乎綝復曰願沒為官奴吴主曰卿何不以胤據為奴乎遂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孔闓乘船欲降北追殺之夷綝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吴主改葬諸葛恪朝臣有乞為諸葛恪立碑者吴主詔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

張溥曰諸葛亮輔後主連年伐魏初出師時天水南安安定皆去魏應漢及馬謖敗績街亭猶養兵復奮不忘討賊諸葛恪佐吴主亮亦亟亟以伐魏為事蓋祖叔父之志討天下之惡孰名固甚正也然街亭之役亮明罰思過民忘其敗再表出師惟期鞠躬盡瘁不敢計成敗利鈍屯田渭南戰守並裕恪則陵上滅下小勝而驕東興戰捷功繇丁奉恪遽輕敵興兵不已新城頓挫憤倨自放才非將帥慮乏公誠日朘民以求勝欲無禍得乎孫峻孫堅弟靜之曾孫以膽決事權權衰老議託太子峻獨薦恪才出朝臣右可屬大事權殂孫宏謀誅恪峻告恪殺之兩人相親厚若此宜永好無間峻忽因民怨置酒手殺恪子弟親黨盡夷三族屠戮之慘深於不共蓋其險害性成安忍無親已非一日恪愚不覺爾峻既殺恪淫暴益甚私通全公主魯班殺故太子和及朱公主國人側目孫英等謀討不克俱死後石頭心痛史云峻年三十八夢為恪所擊恐懼病亡然身為大慝淫刑無忌終於

姜維欲興兵大舉費禕裁制不從
禕卒維遂伐魏
李簡請降漢
張嶷敗死
維復議出軍張翼廷爭不聽

寢戶不伏歐刀疑天報施者未盡也司馬懿殺曹爽曹髦師殺李豐張緝夏侯玄血流都市咸保令終意天於是時實寬賊臣孫峻亦可無誅乎孫綝與峻同祖峻死以後事付綝令不出於國君人則違於眾望呂據滕胤結約廢綝舉非不順獨恨倉卒定謀期會相失死而無濟主亮憤綝專罔與全公主全尚劉承決議誅討尚妻不密臣死主廢謀及婦人宜其敗也孫休權第六子主亮之兄綝廢亮迎休適協乘龍之夢曲阿老公勸休速行近於漢宋昌之贊代王綝欲居宮中虞汜抗言乃止議論有功豈讓陸賈說平勃哉休惡綝不臣召丁奉張布斬之席上其秦子嬰齋宮之舉乎宋文帝為徐羨之傅亮謝晦所立即位行誅意不少赦亦遠師晉惠近法孫休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魏滅蜀

魏邵陵厲公嘉平五年漢衛將軍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興軍大舉大將軍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為希冀徼倖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夏四月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於漢六月姜維寇隴西　冬十月漢姜維自狄道進拔河間臨洮將軍徐質與戰殺其盪寇將軍張嶷漢兵乃還

二年秋七月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車騎

維大敗王經張翼請止不聽

魏陳泰救狄道城維引兵退

陳泰希簡上事

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罕趨狄道征西將軍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勢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利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於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犇散死者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為蛇畫足維大怒遂進圍狄道辛未詔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以太尉孚為後繼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太盛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修櫓轒轀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緣山急來攻之泰與交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并治城壘還屯上邽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荷

魏鄧艾料維必來

胡濟失期維兵乃敗求自貶黜

譙周作仇國論以諷維

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姜維退駐鍾提

甘露元年春正月姜維進位大將軍　夏六月姜維在鍾提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士卒彫殘倉廩空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埶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為之外倉五也賊有黠計其來必矣　秋七月姜維復率衆出祁山聞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拒之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維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衆蜀人由是怨維維上書謝求自貶黜乃以衛將軍行大將軍事

二年冬十二月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司馬望及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壁於芒水數挑戰望艾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無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事深根者難

維議撤諸圍兵退就漢樂二城

陳祗巧佞有寵　黃皓用事　董厥諸葛瞻不能矯正　樊建不與皓往來　郤正澹然自守　甘陵王永憎皓被疏

拔據固者難還當此之時雖漢高安能仗劒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三年春二月姜維退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初漢昭烈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捍之令游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并出與游軍並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漢主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

四年尚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漢主姜維雖位在祗上而多率衆在外希親朝政權任不及祗秋八月丙子祗卒漢主以僕射義陽董厥為尚書令尚書諸葛瞻為僕射

元皇帝景元二年冬十月漢主以董厥為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為都護衛將軍共平尚書事以侍中樊建為尚書令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祕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漢主弟甘陵王永憎皓皓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吳

吳薛珝料漢敗

廖化料維必敗

維敗于艾

維請後主殺皓主欵皓謝維

維不敢歸成都

司馬昭欲刺維荀勗諫止

昭欲大舉寇漢獨鍾會勸之

鄧艾言蜀未可伐昭使師纂諭之乃奉命

維請張翼廖化督軍分護陽安陰平皓寢其事

主使五官中郎將薛珝聘於漢、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珝、綜之子也、

三年秋八月、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　冬十月、維入寇洮陽、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初、維以羈旅依漢、身受重任、興兵累年、功績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大將軍閻宇親善、陰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漢主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漢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漢主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　司馬昭患姜維數為寇、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從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為天下宰、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勗、爽之曾孫也、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溼、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埶、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埶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為蜀未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漢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窺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漢主寢其事、羣臣莫知

王戎言保功為難
劉寔言鍾鄧必破蜀而不還
鄧敦言蜀未可討昭斬以徇
蔣舒迎降胡烈傅僉戰死

四年夏五月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瓘覬之子也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　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徇漢人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為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為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會徑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初漢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漢朝令人代之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為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護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衆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舒率其衆迎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鬬而死僉彤之子也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直攻姜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卻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

維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劒閣拒會會欲專軍勢奏徵還諸葛緒會攻維不克欲還鄧艾不從艾從陰平趨涪黃崇屢勸諸葛瞻舉險瞻不從師纂等欲引還艾欲斬之乃戰勝瞻崇敗沒諸葛尚死義羣臣勸後主奔吳奔南獨譙周請降魏

董厥等合兵守劒閣以拒會。冬十月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
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引軍向白水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埶密白緒畏懦不進
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
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劒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
其腹心出其不意劒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
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
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
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尚書郎黃崇權之子也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
未納崇再三言之至於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緜竹艾以書誘瞻
曰若降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艾遣子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
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叱忠纂
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及黃崇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
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
皆迸山野不可禁制漢主使羣臣會議或以為蜀之與吳本為盟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
郡險阻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今若入
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
明矣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往今
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或曰今艾已

後主降艾北地王諶哭于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艾欲殺皓卒以賂免維得漢主敕命與廖化等不得已降魏將士咸怒

會厚待維等張悌言司馬氏必克蜀為吳憂

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大義爭之衆人皆從周議漢主猶欲入南狐疑未決周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偪之窮乃率從今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漢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漢主不聽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張紹等見鄧艾於雒艾大喜報書褒納漢主遣太僕蔣顯別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主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艾聞黃皓姦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漢主所嚮乃引軍東入於巴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郪得漢主敕命乃令兵悉放仗送節傳於胡烈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漢主敕罷兵降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綬命蓋　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

艾請因平蜀之勢以平吳昭使衛瓘喻止之

姜維構鍾會為亂

衛瓘密白艾反狀

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敝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彊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十二月乙卯以鄧艾為太尉鍾會為司徒

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埶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煑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塗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埶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內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乃說會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它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出則同轝坐則同席會因鄧艾承制專事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晉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

檻車徵艾 昭妻王氏言會寵過必亂

昭親到長安以制會

會欲令艾殺瓘以為罪

瓘以計執艾父子

會決意謀反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檻車徵鄧艾晉公昭恐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又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昭自將大軍從帝幸長安以諸王公皆在鄴乃以山濤為行軍司馬鎮鄴初鍾會以才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會將伐漢西曹屬邵悌言於晉公曰今遣鍾會率十萬餘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晉公笑曰我寧不知此邪蜀數為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所以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何憂其不能辦邪夫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共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會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勿使人聞也及晉公將之長安悌復曰鍾會所統兵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須自行晉公曰卿忘前言邪而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鍾會遣衛瓘先至成都收鄧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以為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軍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艾所居艾尚卧未起遂執艾父子置艾於檻車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偽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會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為前驅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

會矯太后遺詔廢司馬昭

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

會誤信卯建言胡淵遂率其父烈兵鼓譟

北兵殺維會及漢太子璿

瓘遣田續等襲斬艾父子

也會得晉公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今來太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丁丑會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哀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衛瓘詐稱疾篤出就外廨會信之無所復憚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密書與劉禪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淵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帢拜散將以次棓殺內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徧己卯日中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諸軍不期皆鼓譟而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會方給姜維鎧仗白外有洶洶聲似失火者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拄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城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格斬維爭前殺會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殺漢太子璿及姜維妻子軍衆抄畧死喪狼藉衛瓘部分諸將數日乃定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衛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爲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遇於緜竹西斬艾父子艾之入江油也田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

斑謝杜預誅艾餘子徙其妻及孫鍾毓言弟會不可專任何雄收葬會尸

郤正張通捨妻子隨後主正相導後主舉動無闕霍弋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後主不聽弋初不肯降聞後主東遷乃下

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預預恕之子也鄧艾餘子在洛陽者悉伏誅徙其妻及孫於西城鍾會兄毓嘗密言於晉公曰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及會反毓已卒晉公思鍾繇之勳與毓之賢特原毓子峻迪官爵如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晉公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世明公讎對枯骨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　三月劉禪舉家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禪之大臣無從行者惟祕書令郤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初漢建寧太守霍弋都督南中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已備敵既定不聽成都不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弋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晉王善之拜南中都尉委以本任丁亥封劉禪為安樂公子孫及羣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充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禪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

辛憲英料會有他志

命左右皆笑、初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晉王、王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癸巳、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

文立請敘用故蜀名臣子孫

晉武帝泰始五年春二月、濟陰太守巴西文立上言、故蜀之名臣子孫流徙中國者、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帝從之、己未、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又詔曰、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哉、僉息著募没入奚官、宜免為庶人

漢後主薨

七年、安樂思公劉禪卒

段灼訟鄧艾寃

九年　初鄧艾之死、人皆寃之、而朝廷無為之辨者、及帝即位、議郞敦煌段灼上疏曰、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艾性剛急、矜功伐善、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竊以為艾本屯田掌犢人、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官屬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狼狽失據、未嘗與腹心之人有平素之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陛下龍興、闡弘大度、謂可聽艾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帝善其言、而未能從、會帝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

武帝從樊建言用鄧朗

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帝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孫朗為郎中、

張溥曰。蜀之亡也。論者咸咎姜維有二失。一則數舉伐魏。一則退屯漢壽。然觀當日事勢伐魏未必非也。司馬師殺李豐等。廢其主芳。悖逆著矣。毋丘儉文欽起兵討師。公惡彰矣。師死昭立。則衆心未定。諸葛誕討昭。則義師再出。昭弒主髦。則罪犯必誅。使維伐魏。時直聲司馬氏之惡。討其不臣。與海內同仇。昭必內恐。魏朝智勇之士。亦必不盡附昭。國難方作。大師臨之。安在不可一舉克乎。維計不出此。徒勤於用兵。使司馬氏反資外敵以自固。君子於是知漢必不振矣。夫師昭謀逆。大臣懷憤。當日司馬氏所惴惴者。惟懼天下名之為賊。內外受敵。勢將速斃。蜀兵數至。置昭不問。昭得肆其強力。弒少主。讐國人。措身磐石。儼然若帝。指麾之下。制鄭國有餘。鄧艾鍾會等。能不馳驅奉命哉。吳諸葛恪擊魏著論諭衆。謂司馬懿隕斃。其子幼弱專國。厄會可圖。吳人不悅。孫峻殺之。恪身雖死。言非大謬。彼欲圖魏於懿死之時。維不能討師昭於廢弒之際。誠無策矣。鍾會入寇。維請後主遣張翼廖化分護陽安陰平。黃皓沮止。魏遂長驅。鄧艾出奇趨涪。諸葛瞻黃崇戰死。蜀即挫傷。尚堪背城決勝。譙周再三勸降。不知田橫之耻。而遽效劉琮之辱。其誤國猶皓賊也。後主既降。維不能獨與魏抗。不得已俯首於會。因便構隙。說會殺艾。欲盡戮北來兵將。即誅會而興漢。其日月復明之秋乎。丘建奏納親兵。胡烈召子作惡。亂兵爭奮。維會同死。天欲亡漢。豈人力哉。晉劉裕使王鎮惡沈田子克長安。留義真鎮守。田子矯命殺鎮惡。義真與王修殺田子。既復殺修。關中大亂。陷於勃勃。君門遠於萬里。強將聚於一城。鮮有不變者也。會

文欽怨司馬師毌丘甸說父儉舉義

儉欽起兵討司馬師

儉邀諸葛誕誕斬其使

王肅傅嘏鍾會勸師自行攻儉欽

懷異志艾更矜功共居新附之蜀必不相下維說行誅戮用漢之舊復其故邦易誠反掌須臾變起魚爛鳥散其才能用會而不及遏亂兵將成復壞與關羽之敗沒諸葛亮之病薨有同悲焉黃崇勸諸葛瞻速行據險猶豫未納而敗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不克欲引還艾請從陰平襲成都而勝國家之事存亡決於一言勝負分於一戰類如是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淮南三叛 文欽 毌丘儉 諸葛誕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 初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絕人曹爽以鄉里故愛之欽恃爽勢多所陵傲及爽誅欽已內懼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毌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治書侍御史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二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表言相國懿忠正有大勳於社稷宜宥及後世請廢師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孝小心護軍望忠公親事皆宜親寵授以要任望孚之子也儉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欽將五六萬眾度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虜于禁於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以為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孚拒之唯王肅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鬬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

鄭袤王基言儉欽可克

王基請進據南頓

孫峻率呂據留贊襲壽春師與之持久

請與疾而東戊午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欽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兵會於陳許師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師稱善師以荆州刺史王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以基為前軍既而復敕基停駐基以為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偽已露眾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虜略民人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為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有矣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濦水閏月甲申師次於濦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於師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 吳丞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會稽留贊襲壽春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軍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說誘與之舉事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鬬速戰更合其志雖

淮南農民為儉欽用

文鴦率壯士先攻師驚駭病目突出欽失期不應乃引還

鴦摧鋒陷陣追騎莫敢逼

尹大目語欽少忍數日勿退以待師死欽不悟將射之涕泣而返

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毋丘儉文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眾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兗州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為欽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鴦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眾知之齧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引還師謂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鴦鼓譟失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陳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鴦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在天子左右師將與俱行大目知師一目已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素與大目相信乞為公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師許之大目單身乘大馬被鎧冑追欽搖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為曹氏謬言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是日毋丘儉聞欽退恐懼夜走眾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犇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壬寅進至橐皐文欽父子詣軍降毋丘儉走北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

儉聞欽退恐懼夜走文欽父子奔吳張屬殺儉魏封為侯杜友奏免儉黨孫峻聞諸葛誕據壽春引兵還

司馬昭召誕赴京師誕殺樂綝誕遣子靚求救于吳司馬昭攻誕吳使全懌全端唐咨王祚文欽救之

王基請深溝高壘

藏水邊草中甲辰安風津民張屬就殺儉傳首京師封屬為侯諸葛誕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萬口懼誅或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詔以誕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諸軍事夷毋丘儉三族儉黨七百餘人繫獄侍御史杜友治之惟誅首事者十人餘皆奏免之　吳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為都護鎮北大將軍幽州牧

甘露元年秋九月吳孫峻卒孫綝輔政

二年夏四月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友善玄等死王淩毋丘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曲赦有罪以收眾心蓄養揚州輕俠數千人以為死士因吳人欲向徐堨請十萬眾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為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得士眾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甲子詔以誕為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疑揚州刺史樂綝間己遂殺綝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為閉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稱臣請救并請以牙門子弟為質　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吳綱至吳吳人大喜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王祚將三萬眾與文欽同救誕以誕為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懌琮之子端其從子也六月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文欽全懌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眾突入城昭

周泰擊走吳朱異

孫綝怒異不死戰斬之吳人怨綝

蔣班焦彝請誕并力決戰文欽沮之乃棄誕降昭

敕基斂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進屯安豐為文欽外埶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四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埶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於是基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督兗州刺史周泰徐州刺史胡質等簡銳卒為游軍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　秋七月吳大將軍綝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異留輜重於都陸進屯黎漿石苞州泰又擊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命綝怒九月己巳綝斬異於鑊里辛未引兵還建業綝既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之司馬昭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備其越逸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大軍乏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埶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護軍蔣班焦彝皆誕腹心謀主也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為名内實坐須成敗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為也文欽曰公今舉十餘萬之衆歸命於吳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來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内變將起奈何捨此欲乘危徼倖乎班彝固勸之欽怒誕欲殺班彝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來降

全輝全儀奔昭昭詐為其書招降懌等

欽請誕攻南圍敗還

欽欲與吳人堅守誕不聽誕殺欽文鴦文虎奔昭

胡奮兵斬誕其麾下數百人皆死義吳于詮死義昭圍壽春不煩攻而破

全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來奔於是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翩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鍾會策密為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率其眾數千人開門出降城中震懼不知所為詔拜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

三年春正月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眾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為然遂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血流盈塹復還城城內食轉竭出降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赴之眾不為用遂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馬昭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就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鴦虎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鴦虎皆為將軍賜爵關內侯城內皆喜且日益饑困司馬昭身自臨圍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曰可攻矣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為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陳而死唐咨王祚等皆降吳兵萬眾器仗山積司馬昭初圍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為壽春城固而眾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

昭不殺吳兵

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擒矣乃命諸軍按甲以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拜唐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位號眾皆悅服其淮南將士吏民為誕所脅略者皆赦之聽文鴦兄弟收斂父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昭遺王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眾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眾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滅吳之勢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眾死者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昭乃止以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

習鑿齒曰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夫建業者異道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眾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賞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鴦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眾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

張溥曰毋丘儉文欽之討司馬師諸葛誕之討司馬昭春秋誅亂賊其義不虛獨傷其志

大而才小。時失而功喪也。師沈毅多大略。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懿謀殺曹爽。獨與潛畫。懿死。師代輔政。妄稱伊陟之嗣伊尹。既戮李豐等。擅廢君后。災祲見天。毋丘甸憂國家傾覆。說父儉舉義。於是連結文欽。暴師十一罪。望司馬孚為石碏季友。自待則程嬰伍員。忠壯協同。義聲先路。師親行禦敵。病患目瘤。文欽勇冠三軍。率壯士直前。師驚懼目出。醫被幾死。令欽繼以大兵。必能屠翦。三謀不應。未敗遽逃。尹大目追之。欲語以情。忍數目無走。以待師死。欽不悟也。父子奔吳。儉亦夜遁。斬於安風津。兩人欲應彗星之祥。毋丘已嬰赤族之禍。其失止繇文欽之一走。是誤儉者欽也。諸葛誕少有八達之譽。與司馬師善。儉欽舉兵。遣人招呼。誕斬其使。露布凶逆。遂受師命。都督揚州。擊殺雷贊。以功封侯。及司馬昭當國。誕心不平。賈充勸昭。徵還京師。誕即攻殺樂綝。求救於吳。以拒昭。是時昭氣方壯。非師疾病之比。誕才勇又出儉欽下。曷克勝任。所恃惟吳救兵。文欽為司馬氏宿讎。誕宜與申好無貳。併力破賊。忽除殺欽。驅其二子歸昭。國惡未除。同盟先爽。英雄舉事。猶懼不成。況誕實無能哉。傅子言誕夫婦聚巫求福。伏尸淮南。方於宋建椎牛禱塞。終自焚滅。亦深悲其不足有為。棄人召禍也。儉欽眾渡淮西。吳兵大集。師深壁高壘。與之持久。其計遂困。昭圍誕於壽春。亦以堅守老之。卒不煩攻而破。知彼此審勞逸。兄弟用兵。咸有父風。王基始勸師進據南頓。繼勸昭精修圍壘。謀雖覆敵。勢實助逆。度其用心。猶賈充成濟之流。不及誕麾下義士遠矣。孫峻孫綝吳之賊臣。獨能助儉等討司馬氏。近於知義。皆喪兵損將。無功辱國。豈以亂易亂。事固有難行者歟。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

李恢救子豐閉門斷客

師與鍾毓謀誅李豐李韜夏侯玄張緝蘇鑠樂敦劉賢等皆夷三族

左右勸主芳殺昭退師懼不敢發乃被廢

師廢芳爲齊王司馬孚悲不自勝

師欲立彭城王太后令立高貴鄉公

司馬氏簒魏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初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內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敕使閉門斷客、曹爽專政、司馬懿稱疾不出、豐爲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間、故不與爽同誅、豐子韜、以選尚齊長公主、司馬師秉政、以豐爲中書令、是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執任、居常怏怏、張緝以后父去郡家居、亦不得意、豐皆與之親善、師雖擢用豐、豐私心常在玄、豐在中書二歲、帝數獨召豐與語、不知所說、師知其議已、請豐相見以詰豐、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鐶築殺之、送尸付廷尉、遂收豐子韜及夏侯玄張緝等、皆下廷尉、鍾毓案治云、豐與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宂從僕射劉賢等謀曰、拜貴人日、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同奉陛下、將羣僚人兵、就誅大將軍、陛下倘不從、人便當劫將去耳又云謀以玄爲大將軍、緝爲驃騎將軍、玄緝皆知其謀、庚戌誅韜玄緝鑠敦賢皆夷三族、 帝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帝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帝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帝懼不敢發、昭引兵入城、大將軍師乃謀廢帝、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召羣臣會議、以帝荒淫無度、褻近倡優、不可以承天緒、羣臣皆莫敢違、乃奏收帝璽綬、歸藩於齊、使郭芝入白太后、太后方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於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師、師甚喜、又遣使者授帝齊王印綬、使出就西宮、帝與太后垂涕而別、遂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司馬孚悲不自

太后以璽綬手授高貴鄉公

司馬師死

主髦作潛龍詩昭惡之

勝餘多流涕師又使使者請璽綬於太后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永絕嗣乎高貴鄉公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丁丑師更召羣臣以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髦者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年十四使太常王肅持節迎之師又使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冬十月己丑高貴鄉公至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於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答拜儐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大赦改元為齊王築宮於河內

二年春文欽毌丘儉起兵壽春司馬師率中外諸軍討之（事見淮南三叛） 舞陽忠武侯司馬師疾篤還許昌衛將軍昭自洛陽往省師師令昭總統諸軍辛亥師卒於許昌 二月丁巳詔以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甘露元年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昭袞冕之服赤舄副焉 秋八月庚午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

二年司馬昭奉帝討諸葛誕（事見淮南三叛）

三年夏五月詔以司馬昭為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井中先是頓丘冠軍陽夏井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主召王沈王經王業謀討昭經諫不從沈業奔告昭

賈充與主戰於南闕下成濟弒主

陳泰請昭斬賈充

王經母喜子死義

向雄哭經

司馬孚等請以王禮葬主

昭使炎迎常道鄉公璜

元皇帝景元元年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　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衆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帝殞於車下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之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復更言顗或之子也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太后許之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以為明帝嗣炎昭之子也　癸卯司馬昭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太后詔許之　戊申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

昭族誅成濟兄弟

荀顗拜司馬昭而祥獨長揖

司馬昭死魏禪位于晉孚流涕歔欷

不道夷其族　六月癸丑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　甲寅常道鄉公入洛陽是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　丙辰詔進司馬昭爵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

二年秋八月甲寅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不受

四年春正月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又辭不受

冬十月復命大將軍昭進位爵賞賜一如前詔乃受命昭辟任城魏舒為相國參軍

咸熙元年春三月己卯進晉公爵為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顗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夏五月癸未追命舞陽文宣侯懿為晉宣王忠武侯師為景王　秋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　九月戊午以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　冬十月丙午立炎為世子

晉武帝泰始元年夏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　秋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為相國晉王　戊子以魏司徒何曾為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為司徒　冬十一月壬戌魏帝禪位於晉甲子出舍於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丙寅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丁卯奉魏帝為陳留王即宮於鄴優崇之禮皆倣魏初故事魏氏諸王皆降為侯追尊宣王為宣皇帝景王為景皇帝文王為文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石苞為大司馬鄭冲為太傅王祥為太保何曾為太尉賈充為車騎將軍王沈為驃騎將軍其餘文武增位進爵有差　詔除魏宗室禁錮　初置諫官以散騎

傅玄請退虛鄙

常侍傅玄皇甫陶為之玄幹之子也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䟽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命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上嘉納其言使玄草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

二年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帝之七室　秋九月戊戌有司奏大晉受禪於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從之

司馬孚卒

八年春二月壬辰安平獻王孚卒年九十三孚性忠慎宣帝執政孚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及帝即位恩禮尤重元會詔孚乘輿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詔賜東園溫明祕器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

曹芳卒范粲忠魏三子皆從其志

十年邵陵厲公曹芳卒初芳之廢遷金墉也太宰中郎陳留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咨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子喬等三人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帝即位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陳留王奐薨

惠帝太安元年陳留王奐薨諡曰魏元皇帝

張溥曰。古來篡國之臣。必言王莽曹操司馬懿朱温。莽温身篡者也。操懿子篡者也。莽僭位十四年。改元者三。殺於漢兵。温僭位七年。改元者二。子友珪弑之。二賊篡逆。禍皆及身。足以警亂。曹丕廢漢獻。司馬炎廢曹奐。則操並懿。師並追尊為帝。儼若子弟武王而父兄文王也。豈僭竊累世。獨蒙後福哉。莽數殺子孫。守死於鬼神。臨死於原碧。不祥尤甚。温有八子。以嬖子婦遇弑。均王友貞。立於大梁者十一年而國亡。彼子盡不肖。悲同安史。與之以國。猶懼不守。欲冀其成父逆志。窺挈神器。勢烏可得。子孫不能取。身亟取之。不顧百世之慮。僥倖一旦。凡為篡賊者盡然也。操幸生子多賢。丕博聞强識。才藝兼該。能纂操業。懿二子師昭咸具大略。君國之器。出於家庭。身死子繼。不帝猶帝也。且操佐漢而篡漢。懿佐魏而篡魏。起自微賤。積尊九錫。與王莽世戚。朱温大盜。地勢俱異。經營禁密之間。勞苦天石之際。大業將成。其人已老。子克負荷。顧命屬焉。父子授受。不居篡名。其計慮深遠。豈徒胠篋哉。司馬師廢芳立髦。正始之初。威權逼主。毋丘儉文欽兵起。親行捍禦。突目嚙被病死許昌。設師不死。弑髦奪魏者必師也。昭代兄為政。大逆有加。南闕之戰。可以帝矣。猶逆立常道鄉公。勉塞衆心。然稱王受拜。居然帝也。亡何卒矣。立而取魏。師死年四十有八。昭死年五十有五。壯節方逞。大命已促。望周公流連。魏武得意之日。志恨未盡矣。在衰絰急遽。攘袂晉人喪君而得君。魏人有君而無君。舉國不敢非。大臣不敢議。伐喪無懼。而竊鼎是謀。張悌有言。司馬氏根本固矣。姦計立矣。其然乎。高歡不取西魏。遺之澄洋。徐温不取吳。遺之知誥。其術皆祿操懿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吳主休殂以子𩅦託濮陽興

興布聽萬彧言說朱太后迎立皓

皓得志驕暴興布竊悔遂夷三族

晉滅吳

魏元帝景元三年、冬十月、吳主以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初興爲會稽太守、吳主在會稽、興遇之厚、左將軍張布、嘗爲會稽王左右督將、故吳主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人失望

咸熙元年秋七月、吳主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𩅦出拜之、休把興臂、指𩅦以託之、癸未、吳主殂、謚曰景帝、羣臣尊朱后爲皇太后、吳人以蜀初亡、交趾攜叛、國內恐懼、欲得長君、左典軍萬彧嘗爲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儔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興、左將軍布、興布說朱太后、欲以皓爲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改元元興、大赦、　冬十月丁亥、詔以壽春所獲吳相國參軍事徐紹爲散騎常侍、水曹掾孫彧爲給事黃門侍郎、以使於吳、其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晉王因致書吳主、諭以禍福、　初吳主之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及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濮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一月朔、興布入朝、吳主執之、徙於廣州、道殺之、夷三族、

晉武帝泰始元年春三月、吳主使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洪璆、與徐紹孫彧偕來報聘、紹行至濡須、有言紹譽中國之美者、吳主怒、追還殺之、　冬、吳西陵督步闡表請吳主徙都武昌、吳主從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守建業、

二年春三月、吳主大會羣臣、廬江王蕃沈醉頓伏、吳主疑其詐、轝蕃出外、頃之召還、蕃行止自

凱疏言武昌不可都并請息役罷擾出宮女清百官

皓作昭明宮陸凱華覈諫不聽

若吳主大怒斬之　五官中郎將丁忠說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吳主以問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於我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勢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吳主雖不出兵然遂與晉絶　秋八月吳主以陸凱為左丞相萬彧為右丞相吳主惡人視己羣臣侍見莫敢舉目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它人如故吳主居武昌揚州之民泝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今四邊無事當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極欲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危險塉确非王者之都且童謡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觀之足明民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官吏務為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之臣率非其人羣黨相扶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臣願陛下省息百役罷去苛擾料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國家永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　冬十二月吳主使黃門徧行州郡料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以千數而採擇無已

三年夏六月吳主作昭明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中書丞華覈上疏曰漢文之世九州晏然賈誼獨以為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半之衆欲與國家為相吞之計非徒漢之淮南濟北而已也比於賈誼之世孰為緩急今倉庫空匱編戶失業而北方積穀養民專心

晉羊祜與吳人開布大信

皓信任何定凱面責定奸邪

凱卒皓信定譖徙其家于建安

東向又交趾淪沒嶺表動搖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若捨此急務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而應烽燧驅怨民而赴白刃此乃大敵所因以為資者也時吳俗奢侈衆又上疏曰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吳主皆不聽

五年春二月帝有滅吳之志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淄鎮東大將軍東莞王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初汝南何定嘗為吳大帝給使及吳主即位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吳主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遂專為威福吳主信任之委以衆事左丞相陸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姦邪塵穢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定大恨之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及疾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信用宜授以外任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邵齊之孫瑩綜之子玄沛人修南陽人也凱尋卒吳主素銜其切直且日聞何定之譖久之竟徙凱家於建安

六年夏四月吳主大司馬施績卒以鎮軍大將軍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

聽定言
李勗徐
存
定使諸將
各上御犬
請遠何
定不從

稱秀懼皓
弃晉

吳信刁玄
詐讖舉兵
華覈等固
不聽遇
寒凍乃引
還

祜深知王
濬

治樂鄉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非特關右之地鴻溝以西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内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納　吳主遣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擊交阯勗以建安道不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初何定嘗為子求婚於勗勗不許乃白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還誅勗及徐存并其家屬仍焚勗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御犬一犬至直縑數十匹纓紲直錢一萬以捕兔供廚吳人皆歸罪於定而吳主以為忠勤賜爵列侯陸抗上疏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吳主不從　冬十一月吳主從弟前將軍秀為夏口督吳主惡之民間皆言秀當見圖會吳主遣何定將兵五千人獵夏口秀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來犇十二月拜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七年春正月吳人刁玄詐增讖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主信之是月晦大舉兵出華里載太后皇后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西上東觀令華覈等固諫不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聞之乃還帝遣義陽王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屯壽春以備之聞吳師退乃止

八年　初廣漢太守弘農王濬為羊祜參軍祜深知之祜兄子暨白濬為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更轉為車騎從事中郎濬在益州明立威信蠻夷多歸附之俄遷大司農時帝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為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

濬令何攀典造船艦器仗

吾彥請增建平兵不從

步闡降晉

陸抗討闡築嚴圍以困之

羊祜兵至抗自帥衆赴西陵

抗令張咸破堰以苦祜

晉王濬復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詔濬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別駕何攀以為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設當見卻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造船艦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郡吾彥取流柹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江路 秋八月吳主徵昭武將軍西陵督步闡闡世在西陵猝被徵自以失職且懼有讒九月據城來降

冬十月吳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奕吾彥等討之帝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陸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於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三軍之銳急攻闡比晉救至必可拔也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闡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衆赴西陵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以絕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以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功力十一月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禦羊祜水軍督留慮拒徐胤抗自將大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

抗破楊肇誅闡等

晉羊祜楊肇貶免

吳主既克西陵信尚廣筮言遂圖兼并

萬彧自殺留平憂死

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十二月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步闡畜力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恟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兵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吳主加抗都護羊祜坐貶平南將軍楊肇免為庶人吳主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為兼并之計　吳主之游華里也右丞相萬彧與右大司馬丁奉左將軍留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吳主頗聞之以彧等舊臣隱忍不發是歲吳主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自殺平憂懣月餘亦死徙彧子弟於廬陵初彧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吳主以大司農樓玄為宮下鎮主殿中事玄正身帥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吳主浸不悅中書令領太子太傅賀邵上疏諫曰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貿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里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安洪緒熙隆道化也何定本僕隸小人身無行能而陛下愛其佞媚假以威福夫小人求入必進姦邪定間者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老弱

樓玄賀邵以正直被責　羊祜修德信以懷吳人　祜抗二境交和　皓數侵盜晉邊抗諫不聽　抗疾病上疏

飢凍大小怨歎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官近臣所在興事而長吏畏罪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足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能守一葦可杭也願陛下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聖祖之祚隆矣吳主深恨之於是左右共誣樓玄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俱被詰責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吳主用諸將之謀數侵盜晉邊陸抗上疏曰昔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慎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而我為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埶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吳主不從

九年春三月吳以陸抗為大司馬荊州牧

十年秋七月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

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前乞屯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禦彊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敝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沖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眾務并力備禦庶幾無虞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及卒吳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

臨平湖開陳訓料將有銜璧之事

咸寧二年秋七月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自漢末薉塞長老言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近無故忽更開通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奉禁都尉歷陽陳訓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將有銜璧之事非吉兆也

祜請伐吳

冬十月以羊祜為征南大將軍祜上疏請伐吳曰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埶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彊弱異埶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眾進臨

賈充荀勗馮紞以伐吳為不可唯杜預張華贊成祜計

祜請勿徙州

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吳緣江為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進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為憂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紞尤以伐吳為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

三年夏五月吳將邵顗夏祥帥衆七千餘人來降　冬十二月吳夏口督孫慎入江夏汝南略千餘家而去詔遣侍臣詰羊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荊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已去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故也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

四年夏六月羊祜以病求入朝既至帝命乘輦入殿不拜而坐祜面陳伐吳之計帝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為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　冬十月吳人大佃皖城欲謀入寇都督揚州諸軍事王渾遣揚州刺

祜舉杜預自代

預間張政皓召政還

史應綽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踐稻苗四千餘頃毀船六百艘　十一月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辛卯以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祜卒帝哭之甚哀南州民聞祜卒為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杜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武昌監留憲代之

五年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沈醉又置黄門郎十人為司過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謬言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刑戮小者記録為罪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為盡力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彊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會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邊戍皆戒嚴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王濬參軍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稱皓必不敢出宜因戒嚴掩取甚易杜預上表曰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嚮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旬月未報預復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

預復表請伐吳華贊成之

充等復止伐吳晉主怒充謝罪山濤欲釋吳以為外懼

充不得已受伐吳節鉞

王濬克西陵及荊門夷道二殺留憲陸晏等

周旨虜孫歆

擊殺

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吳帝方與張華圍棊、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力強、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帝乃許之、以華為度支尚書、量計漕運、賈充荀勗馮紞固爭之、帝大怒、充免冠謝罪、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乎、 冬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魯國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南屯襄陽、為諸軍節度、

太康元年、春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壬戌、克荊門夷道二城、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泛舟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

預克江陵斬伍延胡奮克江安

劉朗虞昺降晉

預指授羣帥方畧徑造建業張悌渡江逆戰沈瑩請蓄衆力以待晉兵不聽

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乙丑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杜預進攻江陵甲戌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於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乙亥詔王濬唐彬既定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直造秣陵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大兵既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預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太尉充移屯項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吳江陵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昺皆降昺翻之子也杜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主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戰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蓄衆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犇走兵埶萬倍便當乘勝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衆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三月悌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於楊荷喬衆纔七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偽降以緩我非真伏也若捨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揚州刺史汝南周浚結陣相對沈瑩帥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瑩引退其衆亂將軍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

蘇勝蔣班張喬大敗吳兵靚遁去使迎張悌悌不從遂死義

晉兵斬孫震沈瑩等預不節制濬

何惲周浚請王渾直指建業不聽

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

吳人屠岑昏

次犇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兵於版橋諸葛靚帥數百人遁去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涕放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為晉兵所殺并斬孫震沈瑩等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惲謂周浚曰張悌舉全吳精兵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乘勝東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謂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禽也浚善其謀使白王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屯江北以抗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乎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檝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制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見可而進豈得一一須詔令乎今乘此渡江十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不聽王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衆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為衆患苦及晉兵將至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因曰唯遂

何植孫晏
降渾
皓用薛瑩
胡充等計
降晉
王濬舟師
過三山王
渾要之不
肯泊
皓詣濬降
孫秀不賀
平吳

賈充慙懼
請罪
賜皓爵歸
命侯

滕修陶璜
吾彥不得
已降吳

並起收𢡟吳主絡繹追止已屠之矣陶濬將討郭馬至武昌聞晉兵大入引兵東還至建業吳主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潰時王渾王濬及琅邪王伷皆臨近境吳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伷以請降又遺其羣臣書深自咎責且曰今大晉平治四海是英俊展節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使者先送璽綬於琅琊王伷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遣信要濬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於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驃騎將軍孫秀不賀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為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溼疾疫必起宜召諸軍還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荀勗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轘轅而吳已降充慚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

夏四月甲申詔賜孫皓爵歸命侯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遣使者分詣荊揚撫慰吳牧守已下皆不更易除其苛政悉從簡易吳人大悅滕脩討郭馬未克聞晉伐吳帥衆赴難至巴丘聞吳亡縞素流涕還與廣州刺史閭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請降孫皓遣陶璜之子融持手書諭璜璜流涕數日亦送印綬降帝皆復其本職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款附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帝以彥為金城太守初朝廷尊寵孫

渾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忿始得解

秀孫楷欲以招來吳人及吳亡降秀為伏波將軍楷為度遼將軍琅琊王伷遣使送孫皓及其宗族詣洛陽五月丁亥朔皓至與其太子瑾等泥頭面縛詣東陽門詔遣謁者解其縛賜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錢穀綿絹甚厚拜瑾為中郎諸子為王者皆為郎中吳之舊望隨才擢敘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庚寅帝臨軒大會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命侯皓及吳降人皓登殿稽顙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而皓顏色無怍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孫皓所以亡對曰皓昵近小人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它日又問吾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故為陛下禽耳帝善之

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己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忿得解何惲以渾與濬爭功與周浚牋曰書貴推讓易大謙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既失機會不及於事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渾渾不納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宗黨彊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讓濬以不從渾命違制昧利濬上書自理曰前被詔書令臣直造秣陵又令受太尉充節度臣以十五日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邀臣臣水軍風發乘勢徑造賊城無緣迴船過渾臣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不可倉猝得就皆非當今

劉頌以論渾濬功不平右遷

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皓衆叛親離匹夫獨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虛實不早縛取自為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它人得之臣愚以為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又云濬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偽宮濬復表曰臣孫根獨立結恨彊宗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偽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為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意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馳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畧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先入皓宮渾又先登皓舟臣之入觀皆在其後皓宮之中乃無席可坐若有遺寶則浚與渾先得之矣浚等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嗇故其宜耳今年平吳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科罪詔不許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推詔勿推渾濬爭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廣陵劉頌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庚辰增賈充邑八千戶以王濬為輔國大將軍封襄陽縣侯杜預為當陽縣侯王戎為安豐縣侯封琅琊王伷二子為亭侯增京陵侯王渾邑八千戶進爵為公尚書關內侯張華進封廣武縣侯增邑萬戶荀勖以專典詔命功封一子為亭侯其餘諸將及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帝以平吳策告羊祜廟乃封其夫子夏侯氏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王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

范通詣濬退讓
秦秀等訟濬屈
杜預勤于講武
預數餉遺洛中貴要
諸葛靚不仕晉

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王渾嘗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滍清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揚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王渾遷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諸葛靚逃竄不出帝與靚有舊靚姊為琅琊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於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誠為慚恨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張溥曰吳主休年三十病篤把濮陽興臂託以太子𩅦主方殂興即違命與張布迎立烏程侯皓其所稱辭則云蜀漢初亡交趾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不知其麤暴驕盈速覆家國甚於中主以下也興布佞巧貴寵非輔相才萬彧盛稱皓即欲圖翼戴功志荀息之信冀霍光之權然主皓秋立興布冬死夷族之禍與孫綝同背君者其何利焉皓荒酒色尤好刑誅殺景后殺其二子已惡過辛癸及克西陵復交廣淫虐彌肆以忮殺萬彧畱平以諫爭殺賀邵以守正殺韋昭樓玄陳聲以訛言殺齊王奮并其五子以公清殺張詠車浚以私怒殺熊睦張尚酷誅無算苗民不若何定岑昏惑主而積貴陸凱陸抗憂國而身亡人君若此即富強如秦隋必不能況天下三分晉有其二以大陵小以北制南何所不

服是故司馬炎之平吳楊堅之滅陳勢便功顯非晉隋之有道乃皓與叔寶之善亡也晉武伐吳其謀起於羊祜羣臣皆弗願也賈充荀勖馮紞沮止尤力賴杜預張華贊成帝意計始不搖王濬兵指建業孫皓輿櫬出降咸陽先入可以比勞王渾自恃宗黨媢奪其功反誣以罪濬不為鄧艾父子者幾希爾晉武心重濬功不能抑渾上無漢高知三傑之明欲責下以藺生讓廉頗之義其難哉皓信刁玄讖文尚廣筮卦耀兵華里侈言兼并其意氣橫溢豈真以長沙桓王自命乎天璽元年之秋吳臨平湖開歷陽山石印封發識者即知有銜璧之事未幾泥頭面縛詣東陽門始信青蓋入洛非破晉乃朝晉也皓性很戾與漢主禪殊臨危發憤宜出死鬬亦效禪俯伏兼以諂取容太子瑾等叩首稱臣為晉郎中無一仗義如北地王諶者皓晏受歸命侯死洛陽享年四十二何不振至此嗚呼刑戮恣於國中威武不出境外無事則劓刖剝黥危急則盤匜箕帚叔季之暴君極天下之無志者也

通鑑紀事本末

十二册

胡烈討樹機能敗死

預請石鑒須春進討鑒奏徵預廷尉既而無功

牽弘討樹機能敗死陳騫料胡烈牽弘必敗

文鴦破樹機能

楊欣與若羅拔能等戰死

DS 735 .A2 L5 v.12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羌胡之叛 樹機能 齊萬年

晉武帝泰始五年春二月、分雍涼梁州置秦州、以胡烈爲刺史、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置於雍涼之間與民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爲患、以烈素著名於西方、故使鎭撫之

六年夏六月戊午、胡烈討鮮卑禿髮樹機能於萬斛堆、兵敗被殺、都督雍涼州諸軍事、扶風王亮遣將軍劉旂救之、旂觀望不進、亮坐貶爲平西將軍、旂當斬、亮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丏旂死、詔曰、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乃免亮官、遣尚書樂陵石鑒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討樹機能、樹機能兵盛、鑒使秦州刺史杜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縣乏、宜幷力大運芻糧、須春進討、鑒奏預稽乏軍興、檻車徵詣廷尉、以贖論、既而鑒討樹機能、卒不能克

七年夏四月、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衆胡皆內叛、與樹機能共圍弘於青山、弘軍敗而死、初大司馬陳騫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爲國恥時弘爲揚州刺史、多不承順騫命、帝以爲騫與弘不協而毀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爲涼州刺史、騫歎息、以爲必敗、二人果失羌戎之和、兵敗身沒、征討連年、僅而能定、帝乃悔之

咸寧三年春三月、平虜護軍文鴦督涼秦雍州諸軍討樹機能、破之、諸胡二十萬口來降

四年春正月、司馬督東平馬隆上言、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必敗、　夏六月、欣與樹機能之黨若羅拔能等戰於武威、敗死、　冬十二月、鮮卑樹機能久爲邊患、僕射李憙請發兵討之

馬隆自任能平樹機能

隆請自至武庫選仗

隆作扁箱車以戰勝

隆斬樹機能涼州平

郭欽請徙雜胡于邊地不聽

郝散降而被殺

朝議皆以為出兵重事虜不足憂

五年春正月樹機能攻陷涼州帝甚悔之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為不任顧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之乙丑以隆為討虜護軍武威太守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橫設賞募隆小將妄言不足信也帝不聽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當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 十一月馬隆西渡温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阨隘乃作扁箱車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自隆之西音問斷絶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乃詔假隆節拜宣威將軍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帥萬餘落來降十二月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太康元年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為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惠帝元康四年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 秋八月郝散帥衆降馮翊都尉殺之

郝度元與諸胡俱反殺張損敗歐陽建

諸胡立齊萬年為帝

陳準請詔孟觀為周處前鋒不聽

齊萬年料處受制於人必成禽

梁王肜夏侯駿逼遣處擊萬年無救戰死

張華陳準薦孟觀討萬年

孟觀獲齊萬年江統作徙戎論朝廷不能用

六年夏郝散弟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反殺北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征西大將軍趙王倫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以梁王肜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　秋八月解系為郝度元所敗秦雍氐羌悉反立氐帥齊萬年為帝圍涇陽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肜嘗違法處按劾之冬十一月詔以處為建威將軍與振威將軍盧播俱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齊萬年中書令陳準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吳人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齊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嘗為新平太守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

七年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眾七萬梁王肜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為國取恥肜駿不聽逼遣之癸丑處與盧播解系攻萬年於六陌處軍士未食肜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眾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肜而亦不能罪也

八年秋九月張華陳準以趙王梁王相繼在關中皆雍容驕貴師老無功乃薦孟觀沈毅有文武才用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九年春正月孟觀大破氐眾於中亭獲齊萬年太子洗馬陳留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其強也以漢之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

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隲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為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夷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埶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氐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之眾徙自猜之寇恐埶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羣氐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埶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埶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

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為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張溥曰晉武泰始六年鮮卑禿髮樹機能反咸寧五年冬馬隆討平之惠帝元康六年秋

秦雍氐羌齊萬年反。九年春。孟觀擊獲之。武惠相去三十年間。羌胡截變。惠之兵力較武微矣。武克鮮卑十年乃定。惠伐羌氐。不三年即服。以衰亂不振之君。致高宗鬼方之略。豈惠賢於武哉。敵有强弱。功有遲速。係在任人而已。河西鮮卑大縣匹孤。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樹機能繼壽闐而立。以壯果謀略聞。胡烈牽弘又無綏邊材。一朝失和。兵敗身沒。石鑒李憙師並無功。扶風王亮失制於前。楊欣輿尸於後。文鴦戰勝。未能蕩平。馬隆身請募兵選仗。扁箱陵險。溫水方度。涼州復完。武帝於時深恨用隆晚也。齊萬年本秦雍氐帥。土地甲兵不如禿髮。朝廷命將之始。宜詔孟觀為周處前鋒。必能殄滅。惜惑於梁王肜。陷處先出軍無後繼。遂力戰死。既亞周觀萬年立擒。虜固無能。非涼州比。然觀陳騫之論烈弘。張華之薦孟觀。武帝獨任馬隆。勇士赴功。梁王肜嫉害周處。忠臣殞命。用人得失。為軍吉凶。子玉死而晉喜。郭開間而趙亡。疆場之事。古今同鑑矣。太康元年。郭欽請武帝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元康之季。江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言若蓍龜。卒不見納。且晉武開疆。禿髮首叛。昏惠多難。氐羌陸梁。劉石先驅。其形已見。猶充耳置之。板之詩呼天。蕩之詩呼文王。告君者切矣。其君終若不聞。是以底於亂且亡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三

陳敏之叛

晉惠帝太安二年。新野莊王歆為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欲為亂。荊州以壬午詔書發武勇赴益州討李流。號壬午兵。民憚遠征。皆不欲行。詔書督責嚴急。所經之界停

張昌作亂敗弓欽靳滿遂據江夏奉丘沈為天子

華宏討昌而敗

新野莊王歆為昌所殺

昌黨石冰陳貞封雲等攻陷諸郡

陶侃等破走張昌

周玘王矩起兵討石冰

賀循華譚葛洪甘卓起兵應顧祕周玘擊斬

畱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縣官長皆親出驅逐展轉不遠輒復屯聚為羣盜時江夏大稔民就食者數千口張昌因之誑惑百姓更姓名曰李辰募衆於安陸石巖山諸流民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太守弓欽遣兵討之不勝昌遂攻郡欽兵敗與部將朱伺犇武昌歆遣騎督靳滿討之滿復敗走昌遂據江夏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為民主得山都縣吏丘沈更其姓名曰劉尼詐云漢後奉以為天子曰此聖人也昌自為相國詐作鳳皇玉璽之瑞建元神鳳郊祀服色悉依漢故事有不應募者族誅之士民莫敢不從又流言云江淮已南皆反官軍大起當悉誅之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所在起兵以應昌旬月間衆至三萬皆著絳帽以馬尾作髯詔遣監軍華宏討之敗於障山歆上言妖賊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敕諸軍三道救助朝廷以屯騎校尉劉喬為豫州刺史寧朔將軍沛國劉弘為荊州刺史又詔河間王顒遣雍州刺史劉沈將州兵萬人并征西府五千人出藍田關以討昌顒不奉詔沈自領州兵至藍田顒又逼奪其衆於是劉喬屯汝南劉弘及前將軍趙驤平南將軍羊伊屯宛昌遣其將黃林帥二萬人向豫州劉喬擊卻之昌至樊城歆出拒之衆潰為昌所殺詔以劉弘代歆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秋七月張昌黨石冰寇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又攻破江州別將陳貞等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之臨淮人封雲起兵寇徐州以應冰於是荊江揚豫徐五州之境多為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桀盜小人專以劫掠為務劉弘遣陶侃等攻昌於竟陵劉喬遣其將李楊等向江夏侃等屢與昌戰大破之前後斬首數萬級昌逃於下雋山其衆悉降 冬十二月議郎周玘前南平內史長沙王矩起兵江東以討石冰推前吳興太守吳郡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諸軍事傳檄州郡殺冰所署將吏於是前侍御史賀循起兵於

羌毒
陳敏請劉
準益兵以
擊石冰兵
陳敏周玘
戰勝張統

斬冰封雲
降揚徐二
州平
周玘賀循
還家不言
功賞
荊州岳擒
斬張昌
陳敏有割
據江東之
志其父憂
卒
司空越敗
于劉祐敏
遂據歷陽
叛
敏使甘卓
假稱皇太
弟
敏使弟恢
斌等畧都
應邈劉機
王曠省棄
官走
敏據江東
擢用名士
四十餘人

會稽、廬江內史、廣陵華譚及丹陽葛洪甘卓、皆起兵以應祕、玘處之子、循邵之子、卓寧之曾孫也、冰遣其將羌毒、帥兵數萬拒玘、玘擊斬之、冰自臨淮退趨壽春、征東將軍劉準、聞冰至惶懼不知所為、廣陵度支廬江陳敏、統眾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逼迫成賊、烏合之眾其埶易離、敏請督帥運兵為公破之、準乃益敏兵使擊之、

永興元年春二月、陳敏與石冰戰數十合、冰眾十倍於敏、敏擊之所嚮皆捷、遂與周玘合攻冰於建康、三年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冰及雲、以降、揚徐二州平、周玘賀循皆散眾還家不言功、賞朝廷以陳敏為廣陵相、 秋八月荊州兵擒斬、張昌同黨皆夷三族、

二年 初陳敏既克石冰、自謂勇略無敵、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遂以憂卒、敏以喪去職、司空越起敏為右將軍前鋒都督、越為劉祐所敗、敏請東歸、收兵遂據歷陽叛、吳王常侍甘卓棄官東歸、至歷陽、敏為子景娶卓女、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別將錢端等、南略江州、弟斌東略諸郡、江州刺史應邈、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曠、皆棄官走、敏遂據有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陽內史、周玘為安豐太守、凡江東豪傑名士咸加收禮、為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循詐為狂疾得免、乃以榮領丹陽內史、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士終不為己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之埶、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使各得盡懷、散蔕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乃止、敏會僚佐推己為都督江東諸軍事大司馬楚公、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被中詔、自江入沔漢、奉迎鑾駕、太宰顒以張

賀循周玘不受敏官顧榮領丹陽內史
敏欲盡誅名士榮說止之
劉宏遣陶侃討敏
侃以運船為戰艦
侃破陳恢錢端
劉宏表張光殊勳
華譚遺榮等書請圖敏
榮等密報劉準使發兵準遣劉機等應之
陳處勸敏殺榮等不從
周玘密使錢廣殺陳昶
榮玘說甘卓圖敏

光為順陽太守帥步騎五千詣荊州討敏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又遣南平太守汝南應詹督水軍以繼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隨郡內史扈懷言於弘曰侃居大郡統疆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以陳恢為荊州刺史寇武昌弘加侃前鋒督護以禦之侃以運船為戰艦或以為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為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又與皮初張光苗光共破錢端於長岐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既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為也乃表光殊勳乞加遷擢

懷帝永嘉元年陳敏刑政無章不為羣俊所附子弟凶暴所在為患顧榮周玘等憂之廬江內史華譚遺榮等書曰陳敏盜據吳會命危朝露諸君或剖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更辱身姦人之朝降節叛逆之黨不亦羞乎吳武烈父子皆以英傑之才繼承大業今以陳敏凶狡七弟頑冗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絶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皇輿東返俊彥盈朝將舉六師以清建業諸賢何顏復見中州之士邪榮等素有圖敏之心及得書甚慚密遣使報征東大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己為內應翦髮為信準遣揚州刺史劉機等出歷陽討敏敏使其弟廣武將軍昶將兵數萬屯烏江歷陽太守宏屯牛渚敏弟處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司馬錢廣周玘同郡人也玘密使廣殺昶因宣言州下已殺敏敢動者誅三族廣勒兵朱雀橋南敏遣甘卓討廣堅甲精兵盡委之顧榮慮敏疑之故往就敏敏曰卿當四出鎮衛豈得就我邪榮乃出與周玘共說甘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茲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

才政令反覆計無所定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此萬世之辱也卓遂詐稱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與玘榮及前松滋侯相丹陽紀瞻共攻敏敏自帥萬餘人討卓軍人隔水語敏衆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為敏衆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麾之衆皆潰去敏單騎北走追獲之於江乘歎曰諸人誤我以至今日謂弟處曰我負卿卿不負我遂斬敏於建業夷三族於是會稽等郡盡殺敏諸弟時平東將軍周馥代劉準鎮壽春三月己未朔馥傳敏首至京師詔徵顧榮為侍中紀瞻為尚書郎太傅越辟周玘為參軍陸玩為掾玩機之從弟也榮等至徐州聞北方愈亂疑不進越與徐州刺史裴盾書曰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榮等懼逃歸盾楷之兄子越妃兄也

顧榮等逃歸

張溥曰義陽蠻張昌作亂起於晉惠帝太安二年之夏五月時諸王紛爭中原板蕩昌因憚征之民扇聚攻掠衆至十三萬竪牙旗鳴鼓角震怖江夏舊姓不從賊者惟江安令王傴秀才呂蕤爾石冰為昌梟將陳貞陳蘭張甫封雲等佐逆陷郡邑遂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然其徒皆盜竊小人無能為也陶侃出征張昌潛竄陳敏益兵冰雲並斬及下雋被擒昌誅三族神鳳相國欲復為平氏縣吏已不可得斯誠逼迫成賊烏合易離極其鋒距不過絳頭毛面挑刀走戟所謂盜且無道者也廬江陳敏少有幹能以討石冰等功為廣陵相窺天子出幸圖據江東父怒滅門去職憂卒不忠之人先蹈不孝安能舉大事乎顧榮賀循周玘皆江東首望敏強官之循服寒食散露髮袒身乃免郭欽將謝其風庶幾榮等四十餘人維縶秩命形跡若濡然慕義畏敗情無日忘華譚遺書責以大分咸懷慚變色

起而圖敏斯時也樊於期為燕刎首翟義赴漢赤族尚非所難況因隙構釁殄茲小醜哉甘卓者寧之曾孫憤亂棄官志非庸下遇敏歷陽縱橫計合乃結婚姻相服從榮玘危言正辭其意立悟迎女斷橋收船南岸榮羽扇一麾大衆潰散獲敏江乘夷斬建業譚笑敏倉部令史七弟碩宄六品下才欲躡桓王蹈大帝事必不成其言果然繇今觀之張昌覬興江左丘沈妄稱聖人敏亦斯人之徒歟華譚引義高論榮玘即本其指以說卓或始屈而終申或前逆而後順吳會仁人口舌之力賢於甲兵然則名士何嘗負晉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三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四上

西晉之亂 賈氏 江左中興附 諸王 胡羯

晉主欲立攸為山濤賈充向曾裴秀所阻遂立炎為世子

魏元帝咸熙元年　初晉王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後攸性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聞過於炎晉王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炎立髮委地手垂過膝嘗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異相示之秀由是歸心羊琇與炎善為炎畫策察時政所宜損益皆令炎豫記之以備晉王訪問晉王欲以攸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曰中撫軍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晉王由是意定冬十月丙午立炎為世子

晉武帝泰始元年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　秋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為晉王　冬十二月壬戌魏帝禪位於晉丙寅王即皇帝位丁卯封皇叔祖父孚為安平王叔父幹為平原王亮為扶風王伷為東莞王駿為汝陰王肜為梁王倫為琅邪王弟攸為齊

晉大封宗室

賈充與荀顗荀勖馮紞為黨友裴楷言其不可用

賈充出鎮秦雍用荀勖計復留

充妻郭槐賂楊后求納其女帝初不欲納賈女以后與荀馮言從之

王鑑為樂安王機為燕王又封羣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為王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

三年春正月丁卯立子衷為皇太子

七年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帝之為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於帝充為人巧諂與太尉行太子太傅荀顗侍中中書監荀勖越騎校尉安平馮紞相為黨友朝野惡之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樂安任愷河南尹潁川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為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之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亦稱之

秋七月癸酉以充為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充患之

冬十一月賈充將之鎮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勖勖曰公為宰相乃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充曰然則孰可寄懷勖曰勖請言之因謂馮紞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埶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紞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為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為請荀顗荀勖馮紞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八年春二月辛卯皇太子納賈妃妃年十五長於太子二歲妒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　秋七月以賈充為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

帝恐太子不堪嗣楊后以為不可動

楊后疾篤請帝納其叔父駿女芷

齊王攸惡荀勖馮紞傾諂反為其所中

楊珧預表一門二后之禍

褚䂮郭奕言楊駿不可任

楊珧等建議諸王公不宜居京師

十年秋七月丙寅皇后楊氏殂初帝以太子不慧恐不堪為嗣嘗密以訪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鎮軍大將軍胡奮女為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為后致太子不安枕帝膝泣曰叔父駿女芷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帝流涕許之

咸寧二年　初齊王攸有寵於文帝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臨終為帝叙漢淮南王魏陳思王事而泣執攸手以授帝太后臨終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為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疾甚朝野皆屬意於攸攸妃賈充之長女也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壻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攸素惡荀勖及左衛將軍馮紞勖乃使紞說帝曰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齊王為公卿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陰納之乃徙和為光祿勳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　冬十月丁卯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美而有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之十二月以后父鎮軍將軍駿為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䂮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駿驕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為損益乎

三年秋七月衛將軍楊珧等建議以為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户邑多少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為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八月癸亥徙扶風王亮為汝南王出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王倫為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

帝以疑事試太子張泓為代對而帝悅

三楊用事

劉毅言帝可方漢桓靈

荀勖譖出張華於外

王輔為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以東莞王伷在徐州徙封琅邪王汝陰王駿在關中徙封扶風王又徙太原王顒為河間王汝南王柬為南陽王輔孚之子顒孚之孫也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又封皇子瑋為始平王允為濮陽王該為新都王遐為清河王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

四年冬十月徵征北大將軍衛瓘為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每欲陳啟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帝悉召東宮官屬為設宴會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而答詔多引古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謂泓曰便為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踧踖衆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太康元年侍御史郭欽上疏請徙内郡羌胡鮮卑於邊地帝不聽事見羌胡之叛

二年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内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三年春正月帝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中書監荀勖侍中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

馮紞荀勖譖出齊王攸之國

王渾等請留攸

王濟甄德使妻入宮泣請留攸帝仍不從

羊琇為楊珧左遷發病卒

庾旉等上議齊王不當出外帝大怒劉頌奏旉等七

勖因而譖之甲午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勖馮紞楊珧皆惡之紞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勖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為然

冬十二月甲申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其揆一也侍中司空齊王攸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其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仍加崇典禮主者詳案舊制施行以汝南王亮為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光祿大夫山濤為司徒尚書令衛瓘為司空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為攸至親盛德侔於周公宜贊皇朝與聞政事今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同姓寵之太厚則有吳楚逆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也歷觀古今苟事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者庸可保乎愚以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汝南王亮楊珧共幹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既無偏重相傾之勢又不失親親仁覆之恩計之盡善者也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憙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帝並不從濟使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涕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邪乃出濟為國子祭酒德為大鴻臚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見楊珧手刃殺之珧知之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左遷太僕琇憤怨發病卒李憙亦以年老遜位卒於家

四年春正月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旉太叔廣劉暾繆蔚郭頤秦秀傅珍上表曰昔周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周公康叔聃季皆入為三公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漢諸

人罪當棄市賴夏侯駿王晃駮議得減

鄭默曹志請如旉等議帝怒朱整褚䂮等又傳致其罪皆斥免

庾純以首其子免罪

向雄請留齊王帝不

王侯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啟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旉純之子暾毅之子也旉既具草先以呈純純不禁事過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志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及其衰也雖有五霸代興豈與周召之治同日而論哉自羲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欲獨擅其權而纔得沒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踈爲用此前事之明驗也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帝覽之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且謂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橫造異論下有司策免鄭默於是尚書朱整褚䂮等奏志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志等付廷尉科罪詔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科罪庾純詣廷尉自首旉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奏旉等大不敬當棄市尚書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曰官立八座正爲此時乃獨爲駮議左僕射下邳王晃亦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旉是議主應爲戮首但旉家人自首宜并廣等七人皆丐其死命並除名二月詔以濟南郡益齊國己丑立齊王攸子長樂亭侯寔爲北海王命攸備物典策設軒轅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三月齊獻王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帝不許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

齊王歐血薨帝但誅醫以自解

帝哀慟齊王以馮紞言遂止淚

楊駿排出汝南王亮

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遹

帝恃遹明慧故無廢太子意仍恐楊氏之逼

者少齊王臥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卒攸疾轉篤帝猶催上道攸自强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其無疾辭出數日歐血而薨帝往臨喪攸子冏號踊訴父病為醫所誣詔卽誅醫以冏為嗣初帝愛攸甚篤為荀勖馮紞等所構欲為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攸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雖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十年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冬十一月甲申以亮為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徙南陽王柬為秦王都督關中諸軍事始平王瑋為楚王都督荊州諸軍事濮陽王允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並假節之國立皇子乂為長沙王穎為成都王晏為吳王熾為豫章王演為代王皇孫遹為廣陵王又封淮南王子迪為漢王楚王子儀為毗陵王徙扶風王暢為順陽王暢弟歆為新野公暢駿之子也琅邪王覲弟澹為東武公繇為東安公覲伷之子也　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遹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遹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羣臣稱遹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遹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之謀以太子母弟柬瑋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偪復以佑為北軍中候典禁兵帝為皇孫遹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為廣陵王傅

惠帝永熙元年春三月帝疾篤未有顧命勳舊之臣多已物故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其新所用者正色謂

楊后乘帝迷亂奏以楊駿輔政

楊駿趣汝南王亮復令石鑒張劭討之亮懼夜赴許昌

楊濟李斌勸駿留亮不從

駿以官爵媚衆傅祗石崇何攀諫而不從

駿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中書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又欲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與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頷之夏四月辛丑皇后召華廙及中書令何劭口宣帝旨作詔以駿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事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視而無言廙歆之孫劭曾之子也遂趣汝南王亮赴鎮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帝遂困篤己酉崩於含章殿帝宇量弘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為皇后楊駿入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人自衛詔石鑒與中護軍張劭監作山陵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舉兵討駿者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為手詔與石鑒張劭使帥陵兵討亮劭駿甥也即帥所領趣鑒速發鑒以為不然保持之亮問計於廷尉何勖勖曰今朝野皆歸心於公公不討人而畏人討邪亮不敢發夜馳赴許昌乃得免駿弟濟及甥河南尹李斌皆勸駿留亮駿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徵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戶庶幾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為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為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五月辛未葬武帝於峻陽陵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依魏明帝即位故事普進封爵以求媚於衆左軍將軍傅祗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祗嘏之子也丙子詔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預喪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上皆封關中侯復租調一年散騎常侍石崇散騎侍郎何攀共上奏以為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及諸將平吳之功輕重不稱且大晉卜世無窮今之開制當垂於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

傅咸數諫駿駿欲出之以李斌言乃止

楊濟慮咸以直致禍而咸不動

孫楚蒯欽直言於駿

王彰逃避駿辟

賈后置謝氏於別室

非公侯矣不從詔以太尉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聖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竊謂山陵既畢明公當審思進退之宜茍有以察其忠款言豈在多駿不從咸數諫駿駿漸不平欲出咸為郡守李斌曰斥逐正人將失人望乃止楊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茍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忠益而反見怨疾乎楊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為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為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駿為政嚴碎專愎中外多惡之馮翊太守孫楚謂駿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當以至公誠信謙順處之今宗室彊盛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從楚資之孫也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它人皆為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過疎我我得疎乃可以免不然與之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為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新興張宣子怪而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太傅昵近小人疎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為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為太子太師衛尉裴楷為少師吏部尚書王戎為太傅前太常張華為少傅衛將軍楊濟為太保尚書和嶠為少保拜太子母謝氏為淑媛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

初和嶠嘗從容言於武帝曰皇太子有淳

武帝欲廢賈后以荀勗馮紞楊珧趙粲營救而免

賈后密使董猛與孟觀李肇謀誅楊駿廢太后

東安公繇與楚王瑋兵合以討駿

朱振說駿燒雲龍門索姦人駿不能決遂殺於馬廄

傅祗給武茂裴頠給

古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與荀勖等同侍武帝武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還勖等並稱太子明識雅度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帝即位嶠從太子遹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元康元年　初賈后之為太子妃也嘗以妒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修金墉城將廢之荀勖馮紞楊珧及充華趙粲共營救之曰賈妃年少妒者婦人常情長自當差楊后曰賈公閭有大勳於社稷妃親其女正復妒忌豈可遽忘其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廢后數誡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己返以后為構己於武帝更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為太傅駿所抑殿中中郎勃海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陰構駿云將危社稷黃門董猛素給事東宮為寺人監賈后密使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肇報汝南王亮使舉兵討駿亮不可肇報都督荊州諸軍事楚王瑋瑋欣然許之乃求入朝駿素憚瑋勇銳欲召之而未敢因其來朝遂聽之二月癸酉瑋及都督揚州諸軍事淮南王允來朝三月辛卯孟觀李肇啟帝夜作詔誣駿謀反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百人討駿楚王瑋屯司馬門以淮南相劉頌為三公尚書屯衛殿中段廣跪言於帝曰楊駿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荅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為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柰何燒之侍中傅祇白駿請與尚

劉豫以雜駿黨

楊珧不能以石函之表免死東安公繇誣以文鴦為駿黨

書武茂入宮觀察事勢因謂羣僚曰宮中不宜空遂揖而下階衆皆走茂猶坐祇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右軍將軍裴頠問太傅所在頠紿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從頠言遂委而去尋詔頠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頠秀之子也皇太后題帛為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於馬廄就殺之孟觀等遂收駿弟珧濟張劭李斌段廣劉豫武茂及散騎常侍楊邈中書令蔣駿東夷校尉文鴦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珧臨刑告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可問張華衆謂宜依鍾毓例為之申理繇不聽而賈氏族黨趣使行刑珧號叫不已刑者以刀破其頭繇諸葛誕之外孫也故忌文鴦誣以為駿黨而誅之是夜誅賞皆自繇出威振內外王戎謂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權勢繇不從壬辰赦天下改元賈后矯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太后於永寧宮特全太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太后居尋復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於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奉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宜廢皇太后為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議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貶皇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之恩左僕射荀愷與太子少師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為庶人詔可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令太后廢為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不許有司復固請乃從之龐

汝南王亮濫賞專權傅咸切諫而不從

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故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乃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有司收駿官屬欲悉誅之侍中傅祗啓曰昔魯芝為曹爽司馬斬關赴爽宣帝用為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悉加罪詔赦之壬寅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以秦王柬為大將軍東平王楙為撫軍大將軍楚王瑋為衛將軍領北軍中候下邳王晃為尚書令東安公繇為尚書左僕射進爵為王楙望之子也封董猛為武安侯三兄皆為亭侯亮欲取悅衆心論誅楊駿之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遺亮書曰今封賞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凡作此者由東安公人謂殿下既至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怨衆之所怨者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亮頗專權勢咸復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諠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無功而暴擢為少府論者謂長容公之姻家故至於此流聞四方非所以為益也亮皆不從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衛將軍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東安王繇並預國政賈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賈氏憚之繇兄東武公澹素惡繇屢譖之於太宰亮曰繇專行誅賞欲擅朝政庚戌詔免繇官又坐有悖言廢徙帶方於是賈謐郭彰權勢愈盛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學喜延士大夫郭彰石崇陸機弟雲和郁及滎陽潘岳清河崔基勃海歐陽建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

二十四友中石崇潘岳尤諂事謐

岐盛公孫宏勸楚王瑋昵於賈后遂因李肇說后矯詔命瑋殺汝南王亮衛瓘

岐盛說瑋乘兵勢誅賈郭瑋不能決賈后

瓌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眕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輿弟琨皆附於謐號曰二十四友郁嶠之弟也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太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瑋剛愎好殺惡之欲奪其兵權以臨海侯裴楷代瑋為北軍中候瑋怒楷聞之不敢拜亮復與瓘謀遣瑋與諸王之國瑋益忿怨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皆有寵於瑋勸瑋自昵於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衛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執政己不得專恣夏六月后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諸宮門免亮及瓘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覆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告以二公潛圖不軌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帥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又矯詔亮瓘官屬一無所問皆罷遣之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遣公孫宏李肇以兵圍亮府侍中清河王遐收瓘亮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拒之亮不聽俄而兵登牆大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故至此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趣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力戰又不聽遂為肇所執歎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衛瓘左右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瓘不聽初瓘為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瓘輒殺瓘及子孫共九人遐不能禁岐盛說瑋宜因兵勢遂誅賈郭以正王室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太子少傅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瑋專殺之罪誅之賈后亦欲因此除瑋深然之是時內外擾亂朝廷恟懼不知所出張華白帝遣殿中將軍王

反聽張華謀誅瑋夷盛宏三族

丁綏止王泰助瑋

衛瓘女以春秋之義責國臣劉繇等訟瓘冤乃族誅榮晦

賈謐與后謀委張華以朝政賈模與張華裴頠同心輔政

楊太后為賈后所迫絕膳八日而崩

趙王倫用孫秀計深交賈郭

趙王倫以求尚書令不得怨張華裴頠

山濤言王

宮齎騶虞幡出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衆皆釋仗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為遂執之下廷尉乙丑斬之瑋出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幸託體先帝而受枉乃如此乎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之起兵也隴西王泰嚴兵將助瑋祭酒丁綏諫曰公為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猝宜遣人參審定問泰乃止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諡未顯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於是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撾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即奉送章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而故給使榮晦輒收公父子及孫一時斬戮乞驗盡情偽加以明刑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爵位諡曰文成封瓘蘭陵郡公諡曰成於是賈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賈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略為衆望所依欲委以朝政疑未決以問裴頠頠贊成之乃以華為侍中中書監頠為侍中又以安南將軍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與華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二年春二月己酉故楊太后卒於金墉城是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賈后恐太后有靈或訴冤於先帝乃覆而殯之仍施諸厭劾符書藥物等

六年夏趙王倫信用嬖人琅邪孫秀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歐陽建亦表倫罪惡朝廷以倫擾亂關右徵倫為車騎將軍倫至洛陽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倫因求錄尚書事又求尚書令張華裴頠固執以為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七年　王衍為尚書令南陽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

衍誤天下蒼生

裴頠與賈模張華議廢后而不決模以言不見用憂卒

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世

韋忠不應裴頠張華

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九年春正月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作徙戎論以警朝廷（語在羌胡之叛）　夏六月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太醫令程據等又以簏箱載道上年少入宮復恐其漏泄往往殺之賈模恐禍及己甚憂之裴頠與模及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彊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言然中宮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頠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賈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為毀己而疏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　秋八月以裴頠為尚書僕射頠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唯恐其不居權位尋詔頠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以賈模適亡復以臣代之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為聖朝累不聽或謂頠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慨然久之竟不能從帝為人戇騃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裴頠薦平陽韋忠於張

之辟

廣城君臨終令后盡心太子又戒勿聽趙粲賈午入宮后皆不從

江統上陳五事太子不從

太子患杜錫忠諫置針於氈刺之

裴權慮賈謐交構

后詐有娠取韓慰祖為假子

趙俊請太

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關內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縱數無禮於太子廣城君恒切責之廣城君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為賈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為奢靡威虐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或廢朝侍而縱遊逸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東宮月俸錢五十萬太子常探取二月用之猶不足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等物而收其利又好陰陽小數多所拘忌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一曰雖有微苦宜力疾朝侍二曰宜勤見保傅咨詢善道三曰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刻鏤雜作一皆罷遣四曰西園賣葵藍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聞五曰繕牆正瓦不必拘攣小忌太子皆不從中舍人杜錫恐太子不得安其位每盡忠諫勸太子修德業保令名言辭懇切太子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氈中刺之流血錫預之子也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謐時為侍中至東宮或捨之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謐后親所昵一旦交構則事危矣不從謐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

子廢后不聽劉卞勸張華廢后華不從遂飲藥死

賈后逼太子飲醉令潘岳作書草之強手書以示帝遂召公卿議賜太子死

張華裴頠不力爭太子遂廢謝淑媛見殺

又詐為有娠內藁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欲以代太子於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左衛率東平劉卞以賈后之謀問張華華曰不聞卞曰卞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賈后常使親黨微服聽察於外頗聞卞言乃遷卞為雍州刺史卞知言泄飲藥而死十二月太子長子虨病太子為虨求王爵不許虨病篤太子為之禱祀求福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以不能飲三升舞逼之曰不孝邪天賜汝酒而不飲酒中有惡物邪太子不得已彊飲至盡遂大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勿疑猶豫以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為王蔣氏為內主願成當以三牲祠北君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壬戌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啟事十餘紙眾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不

閻纘輿棺詣闕上書請赦太子

江統潘滔王敦杜蕤魯瑤等以送太子繫獄孫琰說賈謐釋之

王衍既表女與太子離婚又不為太子上書

張韙說父華遜位而不從

司馬雅許超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裴安常保位不與謀而說孫秀勸趙王

同其不從詔者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等持節詣東宮廢太子為庶人太子改服出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麤犢車東武公澹以兵仗送太子及妃王氏三子虨臧尚同幽於金墉城王衍自表離婚許之妃慟哭而歸殺太子母謝淑媛及虨母保林蔣俊

永康元年春正月西戎校尉司馬閻纘輿棺詣闕上書以為漢戾太子稱兵拒命言者猶曰罪當笞耳今遹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戾太子宜重選師傅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書奏不省纘圃之孫也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遣東武公澹以千兵防衛太子幽於許昌宮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詔宮臣不得辭送洗馬江統潘滔舍人王敦杜蕤魯瑤等冒禁至伊水拜辭涕泣司隸校尉滿奮收縛統等送獄其繫河南獄者樂廣悉解遣之繫洛陽縣獄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曰所以廢徙太子以其為惡故耳今宮臣冒罪拜辭而加以重辟流聞四方乃更彰太子之德也不如釋之謐乃語洛陽令曹攄使釋之廣亦不坐敦覽之孫攄肇之孫也太子至許遺王妃書自陳誣枉妃父衍不敢以聞　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太子既廢衆情憤怒右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與行權右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中宮凶妒無道與賈謐等共誣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等使為内應事將起孫秀

倫舉事

孫秀勸趙王倫行反間賈后廼遣孫慮酖太子而倫因以起兵

秀使司馬雅告張華共除害華猶拒之

齊王冏斬賈謐執賈后

倫秀夷張華裴頠等

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黨於賈后道路皆知之今雖建大功於太子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雖含忍宿忿必不能深德明公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報讎豈徒免禍而已乃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數遣宮婢微服於民間聽察聞之甚懼倫秀因勸謐等早除太子以絕衆望癸未賈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自廢黜恐被毒常自煑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其食宮人猶竊於牆上過食與之慮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有司請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　夏四月趙王倫孫秀將討賈后告右衛佽飛督閭和和從之期以癸巳丙夜一籌以鼓聲為應癸巳秀使司馬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為天下除害使雅以告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加頸猶為是言邪不顧而出及期倫矯詔敕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事畢賜爵關中侯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百人排閤而入華林令駱休為內應迎帝幸東堂以詔召賈謐於殿前將誅之謐走入西鐘下呼曰阿后救我就斬之賈后見齊王冏驚曰卿何為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閤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矣時梁王肜亦預其謀后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何得不然遂廢后為庶人幽之於建始殿收粲趙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收捕賈氏親黨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坐皆夜入殿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等斬之以徇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方執張華裴頠解系

三族

解結女願從父死

趙王倫受制於孫秀王衍禁錮終身

李重不肯就倫徵乃以憂卒

倫矯詔賜賈后死金墉城

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仍夷三族解結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以活為亦坐死朝廷由是議革舊制女不從死甲午倫坐端門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於金墉誅劉振董猛孫慮程據等司徒王戎及內外官坐張裴親黨黜免者甚衆閻纘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於是趙王倫稱詔赦天下自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府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荂領冗從僕射子馥為前將軍封濟陽王虔為黃門郎封汝陰王詡為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己以聽於倫倫素庸愚復受制於孫秀秀為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而無求於倫詔追復故太子遹位號使尚書和郁帥東宮官屬迎太子喪於許昌追封遹子虨為南陽王虨弟臧為臨淮王尚為襄陽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禁錮終身從之相國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前平陽太守李重滎陽太守荀組為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為左右司馬尚書郎陽平束晳為記室淮南王文學荀崧殿中郎陸機為參軍組勖之子崧彧之玄孫也李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　太子遹之廢也將立淮南王允為太弟議者不合會趙王倫廢賈后乃以允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中護軍　己未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齎金屑酒賜賈后死於金墉城五月己巳詔立臨淮王臧為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相國倫行太孫太傅　己卯諡故太子曰愍懷六月壬寅葬於顯平陵　中護軍淮南

淮南王允因孫秀假詔遂帥兵入討倫敗幾死為伏胤所詐開陣内之延父子見殺

睦祕以身蔽倫而死

汝陰王虔與伏胤定誓而救倫得勝允

秀以私憾族誅石崇等

潘岳不聽母言而被族

倫欲殺吳王晏以傅祗力諫而免

孫秀出齊

王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相國倫及孫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討之倫秀深憚之秋八月轉允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劉機逼允收其官屬以下劾以拒詔大逆不敬允視詔乃秀手書也大怒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帥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輿閉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精銳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内以應允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睦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中書令陳準徽之兄也欲應允言於帝曰宜遣白虎幡以解鬬乃使司馬督護伏胤將騎四百持幡從宮中出侍中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與卿共之胤乃懷空板出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陣内之下車受詔胤因殺之并殺允子秦王郁漢王迪坐允夷滅者數千人曲赦洛陽初孫秀嘗為小吏事黃門郎潘岳岳屢撻之衛尉石崇之甥歐陽建素與相國倫有隙崇有愛妾曰綠珠孫秀使求之崇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石崇潘岳歐陽建奉允為亂收之崇歎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潘岳母常誚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遂與崇建皆族誅籍沒崇家相國倫收淮南王母弟吳王晏欲殺之光祿大夫傅祗爭之於朝堂衆皆諫止倫倫乃貶晏為賓徒縣王齊王冏以功遷游擊將軍冏意不滿有恨色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内乃出為平東將軍鎮許昌　孫秀議加相國倫九錫百官莫敢異議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周勃霍光其功至大皆不聞有九錫之命也張林積忿

王冏於許昌

張林請殺劉頌孫秀諫止之

梁王肜不受相位

孫秀使子會尚河東公主

羊玄之女以孫秀故得立為后

趙王倫假神語以簒位

不已以頌為張華之黨將殺之孫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林乃止以頌為光祿大夫遂下詔加倫九錫復加其子荂撫軍將軍虔中軍將軍詡為侍中又加孫秀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為二萬人與宿衛同并所隱匿之兵數踰三萬九月改司徒為丞相以梁王肜為之肜固辭不受倫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志趣乖異互相憎疾秀子會為射聲校尉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東公主　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羊氏赦天下后尚書郎泰山羊玄之之女也外祖平南將軍樂安孫旂與孫秀善故秀立之拜玄之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封興晉侯

永寧元年春正月相國倫與孫秀使牙門趙奉詐傳宣帝神語云倫宜早入西宮散騎常侍義陽王威望之孫也素諂事倫倫以威兼侍中使威逼奪帝璽綬作禪詔又使尚書令滿奮持節奉璽綬禪位於倫左衛將軍王輿前軍將軍司馬雅等帥甲士入殿曉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無敢違者張林等屯守諸門乙丑倫備法駕入宮即帝位赦天下改元建始帝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倫使張衡將兵守之丙寅尊帝為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廢皇太孫為濮陽王立世子荂為皇太子封子馥為京兆王虔為廣平王詡為霸城王皆侍中將兵以梁王肜為宰衡何劭為太宰孫秀為侍中中書監票騎將軍儀同三司義陽王威為中書令張林為衛將軍其餘黨與皆為卿將超階越次不可勝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初平南將軍孫旂之子弼弟子髦輔琰皆附會孫秀與之合族旬月間致位通顯及倫稱帝四子皆為將軍封郡侯以旂為車騎將軍開府旂以弼等受倫官爵過差必為家

孫旂責子弼等受趙王倫官爵

秀勸倫族誅張林

齊王冏討趙王倫

盧志孫洵以大義說其主起兵應冏

河間王顒遣張方攻殺夏侯奭將兵助倫以二王兵盛乃復附冏

禍遣幼子回責之弼等不從旂不能制慟哭而已　癸酉殺濮陽哀王臧孫秀專執朝政倫所出詔令秀輒改更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百官轉易如流張林素與秀不相能且怨不得開府潛與太子荂牋言秀專權不合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悉誅之荂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收林殺之夷其三族秀以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各擁彊兵據方面惡之乃盡用其親黨為三王參佐加冏鎮東大將軍穎征北大將軍皆開府儀同三司以寵安之　三月齊王冏謀討趙王倫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及南中郎將新野公歆移檄征鎮州郡縣國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誅討有不從命者誅及三族使者至鄴成都王穎召鄴令盧志謀之志曰趙王篡逆人神共憤殿下收英俊以從人望仗大順以討之百姓必不召自至攘臂爭進蔑不克矣穎從之以志為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志毓之孫也穎以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為前鋒遠近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超苞之孫也常山王乂在其國與太原內史劉暾各帥衆為穎後繼新野公歆得冏檄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彊齊疎而弱公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疎彊弱之有歆乃從冏前安西參軍夏侯奭在始平合衆數千人以應冏遣使邀河間王顒顒用長史隴西李含謀遣振武將軍河間張方討擒奭及其黨腰斬之冏檄至顒執冏使送於倫遣張方將兵助倫方至華陰顒聞二王兵盛復召方還更附二王冏檄至揚州州人皆欲應冏刺史郗隆慮之玄孫也以兄子鑒及諸子悉在洛陽疑未決悉召僚吏謀之主簿淮南趙誘前秀才虞潭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疾今義兵四起其敗必矣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遣將將兵會之中策也量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也隆退密與別駕顧彥謀之彥

都隆不聽趙誘虞潭言遂為王邃所殺

倫秀祈禱厭勝以求福

孫輔徐建等軍亂徑歸

成都王穎為孫會士猗許超所敗欲退保朝歌從盧志王彥言

曰誘等下策乃上計也治中留寶主簿張褒西曹留承聞之請見曰不審明使君今當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久今上取之不平齊王順時舉事成敗可見使君不早發兵應之狐疑遷延變難將生此州豈可保也隆不應潭翻之孫也隆停檄六日不下將士憤怒參軍王邃鎮石頭將士爭往歸之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能止將士遂奉邃攻隆隆父子及顧彥皆死傳首於冏安南將軍監沔北諸軍事孟觀以為紫宮帝坐無他變倫必不敗乃為之固守倫秀聞三王兵起大懼詐為冏表曰不知何賊猝見攻圍臣懦弱不能自固乞中軍見救庶得歸死以其表宣示內外遣上軍將軍孫輔折衝將軍李嚴帥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將軍張泓左軍將軍蔡璜前軍將軍閭和帥兵九千自堮阪關出鎮軍將軍司馬雅揚威將軍莫原帥兵八千自成皋關出以拒冏遣孫秀子會督將軍士猗許超帥宿衛兵三萬以拒穎召東平王楙為衛將軍都督諸軍又遣京兆王馥廣平王虔帥兵八千為三軍繼援倫秀日夜禱祈厭勝以求福使巫覡選戰日又使人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書述倫祚長久欲以惑衆　閏月張泓等進據陽翟與齊王冏戰屢破之冏軍穎陰夏四月泓乘勝逼之冏遣兵逆戰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曰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矣趙王倫大恐祕之而召其子虔及許超還會泓破冏露布至倫乃復遣之泓等悉帥諸軍濟穎攻冏營冏出兵擊其別將孫髦司馬譚等破之泓等乃退孫秀詐稱已破冏營擒得冏令百官皆賀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為孫會士猗許超所敗殺傷萬餘人士衆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盧志王彥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志有輕我之心我若退縮士氣沮衄不可復用且戰何能無勝負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

擊其不備遂大敗孫會等

王輿廣陵公漼斬孫秀等使倫為詔迎帝復位

賜趙王倫死并誅其四子

倫賞黃橋之功士猗許超與孫會皆持節由是各不相從軍政不一且恃勝輕穎而不設備穎
帥諸軍擊之大戰於湨水會等大敗棄軍南走穎乘勝長驅濟河自冏等起兵百官將士皆欲
誅倫秀秀懼不敢出中書省及聞河北軍敗憂懣不知所為孫會許超士猗等至與秀謀或欲
收餘卒出戰或欲焚宮室誅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辛酉
左衛將軍王輿與尚書廣陵公漼帥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宮三部司馬為應於內攻孫
秀許超士猗於中書省皆斬之遂殺孫奇孫弼及前將軍謝惔等漼伷之子也王輿屯雲龍門
召八坐皆入殿中使倫為詔曰吾為孫秀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皇復位吾歸老
於農畝傳詔以騶虞幡敕將士解兵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太子荂皆還汶陽里第遣甲
士數千迎帝於金墉城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羣臣頓首謝罪詔送倫荂等赴金墉
城廣平王虔自河北還至九曲聞變棄軍將數十人歸里第癸亥赦天下改元大酺五日分遣
使者慰勞三王梁王肜等表趙王倫父子凶逆宜伏誅丁卯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收其子
荂馥虔詡皆誅之凡百官為倫所用者皆斥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是日成都王穎至己巳河
間王顒至穎使趙驤石超助齊王冏討張泓等於陽翟泓等皆降自兵興六十餘日戰鬬死者
近十萬人斬張衡閭和孫髦於東市蔡璜自殺五月誅義陽王威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孫
旂永饒冶令空桐機斬孟觀皆傳首洛陽夷三族　六月乙卯齊王冏帥衆入洛陽頓軍通章
署甲士數十萬威震京師　甲戌詔以齊王冏為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
故事成都王穎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尚書事加九錫入朝不趨劒履上殿河
間王顒為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常山王乂為撫軍大將軍領左軍進廣陵公漼爵為王領尚

齊成都河間三府置掾屬多武號者知兵未戰

齊王冏特宥劉琨父子

盧王勸成都王潁請歸藩潁從其言士民又舉皆歸之

齊王冏委任五公

潁資盧志之謀以成

書加侍中進新野公歆爵為王都督荊州諸軍事加鎮南大將軍齊成都河間三府各置掾屬四十人武號森列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戢也己卯以梁王肜為太宰領司徒光祿大夫劉蕃女為趙世子荂妻故蕃及二子散騎侍郎輿冠軍將軍琨皆為趙王倫所委任大司馬冏以琨父子有才望特宥之以輿為中書郎琨為尚書左丞又以前司徒王戎為尚書令劉暾為御史中丞王衍為河南尹新野王歆將鎮之與冏同乘謁陵因說冏曰成都王至親同建大動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爾當奪其兵權常山王乂與成都王潁俱拜陵乂謂潁曰天下者先帝之業王宜維正之聞其言者莫不憂懼盧志謂潁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貳然今齊王欲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潁從之帝見潁於東堂慰勞之潁拜謝曰此大司馬冏之勳臣無豫焉因表稱冏功德宜委以萬機自陳母疾請歸藩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潁至七里澗及之潁住車言別流涕滂沱惟以太妃疾苦為憂不及時事由是士民之譽皆歸潁冏辟新興劉殷為軍諮祭酒洛陽令曹攄為記室督尚書郎江統陽平太守河內苟晞參軍事吳國張翰為東曹掾孫惠為戶曹掾前廷尉正顧榮及順陽王豹為主簿惠賁之曾孫榮雍之孫也冏以何勖為中領軍董艾典樞機又封其將佐有功者葛旟路秀衛毅劉真韓泰皆為縣公委以心膂號曰五公成都王潁至鄴詔遣使者就申前命潁受大將軍讓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臣皆封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既久百姓困敝乞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民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為衣服斂祭黃橋戰士旌顯其家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溫縣瘞趙王倫戰士

顧榮戴淵勸機還吳機戀不能去

冏請立清河王覃為太子

嵇紹鄭方孫惠曹攄皆諫冏失

萬四千餘人皆盧志之謀也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氣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詔復遣使諭穎入輔並使受九錫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故穎終辭不拜初大司馬冏疑中書郎陸機為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大將軍穎為之辨理得免死因表為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為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及廣陵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　秋七月復封常山王乂為長沙王　冬十二月封大司馬冏子冰為樂安王英為濟陽王超為淮南王

太安元年大司馬冏欲久專大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清河王覃遐之子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之夏五月癸卯立覃為皇太子以冏為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為司空領中書監　齊武閔王冏既得志頗驕奢擅權大起府第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制與西宮等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可兆矣又與冏書以為唐虞茅茨夏禹卑宮今大興第舍及為三王立宅豈今日之所急邪冏遜辭謝之然不能從冏耽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舉不均嬖寵用事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即加考竟南陽處士鄭方上書諫冏曰今大王安不慮危燕樂過度一失也宗室骨肉當無纖介今則不然二失也蠻夷不靜大王謂功業已隆不以為念三失也兵革之後百姓窮困不聞振救四失也大王與義兵盟約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而今猶有有功未論者五失也冏謝曰非子孤不聞過孫惠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彊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

孫惠張翰顧榮庾袞皆避位去

王豹請依周召之法諸王分國夾輔齊王冏本能從及聽長沙王乂言殺之

李含與皇甫商素有隙遂背冏琦顒說顒討齊立成都顒廼帥張方等趨洛陽

其難而不以為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崇親推近委重長沙成都二王長揖歸藩則太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今乃忘高亢之可危貪權勢以受疑難遨遊高臺之上逍遙重墉之內愚竊謂危亡之憂過於在潁翟之時也冏不能用惠辭疾去冏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盛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冏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鱠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長史葛旟以其廢職白冏徙榮為中書侍郎潁川處士庾袞聞冏朞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王豹致牋於冏曰伏思元康已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者乃事勢使然非皆為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各以方剛彊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冀此求安未見其福也因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為北州伯治鄴冏自為南州伯治宛分河為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冏優令答之長沙王乂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冏乃奏豹讒內間外坐生疑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冏以河間王顒本附趙王倫心常恨之梁州刺史安定皇甫商與顒長史李含不平含被徵為翊軍校尉時商參冏軍事夏侯奭兄亦在冏府含心不自安又與冏右司馬趙驤有隙遂單馬奔顒詐稱受密詔使顒誅冏因說顒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為齊罪而討之必可擒也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功

盧志諫穎勿應顒穎

顒檄長沙王乂討冏冏長史趙淵執冏以降乂斬於閶闔門外

冏為乂所殺含乂謀覺乃發兵討含乂徵

也顒從之是時武帝族弟范陽王虓都督豫州諸軍事顒上表陳冏罪狀且言勒兵十萬欲與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共會洛陽請長沙王乂廢冏還第以穎代冏輔政顒遂舉兵以李含為都督帥張方等趨洛陽復遣使邀穎穎將應之盧志諫不聽　十二月丁卯顒表至冏大懼會百官議之曰孤首唱義兵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今二王信讒作難將若之何尚書令王戎曰公勳業誠大然賞不及勞故人懷二心今二王兵盛不可當也若王就第委權崇讓庶可求安冏從事中郎葛旟怒曰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不在府讒言逆亂當共誅討奈何虛承偽書遽令公就第乎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邪議者可斬百官震悚失色戎偽藥發墮廁得免李含屯陰盤張方帥兵二萬軍新安檄長沙王乂使討冏冏遣董艾襲乂乂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董艾陳兵宮西縱火燒千秋神武門冏使人執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乂又稱大司馬謀反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冏衆大敗大司馬長史趙淵殺何勖因執冏以降冏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趣牽出斬於閶闔門外徇首六軍同黨皆夷三族死者二千餘人囚冏子超冰英於金墉城廢冏弟北海王寔赦天下改元李含等聞冏死引兵還長安長沙王乂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大將軍穎穎以孫惠為參軍陸雲為右司馬

二年　初李含以長沙王乂微弱必為齊王冏所殺因欲以為冏罪而討之遂廢帝立大將軍穎以河間王顒為宰相己得用事既而冏為乂所殺穎顒猶守藩不如所謀穎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猶嫌乂在內不得逞其欲欲去之時皇甫商復為乂參軍商兄重為秦州刺史含說顒曰商為乂所任重終不為人用宜早除之可表遷重為內職因其過長安執之重知之

含為河南尹復與馮蓀卞粹謀殺乂反為乂所誅盧志邵續勸穎勿助顒攻乂穎不從

張方敗皇甫商牽秀入京城大掠

露檄上尚書發隴上兵以討含乂以兵方少息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為河南尹含就徵而重不奉詔顒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合四郡兵攻之顒密使含與侍中馮蓀中書令卞粹謀殺乂皇甫商以告乂收含蓀粹殺之驃騎從事琅邪諸葛玫前司徒長史武邑牽秀皆出奔鄴　河間王顒聞李含等死即起兵討長沙王乂大將軍穎上表請討張昌許之聞昌已平因欲與顒共攻乂盧志諫曰公前有大功而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宜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主之事也參軍魏郡邵續曰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明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穎皆不從八月顒穎共表乂論功不平與右僕射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殺害忠良請誅玄之商遣乂還國詔曰顒敢舉大兵內向京輦吾當親帥六軍以誅姦逆其以乂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顒以張方為都督將精兵七萬自函谷東趨洛陽穎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中護軍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機以羇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王粹等心皆不服白沙督孫惠與機親厚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列軍自朝歌至河橋鼓聲聞數百里乙丑帝如十三里橋太尉乂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己巳帝還軍宣武場庚午舍於石樓九月丁丑屯於河橋壬子張方襲皇甫商敗之甲申帝軍於芒山丁亥幸偃師辛卯舍於豆田大將軍穎進屯河南阻清水為壘癸巳羊玄之憂懼而卒帝旋軍城東丙申幸緱氏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　石超進逼緱氏冬十月壬寅帝還宮丁未敗牽秀於東陽門外大將軍穎遣將軍馬咸助陸機戊申太尉乂奉帝與機戰於建春門乂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戟於馬突咸陳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

孫惠勸陸機讓都督於王粹機不從及石超兵敗機為孟玖孟超所誣遂夷三族江統蔡克棗嵩等請宥陸雲玖復胥穎殺之孫拯明二陸冤費慈宰意明拯冤皆為玖所族殺

水為之不流斬其大將軍賈崇等十六人石超遁去初宦人孟玖有寵於大將軍穎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皆不敢違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領萬人為小督未戰縱兵大掠陸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吳郡孫拯勸機殺之機不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故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敗沒玖疑機殺之譖之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牽秀素諂事玖將軍王闡郝昌帳下督陽平公師藩皆玖所引用相與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參軍事王彰諫曰今日之舉強弱異勢庸人猶知必克況機之明達乎但機吳人殿下用之太過北土舊將皆疾之耳穎不從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為牋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機弟清河內史雲平東祭酒耽及孫拯皆下獄記室江統陳留蔡克穎川棗嵩等上疏以為陸機淺謀致敗殺之可也至於反逆則衆共知其不然宜先檢校機反狀若有徵驗誅雲等未晚也統等懇請不已穎遲迴者三日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之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耽夷機三族獄吏考掠孫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拯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知拯不可屈乃令獄吏詐為拯辭穎既殺機意常悔之及見拯辭大喜謂玖等曰非卿之忠不能窮此姦遂夷拯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太尉乂奉帝攻張

皇甫商為從甥所告顒捕殺之乂屢破穎張方欲退而東海王越勿執乂告方開城內穎於是方殺乂穎為相

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方遂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退屯十三里橋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為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廪穀以足軍食乂既戰勝以為方不足憂聞方壘成十一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議以乂穎兄弟可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等往說穎令與乂分陝而居穎不從乂因致書於穎為陳利害欲與之和解穎復書請斬皇甫商等首則引兵還鄴乂不可穎進兵逼京師張方決千金堨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已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公私窮踧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驃騎主簿范陽祖逖言於乂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啟上為詔與沈使發兵襲顒顒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乂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諸郡多起兵應之沈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趣長安乂又使皇甫商間行齎帝手詔命游楷等罷兵敕皇甫重進軍討顒商行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顒顒捕商殺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四上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四下

西晉之亂

永興元年春正月長沙厲王乂屢與大將軍穎戰破之前後斬獲六七萬人而乂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而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為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癸亥潛與殿中諸將夜收乂送別省甲子越啟帝下詔免乂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城既開殿中將士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劫出乂以拒穎越懼欲殺乂以絕衆心黃門侍郎潘滔曰不可將自有靜之者乃遣人密告張方丙寅方取乂於金墉城至營炙而殺之方軍士亦為之流涕

劉沈屢敗顒以衛博皇甫澹戰沒反為顒執不屈而死

穎廢羊后及太子覃顒表立穎為太弟

東海王越以穎僭侈與陳眕上官巳等謀討之遂奉帝北征

東安王繇喬智明勸

公卿皆詣鄴謝罪大將軍穎入京師復還鎮於鄴詔以穎為丞相加東海王越守尚書令穎遣奮武將軍石超等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穎皆殺之悉代去宿衛兵表盧志為中書監留鄴參署丞相府事　河間王顒頓軍於鄭為東軍聲援聞劉沈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逆戰於好畤夔兵敗顒懼退入長安急召張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軍中乏食殺人雜牛馬肉食之劉沈渡渭而軍與顒戰顒屢敗沈使安定太守衛博功曹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顒帳下沈兵來遲馮翊太守張輔見其無繼引兵橫擊之殺博及澹沈兵遂敗收餘卒而退張方遣其將敦偉夜擊之沈軍驚潰沈與麾下南走追獲之沈謂顒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以違天子之詔量彊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葅醢之戮其甘如薺顒怒鞭之而後腰斬新平太守江夏張光數為沈畫計顒執而詰之光曰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顒壯之引與歡宴表為右衛司馬　二月乙酉丞相穎表廢皇后羊氏幽於金墉城廢皇太子覃為清河王　三月河間王顒表請立丞相穎為太弟戊申詔以穎為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大赦乘輿服御皆遷於鄴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以顒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前太傅劉寔為太尉寔以老固讓不拜皇太弟穎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衆望司空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眕及長沙王故將上官巳等謀討之秋七月丙申朔陳眕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入殿中戒嚴討穎石超奔鄴戊戌大赦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巳亥越奉帝北征以越為大都督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越檄召四方兵赴者雲集比至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恐穎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

穎奉迎乘輿穎不從

乘輿敗於蕩陰嵇紹以死衛帝

穎使和演密殺王浚演反為浚所殺浚遂與東嬴公騰等討穎

穎殺東安王繇

左將軍睿遂逃歸國

睿為津吏所止賴宋典以免

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帥眾五萬拒戰折衝將軍喬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今主上為羣小所逼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陳眕二弟匡規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己未石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於草中亡六璽石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穎遣盧志迎帝庚申入鄴大赦改元曰建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陳眕上官已等奉太子覃守洛陽司空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太弟穎以越兄弟宗室之望下令招之越不應命前奮威將軍孫惠上書勸越邀結藩方同獎王室越以惠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候苟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以晞行兗州刺史　初三王之起兵討趙王倫也安北將軍王浚擁眾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太弟穎欲討之而未能浚心亦欲圖穎穎以右司馬和演為幽州刺史密使殺浚演與烏桓單于審登謀與浚游薊城南清泉因而圖之會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審登以為浚得天助乃以演謀告浚浚與審登密嚴兵約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共圍演殺之自領幽州營兵騰越之弟也太弟穎稱詔徵浚浚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朱及東嬴公騰同起兵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及石超擊之　太弟穎怨東安王繇前議八月戊辰收繇殺之初繇兄琅邪恭王覲薨子睿嗣睿沈敏有度量為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導敦之從父弟也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諸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

穎從王澄言發孟玖張方入洛陽復廢太子覃及羊后

盧志勸穎奉帝還洛陽穎遂倉卒棄鄴

侯氏俱歸國 丞相從事中郎王澄發孟玖奸利事勸太弟穎誅之穎從之 司空越之討太弟穎也太宰顒遣右將軍馮翊太守張方將兵二萬救之聞帝已入鄴因命方鎮洛陽上官巳與別將苗願拒之大敗而還太子覃夜襲巳願巳願出走方入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下車扶止之復廢覃及羊后 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使將兵在鄴以淵子聰為積弩將軍右賢王宣等謀共立淵為大單于（事見劉淵僭漢）王浚東嬴公騰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眾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眾所能禦也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眾果可發否就能發之鮮卑烏桓未易當也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避其鋒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四海之內孰不願為殿下盡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嬴疏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願殿下撫勉士眾靖以鎮之淵請為殿下以二部摧東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眾五萬都於離石以聰為鹿蠡王遣左於陸王宏帥精騎五千會穎將王粹拒東嬴公騰粹已為騰所敗宏無及而歸王浚東嬴公騰合兵擊王斌大破之浚以主簿祁弘為前鋒敗石超於平棘乘勝進軍候騎至鄴鄴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盧志勸穎奉帝還洛陽時甲士尚有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將發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狐疑未決俄而眾潰穎遂將帳下數十騎與志奉帝御犢車南奔洛陽倉卒上下無齎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之於道中買飯夜則御中黃門布被食以瓦盆至溫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及濟河張方自洛陽遣其子羆帥騎三千以所乘車奉迎帝至芒

劉淵知穎不用其策致為奴才

張方專制朝政范陽王虓等請尊穎降穎

張方劫帝奔長安而洛陽復一空

山下方自帥萬餘騎迎帝方將拜謁帝下車自止之帝還宮奔散者稍還百官粗備辛巳大赦王浚入鄴士衆暴掠死者甚衆使烏桓羯朱追太弟穎至朝歌不及浚還薊以鮮卑多掠人婦女命有敢挾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千人　劉淵聞太弟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為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冬十月帝既還洛陽張方擁兵專制朝政太弟穎不得復預事豫州都督范陽王虓徐州都督東平王楙等上言穎弗克負荷宜降封一邑特全其命太宰宜委以關右之任自州郡以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咨張方為國效節而不達變通未即西還宜遣還郡所加方官請悉如舊司徒戎司空越並忠國小心宜幹機事委以朝政王浚有定社稷之勳宜特崇重遂撫幽朔長為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則陛下垂拱四海自正矣張方在洛既久兵士剽掠殆竭衆情喧喧無復留意議欲奉帝遷都長安恐帝及公卿不從欲須帝出而劫之乃請帝謁廟帝不從十一月己未方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帝馳避後園竹中軍人引帝出逼使上車帝垂泣從之方於馬上稽首曰今寇賊縱橫宿衛單少願陛下幸臣壘臣盡死力以備不虞時羣臣皆逃匿唯中書監盧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帝遂幸方壘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割流蘇武帳為馬帴魏晉以來蓄積埽地無遺方將焚宗廟宮室以絶人返顧之心盧志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襲之乃止帝停方壘三日方擁帝及太弟穎豫章王熾等趨長安王戎出奔郟太宰顒帥官屬步騎三

萬迎於霸上顒前拜謁帝下車止之帝入長安以征西府為宮唯尚書僕射荀藩司隸劉暾河南尹周馥等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東西臺藩勖之子也丙午留臺大赦改元復為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　十二月丁亥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質庸下熾沖素好學故太宰顒立之詔以司空越為太傅與顒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政又以光祿大夫王衍為尚書左僕射高密王略為鎮南將軍領司隸校尉權鎮洛陽東中郎將模為寧北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鎮鄴百官各還本職令州郡蠲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大赦改元略模皆越之弟也王浚既去鄴越使模鎮之顒以四方乖離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解之冀獲少安越辭太傅不受又詔以太宰顒都督中外諸軍事張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

二年夏四月張方廢羊后　游楷等攻皇甫重累年不能克重遣其養子昌求救於外昌詣司空越越以太宰顒新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猝百官初皆從之俄知其詐相與誅昌顒請遣御史宣詔喻重令降重不奉詔先是城中不知長沙厲王及皇甫商已死重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人曰已為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人於是城中知無外救共殺重以降顒以馮翊太守張輔為秦州刺史　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勸司空越起兵討之秋七月越傳檄山東征鎮州郡云欲糾帥義旅奉迎天子還復舊都東平王楙聞之懼長史王修說楙曰東海宗室重望今興義兵公宜舉徐州以授之則免於難且有克讓之美矣楙從之越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楙自為兗州刺史詔即遣使者劉虔授之是時越兄弟並據方任

公師藩憤頴見廢起兵於趙魏石勒汲桑北之顒復體表頴為鎮軍

劉喬拒司空越東平王楙亦與之合

於是范陽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為盟主越輒選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憐之穎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於趙魏衆至數萬初上黨武鄉羯人石勒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建威將軍閻粹說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為茌平人師懽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勒乃與牧師汲桑結壯士為羣盜及公師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藩攻陷郡縣殺二千石長史轉前攻鄴平昌公模甚懼范陽王虓遣其將苟晞救鄴與廣平太守譙國丁紹共擊藩走之　八月司空越以琅邪王睿為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睿請王導為司馬委以軍事越帥甲卒三萬西屯蕭縣范陽王虓自許屯於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為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拒之虓以劉琨為司馬越以劉藩為淮北護軍劉輿為潁川太守喬上尚書列輿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許遣其長子祐將兵拒越於蕭縣之靈壁越兵不能進東平王楙在兗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虓遣苟晞還兗州徙楙都督青州楙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劉喬合　太宰顒聞山東兵起甚懼以公師藩為成都王穎起兵壬午表穎為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以盧志為魏郡太守隨穎鎮鄴欲以撫安之又遣建武將軍呂朗屯洛陽顒發詔令東海王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會得劉喬上事冬十月丙子下詔稱劉輿迫脅范陽王虓造構凶逆其令鎮南大將軍劉弘平南將軍彭城王釋征東大將軍劉準各勒所統與劉喬并力以張方為大都督統精卒十萬與呂朗共會許昌誅輿兄弟釋宣帝弟子穆王權之孫也丁丑顒使成都王穎領將軍樓褒等前車騎將軍石超領北中郎將王闡等據河橋為劉喬繼援進喬鎮東將軍假節劉弘遺喬及司空越書欲使之解怨釋

劉宏知顒必敗帥兵受越空越節度　顒欲賜羊后死劉暾等固執之　劉琨說温羨讓位於范陽王虓遂乞師王浚擊殺王闡石越劉祐而劉喬奔

兵同奬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於宗子今夕為忠明日為逆翩其反而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虎交鬬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太宰顒方拒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其言喬乘虛襲許破之劉琨將兵救許不及遂與兄輿及范陽王虓俱犇河北琨父母為喬所執劉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乃遣參軍劉盤為督護帥諸軍受司空越節度　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詐被檄自稱平西將軍復立羊后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羊后太宰顒矯詔以羊后屢為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暾等上奏固執以為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無緣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愚智皆謂其冤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何益於治顒怒遣呂朗收暾暾奔青州依高密王略然羊后亦以是得免　十二月呂朗等東屯滎陽成都王穎進據洛陽　劉琨說冀州刺史太原温羨使讓位於范陽王虓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浚以突騎資之擊王闡於河上殺之琨遂與虓引兵濟河斬石超於滎陽劉喬自考城引退虓遣琨及督護田徽東擊東平王楙於廩丘楙走還國琨徽引兵東迎越擊劉祐於譙祐敗死喬衆遂潰喬犇平氏司空越進屯陽武王浚遣其將祁弘帥突騎鮮卑烏桓為越先驅

光熙元年　初太弟中庶子蘭陵繆播有寵於司空越播從弟右衛率胤太宰顒前妃之弟也越之起兵遣播胤詣長安說顒令奉帝還洛約與顒分陝為伯顒素信重播兄弟即欲從之張

單垣與繆胥繆播說顒令郅輔斬張方以與越和

裴廙賈龕賈足等斬馬瞻梁邁顒長史楊

方自以罪重恐為誅首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於人顒乃止及劉喬敗顒懼欲罷兵與山東和解恐張方不從猶豫未決方素與長安富人郅輔親善以為帳下督顒參軍河間畢垣嘗為方所侮因說顒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兵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繆播繆胥復說顒宜急斬方以謝山東可不勞而定顒使人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為之奈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入顒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顒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顒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方火下發函輔斬其頭還報顒以輔為安定太守送方頭於司空越以請和越不許宋胄襲河橋樓褒西走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會宋胄逼洛陽成都王穎西犇長安至華陰聞顒已與山東和親留不敢進呂朗屯滎陽劉琨以張方首示之遂降甲子司空越遣祁弘宋胄司馬纂帥鮮卑西迎車駕以周馥為司隸校尉假節都督諸軍屯澠池　夏四月己巳司空越引兵屯溫初太宰顒以為張方死東方兵必可解既而東方兵聞方死爭入關顒悔之乃斬郅輔遣弘農太守彭隨北地太守刁默將兵拒祁弘等於湖五月壬辰弘等擊隨默大破之遂西入關又敗顒將馬瞻郭偉於霸水顒單馬逃入太白山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殺二萬餘人百官犇散入山中拾橡實食之己亥弘等奉帝乘牛車東還以太弟太保梁柳為鎮西將軍守關中六月丙辰朔帝至洛陽復羊后辛未大赦改元　馬瞻等入長安殺梁柳與始平太守梁邁共迎太宰顒於南山弘農太守裴廙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兵擊顒斬馬瞻梁邁疋詡之曾孫也司空越遣督護麋晃將兵擊顒至鄭顒使平北將軍牽秀屯馮翊顒長

騰殺牽秀而關中皆服于越

馮嵩執潁送鄴荀晞斬公歸藩

范陽王虓薨劉輿先假詔賜潁死然後發喪

劉輿說越遣其弟琨鎮并州

惠帝中毒崩羊后欲立太子覃以華混言乃立太弟熾

史楊騰詐稱顒命使秀罷兵騰遂殺秀關中皆服於越顒保城而已　八月以司空越為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虓為司空鎮鄴平昌公模為鎮東大將軍鎮許昌王浚為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越以吏部郎潁川庾敳為軍諮祭酒前太弟中庶子胡毋輔之為從事中郎黃門侍郎河南郭象為主簿鴻臚丞阮修為行參軍謝鯤為掾輔之薦樂安光逸於越越亦辟之敳等皆尚虛玄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敳殖貨無厭象薄行好招權越皆以其名重於世故辟之　祁弘之入關也成都王穎自武關奔新野會新城元公劉弘卒司馬郭勱作亂欲迎穎為主治中順陽郭舒奉弘子璠以討勱斬之詔南中郎將劉陶收穎穎北渡河奔朝歌收故將士得數百人欲赴公師藩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之送鄴范陽王虓不忍殺而幽之公師藩自白馬南渡河兖州刺史苟晞討斬之　進東嬴公騰爵為東燕王平昌公模為南陽王　冬十月范陽王虓薨長史劉輿以成都王穎素為鄴人所附祕不發喪偽令人為臺使稱詔夜賜穎死并殺其二子穎官屬先皆逃散惟盧志隨從至死不怠收而殯之太傅越召志為軍諮祭酒越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污人及至越疎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辯畫越傾膝酬接以為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輿說越遣其弟琨鎮并州以為北面之重越表琨為并州刺史以東燕王騰為車騎將軍都督鄴城諸軍事鎮鄴　十一月己巳夜帝食餅中毒庚午崩於顯陽殿羊后自以於太弟熾為嫂恐不得為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華混諫曰太弟在東宮已久民望素定今日寧可易乎即露板馳告太傅越召太弟入宮后已召覃至尚書閣疑變託疾而返癸酉太弟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宮追尊母王才人曰

越徵顒為司徒模追殺之

王彌寇青徐殺鞠羨

太傅越以帝親覽大政固求出鎮

汲桑聲言為成都王穎報仇以石勒為前驅

武哀王騰以吝嗇身殺而鄴破

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羣官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十二月太傅越以詔書徵河間王顒為司徒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其將梁臣邀之於新安車上扼殺之并殺其三子　劉琨至上黨東燕王騰即自井陘東下時并州饑饉數為胡寇所掠郡縣莫能自保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惲薄盛等及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為乞活所餘之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鬭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

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東萊王彌寇青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攻殺二千石太傅越以公車令東萊鞠羨為本郡太守以討彌彌擊殺之　三月詔追復楊太后尊號丁卯改葬之諡曰武悼　庚午立清河王覃弟豫章王詮為皇太子辛未大赦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藩庚辰越出鎮許昌　以高密王略為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南陽王模為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鎮長安東燕王騰為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仍鎮鄴　公師藩既死汲桑逃還苑中更聚衆劫掠郡縣自稱大將軍聲言為成都王報仇以石勒為前驅所嚮輒克署勒討虜將軍遂進攻鄴時鄴中府庫空竭而新蔡武哀王騰資用甚饒騰性吝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為用夏五月桑大破魏郡太守馮嵩長驅入鄴騰輕騎出奔為桑將李豐所殺桑出成都王穎棺載之車中每事啟而後行遂燒鄴宮火旬日不滅殺士民萬餘人大掠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太傅越大懼使苟晞及將軍王讚等討之　石勒與苟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秋七月己酉朔太傅越屯官渡為晞聲援　己未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

王導說琅邪王睿引士望以結人心

睿以導言絕酒

苟晞丁紹擊走汲桑石勒

石勒說張㔨督馮莫突歸劉淵

石勒以計奪烏桓張伏利度之衆

南諸軍事假節鎮建業　八月己卯朔苟晞擊汲桑於東武陽大破之桑退保清淵　九月戊申琅邪王睿至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卞壼為從事中郎周玘為倉曹屬琅邪劉超為舍人張闓及魯國孔衍為參軍壼粹之子闓昭之曾孫也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為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苟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與石勒收餘衆將奔漢冀州刺史丁紹邀之於赤橋又破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太傅越還許昌加苟晞撫軍將軍都督青兗諸軍事丁紹寧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皆假節　胡部大張㔨督馮莫突等擁衆數千壁於上黨石勒往從之因說㔨督等曰劉單于舉兵擊晉部大拒而不從自度終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然則安可不早有所屬今部落皆已受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㔨督等以為然冬十月㔨督等隨勒單騎歸漢漢主淵署㔨督為親漢王莫突為都督部大以勒為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烏桓張伏利度有衆二千壁於樂平淵屢招不能致勒偽獲罪於淵往奔伏利度伏利度喜結為兄弟使勒帥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己乃因會執伏利度謂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誰堪為主諸胡咸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帥其衆歸漢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衆配之　十一月甲寅以尚書右僕射和郁為征北將軍

乞活等為新蔡王騰復讎斬汲桑
太傅越矯詔囚清河王覃
太傅越聽潘滔之言遂與苟晞有隙
劉靈王彌俱降劉淵
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張軌將北宮純敗王彌又敗劉聰

鎮鄴乙亥以王衍為司徒　十二月戊寅乞活田甄田蘭薄盛等起兵為新蔡王騰復讎斬汲桑於樂陵棄成都王穎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葬之　前北軍中候呂雍度支校尉陳顏等謀立清河王覃為太子事覺太傅越矯詔囚覃於金墉城　初太傅越與苟晞親善引升堂結為兄弟司馬潘滔說越曰兗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也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於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為之於未亂者也越以為然癸卯越自為丞相領兗州牧都督兗豫司冀幽并諸軍事以晞為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封東平郡公越晞由是有隙　初陽平劉靈少貧賤力制奔牛走及奔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靈撫膺歎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靈自稱將軍寇掠趙魏會王彌為苟純所敗靈亦為王讚所敗遂俱遣使降漢漢拜彌鎮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封東萊公以靈為平北將軍純晞之弟也

二年春正月漢王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據太行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　二月辛卯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三月太傅越自許昌徙鎮甄城　王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掠青徐兗豫四州所過攻陷郡縣多殺守令有眾數萬苟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夏四月丁亥彌入許昌太傅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衛京師涼州刺史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將兵衛京師五月彌入自轘轅敗官軍於伊北京師大震宮城門晝閉壬戌彌至洛陽屯于津陽門詔以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甲子衍與王斌等出戰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兵大敗乙丑彌燒建春門而東衍遣左衛將軍王秉追之戰於七里澗又敗之彌走渡河與王桑自軹關如平陽漢王淵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令曰孤親行將軍之館拂席洗爵敬待將軍

路述戰死
王粹被殺

鮮于修之
請劉淵徙
都平陽

太傅越聽
劉輿潘滔
言誣殺繆
播繆胤王
延何綏高
堂沖等

何曾知武
帝後嗣必
殆

及至拜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以桑為散騎侍郎　北宮純等與漢劉聰戰於河東敗之　秋七月甲辰漢王淵寇平陽太守宋抽棄郡走河東太守路述戰死淵徙都蒲子上郡鮮卑陸逐延氐酋單徵並降於漢　八月丁亥太傅越自鄄城徙屯濮陽未幾又徙屯榮陽　九月漢王彌石勒寇鄴和郁棄城走詔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以拒彌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以拒勒平北將軍曹武屯大陽以備蒲子憲楷之子也　石勒劉靈帥眾三萬寇魏郡汲郡頓丘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簡其彊壯五萬為軍士老弱安堵如故己酉勒執魏郡太守王粹於三臺殺之

三年春正月辛丑朔熒惑犯紫微漢太史令宣于修之言於漢主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　三月丁巳太傅越自榮陽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誅帝之為太弟也與中庶子繆播親善及即位以播為中書監繆胤為太僕卿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越疑朝臣貳於己劉輿潘滔勸越悉誅播等越乃誣播等欲為亂乙丑遣平東將軍王秉帥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

臣光曰何曾譏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為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

朱誕奔劉淵

劉景沈三萬人於河劉淵黜之

石勒立君子營

張賓以策干石勒

王曠不聽施融之言遂為劉聰所敗

於家非忠臣也。

丁卯詔以王衍為太尉太傅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更使右衛將軍何倫左衛將軍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　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具陳洛陽孤弱勸漢主淵攻之淵以誕為前鋒都督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為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面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為平虜將軍　夏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勒眾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以趙郡張賓為謀主刁膺為股肱夔安孔萇支雄桃豹逯明為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為軍功曹動靜咨之　漢主淵以王彌為侍中都督青徐兗豫荊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為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肅韓述救之聰敗述於西澗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將兵拒聰等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間出我雖有數萬之眾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為固以量形勢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眾邪融退曰彼善用兵曠闇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踰太行與聰遇戰於長平之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子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漢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　秋八月漢主淵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詔平北將軍曹武等拒之皆為聰所敗聰長驅至宜陽自恃驟勝怠不設備九月弘

垣延襲敗劉聰

聰等至宜陽賴北宮純夜襲之孫詢乘虛之策於是呼延顥呼延翼朗及安陽王厲皆被殺而劉淵召聰還

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　冬十月漢主淵復遣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冠洛陽大司空鴈門剛穆公呼延翼帥步卒繼之丙辰聰等至宜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屯西明門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顥壬戌聰南屯洛水乙丑呼延翼為其下所殺其衆自大陽潰歸淵敕聰等還師聰表稱晉兵微弱不可以翼顥死故還師固請留攻洛陽淵許之太傅越嬰城自守戊寅聰親祈嵩山留平晉將軍安陽哀王厲冠軍將軍呼延朗督攝留軍太傅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朗斬之厲赴水死王彌謂聰曰今軍既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車在陝糧食不支數日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裹糧發卒更為後舉下官亦收兵穀待命於兗豫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還宣于修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

十一月甲申漢楚王聰始安王曜歸於平陽王彌南出轘轅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為居民所苦皆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　石勒寇信都殺冀州刺史王斌王浚自領冀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將兵討勒勒引兵還拒之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勒至黎陽裴憲棄軍犇淮南王堪退保倉垣　十二月漢王彌表左長史曹嶷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

四年春正月漢鎮東大將軍石勒濟河拔白馬王彌以三萬衆會之共寇徐豫兗州二月勒襲鄄城殺兗州刺史袁孚遂拔倉垣殺王堪復北濟河攻冀州諸郡民從之者九萬餘口　秋七月漢楚王聰始安王曜石勒及安北大將軍趙國圍河內太守裴整于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懷勒與平北大將軍王桑逆擊抽殺之河內人執整以降漢主淵以整為尚書左丞河內督將

山簡杜㽦促發流民還鄉王如襲破之

王讚敗石勒

王如重賂石勒使攻侯脫勒遂斬脫囚嚴嶷如復遣弟璃襲勒勒亦滅之太傅越內不自安請出討勒越師大軍出宮省無

郭默收整餘衆自為塢主劉琨以默為河內太守　己卯漢主淵卒　九月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兆王如遂潛結壯士夜襲二軍破之於是馮翊嚴嶷京兆侯脫各聚衆攻城鎮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於漢　冬十月漢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及王彌帥衆四萬寇洛陽石勒帥騎二萬會粲於大陽敗監軍裴邈於澠池遂長驅入洛川粲出轘轅掠梁陳汝潁間勒出成皋關壬寅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為讚所敗退屯文石津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征南將軍山簡遣督護王萬將兵入援軍於涅陽為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荊州刺史王澄自將欲援京師至沶口聞簡敗衆散而還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為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山簡為嚴嶷所逼自襄陽徙屯夏口　石勒引兵濟河將趣南陽王如侯脫嚴嶷等聞之遣衆一萬屯襄城以拒勒勒擊之盡俘其衆進屯宛北是時侯脫據宛王如據穰如素與脫不協遣使重賂勒結為兄弟說勒使攻脫勒攻宛克之嚴嶷引兵救宛不及而降勒斬脫囚嶷送於平陽盡并其衆遂南寇襄陽攻拔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還趣襄城王如遣弟璃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　太傅越既殺王延等大失衆望又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人無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　十一月甲戌越帥甲士四萬向許昌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惲右衛將軍何倫守衛京師防察宮省以潘滔為河南尹總留事越表以行臺自隨用

王衍大傅越省不欲遷都

荀晞陳太傅越罪伏帝密詔使討之斬劉曾程延越憂憤疾薨

太尉衍為軍司朝賢素望悉為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於是宮省無復守衞荒饉日甚殿內死人交横賊盜公行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越東屯項以馮嵩為左司馬自領豫州牧竟陵王楙白帝遣兵襲何倫不克帝委罪於楙楙逃竄得免　揚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以馥不先白己而直上書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令碩帥兵先進碩詐稱受越密旨襲馥為馥所敗退保東城　初帝以王彌石勒侵逼京畿詔苟晞督帥州郡討之會曹嶷破琅邪北收齊地兵勢甚盛苟純閉城自守晞還救青州與嶷連戰破之

五年春正月苟晞為曹嶷所敗棄城犇高平　裴碩求救於琅邪王睿睿使揚威將軍甘卓等攻周馥於壽春馥衆潰犇項新蔡王確執之馥憂憤而卒確騰之子也　二月石勒攻新蔡殺新蔡莊王確於南頓進拔許昌殺平東將軍王康　東海孝獻王越既與苟晞有隙河南尹潘滔尚書劉望等復從而譖之晞怒表求滔等首揚言司馬元超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乃移檄諸州自稱功伐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多違詔命所留將士何倫等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密賜晞手詔使討之晞素與帝文書往來越疑之使游騎於成皐間伺之果獲晞使及詔書乃下檄罪狀晞以從事中郎楊瑁為兗州刺史使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遣騎收潘滔滔夜遁得免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三月丙子薨於項祕不發喪衆共推衍為元帥衍不敢當以讓襄陽王範範亦不受範瑋之子也於是衍等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何倫李惲等聞越薨奉裴妃及世子毗自洛陽東走城中士民爭隨之帝追貶越為縣王以苟晞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　夏四月石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甯平城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相

石勒欲赦襄陽王範等以孔萇言乃決殺之

裴妃為人掠賣

荀晞請遷都倉垣帝以道阻不得進魏浚保硤石時獻穀麥於帝

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莊王澹西河王喜梁懷王禧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濟宣帝弟子景王陵之子禧澹之子也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何倫等至洧倉遇勒戰敗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何倫犇下邳李惲犇廣宗裴妃為人所掠賣久之渡江初琅邪王睿之鎮建業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沖繼越後　五月以太子太傅傅祗為司徒尚書令荀藩為司空加王浚大司馬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南陽王模為太尉大都督張軌為車騎大將軍琅邪王睿為鎮東大將軍兼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　荀晞表請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迎帝帝將從之公卿猶豫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帝召公卿議將行而衛從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傅祗出詣河陰治舟楫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為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度支校尉東郡魏浚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硤石時劫掠得穀麥獻之帝以為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　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癸未先

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丙戌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 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庚寅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轘轅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戊戌曜殺太子詮吳孝王晏竟陵王楙右僕射曹馥尚書閭丘沖河南尹劉默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曜納惠帝羊皇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石勒引兵出轘轅屯許昌光祿大夫劉蕃尚書盧志奔并州丁未漢主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為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王儁為光祿大夫珉敳之兄也初始安王曜以王彌不待己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營宜白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項關前司隸校尉劉暾說彌曰今九州糜沸羣雄競逐將軍於漢建不世之功又與始安王相失將何以自容不如東據本州徐觀天下之勢上可以混一四海下不失鼎峙之業策之上者也彌心然之

劉曜納惠帝羊皇后

王彌與劉曜有隙劉暾說其自據本州

司徒傅祗建行臺於河陰司空荀藩在陽城河南尹華薈在成皐汝陰太守平陽李矩為之立屋輸穀以給之薈歆之曾孫也藩與弟組族子中護軍崧薈與弟中領軍恒建行臺於密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為盟主藩承制以崧為襄城太守矩為滎陽太守前冠軍將軍河南褚翜為梁國內史揚威將軍魏浚屯洛北石梁塢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浚詣荀藩諮謀軍事藩邀李矩同會矩夜赴之矩官屬皆曰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何所疑乎遂往相與結歡而去浚族子該聚衆據一泉塢藩以為武威將軍豫章王端太子

王導說琅邪王睿收中國賢俊

南陽王模為趙染所賣降漢而復被殺

苟晞不聽明預之言遂為石勒所禽

詮之弟也東奔倉垣苟晞帥羣官奉以為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自倉垣徙屯蒙城撫軍將軍秦王業吳孝王之子荀藩之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南趣許昌前豫州刺史天水閻鼎聚西州流民數千人於密欲還鄉里荀藩以鼎有才而擁眾用鼎為豫州刺史以中書令李絙司徒左長史彭城劉疇鎮軍長史周顗司馬李述等為之參佐顗浚之子也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勃海刁協為軍諮祭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壼為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頵為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為西曹掾　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帥眾降漢漢兵圍長安模戰敗遂降於漢九月河內王粲殺模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聽以始安王曜為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鎮長安以王彌為大將軍封齊公　苟晞驕奢苛暴眾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石勒攻王讚於陽夏擒之遂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端鎖晞頸以為左司馬漢主聰拜勒幽州牧王彌與勒外相親而內相忌彌聞勒擒苟晞心惡之以書賀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　冬十月勒請彌燕於己吾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眾表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苟晞王讚潛謀叛勒勒殺之并晞弟純勒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於葛陂　初南陽王模以從事中郎索綝為馮翊太守綝靖之子也模死綝與安夷護軍金城麴允頻陽令梁肅俱奔安定時安定太守賈疋與諸氐羌皆送

索琳與賈足謀興復晉室麴特竺恢梁綜帥眾會之遂敗劉雅趙染劉曜兵勢大振閻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荀藩劉疇周顗李述等逃散其事遂敗

陳頵請王導改張風俗信賞必罰導不能從

任子於漢綝等遇之於陰密擁還臨涇與足謀興復晉室足從之乃共推足為平西將軍帥眾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皆不降於漢聞足起兵與扶風太守梁綜帥眾十萬會之綜肅之兄也漢河內王粲在新豐使其將劉雅趙染攻新平不克索綝救新平大小百戰雅等敗退中山王曜與足等戰於黃丘曜眾大敗足遂襲漢梁州刺史彭蕩仲殺之麴特等擊破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於是足等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閻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河陰令傅暢祗之子也亦以書勸之鼎遂行荀藩劉疇周顗李述等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塗逃散鼎遣兵追之不及殺李絙等鼎與業自宛趣武關遇盜於上洛士卒敗散收其餘眾進至藍田使人告賈足足遣兵迎之十二月入於雍城使梁綜將兵衛之周顗犇琅邪王睿睿以顗為軍諮祭酒前騎都尉譙國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眾皆收淚謝之陳頵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卹法物隆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六年春正月漢鎮北將軍靳冲平北將軍卜珝寇并州辛未圍晉陽　二月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眾於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為揚威將軍都督諸

石勒軍死大半刁膺請送款於睿以張賓進徙鄴定河北之策復引兵發葛陂

賈疋等攻克長安劉

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飢疫死者大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
先送款於睿、求埽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將軍夔安請就高避
水、勒曰、將軍何怯邪、孔萇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
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
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相臣
奉乎、去年既殺王彌、不當來此、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
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晉之保壽
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為吾不利邪、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
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
責刁膺曰、君既相輔佐、當共成大功、奈何遽勸孤降、此策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宥耳、於是黜
膺為將軍、擢賓為右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船、虎將
士爭取之、為紀瞻所敗、瞻追犇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退還壽春、　漢主聰封
帝為會稽郡公、加儀同三司、聰從容謂帝曰、卿昔為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於卿、
卿言聞其名久矣、贈朕柘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
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
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
遇之、　代公猗盧遣兵救晉陽、三月乙未、漢兵敗走、卜珝之卒先犇、靳冲擅收珝斬之、聰大怒
遣使持節斬冲、　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中山王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八萬餘口、犇於平陽

曜兵于平陽

劉琨信徐潤殺令狐盛於是盛子泥奔漢為鄉導劉曜劉粲乘虛襲晉陽琨父母為泥所殺

秦王業自雍入於長安五月漢主聰貶曜為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聰使河內王粲攻傅祗於三渚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會祗病薨城陷粲遷祗子孫并其士民二萬餘戶於平陽　石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甚士卒相食至東燕聞汲郡向冰聚眾數千壁枋頭勒將濟河恐冰邀之張賓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宜遣輕兵間道襲取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秋七月勒使支雄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棘津濟河擊冰大破之盡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劉演保三臺以自固臨深牟穆等復帥其眾降於勒諸將欲攻三臺張賓曰演雖弱眾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易猝拔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羇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稟平陽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之地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賓復言於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塹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宜亟收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鎮此之意勒從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其穀以輸襄國且表於漢主聰聰以勒為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上黨公　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平陽擊漢琨素奢豪喜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於琨琨以為晉陽令潤驕恣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為言且勸琨殺之琨不從潤譖盛於琨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己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大喜遣河內王粲中山王曜將兵寇并州以令狐泥為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於常山及中山使其將郝詵張喬將兵拒粲且遣使求救於代公猗盧詵喬俱敗死粲曜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并州別駕郝

劉琨賴猗盧力得復晉陽

傅虎為劉曜戰死曜竟得脫

彭賈閻梁麴索自相屠戮而晉室益不可為

懷帝遇害庾珉王儁等死義

聿以晉陽降漢。八月庚戌琨還救晉陽不及。帥左右數十騎。奔常山。辛亥粲曜入晉陽。壬子。令狐泥殺琨父母。粲曜送尚書盧志侍中許遐。太子右衛率崔瑋於平陽。聰復以曜為車騎大將軍。以前將軍劉豐為并州刺史。鎮晉陽。九月。聰以盧志為太弟太師。崔瑋為太傅。許遐為太保。高喬令狐泥皆為武衛將軍。　辛巳。賈疋等奉秦王業為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大赦。以閻鼎為太子詹事。總攝百揆。加賈疋征西大將軍。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為大司馬。命司空荀藩督攝遠近。光祿大夫荀組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與藩共保開封。　冬十月。代公猗盧遣其子六脩及兄子普根將軍。衛雄范班箕澹。帥衆數萬。為前鋒。以攻晉陽。猗盧自帥衆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數千。為之鄉導。六脩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卿當乘以自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初基。天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大將軍粲。鎮北大將軍豐。掠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十一月。猗盧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擒劉豐。斬邢延等三千餘級。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為之赤。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吾遠來士馬疲獘。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遺琨馬牛羊各千餘。車百乘而還。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招集亡散。盧諶為劉粲參軍。亡歸琨。漢人殺其父志及弟謐詵。贈傅虎幽州刺史。　十二月。彭天護攻賈疋。殺之。閻鼎殺梁綜。麴允索綝等。攻鼎。鼎犇雍。為氐所殺。

愍帝建興元年。春正月。丁丑朔。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儁等

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琨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丁未聰殺琨儁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害

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為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矣

詔睿進軍除中原睿辭不赴

夏四月丙午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衛將軍梁芬為司徒雍州刺史麴允為尚書左僕射錄尚書事京兆太守索綝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索綝為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漢中山王曜司隸校尉喬智明寇長安平西將軍趙染帥眾赴之詔麴允屯黃白城以拒之　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犇廩丘三臺流民皆降於勒勒以桃豹為魏郡太守以撫之久之以石虎代豹鎮鄴　五月壬辰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為右丞相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詔曰今當埽除鯨鯢奉迎梓宮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　漢中山王曜屯蒲坂六月劉琨與代公猗盧會於陘北謀擊漢秋七月琨進據藍谷猗盧遣拓跋普根屯於北屈琨遣監軍韓據自河西而南將攻西平漢主聰遣大將軍粲等拒琨驃騎將軍易等拒普根蕩晉將軍蘭陽等助守西平琨等聞之引兵還聰使諸軍仍屯所在為進取之計　帝遣殿中都尉劉蜀詔左丞相睿以時進軍與乘輿會除中原八月癸亥蜀至建康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鎮東長史刁協為丞相左長史從事中郎彭城劉隗為司直邵陵內史廣陵戴邈為軍

趙染襲長安

麴允大敗劉曜斬喬智明

索綝敗趙染兵又襲殺殷凱

麴允拒趙染染中弩死

諮祭酒參軍丹陽張闓為從事中郎尚書郎潁川鍾雅為記室參軍譙國桓宣為舍人豫章熊遠為主簿會稽孔愉為掾劉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睿特親愛之　九月漢中山王曜趙染攻麴允於黃白城允累戰皆敗詔以索綝為征東大將軍將兵助允　冬十月漢趙染謂中山王曜曰麴允帥大衆在外長安空虛可襲也曜使染帥精騎五千襲長安庚寅夜入外城帝犇射鴈樓染焚龍尾及諸營殺掠千餘人辛卯旦退屯逍遙園壬辰將軍麴鑒自阿城帥衆五千救長安癸巳染引還鑒追之與曜遇於零武鑒兵大敗　漢中山王曜恃勝而不設備十一月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殺其冠軍將軍喬智明曜引歸平陽

二年夏五月漢中山王曜趙染寇長安六月曜屯渭汭染屯新豐索綝將兵出拒之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強弱不敵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染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污吾馬蹄刀刃邪晨帥輕騎數百逆之曰要當獲綝而後食綝與戰於城西染兵敗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愚愎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忠良以逞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於枕席乎詔加索綝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曜染復與將軍殷凱帥衆數萬向長安麴允逆戰於馮翊允敗收兵夜襲凱營凱敗死曜乃還攻河內太守郭默於懷列三屯圍之默食盡送妻子為質請糴於曜糴畢復嬰城固守曜怒沈默妻子於河而攻之默欲投李矩於新鄭矩使其甥郭誦迎之兵少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帥鮮卑五百餘騎詣長安道阻不通還過矩營矩說肇使擊漢兵漢兵望見鮮卑不戰而走默遂帥衆歸矩漢主聰召曜還屯蒲坂　秋趙染攻北地麴允拒之染中弩而死

帝徵兵於丞相保保聽左右言不即應

胡崧擊破劉曜心忌麴索復還槐里曜遂攻陷長安

三年春二月丙子以琅邪王睿為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荀組為太尉領豫州牧劉琨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辭司空不受　夏六月漢大司馬曜攻上黨秋八月癸亥敗劉琨之眾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漢主聰遣使謂之曰長安未平宜以為先曜乃還屯蒲坂　九月漢大司馬曜寇北地詔以麴允為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　冬十月以索綝為尚書僕射都督宮城諸軍事曜進拔馮翊太守梁肅犇萬年曜轉寇上郡麴允去黃白城軍於靈武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於丞相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蛇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鎮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麴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朝廷百官饑乏採稆以自存

四年秋七月漢大司馬曜圍北地太守麴昌大都督麴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繞城縱火烟起蔽天使反間紿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眾懼而潰曜追敗允於磻石谷允犇還靈武曜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喜以爵位悅人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領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然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士卒離怨關中危亂允告急於焦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　八月漢大司馬曜逼長安　九月焦嵩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皆畏漢兵強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將兵入援擊漢大司馬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以自固內外斷絕城中飢甚米斗直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太半

吉朗死義

劉曜以麴允忠贈官以索綝不忠斬於都市

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之為粥以供帝既而亦盡冬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索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若兵食審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甲午宗敞至曜營乙未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東門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宗敞奉帝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壬寅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麴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大司馬曜為假黃鉞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太宰封秦王大赦改元麟嘉以麴允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以索綝不忠斬於都市尚書梁允侍中梁濬等及諸郡守皆為曜所殺華輯奔南山

干寶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朝為伊周夕成桀跖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

丞相睿斬湻于伯以自解

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於舅姑。有殺戮妾媵。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以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復取之矣。

十二月。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丙寅。斬督運令史湻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冤。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筵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

江東疑議取決於刁協賀循

失中皆刁協塞所致一無所問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宋哲至江東二月辛巳宋哲至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機三月琅邪王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西陽王羕及官屬等共上尊號王不許羕等固請不已王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諸賢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呼私奴命駕將歸國羕等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辛卯即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裒欲立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丙辰立世子紹為王太子封裒為琅邪王奉恭王後仍以裒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廣陵以西陽王羕為太保封譙剛王遜之子承為譙王遜宣帝之弟子也又以征南大將軍王敦為大將軍江州牧揚州刺史王導為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事丞相左長史刁協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周顗為吏部尚書軍諮祭酒賀循為中書令右司馬戴淵王邃為尚書司直劉隗為御史中丞行參軍劉超為中書舍人參軍事孔愉長兼中書郎自餘參軍悉拜奉車都尉掾屬拜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拜騎都尉王敦辭州牧王導以敦統六州辭中外都督賀循以老病辭中書令王皆許之以循為太常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夏六月丙寅溫嶠等至建康王導周顗庾亮等皆愛嶠才爭與之交是時太尉豫州牧荀組冀州刺史邵續青州刺史曹嶷寧州刺史王遜東夷校尉崔毖等皆上表勸進王不許　冬十一月漢主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為患故也今興兵聚眾者皆以子業為名

辛賓死義 趙固郭默伐漢

劉粲勸聰殺愍帝

周嵩請緩受尊號先雪大恥忤旨抵罪

元帝命王導獨升御牀

不如早除之聰曰吾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於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隴西辛賓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趙固與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東至絳右司隸部民奔之者三萬餘人騎兵將軍劉勳追擊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太子粲帥將軍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為李矩趙固之用不攻而自滅矣戊戌愍帝遇害於平陽粲遣雅生攻洛陽固奔陽城山

太興元年春三月癸丑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縗居廬百官請上尊號王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陛下當承大業顧望宗室誰復與讓若光踐大位則神民有所憑依苟為逆天時違人事大勢一去不可復還今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方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奉朝請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遑遑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社稷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又坐怨望抵罪嵩顗之弟也丙辰王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

張溥曰西晉之亂始於賈后繼以諸王終於五胡賈充女黠悍太子衷少不慧男女並劣武帝屢欲廢立楊后擁護之乃止帝固謂立子以長國家之經充為國動其女當念孰知社稷播蕩實基於此人君聽言有似是而非者其類也間攷綱目書法晉武帝泰始八年

二月太子衷納妃賈氏惠帝元康元年賈氏殺太傅楊駿廢楊太后為庶人六月殺大宰汝南王亮太保衞瓘及楚王瑋二年三月弑太后於金墉城九年十二月廢太子遹永康元年春殺之四月趙王倫殺賈后及張華裴頠八月淮南王允討倫不克死永寧元年春倫自稱帝遷帝金墉城殺太孫臧三月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舉兵討倫四月倫敗伏誅太安元年十二月顒使長沙王乂殺冏二年秋顒穎舉兵反九月帝自將討穎顒將張方入城大掠十月乂破穎兵十一月討張方不克穎逼京師永興元年春東海王越使張方殺乂二月顒表穎為皇太弟七月越奉帝征穎穎拒戰蕩陰帝遂入鄴越走歸國八月穎殺東安王繇琅邪王睿走還冬十月劉淵自稱漢王十一月張方遷帝於長安十二月顒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二年七月越傳檄討張方八月顒襲破范陽王虓十二月穎據洛陽光熙元年顒殺張方穎奔長安九月馮嵩執穎送鄴十月虓卒劉輿誅穎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弟熾即位十二月南陽王模誅顒懷帝永嘉元年七月睿鎮建業二年二月太傅越殺清河王覃十月劉淵稱帝三年三月越入京師殺繆播王延等四年十月漢寇洛陽五年三月越卒於項四月漢石勒殺王衍等五月漢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於平陽七月劉曜殺模愍帝建興元年二月劉聰弑懷帝四月太子業即位於長安四年十一月劉曜陷長安愍帝出降元帝建武元年十二月劉聰弑愍帝太興元年三月睿即帝位夫惠帝之世戰以家人懷愍之際戰以夷虜禍僅一婦人始而宗祚隨之即論八王者謂穎顒允乂賢於倫虔冏賢於穎顒允乂賢於冏越賢於乂亦彼善於此之言要其紛紛皆晉罪人也賈氏不弑太后趙王之兵不興趙王不弑惠帝齊成都河間之師不出冏以驕

敗穎以逆斃罪皆自取又死於顒顒死於南陽越死於石勒之入寇其遇或有足悲者
然骨肉用兵賢愚同盡內難日深外寇必起張方之大掠即劉聰劉曜之先聲也開門而
揖之又盡戕宗室以資之鬭爭之始國有諸王而無帝久之則諸王與帝皆無矣惠之中
毒獄將在越懷愍連弑咎則誰歸太傅無治國之才琅邪失討賊之義下觀梁武侯景圍
臺而不救湘東戮門內而無遺亂臣賊子併於一室其禍同也晉武為人臣則取國不正
為人父則擇婦不端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未若是酷不探亂本而徒咎清談豈清談之禍
果甚於桀紂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四下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劉淵據平陽 殺太弟乂附

漢靈帝中平五年春三月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醢落反與休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為持至尸逐侯單于

六年 初南單于於扶羅既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民皆保聚抄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

獻帝興平二年冬十二月南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居於平陽

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南單于呼廚泉入朝於魏魏王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

南匈奴冒姓劉

鄧艾請分劉豹部為二國加去卑子顯號

劉淵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

孔珣楊珧言劉淵不可任

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衆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太祖留單于呼廚泉於鄴分其衆為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子也為左部帥部族最強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録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晉武帝泰始六年　初魏人居南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自謂其先漢氏外孫因改姓劉氏

咸寧五年　初南單于呼廚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及魏武帝分匈奴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豹子淵幼而儁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鴈門范隆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猨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為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召與語說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憙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

劉淵與王彌友善
淵以王渾父子李熹稱薦為患
齊王攸請除劉淵王渾阻之
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往歸劉淵
劉宣謀推淵為大單于
淵謀叛穎假稱擊王浚東嬴公追歸
劉淵建國號曰漢追尊安樂公禪

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俠、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為吾患耳、因歔欷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

太康十年、冬、十一月、詔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惠帝永熙元年、冬、十月、以劉淵為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

永興元年、　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為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眾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雜胡、聲言助穎、實欲叛之、及王浚東嬴公騰攻穎、淵請歸發五部兵以擊浚騰、穎許之、　淵至左國城、宣等上大單于號、二旬之間、有眾五萬、都於離石、　淵聞穎去鄴、命劉景等將兵擊鮮卑、劉宣等諫而止、事並見西晉之亂　冬、十月、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眾、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劉宣等請上尊號、淵曰、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稱漢王、於是即漢王位、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樂公禪為孝

崔游不就劉淵御史大夫之命

劉聰劉曜皆善屬文

劉淵稱帝

淵立單徵女為后

懷皇帝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以右賢王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為太尉范隆為大鴻臚朱紀為太常上黨崔懿之後部人陳元達皆為黃門郎族子曜為建武將軍游固辭不就元達少有志操淵嘗招之元達不答及淵為漢王或謂元達曰君其懼乎元達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過三二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元達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性磊落高亮與眾不羣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常自比樂毅及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劉聰重之曰永明漢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道哉

懷帝永嘉二年冬十月甲戌漢王淵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鳳　十一月以其子和為大將軍聰為車騎大將軍族子曜為龍驤大將軍　十二月乙亥漢主淵以大將軍和為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歡樂為大司徒封陳留王后父御史大夫呼延翼為大司空封雁門郡公宗室以親疎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功伐悉封郡縣公侯

三年春正月漢主淵徙都平陽大赦改元河瑞　五月漢主淵封子裕為齊王隆為魯王　漢主淵遣楚王聰等寇洛陽軍失利淵召聰等還事見西晉之亂　十二月漢主淵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傅楚王聰為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為大司空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安北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桑東屯內黃王彌表左長史曹嶷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且迎其家淵許之

四年春正月漢主淵立單徵女為皇后梁王和為皇太子大赦封子乂為北海王以長樂王洋為大司馬　秋七月庚午漢主淵寢疾辛未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長樂王洋為太傅江都王

淵卒太子和即位

呼延攸劉乘與西昌王銳說和圖三王安昌王盛不可遂殺之銳攻聰攸攻裕乘攻隆田密劉璿挾北海王乂歸劉聰攸乘殺四王劉聰弒和斬銳攸乘聰佯讓位於乂乂辭即位

延年為太保、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録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以齊王裕為大司徒、魯王隆為尚書令、北海王乂為撫軍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始安王曜為征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尉喬智明為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光禄大夫劉殷為左僕射、王育為右僕射、任顗為吏部尚書、朱紀為中書監、護軍馬景領左衛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丁丑淵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己卯淵卒、太子和即位、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終身不遷官、侍中劉乘素惡楚王聰、衛尉西昌王銳恥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權輕重之埶、使三王總彊兵於內、大司馬擁十萬眾屯於近郊、陛下便為寄坐耳、宜早為之計、和攸之甥也、深信之、辛巳夜召安昌王盛安邑王欽等告之、盛曰、先帝梓宮在殯、四王未有逆節、一旦自相魚肉、天下謂陛下何、且大業甫爾、陛下勿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盛既死、欽懼曰、惟陛下命、壬午銳帥馬景攻楚王聰於單于臺、攸帥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於司徒府、乘帥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書田密武衛將軍劉璿攻北海王乂、密璿挾乂斬關、歸於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有備、馳還與攸乘共攻隆裕、攸乘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聰攻西明門、克之、銳等走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銳攸乘梟首通衢、羣臣請聰即帝位、聰以北海王乂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乂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羣公正以禍難尚殷、貪孫年長故耳、此家國之事、孫何敢辭、俟乂年長、當以大業歸之、遂即位、大赦、改元光興、尊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曰帝太后、以乂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呼延氏淵后

劉聰刺殺敵兄恭單后為聰所丞以子乂言漸死
呼延氏勸聰圖乂單沖請乂避位又不從
崔瑋許遐說乂圖纂荀裕告其

之從父妹也封其子粲為河內王易為河間王翼為彭城王悝為高平王仍以粲為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石勒為并州刺史封汲郡公　九月辛未葬漢主淵於永光陵諡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漢主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其壁間刺而殺之　漢太后單氏卒漢主聰尊母張氏為皇太后單氏年少美色聰烝焉太弟乂屢以為言單氏慚恚而死乂寵由是漸衰然以單氏故尚未之廢也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業太弟何為者哉陛下百年後粲兄弟必無種矣聰曰然吾當徐思之呼延氏曰事留變生太弟見粲兄弟浸長必有不安之志萬一有小人交構其間未必不禍發於今日也聰心然之乂舅光祿大夫單沖泣謂乂曰疎不間親主上有意於河間王矣殿下何不避之乂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讓乂乂以主上齒長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為不可粲兄弟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疎詎幾主上寧可有此意乎

愍帝建興二年春正月聰置丞相等七公又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為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左右選曹尚書並典選舉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亞僕射以其子粲為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汝陰王景為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顗為太保馬景為大司徒朱紀為大司空中山王曜為大司馬　十一月漢主聰以晉王粲為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粲少有儁才自為宰相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刻愎諫國人始惡之

三年春三月雨血於漢東宮延明殿太弟乂惡之以問太傅崔瑋太保許遐瑋遐說乂曰主上往日以殿下為太弟者欲以安眾心耳其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今復以晉

謀聽收殺之

使卜抽禁乂

王沈郭猗等用事

聰以政事委粲

靳新詔事沈等

郭猗說粲圖乂并誣王皮劉惇証乂反狀

王為相國，羽儀威重，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營兵，以為羽翼，事勢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朝夕且有不測之危，不如早為之計。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餘王並幼，固易奪也。苟殿下有意，二萬精兵指顧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為異也。乂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璋遐勸乂謀反，漢主聰收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禁乂不聽朝會。乂憂懼不知所為，上表乞為庶人，并除諸子之封，褒美晉王，請以為嗣，抽抑而弗通。

四年，漢中常侍王沈、宣懷、中宮僕射郭猗等，皆寵幸用事。漢主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相國粲，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白，而自以其私意決之，故勳舊或不敘，而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之賞，而後宮之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第舍，踰於諸王，子弟中表為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殘為民害。靳準闔宗諂事之。郭猗與準皆有怨於太弟乂，猗謂相國粲曰：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屬心，奈何欲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三月上巳大宴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又許衛將軍為大單于。二王處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貪一時之利，不顧父兄，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臣屢言於主上，主上篤於友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之信，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殿下儻不信臣言，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意，許其歸首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

靳準說粲緩東宮之禁以圖乂

聰以官官王沈等言殺陳休等七人卜幹等泣諫不聽反封沈等五人為侯河間王易憂死陳元達自殺

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茲事已決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因歔欷流涕二人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計卿能用之乎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不先啓卿即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見信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也皮惇許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其辭若一粲以為信然靳準復說粲曰殿下宜自居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路之言皆云大將軍衛將軍欲奉太弟為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地矣粲曰為之奈何準曰人告太弟為變主上必不信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為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為之謀者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收其賓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粲乃命卜抽引兵去東宮少府陳休左衛將軍卜崇為人清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疾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為得所安能俯首低眉以事閹豎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二月漢主聰出臨上秋閤命收陳休卜崇及特進綦毋達太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大司農朱諧並誅之皆宦官所惡也卜幹泣諫曰陛下方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藉使休等有罪陛下不下之有司暴明其狀天下何從知之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河間王易大將軍勃海王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曰王沈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黨毒流海內知休等忠臣為國盡節恐

粲使王平誘乂衷甲誣其謀反聽信之大行誅殺

粲使靳準賊殺乂

發其姦狀故巧為誣謟陛下不察遽加極刑痛徹天地賢愚傷懼今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謀據趙魏曹嶷欲王全齊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以沈等助亂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後雖救之不可及已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聽以表示沈等笑曰羣兒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得灑埽閨閤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讐又深恨陛下願以臣等膏鼎鑊則朝廷自然雍穆矣聽曰此等狂言常然卿何足恨乎聽問沈等於相國粲粲盛稱沈等忠清聽悅封沈等為列侯太宰易又詣闕上疏極諫聽大怒手壞其疏三月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為援得盡諫諍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　九月漢主宴羣臣於光極殿引見太弟乂乂容貌憔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聽亦為之慟哭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漢相國粲使其黨王平謂太弟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衷甲以備非常乂信之命宮臣皆衷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沈準以白漢主聽曰太弟將為亂已衷甲矣聽大驚曰寧有是耶王沈等皆曰臣等聞之久矣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聽使粲以兵圍東宮粲使準沈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酋長自誣與乂謀反聽謂沈等曰吾今而後知卿等之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於是誅東宮官屬及乂素所親厚準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數十人阬士卒萬五千餘人　夏四月廢乂為北部王粲尋使準賊殺之乂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聽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　秋七月漢主聽立晉王粲為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仍總攝朝政如故大赦

聰立王沈養女為左皇后王鑒崔懿之曹恂力諫皆殺之

大興元年夏四月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主聰立以為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廟沒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帝以趙飛燕為后使繼嗣絕滅社稷為墟此前鑑也自麟嘉以來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女弟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汙椒房況其家婢耶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實於是收鑒等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準謂鑒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漢滅由吾也鑒曰汝殺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家畜養汝輩何得不滅懿之謂準曰汝心如梟獍必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

張溥曰劉淵僭即漢王位陷河東平陽蒲阪為首亂帝六年而死子和立弟聰弒之南寇晉懷愍二帝陷焉自是晉南渡雍兗司冀豫悉為漢有未幾聰死靳準弒粲石勒殺曜誅鋤劉氏子孫殆盡匈奴亡漢距淵始創國僅二十有六年後世讀史者至此輒幸胡人之速殞信天運之有常然履霜戒早憂先治內中國之失恫乎其傷矣劉淵者冒頓後種左賢王豹子博習經史兼學武事王渾稱其容儀機鑒若由余日磾齊王攸勸武帝除之渾力保明太康末拜北部都尉後遂不制推究亂本渾罪為大然使司馬氏骨肉無殘支幹並植淵得同五部俊傑幽冀名儒效其驅策未始不可躡隨陸追絳灌也曹操少舉孝廉詣許劭問臧否劭目以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喜去既謀誅常侍討董卓亦自託

節義後見漢室分崩逞逆無人臣禮為能臣不能即逸為奸雄時適騁志往而不返淵才即奇傑操流亞國家無事假一將軍號鼓行邊陲太平日久老死秦涼間耳楊駿賈后交亂諸王爭攻成都王穎鎮鄴表淵甯朔將軍監五部事雖志蛟龍未敢問鼎族人劉宣沈精積思少慕蕭何鄧禹未聞懷貳忽蔑王室密謀推淵蓋上無高光之主內興驪姬之亂晉不能用淵淵必反而圖晉帝王盜賊所爭者時也苟非純臣孰憂國難非類異心烏能責以守死哉淵嘗求歸穎不之許東嬴公騰王浚兵起淵說穎願歸合五部摧二豎乃縱釋之淵為猛虎假以深山者穎也浚率鮮卑破穎淵命將往救宣復諫止淵始侈然以大舜東夷文王西戎自命建帝號寇洛陽勢不可止晉室之禍為之者淵成之者宣淵能亂以才宣勸亂以謀觀野祭而感辛有之言過驪山而痛幽王之辱中國誠無人哉劉和殺四王身旋遇弑聰立乂為太弟粲賊殺之單后被烝呼延構變家人之亂無異晉朝皆天地不仁之氣所積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五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慕容據鄴

晉武帝太康二年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曰慕容部莫護跋生木延木延生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　冬十月涉歸始寇昌黎

三年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涉歸於昌黎斬獲萬計

四年鮮卑慕容涉歸卒弟刪篡立將殺涉歸子廆廆亡匿於遼東徐郁家

六年慕容刪為其下所殺部眾復迎涉歸子廆而立之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廆請討之朝廷

下所殺部衆迎立廆入寇遼西大敗廆擊扶餘依慮自殺

廆破素怒延

廆使慕輿句常府庫慕輿河典獄訟而二者皆治廆自稱鮮卑大單于龐本襲殺李臻封釋收斬之

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畧甚衆、帝遣幽州軍討廆、戰於肥如、廆衆大敗、自是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

七年夏、慕容廆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帥見人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龕、龕遣督護賈沈將兵送之、廆遣其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路、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

十年夏四月、慕容廆遣使請降、五月、詔拜廆鮮卑都督、廆謁見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兵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哉、龕聞之甚慚、深敬異之、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強、數侵掠廆、廆卑辭厚幣以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皝仁昭、廆以遼東僻遠、徙居徒河之青山、

惠帝元康四年、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太安元年、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強盛、遣其弟屈雲攻慕容廆、廆擊其別帥素怒延、破之、素怒延恥之、復發兵十萬圍廆於棘城、廆衆皆懼、廆曰、素怒延兵雖多而無法制、已在吾算中矣、諸君但為力戰、無所憂也、遂出擊大破之、追奔百里、俘斬萬計、遼東孟暉先沒於宇文部、帥其衆數千家降於廆、廆以為建威將軍、廆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按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

懷帝永嘉元年冬十二月、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拓跋祿官卒、弟猗盧總攝三部、與廆通好、

三年　初遼東太守龐本襲殺東夷校尉李臻、詔以勃海封釋代之、釋子悛勸釋伏兵請本、收斬之、悉誅其家、

五年　初東夷校尉李臻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託為臻報仇、攻陷諸縣、殺掠

素喜連木丸津託為李臻報讐連年為寇慕容翰勸父廆討平之遼東復存

中國士民去浚歸廆

裴嶷不就段氏就慕容氏

士民屢敗郡兵連年為寇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民失業歸慕容廆者甚衆廆廩給遣還願留者即撫存之廆少子鷹揚將軍翰言於廆曰自古有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外以龐本為名內實幸災為亂封使君已誅本請和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州師不振遼東荒散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併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帥衆東擊連津以翰為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及前歸廆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存封釋疾病屬其孫奕於廆釋卒廆召奕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冀州主簿悛幽州參軍抽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拡拡千斤犍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留仕廆廆以抽為長史悛為參軍王浚以妻舅崔毖為東夷校尉

愍帝建興元年　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唯慕容廆政事修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北平陽耽廬江黃泓代郡魯昌為謀主廣平游邃北海逄羨北平西方虔西河宋奭及封抽裴開為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岌弟真蘭陵繆愷昌黎劉斌及封奕封裕典機要裕抽之子也裴嶷清方有幹畧為昌黎太守兄武為玄菟太守武卒嶷與武子開以其喪歸過廆廆敬禮之及去厚加資送行及遼西道不通嶷欲還就廆開曰鄉里在南奈何北行且等為流寓段氏強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中國喪亂今往就之是相帥而入虎口也且道遠何由可達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今欲求託足之地豈可不慎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畧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仁行義有霸王之志加以國豐民安今往從

游邃勸兄暢毋赴王浚暢不從遂與浚俱沒

皇甫岌辭王段通使瑯琊廆之徵而就廆招張統歸廆

魯昌高詡說廆通使瑯琊從之遣王濟詣建康勸進

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開乃從之既至廆大喜陽耽清直沈敏為遼西太守慕容翰破段氏於陽樂獲之廆禮而用之游邃逄羨宋奭皆嘗為昌黎太守與黄泓俱避地於薊後歸廆王浚屢以手書召邃兄暢暢欲赴之邃曰彭祖刑政不修華戎離叛以邃度之必不能久兄且磐桓以俟之暢曰彭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命所在追殺之今手書殷勤我稽留不往將累及卿且亂世宗族宜分以冀遺種邃從之卒與浚俱沒宋該與平原杜羣劉翔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為不足託帥諸流寓同歸於廆東夷校尉崔毖請皇甫岌為長史卑辭說諭終莫能致廆招之岌與弟真即時俱至遼東張統據樂浪帶方二郡與高句麗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說統帥其民千餘家歸廆廆為之置樂浪郡以統為太守遵參軍事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晉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為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覆沒天子蒙塵琅邪王承制江東為四海所係屬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部猶阻兵未服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奉詔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杖大義以正諸部不患無辭矣廆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太興元年三月帝復遣使授慕容廆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辭公爵不受廆以游邃為龍驤長史劉翔為主簿命邃創定府朝儀法裴嶷言於廆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遠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以為西討之資廆

崔毖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共攻廆以計離之

曰君言大非孫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孫僻陋而教誨之是天以君賜孫而祐其國也乃以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二年平州刺史崔毖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廆拘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滅廆分其地毖所親勃海高瞻力諫毖不從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為崔毖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既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毖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白廆曰悉獨官舉國為寇彼衆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并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它虞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廆猶疑之遼東韓壽言於廆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掎其無備必破之策也廆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今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知之詐為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為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出兵大戰廆使其子皝與長史裴嶷將精銳為前鋒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聞廆至驚悉衆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皆惶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

崔毖懼奔如奴子被擒而慕容氏益振

高瞻不肯就廆竟以憂卒

宋該勸廆獻捷江東裴嶷不肯留江東

廆作東橫使世子同諸生受業廆納陶侃北伐

僅以身免廆盡俘其眾獲皇帝玉璽三紐崔毖聞之懼使其兄子燾詣棘城偽賀會三國使者亦至講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廆以示燾臨之以兵燾懼首服廆乃遣燾歸謂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家奔高句麗其眾悉降於廆廆以其子仁為征虜將軍鎮遼東官府市里按堵如故高句麗將如奴子據於河城廆遣將軍張統掩擊擒之俘其眾千餘家以崔燾高瞻韓恒石琮歸於棘城待以客禮恒安平人琮鑒之孫也廆以高瞻為將軍瞻稱疾不就廆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它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清世難翼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願奈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疏之哉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畧何如耳華夷何足問乎瞻猶不起廆頗不平龍驤主簿宋該與瞻有隙勸廆除之廆不從瞻以憂卒　宋該勸廆獻捷江東廆使該為表裴嶷奉之并所得三璽詣建康獻之

三年三月裴嶷至建康盛稱慕容廆之威德賢雋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帝謂嶷曰卿中朝名臣當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嶷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闥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龍驤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體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嶷拜廆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四年十二月以慕容廆為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封遼東公單于如故遣謁者即授印綬聽承制置官司守宰廆於是備置僚屬以裴嶷游邃為長史裴開為司馬韓壽為別駕陽耽為軍諮祭酒崔燾為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廆立子皝為世子作東橫以平原劉讚為祭酒使皝與諸生同受業廆得暇亦親臨聽之皝雄毅多權畧喜經術國人稱之廆徙

宋該請表進廆官爵韓恒駁之出為新昌令

王誕讓左長史于陽鶩

皝立儁為世子

封奕等勸慕容皝稱王

慕容翰鎮遼東、慕容仁鎮平郭、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成帝咸和六年冬、慕容廆遣使與太尉陶侃牋、勸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僚屬宋該等、共議以廆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別、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進廆官爵、參軍韓恒駁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羣凶、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邀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廆不悦、出恒為新昌令、於是東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請封廆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

八年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六月、世子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赦繫囚、以長史裴開為軍諮祭酒、郎中令高詡為玄菟太守、皝以帶方太守王誕為左長史、誕以遼東太守陽鶩為才而讓之、皝從之、以誕為右長史　秋七月、慕容皝遣長史勃海王濟等來告喪

九年秋八月、王濟還遼東、詔遣侍御史王齊祭遼東公廆、又遣謁者徐孟策拜慕容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

咸康元年秋七月、慕容皝立子儁為世子　冬十月、王齊南還、十二月、慕容皝始受朝命

二年秋九月、慕容皝遣長史劉斌兼郎中令遼東陽景送徐孟等還建康

三年秋九月、鎮軍左長史封奕等、勸慕容皝稱燕王、皝從之、於是備置羣司、以封奕為國相、韓壽為司馬、裴開為奉常、陽鶩為司隸、王寓為太僕、李洪為大理、杜羣為納言令、宋該劉睦石琮為常伯、皇甫眞陽協為冗騎常侍、宋晃平熙張泓為將軍、封裕為記室監、洪臻之孫、晃奭之子

皝遣劉翔鞠運來獻捷

劉翔為皝求燕王章璽朝議不決乃說彧宏言於帝會皝上表罪庾氏兄弟庾冰何充乃奏從其請

也　冬十月丁卯皝即燕王位大赦十一月甲寅追尊武宣公曰武宣王夫人段氏曰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為王后世子儁為王太子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

四年十二月燕王皝討段遼事見燕討段遼

五年燕王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冬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運來獻捷論功且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大舉共平中原

七年春正月燕王皝使唐國內史陽裕等築城於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

二月劉翔至建康帝引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為燕王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為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為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為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冑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眾屢殄強敵使石虎畏懼悉徙邊陲之民散居三魏蹙國千里以薊城為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為封邑何哉昔漢高祖不愛王爵於韓彭故能成其帝業項羽刓印不忍授卒用危亡吾之至心非苟欲尊其所事竊惜聖朝疎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翔之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為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嫠婦猶知恤宗廟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嚮使靡鬲之功不立則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則周人皆為左衽矣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忌間忠臣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耳翔留建康歲餘眾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彧弘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容鎮軍翼戴天

翔責何充等宴安

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主封為燕王加以九錫今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振秦隴虎比遣重使甘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慕容鎮軍惡其非正卻而不受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順豈社稷之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已弘為之入言於帝帝意亦欲許之會皝上表稱庾氏兄弟擅權召亂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又遺庾冰書責其當國秉權不能為國雪恥冰甚愧恨其絕遠非所能制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乙卯以慕容皝為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又以其世子儁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劉翔為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朝賀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慚詔遣兼大鴻臚郭悕持節詣棘城冊命燕王與翔等偕北公卿餞於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強吳蔓草猶宜早除況寇讎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秋七月郭悕劉翔等至燕燕王皝以翔為東夷護軍領大將軍長史以唐國內史陽裕為左司馬典書令李洪為右司馬中尉鄭林為軍諮祭酒八年冬十月燕王皝遷都龍城赦其境內

張溥曰慕容廆幼而魁岸雄傑有大度張華歎為命世器遺以簪幘父涉歸死刪篡立將

謀殺廆亡匿避禍後國人殺刪迎廆立之更叔父之難免於誅死卒為國君有棘城故地天命所興在是矣廆掠昌黎擊扶餘遼西遼東歲寇不絕及賈沈斬孫丁廆即謀於眾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豈能與晉競乎乃遣使來降其明義知幾隗囂公孫述弗如也記廆世系者云廆以晉武帝太康六年乙巳冬寇遼西己酉夏降以為鮮卑都督元康甲寅秋徙居大棘城永嘉丁卯冬自稱鮮卑大單于元帝太興己卯十二月宇文氏攻廆廆大敗之遂取遼東遣使獻捷庚辰三月以為平州刺史辛己九月封遼東公癸已五月辛凡嗣立五十一年稱單于二十七年稱公十三年僭號追尊高祖武宣皇帝身延洪祚長於諸胡所謂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其風漸近華夏矣夫廆之强大始於破素怒延成於斬素喜連木丸津敗悉獨官走崔毖擒如奴子而高句麗段氏宇文氏哀逐乞得歸而石勒懼方取徒河掟并遼東戰略誠勝抑推亡御遠界遼碣而雄封建者惟在尊晉乎連津寇鈔慕容翰請廆興復遼東并吞二部尊天子以成大業元帝初立魯昌高詡說廆遣使詣建康勸進此二策者乘中國之無王建義聲於絕壤管仲相齊先軫贊晉謀無以加廆納而行之上翼帝室下懾諸侯即使楚國無問胙田已錫利執大馬論者猶謂其按兵於二帝平陽之酷率禮於五鐸金陵之祚相時而動勤王不誠亦責意太過非予人以善也廆欲求王爵先上牋陶侃望其為葉公包胥志或有他辭則直矣惟其所用皆名賢是以執言多仁義廆稱孫權外仗周張內憑顧陸據揚越侵徐豫令魏朝旰食其意蓋以自處豈若石勒妄比光武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六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賨人李氏歸曹操
李特等皆有材武
特兄弟護救饑民得衆心
李苾受流民賂表許寄食巴蜀
特歎劉禪庸才
趙廞以李特兄弟為爪牙
耿滕請使流民還本土廞惡之
陳恂請滕防廞不從遂被殺
恂請滕喪
趙模請陳

成李據蜀

晉惠帝元康八年、初張魯在漢中、賨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魏武帝克漢中、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將軍、遷於畧陽北土、號曰巴氐、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賑贍、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聞者異之、

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中山耿滕為益州刺史、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兄弟材武、其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厚遇之、以為爪牙、特等憑恃廞勢、專聚衆為盜、蜀人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懦弱、主不能制客、必為亂階、宜使還本土、勿留之險地、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廞聞而惡之、州被詔書、遣文武千餘人迎滕、是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廞猶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構怨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留少城以觀其變、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氐、陳西夷行至且當待之、不然退保犍為、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滕不從、是日帥衆入州、廞遣兵逆之、戰於西門、滕敗死、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廞請滕喪、廞義而許之、廞又領兵逆西夷校尉陳揔、揔至江陽、聞廞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誰敢動者、揔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已遇

搃速討廞不從敗死

模先代搃死

李庠帥李含等歸廞

杜淑張粲說廞殺李庠

李特李流怨廞引兵歸綿竹

許弇杜淑張粲互相殺死趙廞遂衰

李特逐殺趙廞遂入成都

羅尚表廞必敗亡

王敦辛冉說尚斬特等不從

廞軍、模白搃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搃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為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搃不聽、眾遂自潰、搃逃草中、模著搃服、格戰、廞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搃、殺之、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王官被召、無敢不往、李庠帥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他氐苻成隗伯等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為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斷北道、

永寧元年春正月、李庠驍勇得眾心、趙廞浸忌之、而未言、長史蜀郡杜淑張粲說廞曰、將軍起兵始爾、而遽遣李庠、握強兵於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倒戈授人也、宜早圖之、會庠勸廞稱尊號、淑粲因白廞以庠大逆不道、引斬之、并其子姪十餘人、時李特李流皆將兵在外、廞遣人慰撫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為督將、特流怨廞、引兵歸綿竹、廞牙門將涪陵許弇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手殺淑粲於廞閤下、淑粲左右復殺弇、三人皆廞之腹心也、廞由是遂衰、廞遣長史費遠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屯綿竹之石亭、李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軍、燒之、死者什八九、遂進攻成都、費遠李苾及軍祭酒張微夜斬關走、文武盡散、廞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為從者所殺、特入成都、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廞罪狀、初梁州刺史羅尚聞趙廞反、表廞素非雄才、蜀人不附、敗亡可計日而待、詔拜尚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迎、并獻珍玩、尚悅、以驤為騎督、特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綿竹、王敦辛冉說尚曰、特等專為盜賊、宜因會斬之、不然、必為後患、尚不從

詔遣馮該張昌召還入蜀流民特賂尚該求緩

杜弢請尚寬流民之限不從

流民歸李特

閻式請尚寬流民不從乃辭還

冉與特有舊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也特深自猜懼三月尚至成都　初朝廷符下秦雍
州使召還流民入蜀者又遣御史馮該張昌督之李特兄輔自畧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
還特然之累遣天水閻式詣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馮該尚該許之朝廷論討趙廞
功拜特宣威將軍弟流奮武將軍皆封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廞者將加封
賞廣漢太守辛冉欲以滅廞為己功寢朝命不以實上眾咸怨之羅尚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
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為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且水潦方盛五穀未登
無以為行資特復遣閻式詣尚求停至冬辛冉及犍為太守李苾以為不可尚舉別駕蜀郡杜
弢秀才式為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流民一年尚用冉苾之謀不從弢乃致秀才板出還家
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民前因趙廞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設
關以奪取之尚移書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數為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
恃之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緜竹以處流民移辛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牓通衢購募
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歸與弟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氐
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特者愈眾旬月間過二萬人流亦聚眾數千人特又遣
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見營柵衝要謀掩流民歎曰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辛冉
李苾意不可回乃辭尚還皁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
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趣之不以理眾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
其行矣式至皁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强兵一旦為
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從之　冬十月特分為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戒

辛冉李苾遣曾元等襲特營特擊敗之

冉奔德陽特入據廣漢

特以輔等為將帥閻式等為僚佐尚頻敗於特

李蕩敗走衙博其衆盡降

嚴以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為所虜矣、宜為大計、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若之何、於是六郡流民李含等、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以其弟流行鎮東大將軍、號東督護、以相鎮統、又以兄輔為驃騎將軍、弟驤為驍騎將軍、進兵攻冉於廣漢、尚遣李苾費遠、帥衆救冉、畏特不敢進、冉出戰屢敗、潰圍犇德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尚以書諭閻式、式復書曰、辛冉傾巧、曾元小豎、李叔平非將帥之材、式前為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日初至、隨穀庸賃、一室五分、復值秋潦、乞須冬熟、而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刃、以致為變、即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十月進道、令達鄉里、何有如此也、特以兄輔弟驤子始蕩雄、及李含、含子國離任回李攀、攀弟恭上官晶任臧楊褒上官惇等、為將帥、閻式李遠等為僚佐、羅尚素貪殘、為百姓患、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頻為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

太安元年、夏五月、河間王顒遣督護衙博討李特、軍於梓潼、朝廷復以張微為廣漢太守、軍於德陽、羅尚遣督護張龜軍於繁城、特使其子鎮軍將軍蕩等、襲博、而自將擊龜、破之、蕩敗博兵於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城走、巴西丞毛植以郡降、蕩進攻博於葭萌、博走、其衆盡降、河間王顒、更以許雄為梁州刺史、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 秋八月、李特攻張

特攻殺張微尚敗於李流李驤許雄數攻特不勝李毅破李猛斬毛詵特入據少城尚遣使求和

李流李雄請特備不虞不從

任叡言於尚請為詐降以誘特及諸塢襲殺特及李輔李遠李流李蕩李雄收餘衆還保赤祖

微微擊破之遂進攻特營李蕩引兵救之山道險隘蕩力戰而前遂破微兵特欲還涪蕩及司馬王辛諫曰微軍已敗智勇俱竭宜乘銳氣遂禽之特復進攻微殺之生禽微子存以微喪還之特以其將蹇碩守德陽李驤軍毗橋羅尚遣軍擊之屢為驤所敗驤遂進攻成都燒其門李流軍成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攻驤驤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一二許雄數遣軍攻特不勝特勢益盛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許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應特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牋降而辭意不遜毅誘而殺之

二年春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改元建初羅尚保太城遣使求和於特蜀民相聚為塢者皆送款於特特遣使就撫之以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言於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又與特司馬上官惇書曰納降如待敵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為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為更逆加疑忌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尚岱以阜為前鋒進逼德陽特遣李蕩及蜀郡太守李璜就德陽太守任臧共拒之岱阜軍勢甚盛諸塢皆有貳志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言於羅尚曰李特散衆就食驕怠無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使叡夜縋出城宣旨於諸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擊特叡因詣特詐降特問城中虛實叡曰糧儲將盡但餘貨帛耳叡求出省家特許之遂還報尚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流民大懼李流李蕩李雄收餘衆還保赤祖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孫阜破德陽獲蹇碩任臧退屯涪陵三月羅

李蕩母羅氏力禦苻成隗伯李流等大破常深藥紳何沖等李蕩中矛死李含勸流降李驤李雄迭諫不納李雄李離襲破孫阜荊州軍退流以軍事任雄涪陵千家依范長生徐轝怨尚不從其言出降於流說長生資給之流軍復振李流卒衆推李雄也

尚遣督護何沖常深等攻李流涪陵民藥紳等亦起兵攻流流與李驤拒深使李蕩李雄拒紳何沖乘虛攻北營氐苻成隗伯在營中叛應之蕩母羅氏擐甲拒戰伯手刃傷其目羅氏氣益壯營垂破會流等破深紳引兵還與沖戰大破之成伯帥其黨突出詣尚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馳馬逐北中矛而死朝廷遣侍中燕國劉沈假節統羅尚許雄等軍討李流行至長安河間王顒留沈為軍師遣席薳代之李流以李特李蕩繼死宗岱孫阜將至甚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李驤李雄迭諫不納　夏五月流遣其子世及含子胡為質於阜軍胡兄離為梓潼太守聞之自郡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雄曰為今計當如是而二翁不從奈何離曰當劫之耳雄大喜乃共說流民曰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為魚肉惟有同心襲阜以取富貴耳衆皆從之雄遂與離襲擊阜軍大破之會宗岱卒於墊江荊州軍遂退流甚慙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六月李雄攻殺汶山太守陳圖遂取郫城　秋七月李流徙屯郫蜀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荊州城邑皆空野無煙火流虜掠無所得士衆飢乏唯涪陵千餘家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平西參軍涪陵徐轝說羅尚求為汶山太守邀結長生與共討流尚不許轝怨出降於流流以轝為安西將軍轝說長生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流軍由是復振　九月李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仁明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流卒衆推李雄為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雄使武都朴泰給羅尚使襲郫城云已為內應尚使隗伯將兵攻郫泰約舉火為應李驤伏兵於道泰出長梯於外隗伯兵見火起爭緣梯上驤縱兵擊大破之追奔夜至城下詐稱萬歲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覺之退保大城隗伯創甚雄生獲之赦不殺李驤攻犍為斷尚運道獲太守龔恢殺之　聞

羅尚東走張羅出降雄入成都劉宏給尚米三萬斛

雄欲迎長生為君不可乃自立

雄凡事必咨李國李離

尚獲李驤妻子

雄拜范長生為丞相

十二月李雄急攻羅尚尚軍無食留牙門張羅守城夜由牛鞞水東走羅開門降雄入成都軍士飢甚乃帥眾就穀於郪掘野芋而食之許雄坐討賊不進徵即罪

永興元年春正月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荊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存　李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為蜀人所重欲迎以為君而臣之長生不可諸將固請雄即尊位　冬十月雄即成都王位大赦改元曰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驤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李離為太尉李雲為司徒李璜為司空李國為太宰閻式為尚書令楊褒為僕射尊母羅氏為王太后追尊父特為成都景王雄以李國李離有智謀凡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　十一月羅尚移屯巴郡遣兵掠蜀中獲李驤妻昝氏及子壽

光熙元年春三月范長生詣成都成都王雄門迎執板拜為丞相尊之曰范賢　夏六月成都王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晏平國號大成追尊父特曰景皇帝廟號始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范長生為天地太師復其部曲皆不豫征稅諸將恃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

張溥曰成李之興由流民始然李庠死於趙廞李特李輔李遠死於羅尚任叡李蕩死於追奔家族殘覆多矣其能困而復奮離而復合者蓋飢寒之民難靖庸黷之臣不戢上日見怨而下因為德是以用武弗疑樂於仇國也趙廞本賈后姻親乘晉衰亂陰圖據蜀結李特兄弟為爪牙攻殺耿滕陳摠勢寖鴟張然無才必敗羅尚先言之廞既斬庠李特李

張軌求為涼州
軌以宋配氾瑗為謀主

流怨厥甚收兵夜襲走死廣都尚誠知厥哉及領益州度其行事必遠過厥孰知其愛邪佞憎忠正富擬魯衛貪如豺狼蜀人怨之尤倍厥也尚初入蜀特等奉牛酒迎勞王敦辛冉說尚因會斬之不從比符下秦雍召還入蜀流民又納賂許緩及州郡逼遣尚不能止復搜索寶貨既利其財又奪彼安土民即至愚孰能無怨尚彌督遣特愈請留衆怒在尚益疾趣特是益州刺史為鷸獺李氏兄弟為叢淵也特擊走辛冉殺張微尚屢敗北遂據少城特心輕尚納降不設備任叡勸尚密約諸塢夾擊特等斬首是時尚操勝勢可盡鋤諸李乃流蕩雄收餘衆轉戰羅氏一婦人擐甲破敵尚仍窮守宗岱孫阜奔亡范長生出糧資給流軍更振民心去者暫勝而常敗民心附者暫敗而常勝羅尚殺我之謠有太師更始之痛能望濟乎李流始謀降尚李雄力諫即與李離襲破孫阜流死立後能興門戶者非雄其誰一據成都竟稱帝號李氏父子兄弟與流民日夜圖之久矣死者死帝者帝力併於闔宗事成於四載飄搖風雨其巢不傾盜賊而能得民若此者即田常之智弗若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七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張氏據涼

晉惠帝永甯元年春正月以散騎常侍安定張軌為涼州刺史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為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橫鮮卑為寇軌至以宋配氾瑗為謀主悉討破之威著西土

懷帝永嘉二年春二月涼州刺史張軌病風口不能言使其子茂攝州事隴西內史晉昌張越涼州大族欲逐軌而代之與其兄酒泉太守鎮及西平太守曹祛謀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

張越張鎮曹祛謀衆軌以病逐之

請以賈龕為涼州龕兄止其行

軌欲避位王融孟暢止之遂討鎮

遣令狐亞說鎮歸罪

楊澹訴軌誣袁瑜不行

軌命寔討斬曹祛張越奔鄴

軌獨遣使貢獻朝廷

軌貢馬布

馬魴說軌入援長安

張寔宋配等擊走裴苞

張軌薨遺令忠孝寔攝父位

稱軌廢疾請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鎮祛上疏更請刺史未報遂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為刺史軌下教欲避位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閤入言曰晉室多故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當鳴鼓誅之遂出戒嚴會軌長子寔自京師還乃以寔為中督護將兵討鎮遣鎮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先往說鎮為陳利害鎮流涕曰人誤我乃詣寔歸罪寔南擊曹祛走之朝廷得鎮祛疏以侍中袁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置盤上訴軌之被誣南陽王模表請停瑜武威太守張琠亦上表留軌詔依模所表且命誅曹祛軌於是命寔帥步騎三萬討祛斬之張越奔鄴涼州乃定　五月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遣使貢獻歲時不絕

四年十一月詔加張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光祿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飢匱軌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毯布三萬匹

六年春三月涼州主簿馬魴說張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西中郎將寔帥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琠帥胡騎二萬絡繹繼發

秋九月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州兵張寔宋配等擊破之苞奔柔凶塢

愍帝建興二年二月壬寅以張軌為太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朝廷以張軌老病拜其子寔為副刺史

夏五月西平武穆公張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己丑軌薨長史

寔不留皇帝行璽

隗瑾請寔延訪羣下

寔遣王該入援長安

張肅請援長安寔不許悲憤而卒

寔遣韓璞等討漢不能進而還

璞與張閬擊破諸羌

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　冬十月以張寔為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

三年冬十月涼州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行璽獻於張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歸於長安

四年夏四月張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曰今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或興師發令府朝不知萬一違失謗無所分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三等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為秦州刺史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沖自長安犇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等齎詔賜張寔拜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共濟多難淑等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寔叔父肅為西海太守聞長安危逼請為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聞長安不守肅悲憤而卒寔遣太府司馬韓璞撫戎將軍張閬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命討虜將軍陳安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為前驅又遺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敕騫還軍俄聞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遂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為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至南安諸羌斷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閬帥金城兵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先是長安謠曰

晉室之亂獨涼州安全

寔遣蔡忠詣建康寔不用江東年號

劉宏閻涉趙卬謀殺寔于外寢史初誅宏等陰元等推立張茂茂立兄子駿為世子茂聽閻曾言罷築靈鈞臺

劉曜來攻馬岌陳珍勸張茂茂親拒之

秦川中血没腕唯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氐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全

太興元年春三月寔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三年夏六月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衆從受道者千餘人西平元公張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涉牙門趙卬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涉卬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弟茂知其謀請誅弘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等懷刃而入殺寔於外寢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轘於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張茂為涼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內以駿為撫軍將軍　秋八月西平公張茂立兄子駿為世子

四年春二月張茂築靈鈞臺基高九仞武陵閻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來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為妖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妖乎乃為之罷役

永昌元年冬十二月張茂使將軍韓璞帥衆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州

明帝太寧元年八月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鑒於桑壁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於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為沸張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潰曜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氾禕怒請斬之岌曰氾公糟粕書生刺舉小才不思家國大計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劉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之情共觀明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埶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舉三秦之衆乘勝席卷而來將若之何珍

茂使珍將兵救韓璞曜料茂必求和

茂修靈鈞臺吳紹諫不從

張茂病薨命子張駿以忠順

駿欲討辛晏劉慶諫止

曰曜兵雖多精卒至少大抵皆氐羌烏合之衆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安能捨其腹心之疾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耶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卒數千為明公擒之茂喜使珍將兵救韓璞趙諸將爭欲濟河趙主曜曰吾軍埶雖盛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震之若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獻馬牛羊珍寶不可勝紀曜拜茂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涼州牧封涼王加九錫

張茂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所以修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愚以為苟恩未洽於人心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忠信之志失士民繫託之望示怯弱之形啓鄰敵之謀將何以佐天子霸諸侯乎願亟罷茲役以息勞費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物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哉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今國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邅之世也卒為之

二年夏五月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帢入棺勿以朝服斂是日薨愍帝使者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氾禕右長史馬謨等使淑拜駿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前趙主曜遣使贈茂太宰諡曰成烈王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

冬十二月涼州將辛晏據枹罕不服張駿將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凶狂安忍其亡可必奈何以饑年大舉盛寒攻城乎駿乃止駿遣參軍王騭聘於趙趙主曜謂之曰貴州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邱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國

曜稱王騭
為涼州君
子
氾禕等請
改年駿不
許、
辛晏降駿
復收河南
地
駿勸李雄
去尊號稱
藩於晉
駿遣竇濤
等會韓璞
攻趙
辛巖韓璞
敗於劉胤
張閬辛晏
降趙駿遂
失河南地
駿欲襲劉
曜索詢諫
止

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况鄙州乎曜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厚禮而遣之

二年春二月張駿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會黄龍見嘉泉氾禕等請改年以章休祥駿不許辛晏以枹罕降駿復收河南之地

成帝咸和元年張駿畏趙人之逼是歲徙隴西南安民二千餘家於姑臧又遣使修好於成以書勸成主雄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思為晉室元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至有何已已自是聘使相繼

三年夏五月張駿聞趙兵為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帥衆數萬東會韓璞攻掠趙秦州諸郡趙南陽王胤將兵擊之屯狄道枹罕護軍辛晏告急秋駿使韓璞辛巖救之璞進度沃干嶺巖欲速戰璞曰夏末以來日星數有變不可輕動且曜與石勒相攻胤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與胤夾洮相持七十餘日　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吾糧不多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天授我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乃帥騎三千襲巖於沃干嶺敗之遂前逼璞營璞衆大潰胤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斬首二萬級進據振武河西大駭張閬辛晏帥其衆數萬降趙駿遂失河南之地

四年秋八月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理曹郎中索詢諫曰劉曜雖東征其子胤守長安未易輕也借使小有所獲彼若釋東方之圖還與我校禍難之興未可量也駿乃止

駿復收河南地

駿不受趙命

駿不肯稱王

張湻以正言諫李雄卒致命于建康

五年夏五月張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狄道置五屯護軍與趙分境六月後趙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九錫駿恥為之臣不受留毅不遣　休屠王羌叛趙趙河東王生擊破之羌犇涼州西平公駿懼遣孟毅還使其長史馬詵稱臣入貢於趙

七年涼州僚屬勸張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駿立次子重華為世子

八年　初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從事張湻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偽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湻湻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邪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耶司隸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湻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湻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小住須涼湻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湻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湻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湻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湻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讎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為衆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國者亦當帥衆輔之厚為湻禮而遣之湻卒致命於建康長安之失守也敦煌計吏耿訪自漢中入江東屢上書請遣大使慰撫涼州朝廷以訪守治書御史拜張駿鎮西大將軍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至梁州道不通以詔書付賈陵詐為賈客以達

遠近稱駿為賢君　駿伐焉耆降之　駿薨重華立

之是歲陵始至涼州、駿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

九年春二月丁卯、詔遣耿訪王豐齎印綬授張駿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咸康元年　初張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而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張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強遠近稱之以為賢君、駿遣將楊宣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諸國焉耆于寘之屬皆詣姑臧朝貢、駿於姑臧南作五殿官屬皆稱臣、駿有兼秦雍之志遣參軍麴護上疏以為勒雄既死虎期繼逆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

五年九月、張駿立辟雍明堂以行禮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

六年春三月、張駿復遣別駕馬詵入貢於後趙表辭蹇傲趙王虎怒欲斬詵侍中石璞諫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遺晉也河西僻陋不足為意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兵力分而為二建康復延數年之命矣乃止璞苞之曾孫也

穆帝永和元年十二月、張駿伐焉耆降之是歲駿分武威等十一郡為涼州以世子重華為刺史分興晉等八郡為河州以寧戎校尉張瓘為刺史分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護等三營為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為刺史駿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號皆倣天朝而微變其名車服旌旗擬於王者

二年夏五月丙戌西平忠成公張駿薨官屬上世子重華為使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嫡母嚴氏為大王太后母馬氏為王太后　趙將軍王擢擊

張璩從張悛言固守大城擊傷麻秋兵

艾大破趙兵斬杜勳汲魚

張重華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於雍州涼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沖請降涼州震動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恒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用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強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福祿伯

三年夏四月趙涼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動眾心大事去矣寧戎校尉張璩從悛言固守大城秋帥眾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隨方禦之秋眾死傷數萬趙王虎復遣其將劉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不用教軍士李嘉潛引趙兵千餘人登城璩督諸將力戰殺三百餘人趙兵乃退璩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於趙重華以謝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軺車戴白帢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趙人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埶進擊大破之斬其將杜勳汲魚獲首虜一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五月秋與石寧復帥眾十二萬進屯河南劉寧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至於曲柳張重華使將軍牛旋拒之退守枹罕姑臧大震重華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別駕從

謝艾大破王擢麻秋

艾破平虜斯骨真等

重華謀稱涼王俞歸正言乃止

索振諫重華之過

事索遐曰君者一國之鎮不可輕動乃以艾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為軍正將軍帥步騎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寧於沙阜寧退屯金城　秋七月趙王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帥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擊張重華遂城長最謝艾建牙誓眾有風吹旌旗東南指索遐曰風為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軍於神鳥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艾還討叛虜斯骨真等萬餘落皆破平之　九月趙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枹罕將軍李逵帥眾七千降於趙自河以南氐羌皆附於趙　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奕世為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為燕王而主公纔為大將軍何以褒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為涼王人臣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亦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祖封韓彭為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為王若帥河右之眾東平胡羯修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五年秋九月涼州官屬共上張重華為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重華屢以錢帛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奕頗廢政事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夙夜勤儉充實府庫正以雠恥未雪志平海內故也

殿下嗣位之初。强寇侵逼。賴重餌之故。得戰士死力。僅保社稷。今蓄積已虛。而寇讎尚在。豈可輕有耗散。以與無功之人乎。昔漢光武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通。沈冤困於囹圄。殆非明主之事也。重華謝之。

張溥曰。張軌漢張耳十七代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軌與同郡皇甫謐善。隱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張華與論經義政事。甚器之。比晉多難。圖據河西。筮遇泰之觀。乃投筴喜。求為涼州史。云。摯虞觀象。記洪災不流。侯瑾覘泉。知霸者斯在。匪唯地勢。抑有天道。厥後北宮純入衛。歌雄大馬。涼州安全。謠符倚柱。事誠非偶也。晉惠帝永寧元年。軌討破羣寇。威著西土。二年。韓稚父子擊殺張輔。軌遣氾瑗諭降。鮮卑若羅拔能入寇。宋配斬之。軍聲益振。及懷帝遘禍。王彌擾亂。軌勵晉獨勤。綱目予義。每為大書特書。寢疾遺令。唯思報國。忠哉士彥。無愧純臣。抑更難者。其子寔茂。其孫駿華也。愍帝之世。寔遣兵入援。誓師伐漢。元帝即位。上表建康。哀故君而奉新君。赴義亟矣。閻涉等惑劉弘妖術。弑寔外寢。嗚呼。懷忠而凶折。寔之遇何不幸於軌也。永嘉時。張越張鎮曹祛謀逐軌。寔還出討敗降。繼跡。涼州立定。劉弘一然燈縣鏡妖人耳。寔左右信事之。謀非大衆。適起誑扇。竟喪國君。肘腋之戒。毋以小忽。信哉。寔亡子幼。茂代為政。父兄遺志未申。劉趙强寇方逼。欲保境內。承大業。甚難。幸繼忠貞。危而復全。挈國以授兄子駿。孫策有權而吳興。司馬師有昭而晉帝。張氏再霸。唯茂是賴。白帢入棺。繫心王室。駿雖卓越不羈。未敢忘執手涕泣之言也。河南之地。再失再得。駿亦因趙為强弱。然勤修庶政。遠近稱賢。大城維垣。豈僅守文哉。至遺書李雄。約尊晉朝。遣使上疏。專請北伐。所痛者宗廟園陵。所志者配天祀夏。江左世臣。未

或及此重華嗣位任用謝艾連破趙師上覩祖宗忠順克荷傳者四世德則一心知其天佑人助不徒資險固於長河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八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九

王敦平湘漢

巴蜀流民推杜弢為主

晉懷帝永嘉五年巴蜀流民布在荊湘間數為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驤聚衆據樂鄉反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弢共擊破之荊州刺史王澄使成都内史王機討驤驤請降澄僞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為賞沈八千餘人於江流民益怨忿蜀人杜疇等復反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於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共推為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　王敦為揚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　夏四月杜弢攻長沙五月荀眺棄城奔廣州弢追擒之於是弢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吏甚衆

弢擒荀眺

胡亢寇掠荊土以杜曾為竟陵太守

六年春正月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寇掠荊土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為竟陵太守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　王澄在荊州憚成都内史王機謂為己亞使之内綜心膂外為爪牙澄屢為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博奕由是上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澄自出軍擊杜弢軍於作塘故山簡參軍王沖擁衆迎應詹為刺史詹以沖無賴棄之還南平沖乃自稱刺史澄懼使其將杜蕤守江陵徙治孱陵尋又奔沓中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所繫今西收華容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遠為奔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不能匡正

王澄與王機縱飲應詹屢諫不聽

王沖自稱刺史郭舒請澄伐之

不從傳密等叛迎杜弢

王敦遣陶侃周訪甘卓共擊弢

敦殺王澄

溫邵等迎王機爲廣州刺史

杜曾殺胡亢而幷其衆

陶侃使朱伺擊走弢

王貢與杜曾反擊敗侃

侃復帥周訪等擊破弢

王眞襲走侃周訪救侃擊破弢

令使君彝亡誠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瑯邪王睿聞之召澄爲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顗代之澄乃赴召顗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弢弢別將王眞襲沔陽顗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共擊弢敦進屯豫章爲諸軍繼援王澄過詣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遣壯士搤殺之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毅兄矩皆嘗爲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將溫邵等叛刺史郭訥迎機爲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訥遣兵拒之將士皆機父兄時部曲不戰迎降訥乃避位以州授之

愍帝建興元年秋八月胡亢性猜忌殺其驍將數人杜曾懼潛引王沖之兵使攻亢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虛曾因殺亢而幷其衆　周顗屯潯水城爲杜弢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弢退保泠口侃曰弢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弢果來攻侃使朱伺逆擊大破之弢遁歸長沙周顗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乃表侃爲荊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睿召周顗復以爲軍諮祭酒　九月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矯陶侃之命以杜曾爲前鋒大都督擊王沖斬之悉降其衆侃召曾曾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遂與曾反擊侃冬十月侃兵大敗僅以身免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弢大破之敦乃奏復侃官

二年春三月杜弢將王眞襲陶侃於休障侃犇灄中周訪救侃擊弢兵破之

三年春二月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弢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死乃請降於丞相睿睿不許弢遣南平太守應詹書自陳昔與詹共討樂鄉本同休戚後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儻以

杜弢請降諸將猶攻之殺王運復反

周訪擊斬張彥

陶侃諭王貢降杜弢走死

王敦驕橫

杜曾與弟五猗分據漢沔

魯恬諫侃勿逼杜曾不從而敗

杜曾圍荀崧崧小女灌帥勇士求救千石覽周訪乃敗曾

舊交之情、為明枉直、使得輸誠盟府、廁列義徒、或北清中原、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詹為啓呈其書、且言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為鄉人所逼、今悔惡歸善、宜命撫納、以息江湖之民、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赦其反逆之罪、以弢為巴東監軍、弢既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復反、遣其將杜弘、張彥殺臨川內史謝摛、遂陷豫章

三月周訪擊彥斬之、弘奔臨賀　秋八月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以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腳、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為信、貢遂降於侃、弢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寖益驕橫、　初朝廷聞張光死、以侍中第五猗為安南將軍、監荊梁益寧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自武關出、杜曾迎猗於襄陽、為兄子娶猗女、遂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曾軍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時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吏襄陽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復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許之、陶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為外援、不從、曾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克而還　王敦嬖人吳興錢鳳疾陶侃

侃言曾凶狡不可信敦不從曾果圍襄陽錢鳳屢毀侃于敦侃欲詣敦自陳朱伺皇甫方回諫不從鄭攀馬儁等上書留侃敦不許遂與杜曾迎第五猗以拒王廙敦欲殺侃梅陶陳頒勸釋之

陶侃破杜宏執劉沈走王機獲溫邵而廣州平

鄭攀等請降朱伺勸廙勿信杜曾

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廙為荊州刺史、荊州將吏鄭攀馬儁等詣敦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衆情憤惋、又以廙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溳口、西迎杜曾、廙為攀等所襲、犇於江安、杜曾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廙、廙督諸軍討曾、復為曾所敗、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為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祕、交州人以祕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機降、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弘為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迎前刺史修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弘及廣州將溫邵、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埶、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謀、進擊弘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於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敦以杜弘為將、寵任之、

元帝建武元年、鄭攀等相與拒王廙、衆心不壹、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廙將赴荊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竟陵內史朱伺謂廙曰、曾猾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

言不從遂被圍

朱伺不從賊病卒趙誘朱軌黃峻皆敗死于曾

周訪使李恒許朝趙胤大破曾

馬儁等執曾降訪斬之

宜大部分未可使西虞性矜厲自用以伺為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趣揚口虞乃遣伺歸裁至壘卯為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儁從曾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開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曰馬儁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内外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虞於甑山病創而卒戊寅趙誘朱軌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威震江沔元帝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胤將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王虞始得至荊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

太興元年冬十一月詔以王敦為荊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敦固辭牧乃聽為刺史

二年夏四月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儁等執曾以降訪斬之并獲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加有時望白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

張溥曰湘州亂於杜弢平於陶侃漢沔亂於杜曾平於周訪弢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李庠亂避地南平應詹愛而禮之後同擊破李驤有討賊功會汝班煽亂荀眺出走賊

衆推弢為主遂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崔敷杜鑒鄭融等縱暴不止杜曾則南中郎將杜蕤之從祖弟驍勇絶人始為新野王歆鎮南參軍歷華容令至南蠻司馬會永嘉國難胡亢聚衆竟陵曾亦從亂旋殺亢而并其衆兩人本非盜賊遭世多故蟻聚荆衡肆其薦食夫陳敏起家廉吏謀叛歷陽趙廞帝室姻親圖據巴蜀此皆功臣世戚秉釁啓僭沈天子之舟絶苞茅之貢尤而效之不顧顛蹶懷慼之際天下無君弢曾嗚吠凶桀習成强則求驕弱則請和陶侃周訪數戰始殄或竄没山海或身族粉滅未淹歲稔罪暴京觀斯可為叛人之警亦足明大人師貞之效也王敦者王基之子蜂目豺聲遽執大柄任征討陶侃敗於王真朱軌趙誘殺於杜曾嘗上表自貶既幸清蕩朝廷以功歸敦春秋重主將名所當及然侃擊走杜弢平湘州功勞高顯錢鳳行譖侃詣江陵自陳敦欲殺之梅陶陳頒力止乃免彼幾以嬖人戮元功安能任將乎王澄與兄衍有重名在荆州日屢為杜弢所敗王沖作亂澄過豫章敦忌其名聲誣與弢通殺之敦潛蓄異志從弟稜切諫衷激怒王如使舞刀殺稜大功未立先殘骨肉不有兄弟何有於君豈待兵纏象魏逆節始著哉荀灌以十三歲女子帥壯士請救兵解宛圍趙肩痛父之死力敗兩甄可稱荀崧有女趙誘有男王貢始叛附弢侃責以義斂容約降弢衆潰走死遂而能復視王機等以賊終則賢乎爾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九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

石勒寇河朔

晉惠帝太安二年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一女妻鮮

王浚以女妻段務勿塵

進段務勿塵為大單于

浚稱詔封拜

劉琨長於招懷短於撫御

浚遣胡矩段疾陸眷攻殺劉希

浚遣段疾陸眷等攻石勒敗其諸將

張賓孔萇請勒先攻末柸

卑段務勿塵、又表以遼西郡封務勿塵為遼西公、

懷帝永嘉四年、冬十月、壬子、以劉琨為平北大將軍、王浚為司空、進鮮卑段務勿塵為大單于、

五年秋七月、王浚設壇告類、立皇太子、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征鎮、以荀藩為太尉、琅邪王睿為大將軍、浚自領尚書令、以裴憲及其壻棗嵩為尚書、以田徽為兗州刺史、李惲為青州刺史、　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又遣族人高陽內史希合衆於中山、幽州所統代郡上谷廣甯之民多歸之、衆至三萬、王浚怒、遣燕相胡矩督諸軍與遼西公段疾陸眷共攻希殺之、驅略三郡士女而去、疾陸眷務勿塵之子也、

六年冬十二月、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據苑鄉、受王浚假署、石勒遣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眷疾陸眷弟匹磾文鴦從弟末柸部衆三萬攻勒於襄國、疾陸眷屯於渚陽、勒遣諸將出戰、皆為疾陸眷所敗、疾陸眷大造攻具將攻城勒衆甚懼、勒召將佐謀之曰、今城塹未固、糧儲不多、彼衆我寡、外無救援、吾欲悉衆與之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以疲敵、待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段氏最為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柸所、今聞疾陸眷刻日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鬭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為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為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城上鼓譟以助其埶、萇攻末柸帳、不能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壘門、為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

勒衆獲末柸疾陸眷等軍皆退走 勒遣使求和文鴦請疾陸眷勿許不從 勒還末柸段氏歸心 浚勢益衰游綸張豺降勒 取勒山東郡縣 烏桓叛浚附勒 王浚謀稱尊號劉亮王搏高柔切諫皆殺 浚殺霍原 棗嵩朱碩貪横 浚殺韓咸

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疾陸眷收其餘衆、還屯渚陽、勒質末柸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鴦諫曰、今以末柸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為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不從、復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柸三弟為質、而請末柸、諸將、皆勸勒殺末柸、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讎、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為浚用矣、乃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於渚陽、結為兄弟、疾陸眷引歸、王昌等不能獨留、亦引兵還薊、勒召末柸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遣還遼西、末柸在塗日南嚮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游綸張豺、請降於勒、勒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

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犇廩丘、劉琨復以劉演為兗州刺史、鎮廩丘、　右勒攻李惲於上白、斬之、王浚復以薄盛為青州刺史、　王浚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段疾陸眷、欲與之共擊石勒、疾陸眷不至、浚怒、以重幣賂拓跋猗盧、幷檄慕容廆等、共討疾陸眷、猗盧遣右賢王六修將兵會之、為疾陸眷所敗、　五月石勒、使孔萇擊定陵、殺田徽、薄盛帥所部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為勒所取、漢主聰、以勒為侍中、征東大將軍、烏桓亦叛、王浚潛附於勒、　冬十一月、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應當塗高之讖、謀稱尊號、前勃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搏、司空掾高柔、切諫、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荅、浚誣原與羣盜通、殺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不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碩貪橫尤甚、北州謠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郎、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又鮮卑從事韓咸監護柳城、盛稱慕容廆能接納士民、欲以諷浚、浚怒殺之、浚始者唯恃鮮卑烏

張賓請勒卑辭厚禮以誘浚

桓以為彊既而皆叛之加以蝗旱連年兵埶益弱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覘之參佐請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於浚勒以問張賓賓曰浚名為晉臣實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其欲得將軍猶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將軍威振天下今卑辭厚禮折節事之猶懼不信況為羊陸之亢敵乎夫謀人而使人覺其情難以得志矣勒曰善十二月勒遣舍人王子春董肇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起兵誅討暴亂者正為殿下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又遺棗嵩書厚賂之浚以段疾陸眷新叛士民多棄己去聞勒欲附之甚喜謂子春曰石公一時英雄據有趙魏乃欲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曰石將軍才力彊盛誠如聖旨但以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為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為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為而讓於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彊取之必不為天人之所與故也項羽雖強終為漢有石將軍之比殿下猶陰精之與太陽是以遠鑑前事歸身殿下此乃石將軍之明識所以遠過於人也殿下又何怪乎浚大悅封子春肇皆為列侯遣使報聘以厚幣酬之游綸兄統為浚司馬鎮范陽遣使私附於勒勒斬其使以送浚浚雖不罪統益信勒為忠誠無復疑矣

勒問王子春言料浚可禽

二年春正月壬辰王子春等及王浚使者至襄國石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於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於棗嵩求并州牧廣

張賓請勒脩和于劉琨而襲浚

勒殺游綸勒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

孫緯請將兵拒勒游統禁之將佐請擊勒浚怒不從勒執浚命斬于襄國市

平公勒問浚之政事於王子春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贍刑政苛酷賦役殷煩忠賢內離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心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還薊具言石勒形執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益驕怠不復設備

二月石勒纂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為吾後患乎勒曰然為之柰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修牋於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吾復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泄軍謀故也遣使奉牋送質於劉琨自陳罪惡請討勒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稱已與猗盧方議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便當遣六修南襲平陽除僭偽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羯順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三月勒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衆不敢復言浚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入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禦之浚猶不許勒升其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强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奸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偏燕土此誰之

勒待裴憲荀綽以客禮

勒斬朱碩棗嵩游綂等

孫緯遮擊石勒

劉胤說邵續合附勒

續棄勒歸段匹磾遣胤使江東

勒圍韓據劉琨欲討

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先送浚於襄國浚自投於水束而出之斬於襄國市勒殺浚麾下精兵萬人浚將佐等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討而誅之諸人皆來慶謝二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戮乎對曰憲等世仕晉朝荷其榮祿浚雖凶麤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不敢有貳明公苟不修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又何逃乎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綽勖之孫也勒數朱碩棗嵩等以納賄亂政為幽州患責游綂以不忠所事皆斬之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袠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為從事中郎綽為參軍分遣流民各還鄉里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燕國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遣使奉王浚首獻捷於漢漢以勒為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初王浚以邵續為樂陵太守屯厭次浚敗續附於石勒勒以續子乂為督護浚所署勃海太守東萊劉胤棄郡依續謂續曰凡立大功必仗大義君晉之忠臣奈何從賊以自污乎會段匹磾以書邀續同歸左丞相睿續從之其人皆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乂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乂續遣劉胤使江東睿以胤為參軍以續為平原太守石勒遣兵圍續匹磾使其弟文鴦救之勒引去

四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劉演於廩丘幽州刺史段匹磾使其弟文鴦救之虎拔廩丘演奔文鴦軍虎獲演弟啓以歸　冬十一月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於坫城據請救於劉琨琨新得拓跋猗盧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勒箕澹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

之箕澹衛雄諫不從

段匹磾與劉琨約為兄弟琨匹磾遣使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匹磾檄疾陸眷涉復辰末柸等討石勒末柸為異各引兵還疾陸眷卒涉復辰立末柸殺之擊敗匹磾末柸獲劉羣使約琨襲匹磾匹

其難用不若且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胡賊之牛羊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無不濟矣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為前驅琨屯廣牧為之聲援石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曰澹士馬精彊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必獲萬全勒曰澹兵雖衆遠來疲弊號令不齊何精彊之有今寇敵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自亡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為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前後夾擊而大破之獲鎧馬萬計澹雄帥騎千餘犇代郡韓據棄城走幷土震駭　十二月司空長史李弘以幷州降石勒劉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為段匹磾遣信邀之己未琨帥從飛狐犇薊匹磾見琨甚相親重與之結婚姻約為兄弟勒分徙陽曲樂平民於襄國置守宰而還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夷遣兼左長史右司馬溫嶠匹磾遣左長史榮卲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　秋七月段匹磾推劉琨為大都督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柸等會於固安共討石勒末柸說疾陸眷涉復辰曰以父兄而從子弟恥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兵還琨匹磾不能獨留亦還薊

太興元年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段匹磾自薊往犇喪段末柸宣言匹磾之來欲為簒也匹磾至右北平涉復辰發兵拒之末柸乘虛襲涉復辰殺之幷其子弟黨與自稱單于迎擊匹磾敗之匹磾走還薊　段匹磾之犇疾陸眷喪也劉琨使其世子羣送

之、匹磾敗羣爲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謂匹磾曰、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乖離、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等閉門自守、匹磾攻拔之、代郡太守辟閭嵩後將軍韓據復潛謀襲匹磾、事泄、匹磾執嵩據及其徒黨悉誅之、五月癸丑、匹磾稱詔收琨縊殺之、并殺其子姪四人、琨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帥琨餘衆奔遼西、依段末柸、奉劉羣爲主、將佐多奔石勒、悅林之曾孫也、朝廷以匹磾尚彊、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爲琨舉哀、温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盧諶崔悅因末柸使者亦上表、爲琨訟冤、後數歲、乃贈琨太尉侍中、謚曰愍、於是夷晉以琨死故、皆不附匹磾、末柸遣其弟攻匹磾、匹磾帥其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邀之於鹽山大敗之、匹磾復還保薊、末柸自稱幽州刺史、

二年夏四月、石勒遣石虎擊鮮卑日六延於朔方、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俘虜三萬餘人、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段匹磾士卒飢散、欲移保上谷、代王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子奔樂陵、依邵續、

三年春正月、段末柸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邵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久要、請相與共擊末柸、續許之、遂相與追擊末柸大破之、匹磾與弟文鴦、攻薊、後趙王勒知續孤、遣中山公虎將兵圍厭次、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使

劉肩請帝救之不從段文鴦襲破孔萇

文鴦苦戰力竭被執部洎等降石虎

後趙殺匹磾文鴦邵續

降其城、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為主、勿有貳心、匹磾自薊還、未至厭次、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為虎所遮、文鴦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為忠、釋而禮之、以為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毋得擅殺、必生致之、吏部郎劉胤、聞續被攻、言於帝曰、北方藩鎮盡矣、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石虎所滅、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發兵救之、帝不能從、聞續已沒、乃下詔以續位任授其子緝、 六月、後趙孔萇攻段匹磾、恃勝而不設備、段文鴦襲擊、大破之、

四年、春三月、後趙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段文鴦言於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為民所倚望、今視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民失所望、誰復為我致死、遂帥壯士數十騎出戰、殺後趙兵甚衆、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兄與我俱夷狄、久欲與兄同為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何為復戰、請釋仗、文鴦罵曰、汝為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我寧鬬死、不為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戰不已、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執文鴦、文鴦力竭被執、城內奪氣、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兄子緝竺等、輿櫬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敬也、後趙王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為兄弟、虎即起拜之、勒以匹磾為冠軍將軍、文鴦為左中郎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冀幷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鴦邵續、皆為後趙所殺、

張溥曰、石勒以上胡黨、雖從成都故將公師藩寇掠、敗北、犇漢、為劉淵前驅、遂至敗太傅

越殺王衍。執荀晞。及豫章王端。問晉賊者。首誅無赦。若夫誘殺王浚。狡謀陷薊。浚則誠愚。未可罪勒也。浚母趙氏婦貧賤。出入沈家而生浚。沈初不齒之。年十五。沈甍無子。親戚共立。浚為嗣。拜駙馬都尉。後承賈后旨害愍懷太子。尋督幽州。乘朝廷昏亂。結夷狄圖自安。以女妻鮮卑務勿塵。與素怒。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挾兩端。遏絕檄書。懷帝遭亂。思膺當塗高讖。謀僭號。劉亮王摶高柔霍原等。咸遇害。其為晉大盜。與勒等耳。張賓說勒。卑辭事浚。疾師入城。縛之堂皇。斬於襄國市。貪猶知伯。愚同楚懷。駢首就死。直嬰兒然。夫王彌漢之大將。勒與共事。名親厚。一日召之飲酒。立誅席上。浚勇不若彌。惑甘言而趣阱禍。死不足憐。所以見譏於史也。劉琨跨躡汾晉。志復中原。敗於石勒。進退失據。段匹磾無葭莩之親。約結之素。羈旅要盟。同獎王室。方謂忠誠所感。華夷赴命。而段氏交攻。末柸巧間。琨竟受拘。不免縊死。士抱信而見疑。臣懷忠而不遂。琨不死於羯賊。而死於同盟。其真道窮乎。匹磾邵續。患難相依。擊破末柸。旋為石虎所執。夫琨與匹磾。其情兄弟。其勢脣齒。琨死之時。匹磾志氣已竭。安能獨存。是故劉段之凶終。石勒之得志也。嗟乎。晉室分崩。權移牧宰。幽并之間。與勒抗者。前有王浚。後有劉琨。邵續段匹磾段文鴦。乃貪夫圖大害生谿壑。烈士殞首。釁始室家。遂使懷夷吾之志。執子卿之節者。與藏戶伏尸同盡。蓋世衰則事多變常。國亡則人無愚智。至今讀琨贈盧諶詩。猶有痛於西狩獲麟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一

前趙平秦隴

南陽王模不就徵表遣世子保鎮上邽模使陳安擊走裴苞趙染降劉聰北宮純降漢

南陽王模降趙劉粲殺之陳安歸世子保張春疾安遣客刺之焦嵩陳安攻保張寔遣竇濤救之張詵勸寔奉晉王

晉懷帝永嘉元年春三月、以南陽王模為征西大將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鎮長安

五年　初太傅越以南陽王模不能綏撫關中、表徵為司空將軍湻于定說模、使不就徵、模從之、表遣世子保為平西中郎將、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拒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攻苞、苞犇安定、太守賈疋納之、　秋七月、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阪、染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帥衆降漢、漢主聰以染為平西將軍、八月聰遣染與安西將軍劉雅帥騎二萬、攻模於長安、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帥大衆繼之、染敗模兵於潼關、長驅至下邽、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其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遣湻于定出戰而敗、模倉廩虛竭、士卒離散遂降于漢、趙染送模於河內王粲、九月粲殺模、

愍帝建興三年春二月、丙子、以南陽王保為相國、　南陽王模之敗也、都尉陳安往歸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安將千餘人、討叛羌、寵待甚厚、保將張春疾之、譖安云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

元帝太興元年、春三月、焦嵩陳安、舉兵逼上邽、相國保遣使告急於張寔、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其大恥、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令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二年夏四月、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置百官、以張寔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於漢、又降於成、上邽大饑、士衆困迫、張春奉保之南安祁山、寔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之、陳安退保緜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為安所逼、寔遣其將宋毅救之、安乃退、

張春謀奉保奔涼州張寔遣將拒之 張春陽次殺保立瞻為世子 陳安請討瞻等殺之 斬楊次以祭保 陳安大掠趙殺呼延寔 呼延瑜斬陳集 隴上氐羌皆附安 安殺魯憑

冬十二月、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以附晉王保、保使其將楊曼、王連據陳倉、張顗、周庸據陰密、松多據草壁、秦隴氐羌多應之、趙主曜遣諸將攻之不克、曜自將擊之、

三年春正月、曜攻陳倉、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氐、曜進拔草壁、路松多奔隴城、又拔陰密、晉王保懼、遷於桑城、曜還長安、以劉雅為大司徒、張春謀奉晉王保奔涼州、張寔遣其將陰監將兵迎之、聲言翼衛、其實拒之、 閏三月、晉王保將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韜不協、勸保誅之、且請擊陳安、保皆不從、 夏五月、春、次幽保殺之、保體肥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保無子、張春立宗室子瞻為世子、稱大將軍、保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陳安表於趙主曜、請討瞻等、曜以安為大將軍、擊瞻殺之、張春奔枹罕、安執楊次、於保柩前斬之、因以祭保、安以天子禮葬保於上邽、謚曰元王、

永昌元年、春二月、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以為曜已卒、大掠而歸、曜疾甚、乘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安邀擊獲之、謂寔曰、劉曜已死、子尚誰佐、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寔叱之曰、汝受人寵祿而叛之、自視智能何如主上、吾見汝不日梟首於上邽市、何謂大業、宜速殺我、安怒殺之、以寔長史魯憑為參軍、安遣其弟集帥騎三萬、追曜衛將軍呼延瑜、瑜逆擊斬之、安乃還上邽、遣將襲汧城、拔之、隴上氐羌、皆附於安、有衆十餘萬、自稱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州以趙募為相國、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縣吾頭於上邽市、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之慟哭曰、賢人民之望也、陳安於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能為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趙、趙以武為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劉貢石武擊破安

陳安與平先力戰而走呼延青人殺安龍上人思安為作壯士歌

明帝太寧元年夏六月、陳安圍趙征西將軍劉貢於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趣上邽以救之、與貢合擊安、大破之、安收餘騎八千、走保隴城、　秋七月、趙主曜自將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出戰輒敗、右軍將軍劉幹攻平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安留其將楊伯支姜沖兒守隴城、自帥精騎突圍出犇陝中、曜遣將軍平先等追之、安左揮七尺大刀、右運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殪五六人、遠則左右馳射而走、先亦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匿於山中、趙兵索之不知所在、明日安遣其將石容覘趙兵、趙輔威將軍呼延青人獲之、拷問安所在、容卒不肯言、青人殺之、雨霽、青人尋其迹、獲安於澗曲、斬之、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為作壯士之歌、楊伯支斬姜沖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曜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於長安、氐羌皆送任請降、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

張溥曰、南陽王模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虓、俱有稱於宗室、旣鎮長安、荒亂不制、鑄銅人鐘鼎為釜器以易穀、議者非之、東海王越徵為司空、遣傅祗往代、淳于定說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綏撫而還、旣於聲望有虧、又公兄弟唱起大事、並在朝廷、若自強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制於人、非公利也、模納其言不就徵、比趙染背叛、劉粲來攻、遽從韋輔計出降、粲箕踞攘袂數其罪、送粲殺之、妃劉氏賜胡張本為妻、當其擁鄴不朝、專鎮雄壤、誠以社稷多故、居內則危、居外則安、及叛夫一呼、胡兵雲合、不圖背城、泥首先縛、託命非類、冀倖苟全、卒之身死妻辱、關西淪喪、為彼蚕計、莫若當日就召、可免誅滅、然太傅越在懷帝左右、負罪憂死、王衍遇害、洛陽繼陷、劉曜殺太子詮、納羊后、遷帝平陽

皆在永嘉之五年遭世大亂欲問所適內外之際固無一可哉世子保初鎮上邽長安既没陳安帥衆歸之後賈疋裴苞盡死保遂全有秦州地隴右氐羌無不服從愍帝建興初詔拜右丞相與元帝分督陝東西諸軍事是時國家之痛君父之讎集於一人修政禮賢歃血待旦猶慮弗及乃知陳安賢而不能用知張春楊次佞而不能去江東正位圖大稱王旋被幽弑志則欲抗琅邪身已死於春次世稱南陽王有文藝好述作徒虛語耳保體重喜睡痿疾無子春立宗室司馬瞻為後陳安奮義討賊請兵於趙殺瞻逐春斬次柩前葬保以天子禮竄形異鄉致忠故主此固李陵所不如王綝所慨慕也平先搏戰力竭始匿澗曲斷首隴上哀歌安身雖死其義猶生儒者尚識其叛趙何以勸天下忠臣義士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一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一終

13

DS 735 .A2 L5

劉聰寢疾徵劉曜石勒受詔輔政曜勒固辭
聰卒粲即位
粲多行無禮於靳太后等靳準勸粲殺景驥逞顗勱
靳準與明康謀作亂王延不從遂死義準殺粲盡殺劉氏男女

建安 袁樞 機仲 編輯
太倉 張溥 天如 論正

石勒滅前趙

晉元帝太興元年夏六月、漢主聰寢疾、徵大司馬曜為丞相、石勒為大將軍、皆録尚書事、受遺詔輔政、曜勒固辭、乃以曜為丞相、領雍州牧、勒為大將軍、領幽冀二州牧、勒辭不受、以上洛王景為太宰、濟南王驥為大司馬、昌國公顗為太師、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為太保、並録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為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癸亥聰卒、甲子太子粲即位、尊皇后靳氏為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武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立其妻靳氏為皇后、子元公為太子、大赦改元漢昌、葬聰於宣光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靳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粲多行無禮、無復哀戚、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宜早圖之、粲不從、準懼、復使二靳氏言之、粲乃從之、收其太宰景、大司馬驥、驥母弟車騎大將軍吳王逞、大師顗、大司徒齊王勱、皆殺之、朱紀范隆犇長安、八月粲治兵於上林、謀討石勒、以丞相曜為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鎮長安、靳準為大將軍、録尚書事、粲常游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詔以從弟明為車騎將軍、康為衛將軍、準將作亂、謀於王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延以歸、準遂勒兵升光極殿、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謚曰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屍、焚其宗廟、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

準殺胡嵩靳康攻滅北宮純等

曜即帝位

喬泰王騰靳康等殺準推靳明為主

靳明屢敗于石虎石勒遂奔漢曜盡殺靳氏男女

嵩不敢受準怒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因晉之亂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帥衆扶侍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於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漢尚書北宮純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滅之準欲以王延為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殺之相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帥精銳五萬以討準據襄陵北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　冬十月曜至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歸之與太傅朱紀等共上尊號曜即皇帝位大赦惟靳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太尉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以石勒為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為趙公勒進攻準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漢主曜使征北將軍劉策鎮北將軍劉策屯汾陰與勒共討準　十一月靳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石勒勒囚泰送於漢主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司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況免死乎卿為朕入城具宣此意泰還平陽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　十二月左右車騎將軍喬泰王騰衛將軍靳康等相與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為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大怒進軍攻明明出戰大敗乃嬰城固守　石虎帥幽冀之兵會石勒攻平陽靳明屢敗遣使求救於漢漢主曜使劉雅劉策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漢曜西屯粟邑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曜迎其母胡氏之喪於平陽葬於粟邑號曰陽陵謚曰宣明皇太后石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修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粲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二年春二月石勒遣左長史王修獻捷於漢漢主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

劉曜改國號為趙

勒即趙王位續咸用法詳平

趙王加殊禮出警入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拜王修及其副劉茂皆為將軍封列侯修舍人曹平樂從修至粟邑因留仕漢言於曜曰大司馬遣修等來外表至誠內覘大駕強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時漢兵實疲弊曜信之乃追汜還斬修於市 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言修死狀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為之何待於彼邪乃誅曹平樂三族 漢主曜還都長安 夏六月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詔曰吾之先興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民望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為祖亟議以聞羣臣奏光文始封盧奴伯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趙分也請改國號為趙從之以冒頓配天光文配上帝 冬石勒左右長史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等勸勒稱尊號勒不許十一月將佐等復請勒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漢昭烈在蜀魏武在鄴故事以河內等二十四郡為趙國太守皆為內史準禹貢復冀州之境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幷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勒許之戊寅即趙王位大赦依春秋時列國稱元年初勒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貫志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為律學祭酒咸用法詳平國人稱之以中壘將軍支雄遊擊將軍王陽領門臣祭酒專主胡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以石虎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衞諸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自餘羣臣授位進爵各有差

三年春二月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慎四軍屯洛陽叛降後趙後趙將石生引兵赴之安等復叛降司州刺史李矩矩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石生虜宋始一軍北渡河於是河南之民

二趙構隙相攻

曜衆潰歸長安

司豫徐兗地皆入後趙

皆相帥歸矩洛陽遂空

明帝太寧二年春正月後趙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莞東海劉遐退保泗口司州刺史石生擊趙河南太守尹平於新安斬之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掠東河弘農之間民不聊生矣石生寇許潁俘獲萬計攻郭誦於陽翟誦與戰大破之生退守康城後趙汲郡内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皆破之

三年春三月北羌王盆句除附於趙後趙將石陀自鴈門出上郡襲之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趙主曜遣中山王岳追之曜屯於富平為岳聲援岳與石陀戰於河濱斬之後趙兵死者六千餘人岳悉收所虜而歸　夏五月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趙主曜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千人趣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帥荊司之衆自崤澠而東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入自成皐關與岳戰於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之遏絕內外岳衆飢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延謨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大破之曜屯於金谷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乃退屯澠池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氐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阬其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殺之阬其士卒七千餘人曜還長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恚成疾郭默復為石聰所敗棄妻子南奔建康李矩將士陰謀叛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衆南歸衆皆道亡惟郭誦等百餘人隨之卒於魯陽矩長史崔宣帥其餘衆二千降於後趙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為境矣

劉曜破石虎斬石瞻尹矩張進皆降襄國大震

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惟徐光勸行

勒料曜坐守洛陽必成擒

成帝咸和三年秋七月後趙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遂進攻蒲阪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虎懼引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候與虎戰大破之斬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犇朝歌曜濟自大陽攻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後趙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　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程遐等固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大王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為何如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犇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中山公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堨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乙亥後趙諸軍集於成皋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於鞏訾之閒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以為妖言斬之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大胡自來邪其衆幾何羯曰王自來軍勢甚盛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己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

曜醉戰為石堪所執

劉熙劉胤欲奔上邽胡勳正諫殺之

石虎執劉熙劉胤殺之

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冑自出閶闔門夾擊之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撝陳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於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勒使徐光謂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衛送曜邃虎之子也曜瘡甚載以馬輿使醫李永與同載己亥至襄國舍曜於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從男女盛服以見之曜曰吾謂卿等久為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我殺石佗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久之乃殺曜

四年春正月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與南陽王胤謀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且當併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怒以為沮衆斬之遂帥百官奔上邽諸征鎮亦皆棄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於後趙後趙遣石生帥洛陽之衆赴之　秋八月趙南陽王胤帥衆數萬自上邽趣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之胤軍於仲橋石生嬰城自守後趙中山公虎帥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趙兵於義渠胤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之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南陽王胤及其將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於襄國又阬五郡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

五年春二月後趙羣臣請後趙王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以其子宏為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單于封秦王斌為左衛將軍封太原王恢為輔國將軍封南陽王以中山公虎為太尉尚書令進爵為王虎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宣為左將軍挺為侍中封梁王又封石生為河東王石堪為彭城王以左長史郭敖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中郎令裴憲皆為尚書參軍事徐光為中書令領祕書監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趙羣臣固請正尊號　秋九月趙王勒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太子弘為皇太子

十年春正月趙主勒大饗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今古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張溥曰劉聰淵第四子淵死弒兄和烝單太后淫放無度四后並立其外佩皇后璽綬者復七人王沈宣懷刑餘養女咸貴匹嫡至災異競出火焚親子妻產蛇獸尚不覺悟反盛僇諫臣誅太弟乂等惡浮昌頓竟獲考死論者撫膺蒼天與高洋同歎子粲繼立斬樊武王四太后悉加尊號晨夜烝淫靳準又說粲誅劉景諸宗臣旋勒兵入宮執粲殺之劉

楊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

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聰墓焚燒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姑知天始緩聰死以叢後禍在位九年而終非幸也劉曜為淵族子年八歲從獵西山即見神異雄武善文嘗輕侮吳鄧自比樂毅蕭曹弱冠隱迹管涔山淵僭號頻歷顯職靳準篡弑舉義入討喬泰等殺準出降於是盡誅靳氏改國號曰趙世稱為劉中興及石勒來戰曜飲酒數斗馬陷石渠為石堪所執未幾遇殺昔曜少時劉聰目為世祖魏武崔岳許以英雄四海以今觀之特一醉人曾何足異夫懷愍之弑事皆出聰曜無道視聰少間疑報施當殊然陷洛陽而執懷陷長安而執愍者曜也曜執之聰弑之君子以為二賊均乎弑矣即曜淫不及聰而羊后寵生三子其亂人倫辱中國甚於聰之尊婢多后手酌戎杯族遭坑滅天實厭胡不逾十載自古豈有長治者哉靳準從妹為乂孺子淫於侍人乂怒賜死準即說粲殺乂其二女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聰后也月光穢行為陳元達奏廢慚恚自殺月華復與粲亂靳氏以色瀆劉準又身行屠弑女戎男戎害並無極上揣天心若謂戲水胡塵闢洛戎馬非此其種不盡彼庚珉王儁以懷死吉朗麴允辛賓以愍死哭天子之行觴慟乘輿之執蓋遐觀夷禍莫救晉亡亦九原所大痛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三

氐據仇池

晉惠帝元康六年　初略陽清水氐楊駒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彊盛徙居略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十二月自略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

楊難敵怨張光

難敵受楊虎降擊殺張孟萇張援

張光憤卒少子邁又與氐戰没胡子序棄城

楊茂搜卒難敵立

難敵稱藩於劉曜難敵與弟堅頭奔漢中曜遣回嶽鎮仇池

難敵降成李雄受其賂遣還既臨而請討之雄與李

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

愍帝建興元年、　初氐王楊茂搜之子難敵、遣養子販易於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梁州刺史張光鞭殺之、難敵怨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氐活、氐有小罪、不能貰也、及光與楊虎相攻、各求救於茂搜、茂搜遣難敵救光、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虎厚賂難敵、且曰、流民珍貨、悉在光所、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使張孟萇居前、難敵繼後、難敵與虎夾擊孟萇、大破之、孟萇及其弟援皆死、光嬰城自守、九月、光憤激成疾、僚屬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登仙、何謂退也、聲絶而卒、州人推其少子邁領州事、又與氐戰、没、衆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梁州、　冬十月、楊虎楊難敵急攻梁州、胡子序棄城走、難敵自稱刺史、

二年春正月、楊虎掠漢中吏民以奔成、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楊難敵、難敵去、咸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皆為成有、

元帝建武元年、氐王楊茂搜卒、長子難敵立、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

永昌元年、春二月、趙主曜、自將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及故晉王保將楊韜、隴西太守梁勛、皆降於曜、曜遷隴西萬餘戶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得疾、將引兵還、恐難敵躡其後、乃遣光國中郎將王獷、說難敵諭以禍福、難敵遣使稱藩、曜以難敵為假黄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事、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武都王、

明帝太寧元年、秋八月、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與弟堅頭南奔漢中、趙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

琀皆戰歿

趙田崧不降難敵而死

難敵卒子毅立楊初襲殺之

楊宋奴使梁式王刺殺初初子國誅之而自立楊俊殺國自立子安奔秦後卒子世立

大復而還趙主曜以大鴻臚田崧為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難敵送任請降於成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成都趙兵退即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雄遣稚兄侍中中領軍琀與稚出白水征東將軍李壽及琀弟玝出陰平以擊難敵羣臣諫不聽難敵遣兵拒之壽玝不得進而琀稚長驅至下辯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琀稚深入無繼皆為難敵所殺死者數千人

三年春三月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左右令崧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子忠於劉氏豈不能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氐汝本奴才何謂大業我寧為趙鬼不為汝臣顧排一人奪其劍前刺難敵不中難敵殺之

成帝咸和二年夏五月趙武衛將軍劉朗帥騎三萬襲楊難敵於仇池弗克掠三千餘戶而歸

六年秋七月成大將軍壽攻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

九年春正月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立自稱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叔父堅頭之子盤為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遣使來稱藩

咸康三年仇池氐王楊毅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衆自立為仇池公稱臣於趙

穆帝永和三年冬十月武都氐王楊初遣使來稱藩詔以初為使持節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

十一年春正月故仇池公楊毅弟宋奴使其姑子梁式王刺殺楊初初子國誅式王及宋奴自立為仇池公桓温表國為鎮北將軍秦州刺史

世卒子纂立

楊纂降秦

楊廣戰敗於楊安

秦取梁益二州

十二年、仇池公楊國從父俊殺國自立、以俊為仇池公、國子安奔秦、

升平四年春正月、仇池公楊俊卒、子世立、

海西公太和三年、以仇池公楊世為秦州刺史、世弟統為武都太守、世亦稱臣於秦、秦以世為南秦州刺史、

五年、仇池公楊世卒、子纂立、始與秦絕、叔父武都太守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三月、秦西縣侯雅楊安王統徐成及羽林左監朱彤楊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伐仇池公楊纂　夏四月秦兵至鷲峽、楊纂帥衆五萬拒之、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督護郭寶卜靖帥千餘騎助纂、與秦兵戰於峽中、纂兵大敗、死者什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兵遁還、西縣侯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秦、纂懼、面縛出降、雅送纂於長安、以統為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

武帝寗康元年秋八月、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退守磬險、九月安進攻漢川、　冬秦王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秘書監朱彤帥卒二萬、出漢川、前禁將軍毛當鷹楊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劍門、入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拒之、戰於青谷、亮兵敗、奔固西城、彤遂拔漢中、徐成攻劍門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於安、十一月安克梓潼、荊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瑤救梁益、瑤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朱彤於緜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奔於南中、秦遂取梁益二州、邛莋夜郎皆附於秦、秦王堅以楊安為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為

寧州刺史毛墊江、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

張溥曰。氐者西羌別種。號曰白馬。三代以來自有君長。世一朝見。詩稱自彼氐羌莫不敢來享。莫不敢來王者是也。秦漢以來。世居岐隴南。漢川西。武帝遣郭昌衛廣滅之。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郡合為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在上祿。或在汧隴。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昭帝之世。再叛復定。後漢初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後亦時寇盜郡縣。不為大患。獻帝建安中。有楊滕者。為部落大帥。子駒勇健多計略。始據仇池。逮千萬為百頃氐王。飛龍假平西將軍。種更強盛。飛龍無子。甥令狐茂搜繼之。避齊萬年亂。復自略陽歸保仇池。氐楊興於漢末。盛於晉初。不三四傳。授國外甥。雖冒姓繼詐。其本宗絕矣。茂搜子難敵。縱寇梁州。張光憤卒。胡子序出走。始與晉貳。既而臣劉曜。歸李雄。叛服不恆。彼附趙則寇趙。附成則寇成。李琀李稚深入而沒。田崧抗義而死。狡啓無信。大國受辱。氐誠狗也。安可以義訓乎。難敵既卒。內難紛作。楊初殺毅。宋奴殺初。初子國殺宋奴。國從父俊復殺國。家庭戰爭。相尋以亟。晉獻九子。齊桓五男。流離喪禍。未嘗若是。其在胡人。猶曩態也。獨恨晉室衰微。不能問罪疆外。討其亂逆。以天子之尊。失方伯之職。讀西伯專征諸詩。竊有愧焉。楊俊立國。傳及孫纂。秦苻堅遣楊安苻雅等討克之。徙其城於門中。空百頃之地。晉無以懷柔楊氏。則楊氏折而入秦。乃知王室多故。亦非戎狄之利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三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四

祖逖北伐

祖逖聞雞起舞

逖請瑯琊王睿復中原不從

逖中流擊楫誓清中原

逖誘謝浮殺張平使桓宣說降樊雅

晉愍帝建興元年　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元帝建武元年　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衆數千人在譙爲塢主王之爲丞相也遣行參軍譙國桓宣往說平雅平雅皆請降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洲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廐見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奈何毀之乂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平大怒於坐斬乂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謝浮使殺之逖進據太丘樊雅猶據譙城與逖相拒逖攻之不克請兵於南中郎將王含桓宣時爲含參軍含遣宣將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今復爲我說雅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爲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卽詣逖降逖既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王含復遣桓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爲譙國內史六月己巳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祖逖節度尋復召裒還建康

太興二年　初蓬陂塢主陳川自稱陳留太守祖逖之攻樊雅也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

陳川殺李頭

川降石勒

逖兵敗於石虎

逖使馮鐵擊走桃豹後趙鎮戍來歸者多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受逖節度

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逖為取河北計石勒斬童建周密以求和於逖

有功、逖厚遇之、頭每嘆曰、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川聞殺之、而頭黨馮寵帥其衆降、逖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夏四月川以浚儀叛降石勒、　祖逖攻陳川於蓬關、石勒遣石虎將兵五萬救之、戰於浚儀、逖兵敗、退屯梁國、勒又遣桃豹將兵至蓬關、逖退屯淮南、虎徙川部衆五千戶、於襄國、留豹守川故城、

三年夏六月、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飢、得米以為逖士衆豐飽、益懼、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境土漸蹙、先是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秋七月、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疏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於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

逖不平戴淵又知王敦將亂感發病卒

王敦使祖約領逖衆

李產棄約歸鄉里

後趙屢困河南祖約退屯壽春

八月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内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壬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為立祠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冬十月壬午以逖弟約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約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初范陽李產避亂依逖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為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為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久長之策乃帥子弟十餘人間行歸鄉里

永昌元年冬十月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圍譙豫州刺史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張溥曰劉琨之死於段匹磾也在於晉元帝太興元年之五月祖逖之亡也則太興四年之九月兩人志存晉室相距三有餘年皆哀不弔琨年四十有八逖年五十有六歲路强盛退入三泉命不酬志幾於武侯之渭南矣綱目責備賢者書琨鮮予辭遣劉希合衆則書王浚殺之劉曜攻晉陽則書犇常山石勒攻樂平則書救之大敗樂平遂陷長史以幷州叛則書犇薊與匹磾討石勒則書未行而罷獨於遇害則具官書太尉廣武侯琨自書幷州刺史綱目凡十一書予者一耳史臣痛琨獨禦鯨鯢幽圄異類猶訾其少無奇操友賈謐入趙王倫幕人近佻巧琨何不幸多所見非也祖逖與琨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起舞卧薪之悲聞風知奮論者謂彼素懷貪亂亦何以服義士之心哉元帝無志北伐逖請發威命將自為統主帝終不許逖獨渡江人君忍棄園陵孤臣奮清中

元帝以周訪代王廙為荊州刺史

周訪有圖王敦之志

敦終訪世不敢為逆

王敦殺向碩

夏請兵不得。刺血獨嘗。千載而下。李綱宗澤所以叫號於宋高也。逖殺張平。降樊雅。走陳川。破桃豹。和解趙固等。剋已務施。招徠塢主。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方當推鋒越河。埽平冀朔。朝廷忽遣戴淵來統。奪其權重。逖自此知帝絕望河北矣。石勒方強。王敦將亂。逖憂憤發病。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尋築武牢城。未成而卒。生聞慈父之歌。沒立譙梁之祠。師未捷而身死。功將立而人亡。彼全宗之智。如田單而遇窮於樂毅。安境之惠。如羊祜而命厄於姜維。澄清有期。妖星已見。雍丘之變。天真不祐國哉。逖亡三月。敦反武昌。忠臣死。賊臣興。所疾爭者僅一間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王敦之亂

晉元帝太興二年。初王敦患杜曾難制。謂梁州刺史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為荊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將佐。以皇甫方回為侃所敬。責其不詣己。收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為散騎常侍。以周訪代廙為荊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

三年秋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納。士衆皆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嘗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敦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為梁州刺

元帝引劉隗刁協為腹心疏外王導孔愉諫出之沈充錢鳳贊成敦異志

帝親信譙王丞以為湘州刺史鄧騫知其有禍

承撫湘土有能名

使劉隗鎮淮陰以備王敦

史督沔北諸軍事鎮襄陽舒既還帝徵為右丞敦留不遣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為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初敦辟吳興沈充為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敦敦以為鎧曹參軍二人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為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敦上疏為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頃年之功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為患劉隗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代甘卓為湘州刺史帝謂承曰王敦姦逆已著朕為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灰身亦無益也十二月詔曰晉室開基方鎮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長沙鄧騫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承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無能為也乃聽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陽尹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皆假節領兵

帝疏忌導周嵩力諫得全

郭璞知敦必為亂

羊曼謝鯤終日酣醉

敦舉兵於武昌沈充應之

帝詔討敦

王含逃歸敦

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為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敦故并疏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

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以郭璞為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為亂己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潁川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為長史曼祜之兄孫也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以充為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兄光祿勳含乘輕舟逃歸於敦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不然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敦初起兵

甘卓遣孫雙諫止敦

丞檄虞悝虞望尹奉王循劉翼易雄同討敦鄭澹不從斬之

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絕之敦遣參軍桓羆說譙王丞請丞為軍司丞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丞檄長沙虞悝為長史會悝遭母喪丞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傑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悝曰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致死然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眾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丞乃囚桓羆以悝為長史以其弟望為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舂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內皆應丞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丞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丞遣主簿鄧騫至襄陽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眾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囂可以文服從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太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

鄧騫樂道融以議說甘卓討敦

卓與劉純夏侯承譚該討敦陶侃遣高寶帥兵東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譙王丞嬰城固守虞望戰死

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湘之粟將軍欲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為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尚疑之騫曰今旣不為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旣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含所能禦哉遡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顧慮邪武昌旣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以恩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為變又遣參軍丹陽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為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永為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勳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犇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恒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譙王丞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丞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犇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為參軍騫不可卓乃遣參軍虞沖與騫偕至長沙遺譙王丞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丞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恐

丞請卓出求救不從

劉隗刁協請帝盡誅王氏不許

周顗申救王導甚至導不知而恨之

王廙更為敦用

敦使杜宏攻石頭周札開門納之

刁協等兵敗太子紹欲自決戰温嶠諫之

逆萌自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隕命而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為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顗為尚書左僕射王邃為右僕射帝遣王廙往諭王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為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以為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皮甲徇師於郊外以甘卓為鎮南大將軍侍中郎都督荊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弘言於敦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弘為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為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顗郭逸盧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温嶠執鞚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

協逃至江乘被殺隗奔後趙

敦欲廢立導不從敦欲以不孝誣廢太子賴温嶠言乃止郝嘏勸顗避敦不從呂猗說敦殺周顗戴淵王導不救

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二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辛未大赦以敦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畧為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温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顗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甯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猗嘗為臺郎性姦諂戴淵為尚書惡之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怍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先是敦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為尚書令戴若思為僕射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

王彬哭周顗

彬責敦不軌導懼勸其起謝不從

導悔殺顗

甘卓軍累旬不前

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情帖然矣敦怒曰君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奈何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衆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釋之黜為領軍長史嶠渾之族孫也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為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腳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腳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吳國殺內史張茂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卬為敦參軍敦使卬歸說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於豬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既得建康乃遣臺使以騶虞幡駐卓軍卓聞周顗戴淵死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為今日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據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

秦康樂道融說卓分兵斷彭澤不聽道諫憤卒

敦將還武昌謝琨說其朝天子不從

周級使譙申款於丞

周崎死義

劉翼戰死魏乂拔長沙殺虞悝執丞及易雄送武昌

又殺桓雄王廙殺丞韓階武延守義

敦釋易雄復殺之

鄧騫諂乂

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卒卓性本寬和忽更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敦以西陽王羕為太宰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為荊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公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勳而人心實有未達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也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昌初宜都內史天門周級聞譙王丞起兵使其兄子該潛詣長沙申款於丞魏乂等攻湘州急丞遣該及從事邵陵周崎間出求救皆為邏者所得乂使崎語城中稱大將軍已克建康甘卓還襄陽外援阻絕崎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乂殺之乂拷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級由是獲免乂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丞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巳乂拔長沙丞等皆被執乂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乂以檻車載丞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犇散惟主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丞不離左右乂見桓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殺丞於道中階延送丞喪至都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忼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得救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遣就舍衆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人潛殺之魏乂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乃往詣乂乂喜曰君古之解揚也以

敦使周慮殺卓及其諸子以周撫代鎮沔中
沈充錢鳳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恒謝雍凶驕
王廙死
王諒誘殺修湛梁碩舉兵圍之
荀組薨
元帝憂憤疾崩王導受遺詔輔明帝
敦謀篡位王彬苦諫
敦不殺郗鑒

為別駕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王敦止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　甘卓家人勸卓備王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聞諫輒怒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慮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敦以從事中郎周撫督沔北諸軍事代卓鎮沔中撫訪之子也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為謀主唯二人之言是從所譖無不死者以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恒謝雍為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識者咸知其將敗焉　王敦自領寧益二州都督冬十月己丑荊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卒王敦以下邳內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衛將軍王含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武昌太守丹陽王諒為交州刺史使諒收交州刺史脩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諒誘湛斬之碩舉兵圍諒於龍編　十一月以臨穎元公荀組為太尉辛酉薨罷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屬為留府　帝憂憤成疾閏月乙丑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明帝太寧元年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劍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司空導為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欲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耶敦乃止以彬為豫章太守　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為外援拜鑒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王敦忌之表鑒為尚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耶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

鑒與帝謀討敦
王允之以卧吐避禍
王舒王導啟帝備敦
鳳勸敦早除周氏
敦養王含子應為嗣
敦誣殺周嵩周莚等
周札戰死
鳳充定謀俟敦死作亂
温嶠以計得丹陽尹
嶠偽醉擊鳳

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相見久留不遣敦黨皆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污鳳出敦果炤視見允之卧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急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啟帝陰為之備敦欲彊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為荊州刺史監荊州沔南諸軍事王彬為江州刺史　會稽內史周札一門五侯宗族彊盛吳士莫與為比王敦忌之敦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顗之死心常憤憤敦無子養王含子應為嗣嵩嘗於衆中言應不宜統兵敦惡之嵩與札兄子莚皆為敦從事中郎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士民頗信事之

二年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莚與李脫謀為不軌收嵩莚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殺周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　夏五月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廷保全門户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又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初帝親任中書令温嶠敦惡之請嶠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悦深與嶠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

嶠與庾亮共謀討敦

應詹勸帝討敦

導帥子弟爲敦發哀

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爲丹陽尹且使覘伺朝廷嶠恐旣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爲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温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應詹爲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庾亮領左衛將軍以吏部尚書卞壼行中軍將軍郗鑒以爲軍號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同討敦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帝屯於中堂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敦發哀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奬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戸侯諸文武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室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犯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温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

敦殺郭璞

王含等帥兵向京師以誅嶠等為名

嶠燒朱雀橋以挫賊鋒

導以義勸含不荅

郗鑒請帝持久破賊

帝遣段秀曹渾等擊斬何康

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周撫等帥衆向京師王含謂敦曰此乃家事吾當自行於是以含為元帥鳳等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以誅姦臣温嶠等為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甯南岸人情恟懼温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橋以挫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甯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為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為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甯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荅或以為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為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畧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啟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旣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

敦聞含敗欲起尋卒王應不發敦喪與諸葛瑤等淫樂

帝使沈楨說降沈充不從

虞潭劉超鍾雅起兵討充周蹇殺劉芳祖約逐任台沈充不用顧颺計

劉遐蘇峻破充周光責撫作賊

庾亮督蘇峻等追充嶠督劉遐等追含鳳王含舍彬

將何康秀匹磾之弟也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戸衰世事去矣顧謂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乃謂其舅少府羊鑒及王應曰我死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事敦尋卒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日夜縱酒淫樂帝使吳興沈楨說沈充許以爲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乎遂舉兵趣建康宗正卿虞潭以疾歸會稽聞之起兵餘姚以討充帝以潭領會稽内史前安東將軍劉超宣城内史鍾雅皆起兵以討充義興人周蹇殺王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沈充帥衆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乘水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於吳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渡淮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胤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於青溪尋陽太守周光聞敦舉兵帥千餘人來赴既至求見敦王應辭以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劉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豈可因亂爲亂也遐惶恐拜謝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

含舒父子皆沉於江

周光斬錢鳳吳儒殺沈充錢舉匿沈勁斬王敦屍

周撫鄧岳免死

張茂妻陸氏討充以報夫仇

嶠請原陸玩等

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邪含不從遂犇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爲恨錢鳳走至闔廬洲周光斬之詣闕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充曰爾以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平充子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勁竟滅吳氏有司發王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與沈充首同懸於南橋郗鑒言於帝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爲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葬於義爲弘帝許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周撫與鄧岳俱亡周光欲資給其兄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岳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岳迴舟而走與撫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岳出首得免死禁錮故吳內史張茂妻陸氏傾家產帥茂部曲爲先登以討沈充報其夫仇充敗陸氏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克之責詔贈茂太僕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溫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諫處其朝者恆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陸玩劉胤郭璞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臣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苟默而不言實負其心惟陛下仁聖裁之郗鑒以爲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仗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

應詹撫懷江州

贈譙王承等

王導欲贈周札官郗鑒固爭不聽

卒從嶠議。冬十月以司徒導為太保領司徒加殊禮西陽王羕領太尉應詹為江州刺史劉遐為徐州刺史代王邃鎮淮陰蘇峻為歷陽內史加庾亮護軍將軍溫嶠前將軍導固辭不受

應詹至江州吏民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悅服

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承甘卓戴淵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為札訟冤尚書卞壼議以為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司徒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然卒用導議贈札

張溥曰王導者王裁之子光祿大夫覽孫王敦則導從父兄也導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奇之稱為將相器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比晉亂元帝初鎮江東兩人同心翼戴成就威名至今傳上巳觀禊導敦騎從江南人望率拜道左中興造功於此焉始然導器識清遠桓彝許以管仲王敦蜂目潘滔知其噬人凡人本量素定識者先覺苟為亂夫中情必見尉繚避秦政王衍忌石勒有以也敦輔帝任征討不聞有大功即斬華軼平杜弢咸資力於甘卓陶侃遽總江荊六州諸軍事稍失意即罪狀君側兵指京師權重者易亂寵深者易怨物情實然導執機政亂生同本不能發奸未形止邪方熖仲父之謂何直以社稷為二屈也敦據石頭加守尚書令無一策破賊反贊殺周顗戴淵是時與周

庚亮失人心

蘇峻招納亡命

阮孚料庚亮必啟亂

亮使趙胤殺南頓王宗卞闡奔峻

札迎降呂猗姦謟幾無以異及明帝新立賊敦病篤始率子弟發哀遺書王含名為正討此不過畏天子方剛之年乘元凶將盡之氣冀免門誅豈心王室哉且元帝恭儉容言為敦所逼憂憤疾崩敦雖未手弒帝其逆直弒也明帝決謀討賊溫嶠庾亮並握勝策導因勢鼓衆敦叛不聞同罪敦死則居首功晉趙穿弒靈公春秋專罪趙盾為導者其何處焉王彬為敦弟哀哭周顗責兄不執太甯初敦復謀逆正色苦諫視導依違順逆觀望成敗賢不肖相去遠矣劉隗刁協抑損王氏竄為逃虜甘卓稽留不進殺於周處人臣赴義不勇禍與無義同耳顧颺說沈充斬錢鳳歸朝不聽既而周光殺鳳吳儒殺充計皆出此心乎亂者禍福之說亦無以奪之天下之賊天下之惡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六

蘇峻之亂

晉成帝咸和元年　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及諸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及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刪之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八月以丹陽尹溫嶠為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尚書僕射王舒為會稽內史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丹陽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廣州刺史孚咸之子也　冬十月南頓王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

亮欲徵峻王導卞壼溫嶠力爭不從

峻求補荒郡復不許任讓匡術勸其速反溫嶠欲帥衆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不聽

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拒戰為胤所殺貶其族為馬氏三子綽超演皆廢為庶人免太宰西陽王羕降封弋陽縣王大宗正虞胤左遷桂陽太守宗宗室近屬羕先帝保傅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黨卞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峻保匿不與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

二年冬十月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朝臣無敢難者獨光祿大夫卞壼爭之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之亮不從壼知必敗與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此國之大事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蠚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為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惟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召北中郎將郭默為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司徒右長史庾冰為吳國內史皆將兵以備峻冰亮之弟也於是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即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峻遂不應命溫嶠聞之即欲帥衆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

祖約從峻為亂智衍並勸成之桓宣正言不從許柳從峻其姊固諫不從

孔坦陶回論先扼峻不從

桓彝起兵赴朝廷

郗鑒欲赴難詔不許

司馬流敗死

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朝廷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犬宜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子智衍並勸成之譙國內史桓宣謂智曰本以彊胡未滅將戮力討之使君若欲為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不內宣遂絕約不與之同十一月約遣兄子沛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詔復以卞壼為尚書令領右衛將軍以會稽內史王舒行揚州刺史事吳興太守虞潭督三吳等諸郡軍事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丹陽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雄釋之子也庚申京師戒嚴假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衛將軍趙胤為歷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峻以前射聲校尉劉超為左衛將軍侍中褚翜典征討軍事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　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謂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辛未彝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進攻宣城彝退保廣德晃大掠諸縣而還徐州刺史郗鑒欲帥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
三年春正月溫嶠入救建康軍於尋陽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而死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衆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於陵口臺兵禦之屢敗二

陶回請伏兵小丹陽以邀峻亮不從
劉超獨還妻孥居宮內
卞壺與子盱眕皆死義
羊曼周導陶瞻戰死
亮等奔尋陽
峻兵入臺城王導令褚翜抱帝登殿

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詔以卞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胤等軍及峻戰於西陵壺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卞壺帥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壺背癰新愈創猶未合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眕盱隨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與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庾亮帥衆將陳於宣陽門內未及成列士衆皆棄甲走亮與弟懌條翼及郭默趙胤俱犇尋陽將行顧謂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亮乘小船亂兵相剝掠亮左手射賊誤中拖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乃安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翜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牀擁衛帝以劉超為右衛將軍使與鍾雅褚翜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時百官犇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褚翜令下翜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峻兵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令負擔登蔣山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初姑孰既陷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宮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費之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

鍾雅不肯逃

温嶠分兵給亮

范汪請嶠亮速討峻

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盍早為之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為臣丁巳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許柳為丹陽尹馬雄為左衛將軍祖渙為驍騎將軍弋陽王羕詣峻稱述峻功峻復以羕為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蘧蒢覆之吟嘯鼓枻泝流而去每逢邏所輒以杖叩船曰何處覓庾冰庾冰正在此人以為醉不疑之冰僅免峻以侍中蔡謨為吳國內史温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鑒司空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散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　三月蘇峻南屯于湖　夏四月庾亮温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横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兄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豫顧命為恨答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能回乃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參軍滎陽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為攜貳邪宜急追信改書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使者改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尚書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陶侃復追龔登還嶠遺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

侃欲追兵還溫嶠王愆期力請乃行

夏侯長等請嶠立營壘屯要害以破賊

庾亮引咎自責陶侃與之同趣建康峻逼遷帝於石頭

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軍至以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啟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脣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慼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荊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仁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壹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復召兵還是為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王愆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溫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五月陶侃帥衆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即與之談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四方兵起用參軍賈寧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溢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以其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

劉超啟帝授孝經論語

孔坦奔侃

王導密令張闓以太后詔諭三吴起義兵

王舒使庾冰將兵渡江虞潭蔡謨顧衆等皆舉兵應之

潭母孫氏敎子以義

毛寶襲獲桓撫米祖約饑乏

峻懼嶠得衆

監外託宿衛内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爲帝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祿大夫荀崧金紫光祿大夫華恆尚書荀邃侍中丁潭侍從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啟帝授孝經論語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曄守留臺逼迫居民盡聚之後苑使匡術守苑城尚書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爲長史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吴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内史王舒以庾冰爲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吴興太守虞潭吴國内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衆等皆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遣其家僮從軍鬻其環珮以爲軍資謨以庾冰當還舊任即去郡以讓冰蘇峻聞東方兵起遣其將管商張健弘徽等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侃温嶠軍於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蘇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爲嶠前鋒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擊之邪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饑乏嶠表寶爲廬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鑒節度鑒帥衆渡江與侃等會於茄子浦雍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丙辰侃等舟師直指石頭至於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峻登烽火樓望見士衆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温嶠能得衆也庾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亮司馬陳郡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彰爲小人今王彰爲君子殷融爲小人宣城内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裨惠復勸彝宜且與

俞縱力戰死桓彝為韓晃所殺

孔坦請侃遣郗鑒郭默還京口以築三壘以分峻兵勢

毛寶中箭力戰破走祖渙桓撫約敗於寶潰奔歷陽路永等勸峻盡誅導等不許導使袁躭誘路永歸順

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之諸軍初至石頭即欲決戰陶侃曰賊衆方盛難與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既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侃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諸將咸懼其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東掠京口以東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王舒虞潭等數與峻兵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乃令鑒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使郭默守大業壬辰魏該卒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湓口陶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從之渙撫過皖因攻譙國內史桓宣寶往救之為渙撫所敗箭貫寶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鞾還擊渙撫破走之宣乃得出歸於溫嶠寶進攻祖約軍於東關拔合肥戍會嶠召之復歸石頭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為內應後趙將石聰石堪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衆潰奔歷陽聰等虜壽春二萬餘戶而歸　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聞祖約敗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九月戊申導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耽渙之曾孫也陶侃溫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嚮多捷人情恟懼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譽賊及累

侃屢戰峻不勝欲還溫嶠毛寶力言乃止

李陽說侃分粟餉嶠軍

寶燒峻積聚

曹納請還廣陵鑒欲斬之乃止

殷羨請侃先急攻石頭

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徐來殄賊不為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眾杖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眾獨返人心必沮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鎮蕪湖為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眾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彊盛公克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懼潛突圍出外留兵守之郗鑒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色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徑至不可當也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方會僚佐責納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報塞今彊寇在近眾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帥先義眾鎮壹三軍邪將斬之久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羨融之兄也庚午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

峻衆匡孝兵勝出戰為侃將彭世李千等所斬任讓等立峻弟逸為主

陸曄陸玩說匡術附西軍

劉超鍾雅等謀奉帝赴西軍逸使任讓殺之

逸欲殺華恒讓救衛乃免

祖約奔趙牽騰出降

滕含破蘇逸温嶠斬蘇碩

西軍斬蘇逸

曹據抱帝奔嶠船

殺西陽王羕等

遣其子碩及其將匡孝分兵先薄趙胤軍敗之峻方勞其將士乘醉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邪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陳不得入將回趨白木陂馬躓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温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韓晃聞峻死引兵趣石頭管商弘徽攻庱亭壘督護李閎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含脩之孫也商走詣庾亮降餘衆皆歸張健

四年春正月光祿大夫陸曄及弟尚書左僕射玩說匡術以苑城附於西軍百官皆赴之推曄督宮城軍事陶侃令毛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其將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初讓少無行太常華恆為本州大中正黜其品及讓為蘇峻將乘勢多所誅殺見恆輒恭敬不敢縱暴及鍾劉之死蘇逸欲并殺恆讓盡心救衛恆乃得免　冠軍將軍趙胤遣部將甘苗擊祖約於歷陽戊辰約夜帥左右數百人奔後趙其將牽騰帥衆出降　蘇逸蘇碩韓晃并力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祕閣毛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謂寶曰君名勇果何不出鬭寶曰君名健將何不入鬭晃笑而退　二月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蘇逸大破之蘇碩帥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温嶠擊斬之韓晃等懼以其衆就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西軍獲蘇逸斬之滕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温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羕并其二子播充孫崧及彭城王雄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丁亥

任讓伏誅
侃救不免
侃譏王導
鑒遣李閎
追斬張健
韓晃馬雄
朝議遷都
導言不可
乃止
褚翜安京
邑
加卞壼等
贈謚
導欲賞路
永匡術賈
寧官爵嶠
言不可乃
止
嶠固辭還
藩
庾亮謝罪

大赦張健疑弘徽等貳於己皆殺之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乙未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戰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輕軍西趨故鄣郗鑒遣參軍李閎追之及於平陵山皆斬之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褚翜為丹陽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凋殘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三月壬子論平蘇峻功以陶侃為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寧州諸軍事郗鑒為侍中司空南昌縣公溫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始安郡公陸曄進爵江陵公自餘賜爵侯伯子男者甚衆卞壼及二子眕盱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謚路永匡術賈寧皆蘇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為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為幸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導乃止陶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溫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又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乃留資蓄具器用而後旋於武昌帝之出石頭也庾亮見帝稽顙哽咽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祖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優詔不許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効出為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

下敦擁兵不赴侃請議罪導轉加寬敦愧卒

軍事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鎮蕪湖陶侃温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陽侯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朝廷莫不怪歎及峻平陶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赴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赴徵為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憂愧而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謚曰敬

臣光曰庚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張溥曰蘇峻少為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屯聚峻糾合數千家結壘最強衆推為主射獵海濱青山中後歸順助討周堅有功王敦弑逆率衆赴京追破沈充石聰寇阜陵遣將韓晃擊走之其家世微於王氏勳勞多於逆敦朝廷既委寄江外精鋭莫制以道漸消可也庚亮愎違朝議徵為大司農峻乞補青州界一荒郡復不許遂從任讓匡術計結祖約作亂襲陷姑孰卞壺出討戰死峻兵犯闕蓋元帝永昌元年敦據石頭成帝咸和三年峻入臺城近距七年建康再難王國流離禍生強畔然敦三月入據四月即還武昌内殺戴淵周顗外殺譙王承甘卓已智盡能索瀕死而大軍臨之王含王應非温嶠等敵徒奔車敗執猶振槁蘇峻強賊善戰既陷宫城盤桓不去温嶠陶侃郗鑒王舒等雖連麾雲進攻堅頓鋭曠引日月非祖約潰奔歷陽蘇峻醉突被斬師必不克是以峻正月犯闕九月方死繇彼據京城而處上流也蘇逸代領峻衆憤殺劉超鍾雅欲以崩離餘燼逆抗王師抑度其勢窮猶敦死而應立爾滕含兵至獲逸斬之孽逞

段遼弒牙自立

慕容廆卒子皝嗣攝部内皝用法嚴峻皇甫真切諫不聽

慕容翰與子奔段氏慕容仁慕容昭舉兵攻皝皝賜昭死出討仁大敗

五月西軍力殄戟之討敦勞逸有間賊在國中為四方憂者不更急哉元帝之崩以憂敦庾太后之崩以憂峻二賊均乎弒矣然中興賢主顛踣末路七歲幼君歔泣殿省司其責者非王導庾亮而誰陶侃握重兵居荊州溫嶠邀赴國難疑而未許既攻峻不利復欲引還嶠與毛寶矢義痛諫方立大功否則幾為甘卓矣嶠用委蛇斃敦忠直悟侃資虎生之情趨國家之急微彰剛柔無不宜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七

燕討段遼 討宇文附

晉明帝太甯三年冬十一月慕容廆與段氏方睦為段牙謀使之徙都牙從之即去令支國人不樂段疾陸眷之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為牙罪十二月帥國人攻牙殺之自立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

成帝咸和八年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六月世子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　慕容皝初嗣位用法嚴峻國人多不自安主簿皇甫真切諫不聽皝庶兄建威將軍翰母弟征虜將軍仁有勇略屢立戰功得士心季弟昭有才藝皆有寵於廆皝忌之翰歎曰吾受事於先公不敢不盡力幸賴先公之靈所嚮有功此乃天贊吾國非人力也而人謂吾之所辦以為雄才難制吾豈可坐而待禍邪乃與其子出奔段氏段遼素聞其才冀收其用甚愛重之仁自平郭來奔喪謂昭曰吾等素驕多無禮於嗣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況有罪乎昭曰吾輩皆體正嫡於國有分兄素得士心我在內未為所疑伺其閒隙除之不難兄趣舉兵以來我為內應事成之日與我遼東男子舉事不克則死不能效建威偷生異域也仁曰善遂還平

仁盡有遼東地

段遼遣弟蘭與慕容翰攻柳城石琮慕輿埿拒守不克

慕容汗大敗蘭欲窮追翰力止之

郭閏十月仁舉兵而西或以仁昭之謀告皝皝未之信遣使按驗仁兵已至黃水知事露殺使者還據平郭皝賜昭死遣軍祭酒封奕慰撫遼東以高詡為廣武將軍將兵五千與庶弟建武將軍幼稚廣威將軍軍寧遠將軍汗司馬遼東佟壽共討仁與仁戰於汶城北皝兵大敗幼稚軍皆為仁所獲壽嘗為仁司馬遂降於仁前大農孫機等舉遼東城以應仁封奕不得入與汗俱還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平原乙逸遼東相太原韓矯皆棄城走於是仁盡有遼東之地段遼及鮮卑諸部皆與仁遥相應援皝追思皇甫真之言以真為平州別駕

九年春二月慕容仁以司馬翟楷領東夷校尉前平州別駕龐鑒領遼東相　段遼遣兵襲徒河不克復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共攻柳城柳城都尉石琮城大慕輿埿并力拒守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楯作飛梯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琮埿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慕容皝遣慕容汗及司馬封奕等共救之皝戒汗曰賊氣銳勿與爭鋒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為前鋒直進封奕止之汗不從與蘭遇於牛尾谷汗兵大敗死者大半奕整陳力戰故得不沒蘭欲乘勝窮追慕容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夫為將當務慎重審己量敵非萬全不可動今雖挫其偏師未能屈其大勢皝多權詐好為潛伏若悉國中之衆自將以拒我我懸軍深入衆寡不敵此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違命貪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何以返面蘭曰此已成擒無有餘理卿正慮遂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為國嗣終不負卿使宗廟不祀也千年者慕容仁小字也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為大國之計且相為惜功名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而從之　夏四月慕容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　冬十一月慕容皝討遼東甲申至襄

皝欲盡坑遼東民高詡諫止

詡勸皝乘海冰襲仁仁被擒賜死

皝斬丁衡游毅孫機等

段遼遣李詠襲皝張萌擊擒之

平遼東人王岌密信請降師進入城翟楷龐鑒單騎走居就新昌等縣皆降皝欲悉阬遼東民高詡諫曰遼東之叛實非本圖直畏仁凶威不得不從今元惡猶存始克此城遽加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皝乃止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以杜羣為遼東相安輯遺民　十二月慕容仁遣兵襲新昌督護新興王寓擊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

咸康二年春正月慕容皝將討慕容仁司馬高詡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連年凍者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海冰以襲之也皝從之羣僚皆言涉冰危事不若從陸道皝曰吾計已決敢沮者斬壬午皝帥其弟軍師將軍評等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捨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張英之俘二使也仁恨不窮追及皝至仁以為皝復遣偏師輕出寇抄不知皝自來謂左右曰今茲當不使其匹馬得返矣乙未仁悉衆陳於城之西北慕容軍帥所部降於皝仁衆沮動皝從而縱擊大破之仁走其帳下皆叛遂擒之皝先為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丁衡游毅孫機等皆仁所信用也皝執而斬之王冰自殺慕容幼慕容稚佟壽郭充翟楷龐鑒皆東走幼中道而還皝兵追及楷鑒斬之壽充奔高麗自餘吏民為仁所詿誤者皝皆赦之封高詡為汝陽侯　夏六月段遼遣中軍將軍李詠襲慕容皝詠趣武興都尉張萌擊擒之遼別遣段蘭將步騎數萬屯柳城西回水宇文逸豆歸攻安晉以為蘭聲援皝帥步騎五萬向柳城蘭不戰而遁皝引兵北趣安晉逸豆歸棄輜重走皝遣司馬封奕帥輕騎追擊大破之皝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必將復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乃遣封奕帥騎數千伏於馬兜山三月段遼果將數千騎來寇抄奕縱擊大破之斬其將榮伯保

皝遣封奕擊破宇文逸豆歸與段遼　蘭勃擊取乙連粟　慕容遵擊破屈雲　遼數攻皝陽裕諫不從　皝稱藩於趙乞師討遼　石虎募驍勇擊遼　石虎支雄長驅入薊段遼單騎走險慕容翰北奔宇文氏

三年春三月慕容皝於乙連城東築好城以逼乙連留折衝將軍蘭勃守之夏四月段遼以車數千輛輸乙連粟蘭勃擊而取之六月遼又遣其從弟揚威將軍屈雲將精騎夜襲皝子遵於興國城遵擊破之初北平陽裕事段疾陸眷及遼五世皆見尊禮遼數與皝相攻裕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況慕容氏與我世婚迭為甥舅皝有才德而我與之構怨戰無虛月百姓彫弊利不補害臣恐社稷之憂將由此始願而追前失通好如初以安國息民遼不從出裕為北平相。

段遼數侵趙邊燕王皝遣揚烈將軍宋回稱藩於趙乞師以討遼自請盡帥國中之衆以會之并以其弟寧遠將軍汗為質趙王虎大悅厚加慰答辭其質遣還密期以明年

四年春正月燕王皝遣都尉趙槃如趙聽師期趙王虎將擊段遼募驍勇者三萬人悉拜龍騰中郎會遼遣段屈雲襲趙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虎乃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帥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為冠軍將軍帥步騎七萬為前鋒以伐遼三月趙槃還至棘城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段遼將追之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當并力禦之而更與燕鬬燕王自將而來其士卒精銳若萬一失利將何以禦南敵乎段蘭怒曰吾前為卿所誤以成今日之患吾不復墮卿計中矣乃悉將見衆追之皝設伏以待之大破蘭兵斬首數千級掠五千戶及畜產萬計以歸趙王虎進屯金臺支雄長驅入薊段遼所署漁陽上谷代郡守相皆降取四十餘城北平相陽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諸將恐其為後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恥於迎降耳無能為也遂過之至徐無段遼以弟蘭既敗不敢復戰帥妻子宗族豪大千餘家棄令支奔密雲山將行執慕容翰手泣曰不用卿言自取敗亡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為愧翰北奔宇文氏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諶崔悅等封府

虎欲伐皝趙攬諫數之

孫興殺鮮于屈孫泳殺王清等以拒趙趙兵逼棘城皝欲出亡慕輿根力諫乃止

庫請降虎遣將軍郭太麻秋帥輕騎二萬追遼至密雲山獲其母妻斬首三千級遼單騎走險遣其子乞特眞奉表及獻名馬於趙虎受之虎入令支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徙段國民二萬餘户於司雍兗豫四州士大夫之有才行者皆擢敍之陽裕詣軍門降虎讓之曰卿昔爲奴虜走今爲士人豈識知天命將逃匿無地邪對曰臣昔事王公不能匡濟逃於段氏復不能全今陛下天網高張籠絡四海幽冀豪傑莫不風從如臣比肩無所獨愧生死之命惟陛下制之虎悦即拜北平太守　夏四月趙王虎以燕王皝不會趙兵攻段遼而自專其利欲伐之太史令趙攬諫曰歲星守燕分師必無功虎怒鞭之皝聞之嚴兵設備罷六卿納言常伯冗騎常侍官趙戎卒數十萬燕人震恐皝謂内史高詡曰將若之何對曰趙兵雖彊然不足憂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爲也虎遣使四出招誘民夷燕成周内史崔燾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宋晃等皆應之凡得三十六城泓邃之兄子也冀陽流寓之士共殺太守宋燭以降於趙燭晃之從兄也營丘内史鮮于屈亦遣使降趙武寧令廣平孫興曉諭吏民共收屈數其罪而殺之閉城拒守朝鮮令昌黎孫泳帥衆拒趙大姓王清等密謀應趙泳收斬之同謀數百人惶怖請罪泳皆釋之與同拒守樂浪太守鞠彭以境内皆叛選鄉里壯士二百餘人共還棘城戊子趙兵進逼棘城燕王皝欲出亡帳下將慕輿根諫曰趙彊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畧國民兵彊穀足不可復敵竊意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枝持觀形察變間出求利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望風委去爲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懼形於色玄菟太守河間劉佩曰今彊寇在外衆心恟懼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自彊以厲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

皝率軍迎遼遼與謀覆燕軍慕容恪大敗麻秋皝盡得段遼之衆遼謀反燕被殺

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自倍皝問計於封奕對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彊無能為患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或說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趙兵四面蟻附緣城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壬辰引退皝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擊之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趙諸軍皆棄甲逃潰惟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

趙之攻棘城也燕右司馬李洪之弟普以為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輕動取悔普固請不已洪曰卿意見明審者當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義無去就當效死於此耳與普流涕而訣普遂降趙從趙軍南歸死於喪亂洪由是以忠篤著名趙王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衆戍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帥衆萬餘屯田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謀擊燕 十二月段遼自密雲山遣使求迎於趙既而中悔復遣使求迎於燕趙王虎遣征東將軍麻秋帥衆三萬迎之敕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也以尚書左丞陽裕遼之故臣使為秋司馬燕王皝自帥諸軍迎遼遼密與燕謀覆趙軍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死者什六七秋步走得免陽裕為燕所執趙將軍范陽鮮于亮失馬步緣山不能進因止端坐燕兵環之叱令起亮曰身是貴人義不為小人所屈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豐偉聲氣雄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以白皝皝以馬迎之與語大悅用為左常侍以崔毖之女妻之皝盡得段遼之衆待遼以上賓之禮以陽裕為郎中令

五年夏四月段遼謀反於燕燕人殺遼及其黨與數十人送遼首於趙 冬燕王皝遣長史劉

翔參軍鞠運來獻捷論功

慕容霸勇冠三軍

燕王皝使其子恪霸擊宇文別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

皝遣王車招翰歸

六年宇文逸豆歸忌慕容翰才名翰乃陽狂酣飲或臥自便利或被髮歌呼拜跪乞食宇文舉國賤之不復省錄以故得行來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記之燕王皝以翰初非叛亂以猜嫌出奔雖在它國常潛為燕計乃遣商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以窺翰翰見車無言撫膺頷之而已皝曰翰欲來也復使車迎之翰彎弓三石餘矢尤長大皝為之造可手弓矢使車埋於道旁而密告之二月翰竊逸豆歸名馬攜其二子過取弓矢逃歸逸豆歸使驍騎百餘追之翰曰吾久客思歸既得上馬無復還理吾鄉日陽愚以誑汝吾之故藝猶在無為相逼自取死也追騎輕之直突而前翰曰吾居汝國久恨恨不欲殺汝汝去吾百步立汝刀吾射之一發中之汝可還不中者可來前追騎解刀立之一發正中其環追騎散走皝聞翰至大喜恩遇甚厚

翰請皝先伐高句麗

八年冬十月建威將軍翰言於皝曰宇文彊盛日久屢為國患今逸豆歸篡竊得國羣情不附加之性識庸闇將帥非才國無防衛軍無部伍臣久在其國悉其地形雖遠附彊羯聲勢不接無益救援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麗去國密邇常有闚覦之志彼知宇文既亡禍將及己必乘虛深入掩吾不備若少留兵則不足以守多留兵則不足以行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觀其勢力一舉可克宇文自守之虜必不能遠來爭利既取高句麗還取宇文如返手耳二國既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彊無返顧之憂然後中原可圖也皝曰善將兵擊高句麗毀其城而還

皝使翰擊敗莫淺渾

康帝建元元年春二月宇文逸豆歸遣其相莫淺渾將兵擊燕諸將爭欲擊之燕王皝不許莫淺渾以為皝畏之酣飲縱獵不復設備皝使慕容翰出擊之莫淺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

皝伐逸豆歸

二年春正月燕王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宇文彊盛今不取必為國患伐之

翰霸擊斬涉夜干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散亡

高詡劉佩中流矢卒詡言皝不必親天文書

皝賜翰死

必克然不利於將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於是皝自將伐逸豆歸以慕容翰為前鋒將軍劉佩副之分命慕容軍慕容恪慕容霸及折衝將軍慕輿根將兵三道並進高詡將發不見其妻使人語以家事而行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干將精兵逆戰皝遣人馳謂慕容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埽其國內精兵以屬涉夜干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我克之其國不攻自潰矣且吾孰知涉夜干之為人雖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氣遂進戰翰自出衝陳涉夜干出應之慕容霸從傍邀擊遂斬涉夜干宇文士卒見涉夜干死不戰而潰燕兵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皝悉收其畜產資貨徙其部眾五千餘落於昌黎闢地千餘里更命涉夜干所居城曰威德城使弟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中流矢卒詡善天文皝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為忠盡詡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是以后稷播種堯不預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安用之皝默然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屬路及燕人伐逸豆歸趙王虎使右將軍白勝并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慕容彪追擊破之慕容翰之與宇文氏戰也為流矢所中臥病積時不出後漸差於其家試騁馬或告翰稱病而私習騎乘疑欲為變燕王皝雖藉翰勇畧然中心終忌之乃賜翰死翰曰吾負罪出奔既而復還今日死已晚矣然羯賊跨據中原吾不自量欲為國家蕩壹區夏此志不遂沒有遺恨命矣夫飲藥而卒

張溥曰慕容皝之與段遼及宇文逸豆歸非仇讎也慕容廆初立時崔毖陰結高句麗宇文段國謀滅之廆犒宇文牛酒攜三國心遂破其衆後段氏通和廆乃息兵輯睦皝繼廆

立宇文乞得龜為其別部逸豆歸逐死眈率騎往討懼而請和築榆陰安晉二城還兩國釁平師可無出乃連歲搆兵盡至勦絕者開禍自慕容翰也翰為廆庶長子權畧工射膂力過人永嘉初說廆興復遼東并素連木津二部始定霸業折衝功高威震遠邇眈心懷忌翰慮內禍出奔段遼潛身早智事非得已然國君雖嚴猜殺未彰親臣號泣不聞三諫遽棄宗廟適彼土惜未明於微子之義也遼既納翰即興兵圖眈攻戰不休眈急借兵於趙石虎大舉支雄長驅段蘭既敗遼單騎走險窮迫歸眈殺於燕人好戰必亡遼身蹈之抑招叛致亂悲段氏者能無咎翰為巫臣乎遼舍令支宮奔密雲山執翰手涕泣愧歎失所翰遂北奔宇文氏逸豆歸忌其才名佯狂自晦眈遣王車還以弓矢逃歸故國豫讓感智伯之國士怨范中行之衆人英雄託足豈昧擇主哉翰說眈擊高句麗毀其城進伐宇文涉夜干逆戰被斬逸豆歸走死漠北其國散亡翰誠負雄豪之才棲遲逃虜乘時發憤不忘鳴劍獨身一至而亡人亡國不祥甚矣眈用法嚴峻激翰出逃有弟仁昭不能柔和而使之為寇昭雖賜死仁據遼東幸資海冰襲破平郭仁立擒誅然骨肉生戎宗族塗炭即得一勝可弔不可賀也柳城之敗段蘭乘勢深入翰恐滅本國詭說不進跡羈異域心實在燕後歸命立功克酬初願眈不釋憾趣其仰藥兄弟不容山海負恨彼龍顏版齒者其人真少恩哉石虎為燕討遼眈即背之稱師來征名正力強眈欲奔避慕輿根劉佩封奕等奮武不回反覆趙軍是固燕臣之善謀亦適當趙虎之暮氣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七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八

趙魏亂中原 冉閔滅石氏附

晉懷帝永嘉五年 初石勒之爲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遣使并其從子虎送於勒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爲軍中患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曰快牛爲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當時勒以爲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

成帝咸和五年春二月後趙主勒立世子弘爲太子以其子宏爲大單于中山王虎怒私謂齊王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仰成以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克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當以授我今乃以與黄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 後趙皇太子弘好屬文親敬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悦光因説曰皇太子仁孝温恭中山王雄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中山王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心然之而不能從

七年夏四月趙右僕射程遐言於趙主勒曰中山王勇悍權略羣臣莫及觀其志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加以殘賊安忍久爲將帥威振外内其諸子年長皆典兵權陛下在自當無它恐非少主之臣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安大雅沖幼宜得彊輔中山王骨肉至親有佐命之功方當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卿正恐不得擅帝舅之權耳吾亦當參卿顧命勿過憂也遐泣曰臣所慮者公家陛下乃以私計拒之忠言何自而入乎中山王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雖有微功陛下酬其父子恩榮亦足矣而其志願無極豈將來有益者乎若

勒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嚴震權過主相

勒寢疾虎矯詔召石宏石堪還襄國

勒卒虎劫宏殺程遐徐光

不除之臣見宗廟不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光曰中山王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危國亦將爲家禍也它日光承閒言於勒曰今國家無事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何也勒曰吳蜀未平吾恐後世不以吾爲受命之王也光曰魏承漢運劉備雖興於蜀漢豈得爲不亡乎孫權在吳猶今之李氏也陛下苞括二都平蕩八州帝王之統不在陛下當復在誰且陛下不憂腹心之疾而更憂四支乎中山王藉陛下威略所向輒克而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且其資性不仁見利忘義父子並據權位勢傾王室而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侍宴有輕皇太子之色臣恐陛下萬年之後不可復制也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且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惟征伐斷斬大事乃呈之於是嚴震之權過於主相中山王虎之門可設雀羅矣虎愈怏怏不悅

八年夏六月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禁中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疾之增損外無知者又矯詔召秦王宏彭城王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鎭正備今日有召王者耶將自來耶有召者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數日復問之虎曰受詔卽遣今已半道矣廣阿有蝗虎密使其子冀州刺史邃帥騎三千遊於蝗所秋七月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戊辰勒卒中山王虎劫太子弘使臨軒收右光祿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光下廷尉召邃使將兵入宿衛文武皆奔散弘大懼自陳劣弱讓位於虎虎曰君終太子立禮之常也弘涕泣固讓虎怒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弘乃卽位大赦殺程遐徐光夜以勒喪潛瘞山谷莫知其處己卯備儀衛虛葬於高平陵謚曰明帝廟號高祖趙將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各遣使

虎殺石聰等

劉太后與堪謀圖虎皆被殺

石生石朗舉兵討虎虎破殺石朗

生遣郭權破殺石挺劉隗虎奔澠池

鮮卑潛與虎通反擊生生出奔麾下斬之降虎

來降聰本晉人冒姓石氏朝廷遣督護喬球將兵救之未至聰等為虎所誅　秋八月趙主弘以中山王虎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為國總攝百揆虎赦其境內立妻鄭氏為魏王后子邃為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次子宣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為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封齊王鑒封代王苞封樂平王徙平原王斌為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散任虎之府寮親黨悉署臺省要職以鎮軍將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為右僕射更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太后劉氏以下皆徙居之選勒宮人及車馬服玩之美者皆入丞相府趙劉太后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陵藉如此帝祚之亡殆不久王將若之何堪曰先帝舊臣皆被疏斥軍旅不復由人宮省之內無可為者臣請奔兗州挾南陽王恢為盟主據廩丘宣太后詔於牧守征鎮使各舉兵以誅暴逆庶幾猶有濟也劉氏曰事急矣當速為之九月堪微服輕騎襲兗州不克南奔譙城丞相虎遣其將郭太追之獲堪於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南陽王恢還襄國劉氏謀泄虎廢而殺之尊弘母程氏為皇太后堪本田氏子數有功趙主勒養以為子劉氏有膽略勒每與之參決軍事佐勒建功業有呂后之風而不妒忌更過之趙河東王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冬十月生朗皆舉兵以討丞相虎生自稱秦州刺史遣使來降氐帥蒲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附張駿虎留太子邃守襄國將步騎七萬攻朗於金墉金墉潰獲朗刖而斬之進向長安以梁王挺為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帥鮮卑涉璝衆二萬為前鋒以拒之生將大軍繼發軍於蒲坂權與挺戰於潼關大破之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虎還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潛與虎通謀反擊生生不知挺已死懼單騎奔長安權收餘衆退屯渭汭生遂棄長安匿於雞頭山

上邽豪族殺郭權降虎

虎幽秦王宏

虎殺王宏及太后程氏秦王宏南陽王恢姚弋仲責虎篡奪

虎奉佛圖澄

將軍蔣英據長安拒守虎進兵擊英斬之生麾下斬生以降權奔隴右虎還襄國大赦趙主弘命虎建魏臺一如魏武王輔漢故事　十二月郭權據上邽遣使來降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

九年春二月趙丞相虎遣其將郭敖及章武王斌帥步騎四萬西擊郭權軍於華陰夏四月上邽豪族殺權以降虎徙秦州三萬餘户於青并二州長安人陳良夫奔黑羌與北羌王薄句大等侵擾北地馮翊章武王斌樂安王韜合擊破之句大奔馬蘭山郭敖乘勝逐北為羌所敗死者什七八斌等收軍還三城虎遣使誅郭敖秦王宏有怨言虎幽之　冬十月趙主弘自齎璽綬詣魏宮請禪位於丞相虎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為自論此邪弘流涕還宮謂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真無復遺矣於是尚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萬國便當廢之何禪讓也十一月虎遣郭殷持節入宮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庸昧不堪纂承大統夫復何言羣臣莫不流涕宮人慟哭羣臣詣魏臺勸進虎曰皇帝者盛德之號非所敢當且可稱居攝趙天王幽弘及太后程氏秦王宏南陽王恢於崇訓宮尋皆殺之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返奪之邪虎曰吾豈樂此哉顧海陽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耳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虎以夔安為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為司空韓晞為尚書左僕射魏郡申鍾為侍中郎闓為光祿大夫王波為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虎行如信都復還襄國

咸康元年秋九月趙王虎遷都於鄴大赦　奉天竺僧佛圖澄

虎百役並興

庭燎油灌死上尊號者二十餘人虎腰斬成公段

虎愛太子邃疾宣韜

二年冬十一月趙王虎作太武殿於襄國作東西宮於鄴十二月皆成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縱六十五步廣七十五步甃以文石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以漆灌瓦金璫銀楹珠簾玉壁窮極工巧殿上施白玉牀流蘇帳爲金蓮華以冠帳頂又作九殿於顯陽殿後選士民之女以實之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氣馬步射置女太史及雜伎工巧皆與外同以女騎千人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鞾執羽儀鳴鼓吹遊宴以自隨於是趙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載以車輪纏輞車轍廣四尺深二尺一鍾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用牛百頭鹿櫨引之乃出造萬斛之舟以濟之既至鄴虎大悅爲之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賜民爵一級又用尚方令解飛之言於鄴南投石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帥民入山澤采橡捕魚以佐食復爲權豪所奪民無所得

三年春正月庚辰趙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餘人入上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趙王虎惡之腰斬成公段辛巳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即位於南郊大赦立其后鄭氏爲天王皇后太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諸子爲王者皆降爲郡公宗室爲王者降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

趙太子邃素驍勇趙王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既而邃驕淫殘忍好妝飾美姬斬其首洗血置盤上與賓客傳觀之又烹其肉共食之河間公宣樂安公韜皆有寵於虎邃疾之如讎虎荒耽酒色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每有所關白虎恚曰此小事何足白也時或不聞又恚曰何以不白誚責笞棰月至再三邃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秋七月

虎殺邃及張妃并男女二十六人

虎立子宣爲太子

虎使宣與韜專決賞刑申鍾諫不聽

申扁用事

孫珍譖殺崔約父子

邃稱疾不視事潛帥宮臣文武五百餘騎飲於李顏別舍因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河間公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顏叩頭固諫邃亦昏醉而歸其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詰讓邃邃怒殺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將視邃疾思澄言而還既而瞋目大言曰我爲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命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邃呼前與語因抽劍擊之虎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其狀殺顏等三十餘人幽邃於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頃即出虎使謂之曰太子應朝中宮豈可遽去邃徑出不顧虎大怒廢邃爲庶人其夜殺邃及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后爲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天王皇后

五年秋七月趙王虎以太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

六年冬十月趙王虎以秦公韜爲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專決賞刑不復啟白司徒申鍾諫曰賞刑者人君之大柄不可以假人所以防微杜漸消逆亂於未然也太子職在視膳不當預政庶人邃以預政致敗覆車未遠也且二政分權鮮不階禍愛之不以道適所以害之也虎不聽中謁者令申扁以慧悟辯給有寵於虎宣亦昵之使典機密虎既不省事而宣韜皆好酣飲畋獵由是除拜生殺皆決於扁自九卿以下率皆望塵而拜太子詹事孫珍病目求方於侍中崔約約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於兄弟中最胡狀目深聞之怒誅約父子於是公卿以下畏珍側目

八年冬十二月趙王虎作臺觀四十餘所於鄴又營洛陽長安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襄國敕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爲東征之計皆

李宏謀反
虎誅之
韋謏諫虎
微行
宣惡韜有
寵

宣怒王朗
使趙攬以
熒惑奏誅
之虎不聽
而殺王波

三五發卒、諸州軍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虎狼所食者三分居一、加之公侯牧宰競營私利、百姓失業愁困、貝丘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黨與、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侍中京兆韋謏諫曰、陛下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猝有狂夫之變、雖智勇將安所施、又興役無時、廢民耘穫、吁嗟盈路、殆非仁聖之所忍爲也、虎賜謏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秦公韜有寵於虎、太子宣惡之、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欲求媚於宣、說之曰、今諸侯吏兵過限、宜漸裁省、以壯本根、宣使離爲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是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嫌釁益深矣、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斬、民至鬻子以供軍須、猶不能給、自經於道樹者相望、

康帝建元二年、　初趙領軍王朗、言於趙王虎曰、盛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伐宮材、引於漳水、役者數萬、吁嗟滿道、陛下宜因出遊罷之、虎從之、太子宣怒、會熒惑守房、宣使太史令趙攬言於虎曰、房爲天王、今熒惑守之、其殃不細、宜以貴臣王姓者當之、虎曰、誰可者、攬曰、無貴於王領軍、虎意惜朗、使攬更言其次、攬無以對、因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虎乃下詔、追罪波前議楛矢事、腰斬之、及其四子、投尸漳水、既而愍其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　趙王虎作橋於靈昌津、用功五百餘萬、不成、斬匠而罷、

嚴生譖殺朱軌蒲洪諫不聽

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趙王虎以樂平公苞代義陽公鑒鎭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治長安未央宮虎好獵晩歲體重不能跨馬乃造獵車千乘刻期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爲獵場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民有美女佳牛馬御史求之不得皆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人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公侯七十餘國皆九等大發民女三萬餘人料爲三等以配之太子諸公私令采發者又將萬人郡縣務求美色多强奪人妻殺其夫及夫自殺者三千餘人至鄴虎臨軒簡第以使者爲能封侯者十二人荆楚揚徐之民流叛畧盡守令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逯明因侍切諫虎大怒使龍騰拉殺之

二年夏五月趙中黄門嚴生惡尚書朱軌會久雨生譖軌不修道路又謗訕朝政趙王虎囚之蒲洪諫曰陛下既有襄國鄴宮又修長安洛陽宮殿將以何用作獵車千乘環數千里以養禽獸奪人妻女十餘萬口以實後宮聖帝明王之所爲固若是乎今又以道路不修欲殺尚書陛下德政不修天降淫雨七旬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况人乎政刑如此其如四海何其如後代何願止作徒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衆望虎雖不悅亦不之罪爲之罷長安洛陽作役而竟誅朱軌又立私論朝政之法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覲以目相顧不敢復相過從談語

三年　趙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金帛及外國所獻珍異府庫財物不可勝紀猶自以爲不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於鄴北廣袤數十里申

吳進請虎苦役晉人虎使張羣築苑牆中鍾石璞趙攬等諫不聽

虎命張曷柱調蒼麟白鹿以駕芝蓋

趙生勸宣除韜

宣使楊柸等殺韜虎欲臨喪李農諫止

鍾石璞趙攬等上疏陳天文錯亂百姓彫弊虎大怒曰使苑牆朝成吾夕沒無恨矣促張羣使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大朝會列於殿庭九月命太子宣出祈福於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吾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所舍輒列人爲長圍四面各百里驅禽獸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跪立重行圍守炬火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姬妾乘輦臨觀獸盡而止或獸有迸逸當圍守者有爵則奪馬步驅一日無爵則鞭之一百士卒飢凍死者萬有餘人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皆無孑遺虎復命秦公韜繼出自并州至於秦雍亦如之宣怒其與己鈞敵愈嫉之宦者趙生得幸於宣無寵於韜微勸宣除之於是始有殺韜之謀矣

四年趙秦公韜有寵於趙王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嘗忤旨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造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見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謂所幸楊柸牟成趙生曰凶豎傲愎敢爾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柸等許諾秋八月韜夜與僚屬宴於東明觀因宿於佛精舍宣使楊柸等緣獼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賊在京師鑾輿不宜輕出虎乃止嚴兵發哀於太武殿宣往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觀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殺韜欲召之恐其不入乃詐言其母杜后哀過危惙宣不謂見疑入朝中宮因留之建興人史科知其謀告之虎使收楊柸牟成皆亡去獲趙生詰之具服

虎誅趙攬

張豺說虎立世爲嗣曹莫不肯署名

虎悲怒彌甚因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鎖之取殺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佛圖澄曰宣韜皆陛下之子今爲韜殺宣是重禍也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埽鄴宮虎不從積柴於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其下使韜所幸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腸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少子纔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聽就抱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於絶帶虎因此發病又廢其后杜氏爲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以養豬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虎曰宮中將有變宜備之及宣殺韜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　九月趙王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所擇虎曰卿言正起吾意戎昭將軍張豺曰燕公母賤又嘗有過彭城公母前以太子事廢今立之臣恐不能無微恨陛下宜審思之初虎之拔上邽也張豺獲前趙主曜幼女安定公主有殊色納於虎虎嬖之生齊公世豺以虎老病欲立世爲嗣冀劉氏爲太后己得輔政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出於倡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矣虎再與羣臣議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爲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議令公卿上書請立世爲太子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署虎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朕意矣可令諭之遂立世爲太子以劉昭儀爲后

劉后與張豺謀去斌

張豺使張雄矯詔殺斌

徐統憂亂仰藥死

虎卒世即位

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舉密告農農奔廣宗

姚弋仲蒲洪劉寧石閔王鸞等說遵討張豺

五年春正月趙王虎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寧諸子皆進爵爲王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至鄴求見虎虎病弋仲讓虎曰兒死愁邪何爲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之使至於爲逆旣爲逆而誅之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兒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賊也　夏四月乙卯趙王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爲大將軍鎭關右燕王斌爲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爲鎭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惡斌輔政恐不利於太子與張豺謀去之斌時在襄國遣使詐謂斌曰主上疾已漸愈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素好獵嗜酒遂留獵且縱酒劉氏與豺因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官歸第使豺弟雄帥龍騰五百人守之乙丑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而去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對曰去已久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西閤龍騰中郎二百餘人列拜於前虎問何求皆曰聖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爲皇太子虎曰燕王不在內邪召以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張豺使張雄矯詔殺斌戊辰劉氏復矯詔以豺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如霍光故事侍中徐統歎曰亂將作矣吾無爲預之仰藥而死己巳虎卒太子世即位尊劉氏爲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以張豺爲丞相豺辭不受請以彭城王遵義陽王鑒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太尉張舉謀誅司空李農舉素與農善密告之農奔廣宗帥乞活數萬家保上白劉氏使張舉統宿衛諸軍圍之豺以張離爲鎭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以爲己副彭城王遵至河內聞喪姚弋仲蒲洪劉寧及征虜將軍石閔武衛將軍王鸞等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殿下爲嗣正以末年惛惑爲張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姦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

遵斬張豺

遵即位殺世及劉后復李農位

沖討遵敗死

而迎殿下者遵從之五月遵自李城舉兵還趣鄴洛州刺史劉國帥洛陽之衆往會之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丙戌遵軍於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爲前鋒豺將出拒之耆舊羯士皆曰彭城王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守城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亦帥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召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至此今嗣子沖幼託之將軍將軍將若之何欲加遵重位能弭之乎豺惶怖不知所出但云唯唯乃下詔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己丑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庚寅遵擐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閤斬張豺於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沖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於是遵即位大赦罷上白之圍辛卯封世爲譙王廢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李農來歸罪使復其位尊母鄭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故燕王斌子衍爲皇太子以義陽王鑒爲侍中太傅沛王沖爲太保樂平王苞爲大司馬汝陰王琨爲大將軍武興公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甲午鄴中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及諸門觀閣蕩然無餘乘輿服御燒者太半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時沛王沖鎭薊聞遵殺世自立謂其僚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而殺之罪莫大焉其敕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將軍沭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南下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至常山衆十餘萬軍於苑鄉遇遵赦書沖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曰彭城簒弒自尊爲罪大矣君雖北旆臣將南轅俟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沖乃復進遵馳遣王擢以書諭沖沖弗聽遵使武興公閔及李農等帥精卒十萬討之戰於平棘沖兵大敗獲沖於元氏賜死阬其士卒三萬餘人　燕平狄

慕容霸孫興封奕王泓慕輿根請燕王儁討石氏

將軍慕容霸上書於燕王儁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儁以新遭大喪弗許霸馳詣龍城言於儁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爲後患儁曰鄴中雖亂鄧恒據樂安兵彊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爲患將若之何霸曰恒雖欲爲石氏拒守其將士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臣請爲殿下前驅東出徒河潛趣令支出其不意彼聞之勢必震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以安步而前無復留難矣儁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對曰用兵之道敵彊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彊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乖亂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燿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爲害乎從事中郎黃泓曰今太白經天歲集畢北天下易主陰國受命此必然之驗也宜速出師以承天意折衝將軍慕輿根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邪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儁笑而從之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陽騖爲輔義將軍謂之三輔慕容霸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爲進取之計　初趙主遵之發李城也謂武興公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太子既而立太子衍閔恃功欲專朝政遵不聽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夷夏宿將皆憚之既爲都

孟準王鸞勸遵奪石閔兵權　遵召鑒等議殺閔鄭太后止之　鑒遣楊環告閔閔遂劫李農王基蘇彥周成等作亂執遵并殺鄭太后等　鑒即位　鑒使石苞李松張才攻石閔李農不克反殺苞等　石祗與姚弋仲蒲洪等移檄誅閔農　石成石啟石暉謀誅閔農皆被殺

督總內外兵權乃撫循殿中將士皆奏爲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遵弗之疑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怒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勸遵稍奪閔兵權閔益恨望準等咸勸誅之十一月遵召義陽王鑒樂平王苞汝陰王琨淮南王昭等入議於鄭太后前曰閔不臣之迹漸著今欲誅之如何鑒等皆曰宜然鄭氏曰李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何可遽殺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將軍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兵三千人執遵於南臺遵方與婦人彈棊問成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鑒能幾時遂殺之於琨華殿并殺鄭太后張后太子衍孟準王鸞及上光祿張斐鑒卽位大赦以武興公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爲大司馬並錄尚書事郎闓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爲中書監　趙主鑒使樂平王苞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夜攻石閔李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懼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並殺苞新興王祗虎之子也時鎭襄國與姚弋仲蒲洪等連兵移檄中外欲共誅閔農閔農以汝陰王琨爲大都督與張擧及侍中呼延盛帥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皆殺之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帥羯士三千伏於胡天亦欲誅閔農鑒在中臺伏都帥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欲帥衛士以討之謹先啓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朕從臺上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銖帥衆攻閔農不克屯於鳳陽門閔農帥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殺己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仗者斬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尚書

閔盡誅胡羯

趙庶等奔襄國石琨奔冀州

張沈等不附閔

蒲洪擊獲麻秋石琨張舉王朗伐閔敗去鑒密遣宦者召張沈等乘虛襲鄴閔農知而殺之并殺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

王簡少府王鬱帥眾數千守鑒於御龍觀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構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預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塡門閔知胡之不爲己用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親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爲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鬚濫死者半

六年春正月趙大將軍閔欲滅去石氏之迹託以讖文有繼趙李更國號曰衛易姓李氏大赦改元青龍太宰趙庶太尉張舉中軍將軍張春光祿大夫石岳撫軍將軍石寧武衛將軍張季及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汝陰王琨奔冀州撫軍將軍張沈據滏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將軍段勤據黎陽寧南將軍楊羣據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灄頭蒲洪據枋頭眾各數萬皆不附於閔勤末柸之子龕蘭之子也王朗麻秋自長安赴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人朗奔襄國秋帥眾歸鄴蒲洪使其子龍驤將軍雄迎擊獲之以爲軍師將軍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帥眾七萬伐鄴大將軍閔帥騎千與戰於城北閔操兩刃矛馳騎擊之所向摧陷斬首三千級琨等大敗而去閔與李農帥騎三萬討張賀度於石瀆閏月衛主鑒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沈等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殺之并殺趙主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姚弋仲子襄武將軍益武衛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灄頭弋仲帥眾討閔軍於混橋司徒申鍾等上尊號於閔閔以讓李農農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今晉室猶存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表迎晉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應

閔欲迎晉天子都洛陽胡睦獻詔乃止閔即帝位國號大魏

燕王儁拔薊欲阬士卒慕容霸諫止

王午不肯害李績

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英雄混一四海乎閔曰胡尚書之言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興國號大魏　二月燕王儁使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輿于自西道出蠮螉塞儁自中道出盧龍塞以伐趙以慕容恪鮮于亮爲前驅命慕輿埿槎山通道留世子曄守龍城以内史劉斌爲大司農與典書令皇甫真留統後事霸軍至三陘趙征東將軍鄧恒惶怖焚倉庫棄樂安遁去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徒河南部都尉孫泳急入樂安撲滅餘火籍其穀帛霸收樂安北平兵糧與儁會臨渠三月燕兵至無終王午留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與恒走保魯口乙巳儁拔薊執王佗斬之儁欲悉阬其士卒千餘人慕容霸諫曰趙爲暴虐王興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阬其士卒恐不可以爲王師之先聲也乃釋之儁入都於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燕兵至范陽范陽太守李產欲爲石氏拒燕衆莫爲用乃帥八城令長出降儁復以產爲太守產子績爲幽州別駕棄其家從王午在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恐終難相保徒爲人累不如去之午曰此何言也夫以當今喪亂而績乃能立義捐家情節之重雖古烈士無以過乃欲以猜嫌害之燕趙之士聞之謂我直相聚爲賊了無意識衆情一散不可復集此爲坐自屠潰也恒乃止午猶慮諸將不與己同心或至非意乃遣績歸績始辭午往見燕王儁儁讓之曰卿不識天命棄父邀名今日乃始來耶對曰臣眷戀舊主志存微節官身所在何事非君殿下方以義取天下臣未謂得見之晚也儁悅善待之儁以弟宣爲代郡城郎孫泳爲廣寧太守悉置幽州郡縣守宰甲子儁使中部俟釐慕輿句督薊中留事自將擊鄧恒於魯口軍至清梁恒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半已得入先犯前鋒都督慕容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十餘人早

慕輿根擊敗鹿勃早石閔復姓冉氏

石祗即位於襄國

閔殺李農父子及王謨王衍嚴震趙昇閔召晉人來討石氏不應

王泰擊破石琨

閔用降胡韋謏諫父子皆被殺

姚弋仲遣襄救石祗

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儁謂慕輿根曰賊鋒甚鋭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衆彼寡力不相敵故乘夜來戰冀萬一獲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王但安卧臣等自爲王破之儁不能自安内史李洪從儁出營外屯高冢上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李洪徐整騎隊還助之早乃退走衆軍追擊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從士卒死亡略盡儁引兵還薊　魏主閔復姓冉氏初閔父瞻内黄人本姓冉趙主勒破陳午獲之命虎養以爲子閔驍勇善戰多策略虎愛之比於諸孫尊母王氏爲皇太后立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胤明裕皆爲王以李農爲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其子皆封縣公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皆不從　趙新興王祗即皇帝位於襄國改元永寧以汝陰王琨爲相國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祗以姚弋仲爲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　夏四月趙主祗遣汝陰王琨將兵十萬伐魏　魏主閔殺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閔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六月趙汝陰王琨進據邯鄲鎮南將軍劉國自繁陽會之魏衛將軍王泰擊琨大破之死者萬餘人劉國還繁陽　冬十一月魏主閔帥步騎十萬攻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之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諫曰胡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全性命耳萬一爲變悔之何及請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以防微杜漸閔方欲撫納羣胡大怒誅謏及其子伯陽

七年春二月魏主閔攻圍襄國百餘日趙主祗危急乃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誡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遇當爲復讎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以

常煒不肯附儁

閔欲親擊姚襄石琨王泰

來不必復見我也弋仲亦遣使告於燕燕王儁遣禦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往會之冉閔聞儁欲救趙遣大司馬從事中郎廣寧常煒使於燕儁使封裕詰之曰冉閔石氏養息負恩作逆何敢輒稱大號煒曰湯放桀武王伐紂以興商周之業曹孟德養於宦官莫知所出卒立魏氏之基苟非天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問裕曰人言冉閔初立鑄金爲己像以卜成敗而像不成信乎煒曰不聞裕曰南來者皆云如是何故隱之煒曰姧僞之人欲矯天命以惑人者乃假符瑞託蓍龜以自重魏主握符璽據中州受命何疑而更反真爲僞取决於金像乎裕曰傳國璽果安在煒曰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國煒曰殺胡之日在鄴者殆無孑遺時有迸漏者皆潛伏溝瀆中耳彼安知璽之所在乎彼求救者爲妄誕之辭無所不可況一璽乎儁猶以張舉之言爲信乃積柴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曰君更熟思無爲徒取灰滅煒正色曰石氏貪暴親帥大兵攻燕國都雖不克而返然志在必取故運資糧聚器械於東北者非以相資乃欲相滅也魏主誅翦石氏雖不爲燕臣子之心聞仇讎之滅義當如何而更爲彼責我不亦異乎吾聞死者骨肉下於土精魂升於天蒙君之惠速益薪縱火使僕得上訴於帝足矣左右請殺之儁曰彼不憚殺身以徇其主忠臣也且冉閔有罪使臣何預焉使出就館夜使其鄉人趙瞻往勞之且曰君何不以實言王怒欲處君於遼碣之表奈何煒曰吾結髮以來尚不欺布衣況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沈東海不敢避也遂卧向壁不復與瞻言瞻具以白儁儁乃囚煒於龍城　三月姚襄及趙汝陰王琨各引兵救襄國冉閔遣車騎將軍胡睦拒襄於長蘆將軍孫威拒琨於黃丘皆敗還士卒略盡閔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若我出戰必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鋭徐觀其釁而擊之且陛下親臨

弋仲怒襄不擒閔杖之一百

閔大破劉顯夷王泰三族

逢約作亂附閔封奕使張安擒之劉準封放降於高開

行陳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閔將止道士法饒進曰陛下圍襄國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眾者斬乃悉眾出與襄琨戰悅綰適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魏人望之恟懼襄琨綰三面擊之趙王祗自後衝之魏兵大敗閔與十餘騎走還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大單于胤及左僕射劉琦以降趙趙王祗殺之胡睦及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中書監盧諶等并將士死者凡十餘萬人閔潛還人無知者鄴中震恐訛言閔已沒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安眾心閔從之訛言乃息閔怒支解法饒父子贈韋謏大司徒姚襄還灄頭姚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初閔之為趙相也悉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趙所徙青雍幽荊四州之民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其能達者什有二三中原大亂因以饑疫人相食無復耕者趙王祗使其將劉顯帥眾七萬攻鄴軍於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魏主閔恐召王泰欲與之謀泰恚前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泰固稱疾篤閔怒還宮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為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卻斬王泰乃悉眾出戰大破顯軍追奔至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以自效閔乃引歸會有告王泰欲反入秦者閔殺之夷其三族　夏四月渤海人逢約因趙亂擁眾數千家附於魏魏以約為渤海太守故太守劉準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奕之從弟也別聚眾自守閔以準為幽州刺史與約中分渤海燕王儁使封奕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開討準放開瞻之子也奕引兵直抵約壘遣人謂約曰相與鄉里隔絕日久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各有心非所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佇結之情約素信重奕即出見奕於門外各屏騎卒單馬交語奕與論敘平生畢因說

劉顯弑石祗
顯攻閔而敗稱帝襄國
侯龕降慕容恪
慕容評擊斬鄭生
孫興撫綏中山
逢鈞奔晉

之曰與君累世同鄉情相愛重誠欲君享祚無窮今既獲展奉不可不盡所懷冉閔乘石氏之亂奄有成資是宜天下服其彊矣而禍亂方始固知天命不可力爭也燕王奕世載德奉義討賊所征無敵今已都薊南臨趙魏遠近之民襁負歸之民厭荼毒咸思有道冉閔之亡匪朝伊夕成敗之形昭然易見且燕王肇開王業虛心賢儁君能翻然改圖則功參絳灌慶流苗裔孰與爲亡國將守孤城以待必至之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奕給使張安有勇力奕豫戒之俟約氣下安突前持其馬鞚因挾之而馳至營奕與坐謂曰君計不能自決故相爲決之非欲取君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高開至渤海準放迎降儁以放爲渤海太守準爲右司馬約參軍事以約誘於人而遇獲更其名曰鈞　劉顯弑趙主祗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宰趙庶等十餘人傳首於鄴驃騎將軍石寧奔柏人魏主閔焚祗首於通衢拜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

秋七月劉顯復引兵攻鄴魏主閔擊敗之顯還稱帝於襄國　八月燕王儁遣慕容恪攻中山慕容評攻王午於魯口魏中山太守上谷侯龕閉城拒守恪南徇常山軍於九門魏趙郡太守遼西李邽舉郡降恪厚撫之將邽還圍中山侯龕乃降恪入中山遷其將帥土豪數十家詣薊餘皆安堵軍令嚴明秋毫不犯慕容評至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拒戰評擊斬之悅綰還自襄國儁乃知張舉之妄而殺之常煒有四男二女在中山儁釋煒之囚使諸子就見之煒上疏謝恩儁手令荅曰卿本不爲生計孤以州里相存耳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之意邪天且念卿況於孤乎賜妾一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興爲中山太守興善於綏撫中山遂安　冬十一月逢鈞亡歸渤海招集舊衆以叛燕樂陵太守賈堅使人告諭鄉人示以成敗鈞部衆稍散遂來奔

曹伏駒納閔閔殺劉顯等顯趙琨來奔被殺石氏遂絶段勤自稱趙帝閔欲與燕戰董閏張溫諫不聽劉茂郎闓自殺

慕容恪高開殺劉羣執冉閔及董閏張溫高開被創卒

八年春正月、劉顯攻常山、魏主閔留大將軍蔣幹使輔太子智守鄴、自將八千騎救之、顯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魏閔擊顯敗之、追奔至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納閔、閔殺顯及其公卿以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於鄴、趙汝陰王琨以其妻妾來奔、斬於建康市、石氏遂絶。

魏主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趙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繹幕、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燕王儁遣慕容恪等擊魏、慕容霸等擊勤、魏主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閏車騎將軍張溫諫曰、鮮卑乘勝鋒銳、且彼衆我寡、請且避之、俟其驕惰、然後益兵以擊之、閔怒曰、吾欲以此衆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司徒劉茂、特進郎闓相謂曰、吾君此行、必不還矣、吾等何爲坐待戮辱、皆自殺、閔軍於安喜、慕容恪引兵從之、閔趣常山、恪追之、丙子、及於魏昌之廉臺、閔與燕兵十戰、燕兵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慕容恪巡陳謂將士曰、冉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以所將皆步卒、而燕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急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至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陳而前、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操雙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爲燕兵所執、燕人殺魏僕射劉羣、執董閏、張溫及閔、皆送於薊、閔子操奔魯口、高開被創而卒、慕容恪進屯常山、儁命恪鎮中山、己卯、冉閔至薊、儁大赦、立閔而責之曰、汝奴僕下才、何得妄稱帝、閔曰、天下大亂、爾

段勤與弟思聰降慕容霸

燕人斬冉閔燕王儁以旱蝗祀閔戴施紿取蔣幹傳國璽

曹夷狄禽獸之類猶稱帝況我中土英雄何爲不得稱帝邪儁怒鞭之三百送於龍城慕容霸軍至繹幕段勤與弟思聰舉城降甲申儁遣慕容評及中尉侯龕帥精騎萬人攻鄴癸巳至鄴魏蔣幹及太子智閉城拒守城外皆降於燕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五月鄴中大饑人相食故趙時宮人被食略盡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請降且求救於謝尚庚寅燕王儁遣廣威將軍慕容軍殿中將軍慕輿根右司馬皇甫真等帥步騎二萬助慕容評攻鄴辛卯燕人斬冉閔於龍城會大旱蝗燕王儁謂閔爲祟遣使祀之謚曰悼武天王　初謝尚使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自倉垣徙屯棘津止幹使者求傳國璽劉猗使繆嵩還鄴白幹幹疑尚不能救沈吟未決六月施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紿之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璽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當馳白天子天子聞璽在吾所信卿至誠必多發兵糧以相救餉幹以爲然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於枋頭甲子蔣幹帥銳卒五千及晉兵出戰慕容評大破之斬首四千級幹脫走入城　秋七月王午聞魏敗時鄧恒已死午自稱安國王八月戊辰燕王儁使慕容恪封奕陽鶩攻之午閉城自守送冉操詣燕軍燕人掠其禾稼而還　庚午魏長水校尉馬願等開鄴城納燕兵戴施蔣幹懸縋而下奔於倉垣慕容評送魏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等及乘輿服御於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皆自殺燕王儁詐云董氏得傳國璽獻之賜號奉璽君賜冉智爵海賓侯以申鍾爲大將軍右長史命慕容評鎮鄴　謝尚自枋頭迎傳國璽至建康百僚畢賀　冬十月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降燕燕王儁以王擢爲益州刺史夔逸爲秦州刺史張平爲并州刺史李歷爲兗州刺史高昌爲安西將軍劉寧爲車騎將軍　慕容恪屯安平積糧治攻具將討

儁遣慕容恪慕輿根攻蘇林王午為秦興所殺呂護殺興自稱王儁即帝位

王午丙戌中山蘇林起兵於無極自稱天子恪自魯口還討林閏月戊子燕王儁遣廣威將軍慕輿根助恪攻林斬之王午爲其將秦興所殺呂護殺興復自稱安國王燕羣僚共上尊號於燕王儁儁許之十一月丁卯始置百官以相國封奕爲太尉左長史陽騖爲尚書令右司馬皇甫真爲尚書左僕射尚書令張悕爲右僕射其餘文武拜授有差戊辰儁即皇帝位大赦自謂獲傳國璽改元元璽追尊武宣王爲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爲太祖文明皇帝時晉使適至燕儁謂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改司州爲中州建留臺於龍都以玄菟太守乙逸爲尚書專委留務

張溥曰晉成帝咸和五年秋九月石勒稱帝八年秋七月病死九月石虎殺太后劉氏石堪石生石朗皆死九年十一月虎弒主弘及程太后殺石宏石恢穆帝永和五年春正月虎稱帝夏四月死太子世立其兄遵弒之及太后劉氏而自立冬十一月石鑒弒遵自立十二月石閔幽鑒殺胡羯二十萬人六年春閏正月閔殺鑒改國號魏八年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破魏執閔殺之自勒剏國至是歲僅三十有三年去劉氏二十六年而國滅無幾耳石虎勒之從子祖曰匐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子虎故或稱勒弟虎性殘忍勒將誅之母王勸止卒從簒逆殺勒諸子天生虎助勒成霸又使虎斬勒後人石勒之有虎猶劉聰劉淵之有曜虎功同曜惡則過之是以曜取國於靳準有中興名虎則直攫勒子而有之罪不勝誅矣虎少惑優童鄭櫻桃連殺二妻酷虐性成寧肯馴擾人下勒肉未寒妻子屠裂直以殺妻故智施於勒種子宣及邃彼所愛溺邃謀弒父虎夜殺之并其妻男女二十六人宣使楊柸等殺弟韜虎殺之備極刑父子天性也噬肉咀血顏色不慚何怪他

人殺其子乎虎嬖劉曜幼女生子世張豺謀執政說虎立之又矯詔殺斌遵懼而稱師世等俱死既即位召鑒等議殺石閔鑒反告閔閔遂劫李農等作亂殺遵及母妻子鑒爲閔所立亦懼閔欲圖之閔乃殺鑒盡滅石氏夫勒臣劉氏忍殺曜熙及其族三十餘人虎又納曜女生子石氏之禍繇此起報施當矣然即使遵宣並存世不立遵鑒不亂石氏亦必亡何則遵宣之惡等於虎也家有惡子害先同室未成君則弑父殺弟既成君必破家覆國二人先虎而死非二人之不幸劉氏與世之不幸也凶子死幼子立適弱肉而強食耳冉閔父瞻魏郡內黃人勒破陳午獲瞻年十二命虎子之閔幼而果銳虎撫之如孫後顯名昌黎立功梁犢胡夏宿將莫不敬憚及助遵討豺遵立欲誅閔鄭太后止之閔竟亡趙其亦勒母王氏之縱虎乎燕雋乘亂興師閔憤戰馬斃被執身斬龍城石祗石琨又先亡冉氏遂絕大逆速隕何可長也然閔家世中國雪胡雪恥志不忘晉臨江而呼莫有應者竟死於燕使晉有人招而用之安知其不爲段匹磾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九

江左經略中原

庾亮欲開復中原

晉成帝咸康五年春三月征西將軍庾亮欲開復中原表桓宣爲都督沔北前鋒諸軍事司州刺史鎮襄陽又表其弟臨川太守懌爲監梁雍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魏興西陽太守翼爲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鎮江陵皆假節又請解豫州以授征虜將軍毛寶詔以寶監揚州及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帥精兵萬人戍邾城以建威將軍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相入沔中

亮斬陶稱

稱將二百人下見亮亮素惡稱輕狡數稱前後罪惡收而斬之後以魏興險遠命

亮請伐趙郗鑒蔡謨議不可乃止

庾懌徙屯半洲更以武昌太守陳囂為梁州刺史趣漢中遣參軍李松攻漢巴郡江陽夏四月執漢荊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黃植送建康漢主壽以李奕為鎮東將軍代閎守巴郡庾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彊欲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為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鑒議以為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以為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彊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為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繫胡之彊弱胡之彊弱繫石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所據之地同於魏世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內難既平翦削外寇一舉而拔金墉再戰而擒石生誅石聰如拾遺取郭權如振槁四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為能乎將不能也論者以胡前攻襄陽不能拔謂之無能為夫百戰百勝之彊而以不拔一城為劣譬諸射者百發百中而一失可以謂之拙乎且石遇偏師也桓平北邊將也所爭者疆埸之土利則進否則退非所急也今征西以重鎮名賢自將大軍欲席卷河南虎必自帥一國之衆來決勝負豈得以襄陽為比哉今征西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凡此數者宜詳校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衆不能拔征西之守殆不能勝也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鎮反為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界胡來攻豫置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胡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胡惟據河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

鑒病篤薦蔡謨都督

陳光請伐趙謨言不可乃止

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胡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土與胡水陸異勢便習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也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秋八月南昌文成公郗鑒疾篤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上疏乞骸骨且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以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啟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為都督徐州刺史詔以蔡謨為太尉軍司加侍中辛酉鑒薨即以謨為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請伐趙詔遣光攻壽陽謨上疏曰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一城見攻衆城必救又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驅未至聲息久聞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若進攻未拔胡騎猝至懼桓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掬也今光所將皆殿中精兵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以國之爪士擊寇之邑下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也乃止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出兵戍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以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虎惡之以夔安為大都督帥石鑒石閔李農張貉李菟等五將軍兵五萬人寇荆揚北

亮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遣夔安等攻之寶等敗死亮上表自貶

庾翼悉心爲治庾翼欲移鎮樂鄉王述與庾冰牋止之

鄙二萬騎攻邾城毛寶求救於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兵九月石閔敗晉兵於沔陰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陷沔南朱保敗晉兵於白石殺鄭豹等五將軍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毛寶樊峻突圍出走赴江溺死夔安進據胡亭寇江夏義陽將軍黄沖義陽太守鄭進皆降於趙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戰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乃退遂掠漢東擁七千餘戶遷於幽冀是時庾亮猶上疏欲遷鎮石城聞邾城陷乃止上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以輔國將軍庾懌爲豫州刺史監宣城盧江歷陽安豐四郡諸軍事假節鎮蕪湖

六年春正月庚子朔都亭文康侯庾亮薨以護軍將軍錄尚書何充爲中書令庚戌以南郡太守庾翼爲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爲治戎政嚴明數年之間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

八年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移鎮樂鄉征虜長史王述與庾冰牋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旦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泝流數千里供給軍府力役增倍且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闚闟之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禳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耳朝議亦以爲然翼乃止 秋七月己未以何充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鎮京口避諸庾也

康帝建元元年庾翼爲人慷慨喜功名不尚浮華琅邪內史桓温彝之子也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風槩翼與之友善相期以寧濟海內翼嘗薦温於成帝曰桓温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

翼薦桓温于成帝
翼不重杜乂殷浩
謝尚王濛重殷浩

人遇之常堦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時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七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謝尚長沙令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嘗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尚鯤之子也翼請浩爲司馬詔除侍中安西軍司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殷羨爲長沙相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容之大較江東之政以嫗煦豪彊常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爲餘姚長爲官出豪彊所藏二千戶而衆共驅之令遐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惽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兄弟不幸横陷此中自不能拔足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統二十餘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遐簡之子也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遣使東約燕王皝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唯庾冰意與之同而桓温譙王無忌皆贊成之無忌丞之子也秋七月趙汝南太守戴開帥數千人詣翼降丁巳下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所部之衆北伐表桓宣爲都督司雍梁三州荆州之四郡諸軍事梁州刺史前趣丹水桓温爲前鋒小督假節帥衆入臨淮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八月庾翼欲移鎮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云移鎮安陸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翼翼遂違詔北行至夏口復上表請鎮襄陽翼時有衆四萬詔加翼都督征討諸軍事先是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庾冰屢求出外辛巳以冰都督荆江寍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爲翼繼援徵徐州刺史何充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

翼以滅胡取蜀爲已任
戴開降翼
詔議經略中原
翼表桓宣
桓温帥衆入臨淮百姓嗟怨

翼欲移鎮襄陽帝遣使譬止竟違詔北行

桓宣爲李羆所敗慙憤卒

庾冰卒

翼繕兵積穀以圖後

劉遐王胡之說裒授政會稽王昱

諸軍事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政以琅邪內史桓温爲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徵江州刺史褚裒爲衛將軍領中書令

二年夏四月征西將軍庾翼使梁州刺史桓宣擊趙將李羆於丹水爲羆所敗翼貶宣爲建威將軍宣慙憤成疾秋八月庚辰卒翼以長子方之爲義城太守代領宣衆又以司馬應誕爲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梁州刺史戍西城　中書令褚裒固辭樞要閏月丁巳以裒爲左將軍都督兖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兖州刺史鎮金城　九月帝崩穆帝卽位以裒爲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改授都督徐兖青三州揚州之二郡諸軍事衛將軍徐兖二州刺史鎮京口　冬十月江州刺史庾冰有疾太后徵冰輔政冰辭十一月庚辰卒庾翼以家國情事留子方之爲建武將軍戍襄陽方之年少以參軍毛穆之爲建武司馬以輔之穆之寶之子也翼還鎮夏口詔翼復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翼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翼仍繕修軍器大佃積穀以圖後舉

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詔徵衛將軍褚裒欲以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長史王胡之說裒曰會稽王令德雅望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授之裒乃固辭歸藩壬戌以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　都亭肅侯庾翼疽發於背表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荆州刺史委以後任司馬義陽朱燾爲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秋七月庚午卒　庾翼既卒朝議皆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依翼所請以庾爰之代其任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戸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鄰勁蜀地埶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温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

劉惔知温有不臣志勸昱抑之不聽

褚裒薦顧和殷浩和浩固辭不起浩得昱書乃就職

浩與温相疑貳

王羲之勸殷浩荀羨不宜與温構隙不從

桓温遣諸將經營北方

温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温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温足以制之諸君勿憂丹陽尹劉惔每奇温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温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以己爲軍司昱不聽又請自行亦不聽庚辰以徐州刺史桓温爲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荊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爰之果不敢爭又以劉惔監沔中諸軍事領義成太守代庾方之徙方之爰之於豫章桓温嘗乘雪欲獵先過劉惔惔見其裝束甚嚴謂之曰老賊欲持此何爲温笑曰我不爲此卿安得坐談乎

二年春二月褚裒薦前光祿大夫顧和前司徒左長史殷浩三月丙子以和爲尚書令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絰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識者美之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危弊理極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四年夏四月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桓温由是與温寖相疑貳浩以征北長史荀羨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羨爲吳國內史羲之爲護軍將軍以爲羽翼羨蕤之弟羲之導之從子也羲之以爲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及羨不宜與温構隙浩不從

五年夏六月桓温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裒奏言前已遣前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後遣督護麋嶷進據下邳令

趙王決舉壽春降褚裒表請伐趙裒帥衆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

晉求援遣王龕等迎之敗沒于趙詔裒還鎮河北遺民二十餘萬渡河無援死亡略盡褚裒懸憤病卒荀羨年二十八爲方伯

桓温請疏經畧中原事久不報甚忿殷浩温帥衆東下王彪之

宜速發以成聲勢。秋七月，加裒征討大都督，督徐兖青揚豫五州諸軍事。裒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材略疎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於代陂，龕等大敗，皆沒於趙。八月，裒退屯廣陵。陳逵聞之，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裒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裒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盡。　冬十一月，都鄉元穆侯褚裒還至京口，聞哭聲甚多，以問左右，對曰：皆代陂死者之家也。裒慙憤發疾，十二月己酉卒。以吳國內史荀羨爲使持節監徐兖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六年春正月，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己丑，以揚州刺史殷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諸軍事。以蒲洪爲氐王、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蒲健爲假節、右將軍、監河北征討前鋒諸軍事、襄國公。

七年　初，桓温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報。温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迹，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辛未，温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於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温，又欲以騶虞幡駐温軍。吏部尚書王彪之言於會稽

高崧請會稽王昱以手書止之

孔嚴請浩與溫交歡不從

謝尚不能撫慰張遇遇怒而叛

王昱曰此屬皆自爲計非能保社稷爲殿下計也若殷浩去職人情離駭天子獨坐當此之際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之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成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爲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怱怱先自猖獗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彪之彬之子也撫軍司馬高崧言於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爲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比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爲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啫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卽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八年春正月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閒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浩不從嚴愉之從子也浩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以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進屯壽春謝尚不能撫慰張遇遇怒據許昌叛使其將上官恩據洛陽樂弘攻督護戴施於倉垣浩軍不能進三月命荀羨鎮淮陰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　姚弋仲

姚弋仲卒子襄帥衆歸晉

謝尚姚襄攻張遇為苻健等所敗

殷浩謀再舉王羲之力止不從

卒、子襄帥衆歸晉、襄單騎渡淮、見謝尚於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衞、幅巾待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夏四月、秦以張遇爲征東大將軍豫州牧、自六月謝尚姚襄共攻張遇於許昌、秦主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衞大將軍平昌王菁略地關東、帥步騎二萬救之、丁亥戰於潁水之誡橋、尚等大敗、死者萬五千人、尚奔還淮南、襄棄輜重送尚於芍陂、尚悉以後事付襄、殷浩聞尚敗、退屯壽春、　秋七月、秦丞相雄徙張遇及陳潁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於關中、以右衞將軍楊羣爲豫州刺史、鎭許昌、謝尚降號建威將軍、則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内、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鎭、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又與會稽王昱牋曰、爲人臣者、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況遇難得之運哉、顧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喜之會、内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勞役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先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若不行、恐麋鹿之遊、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也、不從、九月、浩屯泗口、遣河南太守戴

浩以軍興廢學校

張遇叛秦伏誅

殷浩惡姚襄強盛因其諸弟遣魏憬帥衆襲之襄斬憬并其衆

浩信雷弱兒梁安等言帥衆北伐王彪之請昱止之不從

姚襄擊敗殷浩

浩使劉啟王彬之攻

施據石門、滎陽太守劉遯戍倉垣、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 冬十月謝尚遣冠軍將軍王俠攻許昌、克之、秦豫州刺史楊羣退屯弘農、徵尚爲給事中、戍石頭、

九年秋七月張遇叛秦、伏誅、 九月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強、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殷浩在壽春、惡其彊盛、囚襄諸弟、累遣刺客刺之、刺客皆以情告襄、安北將軍魏統卒、弟憬代領部曲、浩潛遣憬帥衆五千襲之、襄斬憬並其衆、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啟守譙、遷襄於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魏憬子弟數往來壽春、襄益疑懼、遣參軍權翼使於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爲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之理、豈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而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讒慝之言、與平北有隙、愚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翼曰、平北姿性豪邁、生殺自由、又縱小人掠奪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平北歸命聖朝、豈肯妄殺無辜、姦宄之人、亦王法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終將討之、故取馬欲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

初浩陰遣人誘秦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等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健兄子輔國將軍黃眉自洛陽西奔、以爲安等事已成、冬十月、浩自壽春帥衆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爲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不從、浩以姚襄爲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襄俘斬萬餘、悉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襄復如淮南、會稽王昱謂王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 冬十一月殷浩使部將劉啟王彬之攻姚益於山桑、姚襄自淮南擊之、啟彬之皆敗死、襄進據芍陂、十二月姚襄濟淮、

姚益襄紫之皆敗死

屯盱眙招掠流民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詣建康罪狀殷浩並自陳謝詔以謝尚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歴陽

桓温秦廢殷浩為庶人內外大權皆歸之

十年春正月故魏降將周成反自宛襲洛陽　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征西將軍桓温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温矣

温命司馬勳代秦

二月乙丑桓温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

姚襄遣使降燕

三月姚襄遣使降燕桓温別將攻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司馬勳掠秦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温秦主健遣太子萇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碩帥衆五萬軍於嶢柳以拒温

桓温大敗秦兵桓沖又敗苻雄

夏四月己亥温與秦兵戰於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傷晉將士甚衆温督衆力戰秦兵大敗將軍桓沖又敗秦丞相雄於白鹿原沖温之弟也温轉戰而前壬寅進至灞上秦太子萇等退屯城南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兵以拒温

三輔郡縣來降

三輔郡縣皆來降温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王猛譏温不渡灞水

五月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温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温與秦丞相雄等戰於白鹿原温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温指秦麥以爲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温軍乏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王猛爲高官督護欲

猛不肯與温俱還

薛珍勸温進逼長安不從

薛珍偏師有功温忌殺之

温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不許

與俱還、猛辭不就、呼延毒帥衆一萬、從温還、秦太子萇等隨温擊之、比至潼關、温軍屢敗、失亡以萬數、温之屯灞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温徑進逼長安、温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温退乃還、顯言於衆、自矜其勇、而咎温之持重、温殺之、　秋九月、桓温還自伐秦、帝遣侍中黄門勞温於襄陽、

十一年夏四月、姚襄所部多勸襄北還、襄從之、五月、襄攻冠軍將軍高季於外黄、會季卒、襄進據許昌、

冬十月、以豫州刺史謝尚督并冀幽三州、鎮壽春、

十二年春二月、桓温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章十餘上、不許、拜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以討姚襄、　夏四月、姚襄自許昌攻周成於洛陽、　秋七月、姚襄攻洛陽、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世、兵彊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爲它寇所乘、此危亡之道也、襄不從、桓温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與僚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陳郡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温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八月己亥、温至伊水、姚襄撤圍拒之、匿精銳於水北林中、遣使謂温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敕三軍小卻、當拜伏路左、温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預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何煩使人、襄據水而戰、温結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衆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於洛陽北山、其夜民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温軍中傳言襄病創已死

許洛士女爲温所得者無不北望而泣襄西走温追之不及弘農楊亮自襄所來奔温問襄之爲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成帥衆出降温屯故太極殿前旣而徙屯金墉城己丑謁諸陵有毀壞者修復之各置陵令表鎭西將軍謝尚都督司州諸軍事鎭洛陽以尚未至留潁川太守毛穆之督護陳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陽衛山陵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執周成以歸姚襄奔平陽秦并州刺史尹赤復以衆降襄襄遂據襄陵秦大將軍張平擊之襄爲平所敗乃與平約爲兄弟各罷兵　冬十一月詔遣兼司空散騎常侍車灌等持節如洛陽修五陵十二月庚戌帝及羣臣皆服緦臨於太極殿三日　司州都督謝尚以疾不行以丹陽尹王胡之代之未行而卒胡之廙之子也

張溥曰晉之圖復中原也庾亮謀而未行庾翼庾冰褚裒殷浩行而無功桓温有功矣而復不終豈函夏竟不可復哉夫庾亮表請伐趙在成帝咸康五年之春時石虎無道內有子禍起而圖之雖功非旦夕勵兵伺隙事有可爲邾城一挫亮謀遂解燕王皝遣劉翔獻捷京師請剋期大舉共平中原晉人不應明年春而亮亡矣成帝咸康八年崩康帝卽位建元元年秋卽詔議經略中原任之者亮弟翼也庾冰桓温譙王無忌皆與同志二年帝崩穆帝卽位冰翼尋卒桓温滅蜀成大功石虎死石遵弑太子世作亂褚裒表請伐之亦百世一時也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附晉河北遺民二十餘萬渡河來歸石苞謀攻鄴雍州豪傑遣使告晉司馬勳率衆破之三輔多殺守令以應遂拔宛城大埶漸舉竟以無援隕衆輕還喪功裒乃慙卒顧其時趙則石鑒弑遵石閔弑鑒矣夫中原之謀亮圖於咸康翼冰圖於建元裒圖於永和皆踰年病亡歷主有三功無一濟敵國可乘老成先謝意者

趙將高昌中立燕主儁使陽騖討之

高昌死呂護并其衆降晉慕容恪築長圍困護

天心雖欲亡趙亦不樂於與晉也永和六年朝廷復謀進取獨仗殷浩不任桓溫遂開疑貳姚襄歸命浩不能用反追襲之浩固書生内樹溫敵外來襄寇能無敗乎永和十年帥師伐秦捷於藍田三輔皆降溫奏廢浩十二年督軍討襄敗之伊水送入洛陽修謁諸陵置戍而還其功甚盛然自此溫不可制晉室漸亡矣夫亮等有復中原之心而無其才溫有復中原之才而無其心才短者至死不能立功才大者功高不爲主用是以石氏亂亡無裨王室之弱强臣北伐更益蕭牆之憂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

桓溫伐燕

晉穆帝升平二年　趙之亡也其將高昌遣使降燕已而降晉又降秦各受爵位欲中立以自固燕主儁使司空陽騖討昌於東燕

三年夏六月高昌不能拒燕秋七月自白馬奔滎陽

五年春二月高昌卒燕河内太守呂護並其衆遣使來降拜護冀州刺史護欲引晉兵以襲鄴

三月燕太宰恪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真將兵萬人共討之燕兵至野王護嬰城自守護軍將軍傅顏請急攻之以省大費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頃攻黎陽多殺精銳而不能拔自取困辱護内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離間其黨於我不勞而賊勢日蹙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爲多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　夏四月桓溫以其弟黄門郎豁都督沔中七郡諸軍事兼新野義城二郡太守將兵取許昌破燕將慕容塵燕人圍野王數月呂護遣其將張興出戰傅顏擊斬之城中日蹙皇甫真戒部將曰

呂護叛奔滎陽護復叛奔燕

燕孫興請攻洛陽

桓温請遷都洛陽孫綽流諫

護勢窮奔突必擇虛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多羸器甲不精宜深爲之備乃多課櫓楯親察行夜者護食盡果夜悉精銳趨真所部突圍不得出太宰恪引兵擊之護衆死傷殆盡棄妻子奔滎陽恪存撫降民給其廩食徙士人將帥於鄴自餘各隨所樂以護參軍廣平梁琛爲中書著作郎 冬十月呂護復叛奔燕燕人赦之以爲廣州刺史

哀帝隆和元年春正月燕豫州刺史孫興請攻洛陽曰晉將陳祐弊卒千餘介守孤城不足取也燕人從其言遣寧南將軍呂護屯河陰 二月辛未以吳國内史庾希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龍驤將軍袁真爲西中郎將監護豫司幷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汝南並假節希冰之子也 燕呂護攻洛陽三月乙酉河南太守戴施奔宛陳祐告急五月丁巳桓温遣庾希及竟陵太守鄧遐帥舟師三千人助祐守洛陽遐嶽之子也温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温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温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踧於窮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師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臣之愚計以爲且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梁許清

主述以計止温

呂護中流矢卒

燕人拔許昌汝南陳郡

壹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奈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綽楚之孫也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温見綽表不悦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温揚州刺史王述曰温欲以虚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詔温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帥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徇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事果不行温又議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温乃止朝廷以交廣遼遠改授温都督并司冀三州温表辭不受 秋七月呂護退守小平津中流矢而卒燕將段崇收軍北渡屯於野王鄧遐退屯新城八月西中郎將袁真進屯汝南運粟五萬斛以饋洛陽 冬十二月庾希自下邳退屯山陽袁真自汝南退屯壽陽

興寧元年夏四月燕寧東將軍慕容忠攻滎陽太守劉遠遠奔魯陽 五月以西中郎將袁真都督司冀并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庾希都督青州諸軍事 癸卯燕人拔密城劉遠奔江陵

冬十月燕鎮南將軍慕容塵攻陳留太守袁披於長平汝南太守朱斌乘虛襲許昌克之

二年春二月燕太傅評龍驤將軍李洪略地河南 夏四月甲辰燕李洪攻許昌汝南敗晉兵於懸瓠潁川太守李福戰死汝南太守朱斌奔壽春陳郡太守朱輔退保彭城大司馬温遣西中郎將袁真等禦之温帥舟師屯合肥燕人遂拔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户於幽冀二州遣鎮南將軍慕容塵屯許昌 秋八月燕太宰恪將取洛陽先遣人招納士民遠近諸塢皆歸之乃使司馬悦希軍於盟津豫州刺史孫興軍於成皐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

沈勁欲立功以雪恥

燕人逼洛陽勁求配陳祐屢摧破之

洛陽陷恪欲宥勁慕輿虔殺之

羅崇破慕容塵桓豁擒趙盤

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吳興太守王胡之爲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會胡之以病不行、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軍陳祐守之、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勁屢以少擊燕衆、摧破之、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爲名、九月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帥衆而東、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祐聞許昌已沒、遂奔新城、燕悅希引兵略河南諸城、盡取之、

三年春正月大司馬溫移鎮姑孰、二月乙未以其弟右將軍豁監荊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領荊州刺史、加江州刺史桓沖監江州及荊豫八郡諸軍事、並假節、司徒昱聞陳祐棄洛陽、會大司馬溫於洌洲、共議征討、丙申帝崩於西堂、事遂寢、　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易克也、勿更畏懦而怠惰、遂攻之、三月克之、執揚武將軍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中軍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赦之必爲後患、遂殺之、恪略地至崤澠、關中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燕人以左中郎將慕容筑爲洛州刺史、鎮金墉、吳王垂爲都督荊揚徐洛兗豫雍益涼秦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

海西公太和元年冬十月燕撫軍將軍下邳王厲寇兗州、拔魯高平數郡、置守宰而還、　十二月南陽督護趙億據宛城降燕、燕太守桓澹走保新野、燕人遣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

二年夏四月燕慕容塵寇竟陵、太守羅崇擊破之、荊州刺史桓豁竟陵太守羅崇攻宛拔之、趙億走、趙盤退歸魯陽、豁追擊盤於雉城、擒之、留兵戍宛而還、　秋九月以會稽內史郗愔爲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

温不欲郗愔居京口温子超改父牋以媚温

温伐燕郗超獻二策皆不從

温遣檀玄拔胡陸獲慕容忠敗王厲

鄧遐朱序敗燕將傅顏等

四年春三月大司馬温請與徐兖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初愔在北府、温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乃遣温牋、欲共奬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爲温參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愔牋、自陳非將帥才、不堪軍旅、老疾、乞閒地自養、勸温并領己所統、温得牋大喜、卽轉愔冠軍將軍會稽内史、温自領徐兖二州刺史、

夏四月庚戌温帥步騎五萬發姑孰　大司馬温自兖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温不從、六月辛丑温至金鄉、天旱水道絶、温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於清水、虎生寶之子也、温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絶、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鋭、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賒遲、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澀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温又不從、温遣建威將軍檀玄攻湖陸、拔之、獲燕寧東將軍慕容忠、燕主暐以下邳王厲爲征討大都督、帥步騎二萬逆戰於黄墟、厲兵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來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傅顏於林渚、暐復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温、臧不能抗、乃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於秦、秋七月温屯武陽、燕故兖州刺史孫元帥其族黨起兵應温、温至枋頭、暐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以垂代樂安王臧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帥征南將軍范陽王德等衆五萬以拒温、垂表司徒

燕求救於秦苻堅欲不應王猛請許之

申胤料溫必敗

悉羅騰擒段思斬李述溫軍奪氣

慕容宙敗晉兵溫棄軍奔還慕容垂擊敗之

左長史申胤、黃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羅騰皆從軍、胤鍾之子、孚放之子也、暐又遣散騎侍郎樂嵩請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於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爲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彊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出自洛陽、軍至潁川、又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於燕、以王猛爲尚書令、太子太傅封孚問於申胤曰、溫衆彊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遨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爲、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溫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溫以燕降人段思爲鄉導、悉羅騰與溫戰、生擒思、溫使故趙將李述徇趙魏、騰又與虎賁中郎將染干津共擊斬之、溫軍奪氣、初溫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一萬、蘭臺治書侍御史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豫州刺史李邽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當佩之子也、德使將軍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以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丙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太守、溫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

溫歸罪於袁眞眞叛降燕

孫盛直書枋頭之敗溫大怒盛子私改之

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范陽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孫元遂據武陽以拒燕燕左衛將軍孟高討擒之　冬十月己巳大司馬溫收散卒屯於山陽溫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眞奏免眞爲庶人又免冠軍將軍鄧遐官眞以溫誣己不服表溫罪狀朝廷不報眞遂據壽春叛降燕且請救亦遣使如秦溫以毛虎生領淮南太守守歷陽　燕主暐遣大鴻臚溫統拜袁眞使持節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宣城公統未踰淮而卒　冬十一月辛丑丞相昱與大司馬溫會涂中以謀後舉以溫世子熙爲豫州刺史假節　十二月大司馬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太原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五年春二月癸酉袁眞卒陳郡太守朱輔立眞子瑾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保壽春遣其子乾之及司馬爨亮如鄴請命燕人以瑾爲揚州刺史輔爲荆州刺史　夏四月燕秦皆遣兵助袁瑾大司馬溫遣督護竺瑤等禦之燕兵先至瑤等與戰於武丘破之南頓太守桓石虔克其

袁真死朱輔立其子瑾
竺瑤等破燕兵桓石虔克南城

南城石虔温之弟子也 秋七月大司馬温自廣陵帥衆二萬討袁瑾以襄城太守劉波爲淮南内史將五千人鎮石頭波隗之孫也癸丑温敗瑾於壽春遂圍之燕左衛將軍孟高將騎兵救瑾至淮北未渡會秦伐燕燕召高還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袁瑾朱輔求救於秦秦王堅以瑾爲揚州刺史輔爲交州刺史遣武衛將軍武都王鑒前將軍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大司馬温遣淮南太守桓伊南頓太守桓石虔等擊鑒蚝於石橋大破之秦兵退屯愼城伊宣之子也丁亥温拔壽春擒瑾及輔并其宗族送建康斬之

張溥曰晉穆帝升平二年冬燕陷河南荀羨伐之不克以郗曇督徐兖軍事三年諸葛攸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郗曇復伐之曇病引還萬衆潰免爲庶人哀帝隆和元年燕呂護攻洛陽桓温遣兵救之秋七月燕師引還興寧二年夏燕陷許昌汝南陳郡秋陷河南諸城三年陷洛陽沈勁死之帝奕太和元年寇兖州陷魯高平數郡四年夏温帥師伐燕秦人救之秋九月温及燕人戰於枋頭不利而還袁真以壽春叛降燕晉自升平以來燕屢入犯晉輒敗北十數年間喪師失地爲國大辱謝萬矜豪傲物羨曇才非折衝其奔潰固宜獨桓温雄豪逸氣文武奇才戡定岷峨威懷三輔自謂英猷不世勲績冠時乃猶路阻石門兵摧襄邑豈燕實彊不可與敵抑温謀有所未盡也方温師發姑孰將自兖州伐燕郗超憂其道遠河淺漕運難通至金鄉果困温使毛虎生鑿鉅野引汶水會於清引舟自清入河涉危道超復非之進温二策上則舉衆趨鄴次則頓兵河濟温俱不聽師老糧竭燕秦兵合焚舟卻走敗於東澗劉惔嘗稱温爲孫仲謀晉宣王流亞與尸若此英雄笑人

成主雄立兄蕩之子班為太子李驤王達諫不聽

班為雄吮膿

雄卒班立以政事委李壽和點王瓌

李越李期謀作亂李

矣溫滅蜀以後心輕朝廷。奏廢殷浩。大權在握。伊水戰捷。其氣益驕。慕劉琨而不得。歎王敦爲可人。總師征伐。志不在敵。愎諫自用。則曰子雄。是故枋頭之役。桓溫兵五萬而敗。肥水之戰。謝玄兵五千而勝。雖兵家勝負不常。亦可爲臣心順逆之明鑒也。溫恥覆敗。歸罪袁真。真怨溫誣己。據壽陽自固。潛通燕秦。夫陶侃敗於杜曾。王敦引咎。毛寶沒於邾城。庾亮求貶。溫不知責己。驅人以叛。其於真也。猶殷浩之激姚襄。謝尚之激張遇耳。溫屯山陽帝奕不敢問罪。反犒以牛酒。使會稽王昱會於涂中。溫竟發徐兖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國君將亡。先亡賞罰。宜又明年冬溫入朝而帝廢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一

桓溫滅蜀

晉明帝太寧二年。成主雄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餘人。雄立其兄蕩之子班爲太子。使任后母之。羣臣請立諸子。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材大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傅驤。司徒王達諫曰。先王立嗣。必予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宋宣公吳餘祭。足以觀矣。雄不聽。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班爲人謙恭下士。動遵禮法。雄每有大議。輒令豫之。

成帝咸和九年夏六月。成主雄生瘍於頭。身素多金創。及病。舊痕皆膿潰。諸子皆惡而遠之。獨太子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爲吮膿。雄召大將軍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丁卯雄卒。太子班卽位。以建寧王壽錄尚書事。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秋九月。成主雄之子車騎將軍越屯江陽。奔喪至成都。以太子班非雄所生。意不服。與其

玝勸班遣之出鎮不果班遂被弒越奉期即位

李始譖壽於期

李玝奔晉羅演上官澹謀殺期立班子事覺被殺并及羅氏

期信任景騫姚華田褒許涪等紀綱隳紊

龔壯說壽西取成都克之殺李越等而廢期

弟安東將軍期謀作亂班弟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心待之無所疑閒遣玝出屯於涪冬十月癸亥朔越因班夜哭弒之於殯宮并殺班兄領軍將軍都矯太后任氏令罪狀班而廢之初期母冉氏賤任氏母養之期多才藝有令名及班死衆欲立越越奉期而立之甲子期即皇帝位謚班曰戾太子以越為相國封建甯王加大將軍壽大都督徙封漢王皆錄尚書事以兄霸為中領軍鎮南大將軍弟保為鎮西大將軍汶山太守從兄始為征東大將軍代越鎮江陽丙寅葬雄於安都陵謚曰武皇帝廟號太宗始欲與壽共攻期壽不敢發始怒反譖壽於期請殺之期欲籍壽以討李玝故不許遣壽將兵向涪壽先遣使告玝以去就利害開其去路玝遂來奔詔以玝為巴郡太守期以壽為梁州刺史屯涪

咸康元年秋九月成太子班之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謀殺成主期立班子事覺期殺演澹及班母羅氏期自以得志輕諸舊臣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中常侍許涪等刑賞大政皆決於數人希復關公卿褒無他才嘗勸成主雄立期為太子故有寵由是紀綱隳紊雄業始衰

四年夏四月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而籍沒其資財婦女由是大臣多不自安漢王壽素貴重有威名期及建甯王越等皆忌之壽懼不免每當入朝常詐為邊書辭以警急初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為李特所殺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壽數以禮辟之壯不應而往見壽壽密問壯以自安之策壯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誰不爭為節下奮臂前驅者如此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壽然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恆巴西解思明謀攻成都期頗聞之數遣許涪至壽所伺其動靜又鴆殺壽養弟安北將軍攸壽

羅恒解思明李奕等勸壽稱藩於晉任調蔡興李艷等勸壽稱帝遂即位改國號漢龔壯不仕期自縊卒

乃詐為妹夫任調書云期當取壽其衆信之遂帥步騎萬餘人自涪襲成都許賞以城中財物以其將李奕為前鋒期不意其至初不設備壽世子勢為翊軍校尉開門納之遂克成都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建寧王越景騫田褒姚華許涪及征西將軍李遐將軍李西等懷姦亂政皆收殺之縱兵大掠數日乃定壽矯以太后任氏令廢期為邛都縣公幽之別宮追謚戾太子曰哀皇帝羅恒解思明李奕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送邛都公於建康任調及司馬蔡興侍中李艷等勸壽自稱帝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足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即皇帝位改國號曰漢大赦改元漢興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為太師壯誓不仕壽所贈遺一無所受壽改立宗廟追尊父驤曰獻皇帝母昝氏為皇太后立妃閻氏為皇后世子勢為皇太子更以舊廟為大成廟凡諸制度多所改易以董皎為相國羅恆為尚書令解思明為廣漢太守任調為鎮北將軍梁州刺史李奕為西夷校尉從子權為寧州刺史公卿州郡悉用其僚佐代之成氏舊臣近親及六郡士人皆見疏斥邛都縣公期歎曰天下主乃為小縣公不如死五月縊而卒壽謚曰幽公葬以王禮　夏六月漢李奕從兄廣漢太守乾告大臣謀廢立　秋七月漢主壽使其子廣與大臣盟於前殿徙乾為漢嘉太守以李閎為荊州刺史鎮巴郡八月蜀中久雨百姓饑疫壽命羣臣極言得失龔壯上封事稱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大功克集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今淫雨百日饑疫並臻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愚謂宜遵前盟推奉建康彼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功雖降階一等而子孫無窮永保福祚不亦休哉論者或言二州附晉則榮六郡人事之不便昔公孫述在蜀羈客用事劉備在蜀

任顏反誅壽盡殺雄諸子

羅恒解思明復議奉晉壽不從怒殺李演杜襲作詩諷諫

李廣求為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諫族誅之

楚士多貴、及吳鄧西伐、舉國屠滅、甯分客主、論者不達安固之基、苟惜名位、以為劉氏守令方任州郡、曾不知彼乃國亡主易、豈同今日義舉主榮臣顯哉、論者又謂臣當為法正、臣蒙陛下大恩、恣臣所安、至於榮祿無問、漢晉臣皆不處、復何為效法正乎、壽省書內慙、祕而不宣、九月漢僕射任顏謀反、誅顏、任太后之弟也、漢主壽因盡誅成主雄諸子、

五年秋九月、漢主壽疾病、羅恒解思明復議奉晉、壽不從、李演復上書言之、壽怒殺演、壽常慕漢武魏明之為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為勝之也、舍人杜襲作詩十篇、託言應璩以諷諫、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

七年冬十二月、漢主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初成主雄以儉約寬惠得蜀人心、及李閎王嘏還自鄴、盛稱鄴中繁庶、宮殿壯麗、且言趙王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境內、壽慕之、徙旁郡民三丁以上者以實成都、大脩宮室、治器玩、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左僕射蔡興右僕射李嶷皆坐直諫死、民疲於賦役、吁嗟滿道、思亂者衆矣、

康帝建元元年秋八月、漢主壽卒、諡曰昭文、廟號中宗、太子勢即位、大赦、

二年夏四月、漢太史令韓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不脩之譴、漢主勢命羣臣議之、相國董皎侍中王嘏以為景武創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疎絕、勢乃更命祀成始祖太宗、皆謂之漢、

穆帝永和元年秋八月、漢主勢之弟大將軍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諫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有所廢、將益孤危、固請許之、勢疑其與廣有謀、收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遣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貶廣為臨邛侯、廣自殺、思明被收、歎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

李奕反被殺
勢驕淫不恤國事

其殆矣言笑自若而死思明有智略敢諫諍馬當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無不哀之

二年冬漢太保李奕自晉壽舉兵反蜀人多從之衆至數萬漢主勢登城拒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其衆皆潰勢大赦境內改元嘉甯勢驕淫不恤國事多居禁中罕接公卿疏忌舊臣信任左右讒諂並進刑罰苛濫由是中外離心蜀土先無獠至是始從山出自巴西至犍為梓橦布滿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為民患加以饑饉四境之內遂至蕭條

安西將軍桓温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為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為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温從之喬瓌之子也十一月辛未温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拜表即行委安西長史范汪以留事加撫督梁州之四郡諸軍事使袁喬帥二千人為前鋒

袁喬請温全軍而進

三年春二月桓温軍至青衣漢主勢大發兵遣叔父右衛將軍福從兄鎮南將軍權前將軍昝堅等將之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昝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為三月温至彭模議者欲分為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温從之留參軍孫

龔護戰死溫衆欲退鼓吏誤鳴進鼓袁喬力戰遂大捷長驅至成都李勢出降桓溫舉賢旌善王誓鄧定王潤隗文等反溫與袁喬周撫等皆討平之

盛周楚將嬴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楚撫之子也李福進攻彭模孫盛等奮擊走之、溫進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散走歸成都、鎮東將軍李位郊迎詣溫降、咎堅至犍為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濟比至溫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於笮橋溫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鬬志勢夜開東門走至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溫自稱略陽李勢叩頭死罪、尋輿櫬面縛、詣軍門、溫解縛焚櫬送勢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為參佐舉賢旌善蜀人悅之、 漢故尚書僕射王誓鎮東將軍鄧定平南將軍王潤將軍隗文等、皆舉兵反衆各萬餘、桓溫自擊定使袁喬擊文皆破之、溫命益州刺史周撫鎮彭模斬王誓王潤溫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李勢至建康封歸義侯、 夏四月丁巳鄧定隗文等入據成都、 隗文鄧定等立故國師范長生子賁為帝而奉之、以妖異惑衆蜀人多歸之、

五年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燾擊范賁斬之、益州平、

張溥曰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李勢以穆帝永和三年滅君六世凡四十六年視劉石延祚少長矣獨國家巨釁反啓於李班之立世議雄蹈匹夫之小節昧傳國之大統比之宋宣公吳餘祭何不幸也宋宣公舍太子與夷立穆公穆公又舍公子馮而立與夷華督弑之其稱辭曰殤公卽位十年而十一戰民不堪也吳王餘祭卒立弟餘眜餘眜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餘眜子僚立公子光使專諸行刺彼知僚無骨鯁之臣陰納賢士以勝之也今李班仁孝過於宋殤雄子越期才不若光雄舍己子而立兄子雖曰讓國猶

劉惔料桓温克蜀後必制朝廷

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温荀蕤言不可

之與賢乃白氣帶天殯宮作難班方就哭泣旋遣劒鈹天禍善人所遇更出周晉吴登下悲哉李期篡國刑政無章殺李載酖李霸李保李攸大魚豕犬變生宮禁龔壯勸李驤子壽發兵而西遂克成都廢期誅越在位五年卒子勢即位有姿貌善俯仰多殺直臣蜀人不附桓温出征袁真督戰師抵城下勢叩頭面縛封歸義侯穆帝升平五年死於建康得之也㬥其亡也亦疾父為叔帶子為劉禪勢於是時當恨壽不早從龔壯言稱藩晉朝也壯潔已自守與譙秀齊名父叔為李特所害積年不除喪壽戍漢中壯說以取蜀臣晉觀其奇節偉行東漢田疇之流也疇痛劉虞死於公孫瓚北歸不仕又忿烏丸賊殺冠蓋引曹操兵出盧龍討平之爵以官則誓死泣辭壯假壽殺李特孫期雪其私仇又欲壽歸晉明臣節苦言不從遂稱聾㾓終身不至成都漢晉之亂天下無王久矣天地不滅君臣不絕者兩人力也壽用壯言而身霸不用其言而子亡維忠與孝可以長久十年天子不如百世諸侯誠然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二

桓温廢立

晉穆帝永和二年冬十一月安西將軍桓温伐漢朝廷以蜀道險遠温衆少而深入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温終專制朝廷耳

三年漢主勢降於温事見桓温滅蜀

四年秋八月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温尚書左丞荀蕤曰温若復平河洛將何以

温城諸圻居之

賞之。乃加温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加譙王無忌前將軍、袁喬龍驤將軍、封湘西伯、雖崧之子也、温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

升平四年冬十一月、封桓温為南郡公、温弟沖為豐城縣公、子濟為臨賀縣公、

哀帝興寧元年夏五月、加征西大將軍桓温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領尚書事、假黃鉞、温以撫軍司馬王坦之為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征西掾郗超為參軍、王珣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温氣槪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納、珣、導之孫也。與謝玄皆為温掾、温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玄、奕之子也、

二年夏五月戊辰、加大司馬温揚州牧、錄尚書事、壬申、使侍中召温入參朝政、温辭不至、 秋七月丁卯、詔復徵大司馬温入朝、八月、温至赭圻、詔尚書車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居之、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

三年春正月、大司馬温移鎮姑孰、二月丙申、帝崩於西堂、帝無嗣、皇太后詔以琅邪王奕承大統、百官奉迎於琅邪第、是日、卽皇帝位、大赦、

海西公太和三年冬十二月、加大司馬温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簡文帝咸安元年冬十月、大司馬温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術士杜炅能知人貴賤、温問炅以己祿位所至、炅曰、明公勳格宇宙、位極人臣、温不悅、温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參軍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温宿、中夜謂温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温曰、

温以床第事誣帝廢為東海王

卿欲有言耶、超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勲、不足以鎮愜民望、温曰、然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温素有心、深以為然、遂與之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床第易誣、乃言帝早有痿疾、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内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移皇基、密播此言於民間、時人莫能審其虛實、十一月癸卯、温自廣陵將還姑孰、屯於白石、丁未、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立丞相會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内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倚戶、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己酉、温集百官於朝堂、廢立既曠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百官震慄、温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乃謂温曰、公阿衡皇家、當倚傍先代、乃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彪之朝服當階、神采毅然、曾無懼容、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以丞相録尚書事會稽王昱統承皇極、百官入太極前殿、温使督護竺瑶散騎侍郎劉亨收帝璽綬、帝著白帢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虎門、羣臣拜辭、莫不歔欷、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温帥百官具乘輿法駕、迎會稽王於會稽邸、王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流涕拜受璽綬、是日、卽皇帝位、改元、温出次中堂、分兵屯衛、温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温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帝引見便泣下數十行、温兢懼、竟不能一言而出、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為温所忌、欲廢之、以事示王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當崇奬王室。與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温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乙卯、温表晞聚納輕剽、息綜矜忍、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從之、并免其世

温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廢武陵王晞免新蔡王晃族誅殷涓庾倩曹秀劉彊庾柔謝安見温遙拜温自白石還姑孰苻堅言温不容于四海

子綜梁王瑳等宮温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中安之虎生之弟也庚戌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初殷浩卒大司馬温使人齎書弔之浩子涓不答亦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遊廣州刺史庾蘊希之弟也素與温有隙温惡殷庾宗彊欲去之辛亥使其弟祕逼新蔡王晃詣西堂叩頭自列稱與晞及子綜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劉彊散騎常侍庾柔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温皆收付廷尉倩柔皆蘊之弟也癸丑温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甲寅御史中丞譙王恬承温旨請依律誅武陵王晞詔曰悲惋惶怛非所忍聞況言之哉其更詳議恬承之孫也乙卯温重表固請誅晞詞甚酷切帝乃賜温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温覽之流汗變色乃奏廢晞及三子家屬皆徙新安郡丙辰免新蔡王晃為庶人徙衡陽殷涓庾倩曹秀劉彊庾柔皆族誅庾蘊飲酖死蘊兄東陽太守友子婦桓豁之女也故温特赦之庾希聞難與弟會稽王參軍邈及子攸之逃於海陵陂澤中温既誅殷庾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温遙拜温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戊午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己未温如白石上書求歸姑孰庚申詔進温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師輔政温固辭仍請還鎮辛酉温自白石還姑孰秦王堅聞温廢立謂羣臣曰温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桓温之謂矣　十二月大司馬温奏廢放之人屏之以遠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築第吳郡太后詔曰使為庶人情有不忍可特封王温又奏可封海西縣侯庚寅封海西縣公温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踰月而海西廢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中書侍郎郗超在直帝謂超曰命之脩

簡文帝死王處之輔太子昌明即位

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諭。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郗超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耶、

二年春三月戊午、遣侍中王坦之徵大司馬溫入輔、溫復辭、　夏四月、徙海西公於吳縣西柴里、敕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彝、協之子也、　六月庾希庾邈與故青州刺史武沈之子遵聚衆夜入京口城、晉陵太守卞眈踰城奔曲阿、希詐稱受海西公密旨、誅大司馬溫、建康震擾、內外戒嚴、卞眈發諸縣兵二千人擊希、希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之、秋七月壬辰、拔其城、擒希邈及其親黨、皆斬之、眈、壺之子也、　甲寅、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初帝為會稽王、娶王述從妹為妃、生世子道生及弟俞生、道生疎躁無行、母子皆以幽廢死、餘三子郁朱生天流皆早夭、諸姬絕孕將十年、王使善相者視之、皆曰非其人、又使視諸婢媵、有李陵容者、在織坊中、黑而長、宮人謂之崑崙、相者驚曰、此其人也、王召之侍寢、生子昌明及道子、己未、立昌明為皇太子、生十年矣、以道子為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

盧悚謀迎海西公圖興復公不從毛安之等討悚

海西公專聲色以避禍

事是日帝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責朝議乃定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崇德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温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温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温疑王坦之謝安所為心銜之詔謝安徵温入輔温又辭　冬十月彭城妖人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事之者八百餘家十一月遣弟子許龍如吴晨到海西公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公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垂捷焉用兒女子言乎公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寛宥豈敢妄動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為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甲午悚帥衆三百人晨攻廣莫門詐稱海西公還由雲龍門突入殿庭略取武庫甲仗門下吏士駭愕不知所為游擊將軍毛安之聞難帥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左衛將軍殷康中領軍桓祕入止車門與安之并力討誅之并黨與死者數百人海西公深慮橫禍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其安於屈辱故不復為虞

武武帝甯康元年春二月大司馬温來朝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是時都下人情忷忷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温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温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慴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然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郗超常為温謀主安與坦之見温温使超卧帳中聽其言

謝安王坦之盡忠輔衛温至姑孰死

温使桓沖領衆沖稱温遺命以少子玄為嗣

沖盡忠王室

謝安欲請崇德太后入朝王彪之爭之不得

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温有疾、停建康十四日、甲午還姑孰、 秋七月己亥南郡宣武公桓温薨、初桓温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少遲迴。宏從之、温弟江州刺史沖問温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温曰、渠等不為汝所處分、其意以為己存彼必不敢立異、死則非沖所制、若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故也、温以世子熙才弱。使沖領其衆。於是桓祕與熙弟濟謀共殺沖、沖密知之、不敢入、俄頃温薨、沖先遣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祕遂被廢棄、熙濟俱徙長沙、詔葬温、依漢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沖稱温遺命、以少子玄為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庚戌加右將軍荊州刺史桓豁征西將軍、督荊揚雍交廣五州諸軍事、以江州刺史桓沖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豫二州刺史、鎮姑孰、竟陵太守桓石秀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石秀豁之子也、沖既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時權、沖不從、始温在鎮、死罪皆專決不請、沖以為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須報然後行之。謝安以天子幼沖、新喪元輔、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前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事要須顧問大臣。今上年出十歲。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必欲行此。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己得以專獻替裁決遂不從彪之之言、八月壬子太后復臨朝攝政、

太元二年冬十二月臨海太守郗超卒、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

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箱、不爾即焚之、既而愔果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返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十一年冬十月甲申海西公奕薨於吳、

張溥曰桓彝之有溫郗愔之有超不如沈充之有勁哀哉彝為漢桓榮九世孫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贊明帝伐王敦有功蘇峻之亂糾義討賊城陷不屈為韓晃江播所害賊平追贈五子並顯溫其長男也郗鑒當趙王倫時即著節朝廷後翦滅敦峻為晉純臣。長子愔忠孝繼父志生三子超最知名兩人家世忠貞兼擅才望溫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復父仇年十八殺江播三子時人稱其孝義既功高位重遷大司馬超以曠世之度。為其參佐英雄同室共獎本朝追祖父之志成萬世之名陶侃溫嶠當歎弗如乃溫雄武專朝。窺覦非望。郗生入幕。日夜助逆。彼譏薄王導不為。何至以敦自處也。枋頭之敗溫不思愆責。擁兵築城北捷壽春擒袁瑾朱輔功不覆罪超反勸其速行大事鎮壓四海夫曹操弒伏后司馬師廢曹芳皆當功名震主之時人心慴而不動獨溫反因兵敗欲為伊霍。不能振威疆場大刷國恥而狡謀廢立冀釋內愧王室之衰也大臣專征喪師。君不罪臣則臣反罪君若曰不如是則予有慙德於天下也帝奕哀帝母弟在位五年守道無過溫誣以床第稱其寵嬖人生三孽遽收璽綬乘犢車出神虎門羣臣唏吁莫能抗節賢如王彪之亦詭隨儕俗取霍光傳定禮儀疾風板蕩其誰與立會稽王昱元帝少子清虛寡欲尤善玄言溫迎立之未幾熒惑告變年五十三崩於東堂計其為天子僅九月耳帝奕廢徙吳縣逃於酒色幸保天年武陵王晞好習武事母子俱死昌邑以清狂得全定陶以親賢被遺危

蒲洪不受劉聰官爵

蒲洪降趙

蒲洪姚弋仲降石虎

洪附張駿虎使麻秋討降之洪說虎徙關中豪傑及氐羌以實東方

石閔勸虎除洪不從洪討滅梁犢

亂之朝政不在上難乎免矣温廢帝奕還鎮姑孰卽敦之據石頭而還武昌也殺武陵殷庾以立威卽敦之殺周戴譙王也簡文方崩孝武新立温入朝求九錫無何病薨卽敦之復反而身先死也王舍王應不改敦惡父子沈江桓沖能修温闕宗族復振為亂賊者尤望有賢子弟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三

苻氏據長安 苻堅篡立

晉懷帝永嘉四年略陽臨渭氐酋蒲洪驍勇多權略羣氐畏服之漢主聰遣使拜洪平遠將軍洪不受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

元帝太興二年蒲洪降趙趙王曜以洪為率義侯

成帝咸和四年秋八月後趙中山公虎攻集木且羌於河西克之氐王蒲洪羌酋姚弋仲俱降於虎虎表洪監六夷軍事

八年冬十月氐帥蒲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附張駿丞相虎分命諸將屯汧隴遣將軍麻秋討蒲洪洪帥户二萬降於虎虎迎拜洪光烈將軍護氐校尉洪至長安說虎徙關中豪傑及氐羌以實東方曰諸氐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誰敢違者虎從之徙秦雍及氐羌十餘萬户於關東以洪為龍驤將軍流民都督使居枋頭

咸康四年趙王虎之攻燕蒲洪以功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石閔言於虎曰蒲洪雄儁得將士死力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彊兵五萬屯據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奈何殺之待之愈厚

石遵從閔言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

流民推洪為主

洪擊破姚襄洪自稱秦王改姓苻氏

麻秋說洪先取關中秋酖洪洪子健斬之洪命健急入關

健去秦王號爾晉官爵

杜洪據長安

穆帝永和五年高力督定陽梁犢作亂趙王虎以車騎將軍蒲洪討滅進封蒲洪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略陽郡公　夏四月趙王虎疾卒太子世卽位以彭城王遵為丞相遵殺世自立武興公石閔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下踐阼自宜改圖遵從之罷洪都督餘如前制洪怒歸枋頭　冬十一月秦雍流民相帥西歸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為主衆至十餘萬洪子健在鄴斬關出奔枋頭侍中王鑒懼洪之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牧領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如列國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為天子邪而云列國乎引朴斬之

六年春正月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帥衆五萬擊洪洪迎擊破之斬獲三萬餘級洪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以南安雷弱兒為輔國將軍安定梁楞為前將軍領左長史馮翊魚遵為後將軍領右長史京兆段陵為左將軍領左司馬王墮為右將軍領右司馬天水趙俱隴西牛夷北地辛牢皆為從事中郎氐酋毛貴為單于輔相

三月麻秋說苻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誰能敵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欲并其衆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為中州可定今不幸為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衆乃去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其叔父安來告喪且請朝命

秋八月京兆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以馮翊張琚為司馬關西夷夏皆應之苻健欲取之恐洪知之乃受趙官爵以趙俱為河內太守戍溫牛夷為綏集將軍戍懷治宮室

健遣弟雄及兄子菁討杜洪杜洪弟郁降健毛受等降健苻菁禽張先苻健遣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并修好于桓溫苻雄擊斬石寧健密使梁安諷賈玄碩等上尊號健國號大秦

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賈玄碩為左長史、略陽梁安為右長史、段純為左司馬、辛牢為右司馬、京兆王魚安定程肱胡文等為軍諮祭酒、悉衆而西、以魚遵為前鋒、行至盟津、為浮梁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衆五千自潼關入、兄子揚武將軍菁帥衆七千自軹關入、臨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復相見、既濟、焚橋、自帥大衆隨雄而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嫚之、以張琚弟先為征虜將軍、帥衆萬三千、逆戰於潼關之北、先兵大敗、走還長安、洪悉召關中之衆以拒健、洪弟郁勸洪迎健、洪不從、郁帥所部降於健、健遣苻雄徇渭北、氐酋毛受屯高陵、徐磋屯好畤、羌酋白犢屯黃白、衆各數萬、皆斬洪使、遣子降於健、苻菁魚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　九月苻菁與張先戰於渭北、擒之、三輔郡縣堡壁皆降、　冬十月苻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琚犇司竹、　十一月甲午苻健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并修好於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趙涼州刺史石寧獨據上邽不下、十二月苻雄擊斬之、

七年春正月苻健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為秦王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健辭讓再三、然後許之、丙辰健即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大赦、改元皇始、追尊父洪為武惠皇帝、廟號太祖、立妻彊氏為天王后、子萇為太子、靚為平原公、生為淮南公、覿為長樂公、方為高陽公、碩為北平公、騰為淮陽公、柳為晉公、桐為汝南公、庾為魏公、武為燕公、幼為趙公、以苻雄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苻菁為衞大

健除趙苛政

健屢敗司馬勳

健殺賈玄碩并其諸子

健即帝位

張琚殺杜洪健攻斬之

苻雄卒子堅襲爵

健欲殺子生其弟雄止之

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雷弱兒為太尉毛貴為司空略陽姜伯周為尚書令梁楞為左僕射王墮為右僕射魚遵為太子太師彊平為太傅段純為太保呂婆樓為散騎常侍伯周健之舅平王后之弟婆樓本略陽氐酋也　三月秦王健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儁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　杜洪張琚遣使召梁州刺史司馬勳夏四月勳帥步騎三萬赴之秦王健禦之於五丈原勳屢戰皆敗退歸南鄭健以中書令賈玄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勳通并其諸子皆殺之

八年春正月秦丞相雄等請秦王健正尊號依漢晉之舊不必效石氏之初健從之即皇帝位大赦諸公皆進爵為王且言單于所以統一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　司馬勳既還漢中杜洪張琚屯宜秋洪自以右族輕琚琚遂殺洪自立為秦王改元建昌　夏五月秦主健攻張琚於宜秋斬之

十年夏六月丙申秦東海敬武王雄卒秦王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奪吾元才之速也贈魏王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雄以佐命元勳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彊汪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善

十一年夏四月秦淮南王苻生幼無一目性麤暴其祖父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謂其父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止之曰兒長自應改何可遽爾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獻哀太子卒彊后立欲少子晉王柳秦主健以

彊后欲立少子健以讖文乃立生為太子菁勒兵殺生健誅之

健臨終教生除酋帥大臣

生即位段純議改元非禮殺之

讖文有三羊五眼、乃立生為太子、以司空平昌王菁為太尉、尚書令王墮為司空、司隸校尉梁
楞為尚書令、　夏六月丙子、秦主健寢疾、庚辰平昌王菁勒兵入東宮、將殺太子生而自立、時
生侍疾西宮、菁以為健已卒、攻東掖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衆見健、惶懼皆捨杖逃散、健
執菁、數而殺之、餘無所問、壬午以大司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軍事、甲申健引太師魚遵丞
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牢等受遺
詔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
臣光曰、顧命大臣、所以輔導嗣子、為之羽翼也、為之羽翼而教使翦之、能無斃乎、知其不忠、
則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從而猜之、鮮有不召亂者也、
乙酉健卒、謚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丙戌太子生即位、大赦改元壽光、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
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斬之、　秋七月秦主生尊母彊氏曰皇太后、立妃梁
氏為皇后、梁氏安之女也、以其嬖臣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為右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為中護
軍、著作郎董榮為尚書、　八月秦主生封衛大將軍黄眉為廣平王、前將軍飛為新興王、皆素
所善也、徵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太尉、以晉王柳為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魏王庾為鎮東
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有星孛於大角、熒惑入東井、大
角帝座、東井秦分、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
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生殺梁后及毛
貴梁楞梁安、貴后之舅也、右僕射趙韶中護軍趙誨皆洛州刺史俱之從弟也、有寵於生、乃以
俱為尚書令、俱固辭以疾、謂韶誨曰、汝等不復顧祖宗、欲為滅門之事、毛梁何罪而誅之、吾何

生殺梁后毛貴梁楞梁安以讓星變
趙韶趙誨有寵趙俱憂卒
雷弱兒言趙韶董榮亂政被譖誅及九子二十七孫
生即位未幾殺五百餘人
董榮彊國說生殺王墮
趙韶譖殺社郁
生射殺辛牢
程肱諫治渭橋生殺之
彊平諫生酷刑被殺
苻黃眉苻飛皆叛之
彊太后憂憤卒

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為吾其死矣遂以憂卒　冬十一月秦以辛牢守尚書令趙韶為左僕射尚書董榮為右僕射中護軍趙誨為司隸校尉　十二月秦丞相雷弱兒性剛直以趙韶董榮亂政每公言於朝見之常切齒韶榮譖之於秦主生生殺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生雖在諒陰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可以害人之具備置左右即位未幾后妃公卿已下至於僕隸凡殺五百餘人截脛拉脅鋸項刳胎者比比有之

十二年秦司空王墮性剛峻右僕射董榮侍中彊國皆以佞幸進墮疾之如讐每朝見榮未嘗與之言或謂墮曰董君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會有天變榮與彊國言於秦主生曰今天譴甚重宜以貴臣應之生曰貴臣唯有大司馬及司空耳榮國曰大司馬國之懿親不可殺也乃殺王墮將刑榮謂之曰今日復敢比董龍於雞狗乎墮瞋目叱之洛州刺史杜郁墮之甥也左僕射趙韶惡之譖於生以為貳於晉而殺之壬戌生宴羣臣於太極殿以尚書令辛牢為酒監酒酣生怒曰何不彊人酒而猶有坐者引弓射牢殺之羣臣懼莫敢不醉偃仆失冠生乃悅　春三月秦主生發三輔民治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諫以為妨農生殺之　夏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木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刳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彊平諫曰天降災異陛下當愛民事神緩刑崇德以應之乃可弭也生怒鑿其頂而殺之衛將軍廣平王黃眉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以平太后之弟叩頭固諫生弗聽出黃眉為左馮翊飛為右扶風羌行咸陽太守猶惜其驍勇故皆弗殺五月太后彊氏以憂恨卒謚曰明德　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受皇天之命君臨萬邦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為

生殺程延
生笑太白
為渴入井
生夢謠殺
魚遵七子
十孫牛夷
懼而自殺
生以眇目
多忌諱
薛讚權翼
說苻堅討
生

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自去春以來、潼關之西至於長安、虎狼為暴、晝則繼道、夜則廢屋、不食六畜、專務食人、凡殺七百餘人、民廢耕桑、相聚邑居、而為害不息、秋七月秦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

冬十月秦主生夜食棗多、旦而有疾、召太醫令程延使診之、延曰、陛下無它疾、食棗多耳、生怒曰、汝非聖人、安知吾食棗、遂斬之、

升平元年春二月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為渴耳、何所怪乎、　夏五月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幷其七子十孫、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禍、求為荊州、生不許、以為中軍將軍、引見調之曰、牛性遲重、善持轅軛、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須試重載、乃知勳績、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夷懼、歸而自殺、生飲酒無晝夜、或連月不出、奏事不省、往往寢落、或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為姦、賞罰無準、或至申酉乃出視朝、乘醉多所殺戮、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好生剝牛羊驢馬、燖雞豚鵝鴨、縱之殿前、數十為羣、或剝人面皮、使之歌舞、臨觀以為樂、嘗問左右曰、吾自臨天下、汝外間何所聞、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它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勳舊親戚、誅之殆盡、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讚翼等說堅曰、主上猜忍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為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鐶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

苻堅苻法與梁平老彊汪呂婆樓殺生

法讓位於堅

誅董榮趙韶等二十餘人

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六月太史令康權言於秦主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為妖言撲殺之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恐禍發之日家國俱亡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圖之堅心然之畏生趫勇未敢發生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及特進光祿大夫彊汪帥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人左右曰賊也生曰何不拜之堅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斬之堅兵引生置別室廢為越王尋殺之諡曰厲王堅以位讓法法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曰兄年長宜立堅母苟氏泣謂羣臣曰社稷重事小兒自知不能它日有悔失在諸君羣臣皆頓首請立堅堅乃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王即位於太極殿誅生倖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趙韶等二十餘人大赦改元永興追尊父雄為文桓皇帝母苟氏為皇太后妃苟氏為皇后世子宏為皇太子以清河王法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東海公諸王皆降爵為公以從祖右光祿大夫永安公侯為太尉晉公柳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為陽平公雙為河南公子丕為長樂公暉為平原公熙為廣平公叡為鉅鹿公以漢陽李威為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彊汪為領軍將軍呂婆樓為司隸校尉王猛為中書侍郎融好文學明辯過人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力敵百夫善騎射擊刺少有令譽堅愛重之常與共議國事融經綜內外刑政修明薦才揚滯補益宏多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於融威苟太后之姑子也素與魏王雄友善生

堅事李威如父威勸堅以國事屬猛堅以權翼薛讚與王猛並掌機密苟太后與李威謀賜法死

屢欲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苟太后、堅事之如父威知王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　秋八月秦王堅以權翼為給事黃門侍郎薛讚為中書侍郎與王猛並掌機密九月追復太師魚遵等官以禮改葬子孫存者、皆隨才擢叙、　冬十一月秦太后苟氏遊宣明臺見東海公法之第門車馬輻輳、恐終不利於秦王堅乃與李威謀賜法死堅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謚曰獻哀公、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數為清河公、　十二月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中書侍郎王猛代之、堅舉異才、脩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說、

張溥曰、臨渭氐蒲氏。其先云有扈之苗裔至洪改姓苻氏者。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也洪當永嘉之亂散千金召豪傑士宗人蒲光蒲突推為盟主後歸石虎領帥關東石閔勸虎除之不聽石遵立去其都督怒歸枋頭擁衆十萬自謂居形勝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在數中。取天下易於漢祖乃中州未定麻秋鴆行飲恨而没其人梟君不能殺而命絕於盃酒宴安鴆毒其可懷乎苻健洪第三子初生時有大羆之祥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為石虎父子所親愛虎忌殺苻氏獨不害健既代父位服氐羌諸酋逐杜洪張琚國號大秦竟稱皇帝至置來賓館以懷遠人起靈臺與百姓約法三章張靖太平言將不虛可謂心虛願極遽寢疾亡年僅三十有九知其意猶有未足也健長子萇先戰死彊后欲立少子柳健不許信讖言立第三子生健死生立淫過劉聰而無文虐愈石虎而不智三羊五眼必蹈凶終苻氏以讖興其文亦有信不信哉苻堅健弟雄子也漳水感孕少有奇祥健初入關夢天神遺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

驟將軍翌日築壇授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苻生好殺國不堪命薛讚權翼等說堅舉大事率壯士入雲龍門遂行廢弒時日曷喪誠不終朝然生幼無賴祖洪欲殺之雄立勸止活生者雄殺生者堅父子之間何殊趣也使雄不死生其免乎彼笑太白入井為渴聞虎狼食人而喜卽雄在亦難一日而忍此也健疾病時苻菁謀殺生自立不克死令菁計行生不立則秦國士民可無荼毒乃天既為生誅菁又縱生殺秦人二年而生遇弒好生之謂何意者天其絕秦也健始從父言欲殺生既愛其勇授以位臨終教其漸除酋帥大臣子惡不知又導以殺齊蕭鸞踵之東昏效之而國亡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三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四

苻秦滅涼

張重華立曜靈為世子
常據請重華出張祚不從
謝艾請重華逐張祚趙長等
重華卒曜靈立趙長等矯重華遺令召祚輔政

晉穆帝永和九年冬十月西平敬烈公張重華有疾子曜靈纔十歲立為世子赦其境內重華庶兄長寧侯祚有勇力吏幹而傾巧善事內外與重華嬖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都尉常據請出之重華曰吾方以祚為周公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謝艾以枹罕之功有寵於重華左右疾之譖艾出為酒泉太守艾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入侍且言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為亂宜盡逐之 十一月己未重華疾甚手令徵艾為衛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祚等匿而不宣丁卯重華卒世子曜靈立稱大司馬涼州刺史西平公趙長等矯重華遺令以長寧侯祚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 十二月涼右長史趙長等建議以為時難未夷宜立長君曜靈沖幼請立長寧侯祚張祚先得幸於重華之母馬氏馬氏許之乃廢曜靈

趙長等請廢曜靈立祚重華母馬氏許之
祚殺重華妃裴氏及謝艾
祚僭號馬岌切諫免官丁琪復諫斬之

祚遣易揣張玲襲張瓘王鸞因諫族滅之
張瓘擊破揣等
宋混宋澄合衆應瓘

祚殺曜靈
宋混為曜靈發哀
張琚張嵩納混兵易揣等斬趙長等祚父子俱死

為涼寍侯、立祚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祚既得志、恣為淫虐、殺重華妃裴氏及謝艾、

十年春正月、張祚自稱涼王、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立妻辛氏為王后、子太和為太子、封弟天錫為長寍侯、子庭堅為建康侯、曜靈弟玄靚為涼武侯、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禮樂、尚書馬岌切諫、坐免官、郎中丁琪復諫曰、我自武公以來、世守臣節、抱忠履謙、五十餘年、故能以一州之衆、抗舉世之虜、師徒歲起、民不告疲、殿下勲德未高於先公、而亟謀革命、臣未見其可也、彼士民所以用命四遠所以歸嚮者、以吾能奉晉室故也、今而自尊、則中外離心、安能以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彊敵乎、祚大怒、斬之於闕下、

十一年秋七月、涼王祚淫虐無道、上下怨憤、祚惡河州刺史張瓘之彊、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守枹罕、使瓘討叛胡、又遣其將易揣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瓘、張掖人王鸞知術數、言於祚曰、此軍出、必不還、涼國將危、并陳祚三不道、祚大怒、以鸞為妖言、斬以徇、鸞臨刑曰、我死、軍敗於外、王死於內、必矣、祚族滅之、瓘聞之、斬孚、起兵擊祚、傳檄州郡、廢祚以侯還第、復立涼寍侯曜靈、易揣張玲軍始濟河、瓘擊破之、揣等單騎奔還、瓘軍躡之、姑臧振恐、驍騎將軍敦煌宋混兄修與祚有隙、懼禍、八月、混與弟澄西走、合衆萬餘人以應瓘、還向姑臧、祚遣楊秋胡將曜靈於東苑、拉其腰而殺之、埋於沙阬、謚曰哀公、　九月、涼宋混軍於武始大澤、為曜靈發哀、閏月混軍至姑臧、涼王祚收張瓘弟琚及子嵩、將殺之、琚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舉手者誅三族、遂開西門納混兵、領軍將軍趙長等懼罪、入閤呼張重華母馬氏出殿、立涼武侯玄靚為主、易揣等引兵入殿、收長等殺之、祚按劍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祚素失衆心、莫肯為之鬭者、遂為兵人所殺、混等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歲、

以庶人禮葬之并殺其二子混琚上玄靚為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境內復稱建興四十三年時玄靚始七歲張瓘至姑臧推玄靚為涼王自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以宋混為尚書僕射隴西人李儼據郡不受瓘命用江東年號衆多歸之瓘遣其將牛霸討之未至西平人衞綝亦據郡叛霸兵潰奔還瓘遣弟琚擊綝敗之酒泉太守馬基起兵以應綝瓘遣司馬張姚王國擊斬之

十二年春正月秦征東大將軍晉王柳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於涼以書說涼王玄靚負殊至姑臧張瓘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雖山河阻絕風通道會故來修好君何怪焉瓘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民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墜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涼之先王北面二趙唯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瓘曰中州好食言嚮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殊曰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為奸詐秦敦信義豈得一槩待之乎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為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汚先叛化隆後服主上以為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苞葱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況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崤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兵强財富有囊括關中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主上若以貴州不服

張瓘謀殺混澄廢玄靚混澄討誅之

宋混病篤舍其子林宗而薦弟澄混戒子弟無恃勢位戒朝臣以忠貞張邕族滅宋澄玄靚使叔父天錫同輔政劉肅說天錫誅邕

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沖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瓘懼乃以玄靚之命遣使稱藩於秦秦因玄靚所稱官爵而授之

升平三年涼州牧張瓘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為賞罰郎中殷郇諫之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輔國將軍宋混性忠鯁瓘憚之欲殺混及弟澄因廢涼王玄靚而代之徵兵數萬集姑臧混知之與澄帥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宣告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令誅之俄而衆至二千瓘帥衆出戰混擊破之瓘麾下玄臚刺混不能穿甲混擒之瓘衆悉降瓘與弟琚皆自殺混夷其家族玄靚以混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酒泉郡侯代瓘輔政混乃請玄靚去涼王之號復稱涼州牧混謂玄臚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今我輔政卿其懼乎臚曰臚受瓘恩惟恨刺節下不深耳竊無所懼臚義之任為心膂

五年夏四月涼驃騎大將軍宋混疾甚張玄靚及其祖母馬氏往省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孫兒將何所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大任殿下儻未棄臣門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其儒緩機事不稱耳殿下策勵而使之可也混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死報無恃勢位以驕人又見朝臣皆戒之以忠貞及卒行路為之揮涕玄靚以澄為領軍將軍輔政　秋九月涼右司馬張邕惡宋澄專政起兵攻澄殺之并滅其族張玄靚以邕為中護軍叔父天錫為中領軍同輔政　涼張邕驕矜淫縱樹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張天錫所親敦煌劉肅謂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肅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驚曰我固疑之未敢出口計將安出肅曰正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卽其人

郭太后與張欽等謀殺天錫事泄欽等皆死

天錫使肅等弒玄靚自立

天錫告絕於秦苻堅王猛為書諭之懼而稱藩

也、肅時年未二十、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其助、肅曰、趙白駒與肅二人足矣、十一月、天錫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從天錫、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克、二人與天錫俱入宮中、邕得速走、帥甲士三百餘人攻宮門、天錫登屋大呼曰、張邕凶逆無道、既滅宋氏、又欲傾覆我家、汝將士世為涼臣、何忍以兵相向邪、今所取者、止張邕耳、它無所問、於是邕兵悉散走、邕自刎死、盡滅其族黨、玄靚以天錫為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輔政、十二月、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年號、詔以玄靚為大都督督隴右諸軍事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

哀帝興寧元年秋八月、張玄靚祖母馬氏卒、尊庶母郭氏為太妃、郭氏以張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誅之、事泄、欽等皆死、玄靚懼、以位讓天錫、天錫不受、右將軍劉肅等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使肅等夜帥兵入宮、弒玄靚、宣言暴卒、諡曰沖公、天錫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時年十八、尊母劉美人曰太妃、遣司馬綸騫奉章詣建康請命、并送御史俞歸東還、

二年夏六月、秦王堅遣大鴻臚拜張天錫為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海西公太和元年冬十月、張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絕於秦、

簡文帝咸安元年、秦王堅命王猛為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強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以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拜天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

天賜與晉盟

天錫寵劉肅梁景賜姓張氏以為己子黜世子大懷立焦氏子大豫從弟憲切諫不聽

苻堅大舉伐涼席仂勸天錫出降衆怒乃殺閻負梁殊而拒之

天錫母嚴氏泣其子必亡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平公、冬十二月秦以河州刺史李辯領興晉太守、還鎮枹罕、徙涼州治金城、張天錫聞秦有兼并之志大懼立壇於姑臧南、刑三牲、帥其官屬遙與晉三公盟、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送盟文、并獻書於大司馬溫期以明年夏同大舉會兵於上邽、

孝武帝太元元年　初張天錫之殺張邕也劉肅及安定梁景皆有功、二人由是有寵、賜姓張氏、以為己子、使預政事、天錫荒於酒色、不親庶務、黜世子大懷而立嬖妾焦氏之子大豫、以焦氏為左夫人、人情憤怨、從弟從事中郎憲輿櫬切諫、不聽、秦王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武都茍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即進師撲討、是時秦步兵十三萬軍司段鏗謂周虓曰、以此衆戰、誰能敵之、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堅又命秦州刺史茍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為茍萇後繼、秋七月閻負梁殊至姑臧、張天錫會官屬謀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中錄事席仂曰、以愛子為質、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為之計、此屈伸之術也、衆皆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閻負梁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殊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其母嚴氏泣曰、秦主以一州之地、橫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所向無敵、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以蕞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使龍驤將軍馬建帥衆

辛章料馬建必叛果迎降秦

掌據死義席仂被殺

天錫降秦堅封為歸義侯

二萬拒秦秦人聞天錫殺閻負梁殊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涼驍烈將軍梁濟於河會城降之甲申茍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拔之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掌據帥衆三萬軍於洪池天錫自將餘衆五萬軍於金昌城安西將軍敦煌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貶皓為宣威護軍廣武太守辛章曰馬建出於行陳必不為國家用茍萇使姚萇帥甲士三千為前驅庚寅馬建帥萬人迎降餘兵皆散走辛卯茍萇及掌據戰於洪池據兵敗馬為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將禁旅十總外兵寵任極矣今卒困於此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冑西向稽首伏劍而死秦兵殺軍司席仂癸巳秦兵入清塞天錫遣司兵趙充哲帥衆拒之秦兵與充哲戰於赤岸大破之俘斬三萬八千級充哲死天錫出城自戰城內又叛天錫與數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天錫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於軍門茍萇釋縛焚櫬送於長安涼州郡縣悉降於秦九月秦王堅以梁熙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於關中餘皆安堵如故封天錫為歸義侯拜北部尚書初秦兵之出也先為天錫築第於長安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興太守隴西彭和正為黃門侍郎治中從事武興蘇膺敦煌太守張烈為尚書郎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為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為高昌太守餘皆隨才擢敘

張溥曰自張軌為涼州至天錫而國亡凡九世七十六年矣天錫駿之少子弒玄靚自立時年僅十八既荒聲色不恤政事寵梁景劉肅廢嫡立庶人情怨懼苻堅大師來寇席仂議降衆怒其老怯勒兵抗戰馬建背叛掌據死難不得已櫬縛歸秦封歸義侯秦亡入晉年六十一卒其頑鈍善全同於李勢而悖逆過之悠悠中朝銀黃再襲老死為幸然張氏

世篤忠貞厥後竟以篡弒亡國張祚之罪可勝言哉祚為重華庶兄先烝重華母馬氏重華卒子曜靈立祚結趙長尉緝等議立長君馬氏從之遂篡位弒曜靈又通重華妻裴氏暴亂未嫁子女國人咸賦牆茨之詩惡浮於石虎苻生矣張瓘興兵左右奔散祚暴尸道左衆稱萬歲瓘立玄靚兄弟强盛謀不軌宋混討夷之混亡張邕滅宋氏玄靚進叔父天錫與邕同輔政天錫惡邕驕淫滅之玄靚旋遇弒張氏自重華以後曜靈立一月祚立三年玄靚立九年無一令終者要其作俑則祚也張軌忠晉實茂駿重華效之四世不改張祚弒逆瓘天錫效之亦四世乃絕忠孝之風一變而亂賊勢不再復者何也曜靈君也祚賊也祚殺曜靈為弒君瓘殺祚為討賊君而遇弒國人猶哀之賊而成君人無不欲殺也玄靚自七歲立至十四歲遭害其國數用兵宋混宋澄殺瓘張邕殺宋澄天錫殺邕咸以討賊為名久之天錫直弒玄靚代之而國人不驚繇是知國家大事非獨廢立不忍見即討賊未可數為也甲兵屢用則人玩大臣數死則君輕今日聚而討賊明日即可殺而弒君以亂易亂易以殺止殺難非亡其殺不盡也張軌積四世之忠不能反一朝之惡駿生重華又生祚禍較蜀李尤酷然張駿不因張祚而損忠李班不因李期而損孝抑人所能自必者為人子為人臣之常道而已

[illegible]

通鑑紀事本末

十四冊

燕主儁惡慕容垂

儁立暐爲太子

涅皓誣告垂妃段氏與高弼爲巫蠱下獄掠治段氏至死不肯引服垂得免禍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五

建安　袁　樞　機　仲　編輯

太倉　張　溥　天　如　論正

苻秦滅燕

晉穆帝永和九年春二月庚子燕主儁立其妃可足渾氏爲皇后世子曄爲皇太子皆自龍城遷於薊宮

十年夏四月戊申燕主儁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徙治信都初燕王皝奇霸之才故名之曰霸將以爲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於世子由是儁惡之以其嘗墜馬折齒更名曰缺尋以其應讖文更名曰垂遷侍中錄留臺事徙鎮龍城垂大得東北之和儁愈惡之復召還

十二年秋七月丙子燕獻懷太子曄卒

升平元年春二月癸丑燕主儁立其子中山王暐爲太子

二年燕吳王垂娶段末柸女生子令寶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可足渾后可足渾氏銜之燕主儁素不快於垂中常侍涅皓因希旨告段氏及吳國典書令遼東高弼爲巫蠱欲以連汙垂儁收段氏及弼下大長秋廷尉考驗段氏及弼志氣確然終無撓辭掠治日急垂愍之私使人謂段氏曰人生會當一死何堪楚毒如此不若引服段氏歎曰吾豈愛死者邪若自誣以惡逆上辱祖宗下累於王固不爲也辨答益明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於獄中出垂爲平州刺史鎮遼東垂以段氏女弟爲繼室可足渾氏黜之以其妹長安君妻垂垂不悅由是益惡之

垂以段氏女弟為繼室

儁夢石虎齧臂廼鞭虎尸

儁卒暐即位

三年春二月燕主儁宴羣臣於蒲池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曰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亡吾鬢髮中白卿等謂景先何如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太子之在東宮臣為中庶子太子志業敢不知之太子大德有八至孝一也聰敏二也沈毅三也疾諛喜直四也好學五也多藝六也謙恭七也好施八也儁曰卿譽之雖過然此兒在吾死無憂矣景茂何如時太子暐侍側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雖八德已聞然二闕未補好遊畋而樂絲竹此其所以為損也儁顧謂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也汝宜誡之暐甚不平儁夢趙主虎齧其臂乃發虎墓求尸不獲購以百金鄴女子李菟知而告之得尸於東明觀下僵而不腐儁蹋而罵之曰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於漳水尸倚橋柱不流及秦滅燕王猛為之誅李菟收而葬之 冬十二月辛酉燕主儁寢疾謂大司馬太原王恪曰吾疾必不濟今二方未平景茂沖幼國家多難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實何人敢干王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為周公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垂還鄴

四年春正月癸巳燕王儁疾篤召大司馬恪等受遺詔輔政甲午卒戊戌太子暐即位年十一大赦改元建熙 二月燕人尊可足渾后為皇太后以太原王恪為太宰專錄朝政上庸王評為太傅陽騖為太保慕輿根為太師參輔朝政根性木強自恃先朝勳舊心不服恪舉動倨傲時太后可足渾氏頗預外事根欲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防意外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古今成法俟畢山陵宜廢主上為王殿下自踐尊位以為大燕無窮之福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遽有此

慕容垂黃甫真勸慕容恪誅慕輿根恪不聽慕輿根後恪知根罪狀乃奏誅之

恪臨卒請暐聽垂以大政

苻堅使曹轂發使覘燕

議根愧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觀釁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秘書監皇甫真言於恪曰根本庸豎過蒙先帝厚恩引參顧命而小人無識自國哀已來驕很日甚將成禍亂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當為社稷深謀早為之所恪不聽根又言於可足渾氏及燕王暐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以誅之可足渾氏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選之託以孤嫠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為亂也乃止根又思戀東土言於可足渾氏及暐曰今天下蕭條外寇非一國大憂深不如還東恪聞之乃與太傅評謀密奏根罪狀使右衛將軍傅顏就內省誅根并其妻子黨與不赦

哀帝興寧二年燕侍中慕輿龍詣龍城徙宗廟及所留百官皆詣鄴

海西公太和二年夏四月燕太原桓王恪言於燕王暐曰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臣得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壬辰恪疾篤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版築猶可為相況至親乎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欲覘其可否命匈奴曹轂發使如燕朝貢以西戎主簿馮翊郭辯為之副燕司空皇甫真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腆為散騎常侍辯至燕歷造公卿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暐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辯還為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鑒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衆豈不得使有智士一人哉曹轂尋卒秦分其部落為二使其二子分統之號東西曹

慕容評不能用恪言

秦苻廋反降燕慕容德謀取長安慕容評不許

三年　初燕太宰恪有疾以燕王暐幼弱政不在己太傅評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暐兄樂安王臧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彊秦二國常蓄進取之志顧我未有隙耳夫國之興衰繫於輔相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以親疏言之當在汝及沖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少未堪多難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曹若能推大司馬以授之必能混一四海況外寇不足憚也慎無冒利而忘害不以國家為意也又以語太傅評及恪卒評不能用其言三月以車騎將軍中山王沖為大司馬沖暐之弟也以荆州刺史吳王垂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秦鎮東將軍洛州刺史魏公廋據陝城舉兵反以陝城降燕請兵應接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燕魏尹范陽王德上疏以為先帝應天受命志平六合陛下纂統當繼而成之今苻氏骨肉乖離國分為五投誠請援前後相尋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宜命皇甫真引并冀之眾徑趨蒲阪吳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廋圍太傅總京師虎旅為二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禍福明立購賞彼必望風響應渾一之期於此乎在矣時燕人多請救陝因圖關中者太傅評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宰之比但能閉關保境足矣平秦非吾事也魏公廋遺吳王垂及皇甫真牋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矣垂謂真曰方今為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觀太傅識度豈能敵苻堅王猛乎真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

四年晉大司馬溫伐燕下邳王厲與溫戰敗於黃墟燕又使樂安王臧拒溫臧不能抗溫至枋頭暐與太傅評謀奔龍城吳王垂自請擊之又使樂嵩請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遣

垂破桓温

燕梁琛使秦王猛勸堅留之不許

苟池鄧羌帥步騎救燕范陽王德李邽斷温糧道温數戰不利糧儲復竭聞秦兵將至棄輜重鎧仗奔還吳王垂追及温於襄邑大破之事見桓温伐燕

燕秦旣結好使者數往來燕散騎侍郎太原郝晷給事黃門侍郎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見燕政不修而秦大治知燕將亡陰欲自託於猛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主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勁謂琛曰賓客入境惟主人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禮且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何為不可乎琛曰晉室不綱靈祚歸德二方承運俱受明命而桓温猖狂闚我王略燕危秦孤勢不獨立是以秦主同恤時患要結好援東朝君臣引領西望愧其不競以為鄰憂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强寇旣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修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瓜裂天光分曜安得以乘輿行在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為哉客使單行誠勢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為之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宴問東朝名臣為誰琛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略冠世折衝禦侮其餘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稱職野無遺賢琛從兄奕為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奕舍琛曰昔諸葛瑾為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余竊慕之今使之卽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奕數來就邸舍與琛臥起間問琛東國事琛曰今二方分據兄弟並蒙榮寵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兄何用問為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

可足渾太后與慕容評謀誅垂垂子令請逃龍城少子麟告其狀評遣兵追之垂等乃奔秦

琛拜太子先諷之曰、鄭國之君猶其君也、鄭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視元士欲其由賤以登貴也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他國之臣乎苟無純敬則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為煩耳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

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所募將士忘身立效將軍孫蓋等摧鋒陷陳、應蒙殊賞、評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為言、與評廷爭、怨隙愈深、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與評密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垂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安樂王臧、餘無能為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為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決、不可不早發、垂曰、必不可彌縫、吾寧避之於外、餘非所議、垂內以為憂、而未敢告諸子、世子令請曰、尊比者如有憂色、豈非以主上幼沖、太傅疾賢、功高望重、愈見猜邪、垂曰、然、吾竭力致命以破強寇、本欲保全家國、豈知功成之後返令身無所容、汝既知吾心、何以為吾謀、令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於駭機、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之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東、庶幾可以感悟而得還、此幸之大者也、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亦其次也、垂曰、善、十一月辛亥朔、垂請畋於大陸、因微服出鄴、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為垂所愛、逃還告狀、垂左右多亡叛、太傅評白燕王暐、遣西平公彊帥精騎追之、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彊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垂曰、本欲保東都以自全、今事已泄、謀不及設、秦主方招延英傑、不如往歸之、垂曰、今日之計、舍此安之、乃散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隱於趙之顯原陵、俄有獵者數百騎四面而來、抗之則不能敵、逃之則無路、不知所為、會獵者鷹皆飛颺、眾騎散去、垂乃殺白馬以祭天、且盟從者、世子令言於垂曰、太傅忌賢疾能、搆事以來、人尤忿恨、今鄴城之中、莫知尊處、

梁琛皇甫真請評暐備秦不從

高泰劉靖請評耀兵以折秦謀不從

如嬰兒之思母、夷夏同之、若順衆心、襲其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朝政、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不可失、願給騎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之謀、事成誠為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奔、可以萬全、子馬奴潛謀逃歸、殺之而行、至河陽、為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自洛陽與段夫人世子令、令弟寶農隆兄子楷舅蘭建郎中令高弼俱犇秦、留妃可足渾氏於鄴、乙泉戍主吳歸追及於閿鄉、世子令擊之而退、

初秦王堅陰有圖燕之志、憚吳王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與語。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楷為積弩將軍、事見慕容叛秦復燕

秦留梁琛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比至鄴、吳王垂已奔秦、琛言於太傅評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於陝東、以琛觀之、為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為之備、評曰、秦豈肯受叛臣而敗和好哉、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有釁、彼豈忘其本志哉、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評皆不以為然、琛又以告燕王暐、暐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真、真深憂之、上疏言、苻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上國之心、非能慕樂德義、不忘久要也、前出兵洛川。及使者繼至。國之險易虛實。彼皆得之矣。今吳王垂又往從之。為其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備。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暐召太傅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為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啟寇心、卒不為備、秦遣黃門郎石越聘於燕、太傅評示之以奢、欲以誇燕之富盛、高泰及太傅參軍河間劉靖言於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釁也。宜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為其所輕矣。評不從、秦遂謝病歸、是時太后可足渾氏侵撓國政、太傅評貪昧無厭、貨賂上流、

申紹直諫不省

苻堅遣王猛梁成鄧羌伐燕

王猛招安王筑

慕容臧破秦兵

王猛以計激慕容令奔燕垂出

官非才舉羣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以為守宰者致治之本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臣出於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既非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加之黜陟無法貪惰者無刑罰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是以百姓困弊寇盜充斥綱頽紀紊莫相糾攝又官吏猥多踰於前世公私紛然不勝煩擾大燕戶口數兼二寇弓馬之勁四方莫及而比者戰則屢北皆由守宰賦調不平侵漁無已行留俱窘莫肯致命故也後宮之女四千餘人僮侍廝役尚在其外一日之費厥直萬金士民承風競為奢靡彼秦吳僭僻猶能條治所部有兼并之心而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我之不修彼之願也謂宜精擇守宰併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惜用度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猛可梟二方可取豈特保境安民而已哉又索頭什翼犍疲病昏悖雖乏貢御無能為患而勞兵遠戍有損無益不若移於并土控制西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猶愈於戍孤城守無用之地也疏奏不省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

五年春正月秦王猛遺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皋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燕衛大將軍樂安王臧城新樂破秦兵於石門執秦將陽猛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為鄉導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為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

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讒毀日深秦王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為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悟主后相尤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將舊騎詐為出獵遂奔樂安王臧於石門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丘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其父為秦所厚疑令為反間從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

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彊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彼敵國之材臣來為己用進取之良資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未滅垂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未有異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助燕為無道而塞來者之門也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為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為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樂安王臧進屯滎陽王猛遣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擊走之留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桓寅為弘農太守代羌戍陝城而還秦王堅以王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蹔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酬庸其勉從朕命　秦王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　夏六月乙卯秦王堅送王猛於灞上曰今委卿以

梁琛樂嵩謀用謀以勝秦暐不悅

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
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為後慮也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算盪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鑾輿親
犯塵霧但願速勅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　秋七月秦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八月燕
王暐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暐以秦寇為憂召散騎侍郎李鳳黃門侍
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問曰秦兵衆寡何如今大軍既出秦能戰乎鳳曰秦國小兵弱非王師
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足憂也琛嵩曰勝敗在謀不在衆寡秦遠來為寇安肯不戰
且吾當用謀以求勝豈可冀其不戰而已乎暐不悅王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
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　秦楊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未下王猛留屯騎校尉苟
萇戍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為地道使虎牙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
兵辛巳猛安入晉陽執燕并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屯於潞川冬十月辛亥猛
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兵潞川與慕容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期以日
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
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部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之猛弗聽羌怒還
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
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部將尚爾
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太傅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持久制之評為人貪鄙鄣固山泉鬻樵
及水積財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鬬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
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游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

王猛策鄧羌力戰大敗燕兵

苻堅率精銳赴鄴

見鄴中燕王暐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當以宗廟社稷為憂奈何不撫戰士而榷賣樵水專以殖貨為心乎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賊兵遂進家國喪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且趣使戰評大懼遣使請戰於猛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勁敵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

崔鴻曰鄧羌請部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猛之謂矣

秦兵長驅而東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

燕主暐等奔龍城堅入鄴宮

巨武執暐詣堅堅哀而釋之

高句麗官評送秦

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帥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猛潛入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鑾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灞上之言邪初燕宜都王桓帥衆萬餘屯沙亭為太傅評後繼聞評敗引兵屯内黄堅使鄧羌攻信都丁丑桓帥鮮卑五千奔龍城戊寅燕散騎侍郎餘蔚帥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王暐與上庸王評樂安王臧定襄王淵左衛將軍孟高殿中將軍艾朗等奔龍城辛巳秦王堅入鄴宮　燕王暐之出鄴也衛士猶千餘騎既出城皆散惟十餘騎從行秦王堅使游擊將軍郭慶追之時道路艱難孟高扶侍暐經護二王極其勤瘁又所在遇盜轉鬬而前數日行至福祿依冢解息盜二十餘人猝至皆挾弓矢高持刀與戰殺傷數人高力極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賊頓擊於地大呼曰男兒窮矣餘賊從旁射高殺之艾朗見高獨戰亦還趣賊并死暐失馬步走郭慶追及於高陽部將巨武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武曰我受詔追賊何謂天子執以詣秦王堅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對曰狐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暐稱孟高艾朗之忠於堅堅命厚加斂葬拜其子為郎中郭慶進至龍城太傅評奔高句麗高句麗執評送於秦宜都王桓殺鎮東將軍渤海王亮并其衆奔遼東遼東太守韓稠先已降秦桓至不得入攻之不克郭慶遣將軍朱嶷擊之桓棄衆單走嶷獲而殺之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秦凡得郡百五十七户二百四十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以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下詔大赦曰朕以寡薄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柔服四維至使戎車屢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

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初梁琛之使秦也以侍輦苟純為副琛每應對不先告純純恨之歸言於燕主暐曰琛在長安與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琛又數稱秦王堅及王猛之美且言秦將興師宜為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如琛言暐乃疑琛知其情及慕容評敗遂收琛繫獄秦王堅入鄴而釋之除中書著作郎引見謂之曰卿昔言上庸王吳王皆將相奇材何為不能謀畫自使亡國對曰天命廢興豈二人所能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忠不自防返為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國家臣就使知之尚不忍為況非所及邪堅聞悅綰之忠恨不及見拜其子為郎中堅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平縣侯以鄧羌為使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真定郡侯郭慶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鎮薊賜爵襄城侯其餘將士封賞各有差堅以京兆韋鍾為魏郡太守彭豹為陽平太守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因舊而授之以燕常山太守申紹為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京兆韋儒俱為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勸課農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秦王堅遷慕容暐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於長安王猛表留梁琛為主簿領記室督它日猛與僚屬宴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長安專美本朝樂君但言桓溫軍盛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今三子皆為國臣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為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秦王堅自鄴如枋頭宴

皇以宜言出評

父老改枋頭為永昌復之終世甲寅至長安封慕容暐為新興侯以燕故臣慕容評為給事中皇甫真為奉車都尉李洪為駙馬都尉皆奉朝請李邽為尚書封衡為尚書郎慕容德為張掖太守燕國平叡為宣威將軍悉羅騰為三署郎其餘封授各有差衡裕之子也

簡文帝咸安二年春二月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秦王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革也不宜復污聖朝願陛下為燕戮之堅乃出評為范陽太守燕之諸王悉補邊郡

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為人除害故也彼慕容評者蔽君專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以喪其國國亡不死逃遁見擒秦王堅不以為誅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盡誠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無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張溥曰劉聰在位九年亡於子粲石虎在位十五年亡於子世二虜淫昊禍不及身慕容暐無道不若是甚也國覆家亂為秦臣僕既謀殺苻堅事敗族滅亡王之禍皆身親之何哉慕容儁有太子曰曄賢而早卒立第三子暐鮮令德儁寢疾欲以國屬太原王恪恪固辭儁薨羣臣復欲奉恪立之不可乃止儁立二十一年竟亡燕祚季札讓國而吳亂恪其有餘責乎然恪疾終未嘗不薦吳王垂也恪智勇俱濟垂才兼將相生而同朝沒則代政周召親賢蕭曹夾輔終暐之世國可再霸不虞恪亡垂奔三四年間二哲往矣三良深黃鳥之哀伍員甚楚國之懼苻秦接壤忽為寇讎堅與王猛豈暐評敵哉堅自弒君以來國分為五兄弟攻殺苻法苻騰苻雙苻廋等或死或畔內隙積深慕容德慕容垂請儁出討慕容評弗聽秦遂日强評與可足渾太后謀誅垂慕容楷蘭建勸垂先發垂悲不忍亡而

之秦堅禮用之卽大舉伐燕王猛鄧羌擊敗慕容評長驅圍鄴暐卽遁逃為郭慶巨武所執蓋燕不能乘秦之敝秦卽邀燕之隙堅之圖燕也謀生於慕容恪之死兵發於慕容垂之奔使燕有人焉秦必不能得志也且燕方勝晉中國患之垂一出而秦人入以全盛之燕覆於方定之秦疾若風雨師不再駕恪之生死燕之治亂也垂之去留燕之存亡也伐燕之舉垂未嘗與但秦有垂而師壯燕無垂而國空此作史者所以思由余囊瓦也然垂奔燕亡猛死秦亂堅能滅燕而不知鑒燕其敗也與慕容暐等暐雖死猶及身見堅亂悲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六

慕容叛秦復燕 肥水之役 姚萇滅秦 慕容滅西燕附

慕容垂奔秦

晉海西公太和四年燕車騎大將軍吳王垂犇秦、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之臣免罪為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厚禮之賞賜鉅萬每進見屬目觀之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嚮慕之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楷為積弩將軍

堅厚待令及楷

王猛請堅除垂父子

五年　秦王猛之克壺關也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鄴必亡矣

申肖料燕必復建

高弼請垂厚待燕舊臣

黃泓趙秋知燕必中興

慕容鳳年十一有復讐之志

張孟請翦慕容魁傑堅不聽

苻融請堅備東胡不

吾屬今茲將為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初秦王堅入鄴宮、慕容垂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僚吏有愠色、高弼密言於垂曰、大王憑祖宗積累之資、負英雄高世之畧、遭值迍阨、棲集外邦、今雖國家傾覆、安知其不為興運之始邪、愚謂國之舊人、宜恢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簣之基、成九仞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愚竊為大王不取也、垂悅從之、　燕故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而秦滅之、不及十五年、秦必復為燕有、慕容桓之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讎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秦王堅曰、慕容鳳忼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為人用耳、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秦王堅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戶於關中、處烏桓於馮翊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澠池、

孝武帝甯康元年、有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於秦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暐父子兄弟、我之讎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翦其魁傑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上疏曰、東胡跨據六州、南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本非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信之、使其父子兄弟、森然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勳舊、臣愚以為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

朱肜趙整請誅鮮卑堅不聽

王猛臨終請漸除鮮卑西羌勿圖晉

慕容紹言垂必能復燕

堅令熊邈修舟船兵器

二年冬十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秦王堅命執之不獲秘書監朱肜秘書侍郎略陽趙整固請誅諸鮮卑堅不聽整宦官也博聞彊記能屬文好直言上書及面諫前後五十餘事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於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

三年夏六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為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臨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太元元年　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彊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殣相望兵疲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父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

二年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貢於秦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為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邈為將作長史領尚方丞大修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頹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

慕容垂請結納英傑

謝安薦兄子玄鎮禦北方

玄得劉牢之等數人為先鋒時號北府

大王宜結納豪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也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 荆州刺史桓豁表兗州刺史朱序為梁州刺史鎮襄陽 秋七月丁未以尚書僕射謝安為司徒安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 丙辰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桓豁卒 冬十月辛丑以桓沖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荆州刺史以沖子嗣為江州刺史又以五兵尚書王蘊都督江南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征西司馬領南郡相謝玄為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桓沖以秦人彊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王蘊固讓徐州謝安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蘊乃受命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游散地嘗憤邑形於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鋭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三年春二月秦王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武衛將軍苟萇尚書慕容暐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荆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衆為前鋒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衆五萬出南鄉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彊弩將軍王顯帥衆四萬出武當會攻襄陽 夏四月秦兵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檝不以為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長樂公丕督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為不固

朱序母韓氏築邪城却秦兵

苟萇勸苻丕緩攻襄陽

丕命請軍并力攻襄陽

堅欲自將攻襄陽苻融梁熙諫乃止

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衆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桓沖在上明擁衆七萬憚秦兵之彊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　秋七月秦兗州刺史彭超請攻沛郡太守戴逯於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為征南棊劫之勢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秦王堅從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右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邵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超越之弟保羌之從弟也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秦梁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　冬十二月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秦王堅曰丕等廣費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宜虛返其特原之令以成功贖罪使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賜丕劍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面見吾也

四年春正月秦長樂公丕等得詔惶恐乃命諸軍并力攻襄陽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詔陽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為後繼陽平公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卒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衆而為一城者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梁熙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鑾輅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堅乃止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衆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破秦兵引退稍遠序

苻丕克襄陽堅賞朱序守節斬李伯護不忠丁穆不受堅官田泓死義

謝玄大捷盱眙難超退走邵保戰死

謝安以和靜鎮衆

不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於秦請為內應長樂公丕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秦王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李伯護為不忠斬之秦將軍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譙國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堅以中壘將軍梁成為荊州刺史配兵一萬鎮襄陽選其才望禮而用之桓沖以襄陽陷沒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詔免劉波官俄復以為冠軍將軍　兗州刺史謝玄帥衆萬餘救彭城軍於泗口欲遣間使報戴逯而不可得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城玄遣之泓為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留城謝玄揚聲遣後軍將軍東海何謙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戴逯帥彭城之衆隨謙奔玄超遂據彭城留兗州治中徐褒守之南攻盱眙俱難克淮陰留邵保戍之　夏四月秦毛當王顯帥衆二萬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拔盱眙執高密內史毛璪之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石安之弟也右衛將軍毛安之等帥衆四萬屯堂邑秦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驚潰兗州刺史謝玄自廣陵救三阿丙子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玄與田洛帥衆五萬進攻盱眙難超又敗退屯淮陰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逯田洛共追之戰於君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謝玄還廣陵詔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秦王堅聞之大怒　秋七月檻車徵超下廷尉超自殺難削爵為民以毛當為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兗州刺史鎮湖陸王顯為揚州刺史戍下邳謝安為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衆心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

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五年夏五月朝廷以秦兵之退爲謝安桓沖之功拜安衛將軍與沖皆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秦王堅召陽平公融爲侍中中書監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爲都督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堅以諸氐種類繁滋 秋七月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氐十五萬戶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方鎭如古諸侯長樂公丕領氐三千戶以仇池氐酋射聲校尉楊膺爲征東左司馬九嵕氐酋長水校尉齊午爲右司馬各領一千五百戶爲長樂世卿長樂國郎中令略陽垣敞爲錄事參軍侍講扶風韋幹爲參軍事申紹爲別駕膺丕之妃兄也午膺之妻父也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鎭龍城中書令梁讜爲幽州刺史鎭薊城撫軍將軍毛興爲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河州刺史鎭枹罕長水校尉王騰爲并州刺史鎭晉陽河并二州各配氐戶三千興騰並苻氏婚姻氐之崇望也平原公暉爲都督豫洛荊南兗東豫揚六州諸軍事鎭東大將軍豫州牧鎭洛陽移洛州刺史治豐陽以鉅鹿公叡爲雍州刺史鎭蒲坂各配氐戶三千二百堅送丕至灞上諸氐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 冬十二月秦以左將軍都貴爲荊州刺史鎭彭城置東豫州以毛當爲刺史鎭許昌、

六年春正月丁酉以尚書謝石爲僕射、 冬十一月秦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帥衆二萬寇竟陵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衛軍參軍桓石民等帥水陸二萬拒之石民石虔之弟也十二月甲辰石虔襲擊振仲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之癸亥拔管城

獲振仲斬首七千級俘虜萬人詔封桓沖子謙為宜陽侯以桓石虔為河東太守

七年夏四月秦王堅以陽平公融為司徒融固辭不受堅方謀伐晉乃以融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秋八月秦王堅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密具舟師　九月桓沖使揚威將軍朱綽擊秦荊州刺史都貴於襄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　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壁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為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案兵積穀以待其釁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傍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眾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卿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吾疆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為令主亦非闇劣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為國家之憂

慕容垂勸堅伐晉堅大悅苻融釋道安及張夫人與堅幼子詵力諫不聽

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疆弱之勢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摧財力內竭此羣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京兆尹慕容垂言於堅曰弱併於彊小併於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曾不歸之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耶終為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道安乘閒進言十一月堅與道安同輦遊於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乎且東南卑濕沴氣易構虞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何足以上勞大駕也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澤乎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憚征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駐蹕洛陽遣使者奉尺書於

桓沖遣將運拔諸城

慕容垂以計退沖兵

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彼必稽首入臣不必親涉江淮也堅不聽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率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況人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嘷者宮室將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嘷廐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堅幼子中山公詵最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之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八年夏五月桓沖帥衆十萬伐秦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等攻沔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鷹揚將軍郭銓攻武當六月沖別將攻萬歲筑陽拔之秦王堅遣征南將軍鉅鹿公叡冠軍將軍慕容垂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兗州刺史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軍於新野垂軍於鄧城桓沖退屯沔南秋七月郭銓及冠軍將軍桓石虔敗張崇於武當掠二千戶以歸鉅鹿公叡遣慕容垂為前鋒進臨沔水垂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於樹枝光照數十里沖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引兵還沖表其兄子石民領襄城太守戍夏口沖自求領江州刺史詔許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為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少年都

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堅行融力諫不聽

堅以龍驤授姚萇竇衝言其不祥

慕容楷慕容紹請垂建中興之業

謝元圍棊賭墅

謝安却桓沖援兵

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謟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為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元為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眾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棊常劣於元、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為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眾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為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鄖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眾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

朱序密請謝石等速擊秦兵謝炎勸從之劉牢之破斬梁成王詠執王顯等

堅見晉兵有懼色

堅許晉兵渡肥水謝元謝炎桓伊等乘之大敗秦兵朱序陳後呼敗秦兵大奔朱序張天錫徐元喜奔晉後取壽陽

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彊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麾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緜帛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

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赴之慕容寶慕容德勸垂殺堅皆不從

慕容德說慕容暐復燕祚不從

垂請往鎮北鄙堅許之權翼諫不聽

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彊而併燕秦弱而圖之此為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王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為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暐屯鄖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暐起兵以復燕祚暐不從　謝安得驛書時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歸建康乙未以張天錫為散騎常侍朱序為琅琊內史

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祕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鎮枝葉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

權翼密遣壯士邀垂以計免

趙秋勸垂取苻丕不從

丕謀擊垂姜讓諫之

垂與故臣謀復燕祚

翟斌謀攻苻暉堅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丕不可丕不從

垂斬吏燒亭越請丕除之不從

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飇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絛。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遣將軍李蠻閔亮尹固帥衆三千送垂、又遣驍騎將軍石越帥精卒三千戍鄴、驃騎將軍張蚝帥羽林五千戍并州、鎮軍將軍毛當帥衆四千戍洛陽、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倉中、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使典軍程同衣己衣乘己馬、與僮僕趣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免、十二月秦王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謚曰哀公、大赦、復死事者家、　庚午大赦、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慕容垂至安陽、遣參軍田山修牋於長樂公丕、丕聞垂北來、疑其欲為亂、然猶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丕謀襲擊垂、侍郎天水姜讓諫曰、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敕而後圖之、丕從之、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謀攻豫州牧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衆。故丁零一唱。旬日之中。衆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丕曰、垂在鄴如藉虎寢蛟、常恐為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為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及鎧仗之弊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為垂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為三軍之帥、卿為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

垂寶擊殺氐兵及苻飛龍

慕容鳳附翟兵大敗秦兵斬毛當

慕容鳳王騰段延勸斌奉堅為盟主

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失今不取必為後患丕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為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為人擒耳垂留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池閔亮李毗自鄴來以丕與苻飛龍所謀告垂垂因激怒其眾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停河内募兵旬日間有眾八千平原公暉遣使讓垂趣使進兵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為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已令氐兵五人為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氐兵及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秦王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初垂從堅入鄴以其子麟屢嘗告變於燕立殺其母然猶不忍殺麟置之外舍希得侍見及殺苻飛龍麟屢進策畫啟發垂意垂更奇之寵待與諸子均矣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平原公暉使武平武侯毛當討斌慕容鳳曰鳳今將雪先王之恥請為將軍斬此氐奴乃擐甲直進丁零之眾隨之大敗秦兵斬毛當遂進攻陵雲臺戍克之收萬餘人甲仗癸未慕容垂濟河焚橋有眾三萬留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内之沙城垂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農與慕容楷留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蒲池盜丕駿馬數百匹以待農楷甲申晦農楷將數十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人

九年春正月乙酉朔秦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為盟主斌從之垂欲襲洛陽且未知斌之誠偽乃拒之曰吾來救豫州不來赴君君既建大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吾無預焉丙戌垂至洛陽平原公暉聞其殺苻飛龍閉門拒之翟斌復遣長史郭通往說垂垂猶未許通

垂稱燕王
魯利妻說利從慕容農

曰將軍所以拒通者豈非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成故邪獨不念將軍今日憑之可以濟大業乎垂乃許之於是斌帥其衆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反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故扶餘王餘蔚為滎陽太守及昌黎鮮卑衛駒各帥其衆降垂垂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依晉中宗故事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謂之統府羣下稱臣文表奏請封拜官爵皆如王者以弟德為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兄子楷為征西大將軍封太原王翟斌為建議大將軍封河南王餘蔚為征東將軍統府左司馬封扶餘王衛駒為鷹揚將軍慕容鳳為建策將軍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利為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為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從農乃詣烏桓張驤說之曰家王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驤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為士卒斬桑榆為兵裂襜裳為旗使趙秋說屠各畢聰聰與屠各卜勝張延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敕勃易陽烏桓劉大各帥部衆數千赴之農假張驤輔國將軍劉大安遠將軍魯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遣蘭汗段讚趙秋慕輿悕略取康臺牧馬數千匹汗燕王垂之從舅讚聰之子也於是步騎雲集衆至數萬驤等共推農為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賞將士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之功規萬世之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垂聞而善之農西招庫傉官偉於

庫傉官偉等應農

農帥劉木敗斬石越

農引兵會垂於鄴

垂不殺姜讓

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北名光烈將軍平叡及叡兄汝陽太守幼於燕國偉等皆應之又遣蘭汗等攻頓丘克之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眾請治列人城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為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越至列人西農使趙秋及參軍綦毋滕擊越前鋒破之參軍太原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眾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為也向暮農鼓譟出陳於城西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眾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越與毛當皆秦之驍將也故秦王堅使助二子鎮守既而相繼敗沒人情騷動所在盜賊羣起庚戌燕王垂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為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以前岷山公庫傉官偉為左長史前尚書段崇為右長史滎陽鄭豁等為從事中郎慕容農引兵會垂於鄴垂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立世子寶為太子封從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輸舅子蘭審皆為王其餘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渾潭集兵得二萬餘人攻野王拔之引兵會攻鄴平幼及弟叡規亦帥眾數萬會垂於鄴長樂公丕使姜讓誚讓燕王垂且說之曰過而能改今猶未晚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眾赴京師然後復修國家之業與秦永為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迷而不復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

桓沖慚恨疾卒

慕容德取秦枋頭

慕容紹說王晏降慕容楷

慕容泓敗強永

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踰勳舊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值之任寧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奚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為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為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遺丕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利害請送丕歸長安堅及丕怒復書切責之壬子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長樂公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於燕癸丑垂以陳留王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　桓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慚恨成疾而卒

二月燕王垂引丁零烏桓之衆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處老弱於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　燕范陽王德擊秦枋頭取之置戍而還東胡王晏據館陶為鄴中聲援鮮卑烏桓及郡縣民據塢壁不從燕者尚衆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與鎮南將軍陳留王紹討之楷謂紹曰鮮卑烏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所以小異唯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吾當止一處為軍聲之本汝巡撫民夷示以大義彼必當聽從楷乃屯於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為陳禍福晏隨紹詣楷降於是鮮卑烏桓及塢民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王晏詣鄴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　三月秦北地長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敗秦將軍強永其衆遂盛自稱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秦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乃以廣平公熙為雍州刺史鎮蒲坂徵雍州牧鉅鹿公叡為都督中外

苻叡欲邀慕容泓姚萇諫不聽敗死萇遣趙都姜協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出犇尹緯等推為盟主稱秦王

竇衝擊破慕容沖沖犇泓

堅命慕容暐以書招諭泓沖垂苻定苻紹降燕

諸軍事衛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為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為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沖亦起兵於平陽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之　庫傉官偉帥營部數萬至鄴燕王垂封偉為安定王　秦冀州刺史阜城侯定守信都高城男紹在其國高邑侯亮重合侯謨守常山固安侯鑒守中山燕王垂遣前將軍樂浪王溫督諸軍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辰遣撫軍大將軍麟益兵助之定鑒秦王堅之從叔紹謨從弟亮從子也溫燕王之弟子也慕容泓聞秦兵且至懼帥衆將犇關東秦鉅鹿公叡麤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鼷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犇敗不暇矣叡弗從戰於華澤叡兵敗為泓所殺萇遣龍驤長史趙都參軍姜協詣秦王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犇渭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推萇為盟主萇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白雀以尹詳龐演為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及尹緯為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等為從事中郎姜訓等為掾屬王據等為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等為將帥　秦竇衝擊慕容沖於河東大破之沖帥鮮卑騎八千犇慕容泓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秦王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泓當帥關中燕人翼衛乘輿還反鄴都與秦以虎牢為界永為鄰好堅大怒召慕容暐責之曰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所為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諭泓沖及垂暐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以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

堅屢敗後秦兵斬姚尹買
後秦軍因天雨復振
高蓋等殺泓立沖
萇敗楊壁等
慕容麟克常山中山威聲大振
慕容沖破苻暉殺姜宇苻琳
垂殺翟斌

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元燕興 燕王垂以鄴城猶固會僚佐議之右司馬封衡請引漳水灌之從之垂行圍因飲於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大將軍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 五月秦苻定苻紹皆降於燕燕慕容麟領兵西攻常山 後秦王萇進屯北地秦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之者十餘萬 六月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後秦軍於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壁等分道攻之後秦兵屢敗斬後秦王萇之弟鎮軍將軍尹買後秦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同官水以困之後秦人恟懼有渴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秦王堅歎曰天亦佑賊乎 慕容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慕容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以高蓋為尚書令後秦王萇遣其子嵩為質於沖以請和 後秦王萇帥眾七萬擊秦秦王堅遣楊壁等拒之為萇所敗獲楊壁及右將軍徐成鎮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十人萇皆禮而遣之 燕慕容麟拔常山秦苻亮苻謨皆降麟進圍中山秋七月克之執苻鑒麟威聲大振留屯中山 秦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沖帥二州之眾以擊燕燕王垂遣寧朔將軍平規擊永永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戰於范陽敞兵敗規進據薊南 秦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眾七萬歸於長安 秦王堅聞慕容沖去長安浸近乃引兵歸遣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戍驪山拜平原公暉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以拒沖沖與暉戰於鄭西大破之堅又遣前將軍姜宇與少子河間公琳帥眾三萬拒沖於灞上琳宇皆敗死沖遂據阿房城 燕翟斌與秦長樂公丕通謀垂殺斌翟真奔邯鄲事見丁零叛燕 八月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燕王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退屯新城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且為討翟

垂解鄴圍

苻丕結翟真等秦勢復振

慕容隆擊破趙粟等冀州郡縣復從燕

劉庫仁欲救苻丕慕輿文慕輿

苻丕請救于謝元

真之計、丙寅夜、垂解圍趣新城、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　秦幽州刺史王永求救於振威將軍劉庫仁、庫仁遣其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之、破平規於薊南、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慕容麟相持　九月、慕容沖逼長安、秦王堅登城觀之曰、此虜何從出哉、大呼責沖曰、奴何苦來送死、沖曰、奴厭奴苦、欲取汝為代耳、沖少有寵於堅、堅遣使以錦袍稱詔遺之、沖遣詹事稱皇太弟令答之曰、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　冬十月、秦樂長公丕遣宦者冗從僕射清河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燕叛將翟真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與光祚期會襄國、是時燕軍疲弊、秦勢復振、冀州郡縣皆觀望成敗、趙郡人趙粟等起兵柏鄉以應興、燕王垂遣冠軍大將軍隆、龍驤將軍張崇將兵邀擊興、命驃騎大將軍農自清河引兵會之、隆與興戰於襄國、大破之、興走至廣陵、遇農、執之、光祚聞之、循西山走歸鄴、隆遂擊趙粟等、皆破之、冀州郡縣復從燕、　劉庫仁聞公孫希已破平規、欲大舉兵以救長樂公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屯繁畤、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輿虔之子常、時在庫仁所、知三郡兵不樂遠征、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駿馬、奔燕、公孫希之眾聞亂自潰、　秦長樂公丕遣光祚及參軍封孚召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以自救、蚝、騰以眾少不能赴、丕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歸於晉、丕未許、會謝玄遣龍驤將軍劉牢之等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軍於河北、丕遣將軍桑據屯黎陽以拒之、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請救於玄、致書稱欲假塗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

姚萇謀取關中

馮傑馮羽趙義馮苗請苟輔擊敗萇

慕容肅慕容暐謀結鮮卑為亂堅盡殺之

慕容柔慕容盛奔沖

謝元遣劉牢之等救

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鄴城達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喪敗如此長安阻絕存亡不可知屈節竭誠以求糧援猶懼不獲而公豪氣不除方設兩端事必無成宜正書為表許以王師之至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膺自以力能制丕乃改書而遣之　後秦王萇聞慕容沖攻長安會羣僚議進止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萇曰不然燕人因其眾有思歸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其長子興守北地使甯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眾攻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鈌其城角以恥之新平民望深以為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後秦王萇至新平新平太守南安苟輔欲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尚書郎趙義汶山太守馮苗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之州鎮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為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為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為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眾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　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慕容暐陰謀結鮮卑為亂十二月暐白堅以其子新昏請堅幸其家置酒欲伏兵殺之堅許之會天大雨不果往事覺堅召暐及肅肅曰事必洩矣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不如殺使者馳出既得出門大眾便集暐不從遂俱入堅曰吾相待何如而起此意暐飾辭以對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先殺肅乃殺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柔養於宦者宋牙家為牙子故得不坐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間得出犇慕容沖　燕王垂以秦長樂公丕猶據鄴不去乃更引兵圍鄴開其西走之路焦達見謝玄玄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兵達固陳丕款誠并述

沖即帝位 盛憂其難濟

萇擒苻珍 堅大破沖 而復敗

苻宏大破 高蓋

堅破沖復 引兵還 苻丕殺楊 膺姜讓 苻暉自殺 沖攻殺苻 方

韋謙奔秦 慕容永斬 苟池 堅遣楊定 擊破沖

楊膺之意、玄乃遣劉牢之滕恬之等帥衆二萬救鄴、丕告饑、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
十年春正月秦王堅朝饗羣臣、時長安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飼妻子、慕容沖即皇帝位
於阿房、改元更始、沖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
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驕汰已甚、殆難濟乎、 後秦王萇留諸將
攻新平、自引兵擊安定、擒秦安西將軍勃海公珍、嶺北諸將悉降之 甲寅秦王堅與西燕主
沖戰於仇班渠、大破之、乙卯、戰於雀桑、又破之、甲子戰於白渠、秦兵大敗、西燕兵圍秦王堅、殿
中將軍鄧邁等力戰卻之、堅乃得免、壬申沖遣尚書令高蓋夜襲長安、入其南城、左將軍竇衝、
前禁將軍李辯等擊破之、斬首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乙亥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
戰於成貳壁、大破之、斬首三萬 二月癸未秦王堅與西燕主沖戰於城西、大破之、追犇至阿
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恐為沖所掩、引兵還、 劉牢之至枋頭、楊膺姜讓謀泄、長樂公丕收殺
之、牢之聞之、盤桓不進、 秦平原悼公暉數為西燕主沖所敗、秦王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
擁大衆與白虜小兒戰而屢敗、何用生為、三月暉憤恚自殺、 西燕主沖攻秦高陽愍公方於
驪山、殺之、執秦尚書韋鍾、以其子謙為馮翊太守、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壘主邵安民等責謙
曰、君雍州望族、今乃從賊、與之為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於世乎、謙以告鍾、鍾自殺、謙來犇秦
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與西燕主沖戰於驪山、兵敗、西燕將軍慕容永斬苟池、俱石子犇
鄴、永廆弟運之孫、石子難之弟子也、秦王堅遣領軍將軍楊定擊沖、大破之、虜鮮卑萬餘人而
還、悉阬之 三月燕王垂圍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乃命撫軍大將軍麟屯信都、樂浪王溫屯中山、
召驃騎將軍農還鄴、於是遠近聞之、以燕為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邑、遣從事中郎眭邃近出、

慕容農不討睦遼

慕容溫擊破翟真

慕容農擊破苻丕

慕容垂擊破劉牢之

姚萇誘阬苟輔等兵

違期不還長史李攀言於農曰、遼目下參佐、敢欺罔不還、請回軍討之、農不應、敕備假板以遼為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凡補太守三人、長史二十餘人、退謂攀曰、君所見殊誤、當今豈可自相魚肉、俟吾北還、遼等自當迎於道左、君但觀之、樂浪王溫在中山、兵力甚弱、丁零四布、分據諸城、溫謂諸將曰、以吾之衆、攻則不足、守則有餘、驃騎撫軍首尾連兵、會須滅賊。但應聚糧厲兵以俟時耳。於是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郡縣壁壘爭送軍糧、倉庫充溢、翟真夜襲中山、溫擊破之、自是不敢復至、溫乃遣兵一萬運糧以餉垂、且營中山宮室、

劉牢之攻燕黎陽太守劉撫於孫就柵、燕王垂留慕容農守鄴圍、自引兵救之、秦長樂公丕聞之、出兵乘虛夜襲燕營、農擊敗之、劉牢之與垂戰不勝、退屯黎陽、垂復還鄴、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自新城北遁、牢之不告秦長樂公丕、即引兵追之、丕聞之、發兵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垂於董唐淵、垂曰、秦晉瓦合、相待為彊、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既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爭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秦長樂公丕帥衆就晉穀於枋頭、劉牢之入屯鄴城、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坐軍敗、徵還、燕秦相持經年、幽冀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垂禁民養蠶、以桑椹為軍糧、垂將北趣中山、以驃騎大將軍農為前驅、前所假授吏睦遼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李攀乃服農之智略、

新平糧竭矢盡、外救不至、後秦王萇使人謂苟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讎忠臣邪、卿但帥城中之人還長安、吾正欲得此城耳、輔以為然、帥民五千口出城、萇圍而阬之、男女無遺、獨馮傑子終得脫、奔長安、秦王堅追贈輔等官爵、皆謚曰節愍侯、以終為新平太守、

五月、西燕主沖攻

是赦等遣兵糧助堅多為西燕兵所殺
三輔民請兵攻慕容沖堅遣騎赴之多燒死
沖擒楊定
堅與張夫人及子詵女寶錦奔五將山
苻宏奔下辯權翼等奔後秦慕容沖入據長安
萇遣吳忠執堅幽之
楊壁無義其妻棄之而從宏
萇求傳國璽堅不許

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沖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有堡壁三十餘推平遠將軍趙敖為主相與結盟冒難遣兵糧助堅多為西燕兵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之義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徒相隨入虎口何益汝曹宜為國自愛畜糧厲兵以俟天時庶幾善不終否有時而泰也三輔之民為沖所畧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沖欲縱火為內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然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困於烏合之虜豈非天乎恐徒使諸卿坐自夷滅吾不忍也其人固請不已乃遣七百騎赴之沖營縱火者反為風火所燒其得免者什一二堅祭而哭之衛將軍楊定與沖戰於城西為沖所擒定秦之驍將也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天其或者欲導予出外汝善守城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遂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二女寶錦出奔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　六月秦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母妻宗室西奔下辯百官逃散司隸校尉權翼等數百人奔後秦西燕主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　秋七月秦王堅至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之秦兵皆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膳俄而忠至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辯南秦州刺史楊壁拒之壁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棄其夫從宏宏犇武都抵氐豪彊熙假道來犇詔處之江州長樂公丕帥眾至枋頭將歸鄴城龍驤將軍檀玄擊之玄兵敗丕復入鄴城　八月後秦王萇使求傳國璽於秦王堅曰萇次應歷數可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為禪代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萇叛賊何得為之堅與緯語問緯在朕朝何官緯

萇弑堅張夫人及詵皆自殺

苻丕知堅死遂即帝位

高蓋降於後秦

王兗為秦拒燕

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生平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辛丑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皆為之哀慟、萇欲隱其名、諡堅曰壯烈天王、

臣光曰、論者皆以為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獨以為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長樂公丕在鄴、將西赴長安、幽州刺史王永在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晉陽、王永留平州刺史苻沖守壺關、自帥騎一萬會丕於晉陽、丕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即皇帝位、追諡堅曰宣昭皇帝、廟號世祖、大赦、改元大安、　燕王垂以魯王和為南中郎將、鎮鄴、　九月秦主丕以張蚝為侍中司空、王永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王騰為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苻沖為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又以左長史楊輔為右僕射、右長史王亮為護軍將軍、立妃楊氏為皇后、子甯為皇太子、壽為長樂王、鏘為平原王、懿為渤海王、昶為濟北王、　秦尚書令魏昌公纂自關中犇晉陽、秦主丕拜纂太尉、封東海王、　冬十月西燕主沖遣尚書令高蓋帥眾五萬伐後秦、戰於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　苻定苻紹苻謨苻亮聞秦主丕即位、皆自河北遣使謝罪、中山太守王兗本新平氐也、固守博陵、為秦拒燕、十一月丕以兗為平州刺史、定為冀州牧、紹為冀州都督、謨為幽州牧、亮為幽平二州都督、並進爵郡公、左將軍竇衝據茲川、有眾數萬、與秦州

張猗叛應慕容麟王兗死義

慕容垂即帝位

韓延攻殺慕容沖立段隨為燕王　慕容恒慕容永殺段隨立慕容顗為燕王慕容韜誘殺顗慕容永攻敗之殺瑤而立忠

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壁衛將軍楊定皆自隴右遣使邀丕共擊後秦丕以定為雍州牧衡為梁州牧加統鎮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壁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　慕容麟攻王兗於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眾以應麟兗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自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切之功則可矣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兗及苻鑑殺之昌黎太守宋敞帥烏桓索頭之眾救兗不及而還秦主丕以敞為平州刺史　十二月燕王垂北如中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招流散實倉廩外給軍糧內營宮室雖蕭何之功何以加之丙申垂始定都中山　秦苻定據信都以拒燕燕王垂以從弟北地王精為冀州刺史將兵攻之

十一年春正月燕王垂即皇帝位　後秦王萇如安定　秦益州牧王廣自隴右引兵攻河州牧毛興於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衛平帥其宗人二千七百夜襲廣大破之二月秦州牧王統遣兵助廣攻興興嬰城自守　燕大赦改元建興置公卿尚書百官繕宗廟社稷　西燕主沖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彊不敢東歸課農築室為久安之計鮮卑咸怨之左將軍韓延因眾心不悅攻沖殺之立沖將段隨為燕王改元昌平　三月西燕左僕射慕容恒尚書慕容永襲段隨殺之立宜都王子顗為燕王改元建明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而東恒弟護軍將軍韜誘顗殺之於臨晉恒怒捨韜去永與武衛將軍刁雲帥眾攻韜韜敗奔恒營恒立西燕主沖之子瑤為帝改元建平謚沖曰威皇帝眾皆去瑤奔永永執瑤殺之立慕容泓子忠為帝改元建武忠以永為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永持法寬平鮮卑安之至聞喜聞燕主垂已稱尊

姚萇即帝位

刁雲等殺慕容忠推永為王稱藩於燕

苻定等降垂

王永傳檄四方共討姚萇慕容垂姜延等應之

號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　鮮卑既東長安空虛前榮陽太守高陵趙穀等招杏城盧水胡郝奴帥户四千入於長安渭北皆應之以穀為丞相扶風王驎有衆數千保據馬嵬奴遣弟多攻之夏四月後秦王萇自安定伐之驎奔漢中萇執多而進奴懼請降拜鎮北將軍六谷大都督　毛興襲擊王廣敗之廣奔秦州隴西鮮卑匹蘭執廣送於後秦興復欲攻王統於上邽枹罕諸氐皆厭苦兵事乃共殺興推衛平為河州刺史遣使請命於秦　秦大赦以衛平為撫軍將軍河州刺史使者沒於後秦不能達　後秦王萇即皇帝位於長安大赦改元建初國號大秦追尊其父弋仲為景元皇帝立妻蛇氏為皇后子興為太子置百官萇與羣臣宴酒酣言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為君臣得無恥乎趙遷曰天不恥以陛下為子臣等何恥為臣萇大笑　六月西燕刁雲等殺西燕主忠推慕容永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於燕　燕主垂遣太原王楷趙王麟陳留王紹章武王宙攻秦苻定苻紹苻謨苻亮等楷先以書與之為陳禍福定等皆降垂封定等為侯曰以酬秦主之德　秦主丕以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王永為左丞相太尉東海王纂為大司馬司空張蚝為太尉尚書令咸陽徐義為司空司隸校尉王騰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永傳檄四方公侯牧守壘主民豪共討姚萇慕容垂令各帥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於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將軍高平牧官都尉扶風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詣秦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將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衡為首尾以擊後秦丕以景為京兆尹景羌之子也　後秦王萇徙安定五千餘户於長安　秋七月秦平涼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沒弈干與後秦左將軍姚方成戰

姚萇擊破
金熙沒奕
干
啖青與諸
氏失立苻
登

王統降於
後秦
苻丕為慕
容永所敗
王永俱石
子俱死
馮該殺苻
丕

於孫丘谷、方成兵敗、後秦王萇以其弟征虜將軍緒為司隸校尉、鎮長安、自將至安定、擊熙等、大破之、金熙本東胡之種、沒弈干鮮卑多蘭部帥也、　枹罕諸氏以衛平衰老、難與成功、議廢之、而憚其宗彊、累日不決、氏啖青謂諸將曰、大事宜時定、不然變生、諸君但請衛公為會、觀我所為、會七夕大宴、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吾曹休戚同之、非賢主不可以濟大事、衛公老、宜返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有不同者即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異己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衆五萬東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於秦、登秦主丕之族子也、　八月秦主丕以苻登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州牧都督、皆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為右丞相、留王騰守晉陽、右僕射楊輔戍壺關、帥衆四萬進屯平陽、　初後秦王萇之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萇起兵、自稱征西將軍、聚衆於冀城以應之、以兄孫詳為安遠將軍、據隴城、從孫訓為安西將軍、據南安之赤亭、與秦秦州刺史王統相持、萇自安定引兵會碩德攻統、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戶、秦略陽太守王皮降之、　九月王統以秦州降於後秦、後秦王萇以姚碩德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秦州刺史、鎮上邽、　冬十月西燕慕容永遣使詣秦王丕求假道東歸、丕弗許、與永戰於襄陵、秦兵大敗、左丞相王永衛大將軍俱石子皆死、初東海王纂自長安來、麾下壯士三千餘人、丕忌之、既敗、懼為纂所殺、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揚威將軍馮該自陝邀擊之、殺丕、執其太子寍長樂王壽送建康、詔赦不誅、以付苻宏、纂與其弟尚書永平侯師師奴帥秦衆數萬走據杏城、其餘王公百官皆沒於永、永遂進據長子、即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秦后楊氏為上夫人、楊氏引劍刺永、為永所

慕容永即帝位秦楊后死節
苻登啖青大破姚萇
苻登即帝位
慕容柔慕容盛慕容會亡歸燕
苻登擊後秦徐嵩胡空降登
登立毛妃為后
苻纂怒登自立王旅諫乃受命

殺、　後秦王萇還安定、　秦南安王登旣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姚碩德於秦州、後秦主萇自往救之、登與萇戰於胡奴阜、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將軍啖青射萇中之、萇創重走保上邽、姚碩德代之統衆、　十一月秦尚書寇遺奉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南安、南安王登發喪行服、謚秦王丕曰哀平皇帝、登議立懿為主、衆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今三虜窺覦、宜立長君、非大王不可、登乃為壇於隴東、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初、置百官、　慕容柔慕容盛及盛弟會皆在長子、盛謂柔會曰、主上已中興幽冀、東西未壹、吾屬居嫌疑之地、為智為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為坐待魚肉也、遂相與亡歸燕、後歲餘、西燕主永悉誅燕主儁及燕主垂之子孫男女無遺、　十二月秦主登立世祖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軿、建黃旗青蓋、以虎賁三百人衛之、凡所欲為、必啓主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鉾鎧為死休字、每戰、以劍矟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結壘自固、既而受後秦官爵、後秦王萇以王禮葬秦主堅於二壘之間、及登至、嵩空以衆降之、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尹、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十二年春正月秦王登立妃毛氏為皇后、勃海王懿為太弟、后、興之女也、遣使拜東海王纂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司馬、封魯王、纂弟師奴為撫軍大將軍幷州牧、封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勃海王、先帝之子也、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立乎、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今寇虜未滅、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敵也、纂乃受命、於是盧水胡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皆附於纂、有衆十餘萬、　後秦王萇徙秦州豪傑十萬戶於安定、三

楊定苻纂大敗姚碩德

苻師奴殺兄纂蘭櫝與子絕

苻師奴爲姚萇所敗七犇鮮卑

姚萇禽蘭櫝

徐嵩死義

月秦王登以竇衝爲南秦州牧楊定爲益州牧楊璧爲司空梁州牧　夏四月後秦征西將軍姚碩德爲楊定所逼退守涇陽定與秦魯王纂共攻之戰於涇陽碩德大敗後秦王萇自陰密救之纂退屯敷陸　燕王垂自碻磝還中山慕容柔慕容盛慕容會來自長子庚辰垂爲之大赦垂問盛長子人情如何爲可取乎盛曰西軍擾擾人有東歸之志陛下唯當修仁政以俟之耳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父也垂悅癸未封柔爲陽平王盛爲長樂公會爲清河公　秋七月秦王登軍於瓦亭後秦王萇攻彭沛穀堡拔之穀犇杏城萇還陰密以太子興鎮長安　八月秦馮翊太守蘭櫝帥衆二萬自頻陽入和甯與魯王纂謀攻長安纂弟師奴勸纂稱尊號纂不從師奴殺纂而代之櫝遂與師奴絕西燕主永攻櫝櫝遣使請救於秦後秦王萇欲自救之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曰苻登近在瓦亭將乘虛襲吾後萇曰苻登衆盛非旦夕可制登遲重少決必不能輕軍深入比兩月間吾必破賊而返登雖至無能爲也九月萇軍於泥源師奴逆戰大敗亡犇鮮卑後秦盡收其衆屠各董成等皆降　秦主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者十餘萬　後秦王萇進擊西燕主永於河西永走蘭櫝復列兵拒守萇攻之十二月禽櫝遂如杏城　後秦姚方成攻秦雍州刺史徐嵩壘拔之執嵩而數之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苻黃眉欲斬之先帝止之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爲大逆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悉阬其士卒以妻子賞軍後秦王萇掘秦王堅尸鞭撻無數剝衣倮形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十三年春二月秦王登軍朝那後秦王萇軍武都　秋七月秦後秦自春相持屢戰互有勝負至是各解歸關西豪傑以後秦久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八月秦王登立子崇爲皇太子　冬

苻登數敗姚萇姚崇

姚萇襲殺苻弁苻尚毛后死節

楊定斬姚常執邢奴奴

十月後秦王萇還安定秦王登就食新平帥衆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萇命營中哭以應之登乃退

十四年春正月後秦王萇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神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臣兄襄敕臣復讎新平之禍臣行襄之命非臣罪也苻登陛下疎屬猶欲復讎况臣敢忘其兄乎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臣敢違之今為陛下立像陛下勿追計臣過也秦王登升樓遥謂萇曰為臣弒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弒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久之以戰未有利軍中每夜數驚乃斬像首以送秦　夏五月後秦王萇與秦王登戰數敗乃遣中軍將軍姚崇襲大界登邀擊之於安丘又敗之　秋七月秦王登攻後秦右將軍吳忠等於平涼克之八月登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諸將勸後秦王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秦輜重於大界克之殺毛后及南安王弁北海王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還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後秦兵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帥壯士數百人力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為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先已殺天子今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萇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收餘衆屯胡空堡萇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於陰密遣其弟征南將軍靖鎮之　秦王登之東也後秦王萇使姚碩德置秦州守宰以從弟常戍隴城邢奴戍冀城姚詳戍略陽楊定攻隴冀克之斬常執邢奴詳棄略陽犇陰密定自稱秦州牧隴西王秦因其所稱而授之　冬十月秦王登以竇衝為大司馬都督隴東諸軍事雍州牧楊定為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楊壁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南秦益

苻登將信萇誘雷惡地止之

郭質起兵討姚萇

登擊斬吳忠

二州牧約與共攻後秦又約監河西諸軍事并州刺史楊政都督河東諸軍事冀州刺史楊楷各帥其衆會長安政楷皆河東人秦王丕既敗政楷收集流民數萬户政據河西楷據湖陜之間遣使請命於秦登因而授之　十二月後秦王萇使其東門將軍任瓮詐遣使招秦王登許開門納之登將從之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聞之馳騎見登曰姚萇多詐不可信也登乃止萇聞惡地詣登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以惡地勇略過人陰憚之惡地懼降於後秦萇以惡地為鎮軍將軍

十五年春正月西燕王永引兵向洛陽朱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之　三月後秦王萇攻秦扶風太守齊益男於新羅堡克之益男走秦王登攻後秦天水太守張業生於隴東萇救之登引去　秋七月馮翊人郭質起兵於廣鄉以應秦移檄三輔曰姚萇凶虐毒被神人吾屬世蒙先帝堯舜之仁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孫也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於是三輔壁壘皆應之獨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附於後秦秦以質為馮翊太守後秦以曜為豫州刺史　冬十二月郭質及苟曜戰於鄭東質敗奔洛陽

十六年春三月秦主登自雍攻後秦安東將軍金榮於范氏堡克之遂渡渭水攻京兆太守韋範於段氏堡不克進據曲牢　夏四月燕蘭汗破賀染干於牛都苟曜有衆一萬密召秦王登許為內應登自曲牢向繁川軍於馬頭原五月後秦王萇引兵逆戰登擊破之斬其右將軍吳忠萇收衆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失利而更前逼賊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此必苟曜豎子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交之未合急擊之以敗散其事耳遂進戰大破之登退屯於郿　秦兗州刺史強金槌據

姚萇命子興殺苟曜

姚方成說姚興殺王統王廣苻眉徐成毛盛

新平降後秦、以其子逵為質、後秦王萇將數百騎入金槌營、羣下諫之、萇曰、金槌既去、苻登又欲圖我、將安所歸乎、且彼初來款附、宜推心以結之、奈何復以不信疑之乎、既而羣氐欲取萇金槌不從、　秋七月秦王登攻新平、後秦王萇救之、登引去、　冬十二月秦王登攻安定、後秦王萇如陰密以拒之、謂太子興曰、苟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見興於長安、興使尹緯讓而誅之、萇敗登於安定城東、登退據路承堡、萇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温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儁三也、董帥大衆、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羣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羣臣咸稱萬歲、

十七年春三月後秦王萇寢疾、命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將軍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敵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為人患、宜盡除之、興從之、殺王統王廣苻眉徐成毛盛、萇怒曰、王統兄弟、吾之州里、實無他志、徐成等皆前朝名將、吾方用之、奈何輒殺之、　秋七月秦王登聞後秦王萇疾病、大喜、告祠世祖神主、大赦、百官進位二等、秣馬厲兵、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萇疾小瘳、出兵拒之、登引兵出營、將逆戰、萇遣安南將軍姚熙隆別攻秦營、登懼而還、萇夜引兵旁出以躡其後、旦而候騎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為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登遂還雍、長亦還安定、　巴蜀人在關中者、皆叛後秦、據弘農以附秦、秦王登以竇衡為左丞相、衡徙屯華陰、郗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河南太守楊佺期帥衆軍湖城、擊衡走之、

竇衝自稱秦王　尹緯請姚萇使興擊苻登　慕容德請垂伐永　萇死召姚文等輔興　或說姚碩德奔秦州不從

十八年夏五月秦左丞相竇衝矜才尚人自請封天水王秦王登不許六月衝自稱秦王改元元光　秋七月秦王登攻竇衝於野人堡衝求救於後秦尹緯言於後秦王萇曰太子仁厚之稱著於遠近而英略未著請使擊苻登以著之萇從之太子興將兵攻胡空堡登解衝圍以赴之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萇使興還鎮長安　冬十月後秦王萇疾甚還長安　燕主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永未有釁我連年征討士卒疲弊未可也范陽王德曰永既國之枝葉又僭舉位號惑民視聽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士卒雖疲庸得已乎垂曰司徒意正與吾同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也遂戒嚴十一月垂發中山步騎七萬遣鎮西將軍丹陽王瓚龍驤將軍張崇出井陘攻西燕武鄉公友於晉陽征東將軍平規攻鎮東將軍段平於沙亭西燕主永遣其尚書令刁雲車騎將軍慕容鍾帥眾五萬守潞川友永之弟也十二月垂至鄴　己亥後秦王萇召太尉姚旻僕射尹緯姚晃將軍姚大目尚書狄伯支入禁中受遺詔輔政萇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姚晃垂涕問取苻登之策萇曰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辦奚所復請庚子萇卒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或謂碩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最彊今易世之際必為朝廷所疑不如且犇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他慮今苻登未滅而骨肉相攻是自亡也吾有死而已終不為也遂往見興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為長史狄伯支為司馬帥眾伐秦

十九年春正月秦王登聞後秦王萇卒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杖笞之耳乃大赦盡眾而東留司徒安成王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　二月燕主垂留清河公會鎮鄴發司冀青兖兵遣太原

尹緯大敗秦兵苻登犇平涼

垂大破永姚興發喪即位垂圍長子永欲犇後秦蘭英止之興殺苻登李后賜姚晃

王楷出滏口、遼西王農出壺關、垂自出沙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趣、軍各就頓、西燕王永聞之、嚴兵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鎮東將軍王次多右將軍勒馬駒帥衆萬餘人戍之、

夏四月秦王登自六陌趣廢橋後秦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拒之、太子興遣尹緯將兵救詳、緯據廢橋以待秦、秦兵爭水不能得、渴死者什二三、因急攻緯、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苻登窮寇宜持重以挫之、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以禽敵大事去矣、遂與秦戰、秦兵大敗、其夜秦衆潰、登單騎犇雍、太子崇及安成王廣聞敗、皆棄城走、登至無所歸、乃犇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

燕主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西燕主永怪之、以為太行道寬、疑垂欲詭道取之、乃悉斂諸軍屯軹關、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甲戌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五月乙酉燕軍至臺壁、永遣從兄太尉大逸豆歸救之、平規擊破之、小逸豆歸出戰、遼西王農又擊破之、斬勒馬駒、禽王次多、遂圍臺壁、召太行軍還、自將精兵五萬以拒之、刁雲慕容鍾震怖、帥衆降燕、永誅其妻子、己亥垂陳於臺壁南、遣驍騎將軍慕容國伏千騎於澗下、庚子與永合戰、垂偽退、永衆追之、行數里、國騎從澗中出、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斬首八千餘級、永走歸長子、晉陽守將聞之、棄城走、丹陽王瓚等進取晉陽、

五月後秦太子興始發喪、即皇帝位於槐里、大赦、改元皇初、遂如安定、謚後秦王萇曰武昭皇帝、廟號太祖

六月燕主垂進軍圍長子、西燕主永欲犇後秦、侍中蘭英曰、昔石虎伐龍都、太祖堅守不去、卒成大燕之基、今垂七十老翁、厭苦兵革、終不能頓兵連歲以攻我也、但當城守以疲之、永從之、

秦王登遣其子汝陰王宗為質於河南王乾歸以請救、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為梁王后、乾歸遣前軍將軍乞伏益州等帥騎一萬救之、秋七月登引兵出迎乾歸兵、後秦王興自安定如

苻崇即帝位

郗恢請兩存垂永

燕人斬永及刁雲大逸豆歸等乞伏乾歸逐苻崇

翟瑥擊殺軻彈益州詰歸破楊定苻崇乾歸盡有隴西也苻宣奔楊盛

涇陽、與登戰於山南、執登殺之、悉歸其部衆、使歸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以李后賜姚晃
益州等聞之、引兵還秦、太子崇犇湟中、即帝位、改元延初、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　八月西
燕主永困急、遣其子常山公弘等求救於雍州刺史郗恢、并獻玉璽一紐、恢上書言垂若并永
為患益深、不如兩存之、可以乘機雙斃、帝以為然、詔青兗二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救之、
楷亮之孫也、永恐晉兵不出、又遣其太子亮來為質、平規追亮及於高都、獲之、永又告急於魏、
魏王珪遣陳留公虔將軍庾岳帥騎五萬東渡河、屯秀容以救之、晉魏兵皆未至、大逸豆歸部
將伐勒等開門納燕兵、燕人執永斬之、并斬其公卿大將刁雲大逸豆歸等三十餘人、得永所
統八郡七萬餘戶、及秦乘輿服御妓樂珍寶甚衆、九月垂自長子如鄴、　冬十月秦　王崇為梁
王乾歸所逐、犇隴西王楊定、定留司馬邵彊守秦州、帥衆二萬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
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益州與定戰、敗於平州、軻彈詰歸皆引退、軻
彈司馬翟瑥奮劍怒曰、主上以雄武開基、所向無敵、威振秦蜀、將軍以宗室居元帥之任、當竭
力致命、以佐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全、奈何望風退衄、將何面以見主上乎、瑥雖無任、獨不
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軻彈謝曰、向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果能若是、吾敢愛死、乃帥騎進戰、益州
詰歸亦勒兵繼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定無子、其叔
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為武王、仍遣使來稱藩、秦太
子宣犇盛、盛分氐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
　張溥曰、慕容垂皝之第五子也、以功名為燕主暐所忌懼、而犇秦、苻堅重禮之、後即背堅
　攻秦自稱燕王、姚萇者弋仲第二十四子、少隨兄襄征伐、三原之戰、苻堅殺襄、萇率諸弟

降於苻生堅用為將累有大功卒謀叛自立國號後秦弑堅於新林佛寺夫垂之負德甚於萇萇之逆節倍於垂兩人者皆所謂畜水覆舟養獸反害也然苻堅雄主平燕定蜀擒代吞涼五胡之盛莫與比烈使善守其國無怒晉而喪師垂萇雖豪終身臣服惡能動哉堅謀伐晉愛妻少子皆知其敗勸行者獨慕容垂姚萇與良家子耳苻融言鮮卑羌虜國之仇敵常思風塵以逞志良家少年不閑軍旅苟為諂諛會主之意其論利害審矣堅終不聽進銳而驕謝玄兵渡肥水戎騎百萬須臾靡潰視曹操赤壁昭烈猇亭禍更不支兵多易敗堅實涉之慕容氏居秦久英雄連袂志圖恢復恨無其便堅敗淮南垂一軍獨全堅千騎來赴慕容寶等勸垂殺之復燕易於反掌垂謝不忍其時猶感恩知己俟釁他日也丁零翟斌兵起堅命垂往討資寇以兵安能無變於是慕容泓起於華陰慕容沖起於平陽咸與秦敵皆垂所召獨姚萇從苻叡出擊泓諫其輕敵叡不從敗死堅斬萇使萇懼亦反執堅於五將山幽於別室遂縊之彼為討慕容而出慕容未嘗弑君彼先為之何以謝秦人乎蓋慕容垂志復燕者也姚萇志滅秦者也復燕者返其侵地完其故疆燕秦並存可也滅秦者以下弑上勢不盡不止矣慕容沖攻長安堅尚可背城力戰忽惑讖書逃奔五將時所慮者惟燕與西燕不虞後秦執之以歸也堅窮困亡命執於燕執於後秦等死耳然燕執之堅與分地而盟尚可無死後秦執之欲為夫差釋句踐其能乎堅不遇垂而遇萇堅誠不幸然垂得萇而有復國之實無弑主之名堅之不幸未始非垂之幸也萇既弑堅秦雠後秦深於兩燕自是萇日戰於君臣垂日戰於宗族姚興殺苻登而後秦始與垂殺慕容永而燕始大究之萇死一年秦方滅西燕滅一年垂即死兩人年逼衰老覆

人國祀。彼日暮途窮倒行逆施者。亦可畏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六

翟斌叛秦慕容鳳等歸之

斌奉慕容垂為盟主慕容寶請誅斌垂不從

斌怒垂不與尚書令遂謀叛垂殺之

翟真欲應苻丕寶隆擊走之慕容楷不聽農言敗於翟真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七

丁零叛燕

晉孝武帝太元八年丁零翟斌起兵叛秦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各帥部曲歸之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後徙中國

九年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為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斌帥其衆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至滎陽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以翟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事見慕容叛秦復燕燕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貳心太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為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憚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為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驃騎大將軍農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驕必為國患垂曰驕則速敗焉能為患彼有大功當聽其自斃耳禮遇彌重斌諷丁零及其黨請斌為尚書令垂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遽置耳斌怒密與前秦長樂公丕通謀使丁零決隄潰水事覺垂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赦之斌兄子真夜將營衆北奔邯鄲引兵還向鄴圍欲與丕內外相應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真還走邯鄲太原王楷陳留王紹言於垂曰丁零非有大志但寵過為亂耳今急之則屯聚爲寇緩之則自散散而擊之無不克矣垂從之　秋八月翟真自邯鄲北走燕王垂遣太原王楷驃騎大將軍農帥騎追之甲寅及於下邑楷欲戰農曰士卒饑倦且視賊營不見丁壯殆有他伏楷不從進戰燕兵大敗眞北趨中山屯於承營　冬十月翟眞在承營與公

慕容麟慕容農破走翟遼

慕容農使慕容國攻走翟真

鮮于乞殺真自立營人復殺乞立成

鮮于得斬成出降

翟遼執滕恬之據黎陽

張願叛降翟遼

朱序擊走翟遼翟釗

翟暢叛降翟遼

慕容垂攻遼遼降

慕容宙慕容寶擊走賀紀翟遙

孫希宋敞遙相首尾、　十一月燕慕容農自信都西擊丁零翟遼於魯口、破之、遼退屯無極、農屯藁城以逼之、遼眞之從兄也、　十二月燕慕容麟慕容農合兵襲翟遼大破之、遼單騎犇翟眞、

十年春二月慕容農引兵會慕容麟於中山、與共攻翟眞、麟農先帥數千騎至承營、觀察形勢、翟眞望見陳兵而出、諸將欲退農曰丁零非不勁勇、而翟眞懦弱、今簡精銳望眞所在而衝之、眞走、衆必散矣、乃邀門而蹙之、可盡殺也、使驍騎將軍慕容國帥百餘騎衝之、眞走、其衆爭門、自相蹈藉、死者大半、遂拔承營外郭、　夏四月翟真自承營徙屯行唐、眞司馬鮮于乞殺眞及諸翟、自立為趙王、營人共殺乞、立眞從弟成為主、其衆多降於燕、　閏五月庚戌燕王垂至常山、圍翟成於行唐、命帶方王佐鎮龍城、　秋七月癸酉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出降、垂屠行唐、盡阬成衆、

十一年鮮于乞之殺翟眞也、翟遼犇黎陽黎陽太守滕恬之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姦惠以收衆心、恬之南攻鹿鳴城、遼於後閉門拒之、恬之東犇鄄城、遼追執之、遂據黎陽、豫州刺史朱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　春三月、泰山太守張願以郡叛降翟遼、　秋八月、翟遼寇譙、朱序擊走之、

十二年春正月翟遼遣其子釗寇陳潁、朱序遣將軍秦膺擊走之、　夏四月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遠以郡降翟遼、燕王垂謂諸將曰、遼以一城之衆、反覆二國之間、不可不討、五月以章武王宙監中外諸軍事、輔太子寶守中山、垂自帥諸將南攻遼、以太原王楷為前鋒都督、遼衆皆燕趙之人聞楷至皆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相帥歸之、遼懼遣使請降、垂以遼為徐州牧、

翟遼復叛
燕翟遼謝罪
垂絶之遼
自稱魏天
王
翟遼遣故
堤詐降以
殺慕容溫

劉牢之擊
釗敗遼張
願來降
遼死釗立
釗攻燕慕
容農卻之
垂引兵擊
釗
張騰勸慕
容永救釗
永不從

封河南公前至黎陽受降而還井陘人賈鮑招引北山丁零翟遼等五千餘人夜襲中山陷其外郭章武王宙以奇兵出其外太子寶鼓譟於內合擊大破之盡俘其衆惟遼鮑單馬走免

冬十月翟遼復叛燕遣兵與王祖張申寇抄清河平原

十三年春二月翟遼遣司馬眭瓊詣燕謝罪燕王垂以其數反覆斬瓊以絶之遼乃自稱魏天王改元建光置百官　夏五月翟遼徙屯滑臺

十四年夏四月翟遼寇滎陽執太守張卓　冬十月燕樂浪悼王溫爲冀州刺史翟遼遣丁零故堤詐降於溫爲溫帳下乙酉刺溫殺之并其長史司馬驅帥守兵二百户奔西燕燕遼西王農邀擊於襄國盡獲之惟堤走免

十五年秋八月劉牢之擊翟釗於鄄城釗走河北又敗翟遼於滑臺張願來降

十六年冬十月翟遼卒子釗代立改元定鼎攻燕鄴城燕遼西王農却之

十七年春二月壬寅燕王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平原翟釗遣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壘三月垂引兵南擊釗　燕王垂進逼蘇康壘夏四月翟都南走滑臺翟釗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永謀於羣臣尚書郎渤海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承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垂彊釗弱何弊之承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趣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　六月燕王垂軍黎陽臨河欲濟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爲牛皮船百餘艘僞列兵伏泝流而上釗亟引兵趣西津垂潛遣中壘將軍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於河南比明而營成釗聞之亟還攻鎮等營垂命鎮等堅壁勿戰釗兵往來疲暍攻營不能拔將引去鎮等

釗奔永封東郡王後謀反永殺之

垂用郝晷崔逞等

四王嚴憚崔蔭

引兵出戰驃騎將軍農自西津濟與鎮等夾擊大破之釗走還滑臺將妻子收遺衆北濟河登白鹿山憑險自守燕兵不得進農曰釗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留騎候之釗果下山還兵掩擊盡獲其衆釗單騎犇長子西燕主永以釗為車騎大將軍兗州牧封東郡王歲餘釗謀反永殺之初郝晷崔逞及清河崔宏新興張卓遼東夔騰陽平路纂皆仕於秦避秦亂來犇詔以為冀州諸郡各將部曲營於河南既而受翟氏官爵翟氏敗皆降於燕燕主垂各隨其材而用之釗所統七郡三萬餘户皆按堵如故以章武王宙為兗豫二州刺史鎮滑臺徙徐州民七千餘户於黎陽以彭城王脫為徐州刺史鎮黎陽脫垂之弟子也垂以崔蔭為宙司馬初陳留王紹為鎮南將軍太原王楷為征西將軍樂浪王温為征東將軍垂皆以蔭為之佐蔭才幹明敏彊正善規諫四王皆嚴憚之及至簡刑法輕賦役流民歸之户口滋息秋七月垂如鄴以太原王楷為冀州牧右光禄大夫餘蔚為左僕射

張溥曰苻堅之敗於淝水而歸慕容垂也孰之止一夫力耳慕容寶勸垂早圖垂弗聽也昔項王破走彭越拔滎陽烹周苛殺樅公虜韓王信遂圍成皐漢高急而逃獨與滕公載北渡河馳韓信修武壁將其軍乃復振令韓信是時取漢高無異几上肉顧不忍反資以兵漢竟有天下信則族誅今苻堅困敗赴垂生死惟命垂感微恩以兵授之獨不慮堅為漢高乎堅比至洛陽衆十餘萬垂請奉詔書鎮慰北部權翼止堅勿許堅竟縱之翼遣壯士邀於河橋垂結草筏易衣馬始免設一失計身死不暇安能脫絛籠振絶業哉丁零翟斌者秦之衛軍從事中郎也反於河南堅檄書使垂討之垂即斬吏燒亭襲殺苻飛龍與斌合前者堅就垂而垂舍之今者垂離堅而即與堅敵釋掌握之易尋鋒矢之難等叛耳

拓跋力微部衆浸盛

不順取而逆行何心乎抑英雄舉事不乘人險兵交在下無居首名前之縱堅所以明義後之從斌叛則有辭觀垂上表論列稱堅單馬來奔奉衛非貳符丕符暉譏忌見逼丁零夷夏推為盟主令終不遂泣望西京知其心慚倍德亦不樂以畔人自處也斌恃功驕縱潛謀叛垂事洩受誅後翟眞翟成翟遼翟釗等反覆攜離雖敗死繼告垂亦苦兵釗奔慕容永戰爭始息後釗復謀反永殺之丁零種衰且盡矣夫堅不忍殺垂國家立覆垂不忍殺斌用兵日疲豈垂之智計反不及其子寶哉羣叛相聚勢必爭雄大為楚漢小為張陳未聞有始終無釁者也王莽篡漢宗室舉義南陽下江附劉縯新市平林附劉玄謀出同族雖猶貿首何責於鮮卑丁零乎斌始叛秦慕容鳳等歸之勸其奉垂卒滅翟氏者慕容氏愚者斌也然垂起兵復燕慕容泓慕容沖應之燕將殺泓立沖稱西燕段隨弒沖隨誅忠立忠復被殺而永立永自帝垂及手殺之一燕也而魚肉若此斌又不足道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七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八

拓跋興魏

魏元皇帝景元二年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因留為質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始彊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焜氏分統部衆為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遂居匈奴故地詰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部衆浸盛諸部皆畏服之

晉武帝泰始三年遣鮮卑拓跋沙漠汗歸其國

衛瓘以計間務桓力微

拓跋祿官分國為三部

猗盧善用兵衛操衛雄箕澹說猗㐌猗盧招納晉人

猗㐌猗盧擊破劉淵

咸寧元年夏六月鮮卑拓跋力微復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將還幽州刺史衛瓘表請留之又密以金賂其諸部大人離間之

三年冬十二月衛瓘遣拓跋沙漠汗歸國自沙漠汗入質力微可汗諸子在側者多有寵及沙漠汗歸諸部大人共譖而殺之既而力微疾篤烏桓王庫賢親近用事受衛瓘賂欲擾動諸部乃礪斧於庭謂諸大人曰可汗恨汝曹讒殺太子欲盡收汝曹長子殺之諸大人懼皆散走力微以憂卒時年一百四子悉鹿立其國遂衰初幽并二州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為邊患衛瓘密以計間之務桓降而力微死朝廷嘉瓘功封其弟為亭侯

太康七年鮮卑拓跋悉鹿卒弟綽立

惠帝元康三年夏六月拓跋綽卒子弗立

四年拓跋弗卒叔父祿官立

五年冬十二月拓跋祿官分其國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使兄沙漠汗之子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㐌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破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拓跋氏說猗㐌猗盧招納晉人猗㐌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衆

七年秋九月拓跋猗㐌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積五歲降附者三十餘國

永興元年秋七月東嬴公騰乞師於拓跋猗㐌以擊劉淵猗㐌與弟猗盧合兵擊淵於西河破之與騰盟於汾東而還

二年夏六月漢王淵攻東嬴公騰騰復乞師於拓跋猗㐌衛操勸猗㐌助之猗㐌帥輕騎數千

猗㐌斬綦毋豚

劉琨與猗盧結為兄弟

猗盧得陘北之地益盛

猗盧救劉琨擊走靳沖等

猗盧破劉粲等

猗盧與莫含參大計

救騰斬漢將綦毋豚詔假猗㐌大單于加操右將軍甲申猗㐌卒子普根代立

懷帝永嘉元年拓跋祿官立弟猗盧總攝三部

四年冬十月劉琨之討劉虎白部也遣使卑辭厚禮說鮮卑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屠其營琨與猗盧結為兄弟表猗盧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代公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陘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為援乃徙樓煩馬邑陰館繁畤崞五縣民於陘南以其地與猗盧由是猗盧益盛

五年劉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猗盧遣其子六脩將兵助琨戍新興事見石勒寇河朔

六年漢靳沖等攻劉琨於晉陽猗盧遣兵救琨擊走之　劉粲等復攻晉陽拔之猗盧自將破粲等琨復入晉陽事並見西晉之亂

愍帝建興元年代公猗盧城盛樂以為北都治故平城為南都又作新平城於㶟水之陽使右賢王六脩鎮之統領南部

三年春二月詔進拓跋猗盧爵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猗盧請并州從事鴈門莫含於劉琨琨遣之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為質而奉之者庶幾為朝廷雪大恥也若欲為忠臣奈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往事代王為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賴也含遂行猗盧甚重之常與參大計猗盧用法嚴國人犯法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

四年　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為嗣使長子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駿

猗盧愛比延長子六脩殺之拓跋普根滅六脩而自立衛雄箕澹帥衆歸琨

鬱律雄於北方

猗㐌妻惟氏殺鬱律立賀傉王氏匿免什翼犍

翳槐立為代王紇那奔宇文部

馬、日行五百里、猗盧奪之、以與比延、六脩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脩不從、猗盧乃坐比延於其步輦、使人導從出遊、六脩望見、以為猗盧、伏謁路左、至乃比延、六脩慚怒而去、猗盧召之不至、大怒、帥衆討之、為六脩所敗、猗盧微服逃民間、有賤婦人識之、遂為六脩所弒、拓跋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赴、攻六脩、滅之、普根代立、國中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滅、左將軍衛雄信義將軍箕澹久佐猗盧、為衆所附、謀歸劉琨、乃言於衆曰、聞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殺之、將奈何、晉人及烏桓皆驚懼曰、死生隨二將軍、乃與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於琨、琨大喜、親詣平城撫納之、琨兵由是復振、　夏四月普根卒、其子始生、普根母惟氏立之、

十二月拓跋普根之子又卒、國人立其從父鬱律、

元帝大興元年夏六月劉虎自朔方侵拓跋鬱律西部、秋七月鬱律擊虎大破之、虎走出塞、從弟路孤帥其部落降於鬱律、於是鬱律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士馬精彊、雄於北方、

四年十二月拓跋猗㐌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利於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其子賀傉、大人死者數十人、鬱律之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惟氏專制國政、遣使聘後趙、後趙人謂之女國使、

明帝太寧二年代王賀傉始親國政、以諸部多未服、乃築城於東木根山、徙居之、

三年十二月代王賀傉卒、弟紇那立、

成帝咸和二年代王鬱律之子翳槐居於其舅賀蘭部、紇那遣使求之、賀蘭大人藹頭擁護不遣、紇那與宇文部共擊藹頭、不克、

四年賀蘭部及諸大人共立拓跋翳槐為代王、代王紇那奔宇文部、翳槐遣其弟什翼犍質於

翳槐卒梁蓋殺屈立孤孤不可自詣鄴迎什翼犍

什翼犍能脩祖業

什翼犍議都灅源川之母王氏止

燕王皝以妹妻什翼犍

趙以請和。

咸康三年趙將李穆納拓跋翳槐於大甯、其故部落多歸之、代王紇那奔燕、國人復奉翳槐為代王、翳槐城盛樂而居之

四年代王翳槐之弟什翼犍質於趙、翳槐疾病、命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梁蓋等以新有大故、什翼犍在遠、來未可必、比其至、恐有變亂、謀更立君、而翳槐次弟屈剛猛多詐、不如屈弟孤仁厚、乃相與殺屈而立孤、孤不可。自詣鄴、迎什翼犍、請身留為質、趙王虎義而俱遣之、十一月什翼犍即代王位於繁畤北、改元曰建國、分國之半以與孤、初代王猗盧既卒、國多內難、部落離散、拓跋氏寖衰、及什翼犍立、雄勇有智略、能脩祖業、國人附之、始置百官、分掌眾務、以代人燕鳳為長史、許謙為郎中令、始制反逆殺人姦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於是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眾數十萬人

五年五月代王什翼犍會諸大人於參合陂、議都灅源川、其母王氏曰、吾自先世以來、以遷徙為業、今國家多難、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無所避之、乃止、代人謂它國之民來附者、皆為烏桓、什翼犍分之為二部、各置大人以監之、弟孤監其北、子寔君監其南、什翼犍求昏於燕、燕王皝以其妹妻之、

六年春三月代王什翼犍始都雲中之盛樂宮、

七年秋九月代王什翼犍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　代王妃慕容氏卒、　冬十月匈奴劉虎寇代西部、代王什翼犍遣軍逆擊、大破之、虎卒、子務桓立、遣使求和於代、什翼犍以女妻之、務桓又朝貢於趙、趙以務桓為平北將軍左賢王、

康帝建元元年代王什翼犍復求婚於燕燕王皝使納馬千匹為禮什翼犍不與又倨慢無子壻禮八月皝遣世子儁帥前軍師評等擊代什翼犍帥衆避去燕人無所見而還

二年春正月代王什翼犍遣其大人長孫秩迎婦於燕

穆帝永和十二年春正月匈奴大人劉務桓卒弟閼頭立將貳於代二月代王什翼犍引兵西巡臨河閼頭懼請降

劉閼頭降什翼犍

升平二年冬十二月匈奴劉閼頭部落多叛懼而東走乘冰度河半度而冰解後衆盡歸劉悉勿祈閼頭奔代悉勿祈務桓之子也

三年夏四月匈奴劉悉勿祈卒弟衛辰殺其子而代之

四年匈奴劉衛辰遣使降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夏四月雲中護軍賈雍遣司馬徐贇帥騎襲之大獲而還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懷戎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何也黜雍以白衣領職遣使還其所獲慰撫之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　六月代王什翼犍妃慕容氏卒秋七月劉衛辰如代會葬因求婚什翼犍以女妻之

什翼犍以女妻劉衛辰

五年春正月劉衛辰掠秦邊民五十餘口為奴婢以獻於秦秦王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由是叛秦專附於代

哀帝興寧三年劉衛辰復叛代代王什翼犍東渡河擊走之

什翼犍擊走劉衛辰

海西公太和元年代王什翼犍遣左長史燕鳳入貢於秦

二年冬十月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河冰未合什翼犍命以葦絙約流澌俄而冰合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代兵乘之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與宗族西走什翼犍收

代世子寔格殺長孫斤被傷而卒

寔遺腹子多涉圭

劉庫仁敗於秦兵

孤子斤說寔君弒什翼犍并弒諸弟

賀氏以珪走依賀訥

苻堅車裂寔君斤

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犇秦秦王堅送衛辰還朔方遣兵戍之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三月代將長孫斤謀弒代王什翼犍世子寔格之傷脇遂執斤殺之夏五月代世子寔病傷而卒 秋七月代世子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有遺腹子甲戌生男代王什翼犍為之赦境内名曰涉圭

孝武帝寧康元年夏五月代王什翼犍使燕鳳入貢於秦

太元元年冬十月劉衛辰為代所逼求救於秦秦王堅以幽州刺史行唐公洛為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兵十萬擊代使并州刺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羌尚書趙遷李柔前將軍朱肜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慶帥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衛辰為鄉道 十一月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獨孤部南禦秦兵皆不勝又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衛辰之族什翼犍之甥也與秦兵戰於石子嶺庫仁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帥諸部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鈔不得芻牧什翼犍復度漠南聞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犍還雲中初什翼犍分國之半以授弟孤孤卒子斤失職怨望世子寔及弟翰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之子閼婆壽鳩紇根地干力眞窟咄皆長繼嗣未定時秦兵尚在君子津諸子每夜執兵警衛斤因說什翼犍之庶長子寔君曰王將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殺汝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以兵遶廬帳伺便將發耳寔君信之遂殺諸弟并弒什翼犍是夜諸子婦及部人奔告秦軍秦李柔張蚝勒兵趨雲中部衆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訥野干之子也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

燕鳳請堅分代民為二部命庫仁衛辰統之

劉庫仁謹事拓跋珪

劉庫仁為慕輿文等所殺弟頭眷代領部衆

羅辰請頭眷間劉顯不聽果被殺

劉顯將殺珪賀氏以計脫之

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初亡羣下叛散遺孫沖幼莫相統攝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子孫孫永為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民為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各拜官爵使統其衆賀氏以珪歸獨孤部與南部大人長孫嵩元佗等皆依庫仁行唐公洛以什翼犍子窟咄年長遷之長安劉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秦王堅賞其功加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劉衛辰恥在庫仁之下怒殺秦五原太守而叛庫仁擊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久之堅以衛辰為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

九年冬十月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輿虔之子常攻殺劉庫仁庫仁弟頭眷代領庫仁部衆

十年秋八月鮮卑劉頭眷擊破賀蘭部於善無又破柔然於意親山頭眷子羅辰言於頭眷曰此來行兵所向無敵然心腹之疾願早圖之頭眷曰誰也羅辰曰從兄顯忍人也必將為亂頭眷不聽顯庫仁之子也頃之顯果殺頭眷自立又將殺拓跋珪顯弟亢泥妻珪之姑也以告珪母賀氏顯謀主梁六眷代王什翼犍之甥也亦使其部人穆崇奚牧密告姓且以其愛妻駿馬付崇曰事泄當以此自明賀氏夜飲顯酒令醉使珪陰與舊臣長孫犍元他羅結輕騎亡去向晨賀氏故驚廄中羣馬使顯起視之賀氏哭曰吾子適在此今皆不見汝等誰殺之耶顯以故

穆崇以計免梁六眷之死

賀氏奔劉亢泥家

烏渥請長孫嵩歸珪

賀染干使侯引七突殺珪尉古眞知之不敢發

染干圍珪賀氏責止之

拓跋珪即代王位

珪務農息民

劉去斤劉犍欲從染干劉奴眞殺之

不急追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訥驚喜曰復國之後當念老臣珪笑曰誠如舅言不敢忘也顯疑梁六眷泄其謀將囚之穆崇宣言曰六眷不顧恩義助顯為逆我掠得其妻馬足以解忿顯乃捨之賀氏從弟外朝大人賀悅舉所部以奉珪顯怒將殺賀氏賀氏奔亢泥家匿神車中三日亢泥舉家為之請乃得免　南部大人長孫嵩帥所部七百餘家叛顯將奔太原時拓跋寔君之子渥亦聚衆自立嵩欲歸之烏渥謂嵩曰逆父之子不足從也不如歸珪嵩從之久之劉顯所部有亂故中部大人庾和辰奉賀氏奔珪賀訥弟染干以珪得衆心忌之使其黨侯引七突殺珪代人尉古眞知之以告珪侯引七突不敢發染干疑古眞泄其謀執而訊之以兩車軸夾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之染干遂舉兵圍珪賀氏出謂染干曰汝等欲於何置我而殺吾子乎染干慚而去　冬十二月拓跋珪從曾祖紇羅與其弟建及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為主

十一年春正月戊申拓跋珪大會於牛川即代王位改元登國以長孫嵩為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為北部大人分治其衆以上谷張袞為左長史許謙為右司馬廣寧王建代人和跋叔孫建庾岳等為外朝大人奚牧為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軍國謀議長孫道生賀毗等侍從左右出納教命王建娶代王什翼犍之女岳和辰之弟道生嵩之從子也　二月代王珪徙居定襄之盛樂務農息民國人悅之　三月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其族人奴眞帥所部降於代奴眞有兄犍先居賀蘭部奴眞言於代王珪請召犍而以所部讓之珪許之犍既領部遣弟去斤遺賀訥金馬賀染干謂去斤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領部宜來從我去斤許之奴眞怒曰我祖父以來世為代忠臣故我以部讓汝等欲為義也今汝等無狀乃謀叛國義於何在遂殺犍及去斤

桓等謀執珪以應窟咄珪誅之珪懼內難復依賀蘭部

珪不受燕

珪引燕兵擊破劉顯

染干聞之引兵攻奴真奴真奔代珪遣使責染干染干乃止　夏四月代王珪初改稱魏王魏王珪東如陵石護佛侯部帥侯辰乙佛部帥代題皆叛走諸將請追之珪曰侯辰等累世服役有罪且當忍之方今國家草創人情未一愚者固宜前卻不足追也　秋七月乙酉魏王珪還盛樂代題復以部落來降十餘日又奔劉顯珪使其孫倍斤代領其衆劉顯弟肺泥帥衆降魏　初秦滅代遷代王什翼犍少子窟咄於長安從慕容永東徙永以窟咄為新興太守劉顯遣其弟亢埿迎窟咄以兵隨之逼魏南境諸部騷動魏王珪左右于桓等與部人謀執珪以應窟咄幢將代人莫題等亦潛與窟咄交通桓舅穆崇告之珪誅桓等五人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珪懼內難北踰陰山復依賀蘭部遣外朝大人遼東安同求救於燕燕主垂遣趙王麟救之

冬十月燕趙王麟軍未至魏拓跋窟咄稍前逼魏王珪賀染干侵魏北部以應之魏衆驚擾北部大人叔孫普洛亡奔劉衛辰麟聞之遽遣安同等歸魏人知燕軍在近衆心少安窟咄進屯高柳珪引兵與麟會擊之窟咄大敗奔劉衛辰衛辰殺之珪悉收其衆以代人庫狄干為北部大人麟引兵還中山劉衛辰居朔方士馬甚盛後秦王萇以衛辰為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西燕主永以衛辰為大將軍朔州牧　十二月燕王垂以魏王珪為西單于封上谷王珪不受

十二年夏六月劉顯地廣兵彊雄於北方會其兄弟乖爭魏長史張袞言於魏王珪曰顯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內潰而取之必為後患然吾不能獨克請與燕共攻之珪從之復遣安同乞師於燕　秋七月劉衛辰獻馬於燕劉顯掠之燕主垂怒遣太原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顯大破之顯奔馬邑西山魏王珪引兵會麟擊顯於彌澤又破之顯奔西燕麟悉收其部衆獲馬牛羊

珪破庫莫奚

珪破高車等部

珪擊禽直力鞮劉衛辰

衛辰少子勃勃奔薛干部

珪屠薛干城太悉伏奔秦

珪國號仍稱魏

以千萬數、

十三年夏六月魏王珪破庫莫奚於弱落水南、秋七月庫莫奚復襲魏營、珪又破之、庫莫奚者、本屬宇文部、與契丹同類而異種、其先皆為燕王皝所破、徙居松漠之間、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魏王珪襲高車諸部落、大破之、　二月癸巳魏王珪擊吐突鄰部於女水、大破之、盡徙其部落而還、

十五年夏四月丙寅魏王珪會燕趙王麟於意辛山、擊賀蘭紇突鄰紇奚三部、破之、紇突鄰紇奚皆降於魏、　秋七月劉衛辰遣子直力鞮攻賀蘭部、賀訥困急、請降於魏、丙子魏王珪引兵救之、直力鞮退、珪徙訥部落處之東境、

十六年冬十月劉衛辰遣子直力鞮帥眾八九萬攻魏南部、十一月己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壬午大破直力鞮於鐵岐山南、直力鞮單騎走、乘勝追之、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濟河、徑入衛辰國、衛辰部落駭亂、辛卯珪直抵其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諸將輕騎追之、將軍伊謂禽直力鞮於木根山、衛辰為其部下所殺、十二月珪軍於鹽池、誅衛辰宗黨五千餘人、皆投屍於河、自河以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珪使人求之、薛干部帥太悉伏出勃勃以示使者曰、勃勃國破家亡、以窮歸我、我寧與之俱亡、何忍執以與魏、乃送勃勃於沒奕干、沒奕干以女妻之、

十八年秋七月魏王珪以薛干太悉伏不送劉勃勃、八月襲其城屠之、太悉伏犇秦、

二十一年秋七月魏羣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改元皇始、

安帝隆安二年夏六月丙子魏王珪命羣臣議國號、皆曰周秦以前皆自諸侯升為天子、因以

珪即帝位

其國為天下號漢氏以來皆無尺土之資我國家百世相承開基代北遂撫有方夏今宜以代為號黃門侍郎崔宏曰昔商人不常厥居故兩稱殷商代雖舊邦其命維新登國之初已更曰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也宜稱魏如故珪從之　秋七月魏王珪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　八月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制郊甸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　冬十一月辛亥魏王珪命尚書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清河董謐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天象吏部尚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為永式淵羌之孫也　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為皇帝諡六世祖力微曰神元皇帝廟號始祖祖什翼犍曰昭成皇帝廟號高祖父寔曰獻明皇帝魏之舊俗孟夏祀天及東廟季夏帥衆卻霜於陰山孟秋祀天於西郊至是始依倣古制定郊廟朝饗禮樂然惟孟夏祀天親行其餘多有司攝事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於代都東至代郡西極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皆為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

張溥曰晉世五胡雲擾中原分十有六國宋初猶存五國而赫連沮渠最後亡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始盡入於魏創業者則珪也珪之先世有天女生男之祥諺云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其事誕不足信若猗盧之善用兵鬱律之雄北方什翼犍之脩祖業則未可謂非人傑也猗盧與兄猗㐌從晉東嬴公騰擊破劉淵及劉虎白部劉琨結為兄弟藉其兵力斬靳沖劉粲等立功王室庶幾張軌慕容皝其盡得陘北地爵代王豈僭哉

猗盧愛少子比延疏長子六脩而被弑普根攻六脩滅之討賊之正也普根卒子又早死國人立其從父鬱律猗㐌妻惟氏忌而殺之其子什翼犍方在襁褓匿母袴中乃免後翳槐死拓跋孤親迎於趙讓之以國諸方歸服長孫斤謀弑什翼犍世子寔格殺斤寔亦傷發死珪其遺腹子也寔君弑父珪從母走依賀訥屢蹈死而脫雖賀氏之智劉庫仁梁六眷尉古真諸臣之忠足以濟險抑天將興魏其人固不可得而殺也夫中原土地始并於苻堅繼歸於後魏淮漢川蜀以北稱中國主者不能有也然前秦之興自苻洪始歷健生堅丕登崇凡六主共四十三年為姚興乞伏乾歸所滅魏則起道武登國元年止孝武永熙三年凡十三主共八十九年傳國脩促殊矣珪於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即代王位改國號魏至安帝隆安二年稱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子紹弑之禍與猗盧什翼犍同三人皆拓跋氏英傑並厄子禍其才能大疆宇蠶荒服而不察蕭牆豈見遠者遺近圖大者忽微哉且猗盧之弑繇愛少子什翼犍之弑繇繼嗣未定釁雖積漸尚可恕曰人倫之不幸也珪悅賀太后妹貌美殺其夫納於宮中生清河王紹紹年十六無賴珪將殺之反遇弑書云自作孽不可活非歟唐太宗取隋天下而失之巢剌王妃明皇戡唐大難而失之壽王妃楊氏皆不知鑒珪也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九

魏伐後燕

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魏王珪密有圖燕之志遣太原公儀奉使至中山燕主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室世為兄弟臣今奉使於理未失垂曰吾今威加四海豈

慕容麟擒賀訥

麟請慕容垂攝拓跋珪還朝不從

珪與燕絕

珪叛燕垂遣太子寶等討之高湖諫不從

珪遣許謙乞師於秦

得以昔日為比儀曰燕若不脩德禮欲以兵威自彊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也燕主既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儀珪母弟翰之子也

十六年春正月賀染干謀殺其兄訥訥知之舉兵相攻魏王珪告於燕請為鄉導以討之二月甲戌燕主垂遣趙王麟將兵擊訥　夏六月甲辰燕趙王麟破賀訥於赤城禽之降其部落數萬燕主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干於中山麟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為國患不若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　秋七月魏王珪遣其弟觚獻見於燕燕主垂衰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馬魏王珪弗與遂與燕絕使長史張袞求好於西燕觚逃歸燕太子寶追獲之垂待之如初

二十年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部夏五月甲戌燕主垂遣太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眾八萬自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別將步騎萬八千為後繼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與燕世為婚姻彼有內難燕實存之其施德厚矣結好久矣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在於我奈何遽興兵擊之拓跋涉珪沈勇有謀幼歷艱難兵精馬強未易輕也皇太子富於春秋志果氣銳今委之專征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願陛下深圖之言頗激切垂怒免湖官湖泰之子也　秋七月魏張袞聞燕軍將至言於魏王珪曰燕狃於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穄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進軍臨河造船為濟具珪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　八月魏王珪治兵河南九月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暴風起漂其

姚興遣楊佛嵩救魏

慕輿嵩等謀作亂事洩死寶麟等內自疑

麟不聽支曇猛言敗於魏兵寶等僅免

魏殺慕容紹擒慕容倭奴等

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陳留公虔將五萬騎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遵壽鳩之子也秦主興遣楊佛嵩將兵救魏燕術士靳安言於太子寶曰天時不利燕必大敗速去可免寶不聽安退告人曰吾輩皆當棄尸草野不得歸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慕輿嵩等以垂爲實死謀作亂奉麟爲主事泄嵩等皆死寶麟等內自疑冬十月辛未燒船夜遁時河冰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風冰合魏王珪引兵濟河留輜重選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自軍後來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足以橫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而曇猛妄言驚衆當斬以徇曇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恃衆輕敵不信天道故也司徒德勸寶從曇猛言寶乃遣麟帥騎三萬居軍後以備非常麟以曇猛爲妄縱騎遊獵不肯設備寶遣騎還詗魏兵騎行十餘里即解鞍寢魏軍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魏王珪夜部分諸將掩覆燕軍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丙戌日出魏軍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將東引顧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略陽公遵以兵邀擊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禽其遺迸去者不過數千人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殺燕右僕射陳留悼王紹生禽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兵甲糧貨以鉅萬計道成垂之弟子也魏王珪

王建勸珪阬燕人

寶請更擊魏

垂兵直指雲中拓䟦虔敗死

垂見參合陂積骸而發疾珪欲追之聞平城及乃還

垂卒寶即位

擇燕臣之有才用者代郡太守廣川賈閏閏從弟驃騎長史昌黎太守彝太史郎遼東鼂崇等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以招懷中州之人中部大人王建曰燕衆彊盛今傾國而來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之則其國空虛取之為易且獲寇而縱之無乃不可乎乃盡阬之十二月珪還雲中之盛樂燕太子寶恥於參合之敗請更擊魏司徒德言於燕主垂曰虜以參合之捷有輕太子之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將為後患垂乃以清河公會錄留臺事領幽州刺史代高陽王隆鎮龍城以陽城王蘭汗為北中郎將代長樂公盛鎮薊命隆盛悉引其精兵還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二十一年春正月燕高陽王隆引龍城之甲入中山軍容精整燕人之氣稍振　三月庚子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帥部落三萬餘家鎮平城垂至獵嶺以遼西王農高陽王隆為前鋒以襲之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惟龍城兵勇鋭爭先虔素不設備閏月乙卯燕軍至平城虔乃覺之帥麾下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聞虔死皆有貳心珪不知所適垂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為之設祭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慚憤嘔血由是發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太子寶等聞之皆引還燕軍叛者奔告於魏云垂已死輿尸在軍魏王珪欲追之聞平城已沒乃引還陰山垂在平城積十日疾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夏四月癸未卒於上谷之沮陽祕不發喪丙申至中山戊戌發喪謚曰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壬寅太子寶即位大赦改元永康五月辛亥以范陽王德為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遼西王農為都督并雍益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鎮晉陽又以安定王庫傉官偉為太師夫餘

後段后憂寶麟垂不聽

後段后料慕容德可主燕祚寶使麟逼段后自殺

張恂勸珪進取中原燕民夷怨慕容農潛召魏軍

王蔚為太傅甲寅以趙王麟領尚書左僕射高陽王隆領右僕射長樂公盛為司隸校尉宜都王鳳為冀州刺史　初燕主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鑒愛諸姬子麟農隆柔熙寶初為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後段后嘗言於垂曰太子遭承平之世足為守成之主今國步艱難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二王陛下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姦詐彊愎異日必為國家之患宜早圖之寶善事垂左右左右多譽之故垂以為賢謂段氏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為社稷言之主上乃以吾為驪姬何其苦哉觀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及麟聞而恨之乙丑寶使麟謂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段后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為然中書令眭邃颺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得配饗太廟況先后曖昧之言虛實未可知乎乃成喪六月癸酉魏王珪遣將軍王建等擊燕廣甯太守劉亢泥斬之徙其部落於平城燕上谷太守開封公詳棄郡走詳皝之曾孫也　燕主寶定士族舊籍分辨清濁校閱戶口罷軍營封廕之戶悉屬郡縣由是士民嗟怨始有離心　上谷張恂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燕遼西王農悉將部曲數萬口之并州并州素乏儲偫是歲早霜民不得供其食又遣諸部護軍分監諸胡由是民夷俱怨潛召魏軍八月己亥魏王珪大舉伐燕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二千餘里鼓行而進左將軍雁門李栗將五萬騎為前驅別遣將軍封眞等從東道出軍都襲燕幽州　燕征北大將軍幽平二州牧清河公會母賤而年長雄俊有器藝燕主垂愛之寶之伐魏也垂命會攝

垂遺言以會為嗣盛麟則勸寶立策

會陵侮宙

長孫肥獲慕容農妻子珪遂取并州

奚收獲慕容買得高秀和

寶以軍事委麟

東宮事總錄禮遇一如太子及垂伐魏命會鎮龍城委以東北之任國官府佐皆選一時才望垂疾篤遺言命寶以會為嗣而寶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長樂公盛與會同年恥為之下乃與趙王麟共勸寶立策寶從之乙亥立妃段氏為皇后策為皇太子會盛皆進爵為王策年十一素惷弱會聞之心慍懟九月章武王宙奉燕主垂及成哀段后之喪葬於龍城宣平陵寶詔宙悉徙高陽王隆參佐部曲家屬還中山會違詔多留部曲不遣宙年長屬尊會每事陵侮之見者皆知其有異志　戊午魏軍至陽曲乘西山臨晉陽遣騎環城大譟而去燕遼西王農出戰大敗奔還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農將妻子帥數千騎東走魏中領將軍長孫肥追之及於潞川獲農妻子燕軍盡沒農被創獨與三騎逃歸中山魏王珪遂取并州初建臺自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為之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有才用咸加擢叙己未遣輔國將軍奚收略地汾川獲燕丹楊王買得及離石護軍高秀和以中書侍郎張恂等為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中山尹苻謨曰今魏軍衆彊千里遠鬬乘勝氣銳若縱之使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眭邃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速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兵數十萬天下之勍敵也民雖築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命遼西王農出屯安喜軍事動靜悉以委麟　冬十月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代人于栗磾寧朔將軍公孫蘭帥步騎二萬潛至晉陽開韓信故道己酉珪自井陘趨中山李先降魏珪以為征東

珪拔常山獲苟延諸郡縣皆降慕容隆戰退魏兵

慕容德使青等襲破魏兵欲即追擊韜淳止之

沒根降燕還襲魏

左長史　魏王珪進攻常山拔之獲太守苟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十一月珪命東平公儀將五萬騎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栗攻信都戊午珪進軍中山己未攻之燕高陽王隆守南郭帥眾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丁卯珪引兵而南章武王宙自龍城還聞有魏寇馳入薊與鎮北將軍陽城王蘭乘城固守蘭垂之從弟也魏別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退屯漁陽珪軍於魯口博陵太守申永犇河南高陽太守崔宏犇海渚珪素聞宏名遣騎追求獲之以為黃門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張袞對掌機要創立制度博陵令屈遵降魏珪以為中書令出納號令兼總文誥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擊魏軍於鄴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也彼眾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動而不勝眾心難固二也城隍未脩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青詳之兄也十二月魏遼西公賀賴盧帥騎二萬會東平公儀攻鄴賴盧訥之弟也魏別部大人沒根有膽勇魏王珪惡之沒根懼誅己丑將親兵數十人降燕燕主寶以為鎮東大將軍封鴈門公沒根求還襲魏寶難與重兵給百餘騎沒根效其號令夜入魏營至中仗珪乃覺之狼狽驚走沒根以所從人少不能壞其大眾多獲首虜而還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燕范陽王德求救於秦秦兵不出鄴中恟懼賀賴盧自以魏王珪之舅不受東平公儀節度由是與儀有隙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從而構間之射書入城中言其狀

德遣鎮青擊破魏軍　珪攻信都　慕容鳳奔中山

醜提作亂珪欲北還求和寶不許　寶募兵擊破魏營珪棄營跣走燕兵忽亂反為魏所敗

珪喜得崔逞　慕輿皓謀弒寶立麟不克奔魏

甲辰、風霾晝晦、賴盧營有火、建言於儀曰、賴盧燒營為變矣、儀以為然、引兵退、賴盧聞之、亦退、建師其衆詣德降、且言儀師老可擊、德遣桂陽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擊魏軍、大破之、燕主寶使左衛將軍慕輿騰攻博陵、殺魏所置守宰、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庚申、魏王珪自攻信都、壬戌夜、燕宜都王鳳踰城奔中山、癸亥、信都降魏、　燕主寶聞魏王珪攻信都、出屯深澤、遣趙王麟攻楊城、殺守兵三百、寶悉出珍寶及宮人、募郡國羣盜以擊魏、二月己巳朔、珪還屯楊城、沒根兄子醜提為并州監軍、聞其叔父降燕、懼誅、帥所部兵還國作亂、珪欲北還、遣其國相涉延求和於燕、且請以其弟為質、寶聞魏有內難、不許、使冗從僕射蘭真責珪負恩、悉發其衆步卒二十萬、騎三萬七千、屯於曲陽之柏肆、營於滹沱水北以邀之、丁丑、魏軍至、營於水南、寶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襲魏營、寶陳於營北、以為之援、募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魏軍大亂、珪驚起、棄營跣走、燕將軍乞特真帥百餘人至其帳下、得珪衣鞾、既而募兵無故自驚、互相斫射、珪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騎衝之、募兵大敗、還赴寶陳、寶引兵復渡水北、戊寅、魏整衆而至、與燕相持、燕軍奪氣、寶引還中山、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大軍帥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寶恐為魏軍所及、命士卒皆棄袍仗兵器數十萬、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將卒降魏及為魏所係虜者甚衆、先是張袞常為魏王珪言燕祕書監崔逞之材、珪得之、甚喜、以逞為尚書、使錄三十六曹、任以政事、　己卯夜、燕尚書郎慕輿皓謀弒燕主寶、立趙王麟、不克、斬關出奔魏、麟由是不自安、　初、燕清河王會聞魏軍東下、表求赴難、燕主寶許之、會初無去意、使征南將軍庫傉官偉建威將軍餘崇將兵五千為前鋒、崇、嵩之子也、偉等頓盧龍近百日、無食、啖馬牛且盡、會不

餘崇擊敗魏軍

慕容隆請寳擊珪為麟所阻

燕將士請戰麟復固止

麟刧精殺寳精義拒殺麟奔西山

寳恐麟奪會軍謀去中山走保龍城

發寳怒累詔切責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為名復留月餘時道路不通寳欲使輕軍前行通道偵魏彊弱且張聲勢諸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奮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喜簡給步騎數百人崇進至漁陽遇魏千餘騎崇謂其衆曰彼衆我寡不擊則不得免乃鼓譟直進崇手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斬首獲生具言敵中闊狹衆心稍振會乃上道徐進是月始達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征北大將軍隆言於寳曰涉珪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凶勢沮屈士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正是可破之時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卒氣喪日益困逼事久變生後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寳然之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寳使人請於魏王珪欲還其弟觚割常山以西皆與魏以求和珪許之既而寳悔之三月己酉珪如盧奴辛亥復圍中山燕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寳曰今坐守窮城終於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樂戰而陛下每抑之此為坐自摧敗也且受圍歷時無他奇變徒望積久寇賊自退今内外之勢彊弱懸絶彼必不自退明矣宜從衆一決寳許之隆退而勒兵召諸參佐謂之曰皇威不振寇賊内侮臣子同恥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吉還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展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為吾道此情也乃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寳衆大忿恨隆涕泣而還是夜麟以兵刧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帥禁兵弑寳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於是城中人情震駭寳不知麟所之以清河王會軍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召隆及驃騎大將軍農謀去中山走保龍城隆曰先帝櫛風沐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未朞年而天下大壞豈得不謂之孤

谷會歸說隆留中山不聽

寶等出赴會軍隆迎慕容熙等出城王沈等降魏

魏王珪欲夜入中山城王建止之城中立慕容詳以為主麟見寶至驚奔慕容詳遣兵擊之獲其妻子

負邪。今外寇方盛而內難復起、骨肉乖離、百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遷舊都、亦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貧、若以中國之意取足其中、復朝夕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間厭苦寇暴、民思燕德、庶幾返旆克復故業。如其未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遊養銳耳。寶曰、卿言盡理、朕一從卿意耳。遼東高撫善卜筮、素為隆所信厚、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遠、太妃亦不可得見、若使主上獨往、殿下潛留於此、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主上蒙塵、且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也。乃遍召僚佐、問其去留、唯司馬魯恭參軍成岌願從、餘皆欲留、隆並聽之。農部將谷會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涉珪參合所殺者父兄子弟、泣血踴躍、欲與魏戰、而為衛軍所抑。今聞主上當北遷、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留此、以副衆望、擊退魏軍、撫寧畿甸、奉迎大駕、亦不失為忠臣也。農欲殺歸、而惜其材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壬子夜、寶與太子策遼西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間王熙、勃海王朗、博陵王鑒皆幼不能出城、隆還入迎之、自為鞁乘、俱得免。燕將王沈等降魏。樂浪王惠、中書侍郎韓範、員外郎段宏、太史令劉起等帥工伎三百奔鄴。中山城中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魏王珪欲夜入城、冠軍將軍王建志在虜掠、乃言恐士卒盜府庫物、請俟明旦。珪乃止。燕開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為主、閉門拒守。珪盡衆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諭之曰、慕容寶已棄汝走、汝曹百姓空自取死、欲誰為乎。皆曰、羣小無知、恐復如參合之衆、故苟延旬月之命耳。珪顧王建而唾其面。使中領將軍長孫肥、左將軍李東將三千騎追寶至范陽、不及、破其新城戍而還。　燕主寶出中山、與趙王麟遇於孤城。麟不意寶至、驚駭、帥其衆奔蒲陰、復出屯望都、土人頗供給之。

寶減會兵分給農隆魏石河頭追寶寶不欲戰會請擊之敗

會謀作亂

慕容詳遣兵掩擊之獲其妻子麟脫走入山中甲寅寶至薊殿中親近散亡略盡惟高陽王隆所領四百騎為宿衛清河王會帥騎卒二萬迎於薊南寶怪會容止怏怏有恨色密告隆及遼西王農農隆俱曰會年少專任方面習驕所致豈有它也臣等當以禮責之寶雖從之然猶詔解會兵以屬隆隆固辭乃減會兵分給農隆又遣西河公庫傉官驥帥兵三千助守中山丙辰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趣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之戊午及寶於夏謙澤寶不欲戰清河王會曰臣撫教士卒惟敵是求今大駕蒙塵人思效命而虜敢自送眾心忿憤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今我皆得之何患不克若其捨去賊必乘人或生餘變寶乃從之會整陳與魏兵戰農隆等將南來騎衛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斬首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謂故吏留臺治書陽璆曰中山城中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遺恨因慷慨流涕會既敗魏兵矜很滋甚隆屢訓責之會益忿恚會以農隆皆嘗鎮龍城屬尊位重名望素出己右恐至龍城權政不復在己又知終無為嗣之望乃謀作亂幽平之兵皆懷會恩不樂屬二王請於寶曰清河王勇略高世臣等與之誓同生死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留薊宮臣等從王南解京師之圍還迎大駕寶左右皆惡會言於寶曰清河王不得為太子神色甚不平且其才武過人善收人心陛下若從眾請臣恐解圍之後必有衛輒之事寶乃謂眾曰道通年少才不及二王豈可當專征之任且朕方自統六師仗會以為羽翼何可離左右也眾不悅而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之告會曰大王所恃者父父已異圖所仗者兵兵已去手欲於何所自容乎不如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將相之任以匡復社稷此上策也會猶豫未許寶謂農隆曰觀道通志趣必反無疑宜早除之農隆曰今寇敵內侮中土紛紜社稷之危有如累

寶欲除會農隆力止之

會遣仇尼歸吳提染干襲農隆隆被殺農執仇尼歸而送

寶使慕輿騰斬會不死會勒兵攻寶寶馳至龍城

寶大破會兵

高雲破走會

慕容詳殺會

寶殺會母及其三子

詳族誅庫傉官驥苻謨

卯、會鎮撫舊都、遠赴國難、其威名之重、足以震動四鄰、逆狀未彰、而遽殺之、豈徒傷父子之恩、亦恐大損威望、寶曰、會逆志已成、卿等慈恕不忍早殺、恐一旦為變、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至時勿悔自負也、會聞之、益懼、夏四月癸酉、寶宿廣都黃榆谷、會遣其黨仇尼歸吳提染干帥壯士二十餘人、分道襲農隆、殺隆於帳下、農被重創、執仇尼歸、逃入山中、會以仇尼歸被執、事終顯發、乃夜詣寶曰、農隆謀逆、臣已除之、寶欲討會、陽為好言以安之、曰、吾素疑二王久矣、除之甚善、甲戌旦、會立仗嚴備、乃引道、會欲棄隆喪、餘崇涕泣固請、乃聽載隨軍、農出自歸、寶呵之曰、何以自負耶、命執之、行十餘里、寶顧召羣臣食、且議農罪、會就坐、寶目衞軍將軍慕輿騰使斬會、傷其首、不能殺、會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帥數百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乙亥、會遣仇尼歸攻龍城、寶夜遣兵襲擊破之、會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為太子、寶不許、會盡收乘輿器服、以後宮分給將帥、署置百官、自稱皇太子、錄尚書事、引兵向龍城、以討慕輿騰為名、丙子、頓兵城下、寶臨西門、會乘馬遙與寶語、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以耀威、城中將士皆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兵死傷太半、走還營、侍御郎高雲夜帥敢死士百餘人襲會軍、會衆皆潰、會將十餘騎奔中山、開封公詳殺之、寶殺會母及其三子、丁丑、寶大赦、凡與會同謀者、皆除罪復舊職、論功行賞、拜將軍封侯者數百人、　魏王珪以軍食不給、命東平公儀去鄴、徙屯鉅鹿、積租楊城、慕容詳出步卒六千人、伺間襲魏諸屯、珪擊破之、斬首五千、生擒七百人、皆縱之、　五月、燕庫傉官驥入中山、與開府公詳相攻、詳殺驥、盡滅庫傉官氏、又殺中山尹苻謨、夷其族、中山城無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為戰、甲辰、魏王珪罷中山之圍、就穀河間、督諸郡義租、甲寅、以東平公儀為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兗豫雍荊

中山民結盟為戰

慕容詳即帝位殺拓跋觚

詳殺可足渾潭

麟潛襲中山殺詳遂稱尊號

麟敗於珪遂奔鄴魏克中山

麟說慕容德趣滑臺

徐揚六州牧左丞相封衞王慕容詳自謂能卻魏兵威德已振乃即皇帝位改元建始置百官以新平公可足渾潭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殺拓跋觚以固衆心鄴中官屬勸范陽王德稱尊號會有自龍城來者知燕主寶猶存乃止　秋七月慕容詳殺可足渾潭詳嗜酒奢淫不恤士民刑殺無度所誅王公以下五百餘人羣下離心城中饑窘詳不聽民出采稆死者相枕舉城皆謀迎趙王麟詳遣輔國將軍張驤帥五千餘人督租於常山麟自丁零入驤軍潛襲中山城門不閉執詳斬之麟遂稱尊號聽人四出采稆人既飽求與魏戰麟不從稍復窮餒魏王珪軍魯口遣長孫肥帥騎七千襲中山入其郛麟追至泒水為魏所敗而還八月丙寅朔魏王珪徙軍常山之九門軍中大疫人畜多死將士皆思歸珪問疫於諸將對曰在者纔什四五珪曰此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為國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無民羣臣乃不敢言遣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襲中山入其郛而還　中山饑甚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九月甲子晦魏王珪進軍攻之太史令晁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兵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　冬十月丙寅麟退阻泒水甲戌珪與麟戰於義臺大破之斬首九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山遂奔鄴甲申魏克中山燕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拓跋涉珪衰弱司徒德完守鄴城會德表至勸燕主寶南還十二月寶遣將軍啓崙視形勢乙亥慕容麟至鄴說范陽王德曰魏既克中山將乘勝攻鄴鄴中雖有蓄積然城大難固且人心恇懼不可守也不如南趣滑臺時魯陽王和鎮滑臺亦遣使迎德

二年春正月范陽王德自鄴徙滑臺魏衞王儀入鄴追德至河弗及趙王麟上尊號於德德稱

慕容農說寶襲庫莫奚

寶還龍城

寶欲伐魏慕容農慕容盛切諫為慕輿騰所阻

段速骨宋赤眉等立慕容崇殺慕容宙

速骨等誘執慕容農

燕王以統府行帝制置百官、以趙王麟為司空領尚書令、　燕啟崙還至龍城、言中山已陷、燕主寶命罷兵遼西王農言於寶曰今遷都尚新、未可南征、宜因成師、襲庫莫奚、取其牛馬、以充軍資、更審虛實、俟明年而議之、寶從之、己未北行、庚申渡澆洛水、會南燕王德遣侍郎李延詣寶言涉珪西上、中國空虛、延追寶及之、寶大喜、即日引還、　燕主寶還龍城宮、詔諸軍就頓、不聽罷散、文武將士、皆以家屬隨駕、遼西王農長樂王盛切諫以為兵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與敵、宜且養兵觀釁、寶將從之、撫軍將軍慕輿騰曰、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今師衆已集、宜獨決聖心、乘機進取、不宜廣采異同、以沮大計、寶乃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二月乙亥、寶出就頓、留盛統後事、己卯燕軍發龍城、慕輿騰為前軍、司空農為中軍、寶為後軍、相去各一頓、連營百里、壬午寶至乙建長上、段速骨宋赤眉等因衆心之憚征役、遂作亂、速骨等皆高陽王隆舊隊兵、逼立隆子高陽王崇為主、殺樂浪威王宙中牟熙公段誼及宗室諸王、河間王熙素與崇善、崇擁佑之、故獨得免、燕主寶將十餘騎奔司空農營、農將出迎、左右抱其腰止之曰、宜小清澄、不可便出、農引刀將斫之、遂出見寶、又馳信追慕輿騰、癸未寶農引兵還趣大營討速骨等、農營兵亦厭征役、皆棄仗走、騰營亦潰、寶農奔還龍城、長樂王盛聞亂、引兵出迎、寶農僅而得免、

燕尚書頓丘王蘭汗陰與段速骨等通謀、引兵營龍城之東、城中留守兵至少、長樂王盛徙內近城之民得丁夫萬餘、乘城以禦之、速骨等同謀纔百餘人、餘皆為所驅脅、莫有鬬志、三月甲午速骨等將攻城、遼西桓烈王農恐不能守、且為蘭汗所誘、夜潛出赴之、冀以自全、明旦速骨等攻城、城上拒戰甚力、速骨之衆死者以百數、速骨乃將農循城、農素有忠節威名、城中之衆恃以為彊、忽見在城下、無不驚愕喪氣、遂皆逃潰、速骨入城、縱兵殺掠、死者狼籍、寶盛與慕

長上阿交羅謀立農鼢讓等殺之速骨誅讓等

蘭汗襲殺速骨廢崇迎寶寶欲還盛等阻之

鄴人留寶不許

德欲迎寶張華慕輿護止之

盛殺慕輿騰

與騰餘崇張眞李旱趙思等輕騎南走速骨幽農於殿内長上阿交羅速骨之謀主也以高陽王崇幼弱更欲立農崇親信鼢讓出力犍等聞之丁酉殺羅及農速骨即爲之誅讓等農故吏左衛將軍宇文拔亡奔遼西庚子蘭汗襲擊速骨并其黨盡殺之廢崇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寶及於薊城寶欲還長樂王盛等皆曰汗之忠詐未可知今單騎赴之萬一汗有異志悔之無及不如南就范陽王合衆以取冀州若其不捷收南方之衆徐歸龍都亦未晩也寶從之

夏四月燕主寶過鄴鄴人請留寶不許南至黎陽伏於河西遣中黄門令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即時南征至乙建會長上作亂失據來此王亟白丞相奉迎鍾德之從弟也首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以狀白南燕王德德謂羣下曰卿等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越民神乏主故權順羣議以繫衆心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法駕奉迎謝罪行闕何如黄門侍郎張華曰今天下大亂非雄才無以寧濟羣生嗣帝闇懦不能紹隆先統陛下若蹈匹夫之節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身首不保況社稷其得血食乎慕輿護曰嗣帝不達時宜委棄國都自取敗亡不堪多難亦已明矣昔蒯聵出奔衛輒不納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猶可況以父拒子乎今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臣請爲陛下馳往詗之德流涕遣之護帥壯士數百人隨思而北聲言迎衛其實圖之寶既遣思詣鍾於後得樵者言德已稱制懼而北走護至無所見執思以還德以思練習典故欲留而用之思曰犬馬猶知戀主思雖刑臣乞還就上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東遷晉鄭是依殿下親則叔父位爲上公不能帥先羣后以匡帝室而幸本根之傾爲趙王倫之事思雖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猶慕襲君勝不偷生於莽世也德斬之寶遣扶風忠公慕輿騰與長樂王盛收兵冀州盛以騰素暴横爲民所怨乃殺之行

鉅鹿長樂諸豪傑願奉寶寶不肯留冀州寶惑蘇超言不聽張曹與盛而赴汗

汗欲自出請罪於寶兄弟止之餘崇諸寶留不從蘭加難殺餘崇殺寶及策等汗自稱昌黎上王

蘭堤蘭加難請汗殺盛不從盛間汗兄弟盛使慕容奇逃出起兵堤加難怒

至鉅鹿長樂說諸豪傑皆願起兵奉寶寶以蘭汗祀燕宗廟所爲似順意欲還龍城不肯留冀州乃北行至建安抵民張曹家曹素武健請爲寶合衆盛亦勸寶宜且駐留察汗情狀寶乃遣冗從僕射李旱先往見汗寶留頓石城會汗遣左將軍蘇超奉迎陳汗忠款寶以汗燕主垂之舅盛之妃父也謂必無它不待旱返遂行盛流涕固諫寶不聽留盛在後盛與將軍張眞下道避匿丁亥寶至索莫汗陘去龍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惶怖欲自出請罪兄弟共諫止之汗乃遣弟加難帥五百騎出迎又遣兄堤閉門止仗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爲變而無如之何加難見寶於陘北拜謁已從寶俱進頗陰烈公餘崇密言於寶曰觀加難形色禍變甚逼宜留三思柰何徑前寶不從行數里加難先執崇崇大呼罵曰汝家幸緣肺腑蒙國寵榮覆宗不足以報今乃敢謀篡逆此天地所不容計旦暮即屠滅但恨我不得手膾汝曹耳加難殺之引寶入龍城外邸弑之汗諡寶曰靈帝殺獻哀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改元青龍以堤爲太尉加難爲車騎將軍封河間王熙爲遼東公如杞宋故事長樂王盛聞之馳欲赴哀張眞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情志遂往見汗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泣涕請盛於汗盛妃復頓頭於諸兄弟汗惻然哀之乃舍盛於宮中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親待如舊堤加難屢請殺盛汗不從堤驕很荒淫事汗多無禮盛因而間之由是汗兄弟浸相嫌忌

燕太原王奇楷之子蘭汗之外孫也汗亦不殺以爲征南將軍偶入見長樂王盛盛潛使奇逃出起兵奇起兵於建安衆至數千汗遣蘭堤討之盛謂汗曰善駒小兒未能辦此豈非有假託其名欲爲內應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衆汗然之罷堤兵更遣撫軍將軍仇尼慕將兵討奇於是龍城自夏不雨至於秋七月

汗襲敗仇尼慕
蘭穆勸汗殺盛不果
盛與李旱衛雙劉忠張豪張真等殺穆汗堤加難宇文拔帥壯士來赴
始即帝位
苻廣自稱秦王擊破慕容鍾慕容德討斬

汗日詣燕諸廟及寶神座頓首禱請委罪於蘭堤加難堤及加難聞之怒且懼誅乙巳相與帥所部襲仇尼慕軍敗之汗大懼遣太子穆將兵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讎必與奇相表裏此乃腹心之病不可養也宜先除之汗欲殺盛先引見察盛妃知之密以告盛盛稱疾不出汗亦止之不殺李旱衛雙劉忠張豪張真皆盛所厚也而穆引以為腹心旱雙得出入至盛所潛與盛結謀丁未穆擊堤加難等破之庚戌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如廁因踰垣入於東宮與旱等共殺穆時軍未解嚴皆聚在穆舍聞盛得出皆呼躍爭先攻汗斬之汗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盛遣旱真襲誅之堤加難亡匿捕得斬之於是內外帖然士女相慶宇文拔帥壯士數百來赴盛拜拔為大宗正辛亥告於太廟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宗廟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因大赦改元建平盛謙不敢稱尊號以長樂王攝行統制諸王皆降稱公以東陽公根為尚書左僕射衛倫陽璆魯恭王騰為尚書悅真為侍中陽哲為中書監張通為中領軍自餘文武各復舊位改謚寶曰惠愍皇帝廟號烈宗羣臣固請上尊號盛不許　八月燕以河間公熙為侍中車騎大將軍中領軍司隸校尉城陽公元為衛將軍元寶之子也又以劉忠為左將軍張豪為後將軍並賜姓慕容氏　冬十月癸酉燕羣臣復上尊號丙子長樂王盛始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段氏曰皇太后太妃丁氏曰獻莊皇后

三年　初秦主登之弟廣帥眾三千依南燕王德德以為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王擊南燕北地王鍾破之是時滑臺孤弱土無十城眾不過一萬鍾既敗附德者多去德而附廣德乃留魯陽王和守滑臺自帥眾討廣斬之燕主寶之至黎

之李辯殺慕容和以滑臺降魏 魏和跋擊破慕容鎮 慕容雲斬李辯出滑臺赴德 潘聰勸德取廣固

陽也魯陽王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故潛引晉軍至管城欲因德出戰而作亂既
而德不出辯愈不自安及德討苻廣辯復勸和反和不從辯乃殺和以滑臺降魏魏行臺尚書
和跋在鄴帥輕騎自鄴赴之既至辯悔之閉門拒守跋使尚書郎鄧暉說之辯乃開門內跋跋
悉收德宮人府庫德遣兵擊跋跋逆擊破之又破德將桂楊王鎮俘獲千餘人陳潁之民多附
於魏南燕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帥將士家屬二萬餘口出滑臺赴德德欲攻滑臺韓範曰
嚮也魏為客吾為主人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
乃圖進取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滑臺尚書潘聰曰滑臺
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彭城土廣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
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秋夏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
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嶷所築地形阻峻足為帝王之都三齊
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閭渾昔為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若
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
未決沙門竺朗素善占候德使牙門蘇撫問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興邦之言也且今
歲之初慧星起奎婁掃虛危慧者除舊布新之象奎婁為魯虛危為齊宜先取兖州巡撫琅邪
至秋乃北徇齊地此天道也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年則一紀世則及
子撫還報德德乃引師而南兖州北鄙諸郡縣皆降之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無得虜掠百
姓大悅牛酒屬路 秋七月南燕王德遣使說幽州刺史辟閭渾欲下之渾不從德遣北地王
鍾帥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兖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德自琅邪引兵而北以南海王法

崔誕張豁降德辟閭渾被殺

為兗州刺史鎮梁父進攻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走德以潘聰為徐州刺史鎮莒城蘭汗之亂燕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渾渾表為勃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為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北地王鍾傳檄青州諸郡諭以禍福辟閭渾徙八千餘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誕戍薄荀固平原太守張豁戍柳泉誕豁承檄皆降於德渾懼攜妻子奔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之及於莒城斬之渾子道秀自詣德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渾參軍張瑛為渾作檄辭多不遜德執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生臣遭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竊為不幸耳德殺之遂定都廣固

德即帝位于廣固更名備德

四年南燕王德即皇帝位於廣固大赦改元建平更名備德欲使吏民易避追諡燕主暐曰幽皇帝以北地王鍾為司徒慕輿拔為司空封孚為左僕射慕輿護為右僕射立妃段氏為皇后

張溥曰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夏五月燕遣其太子寶擊魏秋七月降其別部進軍臨河九月魏王珪將兵拒燕冬十月燕軍夜遁十一月追至參合陂大敗之二十一年春閏三月燕主垂襲魏平城克之夏四月還卒於上谷太子寶立秋八月珪擊燕九月慕容農敗走魏取并州冬拓跋儀攻鄴慕容德擊破之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德又破儀燕與魏勝負角見殺傷相當卒至國破君弒者豈盡戰之罪哉病在垂老而不知擇子寶暗而馴致家難也垂初立第四子寶為太子時後段后言其才弱恐麟為患請擇農隆附以大業垂不聽寶立即弒段太后身為賊子欲使弟恭子孝難矣隆安初魏圍中山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力請從衆麟固止之慕容皓謀殺寶立麟蘇泥告變皓斬關奔魏麟又劫北地王精弒寶精守義死麟奔丁零時寶召會赴難在道寶恐麟逆奪其軍遂謀棄中

琅邪王道子與帝酣歌
陸納憂亂
許營正諫不聽

山走保龍城夫人心欲戰而遇之夫國可守而去之寵弟作難越在草莽惟賴愛子奉衛周旋無殞豈意會復懷憾謀誅二王廢太子隆死帳下農中重創寶斬會不殊會勒兵反攻寶馳龍城夫寶之坐困中山而不敢戰也所懼惟魏慮不及麟麟亂出亡所懼惟麟慮不及會會又背父寶則安歸一人之身敵國難之其弟其子復難之寶殆將死矣慕容詳殺會麟殺詳魏王珪逐麟奔鄴寶還龍城可幸休息乃更圖伐魏士心嗟怨段速骨等因衆作亂蘭汗擊殺之遣使迎寶寶入城被弒寶即位逾年日罹鋒鏑前欲避魏兵而不能避麟會後欲避段速骨等而不能避蘭汗兄弟躁則觸藩凶則滅頂寶眞窮哉長樂王盛寶之庶長子沈敏多謀略輔垂興復有功寶赴蘭汗盛流涕固諫不從寶遇害盛幾死者數矣外依蘭氏内行離間卒誅汗等犯險忍辱克還舊物楚昭反平王之國燕昭雪子噲之恥未若是難且烈也享年二十九竟遭賊傷天不祚燕矣垂少子趙王麟佐寶弒段太后又謀弒寶逼寶失國而死慕容詳守中山拒魏麟襲殺之上尊號於慕容德既復謀反為德所誅彼實亂首不免夷戮然猶恨其緩死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

僞楚之亂

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己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暱者皆姏姆僧尼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營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

王國寶諂八座啟道子加殊禮車胤不署帝嘉其有守

范甯勸帝黜國寶國寶使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自托于陳淑媛帝怒斬悅之

國寶譖范甯出外

帝欲用王恭殷仲堪以制道子王雅慮其為亂

之姓者本無鄉邑品第皆得為郡守縣令或帝職在內及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政教不均暴濫無罪禁令不明劫盜公行昔年下書勅羣下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誡麤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道子執傾內外遠近犇湊帝漸不平然猶外加優崇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扇動朝衆諷八座啟道子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加殊禮護軍將軍南平車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為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王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陳郡袁悅之有寵於道子國寶使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於太子母陳淑媛云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發怒託以他事斬悅之國寶大懼與道子共譖范甯出為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言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薪不足喻也

十五年　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侍宴酣醉或虧禮敬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鎮以潛制道子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階矣帝不從恭蘊之子仲堪融之孫也二月以中書令王恭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兖青二州刺史鎮京口　九月以侍中王國寶為中書令俄兼中領軍

十六年秋九月癸未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為左僕射珣桓溫之故吏也

桓元切齒于道子

仲堪敬憚桓元胡藩諫之不悅

聞人奭疏言千秋罪帝益惡道子帝擢王恭郗恢殷

十七年冬十一月癸酉以黃門郎殷仲堪為都督荆益寧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鎮江陵仲堪雖有英譽資望猶淺議者不以為允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玄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衆客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益不自安常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曰先臣勤王匡復之勳朝廷遺之臣不復計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請問談者誰之由邪疏寢不報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荆州玄復豪橫士民畏之過於仲堪嘗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仲堪中兵參軍彭城劉邁謂玄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玄不悅仲堪為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邪使邁下都避之玄使人追之邁僅而獲免征虜參軍豫章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桓玄志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恐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藩內弟同郡羅企生為仲堪功曹藩退為企生曰殷侯倒戈以授人必及於禍君不早圖去就後悔無及矣　庚寅立皇子德文為琅邪王徙琅邪王道子為會稽王

二十年春三月皇太子出就東宮以丹陽尹王雅領少傅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嬖人趙牙本出倡優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皆以諂賂得進道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為驃騎諮議參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帝嘗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內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為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作彌甚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博平令吳興聞人奭上疏言之帝益惡道子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時望及所親幸王恭郗恢殷仲堪王珣王雅等使居內外要任以防道子道子亦引

仲堪王珣王雅等以防道子道子引王國寶王緒以為心腹

徐邈請帝宏貸道子

帝戲張貴人被殺道子不復推問

國寶媚帝疏道子帝崩復詔事之

道子憚王恭

緒說國寶勸相王殺恭不許

恭或勸恭誅國寶王珣

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琅邪內史緒以為心腹由是朋黨競起無復鄉時友愛之驩矣太后每和解之中書侍郎徐邈從容言於帝曰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為深慎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宜加弘貸消散羣議外為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故

二十一年　帝嗜酒流連內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後宮皆畏之秋九月庚申帝與後宮宴妓樂盡侍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潛怒向夕帝醉寢於清暑殿貴人徧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弑之重賂左右云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入為遺詔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至如敢入者斬國寶乃止爽恭之弟也辛酉太子卽皇帝位大赦癸亥有司奏會稽王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詔內外衆事動靜咨之安帝幼而太慧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己出母弟琅邪王德文性恭謹常侍左右為之節適始得其宜初王國寶黨附會稽王道子驕縱不法屢為御史中丞褚粲所糾國寶起齋侔清暑殿孝武帝甚惡之國寶懼遂更求媚於帝而踈道子帝復寵昵之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劒擲之舊好盡矣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為邪諂道子更惑之倚為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並為時之所疾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恭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緒說國寶因恭入朝勸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道子欲輯和內外乃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遂有相圖之志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恭以豫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黨於國寶憚之不敢發王

止之

國寶緒勸道子裁損王恭殷仲堪兵權

桓元說仲堪起兵討國寶

殷覬江績郗恢止仲堪不聽

珣謂恭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之罪逆未彰、今遽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衆心以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晏何如耳、冬十月甲申葬孝武帝於隆平陵、王恭還鎭、將行、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國寶等愈懼、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以左僕射王珣為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為左僕射、領選、仍加後將軍、丹陽尹、會稽王道子悉以東宮兵配國寶使領之、　夏四月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納賄窮奢、不知紀極、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中外恟恟不安、恭等各繕甲勒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詔以盛夏妨農、悉使解嚴、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玄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為對、唯患相斃之不速耳、今既執大權、與王緒相表裏、其所迴易、無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必未敢害之、君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皆以君為雖有思致、非方伯才、彼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覬為荊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計將安出、玄曰、孝伯疾惡深至、君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東西齊舉、玄雖不肖、願帥荊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勳也、仲堪心然之、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與從兄南蠻校尉覬南郡相陳留江績謀之、覬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之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仲堪固邀之、覬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績亦極言其不可、覬恐績及禍、於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邪、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為御史中丞、

恭舉兵討國寶

王緒說國寶殺王珣車胤不果

道子殺國寶緒恭乃罷兵

仲堪舉兵道子以書止之

元顯說道子備恭仲堪

覬遂和疾發亂位仲堪往省之謂覬曰兄病殊為可憂覬曰我病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為念郗恢亦不肯從仲堪疑未決會王恭使至仲堪許之恭大喜甲戌恭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初孝武帝倚任王珣及帝暴崩不及受顧命珣一旦失埶循默而已丁丑王恭表至內外戒嚴道子問珣曰二藩作逆卿知之乎珣曰朝政得失珣勿之預王殷作難何由可知王國寶惶懼不知所為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歸王緒說國寶矯相王之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時望因挾君相發兵以討二藩國寶許之珣胤至國寶不敢害更問計於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埶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珣曰是何言歟卿甯有爽之罪王孝伯豈宣帝之儔邪又問計於胤胤曰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克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道子闇懦欲求姑息乃委罪國寶遣驃騎諮議參軍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尚之恬之子也甲申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詣恭深謝愆失恭乃罷兵還京口國寶兄侍中愷驃騎司馬愉並請解職道子以愷愉與國寶異母又素不協皆釋不問戊子大赦殷仲堪雖許王恭猶豫不敢下聞國寶等死乃始抗表舉兵遣楊佺期屯巴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會稽世子元顯年十六有儁才為侍中說道子以王殷終必為患請潛為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司徒左長史王廞導之孫也以母喪居吳王恭之討王國寶也版廞行吳國內史使起兵於東方廞使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召募兵衆赴者萬計未幾國寶死恭罷兵符廞去職反喪服廞以起兵之際誅異己者頗多勢不得止大怒不承恭命遂使其子泰將兵伐恭牋於會稽王道子稱恭罪惡道子以其牋送恭

王恭遣劉牢之擊斬王泰走王廞

譙王尚之說道子外樹腹心

道子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楷怒說恭舉兵

殷仲堪桓玄許推恭為盟主恭不辨絹書先期舉兵劉牢之諫不聽

五月恭遣司馬劉牢之帥五千人擊泰斬之又與廞戰於曲阿眾潰廞單騎走不知所在收虞嘯父下廷尉以其祖潭有功免為庶人

二年　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鎮彊盛宰相權輕宜密樹腹心於外以自藩衛道子從之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軍事用為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秋七月桓玄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忌玄不欲使居荊州因其所欲以玄為督交廣二州軍事廣州刺史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疏言江州內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過於國寶欲假朝威削弱方鎮懲艾前事為禍不測今及其謀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仲堪桓玄仲堪玄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以斜絹為書內箭簳中合鏑漆之因庾楷以送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能辨仲堪手書疑楷詐為之且謂仲堪去年已違期不赴今必不動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國之元舅會稽王天子叔父也會稽王又當國秉政嚮為將軍戮其所愛王國寶王緒又送王廞書其深伏將軍已多矣頃所授任雖未允愜亦非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道子使人說楷曰昔我與卿恩如骨肉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可謂親矣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恥乎若欲委體而臣之使恭得志必以卿為反覆之人安肯深相親信首身且不可保況富貴乎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尋勒兵而至恭不敢發去年之事我亦俟命而動我事相王無相負者相王不能拒恭反殺國寶及

元顯請道子討之

仲堪以軍事委楊佺期兄弟

佺期贊成仲堪謀益逞志

王愉為桓元軍所獲

庾楷敗於尚之奔桓元

元佺期擊走尚之

緒自爾已來誰敢復為相王盡力者庚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返朝廷憂懼內外戒嚴會稽世子元顯言於道子曰前不討王恭故有今日之難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顯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任附會之者謂元顯神武有明帝之風殷仲堪聞恭舉兵自以去歲後期乃勒兵趣發仲堪素不習為將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使佺期帥舟師五千為前鋒桓玄次之仲堪帥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自以其先漢太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才德著名矜其門地謂江左莫及有以比王珣者佺期猶恚恨而時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佺期及兄廣弟思平從弟孜敬皆麤獷每排抑之佺期常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故亦贊成仲堪之謀八月佺期玄奄至湓口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玄遣偏將軍追獲之　秋九月辛卯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衛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　己亥譙王尚之大破庾楷於牛渚楷單騎奔桓玄會稽王道子以尚之為豫州刺史弟恢之為驃騎司馬丹陽尹允之為吳國內史休之為襄城太守各擁兵馬以為己援乙巳桓玄大破官軍於白石玄與楊佺期進至橫江尚之退走恢之所領水軍皆沒丙午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己酉王珣守北郊謝琰屯宣陽門以備之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為爪牙而但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其才深懷恥恨元顯知之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叛恭許事成以恭位號授之又以道子書遺牢之為陳禍福牢之謂其子敬宣曰王恭昔受先帝大恩今為帝舅不能翼戴王室數舉兵向京師吾不能審恭之志事捷之日必能為天子相王之下乎吾欲奉國威靈以順討逆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

牢之斬顏延遣敬宣高雅之襲恭執送京師斬之

佺期元等上表理恭求誅牢之

桓修請道子以利啗元佺期取仲堪

幽厲之暴、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恭參軍何澹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以澹之素與牢之有隙、不信、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之為兄、精兵堅甲、悉以配之、使帥帳下督顏延為前鋒、牢之至竹里、斬延以降、遣敬宣及其壻東莞太守高雅之還襲恭、恭方出城曜兵、敬宣縱騎橫擊之、恭兵皆潰、恭將入城、雅之已閉城門、恭單騎奔曲阿、素不習馬、髀中生瘡、曲阿人殷確、恭故吏也、以船載恭、將奔桓玄至長塘湖、為人所告、獲之、送京師、斬於倪塘、恭臨刑、猶理須鬢、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邪、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并其子弟黨與皆死、以劉牢之為都督兗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諸軍事、以代恭、俄而楊佺期桓玄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元顯自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等發京邑士民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佺期玄等上表理王恭、求誅劉牢之、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於新亭、佺期玄見之失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實、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左衛將軍桓修、沖之子也、言於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西軍沮恐、今若以重利啗玄及佺期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為江州刺史、召郗恢為尚書、以佺期代恢為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以修為荊州刺史、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黜仲堪為廣州刺史、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勅仲堪回軍、　冬十月、殷仲堪得詔書、大怒、趣桓玄楊佺期進軍、玄等喜於朝命、欲受之、猶豫未決、仲堪聞之、遽自蕪湖南歸、遣使告諭蔡洲軍士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誅汝餘口、佺期部將劉系帥二千人先歸、玄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既失職、倚玄等為援、

仲堪與玄等交質不受命朝廷復罷桓修

玄等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阻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壬午盟於尋陽俱不受朝命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朝廷深憚之內外騷然乃復罷桓修以荊州還仲堪優詔慰諭以求和解仲堪等乃受詔御史中丞江績劾奏桓修專為身計疑誤朝廷詔免修官初桓玄在荊州所為豪縱仲堪親黨皆勸仲堪殺之仲堪不聽及在尋陽資其聲地推玄為盟主玄愈自矜倨楊佺期為人驕悍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恨密說仲堪以玄終為患請於壇所襲之仲堪忌佺期兄弟勇健恐既殺玄不可復制苦禁之於是各還所鎮玄亦知佺期之謀陰有取佺期之志乃屯於夏口引始安太守濟陰卞範之為長史以為謀主是時詔書獨不赦庾楷玄以楷為武昌太守

仲堪與佺期結婚為援

三年夏四月以世子元顯為揚州刺史元顯以廬江太守張法順為謀主　冬十二月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佺期結婚為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抑止之玄恐為殷楊所滅乃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交構使之乖離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又以玄兄偉代佺期兄廣為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楊廣欲拒桓偉仲堪不聽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楊孜敬先為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劫之以為諮議參軍佺期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內疑其心苦止之猶慮弗能禁遣從弟遹屯於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又不測仲堪本意乃解兵仲堪多疑少決諮議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是歲荊州大水平地三丈仲堪竭倉廩以賑飢民桓

玄乘虛伐仲堪

玄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亦聲言救洛與仲堪書曰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收楊廣殺之如其不爾便當帥兵入江時巳

佺期為仲堪所給師騎至江陵元擊殺之仲堪走死

陵有積穀、玄先遣兵襲取之、梁州刺史郭銓當之官、路經夏口、玄詐稱朝廷遣銓為己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遑遽不知所為、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無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也、仲堪遣殷遹帥水軍七千至西江口、玄使郭銓苻宏擊之、遹等敗走、玄屯巴陵、食其穀、仲堪遣楊廣及弟子道護等拒之、皆為玄所敗、江陵震駭、城中乏食、以胡麻廩軍士、玄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急召楊佺期以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志在全軍保境、不欲棄州逆走、乃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帥步騎八千、精甲耀日、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共擊玄、玄畏其銳、退軍馬頭、明日、佺期引兵急擊郭銓、幾獲之、會玄兵至、佺期大敗、單騎奔襄陽、仲堪出奔酇城、玄遣將軍馮該追佺期及廣、皆獲而殺之、傳首建康、佺期弟思平、從弟尚保孜敬逃入蠻中、仲堪聞佺期死、將數百人將奔長安、至冠軍城、該追獲之、還至柞溪、逼令自殺、并殺殷道護、仲堪奉天師道、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嗇於周急、好為小惠以悅人、病者自為診脈分藥、用計倚伏煩密、而短於鑒略、故至於敗、仲堪之走也、文武無送者、惟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有力、因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涙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及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玄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或曰、如此禍必至矣、企生曰、殷侯遇我以國士、為弟所制、不得隨之共殄醜逆、復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之怒、然待企生素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為殷荊州

吏荆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為、玄乃收之、復遣人問企生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四年春三月、桓玄既克荆雍、表求領荆江二州、詔以玄為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以中護軍桓修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求江州、於是進玄督八州及揚豫八郡諸軍事、復領江州刺史、玄輒以兄偉為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又以從子振為淮南太守、

五年冬十二月、桓玄表其兄偉為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為輔國將軍、督八郡軍事、鎮襄陽、遣其將皇甫敷馮該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於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民立綏安郡、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玄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己符瑞、欲以惑衆、又致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在朝君子皆畏禍不言、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元顯曰、桓玄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為亂、東土塗地、公私困竭、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為之奈何、法順曰、玄始得荆州、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佗圖、若乘此際、使劉牢之為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為然、會武昌太守庾楷以玄與朝廷構怨、恐事不成、禍及於己、密使人自結於元顯、云玄大失人情、衆不為用、若朝廷遣軍、己當為內應、元顯大喜、遣張法順至京口、謀於劉牢之、牢之以為難、法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以

元顯欲盡誅諸桓王誕止之

法順請元顯令牢之殺桓謙兄弟不從

下範請元兵臨近畿

元因庾楷

元前鋒殺齊王柔之

謀討玄、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下詔罪狀桓玄、以尚書令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都督十
八州諸軍事、加黄鉞、又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為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尚之為後部、因大赦、改
元、內外戒嚴、加會稽王道子太傅、元顯欲盡誅諸桓、中護軍桓修驃騎長史王誕之甥也、誕有
寵於元顯、固陳修等與玄志趣不同、元顯乃止、誕導之曾孫也、張法順言於元顯曰、桓謙兄弟、
每為上流耳目、宜斬之、以杜姦謀、且事之濟不、繫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
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心、若不受命、當逆為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
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再三不可、又以桓氏世為荊土所附、桓沖特有遺惠、而謙沖之子也、乃自
驃騎司馬除都督荊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以結西人之心、 東土遭孫恩之亂、因
以饑饉、漕運不繼、桓玄禁斷江路、商旅俱絕、公私匱乏、以桴橡給士卒、玄謂朝廷方多憂虞、必
未暇討己、可以蓄力觀釁、及大將軍發、從兄太傅長史石生密以書報之、玄大驚、欲完聚保江
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
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
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二月丙午、帝餞元顯於西池、元顯下船而不發、 桓玄發江
陵、慮事不捷、常為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之氣亦振、庾楷謀泄、玄囚之、丁
巳、詔遣齊王柔之以騶虞幡宣告荊江二州、使罷兵、玄前鋒殺之、柔之宗之子也、丁卯、玄至姑
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歷陽、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嬰城固守、玄軍斷洞浦、焚豫州舟艦、豫州刺史
譙王尚之帥步卒九千陣於浦上、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降於玄軍、尚之衆潰、逃於涂中

楊秋降元
尚之被獲
休之敗走
牢之不肯
討元

劉裕請擊
元牢之不
許

元使何穆
說連牢之

何無忌劉
裕劉敬宣
諫牢之勿
從元不聽

牢之遣敬
宣詣元請
降

元入京師
收元顯

玄捕獲之、司馬休之出戰而敗、棄城走、劉牢之素惡驃騎大將軍元顯、恐桓玄既滅、元顯益驕
恣、又恐己功名愈盛、不為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之隙而自
取之、故不肯討玄、元顯日夜昏酣、以牢之為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
坐而已。牢之軍溧州、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震主
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為之盡力、功成
之日、猶不免誅夷、況為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
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鉤斬袪、猶不害為輔佐、況玄與君無宿昔之怨乎、時
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玄交通、東海中尉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
裕極諫、不聽、其子驃騎從事中郎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父叔之
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既成、恐難圖也、董卓之變將在今
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耳、但平玄之後、令我奈驃騎何、三月乙巳朔、牢之
遣敬宣詣玄請降、玄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宴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知覺、
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玄板敬宣為諮議參軍、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國子學、辛
未陳於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玄已至南桁、元顯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
軍人皆崩潰、元顯乘馬走入東府、唯張法順一騎隨之、元顯問計於道子、道子但對之涕泣、玄
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曰、為王誕張法順所誤耳、壬申
復隆安年號、帝遣侍中勞玄於安樂渚、玄入京師、稱詔解嚴、以玄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
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荊江三州刺史、假黃鉞、玄以桓偉為荊州刺史、桓謙為尚書左僕射、

桓修為徐兖二州刺史、桓石生為江州刺史、卞範之為丹陽尹。初玄之舉兵，侍中王謐奉詔詣玄，玄親禮之。及玄輔政，以謐為中書令。謐，導之孫也。新安太守殷仲文，覬之弟也，玄姊為仲文妻。仲文聞玄克京師，棄郡投玄，玄以為諮議參軍。劉邁往見玄，玄曰：汝不畏死而敢來耶？邁曰：射鉤斬袪，并邁為三。玄悅，以為參軍。癸酉，有司奏會稽王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從安成郡。斬元顯及東海王彥璋、譙王尚之、庾楷、張法順、毛泰等於建康市。桓修為王誕固請，得流嶺南。玄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劉敬宣請歸諭牢之，使受命，玄遣之。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瀆，私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使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為事已泄，為玄所殺，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敬宣至，不暇哭，即渡江奔廣陵。將吏共殯斂牢之，以其喪歸丹徒。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　桓玄讓丞相、荊江徐三州，改授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揚州牧、領豫州刺史，總百揆。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俱奔洛陽，求救於秦。

夏四月，太尉玄出屯姑孰，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尚書令桓謙及卞範之。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擢雋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玄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飢寒，由是衆心

王誕殷仲文劉邁附元

乙斬元顯等

敬宣勸牢之襲元不決

牢之議據江北以討元劉襲不從牢之懼走至新州縊死

元殺高素
等劉軌等欲
起兵攻元
不克走元
杜林承元
旨殺道子
元虔之料
袁必篡逆

元殺孫無
終元偽請平
關洛
元作輕舸
桓偉卒元
以桓修代
之
殷仲文卞
範之勸元
受禪

失望、三吳大飢、戶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　秋八月太尉玄諷朝廷以元平元顯功封豫章公、平殷楊功封桂陽公、并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封其子昇、桂陽封其兄子俊、　冬十月太尉玄殺吳興太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謙之從兄朗之劉襲并襲弟季武皆劉牢之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軍袁虔之劉壽高長慶郭恭等皆往從之、將奔魏、至陳留南、分為二輩、軌休之敬宣奔南燕、虔之壽長慶恭奔秦、　冬十二月太尉玄使御史杜林防衛會稽文孝王道子至安成、林承玄旨、酖道子殺之、　袁虔之等至長安秦王興問曰、桓玄才略、何如其父、卒能成功乎、虔之曰、玄乘晉室衰亂盜據宰衡猜忌安忍刑賞不公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玄今已執大柄其埶必將篡逆正可為他人驅除耳興善之、以虔之為廣州刺史、

二年二月乙卯以太尉玄為大將軍、　丁巳玄殺冀州刺史孫無終、　玄上表請帥諸軍掃平關洛、既而諷朝廷下詔不許、乃云奉詔故止、玄初欲飭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玄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　秋八月荊州刺史桓偉卒、大將軍玄以桓修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玄曰、謙修兄弟專據內外、權埶太重、玄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為荊州刺史、石康豁之子也、　九月侍中殷仲文散騎常侍卞範之勸大將軍玄早受禪、陰撰九錫文及冊命、以桓謙為侍中開府錄尚書事、王謐為中書監領司徒、桓胤為中書令、加桓修撫軍大將軍、胤沖之孫也、丙子冊命玄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謙私問彭城內史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為何如、裕曰、楚

庚仄討元桓石康攻敗之

元以皇甫希之充隱

卞範之王謐逼帝禪元

仲文諂元孔樸奉司馬珍之奔壽陽元還帝於尋陽

王宣武之子、勳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新野人庾仄殷仲堪之黨也、聞桓偉死、石康未至、乃起兵襲雍州刺史馮該於襄陽、走之、仄有衆七千、設壇祭七廟、云欲討桓玄、江陵震動、石康至州、發兵攻襄陽、仄敗奔秦、　冬十月、楚王玄上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又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用為己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於己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安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為著作郎、使希之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紛紜、志無一定、變更回復、卒無所施行、性復貪鄙、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蒱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　十一月、詔楚王玄行天子禮樂、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丁丑、卞範之為禪詔、使臨川王寶逼帝書之、寶晞之曾孫也、庚辰、帝臨軒、遣兼太保領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於楚、壬午、帝出居永安宮、癸未、遷太廟神主於琅邪國、穆章何皇后及瑯琊王德文皆徙居司徒府、百官詣姑孰勸進、十二月庚寅朔、玄築壇於九井山北、壬辰、即皇帝位、册文多非薄晉室、或諫之、玄曰、揖讓之文、正可陳之於下民耳、豈可欺上帝乎、大赦、改元永始、以南康之平固縣、封帝為平固王、降何后為零陵縣君、瑯琊王德文為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為彭澤縣侯、追尊父溫為宣武皇帝、廟號太祖、南康公主為宣皇后、封子昇為豫章王、以會稽內史王愉為尚書僕射、愉子相國左長史綏為中書令、綏桓氏之甥也、戊戌、玄入建康宮、登御坐、而牀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梁王珍之國臣孔樸奉珍之奔壽陽、珍之晞之曾孫也、　辛亥、桓元還帝於尋陽、　癸丑、納桓溫神主於太廟、桓元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得原放、有干輿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

元不追尊立廟卞承之知其不長

毛璩傳檄討元遣柳約之等擊破桓希

王仲禮料元不成大事

劉裕劉毅何無忌王元德王仲德孟昶劉道規魏詠之檀憑之諸葛長民

三年春正月桓玄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劉氏喬之曾孫也、玄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立廟、散騎常侍徐廣曰、敬其父則子悅、請依故事立七廟、元曰、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晉立七廟、宣帝不得正東向之位、何足法也、秘書監卞承之謂廣曰、若宗廟之祭果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廣邈之弟也、玄自即位、心常不自安、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流殺人甚多、讙譁震天、玄聞之懼曰、奴輩作矣、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不體、或片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尚書答詔、誤書春蒐為春菟、自左丞王納之以下、凡所關署、皆被降黜、或手注直官、或自用令史、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畋、或一日數出、遷居東宮、更繕宮室、土木並興、督迫嚴促、朝野騷然、思亂者衆、元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其命、璩寶之孫也、玄以桓希為梁州刺史、分命諸將戍三巴以備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帥衆進屯白帝、玄以桓宏為青州刺史、鎮廣陵、刁逵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宏脩之弟、逵彝之子也、初太原王元德及弟仲德為苻氏起兵攻燕主垂、不克、來奔、朝廷以元德為宏農太守、仲德見桓宏稱帝、謂人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平昌孟昶為青州主簿、桓宏使昶至建康、玄見而悅之、謂劉邁曰、素士中得一尚書郎、卿與其州里、甯相識否、邁素與昶不善、對曰、臣在京口、不聞昶有異能、唯聞父子紛紛、更相贈詩耳、玄笑而止、昶聞而恨之、既還京口、裕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元德、仲德、昶及裕弟道規、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琊諸葛長民、河內太守隴西辛扈興、振威將軍東莞童厚之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為桓宏中兵參軍、裕使毅就道

辛扈興重厚之等合謀起兵討元

孟昶妻周氏助夫舉義

無忌母言元必敗裕必成

裕使無忌斬桓脩退刁宏等

裕署劉穆之為主簿

孟昶與毅道規斬桓

規及昶於江北、共殺宏據廣陵、長民為刁逵參軍、使長民殺逵據歷陽、元德扈興厚之在建康使之聚眾攻玄為內應、刻期齊發、孟昶妻周氏富於財、昶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使我一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卿幸早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悵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兒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資以給之、昶弟顗妻周氏之從妹也、周氏紿之曰、昨夜夢殊不祥、門內絳色物宜悉取以為厭勝、妹信而與之、遂盡縫以為軍士袍、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竊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為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丙辰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眾隨之齊入、即斬桓脩以徇、脩司馬刁宏帥文武佐吏來赴、裕登城、謂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輿返正於尋陽、我等并被密詔、誅除逆黨、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矣、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為、宏等信之、收眾而退、裕問無忌曰、今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讙譟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直視不言者久之、既而返室、壞布裳為袴、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孟昶勸桓宏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宏方噉粥、即斬之、因收眾濟江、裕使毅誅刁宏、先是裕遣同謀周安穆入建康報劉邁、邁雖酬許、意甚惶懼、安穆慮事泄、乃馳歸、玄

裕使毅誅之宏殺邁以裕謀白尤元反殺之并及元德扈興厚之等

元畏裕毅無忌

裕以朱齡石為參軍

裕斬吳甫之檀憑之敗死裕進戰彌厲斬皇甫敷

以邁為竟陵太守、邁欲亟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大驚、封邁為重安侯、既而嫌邁不執安、移使得逃去、乃殺之、悉誅元德扈興厚之等、衆推劉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孟昶為長史守京口、檀憑之為司馬、彭城人應募者、裕悉使郡主簿劉鍾統之、丁巳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於竹里、移檄遠近、聲言益州刺史毛璩已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正於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并帥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已據歷陽、玄移還上宮、名侍官皆入止省中、加揚州刺史新安王桓謙征討都督、以殷仲文代桓脩為徐兗二州刺史、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擊之、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初袁真殺朱憲、憲弟綽逃奔桓溫、溫克壽陽、綽輒發真棺戮其尸、溫怒將殺之、桓沖請而免之、綽事沖如父、沖薨、綽嘔血而卒、劉裕克京口、以綽子齡石為建武參軍、三月戊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於江乘、將戰、齡石言於裕曰、齡石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裕義而許之、甫之玄驍將也、其兵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衆皆披靡、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甯遠將軍檀憑之敗死、裕進戰彌厲、敷圍之數重、裕倚大樹挺戰、敷曰汝欲作何死、拔戟將刺之、裕瞋目叱之、敷辟易、裕黨儀至射敷中額而踣、裕援刀直進、敷曰、君有天命、以子孫為託、裕斬之、厚撫其孫、裕以檀憑之所

曹靖之言玄必敗

裕大敗桓謙等玄出奔

裕入建康

領兵配參軍檀祇祇憑之之從子也、玄聞二將死、大懼、名諸道術人推算及為厭勝、問羣臣曰、朕其敗乎、吏部郎曹靖之對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玄曰、民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默然、使桓謙及遊擊將軍何澹之屯東陵、侍中後將軍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己未、裕軍食畢、悉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羸弱登山、張旗幟為疑兵、數道并前、布滿山谷、玄偵候者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恐、遣武衞將軍庾賾之帥精卒副援諸軍、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畏伏裕、莫有鬭志、裕與劉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陣、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炎熛天、鼓譟之音、震動京邑、謙等諸軍大潰、玄時雖遣軍拒裕、而走意已決、潛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於石頭、聞謙等敗、帥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遇前相國參軍胡藩執馬鞚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受累世之恩、不驅令一戰、一旦捨此、欲安之乎、玄不對、但舉策指天、因鞭馬而走、西趨石頭、與仲文等浮江南走、經日不食、左右進粗飯、玄咽不能下、昇抱其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裕入建康、王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裕、裕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對哭、追贈元德給事中、以仲德為中兵參軍、裕止桓謙故營、遣劉鍾據東府、庚申、裕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溫神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納於太廟、遣諸將追玄、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誅玄宗族在建康者、裕使臧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裕問熹、卽得無欲此乎、熹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裕笑曰、聊以戲卿耳、熹燾之弟也、壬戌、玄司徒王謐與衆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為侍

中領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推裕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瑯琊內史孟昶為丹陽尹劉道規為義昌太守裕始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眾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初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刁逵執長民檻車送桓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逵棄城走為其下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唯赦其季弟給事中騁逵故吏匿其弟子雍送洛陽秦王興以為太子中庶子裕以魏詠之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諸葛長民為宣城內史初裕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貴之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逵樗蒱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枊謐見之責逵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憾逵而德謐蕭方等曰夫蛟龍潛伏魚蝦褻之是以漢帝赦雍齒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今王謐為公刁逵亡族酬恩報怨何其狹哉 丁卯劉裕還鎮東府 桓玄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辛未玄逼帝西上劉毅帥何無忌劉道規等諸軍追之玄留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與郭昶之守湓口 丙戌劉裕稱受帝密詔以武陵王遵承制總百官行事因大赦惟桓玄一族不宥 劉敬宣高雅之謀殺南燕王備德推司馬休之為主雅之邀劉軌同謀軌不從謀頗泄敬宣等南走南燕人收軌殺之追及雅之又殺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間聞桓玄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為晉陵太守 夏四月己丑武陵王遵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百官稱制書教稱令書以司馬休之監荊益梁甯秦雍六州

桓元挾帝至江陵桓石康納之

裕保全王謐

魏詠之等擊斬楊秋

無忌道規破何澹之等

裕引用胡藩

諸軍事領荆州刺史、庚寅桓玄挾帝至江陵、桓石康納之、玄更署制百官、以卞範之為尚書僕射、自以奔敗之後、恐威令不行、乃更增峻刑罰、衆益離怨、殷仲文諫、玄怒曰、今以諸將失律、天文不利、故還都舊楚、而羣小紛紛、妄興異議、方當糾之以猛、未可施之以寬也、荆江諸郡、聞玄播越、有上表奔問起居者、玄皆不受、更令所在賀遷新都、初王謐為玄佐命元臣、玄之受禪、謐手解帝璽綬、及玄敗、衆謂謐宜誅、劉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綬所在、謐內不自安、逃奔曲阿、裕牋白武陵王、迎還復位、　桓玄兄子歆引氐帥楊秋寇歷陽、魏詠之帥諸葛長民劉敬宣劉鍾共擊破之、斬楊秋於練固、玄使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帥數千人、就何澹之等、共守湓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庚戌澹之等引舟師逆戰、澹之常所乘舫、羽儀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得之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既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道規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澹之軍中驚擾、無忌之衆亦以為然、乘勝進攻、澹之等大破之、無忌等克湓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還京師、加劉裕都督江州諸軍事、桑落之戰、胡藩所乘艦、為官軍所燒、藩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乃得登岸、時江陵路已絕、乃還豫章、劉裕素聞藩為人忠直、引參領諸軍事、　桓玄收集荆州兵、曾未三旬、有衆二萬、樓船器械甚盛、甲寅玄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以苻宏領梁州刺史為前鋒、又使散騎常侍徐放先行、說劉裕等曰、若能旋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劉裕以諸葛長民都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以劉敬宣為江州刺史、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下邳太守平昌孟懷玉帥衆自尋陽西上、五月癸酉與桓玄遇於崢嶸洲、毅等兵不滿萬人、

道規殺等麾眾爭先元中夜遁郭銓降毅毅遣劉懷肅討平劉統馮稚等元挾帝西走殷仲文叛元奉二后還建康

元修之誘元入蜀

馮遷斬桓元等乘輿反正于江陵

桓謙桓振復陷江陵

而玄戰士數萬眾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眾我寡強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為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恇怯加之已經奔敗眾無固志決機兩陣將雄者克不在眾也因麾眾先進毅等從之玄常漾舸於舫側以備敗走由是眾莫有鬭心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眾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詣毅降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肅懷敬之弟也玄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船收集散卒因叛玄奉二后奔夏口遂還建康己卯玄與帝入江陵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奔漢中就桓希而人情乖沮號令不行庚辰夜中處分欲發城內已亂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馬出城西走至城門左右於闇中斫玄不中其徒更相殺害前後交橫玄僅得至船左右分散惟卞範之在側辛巳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為侍衛玄將之漢中屯騎校尉毛脩之璩之弟子也誘玄入蜀玄從之甯州刺史毛璠璩之弟也卒於官璩使其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璠喪歸江陵壬午遇玄於枚回洲祐之恬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皆死益州督護漢嘉馮遷抽刀前欲擊玄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又斬桓石康桓濬庾賾之執桓昇送江陵斬於市乘輿反正於江陵以毛脩之為驍騎將軍甲申大赦諸以畏逼從逆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於太廟劉毅等傳送玄首梟於大桁毅等既戰勝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又遇風船未能進玄死幾一旬諸軍猶未至時桓謙匿於沮中揚武將軍桓振匿於華容浦玄故將王稚徽戍巴陵遣人報振云桓歆已克京邑馮稚復克尋陽劉毅諸軍並中路敗退振大喜聚黨得二百人襲江陵桓謙亦聚眾應之閏月己

殺王康產王騰之
振欲殺帝謙苦禁之
振肆行誅殺
謙勸振下戰不從
劉毅誅王稚徽
無忌道規攻破桓謙桓蔚
無忌不聽道規言而敗
振殺柳約之
毛璩斬桓希
劉敬宣擊破桓亮
毅等擒孟山圖桓仙

丑、復陷江陵、殺王康產王騰之、振見帝於行宮、躍馬奮戈、直至階下、問桓昇所在、聞其已死、瞋目謂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琅琊王德文下牀謂曰、此豈我兄弟意耶、振欲殺帝、謙苦禁之、乃下馬斂容、致拜而出、壬辰、振為玄舉哀、立喪庭、諡曰武悼皇帝、癸巳、謙等帥羣臣奉璽綬於帝曰、主上法堯禪舜、今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矣、以琅琊王德文領徐州刺史、振為都督八郡諸軍事荊州刺史、謙復為侍中衛將軍、加江豫二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振少薄行、玄不以子姪齒之、至是歎曰、公昔不早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為前鋒、天下不足定也、今獨作此安歸乎、遂縱意酒色、肆行誅殺、謙勸振引兵下戰、己守江陵、振素輕謙不從其言、劉毅至巴陵、誅王稚徽、何無忌劉道規進攻桓謙於馬頭、桓蔚於龍泉、皆破之、蔚祕之子也、無忌欲乘勝直趣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於靈溪、馮該以兵會之、無忌等大敗、死者千餘人、退還尋陽、與劉毅等上牋請罪、劉裕以毅節度諸軍、免其青州刺史、桓振以桓蔚為雍州刺史、鎮襄陽、柳約之羅述甄季之聞桓玄死、自白帝進軍至枝江、聞何無忌等敗於靈溪、亦引兵退、俄而述季之皆病、約之詣桓振偽降、欲謀襲振、事泄、振殺之、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收其餘眾保涪陵、六月、毛璩遣將攻漢中、斬桓希、璩自領梁州、　劉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未嘗無備、故何無忌等雖敗退、賴以復振、桓玄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之、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復自尋陽西上、至夏口、桓振遣鎮東將軍馮該守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山城、輔國將軍桓仙客守偃月壘、眾合萬人、水陸相援、毅攻魯山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遏中流、自辰至午、二城俱潰、生擒山圖仙客、該走石

毅等進克巴陵文處茂擊破桓放之

劉懷肅斬馮該桓謙等奔秦毅遣唐興斬振復取江陵

城　冬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毅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劉裕復以毅為兗州刺史桓振以桓放之為益州刺史屯西陵文處茂擊破之放之走還江陵　是歲晉民避亂襁負之淮北者道路相屬

義熙元年春正月南陽太守扶風魯宗之起兵襲襄陽桓蔚走江陵己丑劉毅等諸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遣使求割江荊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辛卯宗之擊破振將桓楷於柞溪進屯紀南振留桓謙馮該守江陵引兵與宗之戰大破之劉毅等擊破馮該於豫章口桓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桓振還望見火起知城已陷其衆皆潰振逃於溳川乙未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戊戌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沖忠於王室特赦其孫胤以魯宗之為雍州刺史毛璩為征西將軍都督益梁秦涼甯五州諸軍事璩弟瑾為梁秦二州刺史瑗為甯州刺史劉懷肅追斬馮該於石城桓謙桓怡桓蔚桓謐桓楷何澹之皆奔秦怡宏之弟也　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　三月桓振自鄖城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戰敗奔襄陽振自稱荊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自雲杜引兵馳赴與振戰於沙橋劉毅遣廣武將軍唐興助之臨陳斬振復取江陵甲午帝至建康乙未百官詣闕請罪詔令復職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於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庚子以瑯琊王德文為大司馬武陵王遵為太保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徐青二州刺史如故劉毅為左將軍何無忌為右將軍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劉道規為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魏詠之為征虜將軍吳國內史裕固讓不受加錄尚書事又不受屢請歸藩

詔百僚敦勸、帝親幸其第、裕惶懼、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以魏詠之為荆州刺史、代司馬休之、初劉毅嘗為劉敬宣甯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為人豪耶、此君之性、外寛而内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為江州、辭以無功、不宜授任先於毅等、裕不許、毅使人言於裕曰、劉敬宣不豫建義、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正可為員外常侍耳、聞已授郡、實為過優、尋復為江州、尤用駭惋、敬宣愈不自安、自表解職、乃召還為宣城内史、　桓玄餘黨桓亮苻宏等擁衆寇亂郡縣者以十數、劉毅劉道規檀祗等分兵討滅之、荆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為都督淮南等五郡軍事豫州刺史、何無忌為都督江東五郡軍事會稽内史、

二年冬十月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城郡公、自餘封賞有差、

張溥曰、孝武帝在位二十一年。弑於張貴人。當國者會稽王道子。隱而不問也。安帝初立。王恭兵起所稱討者王國寶王緒亦釋貴人不問也道子斬國寶緒以謝過恭始還鎮兵可以止矣未幾復反者庾楷説之也王恭用兵殷仲堪應之劉牢之恭所厚也桓玄楊佺期仲堪所任也牢之附恭則背恭附司馬元顯則背元顯附玄則背玄反覆速死宜矣恭信牢之而死仲堪畏玄而死佺期救仲堪而死牢之討玄而死歴觀諸人之死皆桓氏先驅也恭再興晉陽之甲牢之止之不聽而敗後雖負恭其初心尚未欲亂也玄與佺期憤不得志説仲堪舉兵直亂首矣王恭仲堪無為亂之才而有可用之兵玄與牢之佺期無可用之兵而有為亂之才是以牢之必用恭元佺期必用仲堪其亂始成牢之工於叛人

王珣流孫泰於廣州
王雅薦之召還
謝輶發泰謀
會稽王道子使

玄佺期心乎賊晉繩以春秋誅意之法首誅者玄佺期次之牢之又次之久之諸人俱斃玄反居勝勢者何也牢之殺恭仲堪之勢孤矣仲堪勢孤則牢之當併力以攻仲堪牢之不攻而玄攻之於是仲堪佺期死而牢之益孤矣牢之既歸元顯必當從之討玄又懷貳心與玄連和於是元顯被執玄入京師牢之益窮無所之矣斯時也非牢之併玄即玄併牢之者勢也然玄能併牢之牢之不能併玄者亦勢也同為亂賊而諸人皆以勢歸玄天下孰得有難之者乎玄其可以無君矣惟玄可以無君而玄之罪彰惟玄自以為天下莫有難之者而難之者起劉裕劉毅何無忌等乘間一呼大師咸集建康江陵旗指鋒潰玄始猶挾天子而逃既則失天子而身喪矣然後知玄本無能而仲堪牢之等前者之自為計失也誅君側之惡者其名美而其事危動四方之師者聚之易而散之難王殷起兵不哀孝武之崩而但脩私憾牢之歸正不明討賊之義而欲圖國隙遂至佞人方傪而強臣薦興王室既搖而巫躬不保事始幾微禍成板蕩玄又拱手以勢歸裕而晉竟亡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盧循之亂

晉安帝隆安三年　初琅邪人孫泰學妖術於錢唐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於廣州王雅薦泰於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因王恭之亂以討恭為名收合兵眾聚貨鉅億三吳之人多從之識者皆憂其為亂以中領軍元顯與之善無敢言者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己酉會稽王道子使元顯誘而斬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

元顯請殺之并其六子

孫恩逃入海謀復仇恩攻會稽王凝之奉天師道不出兵父子被殺妻謝道蘊手殺數人桓謙王崇魏隱棄郡

東諸郡起兵

顧胤謝邈等為恩黨所殺

孫恩請誅道子元顯

愚民猶以為泰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恩、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讎、

三年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苦之、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殺上虞令、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羲之之子也、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甲寅、恩陷會稽、凝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凝之妻謝道蘊、奕之女也、聞寇至、舉措自若、命婢肩輿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執、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秦王崇義興太守魏隱皆棄郡走、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許瓧、義興邱允、臨海周胄、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等、皆為恩黨所殺、邈沖皆安之弟子也、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人士為官屬、號其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之同者、戮及嬰孩、死者什七八、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所過掠財物、燒邑屋、焚倉廩、刊木堙井、相帥聚於會稽、婦人有嬰兒不能去者、投於水中曰賀汝先登仙堂、我當尋後就汝、恩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即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為荊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為恩有、畿內諸縣盜賊處處蠭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竊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冬十二月、謝琰擊斬許

謝炎劉牢之所向輒克
劉裕獨擊賊劉敬宣從之遂大捷
牢之濟江孫恩東走以棄寶物子女得脫
高素斬陸瓌邱尩沈穆夫
牢之等縱軍暴掠士民失望
諸將諫謝炎開賊自新之路不從
恩至會稽謝炎兵敗為張猛所殺
高雅之敗於孫恩

允之迎魏隱還郡、進擊邱尩破之、與劉牢之轉鬬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牢之引劉裕為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殺傷甚重、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聞牢之臨江、曰、我割浙江以東、不失作句踐、戊申、牢之引兵濟江、恩聞之曰、孤不羞走、遂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高素破恩黨於山陰、斬恩所署吳郡太守陸瓌、吳興太守邱尩、餘姚令吳興沈穆夫、東土遭亂、企望官軍之至、既而牢之等縱軍士暴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無復人跡、月餘乃稍有還者、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帥徐州文武戍海浦、

四年夏五月、謝琰以資望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為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苻堅之衆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既而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邢浦、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己卯、至會稽、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為帳下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桓恐郡民復應恩、殺男女數千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拒之、　冬十一月、高雅之與孫恩戰於餘姚、雅之敗走山陰、死者十七八、詔以劉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帥衆擊恩、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以備恩、

牢之擊孫恩復走入海

鮑嗣之不聽裕言戰沒

孫恩殺袁崧

恩奄至丹徒裕擊破之

恩徑向京師元顯戰不利

恩為譙王尚之劉牢之浮海北走

通執高雅

五年春二月丙子孫恩出浹口、攻句章、不能拔、劉牢之擊之、恩復走入海、　三月、孫恩北趣海鹽劉裕隨而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滬瀆、裕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帥吳兵一千、請為前驅、裕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為聲勢、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鼓、前驅既交、諸伏皆出、裕舉旗鳴鼓、賊以為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盡、至向戰處、令左右脫取死人衣、以示閑暇、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賊懼而退、裕乃引歸、　夏五月孫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崧、死者四千人、　六月甲戌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乙亥內外戒嚴、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等備白石、左衛將軍王嘏等屯中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而恩已過、乃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裕衆既少、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鬭志、恩帥衆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擔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衆、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其衆、尋復整兵、徑向京師、後將軍元顯率兵拒戰頻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他謀畧、唯日禱蔣侯廟、恩來漸近、百姓恟懼、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樓船高大、泝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劉牢之已還至新洲、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恩別將攻陷廣陵、殺三千人、甯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於郁洲、為恩所執、　秋八月詔以劉裕為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累戰、

裕累破恩
恩竄入海
辛景破恩
恩赴海死
其黨及妓
妾從者百
數
恩黨推盧
循為主
沙門惠遠
謂循志存
不軌
裕擊敗循
裕擊破徐
道覆
循執吳隱
之道覆執
阮腆之

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亦隨而邀擊之　冬十一月劉裕追孫恩至滬瀆海鹽又
大破之俘斬以萬數恩遂自浹口遠竄入海
元興元年春三月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恐為官
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
循諶之曾孫也神采清秀雅有材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
何太尉元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夏五月盧循自臨海入
東陽太尉桓玄遣撫軍中兵參軍劉裕將兵擊之循敗走永嘉
二年春正月盧循使司馬徐道覆寇東陽二月辛丑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
秋八月劉裕破盧循於永嘉追至晉安屢破之循浮海南走
三年盧循寇南海攻番禺廣州刺史濮陽吳隱之拒守百餘日冬十月壬戌循夜襲城而陷之
燒府舍民室俱盡執吳隱之循自稱平南將軍攝廣州事聚燒骨為共冢葬於洲上得髑髏三
萬餘枚又使徐道覆攻始興執始興相阮腆之
義熙元年盧循遣使貢獻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夏四月壬申以循為廣州刺史徐道覆為始
興相循遺劉裕益智粽裕報以續命湯循以前琅邪內史王誕為平南長史誕說循曰誕本非
戎旅在此無用素為劉鎮軍所厚若得北歸必蒙寄任公私際會仰答厚恩循甚然之劉裕與
循書令遣吳隱之還循不從誕復說循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
耶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循遣隱之與誕俱還
六年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道覆自至番禺說循曰本住嶺外

道覆力勸循乘虛襲建康朝廷急徵劉裕

何無忌不聽鄧潛之殷闡之言戰死於道覆

豈以理極於此傳之子孫耶正以劉裕難與為敵故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君為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歲餘以璽書徵君裕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為也君若不同便當帥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而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守相皆委任奔走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時克燕之問來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乃以韓範為都督八郡軍事燕郡太守封融為勃海太守檀韶為琅邪太守戊申引兵還韶祗之兄也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

安成忠肅公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兵艦大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之衆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鬬未易輕也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為晚也若以此衆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壬申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無忌辭色無撓握節而死於是中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就劉裕既而知賊未至乃止

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與數十人至淮上問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尚未至劉

裕急濟江而衆安
諸葛長民劉藩劉道鄰入衛建康
劉毅大敗於循
循聞裕還欲退道覆固爭乃進
裕謀聚衆石頭以破賊
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昶意裕必敗遂仰藥死

公若還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衆乃大安、夏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沒、表送章綬、詔不許、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兖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鄰、各將兵入衛建康、藩、豫州刺史毅之從弟也、毅聞盧循入寇、將拒之、而疾作、既瘳、將行、劉裕遺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獲姦利、其鋒不可輕、今脩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劉藩往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真不及劉裕耶、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循之初入寇也、使徐道覆向尋陽、循自將攻湘中諸郡、荆州刺史劉道規遣軍逆戰、敗於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江陵、徐道覆聞毅將至、馳使報循曰、毅兵甚盛、成敗之事係之於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也、循即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午毅與循戰於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為循所虜、所棄輜重山積、初循至尋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既破毅、乃得審問、與其黨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之、循猶豫累日、乃從之、己未、大赦、裕募人為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敗還者爭言其彊盛、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初何無忌劉毅之南討也、昶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衆頗信之、惟龍驤將軍東海虞丘進廷折昶等、以為不然、中兵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

王仲德勸裕計循

裕料賊迴泊西岸必成禽道覆欲數道攻裕循不從

裕修城築壘以禦賊

劉毅逃歸

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乘虛入寇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彊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間苟求存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昶恚其言不行且以爲必敗因請死裕怒曰卿且申一戰死復何晩昶知裕終不用其言乃抗表自陳曰臣裕北討衆並不同唯臣贊裕行計致使彊賊乘間社稷危逼臣之罪也謹引咎以謝天下封表畢仰藥而死乙丑盧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劉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之鎮京口粹毅之族弟也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劭劭曰若節鉞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徐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爲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乾沒求利既非必克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決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馳驅天下不足定也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於是衆軍轉集裕恐循侵軼用虞丘進計伐樹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劉毅經涉蠻晉僅能自免從者飢疲死亡什七八丙寅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使知中外留事毅乞自貶詔降爲後將軍

盧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劉裕留參軍沈林

裕留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

循還尋陽

裕使王仲德等追之

裕遣孫處沈田子襲番禺

庾悅屢破循

裕帥劉藩檀韶劉敬宣擊循

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及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為之防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林子穆夫之子也庚辰盧循焚查浦進至張侯橋徐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可知吾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戰伏兵發赤特大敗單舸奔淮北林子及將軍劉鍾據柵力戰朱齡石救之賊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陽郡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陳於南塘　盧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秋七月庚申循自蔡洲南還尋陽留其黨范崇民將五千人據南陵甲子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蒯恩中軍諮議參軍孟懷玉等帥衆追循　八月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建威將軍會稽孫處振武將軍沈田子帥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田子林子之兄也衆皆以為海道艱遠必至為難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江州刺史庾悅以鄱陽太守虞丘進為前驅屢破盧循兵進據豫章絕循糧道　九月劉毅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密言於劉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從之冬十月裕帥兗州刺史劉藩寧朔將軍檀韶冠軍將軍劉敬宣等南擊盧循以劉毅監太尉留府後事皆委焉癸巳裕發建康　徐道覆帥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時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邑遣道覆來為刺史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為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湓口初道規使遵為遊軍衆咸以為彊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

劉鍾王仲德攻走范崇民

孫處拔廣州城戮循親黨

裕大敗循

孟懷玉斬徐道覆

沈田子孫處破循

及破道覆卒得遊軍之力眾心乃服　王仲德等聞劉裕大軍且至進攻范崇民於南陵崇民戰艦夾屯兩岸十一月劉鍾自行覘賊大霧賊鉤得其舸鍾因帥左右攻艦戶賊遽閉戶拒之鍾乃徐還與仲德共攻崇民崇民走　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庚戌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十二月己卯進軍大雷庚辰盧循徐道覆帥眾數萬塞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艫之際裕悉出輕艦帥眾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蹙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煙炎張天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丙申裕軍至左里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折幡沈於水眾並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日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板建威將軍褚裕之行廣州刺史裕之裒之曾孫也裕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每從容與裕言穆之權太重裕亦親任之

七年春正月劉藩帥孟懷玉等諸將追盧循至嶺表二月壬午懷玉克始興斬徐道覆　三月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於劉藩曰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季高眾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勢復振矣夏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與處共追之又破循於蒼梧鬱林寧浦會處病不能進循奔交州初九真太守李遜作亂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討斬之瑗卒朝廷以其

杜慧度破循循投水死

子慧度為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碕、破之、循
餘衆猶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五千餘人以應循、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慧度悉
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衆艦俱然、兵衆大潰、循知
不免、先鴆妻子、召妓妾問曰、誰能從我死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難、或云官尚當死、某豈願
生。乃悉殺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及李脫等、函七首送建康、
張溥曰、孫恩、孫泰之兄子也、盧循、恩之妹夫也、徐道覆、循之姊夫也、泰死恩起、恩死循道
覆起、恩智於泰、循智於恩、道覆又智於循、盜賊之興、後來者銳、非劉裕烏能定乎、然孫泰
本孫秀族人、浮狡有小才、師事杜子恭、得其秘術、炫耀瓜刀、無他異能、獨以交結王雅及
司馬元顯稱善養性、躐取郡守、私合徒衆、欲窺晉祚、朝士莫敢顯言、謝輶發姦、始行誅、
當其萌芽、與張讓之黃巾何異哉、恩逃入海、聚亡命、攻會稽、撲滅甚易、王凝之信奉天師、
自撤兵備、開城而揖、城陷身死、鬼兵不來、大盜日熾、會稽內史實為罪魁、謝琰、劉牢之轉
鬬前克、恩懼東走、棄寶物子女、官軍競取之、由是得脫、琰無綏懷武略、復敗死於恩、其覆
轍猶凝之也、劉裕立功陸岸、連擊破恩、恩窮沈海、衆號水仙、亦孫泰之蟬蛻乎、盧循者諶
之曾孫、雙眸炯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奕碁、沙門惠遠素知其不軌、恩亡、餘衆推循為主、既
執吳隱之、居廣州、貢獻朝廷、意欲常保嶺外、徐道覆乃說其乘虛襲建康、勉強出兵、殺何
無忌、敗劉毅、勢遂橫決、聞劉裕師還、震駭失色、道覆請循於新亭至白石焚舟直上、數道
攻裕、循疑不聽、師老淮口、退還尋陽、裕分兵追擊、劉藩孟懷玉斬道覆於始興、杜慧度斬
循於交州、二賊盡死、恩死時先鴆妻子、妓妾後沈於水、彼與恩盜術同、其死法亦同、然令

毛璩使弟瑾瑗討桓振侯暉陽昧謀作亂襲殺毛瑾逼譙縱為主李騰納縱兵滅璩瑗縱稱成都王

司馬榮期擊敗譙明子楊承祖殺榮期

道覆計行將以英雄自為也曷至速滅哉裕克南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循等入寇乃引軍遽還何劉喪敗建康孤危孟昶欲奉乘輿過江飲藥死諫裕仗義決謀轉敗為勝忠動國門功造京社賊失之於怯裕得之於勇猶豫者勝不償負善斷者危可復安觀劉裕之驅馳神武益恨王凝之謝琰之養寇何無忌劉毅之輕敵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二

譙縱之亂

晉安帝義熙元年　初毛璩聞桓振陷江陵帥衆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出外水參軍巴西譙縱侯暉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暉至五城水口與巴西陽昧謀作亂縱為人和謹蜀人愛之暉昧共逼縱為主縱不可走投於水引出以兵逼縱登輿縱又投地叩頭固辭暉縛縱於輿還襲毛瑾於涪城殺之推縱為梁秦二州刺史璩至略城聞變奔還成都遣參軍王瓊將兵討之為縱弟明子所敗死者什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兵殺璩及弟瑗滅其家縱稱成都王以從弟洪為益州刺史以明子為巴州刺史屯白帝於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氐王楊盛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

二年春正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明子於白帝破之　秋九月劉裕聞譙縱反遣龍驤將軍毛修之將兵與司馬榮期文處茂時延祖共討之修之至宕渠榮期為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巴州刺史修之退還白帝

三年秋八月毛修之與漢嘉太守馮遷合兵擊楊承祖斬之修之欲進討譙縱益州刺史鮑陋

遷擧新承
祖
修之欲討
譙縱為勉
陋所阻
劉裕表劉
敬宣伐蜀
譙縱臣姚
興通盧循
桓謙請丁
秦與縱共
擊裕
譙縱使人
守桓謙
姚興遣姚
賞王敏救
縱
劉敬宣失
利免官
劉毅欲重
懲敬宣裕
保護之
興拜縱為
蜀王
劉道規遣
王鎮之等
入援建康

不可、修之上表言人之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塗已竭、所以借命朝露者、庶憑天威誅夷雖逆、今屢有可乘之機、而陋每違期不赴、臣雖効死寇庭、而救援理絕、將何以濟、劉裕乃表襄城太守劉敬宣帥眾五千伐蜀、以劉道規為征蜀都督、　九月譙縱稱藩於秦、

四年夏五月譙縱遣使稱藩於秦、又與盧循潛通、縱上表請桓謙於秦、欲與之共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曰、臣之累世著恩荊楚、若得因巴蜀之資、順流東下、士民必翕然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以為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謙泣謂諸弟曰、姚主之言神矣、　秋七月劉敬宣既入峽、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轉戰而前、譙縱求救於秦、秦王興遣平西將軍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軍至黃虎、去成都五百里、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眾拒嶮、相持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敬宣坐免官、削封三分之一、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督統降號建威將軍、九月劉裕以敬宣失利、請遜位、詔降為中軍將軍、開府如故、劉毅欲以重法繩敬宣、裕保護之、何無忌謂毅曰、奈何以私憾傷至公、毅乃止、

五年春正月秦王興遣使冊拜譙縱為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

六年秋八月譙縱遣侍中譙良等入見於秦、請兵以伐晉、縱以桓謙為荊州刺史、譙道福為梁州刺史、帥眾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前將軍茍林帥騎兵會之、江陵自盧循東下、不得建康之問、羣盜互起、荊州刺史劉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帥天門太守檀道濟廣武將軍彭城到彥之入援建康、道濟、祇之弟也、鎮之至尋陽、為茍林所破、盧循聞之、以林為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

魯宗之帥眾赴江陵

劉道規檀道濟攻斬桓謙

劉遵斬苟林

裕謀伐蜀用朱齡石為元帥

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克建康桓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江林屯江津二寇交逼江陵士民多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眾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帥眾數千自襄陽赴江陵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諸將佐皆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苟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苟林愚懦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為不支數日乃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等大陳舟師兼以步騎戰於枝江檀道濟先進陷陳謙等大敗謙單舸奔苟林道規追斬之還至涌口討林林走道規遣諮議參軍臨淮劉遵帥眾追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欲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眾於是大安　九月劉遵斬苟林於巴陵　冬十一月癸丑益州刺史鮑陋卒譙道福陷巴東殺守將溫祚時延祖

八年冬十一月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眾皆以為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石為益州刺史帥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隸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

朱齡石等發裕函書三道進兵

劉鍾請齡石先克平模直進成都齡石拔北城南城潰臧熹擊斬譙撫之譙小苟亦潰齡石入城都譙縱女勸父勿走不從縱投譙道福不納自縊死衆散道福出走被執而斬

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修之固請行裕恐修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

九年夏六月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以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衆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祗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恟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為蜀子虜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迴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譙小苟塞打鼻臧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祗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衆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衆皆許諾道

福盡散金帛以賜眾眾受之而走道福逃於獠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於軍門齡石徙馬耽於越巂耽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

張溥曰譙縱稱王於晉安帝義熙元年之春死於九年之秋鴟鳴數載顛覆隨及其出成都而奔也女固止之請死先人墓不聽投譙道福於涪道福怒投以劍去而自縊彼志圖興王而智慚女子岷峨在握而投足無路可謂窮矣縱祖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謹慎蜀人愛之為安西府參軍毛璩東討桓振梁州人不樂遠征侯暉陽昧謀作亂逼縱為主縱赴水投地叩頭固辭不得已而登輿滅毛氏稱成都王自是毛修之被困劉敬宣喪師連年無功重朝廷憂縱始畏作賊久之居然賊矣忍死須臾萬世為戮斯亦足為執節不堅貪生昧義者戒也劉裕遣帥失利既懲黃虎之敗決遣朱齡石授以函書至白帝乃發克平模而成都失守拔北城而南城立潰雖齡石劉鍾長於用兵司帷幄者則裕也桓謙逋逃之餘縱請於秦合兵入寇劉道規擊斬之桓石綏起兵洛口為傅韶所誅桓氏遂滅夫桓玄大逆夷族未盡至謙始蕩無遺種亂臣賊子欲望顛木繇蘖其誠難之然覆桓者謙悞謙者縱縱身未死桓宗已絕叛之為害也非徒自禍必兼禍人從之者其何利乎譙道福憤縱棄城墮功業散金帛以結士欲力戰保蜀眾散出走廣漢人杜瑾執送之斬於軍門與縱斬於王志一也馬耽始從縱亂及縱奔封倉庫以待王師朱齡石徙之越巂耽知不免先引繩死齡石果戮其尸嗚呼充譙縱始事固辭之義馬耽臨死見幾之明即為忠臣不難而臨歧一謬斷首莫贖死生是非分於旦晚其間尤貴早辨哉

通鑑紀事本末

十五冊

宋 建安 袁樞 機仲 著
明 太倉 張溥 天如 論正

呂光據姑臧

晉孝武帝太元七年秋九月車師前部王彌窴鄯善王休密馱入朝於秦請為嚮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為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車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總兵十萬鐵騎五千以伐西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今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過舉臣竊惜之不聽。

八年春正月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密馱車師前部王彌窴為鄉導　冬十二月秦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焉耆等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拒之嬰城固守光進軍攻之

九年秋七月龜茲王帛純窘急重賂獪胡以求救獪胡王遣其弟吶龍侯將馗帥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頭等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茲光與戰於城西大破之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立帛震為龜茲王　八月秦王堅聞呂光平西域以光為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校尉道絕不通

十年春三月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將軍但東歸中道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將士議進止眾皆欲還乃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

DS
735
.A2
L5
v.15

苻堅使呂光代西域苻融諫不聽

呂光破龜茲王帛純威恩著西域

光欲居龜茲鳩摩羅什請其東歸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呂光據姑臧

晉孝武帝太元七年秋九月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入朝於秦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為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與淩江將軍姜飛輕車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總兵十萬鐵騎五千以伐西域光代陽羌酋婆樓之子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今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過舉臣竊惜之不聽

八年春正月秦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密馱車師前部王彌寘為鄉導　冬十二月秦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焉耆等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拒之嬰城固守光進軍攻之

九年秋七月龜茲王帛純窘急重賂獪胡以求救獪胡王遣其弟吶龍侯將馗帥騎二十餘萬并引温宿尉頭等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茲秦呂光與戰於城西大破之帛純出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為龜茲王　八月秦王堅聞呂光平西域以光為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校尉道絶不通

十年春三月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將軍但東歸中道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將士議進止衆皆欲還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

楊翰請梁熙守高梧谷口及伊吾關以拒光弗聽

張統請熙奉苻洛以圖光不聽反殺洛

杜進料熙不能用翰謀

楊翰降光

姚靜李純降光

光遣彭晃等擒梁胤

彭濟執熙降光殺之

宋泮死義

珍寶奇玩驅駿馬萬餘匹而還　秋九月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彊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為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弗聽美水令犍為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略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莫若奉為盟主以收眾望推忠義以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奠合四州之眾掃光逆寧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又弗聽殺洛於西海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離心速進以取之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至玉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以子胤為鷹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帥眾五萬拒光於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志而遏歸國之眾遣彭晃杜進姜飛為前鋒與胤戰於安彌大破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附於光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表杜進為武威太守自餘將佐各受職位涼州郡縣皆降於光獨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宋泮城守不下光攻而執之讓泮曰吾受詔平西域而梁熙絕我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為附之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但苦力不足不能報君父之讎耳豈肯如逆氐彭濟之所為乎主滅臣死固其常也光殺泮及皓主簿尉祐姦佞傾險與彭濟同執梁熙光

尉祐譖殺姚皓等十餘人

尉祐叛姜飛擊破之

焦松等迎張大豫為主攻呂光

王穆請大豫席卷嶺西勿逼姑臧不從

光破斬禿髮奚于

大豫敗死王穆襲據酒泉

彭晃叛光光討誅之

王穆攻索嘏郭瑀諫不聽不食卒

寵信之祐譖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涼州人由是不悅、光以祐為金城太守、祐至允吾、襲據其城以叛、姜飛擊破之、祐奔據興城、

十一年初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河西、依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於魏安、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聚兵數千人、迎大豫為主、攻呂光昌松郡拔之、執太守王世強、光使輔國將軍杜進擊之、進兵敗、大豫進逼姑臧、王穆諫曰、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礪兵積粟、然後東向與之爭、不及期年、光可取也、大豫不從、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元鳳凰、以王穆為長史、傳檄郡縣、使穆說諭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皆起兵應之、有眾三萬、保據楊塢、　夏四月張大豫自楊塢進屯姑臧城西、王穆及禿髮思復鞬子奚于帥眾三萬、屯於城南、呂光出擊、大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秋九月呂光得秦王堅凶問、舉軍縞素、謚曰文昭皇帝、冬十月大赦、改元太安、十一月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掠民五千餘戶、保據俱城、

十二月呂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

十二年秋七月呂光將彭晃徐炅攻張大豫於臨洮破之、大豫奔廣武、王穆奔建康、八月廣武人執大豫、送姑臧斬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　冬十二月呂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殺湟河太守強禧以叛、張掖太守彭晃亦叛、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在南、伺釁而動、若晃穆未誅、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實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若三寇連兵、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初叛、與寧穆情契未密、出其倉猝、取之差易耳、乃自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拔其城、誅晃、初王

王穆敗走被斬

穆起兵遣使招敦煌處士郭瑀瑀歎曰今民將左衽吾忍不救之邪乃與同郡索嘏起兵應穆運粟三萬石以餉之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嘏為敦煌太守既而穆聽讒言引兵攻嘏瑀諫不聽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而卒呂光聞之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不可以憚屢戰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遂帥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屯涼興穆引兵東還未至眾潰穆單騎走騂馬令郭文斬其首送之

光甥石聰言負杜進

十三年　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光以為武威太守貴寵用事羣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之曰中州人言我為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不聞有舅光由是忌進而殺之

段業請光勿慕吳起商鞅

光與羣僚宴語及政事參軍京兆段業曰明公用法太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彊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猶懼不濟乃慕起鞅之為治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

十四年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大赦改元麟嘉置百官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至姑臧光立石氏為妃紹為世子

十九年秋七月三河王光以子覆為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呂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

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大赦改元龍飛備置百官以世子紹為太子封子弟為公侯者二十人以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僕射著作郎段業等五人為尚書

張溥曰呂婆樓苻堅佐命臣也其子光復有大功於堅若史書所載刺張蚝敗苟興平慕容暐滅李馬擊苻洛其最著矣堅欲圖西域命光出討太子宏執其手曰君器相非常必

有大福宜深保愛既泥流稽首帛純出亡破獪胡七十萬騎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龜茲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不賓之胡貢款屬路使光是時撫綏既定振旅還秦則名高張騫忠比班侯玉門陽關世記其績乃忽晡姑臧自領涼州何也說者謂苻堅喪敗長安危逼光歸無途莫若據國自雄壯秦藩籬然以晉紀攷之孝武帝太元七年九月秦遣光擊西域九年破龜茲十年九月擊涼州殺刺史梁熙而代之堅則太元八年之冬敗於晉十年之秋弒於姚萇十一年冬光得堅凶問始自稱酒泉公是光據涼州時堅尚未死也國君蒙難大兵掌握設統駿馬銳師與梁熙抗義入援慕容垂姚萇等未始不懾其威名斂戈解散於是出故主於窮山復京師之舊宇夷夏承風燕秦混一較之偏安立漠迹蒙不順豈徒隗囂竇融之懸殊哉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不能納楊翰之言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為光所敗張大豫為天錫世子魏安人迎立之誅叛復國事可以濟乃違王穆正諫輕戰而亡兩人才智不及光什一宜其覆隕獨光有過人之能負夙世之望狡圖外方若與燕秦相應宋泮宋皓守義被殺毫無怍情雖其罪稍減垂萇敢於無君則一也昔苻重鎮洛陽以光為長史重謀反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令光檻車送重以今觀之忠孝安在哉光少好鷹馬時人莫識唯王猛異之然猛能知慕容垂之賜叛不能察呂光之二心知人其誠難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四

乞伏據金城

晉成帝咸和四年　初隴西鮮卑乞伏述延居於苑川侵幷鄰部士馬彊盛及趙亡述延懼遷

苻堅以乞伏司繁為南單于

國仁擊破祕宜

於麥田、逃延卒、子傉大寒立、傉大寒卒、子司繁立、
簡文帝咸安元年　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司繁帥騎三萬、拒統於苑川、統潛襲度堅山、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其衆聞妻子已降秦、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秦王堅以司繁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衆
孝武帝寧康元年　鮮卑勃寒寇掠隴右、秦王堅使乞伏司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
太元元年　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
八年　秦王堅之入寇也、以乞伏國仁為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頽反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頽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大言曰、苻氏疲民逞兵、殆將亡矣、吾當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及堅敗、國仁遂迫脅諸部有不從者、擊而併之、衆至十餘萬、
十年　秋九月、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元建義、以乙旃童埿為左相、屋引出支為右相、獨孤匹蹄為左輔、武羣勇士為右輔、弟乾歸為上將軍、分其地置武城等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
十一年　春正月、南安祕宜帥羌胡五萬餘人、攻乞伏國仁、國仁將兵五千逆擊、大破之、宜奔還南安、　秋七月、祕宜與莫侯悌眷帥其衆三萬餘戶、降於乞伏國仁、國仁拜宜東秦州刺史、悌眷梁州刺史、
十二年　春三月、秦王登以乞伏國仁為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　夏六月、苑川王國仁帥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三部於六泉、秋七月、與沒奕干金熙戰於渴渾川、沒奕干金熙

國仁卒弟乾歸立

鮮卑羌胡多附乾歸

熾磐明勇過諸父

乾歸殺楊定苻崇盡有隴西地

大敗、三部皆降、

十三年夏四月苑川王國仁破鮮卑越質叱黎於平襄、獲其子詰歸、　六月苑川王乞伏國仁卒、謚曰宣烈、廟號烈祖、其子公府尚幼、羣下推國仁弟乾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元太初、　秋七月河南王乾歸立其妻邊氏為王后、置百官、倣漢制、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為丞相、梁州刺史悌眷為御史大夫、金城邊芮為左長史、東秦州刺史祕宜為右長史、武始翟勍為左司馬、略陽王松壽為主簿、從弟軻彈為梁州牧、弟益州為秦州牧、屈眷為河州牧、

九月河南王乾歸遷都金城、

十四年春正月秦王登以河南王乾歸為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　夏五月金城王乾歸擊侯年部、大破之、於是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乾歸、　冬十一月枹罕羌彭奚念附於乾歸、以奚念為北河州刺史、

十五年冬十二月越質詰歸據平襄、叛金城王乾歸、

十六年春正月金城王乾歸擊越質詰歸、詰歸降、乾歸以宗女妻之、

十八年金城王乾歸立其子熾磐為太子、熾磐勇略明決、過於其父、

十九年春正月秦主登遣使拜金城王乾歸為左丞相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

夏六月秦主登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為梁王后、　冬十月秦主崇為梁王乾歸所逐、犇隴西王楊定、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十一月梁王乾歸自稱秦王、大赦、

乾歸不肯奔成紀以避呂光

呂延不從耿稚諫戰死

二十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為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為右僕射置官皆如魏武晉文故事然猶稱大單于大將軍邊芮等領府佐如故　夏六月西秦王乾歸遷於西城

二十一年越質詰歸帥戶二萬叛西秦降於秦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乾歸羣下請東奔成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雖衆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自走矣光軍於長最遣太原公纂等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帥衆二萬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干攻其東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紿延云乾歸衆潰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延不從進與乾歸遇延戰死稚與將軍姜顯收散卒還屯枹罕光亦引兵還姑臧　夏六月西秦王乾歸徵北河州刺史彭奚念為鎮衛將軍以鎮西將軍屋引破光為河州牧定州刺史翟瑥為興晉太守鎮枹罕

三年西秦丞相出連乞都卒冬十月以金城太守辛靜為右丞相

四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遷都苑川　夏五月秦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千伐西秦入自南安峽西秦王乾歸帥諸將拒之軍於隴西　秋七月西秦王乾歸使武衛將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秦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使慕兀帥中軍一萬屯柏楊鎮軍將軍羅敦帥外軍四萬屯侯辰谷乾歸自將輕騎數千前候秦兵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為追騎所逼入於外軍旦與秦戰大敗走歸苑川其部衆三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

乾歸為姚興所敗奔降利鹿孤

禿髮俱延請利鹿孤徙乾歸不從

利鹿孤將殺熾磐傉檀請宥之姚興使乾歸還鎮苑川

謂諸豪帥曰、吾不才、叨竊名號、已踰一紀、今敗散如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若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等留此、各以其眾降秦、以全宗族、勿吾隨也、皆曰、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吾今將寄食於人、若天未亡我、庶幾異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今相隨而死無益也、乃大哭而別、乾歸獨引數百騎奔允吾、乞降於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迎之、寘於晉興、待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禿髮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之屬國、因亂自尊、今埶窮歸命、非其誠款、若逃歸姚氏、必為國患、不如徙置乙弗之間、使不得去、利鹿孤曰、彼窮來歸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者、俱延、利鹿孤之弟也、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暢、暢馳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帥騎三千、屯捫天嶺、乾歸懼、為利鹿孤所殺、謂其太子熾磐曰、吾父子居此、必不為利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彊、吾將歸之、若盡室俱行、必為追騎所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為質、彼必不疑、吾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乃送熾磐等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　冬十一月、乞伏乾歸至長安、秦王興以為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久之、乞伏熾磐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孤追獲之、利鹿孤將殺熾磐、廣武公傉檀曰、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五年春二月、秦王興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盡以其故部眾配之　夏四月、乞伏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公卿將帥皆降為僚佐偏裨、

元興元年夏四月、乞伏熾磐自西平逃歸苑川、南涼王傉檀歸其妻子、乞伏乾歸使熾磐入朝於秦、秦王興以熾磐為興晉太守、

義熙二年十一月、乞伏乾歸入朝於秦、

乾歸復即秦王位

三年春正月秦王興以乞伏乾歸寖彊難制留為主客尚書以其世子熾磐行西夷校尉監其部眾

四年乞伏熾磐以秦政寖衰且畏秦之攻襲冬十月招結諸部二萬餘人築城於嵻崀山而據之　十二月乞伏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為奚念所敗而還

五年春二月乞伏熾磐入見秦太原公懿於上邽彭奚念乘虛伐之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圍枹罕乞伏乾歸從秦王興如平原熾磐克枹罕遣人告乾歸乾歸逃還苑川　夏四月乞伏乾歸如枹罕留世子熾磐鎮之收其眾得二萬徙都度堅山　秋七月乞伏乾歸復即秦王位大赦改元更始公卿以下皆復本位　冬十月西秦王乾歸立夫人邊氏為王后世子熾磐為太子仍命熾磐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屋引破光為河州刺史鎮枹罕以南安焦遺為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

六年春三月西秦王乾歸攻秦金城郡拔之　秋七月乙丑西秦王乾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降其眾二萬五千徙於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　九月西秦王乾歸攻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二萬五千戶於苑川及枹罕

七年春正月秦王興以太常索稜為太尉領隴西內史使招撫西秦西秦王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遣鴻臚拜乾歸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為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　二月河南王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三千餘戶於度堅城以子敕敦為秦興太守以鎮之　夏四月河南王乾歸徙羌句豈等部眾於疊蘭城以兄子阿柴為興國太守以鎮之五月復以子木奕干為武威太守鎮嵻崀城　秋八月河南

乾歸討斬彭利髮
乞伏公府弒乾歸并弒其諸子
熾磐討誅阿柴公府父子

王乾歸攻秦略陽太守姚龍於柏陽堡克之冬十一月進攻南平太守王憬於水洛城又克之徙民三千餘戶於譚郊遣乞伏審虔帥眾二萬城譚郊　十二月西羌彭利髮襲據枹罕乾歸討之不克

八年春正月河南王乾歸復討彭利髮利髮南走追斬之以乞伏審虔為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　二月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　夏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軍木奕干帥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為鎮京將軍鎮譚郊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熾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於枹罕　秋七月乞伏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於大夏公府奔疊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嵻峎南山追獲之并其四子轘之於譚郊　八月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改元永康葬乾歸於枹罕謚曰武元王廟號高祖　九月河南王熾磐以尚書令武始翟勍為相國侍中太子詹事趙景為御史大夫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等官

十年冬十月河南王熾磐復稱秦王置百官

張溥曰乞伏部著於紇干盛於述延至司繁降苻堅國稍微矣堅使鎮勇士川部眾復集及國仁代鎮會堅寇晉因而逞亂彼蓋決之天道知堅必敗割據一方有得無喪其僭竊同呂光智則過之且光苻氏世臣出討龜茲即思留居鳩摩羅什勸之東歸遂殺梁熙取姑臧國之大叛罪甚無將國仁則隴西故墟舊部士馬世業足雄幸假風飈歸圖興復事近寇暴情殊亂賊是故後涼之據姚萇之流也西秦之興慕容垂之屬也國仁在位四年死子公府沖幼國人立其弟乾歸乾歸斬楊定敗呂延詰歸入朝視罷來貢聲振邊服地連隴

巴誠鮮卑霸主矣姚興師至乾歸修言梟翦欲一舉而并門中忽窮敗北哭辭豪帥奔禿髮利鹿孤以彼阻守金城追師未及聚眾力抗可無越境驟敗遽逃輕於棄國豈可與古公杖策昭烈南奔同日道哉既復背禿髮走依姚興身歷險阻仍歸長安乾歸是時當亦悔向者之出走矣司繁為苻堅所逼願效呼韓入秦聽命乾歸敗於姚興則逃徙靡定終為之臣羌虜何常困厄則附人伺釁則先動子孫行事猶之厥祖也乾歸初霸呂光來伐密貴周等勸其遣愛子往質惡而殺之後復有請其奔成紀者謝不聽卒立大功彼勇於拒光而怯於讓興可謂知强弱明進退矣然南景門崩有國不守梟鳥集手身則被弒災禍之來弗能避也乾歸代兄之位謀立後嗣當在兄子公府舍之而自立其子能無怨乎公府弒之殺其諸子此吳公子光所以刺王僚也熾磐討殺公府稱復父仇夷狄有人猶賢於晉安帝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五

禿髮據廣武

晉安帝興寧三年冬十月鮮卑禿髮椎斤卒年一百一十子思復鞬代統其眾椎斤樹機能從弟務丸之孫也

禿髮烏孤與紛陁謀取涼州

孝武帝太元十九年初禿髮思復鞬卒子烏孤立烏孤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陁謀取涼州紛陁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政刑然後可也烏孤從之三河王光遣使拜烏孤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烏孤與其羣下謀之曰可受乎皆曰吾士馬眾多何為屬人石真若留不對烏孤曰卿畏呂光邪石真若留曰吾本根未固小大非敵若光致死於我何以

石真若留說烏孤受光官號

趙振從烏孤

烏孤不受光爵

烏孤稱王

光遣竇苟伐之而敗

郭麐王詳謀推乞基為亂事泄詳死麐叛

楊統說兄桓殺呂纂襲呂宏桓不從統叛歸麐

張捷宋生與麐推楊軌盟主

待之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蔑不克矣烏孤乃受之

二十年秋七月禿髮烏孤擊乙弗折掘等諸部皆破降之築廉川堡而都之廣武趙振少好奇略聞烏孤在廉川棄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三河王光封烏孤為廣武郡公

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遣使拜禿髮烏孤為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遠近愁怨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吾當為帝王之事耳乃留其鼓吹羽儀謝而遣之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大赦改元太初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涼王光遣將軍竇苟伐之戰於街亭涼兵大敗　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麐善天文數術國人信重之會熒惑守東井麐謂僕射王詳曰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闇弱太原公凶悍一旦不諱禍亂必起吾二人久居内要彼常切齒將為誅首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彊二苑之人多其舊衆吾欲與公舉大事推乞基為主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得城之後徐更議之詳從之麐夜以二苑之衆燒洪範門使詳為内應事泄詳被誅麐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言聖人起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衆涼王光召太原公纂使討麐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麐舉事必不虚發吾欲殺纂推兄為主西襲呂弘據張掖號令諸郡此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為呂氏臣安享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為弘演矣統至番禾遂叛歸麐弘纂之弟也纂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麐大破之麐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敗而恚悉投於鋒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衆衆皆掩目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

屠爲纂所敗請救于烏孤

楊軌敗於呂纂奔王乞基屠降乾歸

王乞基楊軌歸烏孤

烏孤從揮屯趙振言破走梁饑

於休屠城與麿共推涼後將軍楊軌為盟主軌略陽氐也將軍程肇諫曰卿棄龍頭而從蛇尾非計也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擊破麿將王斐於城西麿軍勢漸衰遣使請救於禿髮烏孤九月烏孤使其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五千赴之

二年春正月楊軌以其司馬郭緯爲西平相帥步騎二萬北赴郭麿禿髮烏孤遣其弟車騎將軍傉檀帥騎一萬助軌軌至姑臧營於城北　夏四月涼太原公纂將兵擊楊軌郭麿救之纂敗還　六月楊軌自恃其衆欲與涼王光決戰郭麿每以天道抑止之涼常山公弘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楊軌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彊不可取矣乃與禿髮利鹿孤共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麿性褊急殘忍不爲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西秦王乾歸以爲建忠將軍散騎常侍弘引兵棄張掖東走

秋九月楊軌屯廉川收集夷夏衆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於西平王烏孤軌尋爲羌西梁饑所敗西奔僥海襲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爲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梁饑無經遠大略可一戰禽也饑進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執太守郭倖而代之以拒饑遣子爲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饑兵彊多以爲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彊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饑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饑雖驍猛軍令不整易破也遂進擊饑大破之饑退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饑單騎奔澆河俘斬數萬以田玄明爲西平內史樂都太守

楊統請烏孤先圖呂光

烏孤卒國人立其弟利鹿孤

利鹿孤殺楊軌田玄明

利鹿孤欲稱帝鍮勿崙止之

史暠言利鹿孤不當徙民

田瑤湟河太守張裯澆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於烏孤　冬十一月楊軌王乞基帥戶數千自歸於西平王烏孤　十二月西平王禿髮烏孤更稱武威王

三年春正月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廣武公傉檀鎮西平叔父素渥鎮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留鎮浩亹夷夏俊傑隨才授任內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其宜烏孤謂羣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彊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爲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呂光衰耄嗣子微弱纂弘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亹廉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　夏六月烏孤以利鹿孤爲涼州牧鎮西平召車騎大將軍傉檀入錄府國事　秋八月武威王禿髮烏孤醉走馬傷脅而卒遺令立長君國人立其弟利鹿孤諡烏孤曰武王廟號烈祖利鹿孤大赦徙治西平

四年春正月禿髮利鹿孤大赦改元建和　夏五月楊軌田玄明謀殺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殺之

五年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鍮勿崙曰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畜倉庫啟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彊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且虛名無實徒足爲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以廣武公傉檀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

利鹿孤疾卒遺令立弟傉檀

傉檀通秦

傉檀代沮渠蒙遜姚興使傉檀鎮姑臧徵王尚還長安胡威泣諫興急止之傉檀已逼遣王尚

宗敞薦名士於傉檀

事、夏六月河西王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暠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爲先唯以徙民爲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元興元年春三月河西王禿髮利鹿孤寢疾、遺令以國事授弟傉檀、初禿髮思復鞬愛重傉檀謂諸子曰傉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傉檀利鹿孤卒、傉檀襲位更稱涼王、改元弘昌、遷於樂都、諡利鹿孤曰康王、是歲秦王興遣使拜禿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廣武公、

三年春二月南涼王傉檀畏秦之彊、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使於秦、秦王興曰、車騎獻款稱藩、而擅興兵造大城、豈爲臣之道乎、尚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善之、傉檀求領涼州、興不許、

義熙二年夏六月禿髮傉檀伐沮渠蒙遜蒙遜嬰城固守傉檀至赤泉而還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於秦、秦王興以爲忠、以傉檀爲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尚興不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奉戴王化於茲五年土宇僻遠威靈不接士民嘗膽拔血共守孤城仰恃陛下聖德俯仗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奈何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口賤人貴畜無乃不可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各輸一馬朝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爲聖朝旰食之憂興悔之、使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傉檀會傉檀已帥步騎三

傉檀復貳于秦　傉檀敗于蒙遜　傉檀大敗于夏王勃勃

韋宗稱傉檀權譎過人　韋宗止興代傉檀不聽

尹昭請興

萬軍於五澗、普先以狀告之、傉檀遽遣王尚尚出自清陽門、傉檀入自涼風門、別駕宗敞送尚還長安傉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惟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傉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如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因薦本州文武名士十餘人傉檀嘉納之王尚至長安興以爲尚書傉檀燕羣僚於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禕曰、昔張文王始爲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傉檀善之　秋八月禿髮傉檀以興城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樂都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　冬十一月禿髮傉檀遷於姑臧、

三年秋七月禿髮傉檀復貳於秦、遣使邀乞伏熾磐熾磐斬其使送長安、　九月禿髮傉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蒙遜與戰於均石、大破之　十一月夏王勃勃帥騎二萬擊傉檀於支陽殺傷萬餘人而還傉檀帥衆追之勃勃逆擊於武陽下峽大破之殺傷萬計、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髑髏臺、

四年夏五月秦王興以禿髮傉檀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覘之傉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傉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猶能破之況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返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傉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略無傉檀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

詔蒙遜討傉檀不聽

姚弼敗于傉檀

傉檀復稱涼王

將軍斂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傉檀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其險遠故敢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暠討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中國之兵也亦不聽興遣傉檀書曰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濟自金城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言討勃勃傉檀猶豫守備未嚴願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爲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弼不從進至漢口昌松太守蘇霸閉城拒之弼遣人諭之使降霸曰汝棄信誓而伐與國吾有死而已何降之有弼進攻斬之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城中人王鍾等謀爲內應事泄傉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延侯曰今彊寇在外而姦人竊發於內危孰甚焉不悉阬之何以懲後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斂成縱兵鈔掠傉檀遣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傉檀攻之未克秋七月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帥騎二萬爲諸軍後繼至高平聞弼敗倍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傉檀材官將軍宋益等迎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傉檀慰撫河外引兵還傉檀遣使者徐宿詣秦謝罪　冬十一月禿髮傉檀復稱涼王大赦改元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王后世子武臺爲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鼂右長史郭倖爲尚書左右僕射昌松侯俱延爲太尉

張溥曰禿髮樹機能當晉泰始中殺胡烈於萬斛堆敗蘇愉於金山盡有涼州地武帝爲之旰食後馬隆討誅之始衰至思復鞬復盛子烏孤繼之務農桑脩鄰好謀取涼州登廉州大山追思祖烈仍欲使盧陵契汗萬里委順志豈一日居人下哉呂光初署烏孤官號

石真若留勸權受之意欲遵養待釁也既納苻渾策討蕩諸部即自豪大拒光爵命治兵力爭夫沮渠蒙遜乞伏乾歸與禿髮烏孤皆光敵也蒙遜之畔光用衆之怒乾歸烏孤之擊光乘人之衰自此後涼日疲奔命矣致諸編年光自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稱涼天王以來安帝隆安元年擊西秦乾歸呂延敗死是年烏孤自稱西平王攻涼取金城蒙遜畔拔臨松據金山一年之內三大敵交難於是沮渠稱北涼禿髮稱南涼尤爲光害三年烏孤死弟利鹿孤立呂光亦卒厥後呂氏日亂西秦亦弱虎視於涼者惟有禿髮沮渠西涼不敢望也傉檀者利鹿孤弟兄終弟及至此凡三世矣利鹿孤初立時段業譏其不輔沖人而自立梁明援宋宣孫策以對利鹿孤死又立傉檀者曰此先父之命奇其才略諸兄不以授子欲次而傳之也利鹿孤在位垂拱軍國大事皆決於傉檀一朝稱君從橫河右摧呂氏取姑臧不煩兵力固知宗敞許爲命世章宗稱其偉人良有繇乎夫乞伏國仁死國人立其弟乾歸西秦遂興然身不免弒者兄子公府害之也烏孤兄弟三人承命次及骨肉無瑕豈其有慕於太伯季歷而興起者耶然乾歸外難方平家禍遽作傉檀幸無家禍又迫於外敵窮兵而死禍生慮表變成不測意者不如是則夷狄不亡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六

蒙遜據張掖

晉安帝隆安元年　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世爲部帥涼王光以羅仇爲尚書從光伐西秦及呂延敗死羅仇弟三河太守麴粥謂羅仇曰主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必不見容與其死而無名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苕藋奮臂一

沮渠麴粥說兄羅仇取涼州不從皆爲呂光所殺

羅仇弟子蒙遜泣請諸部雪恥復業

沮渠男成說段業起兵蒙遜帥衆歸之

呂纂討業不克

蒙遜執呂純王德孟敏降業張掖呂弘棄張掖走段業追之蒙遜諫不聽而敗蒙遜料臧莫孩必敗於呂纂

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光果聽讒以敗軍之罪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略涉獵書史以羅仇麴粥之喪歸葬諸部多其族姻會葬者凡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呂王昏荒無道多殺不辜吾之上世虎視河西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何如衆咸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攻涼臨松郡拔之屯據金山　夏五月涼王光遣太原公纂將兵擊沮渠蒙遜於忽谷破之蒙遜逃入山中蒙遜從兄男成爲涼將軍聞蒙遜起兵亦合衆數千屯樂涫酒泉太守壘澄討男成兵敗澄死男成進攻建康遣使說建康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殺無常人無容處一州之地叛者相望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奈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於垂亡之國男成等旣倡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何如業不從相持二旬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勸業從男成之請業素與涼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懼不自安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璽以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蒙遜帥衆歸業業以蒙遜爲鎭西將軍光命太原公纂將兵討業不克

二年夏四月段業使沮渠蒙遜攻西郡執太守呂純以歸純光之弟子也於是晉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皆以郡降業業封蒙遜爲臨池侯以德爲酒泉太守敏爲沙州刺史　六月涼常山公弘鎭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弘引兵棄張掖東走段業從治張掖將追擊弘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大敗而還賴蒙遜以免業城安西以其將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不知退此乃爲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莫孩尋爲呂纂所破

段業即涼王位

蒙遜譖殺馬權

蒙遜說男成除段業不從遂譖殺之

蒙遜激衆攻業

臧莫孩降蒙遜

業使田昂討蒙遜王豐孫言不可不從果叛降

梁中庸降蒙遜田承愛斬關內蒙遜段業被殺

三年春二月段業即涼王位改元天璽以沮渠蒙遜爲尚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

五年夏四月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略欲遠之蒙遜亦深自晦匿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權素豪儁爲業所親重常輕侮蒙遜蒙遜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權蒙遜謂沮渠男成曰段公無鑒斷之才非撥亂之主曏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已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本孤客爲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親信我而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爲西平太守業喜其出外許之蒙遜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以取假日爲亂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然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衆不從故約臣祭山而反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而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蒙遜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爲報仇乎且始者共立段王欲以安衆耳今州土紛亂非段王所能濟也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泣爭奮比至氐池衆逾一萬鎮軍將軍臧莫孩帥所部降之羌胡多起兵應蒙遜者蒙遜進壁侯塢業先疑右將軍田昂囚之至是召昂謝而赦之使與武衛將軍梁中庸共討蒙遜別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昂至侯塢帥騎五百降於蒙遜業軍遂潰中庸亦詣蒙遜降五月蒙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至業謂蒙遜曰孤孑然一己爲君家所推願匄餘命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業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故至於敗沮渠男成之弟富占將軍俱傫帥戶五百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傫石子之子也 六月梁中庸等

蒙遜擢任賢才

蒙遜欲東遷以避姚碩德弟挐與臧莫孩止之

利鹿孤遣俱延文支襲蒙遜執鄯善苟子蒙遜求和乃還

共推沮渠蒙遜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蒙遜署從兄伏奴爲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挐爲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爲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隲謝正禮爲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　秋九月沮渠蒙遜所部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於西涼、又聞呂隆降秦、大懼、遣其弟建忠將軍挐牧府長史張潛見秦隴西公碩德於姑臧、請帥其衆東遷、碩德喜、拜潛張掖太守、挐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挐私謂蒙遜曰、姑臧未拔、呂氏猶存、碩德糧盡將還、不能久也、何爲自棄土宇受制於人乎、臧莫孩亦以爲然、蒙遜遣子奚念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小、可遣挐也、冬十月蒙遜復遣使上疏於利鹿孤、曰、臣前遣奚念、具披誠款、而聖旨未昭、復徵弟挐、臣竊以爲苟有誠信、則子不爲輕、若其不信、則弟不爲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利鹿孤怒、遣張松侯俱延興城侯文支將騎一萬、襲蒙遜至萬歲臨松、執蒙遜從弟鄯善苟子、虜其民六千餘戶、蒙遜從叔孔遮入朝於利鹿孤、許以挐爲質、利鹿孤乃歸其所掠、召俱延等還、文支利鹿孤之弟也

元興元年秦王興遣使拜沮渠蒙遜爲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

二年秋八月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蒙遜問曰、禿髮傉檀爲公、而身爲侯、何也、構曰、傉檀凶狡、款誠未著、故朝廷以重爵虛名羈縻之、將軍忠貫白日、當入贊帝室、豈可以不信相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如尹緯姚晃佐命之臣、齊難徐洛一時猛將、爵皆不過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封張掖、而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悅、乃受命

義熙八年冬十月沮渠蒙遜遷於姑臧、　十一月沮渠蒙遜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玄始、置百

官如涼王光爲三河王故事　河西王蒙遜奉表稱藩拜涼州刺史

張溥曰蒙遜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羅仇麴粥皆伯父也呂光征河南兵敗麴粥欲勒兵取涼州羅仇守義不從光竟信讒殺之蒙遜將喪歸葬激其諸部復讎斬馬邃井祥以盟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立段業致敵於涼蓋其英略權變少時已然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常游飲自晦是以伯父誅夷彼身獨免託名會葬得奮私謀也段業者京兆人博涉史傳有尺牘才爲杜進記室光敗帛純命作龜茲宮賦譏其壯麗旣望光揚清激濁因療疾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若故儒素長者烏能爲亂迫於沮渠不辭戎首單飄一已終見屠戮此亦梁熙之流死不足憐然蒙遜親男成卽殺男成事業卽殺業爲之兄與主者不亦難乎馬權武略過人業所親重蒙遜譖殺之說男成作亂不許卽邀祭蘭門山遣許咸告變業賜男成死蒙遜復泣告衆爲兄報讎起而誅業夫羅仇麴粥之死呂光爲之蒙遜可藉以激衆怒男成之死直蒙遜自爲之反借以殺業其術何居羅仇死忠者也男成亦死忠者也蒙遜爲羅仇而叛光涼之人皆以爲蒙遜能復讎者也蒙遜復以其術用之段業人皆信其復讎不知其殺兄君父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先王未嘗禁人之讎也蒙遜假父兄之讎以愚涼人始行則正再行則賊殺一兄而獲二利亦古來復讎之大變也卽稱兵日潤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寇賓服馬足蔽凶德哉蒙遜始立摟揚賢儁自比晉文後漸峻暴劉祥言事立誅夷性不仁初尙矯飾久而無忌其行事皆如此也沮渠親信孔篤蒙遜伯父也侵害百姓立令自殺彼建功業則名爲父兄報讎振紀綱則假尊親試法譎而能忍猶冒頓鳴鏑射人之餘智哉

呂光立子紹為天王

光卒呂超說紹除呂纂不從

姜紀說纂作亂齊從斫之被禽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六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七

秦滅後涼

晉安帝隆安三年冬十二月涼王光疾甚立太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為太尉常山公弘為司徒謂紹曰今國家多難三鄰伺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為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忌則蕭牆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彊寇人心未寧汝兄弟緝睦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矣纂弘泣曰不敢又執纂手戒之曰汝性麤暴深為吾憂善輔永業勿聽讒言是日光卒紹祕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纂曰陛下國之冢嫡臣敢奸之紹固讓纂不許驃騎將軍呂超謂紹曰纂為將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奈何棄之吾以弱年負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勿復言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側目纂請收之紹弗許超光弟寶之子也弘密遣尚書姜紀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威恩素著宜為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纂於是夜帥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帥東苑之眾斬洪範門左衛將軍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眾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開帥禁兵拒戰於端門呂超帥卒二千赴之眾素憚纂皆不戰而潰纂入自青角門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奔廣武纂憚弘兵彊以位讓弘弘曰弘以紹弟也而承大統眾

呂紹自殺纂卽天王位

纂復超爵位

呂宏攻纂敗走

纂以宏妻女賞軍房晷泣諫乃厚撫之

呂方執宏送纂殺之

呂纂酒獵楊穎諫不

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之、慙負黃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弘之本志乎、纂乃使弘出告眾曰、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羣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纂遂卽天王位、大赦改元咸寧、諡光曰懿武皇帝、廟號太祖、諡紹曰隱王、以弘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人、而微心未達、唯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賞其忠、善遇之、纂叔父征東將軍方鎮廣武、纂遣使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用、以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

四年春三月、涼王纂以大司馬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疑、遂以東苑之兵作亂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之、弘眾潰出走、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在中、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憂患仍臻、先帝始崩、隱王廢黜、山陵甫訖、大司馬稱兵京師流血、昆弟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恩、當省己責躬、以謝百姓、乃更縱兵大掠、因辱士女、釁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姪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欷流涕、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子寘於東宮、厚撫之、弘將奔禿髮利鹿孤、道過廣武、詣呂方、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寬、汝何爲至此、乃執弘送獄、纂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纂立妃楊氏爲后、以后父桓爲尚書左僕射涼都尹

五年春二月、涼王纂嗜酒好獵、太常楊穎諫曰、陛下應天受命、當以道守之、今疆宇日蹙、崎嶇二嶺之間、陛下不兢兢夕惕、以恢弘先業、而沈湎遊畋、不以國家爲事、臣竊危之、纂遜辭謝之、然猶不悛、番禾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遣其弟乞珍訴於纂、纂命超及思盤皆入朝、超

呂超擅擊鮮卑思盤纂乃責之

或說呂緯約呂佗討超佗妻梁氏止之

呂邈誘緯入城超執殺之

呂超推呂隆即天王位

呂超欲納楊后后死之

楊桓奔利鹿孤

呂隆多殺

懼至姑臧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謝纂本以恐偈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羣臣同宴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隆數勸纂酒纂醉乘步輓車將超等遊禁中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閤超取劍擊纂纂下車禽超超刺纂洞胸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捨仗不戰將軍魏益多入取纂首楊氏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益多罵之遂取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荒淫暴虐番禾太守超順人心而除之以安宗廟凡我士庶同茲休慶纂叔父巴西公佗弟隴西公緯皆在北城或說緯曰超爲逆亂公以介弟之親仗大義而討之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濟緯嚴兵欲與佗共擊超佗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緯自爲禍首乎佗乃謂緯曰超舉事已成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纂賊殺兄弟隆超順人心而討之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當主社稷人無異望夫復何疑緯信之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乘龍天上豈可中下隆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神鼎尊母衞氏爲太后妻楊氏爲后以超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定公諡纂曰靈帝纂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楊氏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爲超又問玉璽所在楊氏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右僕射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氐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殺諡曰穆后桓奔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以爲左司馬　夏五月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遣

豪望焦朗遣使說姚碩德伐之

碩德擒呂邈

傉檀說利鹿孤殺姜紀不從紀奔秦紀說碩德取呂隆

魏益多謀殺呂隆呂超事發死

超說隆降秦

使說秦隴西公碩德曰、呂氏自武皇棄世兄弟相攻政綱不立競爲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乘其篡奪之際取之易於反掌不可失也碩德言於秦王興帥步騎六萬伐涼乞伏乾歸帥騎七千從之　秋七月秦隴西公碩德自金城濟河直趣廣武河西王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秦軍至姑臧涼王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邈等逆戰碩德大破之生擒邈俘斬萬計隆嬰城固守巴西公佗帥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於秦西涼公暠河西王利鹿孤沮渠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初涼將姜紀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廣武公傉檀與論兵略甚愛重之坐則連席出則同車每談論以夜繼晝利鹿孤謂傉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爲人患傉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紀將數十騎奔秦軍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請給紀步騎三千與王松怱因焦朗華純之衆伺其釁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禿髮在南兵彊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埶益盛沮渠蒙遜李暠不能抗也必將歸之如此則爲國家之大敵矣碩德乃表紀爲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據晏然秦王興聞楊桓之賢而徵之利鹿孤不敢留　閏月秦隴西公碩德圍姑臧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復誘扇之欲殺涼王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之計涼之羣臣請與秦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雖使張陳復生亦無以爲策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單使爲卑辭以退敵敵去之後修德政以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窮困終將何如隆乃從之九月遣使請降於秦碩德表隆爲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容筑

俱延請傉檀與焦朗連和

王集襲傉檀營敗斬

呂隆呂超僞與傉檀通好而敗盟

隆擊破沮渠蒙遜與盟而還

楊穎等五十餘家入質於長安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　冬十二月呂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朗朗遣其弟子嵩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以請迎利鹿孤遣車騎將軍傉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傉檀怒將攻之鎮北將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傉檀乃與朗連和遂曜兵姑臧壁於胡阬傉檀知呂超必來斫營畜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二千斫傉檀營傉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懼僞與傉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傉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毀苑牆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淩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傉檀怒攻其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荀安國寧遠將軍石可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傉檀之彊遁還

元興元年春正月禿髮傉檀克顯美執孟禕而責之以其不早降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傉檀釋而禮之徙二千餘戶而歸以禕爲左司馬禕辭曰呂氏將亡聖朝必取河右人無愚智皆知之但禕爲人守城不能全復忝顯任於心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臧死且不朽傉檀義而歸之　二月姑臧大饑米斗直錢五千人相食饑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采路絕民請出城爲胡虜奴婢者日有數百呂隆惡其沮動衆心盡阬之積尸盈路沮渠蒙遜引兵攻姑臧隆遣使求救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帥騎一萬救之未至隆擊破蒙遜軍蒙遜請與隆盟留穀萬餘斛遺之而還傉檀至昌松聞蒙遜已退乃徙涼澤段冢民五百餘戶而還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利鹿

孤曰、焦朗兄弟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爲反復、今不取、後必爲朝廷憂、利鹿孤遣傉檀討之、朗面縛出降、傉檀送於西平、徙其民於樂都、　冬十月、南涼王傉檀攻呂隆於姑臧、

二年秋七月、南涼王傉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隆患之、秦之謀臣言於秦王興曰、隆藉先世之資、專制河外、今雖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爲吾有、涼州險絕、土田饒沃、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遣使徵呂超入侍、隆念姑臧終無以自存、乃因超請迎於秦、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鎮西將軍姚詰左賢王乞伏乾歸鎮遠將軍趙曜帥步騎四萬、迎隆於河西、南涼王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　八月、齊難等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旁、隆勸難擊沮渠蒙遜、蒙遜使臧莫孩拒之、敗其前軍、難乃與蒙遜結盟、蒙遜遣弟挐入貢於秦、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宗族僚屬及民萬戶於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超爲安定太守、自餘文武隨才擢叙、初郭麐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遷、王尚卒代之、麐從乞伏乾歸降秦、以爲滅秦者晉也、遂來犇、秦人追得殺之、

張溥曰、後涼之興也、史言呂光生於枋頭、夜有神光之異、及長、長身重瞳、左肘有肉印、出討西域、流沙無水、天助大雨、至脈文巨霸營外、黑龍奇祥、累見疑大命攸集、乃在位十年死、又三年而國滅、晉安元興初、秦姚興徵呂隆入侍、隆使呂胤告光廟、歸東京、慟泣奉訣、悲同係累、後竟坐姚弼謀反伏誅、論者責呂紹呂纂凡才負乘、呂弘呂超兇狡階亂、誠然哉、然晉孝武時、光自稱三河王、禿髮烏孤即懷異心、既稱涼天王、拜烏孤益州牧、烏孤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吾安可受不義之爵、留其鼓吹羽儀、謝遣之、未幾出擊西秦王

慕容盛務峻威刑慕容國秦興與段讚謀襲盛事發死

乾歸呂延敗死沮渠蒙遜段業郭𪊲楊軌等相繼告叛終光之身兵不得解老疾將死自號太上皇而立子紹召呂纂呂弘勉以輯睦涕泣受命父死未寒兵起暮夜紹登紫閣自殺纂卽僞位彼爲呂光者生受制於强臣死貽禍於少子名爲天王實一弱小亂國也五胡之興石氏最强石虎死太子世立其兄遵弑之國旋覆滅呂氏局守姑臧土地兵甲僅可附庸後趙纂爲紹兄忍行篡弑內難外敵何以克靖呂弘作亂被誅纂益沈湎遊畋呂超復弑之立其兄隆身弑人者身卽見弑於人胡奴斫頭番禾小鼎國之災也寧足福哉焦朗姜紀說姚碩德伐隆隆嬰城坐困超請降以退敵譙周勸劉禪降晉一入不返欲望句踐再興於越孫權暫屈於魏其可得乎碩德師還隆復逼於傉檀蒙遜舉族遷長安隆雖逆徒固光弟寶子尚稱呂氏後纂弑紹殺弘而光之愛子亡隆超弑纂殺呂緯而光之親子亡及秦取梁以隆爲散騎常侍超爲安定守等於臣虜則光之宗人盡亡矣小國歷三變未有能復存者也纂后楊氏楊桓女也超弑纂時后命禁兵討超阻於杜尚纂死超欲納之后自殺其節義同於苻丕楊后之刺慕容永苻登毛后之拒姚萇國家危急守正者獨一婦人呂佗梁氏能無愧於心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八

馮跋滅後燕

晉安帝隆安五年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又自矜聽察多所猜忌羣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由是宗親勳舊人不自保八月丁亥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上將軍秦興段讚謀帥禁兵襲盛事發死者五百餘人壬辰夜前將軍段璣與秦興之子興段讚之子泰潛於

段璣秦興段秦作亂盛被賊傷卒

慕容熙得幸於丁氏丁氏廢太子定立之段璣等族誅

熙殺慕容元

慕容提張佛等謀立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

熙納苻謨二女

丁太后與丁信謀廢熙立淵皆被殺

高和作亂出走

熙作龍騰苑

熙與苻后遊畋

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帥左右出戰賊衆逃潰璣被創匿廂屋間俄有一賊從闇中擊盛盛被傷輦升前殿申約禁衛事定而卒中壘將軍慕容拔冗從僕射郭仲白太后丁氏以爲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盛弟司徒尚書令平原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丁氏乃廢太子定密迎熙入宮明旦羣臣入朝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於熙熙以讓元元不敢當癸巳熙即天王位捕獲段璣等皆夷三族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元以嫌賜死閏月辛酉葬盛於興平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中宗丁氏送葬未還中領軍慕容提步軍校尉張佛等謀立故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丙寅大赦改元光始

元興元年冬十月燕王熙納故中山尹苻謨二女長曰娀娥爲貴人幼曰訓英爲貴嬪貴嬪尤有寵丁太后怨恚與兄子尚書信謀廢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丁太后令自殺葬以后禮謚曰獻幽皇后十一月戊辰殺淵及信辛未熙畋於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殺司隸校尉張顯入掠宮殿取庫兵胄營署閉門乘城熙馳還城上人皆投仗開門盡誅反者唯和走免甲戌大赦

二年夏五月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 冬十二月己酉立苻貴嬪爲皇后大赦

三年夏四月燕王熙於龍騰苑起逍遙宮連房數百鑿曲光海盛夏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 秋七月燕苻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榮自言能療之昭儀卒燕王熙立榮於公車門支解而焚之 冬十一月燕王熙與苻后遊畋北登白鹿山東踰青嶺南臨滄海而還士卒爲虎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熙聽苻后言襲高句麗不克
慕容雲以疾去宮
杜靜直諫被斬
苻后卒熙服斬衰
熙以嫂張氏殉葬苻后
段太后出居外宮
馮跋馮素弗亡命山澤與萬泥謀作亂
跋等立雲

義熙元年冬十二月燕王熙襲契丹、

二年春正月燕王熙至陘北畏契丹之衆欲還苻后不聽戊申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麗　二月燕軍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高句麗木底城不克而還夕陽公雲傷於矢且畏燕王熙之虐遂以疾去宮、

三年春二月燕王熙爲其后苻氏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宿軍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仲冬須生地黃熙下有司切責不得而斬之夏四月癸丑苻氏卒熙哭之懣絕久而復蘇喪之如父母服斬衰食粥命百官於宮內設位而哭使人案檢哭者無淚則罪之羣臣皆含辛以爲淚高陽王妃張氏熙之嫂也美而有巧思熙欲以爲殉乃毀其襚、韡中得弊氈遂賜死右僕射韋璆等皆恐爲殉沐浴俟命公卿以下至兵民戶率營陵費殫府藏陵周圍數里熙謂監作者曰善爲之朕將繼往丁酉燕太后段氏去尊號出居外宮、

秋七月癸亥燕王熙葬其后苻氏於徽平陵喪車高大毀北門而出熙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甲子大赦初中衛將軍馮跋及弟侍御郎素弗皆得罪於熙熙欲殺之跋兄弟亡命山澤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跋素弗與其從弟萬泥謀曰吾輩還首無路不若因民之怨共舉大事可以建公侯之業事之不捷死未晚也遂相與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北部司馬孫護之家及熙出送葬跋等與左衛將軍張興及苻進餘黨作亂跋素弗與慕容雲善乃推雲爲主雲以疾辭跋曰河間淫虐人神共怒此天亡之時也公高氏名家何能爲人養子而棄難得之運乎扶之而出跋弟乳陳等帥衆攻弘光門鼓譟而進禁衛皆散走遂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走告於熙熙曰鼠盜何能爲朕當還誅之乃置后柩於南苑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

慕容跋帥壯士登城熙久不至遂潰

雲弑熙雲復姓高氏

雲使慕容歸主燕祀雲寵離班桃仁而被弑

張泰李桑討斬班仁衆推跋爲主

至龍城、攻北門、不克、宿於門外、乙丑雲即天王位、大赦、改元正始、熙退入龍騰苑、尚方兵褚頭
踰城從熙、稱營兵同心效順、唯俟軍至、熙聞之、驚走而出、左右莫敢迫、熙從溝下潛遁、良久、左
右怪其不還、相與尋之、唯得衣冠、不知所適、中領軍慕容拔謂中常侍張仲曰、大事垂捷、而帝
無故自驚、深可怪也、然城內企遲、至必成功、不可稽留、吾當先往趣城、卿留待帝、得帝、速來、若
帝未還、吾得如意、安撫城中、徐迎未晚、乃分將壯士二千餘人登北城、將士謂熙至、皆投仗請
降、既而熙久不至、拔兵無後繼、衆心疑懼、復下城赴苑、遂皆潰去、拔爲城中人所殺、丙寅、熙微
服匿於林中、爲人所執、送於雲、雲數而殺之、并其諸子、雲復姓高氏、幽州刺史上庸公懿以令
支降魏、魏以懿爲平州牧、昌黎王、懿、評之孫也、　秋八月、北燕王雲以馮跋爲都督中外諸軍
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馮萬泥爲尚書令、馮素弗爲昌黎尹、馮弘爲征東大將軍、孫護爲
尚書左僕射、張興爲輔國大將軍、弘、跋之弟也、

四年春正月、北燕王雲立妻李氏爲皇后、子彭城爲太子、夏五月、北燕以尚書令馮萬泥爲幽
冀二州牧、鎮肥如、中軍將軍馮乳陳爲并州牧、鎮白狼、撫軍大將軍馮素弗爲司隸校尉、務銀
提爲尚書令、　秋七月、北燕王雲封慕容歸爲遼東公、使主燕祀、

五年冬十月、北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危懼、常畜養壯士、以爲腹心爪牙、寵臣離
班、桃仁專典禁衛、賞賜以巨萬計、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戊辰、雲臨
東堂、班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啟、班抽劍擊雲、雲以几扞之、仁從旁擊雲、弑之、馮跋升洪光
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言於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爲公斬之、乃奮劍而下、桑斬班於西
門、泰殺仁於庭中、衆推跋爲主、跋以讓其弟范陽公素弗、素弗不可、跋乃即天王位於昌黎、大

馮素弗虜
待韓業
跋以樂浪公主妻柔然可汗斛律
跋勤政事
稽臣請跋迎舊邦族黨

赦詔曰陳氏代姜不改齊國宜卽國號曰燕改元太平謚雲曰惠懿皇帝跋尊母張氏爲太后立妻孫氏爲王后子永爲太子以范陽公素弗爲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孫護爲尚書令張興爲左僕射汲郡公弘爲右僕射廣川公萬泥爲幽平二州牧上谷公乳陳爲并青二州牧素弗少豪俠放蕩嘗請婚於尚書左丞韓業業拒之及爲宰輔待業尤厚好申拔舊門謙恭儉約以身帥下百僚憚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七年秋七月燕王跋以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三千匹於跋求娶跋女樂浪公主跋命羣臣議之遼西公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樂浪公主妻之跋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斂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爲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

十年夏五月河間人褚匡言於燕王跋曰陛下龍飛遼碣舊邦族黨傾首朝陽以日爲歲請往迎之跋曰道路數千里復隔異國如何可致匡曰章武臨海舟楫可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爲難也跋許之以匡爲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資遣之匡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帥五千餘戶歸於和龍契丹庫莫奚皆降於燕跋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弟丕避亂在高句麗跋召之以爲左僕射封常山公

張溥曰慕容寶闇而不斷死於奔亡慕容盛峻極威刑爲段璣等所弒後懲前失遺禍則均豈幹父之蠱其君亦有戾歟益信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洪範所云皇極體常三德盡變非虛也盛中傷輦升殿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度盛託國在熙與在太子定與皆未可知熙竟得立者丁氏意也丁氏盛伯莊獻太子全之妃盛卽位尊爲太

后熙素得幸於丁氏盛死遂命立熙熙既立納苻謨二女最寵幸丁氏怨恚詛呪與丁信密謀廢熙事洩死昔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夷姜失寵自縊熙迫殺丁氏無辭乎弒在丁氏失行死猶夷姜也大苻昭儀小苻皇后皆美而夭昭儀死熙殺王榮后死熙服斬衰以嫂爲殉至起微平陵被髮徒跣送葬馮跋等推慕容雲爲主發尚方徒閉門距熙熙收髮貫甲夜攻龍城不剋微服隱林中被執雲弒之太康畋有洛之表羿距於河適因民弗忍豈煩兵力哉苻堅取燕寵慕容垂夫人段氏同輦遊後庭趙整作歌以諷慕容沖清河公主姊弟專寵長安有雌雄鳳凰之謠後慕容氏卽叛堅覆秦今熙亦納苻氏女以隕其宗哲婦傾城抑何好還也且垂后先段氏當垂爲吳王時涅浩等誣以巫蠱入獄至死不撓垂得免禍後段后勸垂廢寶除麟不聽而亂盛妃爲蘭汗女汗欲殺盛妃涕泣保全又奉事丁氏孝謹後燕諸后妃竝稱賢智獨丁苻導欲其亡忽諸國家再造難而墜命易更亂以後於婦人女子尤兢兢乎慕容雲高和之孫厚重希言時人謂愚惟馮跋奇其志度寶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拜侍御郎襲破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封夕陽公熙攻高句麗還雲畏其虐以疾去官及葬苻后跋詣雲逼舉大事既立內懼蓄養壯士使離班桃仁典宿衞若固急自防驪姬文妻之惑蕩海朝山之遊未敢縱也小臣肆憾尸遷東宮其得立也不意死也亦不意天亡後燕先殄本宗繼及養子慕容氏一亂而易爲高再亂而易爲馮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九

蒙遜滅西涼

郭麐預知李暠宋繇功名

張邈宋繇勸李暠擊走索嗣

段業殺嗣

唐瑤叛推李暠遣繇擊下諸城

沮渠蒙遜破王德

晉安帝隆安四年　初隴西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嘗與郭麐及同母弟敦煌宋繇同宿麐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騧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孟敏為沙州刺史以暠為效穀令宋繇事北涼王業為中散常侍孟敏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暠初難之會宋繇自張掖告歸謂暠曰段王無遠略終必無成兄忘郭麐之言耶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遣使請命於業業因以暠為敦煌太守右衛將軍敦煌索嗣言於業曰李暠不可使處敦煌業以嗣代暠為敦煌太守使帥五百騎之官嗣未至二十里移暠迎己暠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段王闇弱正是英豪有為之日將軍據一國之成資奈何拱手授人嗣自恃本郡謂人情附己不意將軍猝能拒之可戰禽也暠從之先遣繇見嗣啗以甘言繇還謂暠曰嗣志驕兵弱易取也暠乃遣邈繇與其二子歆讓逆擊之嗣敗走還張掖暠素與嗣善尤恨之表業請誅嗣沮渠男成亦惡嗣勸業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暠進暠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　冬十一月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李暠為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涼公領敦煌太守暠赦其境內改元庚子以瑤為征虜將軍郭謙為軍諮祭酒索仙為左長史張邈為右長史尹建興為左司馬張體順為右司馬遣從事中郎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涼自稱河州刺史北涼王業使沮渠蒙遜討之德焚城將部曲奔唐瑤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子部落而還

元興三年秋九月西涼公暠立子歆為世子

義熙元年春正月西涼公暠自稱大將軍大都督領秦涼二州牧大赦改元建

暠手令戒諸子從政之道

暠敗于蒙遜　蒙遜敗李歆

暠遣歆擊敗蒙遜獲沮渠百年　索承明勸暠伐蒙遜　暠責之

暠疾卒命繇輔歆

渠興間行奉表詣建康　秋九月西涼公暠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以張體順為建康太守、鎮樂涫、以宋繇為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於酒泉、暠手令戒諸子、以為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真偽、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諮詢、勿自專用、吾蒞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為寇讎、夕委心膂、粗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

二年秋九月沮渠蒙遜襲酒泉、至安珍、暠戰敗、城守、蒙遜引還、

六年秋八月沮渠蒙遜伐西涼、敗西涼世子歆於馬廟、禽其將朱元虎而還、涼公暠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遂與暠結盟而還、

七年秋八月沮渠蒙遜帥輕騎襲西涼、西涼公暠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竭而擊之、蔑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而歸、暠遣世子歆帥騎七千邀擊之、蒙遜大敗、獲其將沮渠百年

十二年夏六月涼司馬索承明上書、勸涼公暠伐河西王蒙遜、暠引見謂之曰、蒙遜為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為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慙懼而退、

十三年春正月涼公暠寢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二月、暠卒、官屬奉世子歆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大赦、改元嘉興、尊歆母天水尹氏為太后、以宋繇錄三府事、謚暠曰武昭王、廟號太祖、　夏四月河西王蒙遜遣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

歆大破蒙遜

歆遣使來告襲位

張顯汜稱正諫歆不悅

以誘涼公歆歆發兵應之蒙遜將兵三萬伏於蓼泉歆覺之引兵還蒙遜追之歆與戰於解支澗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蒙遜城建康置戍而還

十四年秋九月河西王蒙遜復引兵伐涼涼公歆將拒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芟其秋稼而還歆遣使來告襲位冬十月以歆為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酒泉公

恭帝元熙元年涼公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從事中郎張顯上疏以為涼土三分勢不久兼并之本在於務農懷遠之略莫如寬簡今入歲以來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宜減膳撤懸側身修道而更繁刑峻法繕築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四海而滅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以神聖之姿為西夏所推左取酒泉右開西域殿下不能奉承遺志混壹涼土侔跡張后將何以下見先王乎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修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均士卒百姓懷之樂為之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為社稷之憂歆覽之不悅主簿汜稱上疏諫曰天之子愛人主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於建康臣雖學不稽古行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古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為涼州不撫百姓專為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明年為呂光所殺段業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於瓜州蒙遜篡弒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也效穀先王鴻漸之地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山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衰諺

歆欲襲蒙遜宋繇張體順切諫尹太后止之皆不聽

歆敗復戰為蒙遜所殺

李翻等奔敦煌

蒙遜用宋繇

蒙遜娶尹太后女為牧犍婦

宋承張宏招李恂入敦煌

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者也今蠻夷益盛中國益微願殿下亟罷宮室之役止遊畋之娛延禮英豪愛養百姓以應天變防未然歆不從

宋高祖武帝初元元年秋七月甲辰詔以涼公歆為都督高昌等七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秦王熾磐為安西大將軍　河西王蒙遜欲伐涼先引兵攻秦浩亹既至潛師還屯川巖涼公歆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張體順切諫不聽太后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寧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奈何棄之蒙遜善用兵非汝之敵數年以來常有兼并之志汝國雖小足為善政修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為舉動僥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亦不聽宋繇歎曰今茲大事去矣歆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亹將進攻黃谷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老母遂勒兵戰於蓼泉為蒙遜所殺歆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耽右將軍亮西奔敦煌蒙遜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以宋繇為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之舊臣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以其子牧犍為酒泉太守敦煌太守李恂翻之弟也與翻等棄敦煌奔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敦煌太守蒙遜還姑臧見涼太后尹氏娶其女為牧犍婦索元緒麤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密信招李恂冬恂帥數千騎入敦煌元緒東奔涼興承等推恂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河西王蒙遜帥衆二萬攻李恂於敦煌三月河西王蒙遜築隄壅水以灌敦煌李

蒙遜攻敦煌宋承降恂自殺

恂乞降不許宋承等舉城降恂自殺蒙遜屠其城獲恂子弟寶囚於姑臧

張溥曰綱目於晉安帝義熙元年書西涼公暠遣使來上表三年復書是時天下無君久矣有一人知尊正統者則特書嘉之所以存天王黜僭國也李昶者漢李廣苗裔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暠少好學長習武藝誦孫吳兵法郭麐預知其當有國土呂光末京兆段業僭位使索嗣為敦煌太守張邈宋繇說暠距之又搆業殺嗣業固儒生無權畧外迫于暠內感于沮渠男成不難殺嗣以謝暠然已使之而已殺之何以令下乎暠據敦煌之明年業即見弒於沮渠蒙遜當日固知其氣盡矣暠遣舍人奉表詣闕云五嶽神山狄汗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忠義憤發慨然有慕於召陵城濮之師誠謂涼州世順張氏先業可指日而復也遷都酒泉兵戈歲動禿髮傉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漸廣河西十郡其猶左衽乎不得已而著述志槐樹大酒容諸賦以寄情僻陋遐方立功非所大業未成而年將頹暮誄妻誡子不忘道德終其身一文學之士循良之長而已敢曰興王千里哉子歆繼暠嚴刑煩役張顯氾稱苦諫不納好戰而敗身死蓼泉父不能為齊桓晉文子反為宋襄王偃霸王之事談何容易哉暠妻尹氏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馬元正元正卒為暠繼室自恨再醮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己生贊暠創業西川有李尹王敦煌之諺歆謀襲張掖尹氏立止不聽遂敗死其賢識過陳嬰之母無如子壯罔何也宋繇為暠同母弟佐暠開國受顧命相孺子國亡不死臣於蒙遜與宋承之避李恂等耳歆子重耳奔江左後仕魏子孫歷周隋封公竟啟唐室世德不及公劉卜年長於秦仲河右二十四年竟與汧渭岐邠並美廢興亦各有天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九終

傉檀伐蒙遜大敗請和蒙遜許之

傉檀遷于樂都侯諶等推焦朗據姑臧

蒙遜據姑臧執朗而宥之

南涼圍樂都傉檀以子為質乃還

傉檀欲復伐蒙遜孟愷諫不從

乞伏滅南涼

晉安帝義熙六年　初南涼王傉檀遣左將軍枯木等伐沮渠蒙遜、掠臨松千餘戶而還、蒙遜伐南涼至顯美徙數千戶而去、南涼太尉俱延復伐蒙遜大敗而歸、是月傉檀自將五萬騎伐蒙遜戰於窮泉傉檀大敗單馬奔還。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姑臧人懲王鍾之誅皆驚潰夷夏萬餘戶降於蒙遜、傉檀懼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佗為質於蒙遜以請和、蒙遜許之、歸至胡阬逃還、佗為追兵所執、蒙遜徙其眾八千餘戶而去、右衛將軍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傉檀畏蒙遜之逼且懼嶺南為奇鎮所據乃遷於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傉檀纔出城、魏安人侯諶等閉門作亂收合三千餘家、據南城、推焦朗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諶自稱涼州刺史、降於蒙遜。

七年春二月焦朗猶據姑臧、沮渠蒙遜攻拔其城、執朗而宥之、以其弟挐為秦州刺史鎮姑臧、遂伐南涼圍樂都、三旬不克、南涼王傉檀以其子安周為質、乃還、　南涼王傉檀欲伐沮渠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盛○不可攻也○傉檀不從、五道並進、至番禾苕藋、掠五千餘戶而還、將軍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軍猝至○大敵外逼○徙戶內叛○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勢不相及、今倍道而歸、則示弱、且損棄資財、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大至、傉檀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傉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質以請和、蒙遜乃還

九年南涼王傉檀伐河西王蒙遜、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若涼、因進圍樂都、二旬不克

文支降蒙遜

傉檀欲討唾契汗乙弗等部孟愷諫不從

虎臺大破乙弗焦襲勸熾磐襲樂部

虎臺不聽尉肅孟愷言而城潰

熾磐入樂都遣捷虔追傉檀

南涼湟河太守文支以鄗降於蒙遜、蒙遜以文支為廣武太守。蒙遜復伐南涼、傉檀以太尉俱延為質、乃還。

十年、唾契汗乙弗等部皆叛南涼。南涼王傉檀欲討之、邯川護軍孟愷諫曰、今連年饑饉、南逼熾磐、北逼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傉檀不從、謂太子虎臺曰、蒙遜近去、不能猝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然熾磐兵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馬牛羊四十餘萬。河南王熾磐聞之、欲襲樂都。羣臣咸以為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傉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絕其西路、使不得還救、則虎臺獨守窮城、可坐禽也。此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南涼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虎臺曰、外城廣大難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肅等帥晉人拒戰於外、雖有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熾磐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疑晉人有異志、悉召豪望有謀勇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而殿下乃疑之如是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篤、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夕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將軍捷虔帥騎五千追傉檀、以鎮南將軍謙屯為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樂都。禿髮赴單為西平太守、鎮西平。以趙恢為廣武太守、鎮廣武。曜武將軍王基為晉興太守、鎮浩亹。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於枹罕。赴單、烏孤之子也。　樂都之潰也、南涼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奔告南涼王傉檀。傉檀謂其眾曰、今妻子皆為熾磐所虜、退無所歸、卿等能與我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乎。乃引兵西、眾多逃還。傉檀遣鎮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唯樊

樊尼紇勃洛肱陰利鹿隨傉檀不去傉檀歸于熾磐

尉賢政固守浩亹聞傉檀至左南乃降

熾磐鴆死傉檀

虎臺與妹謀殺熾磐事泄

尼與中軍將軍紇勃後軍將軍洛肱散騎常侍陰利鹿不去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乎西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一萬蒙遜方招懷士民存亡繼絕汝其從之紇勃洛肱亦與尼俱行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於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歸然委質為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不能為陛下泣血求救於鄰國敢離左右乎傉檀歎曰知人固未易大臣親戚皆棄我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唯卿一人而已傉檀諸城皆降於熾磐獨尉賢政屯浩亹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為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為國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禽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心若貪一時之利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臺以手書諭之賢政曰汝為儲副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效汝乎聞傉檀至左南乃降熾磐聞傉檀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秋七月熾磐以傉檀為驃騎大將軍賜爵左南公南涼文武依才銓敘歲餘熾磐使人鴆傉檀左右請解之傉檀曰吾病豈宜療耶遂死謚曰景王虎臺亦為熾磐所殺傉檀子保周賀俱延子覆龍利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河西王蒙遜久之又奔魏

宋營陽王景平元年冬十一月南涼禿髮傉檀之死也河西王蒙遜遣人誘其故太子虎臺許以番禾西安二郡處之且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讎復取故地虎臺陰許之事泄而止秦王熾磐之后虎臺之妹也熾磐待之如初后密與虎臺謀曰秦本我之仇雖以婚姻待之蓋時宜

耳先王之薨又先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濟子孫故也為人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讎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軍越質落城謀弑熾磐后妹為熾磐左夫人有寵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臺等十餘人

張溥曰前涼張軌據涼州歷九世七十有六載而苻堅滅之後涼呂光據姑臧歷三世十有三載而姚興滅之西涼李暠據河右歷二世二十有四載而沮渠蒙遜滅之南涼禿髮據廣武歷三世十有九載而乞伏熾磐滅之北涼沮渠據張掖歷二世三十有九載而魏滅之軌之興也繇中原淪沒元帝徙居江左乃控據河西稱晉正朔至天錫降於苻氏其地再為呂光所據光都姑臧後以郭黁言讖改昌松為東張掖郡及呂隆降姚興地始三分有西南北之號然呂光臣於堅者也段業臣於光者也沮渠蒙遜李暠又臣於業者也光叛堅業亦叛光蒙遜與暠從而效之暠知尊晉史無貶辭蒙遜殺業直斥為弑上下之防蔑矣禿髮烏孤則鮮卑別種遠祖匹孤自塞北遷河西稱雄強久光初王時烏孤即辭其爵既取金城遂為南涼傳弟利鹿孤傉檀檀威邊塞抗衡大國蒙遜熾磐咸服從委質其強能臣人非臣於人而叛者也傉檀自晉安帝元興初稱涼王徙樂都歲與沮渠搆兵唾契汗乙弗等部叛更親興討熾磐乘虛襲之樂都城潰容身無所歸於西秦遇鴆死當傉檀之數攻南涼也惟怒蒙遜不知諸部之叛既破乙弗不知西秦之襲所敵在此所禍在彼常勝之兵忽喪其家楚靈黷武身死乾谿自古喪亡者其國豈盡弱小哉苻堅寇晉而敗翟斌叛之命慕容垂討斌而垂叛命姚萇討垂而萇又叛苻氏遂亡得勢之君敵皆我役也失勢之君役皆我敵也符堅肥水傉檀乙弗咸以驕矜勝亦何可恃也晉隆安中

乞伏乾歸困於姚興奔南涼以子熾磐為質後熾磐逃歸遇執利鹿孤命殺之傉檀以魏武善關羽秦昭恕頃襄為言乃赦之無何又奔永街傉檀歸其妻子今南涼窮厄因熾磐報德之日也然夫差能容句踐句踐必殺夫差出反勢極甯有生存者乎西涼之亡尹太后守義蒙遜不敢殺南涼亡傉檀女為熾磐后謀復讎而死强虜無繼絕之仁婦人懷宗國之志其亦人心之不滅者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蒙遜伐西秦

蒙遜擊斬乞伏魋尼寅禽折斐等

熾磐禽沮渠漢平

蒙遜與熾磐和親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春三月河西王蒙遜攻西秦廣武郡拔之西秦王熾磐遣將軍乞伏魋尼寅邀蒙遜於浩亹蒙遜擊斬之又遣將軍折斐等帥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擊禽之　夏五月西秦王熾磐帥衆三萬襲湟河蒙遜弟漢平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破之熾磐將引去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潛召熾磐熾磐復攻之漢平力屈為熾磐所禽

十二年春正月西秦王熾磐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漒川沮渠蒙遜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至沓中引還二月熾磐遣襄武侯曇達救石泉蒙遜亦引去蒙遜遂與熾磐結和親

宋武帝永初元年春正月秦王熾磐立其子暮末為太子　秋九月秦振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園戍俘二千餘人而還

二年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右衛將軍沮渠鄯善建節將軍沮渠苟生帥衆七千伐秦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奕干等帥步騎五千拒之敗鄯善等於五澗虜苟生斬首二千而還

一年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帥衆一萬耀兵嶺南遂屯五澗九月秦王熾磐

熾磐卒慕末即位

遣征北將軍出連虔等帥騎六千擊之　冬十月秦出連虔與河西沮渠成都戰禽之

營陽王景平元年夏四月秦王熾磐謂其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為用且讖曰恒代之北當有真人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等入見於魏貢黃金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略

文帝元嘉元年秋七月秦王熾磐遣太子慕末帥征北將軍木奕干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皆破之徙民二萬餘口而還

二年夏四月秦王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犍等襲河西鎮南將軍沮渠白蹄於臨松禽之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枹罕

三年春正月秦王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於夏　秋八月秦王熾磐伐河西至廉川遣太子慕末等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蒙遜發兵禦之且遣使說夏主使乘虛襲枹罕夏主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將騎二萬攻苑川車騎大將軍韋伐將騎三萬攻南安熾磐聞之引歸九月徙其境內老弱畜產於澆河及莫河仍寒川留左丞相曇達守枹罕韋伐攻拔南安獲秦秦州刺史翟爽南安太守李亮　冬十月秦左丞相曇達與夏呼盧古戰於嵻崀山曇達兵敗十一月呼盧古韋伐進攻枹罕秦王熾磐遷保定連呼盧古入南城鎮京將軍趙壽生帥死士三百人力戰卻之呼盧古韋伐又攻沙州刺史出連虔於湟河虔遣後將軍乞伏萬年擊敗之又攻西平執安西將軍庫洛干阬戰士五千餘人掠民二萬餘戶而去

四年夏六月秦王熾磐還枹罕　秋八月秦王熾磐遣其叔父平遠將軍渥頭等入貢於魏

五年夏五月秦文昭王熾磐卒太子慕末即位大赦改元永弘　六月葬秦文昭王於武平陵

莫者幼眷叛西秦

廟號太祖秦王暮末以右丞相元基為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鎮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屯為驃騎大將軍徵安北將軍涼州刺史段暉為輔國大將軍御史大夫叔父右禁將軍千年為鎮北將軍涼州牧鎮湟河以征北將軍木弈干為尚書令車騎大將軍以征南將軍吉毗為尚書僕射衛大將軍河西王蒙遜因秦喪伐秦西平西平太守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為殿下之有西平苟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樂都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絕其水道城中飢渴死者大半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者百餘人鼓譟燒門元基帥左右奮擊河西兵乃退初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為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至是暮末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奇珍伏兵於捫天嶺執伐並其騎士三百人以歸既而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並遺暮末馬千匹及錦罽銀繒秋七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報聘　冬十二月河西王蒙遜伐秦至磐夷秦相國元基等將騎萬五千拒之蒙遜還攻西平征虜將軍出連輔政等將騎二千救之

六年春正月秦出連輔政等未至西平河西王蒙遜拔西平執太守麴承　夏五月河西王蒙遜伐秦秦王暮末留相國元基守枹罕遷保定連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幵谷以應河西暮末擊破之進至治城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據源川以叛暮末討之為幼眷所敗還於定連蒙遜至枹罕遣世子興國進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興國於治城擒之追擊蒙遜至譚郊吐谷渾王慕瓚遣其弟沒利延將騎五千會蒙遜伐秦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等邀擊大破之　秋七

慕末使段暉等擊破沒利延
蒙遜贖世子興國于秦慕末不許
慕末請迎於魏
慕末殺郭恒
西秦故地皆入於吐谷渾
吉毗上慕末內徙
慕末降夏
焦楷欲唱大義父遺病卒乃奔河西
赫連定殺慕末等

月河西王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於秦、秦王暮末不許、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為世子、暮末以興國為散騎常侍、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

七年冬十月秦王暮末為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納闐請迎於魏、魏人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邽、至高田谷、給事黃門侍郎郭恒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夏主聞暮末將至、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 十一月魏尚書庫結帥騎五千、迎秦王暮末、秦衛將軍吉毗以為不宜內徙、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人叛秦、推安南將軍督八郡諸軍事廣甯太守焦遺為主、遺不從、乃劫遺族子長城護軍亮為主、帥眾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氐王楊難當、難當遣將軍苻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羌、諸羌潰、亮犇還廣甯、暮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斬亮首出降、暮末進號鎮國將軍、秦略陽太守弘農楊顯以郡降夏、

八年春正月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帥眾一萬攻南安、城中大饑、人相食、秦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政、侍中右衛將軍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輿櫬出降、并沮渠興國送於上邽、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廣甯、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傾覆、豈得不帥見眾倡大義以殄寇讎、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為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眾、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犇河西、 夏五月夏主殺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

張溥曰、宋文帝元嘉五年夏五月秦王乞伏熾磐卒、世子暮末立、六月涼侵秦、秋秦及涼

平冬涼復攻秦六年夏涼及吐谷渾侵秦秦敗之獲涼世子興國七年冬秦遷保南安八年春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暮末在位三年歲苦戰爭竟遭赤族窮困極矣魏書云暮末政刑酷濫內外崩離若誅辛進五族剸殺叔父什寅及白養去列皆其淫戮之大者足以喪軀綱目又書其國災異者二日食至星晝見地震草反不雨九月亡徵亟見適年而滅要其始難則涼王沮渠蒙遜也熾磐方死蒙遜乘喪來伐狄夷無親固未可責之以禮然徵危迫險朝盟夕變其誰堪之沮渠成都為秦所執熾磐遺命歸之暮末從其言蒙遜許和今暮末執興國若縱之還蒙遜必深見德可以息兵乃怒不聽贖結怨河西豈得策乎秦懼涼逼請迎於魏焚城邑燬寶器而出至高田谷赫連定發兵逆拒遂保南安魏遣使來迎又不往定圍之急出降遇誅始也涼可以和而不和繼也國可以守而不守身一播蕩司命在人或夏或魏惟所生死天下未有國君棄社稷歷閭關猶欲中立保無恙者也禿髮傉檀與蒙遜搆兵不已羣部叛之自恃其彊出征乙弗熾磐乘虛襲破樂都傉檀歸熾磐未幾鴆死傉檀所惡者惟蒙遜而滅之者反出於乞伏熾磐暮末所畏者惟蒙遜而滅之者反出於赫連定事變忽來烏可測也傉檀亡於好戰暮末亡於懼敵其速死也皆繇輕於越境暗於託身春秋悲紀侯大去其國南涼西秦蓋蹈之矣傉檀窮犇獨陰利鹿隨之尉賢政則固守浩亹不下聞傉檀之在南乃降西秦亡矣焦楷猶勸其父遺創大義殄寇雠遺病卒乃犇河西國家傾覆忠臣乃見顧其時則無為矣哀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

苻昌殺慕容納及慕容備德諸子呼延平以公孫氏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超陽狂行乞惟苻紹異之

超與宗正謙逃歸南燕

超以金刀獻備德

備德欲以超為嗣

備德卒為十餘棺瘞山谷超即帝位

劉裕滅南燕

晉安帝義熙元年　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為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於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王垂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於羌中、段氏生子超、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為超娶其女為婦、超恐為秦人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真狂、願微加官爵以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故為謬對、或問而不答、興謂紹曰、諺云、姸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往視之、辯因鄉人宗正謙賣卜在長安、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南燕、行至梁父、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慕容法、法曰、昔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今安知非此類也、不禮之、超由是與法有隙、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備德慟哭悲不自勝、封超為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妙選時賢為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為嗣、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之、　秋九月汝水竭、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短長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戊午備德引見羣臣於東陽殿、議立超為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驚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是夜疾篤、瞑不能言、段后大呼、令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為皇太子、大赦、備德尋卒、為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己未超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上、尊段后為皇太

超使慕容鍾段宏出藩公孫五樓內輔封孚諫不從

超猜虐遊畋封孚韓諱虞諫不聽慕容法與鍾宏謀反超殺慕容統等及封嵩

段宏慕容法奔魏慕容凝慕容鍾慕容始奔秦超欲更舊

后以北地王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為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加慕容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為太尉麴仲為司空封嵩為尚書左僕射癸亥虛葬備德于東陽陵諡曰獻武皇帝廟號世宗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超以鍾為青州牧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姓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心皆不悅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五樓聞而恨之

二年南燕主超猜虐日甚政出權倖盤於遊畋封孚韓諱虞諫不聽超嘗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超曰桀紂超慚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鞠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得如是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惟求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優容之　秋九月南燕公孫五樓欲擅朝權譖北地王鍾於南燕主超請誅之南燕主備德之卒也慕容法不奔喪超遣使讓之法懼遂與鍾及段宏謀反超聞之徵鍾鍾稱疾不至超收其黨侍中慕容統等殺之征南司馬卜珍告左僕射封嵩素與法往來疑有姦超收嵩下廷尉太后懼泣告超曰嵩數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即以語法法為謀見誤知復何言超乃車裂嵩西中郎將封融奔魏超遣慕容鎮攻青州慕容昱攻徐州右僕射濟陽王凝及韓範攻兗州昱拔莒城段宏奔魏封融與羣盜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國中振恐濟陽王凝謀殺韓範襲廣固範知之勒兵攻凝凝奔梁父範并將其眾攻梁父克之法出奔魏凝出奔秦慕容鎮克青州鍾殺其妻子為地道以出與高都公始皆奔秦秦以鍾為始平太守凝為侍中南

封孚卒　超母妻在秦張華請超屈節求之

超獻太樂伎與還其母妻

成公綏言災異超黜五樓俄復用之　超悅李宣諂言　超議掠晉人補伎諄

燕主超好變更舊制、朝野多不悅、又欲復肉刑、增置烹轘之法、衆議不合而止。冬十月、封孚卒。

三年、南燕主超母妻猶在秦、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以請之。秦王興曰、昔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於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之、左僕射段暉曰、陛下世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此既能往、彼亦能來、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爲之降屈乎。中書令韓範嘗與秦王俱爲苻氏太子舍人、若使之往、必得如志。超從之、乃使韓範聘於秦、稱藩奉表。慕容凝言於興曰、燕主得其母妻、不可復臣、宜先使送伎。興乃謂範曰、朕歸燕主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聘於燕。超與羣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既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逞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爲豎子屈節。超曰、吾爲太后屈、願諸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　冬十月、南燕主超使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興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超親帥六宮迎於馬耳關。

四年春正月、南燕主超尊其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奸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役事殷重之所致也。超乃大赦、出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　冬十一月、南燕汝水竭、河凍皆合、而澠水不冰。南燕主超惡之、問於李宣。對曰、澠水無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賜朝服一具。

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南燕主超朝會羣臣、歎太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諄曰、先

諱諫不聽
慕容興宗
等大掠宿
豫簡男女
二千五百
付大樂
超封斛穀
提等為公
慕容鎮諫
不聽
王儼論事
五樓得左
丞

裕料超必
不能守險
清野

公孫五樓
陳三策超
從下策賀
賴盧慕容
鎮諫不從

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讎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二月南燕將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等帥騎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歸五樓之兄也是時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王公內外無不憚之南燕主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為郡縣公桂林王鎮諫曰此數人者勤民頓兵為國結怨何功而封超怒不答尚書都令史王儼論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公孫歸等寇濟南俘男女千餘人而去自彭城以南民皆堡聚以自固詔并州刺史劉道憐鎮淮陰以備之　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為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　夏四月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敝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

裕過大峴見燕兵不出而喜

胡藩請以奇兵間道取城

裕大敗燕兵超遁還廣固裕克大城

慕容鎮請超決戰為慕容惠所阻遂乞師秦

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寧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
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
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
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為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
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
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
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
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救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
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
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諮
議將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
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眾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
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輦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眾入保小城、裕築長
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
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為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
鎮曰、百姓之心、繫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
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
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

超請割大峴以南為藩臣裕不許
姚興遣使告裕裕大言距之

姚興追姚彊兵還韓範歎燕必滅
張俊來降說裕用韓範以招燕
王蒲勸範奔秦不從

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脣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為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南燕尚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為行參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為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為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為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為藩臣裕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　秋八月封融詣劉裕降　初秦王興遣衛將軍姚強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為勃勃所敗追強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為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

段宏奔裕張光勸超出降超殺之
董銑勸超降超囚之

降於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諶盡忠無貳并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犇於裕張綱為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懸綱母於城上支解之　冬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南燕靈臺令張光勸南燕主超出降超手殺之

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諄諫曰陛下遭堙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彊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為兒女子泣邪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銑勸超降超怒囚之　二月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卻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腳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為虐戰士彫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壁而生丁亥劉裕悉眾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坑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彊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坑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騖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

使之然哉

張溥曰、慕容德皝之少子也。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苻堅篡立時。苻雙苻柳構難。德勸慕容暐乘釁討堅。不從。燕亡入秦。堅敗於晉。德說暐圖興復。又不納。乃從慕容垂贊中興討慕容永有功。垂臨終敕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兄弟之際。相知何深也。垂立太子後段后以寶麟爲憂。告其妹季妃曰。范陽王有非常器度。必主燕祚。后知德又深於垂德之當興也。徵夢日之祥。三臺之謠。人且信之矣。寶遭亂奔亡。羣臣勸德即尊號。謝之。既徙滑臺。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德欲具駕奉迎。謝罪行闕。設不謀羣下。竟行其志。出寶於顛沛之中扞圉反旆。光復社稷。以叔父之親。述先王之事。其功豈僅晉鄭輔周。梁王衞漢哉。慕容鍾張華勸進。德遽忘臣節。不出迎寶。遂至君弑國分。後雖決策潘聰。進據廣固。恐南燕之主無以對趙思服辟閭渾也。慕容超德兄北海王納之子。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誅之。納妻段氏方娠。呼延平挈之逃羌中而生超。觀其佯狂秦市。金刀復還。即慕容翰乞食於宇文。拓跋珪寄身於賀訥。流離屯晦。亦無以加。德子俱喪。立超爲嗣。誠天命非人力即位以後。猜過日彰。公孫五樓用事。慕容鍾段宏等離叛。豈行事真桀紂哉。所云身長八尺。腰帶九圍。適冠玉而糠覈耳。劉裕師來。縱入大峴。其愚倍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是桀紂之不足。又甚而爲劉璋也。德初迎超至。夢皝命其早立超爲太子。德感先帝神明。下書不敢後。意者其妖夢歟。不然。何亡之暴也。慕容垂興燕。子高陽王隆遼西王農最賢。不立。而立寶。國遂大亂。德無子。勢必立超。且有賢名風表。何可廢也。是故立寶垂過也。立超非德過也。張光董銑勸超降。怒不許。卒斬建康。雖無姚泓銜璧之辱

姜紀勸姚弼結興左右求入朝
郭播請使弼出鎮興不從
弼誣死姚文宗
梁喜任謙尹昭請興損弼威權

不免王始朕崩之詭死固鴻毛耳然慕容氏廢興離合凡四至起而告究其數盡矣賢如慕盛盛尚殞於暮夜之戎起亦何能獨長久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劉裕滅後秦

晉安帝元興元年秦王興立子泓為太子大赦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為嗣而狐疑不決久乃立之　是歲秦王興立昭儀張氏為皇后封子懿弼洸宣湛愔璞質逵裕國兒皆為公

義熙三年秦王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

七年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為雍州刺史鎮安定姜紀諂附於弼勸弼結興左右以求入朝興徵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遂傾身結納朝士收采名勢以傾東宮國人惡之會興以西北多叛亂欲命重將鎮撫之隴東太守郭播請使弼出鎮興不從

十年夏五月秦左將軍姚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弼惡之誣文宗有怨言秦王興怒賜文宗死於是羣臣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從者以所親天水尹沖為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為治書侍御史興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左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輻湊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邪喜等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如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興不應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立弼為太子興雖不從

[illegible]王弼密疏勸興立弼姚裕以弼逆狀告諸兄姚懿等欲討弼興免弼還第乃罷兵

亦不責也興疾篤弼潛聚衆數千人謀作亂姚裕遣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鎮者於是姚懿治兵於蒲阪鎮東將軍豫州牧洸治兵於洛陽平西將軍諶治兵於雍皆欲赴長安討弼會興疾瘳見羣臣征虜將軍劉羌泣以告興梁喜尹昭請誅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殺弼亦當奪其權任興不得已免弼尚書令使以將軍公還第懿等各罷兵懿洸諶與姚宣皆入朝使裕入白興求見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非是便當寘之刑辟奈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宣流涕極言興曰吾自處之非汝曹所憂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釁成逆著道路皆知之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掩蔽而逆黨扇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人皆以吾兒為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

弼譖姚宣下獄尹昭言弼不宜握彊兵在外興不從弼聚兵于第收其黨唐盛孫玄等殺之泓固請免弼

崔浩料熒惑必入秦

十一年春三月秦廣平公弼譖姚宣於秦王興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以不能輔導將誅之丕懼誣宣罪惡以求自免興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命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握彊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陛下之謂也興不從

秋九月秦王興藥動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興聞之怒收弼黨唐盛孫玄等殺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肖不能輯諧兄弟使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退就藩興惻然憫之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與之謀囚弼將殺之窮治黨與泓流涕固請乃并其黨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　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

尹沖謀殺泓賴宮臣止泓出迎而免

姚愔等作亂姚和都擊敗之

興賜弼死尹沖尹泓奔晉

興卒泓誅姚愔呂隆尹元等乃即位

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於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己、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衆乃服浩之精妙、

十二年春二月秦王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入居西宮、興疾篤、還長安、黃門侍郎尹沖謀因泓出迎而殺之、興至、泓將出迎、宮臣諫曰、主上疾篤、姦臣在側、殿下今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不測之禍、泓曰、臣子聞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者也、泓乃止、尚書姚沙彌謂尹沖曰、太子不出迎、宜奉乘輿幸廣平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集、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陷名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乃杖大順、不惟救廣平之禍、吾屬前罪亦盡雪矣、沖以興死生未可知、欲隨興入宮作亂、不用沙彌之言、興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殿中上將軍斂曼嵬收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興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即與尹沖帥甲士攻端門、斂曼嵬胡翼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於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太子右衛率姚和都帥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爭進赴賊、賊衆驚擾、和都以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大敗、愔逃於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奔雍、尹沖及弟泓來奔、興引東平公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內寢、受遺詔輔政、明日、興卒、泓祕不發喪、捕南陽公愔及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乃發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 三月加太尉裕、

王鎮惡檀道濟所向皆捷

道濟攻殺董遵獲姚垣楊業

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以其世子義符為徐兗二州刺史琅邪王德文請啟行戎路修敬山陵詔許之　秋八月定州獻琥珀枕於太尉裕裕以琥珀治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北征將士裕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以太尉左司馬東海徐羨之為穆之之副左將軍朱齡石守衛殿省徐州刺史劉懷慎守衛京師揚州別駕從事史張裕任留州事懷慎懷敬之弟也　丁巳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新野太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遵考裕之族弟也劉穆之謂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裕既行青州刺史檀祗帥眾自廣陵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祗為變議欲遣軍時檀韶為江州刺史張邵曰今韶據中流道濟為軍首若有相疑之迹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穆之乃止　九月太尉裕至彭城加領徐州刺史以太原王玄謨為從事史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款附惟新蔡太守董遵不下道濟攻拔其城執遵殺之進克許昌獲秦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眾千餘人來降太尉裕拔為參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秦兗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擅還襄邑林子殺之秦東平公紹言於秦王泓曰晉兵已過許昌安定孤遠難以救衛宜遷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雖晉夏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

裕遜辭謝魏師

趙玄請姚洸固守金墉姚禹等休之

喜曰齊公恢有威名為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死守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郿今關中兵足以拒晉無為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置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畏懦帥眾棄城北渡河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遽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為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問太尉裕裕遜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國璠兄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為晉患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為不利也魏河內鎮將於栗磾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矟公麾下栗磾好操黑矟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司馬休之等奔秦見劉裕篡晉)

冬十月秦陽城滎陽二城皆降晉兵進自成皐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洸鎮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師三千救之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騎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并州牧姚懿南屯夾津為之聲援寍朔將軍趙玄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眾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

趙玄蹇鑒死義

姚禹奔道濟洸亦出降

姚懿謀作亂張敞左雅諫皆殺之

姚禹陰與檀道濟通、主簿閻恢楊虔皆禹之黨也共嫉玄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為朝廷所責乎、洸以為然、乃遣趙玄將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鞏城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既而成皋虎牢皆來降、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奔還、龍驤司馬滎陽毛德祖與玄戰於柏谷、玄兵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玄司馬蹇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鑒曰、將軍不濟、鑒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奔道濟、甲子道濟進逼洛陽、丙寅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阬之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之者甚衆、閻生姚益男未至、聞洛陽已沒、不敢進、己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置守衛、太尉裕以冠軍將軍毛脩之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戍洛陽、 十一月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以自效、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 秦姚懿司馬孫暢說懿使襲長安、誅東平公紹、廢秦王泓而代之、懿以為然、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樹私恩、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諫曰、殿下以母弟居方面、安危休戚、與國同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如累卵、穀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散之、虛損國儲、將若之何、懿怒、皆殺之、泓聞之、召東平公紹、密與之謀、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推移、造此謀者、必孫暢也、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師、若不受詔命、便當聲其罪而討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姚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蛇玄屯陝津、武衛將軍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卑辭誘之、送佩刀為誓、成都不

郭純姚紹等執懿誅孫暢等

姜紀說恢襲京師不從

從懿遣驍騎將軍王國帥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擊禽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至親當重任國危不能救而更圖非望三祖之靈其肯佑明公乎成都將糾合義兵往見明公於河上耳於是傳檄諸城諭以逆順徵兵調食以討懿懿亦發諸城兵無一至者惟臨晉數千戶應懿成都引兵濟河擊臨晉叛者破之鎮人安定郭純等起兵圍懿東平公紹入蒲阪執懿誅孫暢等

十三年春正月秦主泓朝會百官於前殿以內外危迫君臣相泣征北將軍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廬舍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姜紀帥衆歸之建節將軍彭完都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亟引輕兵襲之必克恢不從南攻郿城鎮西將軍姚諶為恢所敗長安大震泓馳使徵東平公紹遣姚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灃西扶風太守姚儁等皆降於恢東平公紹引諸軍西還與恢相持於靈臺姚讚留寧朔將軍尹雅為弘農太守守潼關亦引兵還恢衆見諸軍四集皆有懼心其將齊黃等詣大軍降恢進兵逼紹讚自後擊之恢兵大敗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慟葬以公禮　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留其子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詔以義隆為監徐兗青冀四州諸軍事徐州刺史　二月王鎮惡進軍澠池遣毛德祖襲尹雅於蠡吾城禽之雅殺守者而逃鎮惡引兵徑前抵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堡秦河北太守薛帛奔河東又攻秦并州刺史尹昭於蒲阪不克別將攻匈奴堡為姚成都所敗辛酉滎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為太宰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使督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又遣別將姚驢救蒲阪沈林子謂檀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攻之傷衆守之引日王鎮惡在潼關勢孤力弱不如與鎮惡合勢

沈林子請道濟與鎮惡合攻潼關
沈林子襲斬姚鸞擊敗姚讚
泓求救於魏
崔浩請魏主嗣假劉裕水道

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道濟林子至潼關秦魯公紹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不過堅壁以待繼援吾分軍絕其糧道可坐禽也乃遣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鸞遣尹雅將兵與晉戰於關南為晉兵所獲將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幸得脫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丙子夜沈林子將銳卒襲鸞營斬鸞殺其士卒數千人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沈林子擊之讚敗走還定城薛帛據河曲來降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請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劣國多內難裕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恆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為吾患乎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振威將軍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庚辰裕引軍入河以左將軍向彌為北青州刺史留戍碻磝初裕命王鎮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為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

朱超石斬阿薄干擊魏兵　魏主嗣恨不用崔浩言　沈林子擊斬姚洽姚墨蠡唐小方　姚紹卒林子擊破姚讚

鎮惡說宏農百姓送義租

晉兵欲還沈林子怒爭乃止

衆心疑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衆方勝、雖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自為將軍辦之、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邪、鎮惡等遣使馳告裕求遣糧援、裕呼使者開舫北戶、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進、今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親至弘農說諭百姓、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於南岸牽百丈、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略、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直隊主丁旿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毦、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毦既舉、超石帥二千人馳往赴之、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萬騎助之、四面肉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超石別齎大鎚及稍千餘張、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不能當、一時奔潰、死者相積、臨陳斬阿薄干、魏人退還畔城、超石帥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之、殺獲千計、魏主嗣聞之、乃恨不用崔浩之言、秦魯公紹遣長史姚洽寧朔將軍安鸞護軍姚墨蠡河東太守唐小方帥衆三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為固、欲以絕檀道濟糧援、沈林子邀擊破之、斬洽墨蠡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啟太尉裕曰、紹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膏齊斧耳、紹聞洽等敗死、憤恚發病、嘔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讚既代紹、衆力猶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太尉裕至洛陽、行視城塹、嘉毛脩之完葺之功、賜衣服玩好直二千萬、　秋七月太尉裕至陝、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

鎮惡使毛德祖擊殺姚彊走姚難

鎮惡身先士卒大破姚丕姚諶等皆死

進屯青泥秦主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嶢柳以拒之　八月太尉裕至閿鄉沈田子等
將攻嶢柳秦主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
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傅弘之以衆寡不敵止之
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
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先進弘之繼之秦兵合圍□重田子撫慰士卒
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躍鼓譟執短兵奮
擊秦兵大敗斬馘萬餘級得其乘輿服御物秦主泓奔還灞上初裕以田□等衆少遣沈林子
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秦兵已敗乃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丑太尉裕至
潼關以朱超石為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共攻蒲阪秦平原公璞與
姚和都共擊之猗之敗死超石奔還潼關東平公讚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後王鎮惡請
帥水師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恢武將軍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鎮惡追之秦主泓自
灞上引兵還屯石橋以為之援鎮北將軍姚彊與難合兵屯涇上以拒鎮惡鎮惡使毛德祖進
擊破之彊死難奔長安東平公讚退屯鄭城太尉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
積東平公讚屯灞東泓屯逍遙園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艦進
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為神壬戌旦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衆既登渭
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為
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它岐
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為丕敗卒所蹂踐不戰

姚讚兵潰姚佛念死義

鎮惡盜秦府庫劉裕不問

姚璞尹昭姚讚來降裕皆殺之

裕議遷都王仲德止之

赫連勃勃謀取關中

劉穆之卒裕決意東還

而潰姚諶等皆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奔逃石橋東平公讚聞泓敗引兵赴之衆皆潰去胡翼度降於太尉裕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自長安鎮惡迎於灞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邪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或譖諸裕曰鎮惡藏姚泓僞輦將有異志裕使人覘之鎮惡剔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意乃安裕收秦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秦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人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裕以薛辯為平陽太守使鎮捍北道裕議遷都洛陽諮議參軍王仲德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致駭動今暴師日久士卒思歸遷都之計未可議也裕乃止羌衆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沈林子追擊至槐里俘虜萬計　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徽為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　冬十一月辛未劉穆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穆之之卒也朝廷恇懼欲發詔以太尉左司馬徐羨之代之中軍諮議參軍張邵曰今誠急病任終

裕使義真鎮秦以王修沈田子毛德祖佐之

隴上流戶知裕無西略意皆失望

裕私令田子防鎮惡

三秦父老泣止劉裕

在徐、然世子無專命、宜須諮之、裕欲以王弘代穆之從事中郎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乃
以羨之為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陽尹、代管留任、於是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裕、
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義真時年十
二、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為中兵
參軍、仍以田子領始平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為雍州治中從事史、先是隴
上流戶寓關中者、因望兵威得復本土、及置東秦州、知裕無復西略之意、皆歎息失望、裕之克
長安、王鎮惡功為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
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
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
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鬭之使
為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鄗之都、復輸寇手、荀子曰、兼并
易能也、堅凝之難、信矣哉、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
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
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
洛入河、開汴渠以歸、　閏月、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問於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
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

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游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璝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前將軍昌屯潼關以買德為撫軍右長史屯青泥勃勃將大軍為後繼

王買德進取關中之策于勃勃

田子誘殺鎮惡王脩執田子斬之

傅宏之大破赫連璝

十四年春正月夏赫連璝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盛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王鎮惡謂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由是益忿懼未幾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丑田子請鎮惡至傅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弘之犇告劉義真義真與王脩被甲登黃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言鎮惡反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脩之代鎮惡為安西司馬傅弘之大破赫連璝於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渡斬獲甚衆夏兵乃退壬戌太尉裕至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先歸建康裕聞王鎮惡死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害忠勳追贈鎮惡左將軍青州刺史以彭城內史劉遵考為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阪徵荆州刺史劉道憐為徐兗二州刺史裕欲以世子義符鎮荆州以徐州刺史劉義隆為司州刺史鎮洛陽中軍諮議張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乃更以義隆為都督荆益寧雍梁秦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以南郡太守劉彥之為南蠻校尉張邵為司馬領南郡相冠軍功曹王曇首為長史北徐州從事王華為西中郎主簿沈林子為西中郎參軍義隆尚幼府事皆決於邵曇首弘之弟也裕謂義隆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

義真使劉乞等殺王修

關中郡縣降夏勃勃

進據咸陽

裕召義真東歸赫連璝追之傅宏之蒯恩毛修之皆被擒

段宏東義真于背而歸

傅宏之死義

朱齡石奔潼關

勃勃入長安

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以南郡公劉義慶為豫州刺史、義慶道憐之子也、裕解司州領徐冀二州刺史、冬十月劉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脩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脩於義真曰、王鎮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脩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信之、使左右劉乞等殺脩、脩既死、人情離駭、莫相統壹、義真悉召外軍入長安、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赫連璝夜襲長安不克、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宋公裕聞之、使輔國將軍蒯恩如長安、召義真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敕義真輕裝速發、既出關然後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雍州別駕徐華奔夏、赫連璝帥眾三萬追義真、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真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弘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弘之恩皆為王買德所禽、司馬毛脩之與義真相失、亦為夏兵所禽、義真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然大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夏王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時天寒、勃勃裸之、弘之叫罵而死、勃勃積人頭為京觀、號曰髑髏臺、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其宮殿、奔潼關、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朝而驗、可謂算無遺策、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以買德為都官尚書、封河陽侯、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阪、聞齡石所

朱超石王敬先劉欽之皆勃為勃所殺

裕欲北伐知義真得免乃止

在亦往從之赫連昌攻敬先壘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為心爾求間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先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長安勃勃殺之欽之弟秀之悲泣不歡燕者十年欽之穆之之從兄子也宋公裕聞青泥敗未知義真存亡怒甚刻日北伐侍中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它年不從鄭鮮之上表以為虜聞殿下親征必併力守潼關徑往攻之恐未易可克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且虜雖得志不敢乘勝過陝者猶懾服大威為將來之慮故也若造洛而返虜必更有揣量之心或益生邊患況大軍遠出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鍾狼狽去年北討廣州傾覆既往之效後來之鑒也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羣盜攻沒諸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顒顒以望殿下之返旆聞更北出不測淺深之謀往還之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若慮西虜更為河洛之患者宜結好北虜北虜親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矣會得段宏啟知義真得免裕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降義真為建威將軍司州刺史以段宏為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衞率裕以天水太守毛德祖為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阪

張溥曰晉書稱姚興取汾絳陷許洛欵僭燕藩偽蜀夷隴右靜河西霸功猶楚莊秦穆又云委梁都於禿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己生災邊城繼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論興者詳矣至王師下長安凶嗣降軹道姚氏速亡人心咸快然觀姚泓行事固非亂主也泓孝友寬和博學善談論尊敬師傅懲戒嚴酷劉厥之亂泓遣彭白狼討斬之諸將請廣首級謝不許弟弼謀奪嫡恩撫如初姚紹為弼羽翼推心事之若皆無愧於人君之度在位二年而

亡。姚萇之惡累之也。萇父弋仲雖赤亭羌人。素亮直知義。冉閔滅石氏。弋仲戒令諸子歸晉。竭盡臣節。子襄來降。殷浩激之使叛。後為苻堅所殺。萇即臣堅。乘危弑之。其罪有三。父命仕晉。背之從亂。一也。兄死於堅。靦顏事讎。二也。既委質於堅矣。因亂而賊君。三也。萇負三罪。竟享年六十有四。子興繼之。擊殺苻登。僭稱帝者二十二年。逆賊厚終。猶劉淵石勒縱苻堅入夢。鬼兵刺血。烏足償厥愆哉。姚泓仁弱。內變方定。晉師復出。姚懿姚恢先叛。姚紹等戰死。遂泥首獻闕。斬於建康。自古強大之國。其亡也。或以暴君。或以弱主。為桀紂而亡者。病在暴。為赧獻而亡者。病在弱。然赧獻之亡。反速於桀紂。國力坐詘。而君威下移也。後秦之興。雄於諸邦。使一剛決善戰。如石虎其人者守之。即無道尚能捍禦大敵。與之持久。泓則何能乎。兵交立潰。師至即降。直不戰而靡耳。興之有泓。名為守文。實則速斃。益信祖宗以逆得國者。即子孫中主。尚莫能救也。且懷愍喪中原。人皆思晉。咸康永和之間。庾亮庾翼褚裒殷浩諸臣。歷謀興復。功雖不遂。魯郡義兵。河北遺民。懷舊反正者未絕也。桓溫敗秦兵於藍田。三輔郡縣。喜覩官軍。不渡灞水。王猛譏之。薛珍勸溫徑逼長安。不從而退。珍偏師獨濟。頗有所獲。長安之望王師久矣。劉裕恥江沱之宴安。清百年之腥穢。亦物逢其會。天與其成也。裕謀內禪。無志西略。流戶歎息。父老流涕。觀秦隴悲裕之去。足知其喜裕之來。惜裕不以義終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

赫連據朔方

晉安帝義熙三年　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高平公沒奕干以女妻之。勃勃魁

以女妻之姚邕請與遠勃勃不從

岸美容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軍國大事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諫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與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為安遠將軍使助沒奕干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衞辰部衆三萬配之使伺魏間隙邕固爭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為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猾不仁輕為去就寵之踰分終為邊患興乃止久之竟以勃勃為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魏主珪歸所虜秦將唐小方於秦秦王興請歸賀狄干仍送良馬千匹以贖狄伯支珪許之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柔然可汗社崙獻馬八千匹於秦至大城勃勃掠取之悉集其衆三萬餘人僞畋於高平川因襲殺沒奕干而並其衆勃勃自謂夏后氏之苗裔六月自稱大夏天王大單于大赦改元龍升置百官初魏王珪遣北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求婚於秦秦王興止狄干而絕其昏於是秦魏有隙秦王興遣尚書右僕射狄伯支等伐魏魏王珪自將大軍擊之敗狄伯支及趙騎校尉唐小方等 冬十月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已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

勃勃斬楊丕姚石生等

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山川險固土田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並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啟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

勃勃不都高平而侵掠嶺北

十一月勃勃又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俘斬五千餘人

四年夏五月秦王興使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 秋七月夏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

狄伯支不從亂姚詳酖殺之

勃勃敗姚興禽姚榆生

勃勃使鹿弈干追斬姚詳

王買德奔夏

河曲齊難以勃勃旣遠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之俘斬七千餘人難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禽之虜其將士萬三千人於是嶺北夷夏附於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

五年春正月秦王興遣其弟平北將軍沖征虜將軍狄伯支等帥騎四萬擊夏王勃勃沖至嶺北謀還襲長安伯支不從而止因酖殺伯支以滅口　夏四月夏王勃勃帥騎二萬攻秦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川　秋九月秦王興自將擊夏王勃勃至貳城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乘虛奄至興懼欲輕騎就詳等右僕射韋華曰若鑾輿一動衆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興與勃勃戰秦兵大敗將軍姚榆生為勃勃所禽左將軍姚文崇等力戰勃勃乃退興還長安勃勃復攻秦敕奇堡黃石固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

六年春三月夏王勃勃遣尚書胡金纂攻平涼秦王興救平涼擊金纂殺之勃勃又遣兄子左將軍羅提攻拔定陽阬將士四千餘人秦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內徙興處之湟山及陳倉勃勃寇隴右破白崖堡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棄城走勃勃徙其民萬六千戶於大城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

七年春正月秦姚詳屯杏城為夏王勃勃所逼南奔大蘇勃勃遣平東將軍鹿弈干追斬之盡俘其衆勃勃南攻安定破尚書楊佛嵩於青石北原降其衆四萬五千進攻東鄉下之徙三千餘戶於貳城秦鎮北參軍王買德奔夏夏王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以買德為軍師中郎將秦王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迎姚詳弗及遂屯杏城

勃勃命叱干阿利築統萬城

勃勃改姓赫連氏

勃勃拔杏城執姚逵姚弼禽赫連建

勃勃殺姚軍都姚良子以子昌鎮陰密姚恢奔長安姚諶胡儼等降夏

八年冬十月秦王興以楊佛嵩為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以擊夏行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每見敵勇不自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既多遇敵必敗行已遠追之無及將若之何佛嵩與夏王勃勃戰果敗為勃勃所執絕亢而死

九年春三月夏王勃勃大赦改元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宜名新城曰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並築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又鑄銅為一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飾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為劉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言帝王係天為子其徽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言其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

十一年春三月夏王勃勃攻秦杏城拔之執守將姚逵阬士卒二萬人秦王興如北地遣廣平公弼及輔國將軍斂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　秋九月夏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太守姚周都遂入新平廣平公弼與戰於龍尾堡禽之

十二年春二月秦王興卒太子泓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　夏六月氐王楊盛攻秦祁山拔之進逼秦州秦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與上邽守將姚嵩追之夏王勃勃帥騎四萬襲上邽未至嵩與盛戰於竹嶺敗死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殺秦州刺史姚軍都及將士五千餘人因毀其城進攻陰密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為雍州刺史鎮陰密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長安安定人胡儼等帥戶五萬據城降於夏勃勃使鎮東將軍羊苟兒

姚諶奔長安

胡儼殺羊荀兒等復降秦姚紹擊破勃勃

勃勃即帝位

將鮮卑五千鎮安定、進攻秦、鎮西將軍姚諶於雍城、諶委鎮、奔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秦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等將步騎五萬擊之、勃勃退趨安定、胡儼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復以安定降秦、紹進擊勃勃於馬鞍阪、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勃勃歸杏城、楊盛復遣兄子倦擊秦、至陳倉、秦斂曼嵬擊卻之、夏王勃勃復遣兄子提南侵泄陽、秦車騎將軍姚裕等擊、卻之、

十三年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乃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　太尉裕克秦東還、留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　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璝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

十四年夏赫連璝至渭、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田子殺王鎮惡、王修執田子斬之、以冠軍將軍毛修之代鎮惡、傅弘之大破赫連璝、夏兵乃退、劉義真召外軍入長安、關中郡縣悉降於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宋公裕召義真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代鎮長安、義真將士大掠而東、赫連璝帥眾追之、傅弘之等力戰、晉兵大敗、夏兵不窮追、故得免、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奔潼關、勃勃入長安 五事並見劉裕滅後秦　夏王勃勃築壇於灞上、即皇帝位、改元昌武

恭帝元熙元年春二月夏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晉人僻遠、終不能為吾患、魏與我風俗略同、土壤鄰接、自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赫連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大赦、改元真興、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迕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先截其

舌。然後斬之。

張溥曰。魏司馬昭之使鄧艾鍾會伐蜀也。蜀亡而鍾會作亂。鄧艾檻車就徵。姜維爲會謀主。事將成矣。敗於胡烈。亂軍殺會。衛瓘亦襲殺艾。晉劉裕之滅後秦也。王鎭惡沈田子功最多。裕方東還。田子矯殺鎭惡。王修討田子斬之。劉義真又殺修。夏王勃勃遂陷長安。會謀問艾。欲舉大事。田子殺鎭惡。憾止爭功。魏不失蜀。晉失關中者。何也。魏與吳蜀三分天下。蜀入於魏。吳不能乘。即使姜維計行。鍾會無死。司馬昭出大師來爭。蜀未必爲兩人有也。後秦鄰於魏夏。裕入洛陽時。崔浩知其克秦而歸。地終爲魏有。劉穆之卒。裕決意東還。王買德即勸勃勃圖秦。强敵逼介。幼子鎭守。又不能推誠大將。闘之使亂。夏目窺閒而攖。直委之矣。司馬昭克蜀則篡魏。劉裕克關中則篡晉。然令鍾會亂成。魏不得蜀。昭傳子炎。必不敢篡。懼有兩大國在也。劉裕得關中。其子失之。不害其篡者。關中之有無。非東晉之所急也。裕既滅秦。設留長安。經略西北。功成一統。晉之版圖。其將馬往。然裕之自知深矣。夏或可兼。魏難猝滅。與其不得晉也。寧失關中。是以急行而不顧也。裕伐秦而出。篡晉而歸。非獨晉人知其篡也。魏與夏皆知之。鎭惡田子。將帥相殺。上將有篡者。下必有爭者。其互殺無怪也。夫沈王交爭。關中必危。關中危。義真必死。裕豈不念之。然孺子可亡。天位不可失。明知之而明棄之。其後關中入夏。義真逃歸。亦義真之幸。裕固無暇爲之計萬全也。裕初入長安。議遷都洛陽。王仲德止之。終於偏安江左。勃勃得長安。羣下請都之。不從。既而勃勃殂。子昌立。魏取統萬。赫連氏竟奔亡。建國之地。所係存亡廢興者大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終。

馮跋幽于石門

張穆言赤氣為兵氣魏使長孫道生等襲燕破古泥殺皇甫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

魏滅北燕

晉安帝義熙十年秋八月辛丑魏主嗣遣謁者于什門使於燕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見跋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苦見逼耶跋怒留什門不遣什門數衆辱之左右請殺之跋曰彼各為其主耳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降久之衣冠弊壞略盡蟣蝨流溢跋遺之衣冠什門皆不受

十四年初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燕太史令張穆言於燕王跋曰此兵氣也今魏方彊盛而執其使者好命不通臣竊懼焉跋曰吾方思之五月魏主嗣東巡至濡源及甘松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安東將軍李先給事黃門侍郎奚觀帥精騎二萬襲燕又命驍騎將軍延普幽州刺史尉諾自幽州引兵趨遼西為之聲勢嗣屯突門嶺以待之道生等拔乙連城進攻和龍與燕單于右輔古泥戰破之殺其將皇甫軌燕王跋嬰城自守魏人攻不克掠其民萬餘家而還

宋文帝元嘉三年秋八月燕太子永卒立次子翼為太子

七年秋八月燕太祖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楊哲於內殿屬以後事九月病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惡翼聽政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閹寺傳問而已翼及諸子大臣並不得見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

跋命馮翼攝國事宋夫人矯詔止之馮宏作亂跋驚殂宏遂即位翼戰敗被殺宏殺跋子百餘人

李崇等降魏魏王攻斬高紹

郭淵勸宏送款於魏

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宿衞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閤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閤而入至於中堂射殺女御一人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即天王位遣人廵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社稷將危吾備介弟之親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叩門入者進階二等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遣使賜翼死太祖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諡太祖曰文成皇帝葬長谷陵

九年春正月燕立慕容后之子王仁為太子　夏五月魏主治兵於南郊謀伐燕　六月庚寅魏主伐燕命太子晃錄尚書事時晃纔五歲　秋七月己未魏主至濡水庚申遣安東將軍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主至遼西燕王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己巳魏主至和龍　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於魏魏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崇績之子也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公丘等擊破之死者萬餘人燕尚書高紹帥萬餘家保羌胡固辛巳魏主攻紹斬之平東將軍賀多羅攻帶方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冀陽皆拔之九月乙卯魏主引兵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款獻女於魏乞為附庸燕王曰負釁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衞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冠軍將軍毛脩之毛脩之不從乃止既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燕王遣脩之南歸求救脩之汎海至東萊遂還建康拜黃門侍郎　初燕王嫡妃王氏生長樂公崇崇於兄弟為最長及即位立慕容氏為皇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鎮肥如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今國家將亡人無愚

馮朗馮邈說崇使降魏

魏封馮崇為遼西王

燕太子王仁入朝魏什門二十一年不屈節

宏不遣太子質魏劉滋諫殺之

宏稱藩于晉

魏遣元丕等伐燕

智皆知之王復受慕容后之譖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奔遼西說崇使降魏崇從之會魏主使給事郎王德招崇十二月己丑崇使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將封羽圍崇於遼西

十年春正月乙卯魏主遣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　二月庚午魏主以馮崇為都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受尚書刺史征虜已下官　夏六月魏永昌王健左僕射安原督諸軍擊和龍將軍樓勃別將五千騎圍凡城燕守將封羽以凡城降收其三千餘家而還　秋八月馮崇上表請說降其父魏主不聽

十一年春正月戊戌燕王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不許　三月辛巳燕王遣尚書高顒上表稱藩請罪於魏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乃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

夏六月燕王不遣太子質魏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為晉擒何則疆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彊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脩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饑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辛亥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

十二年春正月燕王數為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癸酉詔封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

三月癸亥燕王遣大將湯燭入貢於魏辭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　夏六月戊申魏主命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鎮東大將軍徒河屈垣等帥騎四萬伐燕　秋七月己卯魏樂平王丕等至和龍燕王以牛酒犒軍獻甲三千屈垣責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口而還　冬十一

楊㟭勸宏遣太子入侍不聽宏請迎于高麗

娥清等伐燕郭生開門納魏兵魏人疑不入生遂攻燕戰死

宏帥衆東徙高苟子欲追古弼醉之不得逃去

魏黜娥清古弼爲門卒

魏欲擊高麗劉潔元丕之止

高麗王連殺宏及其子孫

月魏人數伐燕燕日危蹙上下憂懼太常楊㟭復勸燕王速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爲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㟭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爲變燕王不聽密遣尚書陽伊請迎於高麗

十三年春二月戊子燕王遣使入貢於魏請送侍子魏主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　三月辛未魏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將精騎一萬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嬰帥遼西諸軍會之　夏四月魏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衆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高麗屯於臨川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於闕下生中流矢死葛盧孟光入城命軍士脫弊褐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大掠城中五月乙卯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焚宮殿火一旬不滅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外葛盧孟光帥騎殿後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爲門卒戊午魏主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令送燕王　秋九月高麗不送燕王於魏遣使奉表稱當與馮弘俱奉王化魏主以高麗違詔議擊之將發隴右騎卒劉絜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脩農桑以豐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魏主乃止

十五年　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慚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爲質弘怨高麗遣使來上表求迎上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幷令高麗資遣高麗王

不欲使弘南來遣將孫漱高仇等殺弘於北豐并其子孫十餘人謚弘曰昭成皇帝

張溥曰慕容廆以晉元帝建武元年據遼東傳皝雋暐共五十二年而滅於符堅時帝奕之太和五年也孝武帝太元九年慕容垂興為後燕距前燕之亡僅十一年耳垂在位十三年而殂子寶立四年為蘭汗所弒於是慕容盛稱北燕都龍城慕容德稱南燕都廣固德僭立於隆安之四年至超而滅於義熙之六年凡二世共十有一年盛在位三年遇弒叔父熙立在位六年高雲弒之雲立三年離班桃仁弒之馮跋自立為天王北燕促亡與南燕等獨馮跋及其弟弘共享國二十八年方滅於後魏較之德盛歷數為長何歟慕容氏之初興也廆號邊豪皝懷奇略雋則文武兼優加以機斷合三世之傑方能龍旌帝服雄於燕冀及滅而再興也垂起少康之一旅盛慕齊桓之復雠中山創社遼陰返斾雖天命皆人力也馮跋奮出中州殊於醜虜然跡史所稱恭慎而已豈有收羅趙魏驅駕英雄之策哉慕容熙淫德騁怨跋與素弗萬泥等弒之而立雲志在佐命榮寵血流左臂符命大事非所敢言班仁弒雲李桑張泰奮劍斬除推跋為主跋讓素弗素弗不受乃即位屬意農桑勤心政事二十餘年而卒當四海戰爭之日叛換呂黎優游壽考可謂非常材之厚幸乎馮弘跋之少弟跋既王封公管政萬泥乳陳作亂弘偕張興聲討責其尋干戈於蕭牆棄友于為閼伯誅逆定難克脩弟道跋死忽簒殺其子百餘人石虎秦生未踰其毒即使魏師不出大命必盡況負嵎僻壤抗敵太武親子離背宮殿煙焚狼嗥鼠竄能保適野無患乎棄城東徙身死高麗傉檀入秦而鴆暮末降夏而誅弘其有同悲哉夫前燕亡于暐其失也庸後燕亂於寶其失也暗北燕亡於熙其失也淫南燕亡於超其失也虐馮

赫連璝攻殺弟倫赫連昌襲殺璝

勃勃立昌為太子

勃勃殂昌即位

崔浩請魏王先伐夏

弘上無祖德。內斬兄肖。其惡甚於弒主。延鼎八年。幸猶馮跋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

魏滅夏

宋文帝元嘉元年夏主將廢太子璝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璝聞之將兵七萬北伐倫倫將騎三萬拒之戰於高平倫敗死倫兄太原公昌將騎一萬襲璝殺之并其衆八萬五千歸於統萬夏主大悅立昌為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

二年秋八月夏武烈帝殂廟號世祖太子昌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承光

三年夏六月魏主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為患不如先伐蠕蠕太常崔浩曰赫連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伐燕於是魏主自雲中西巡至五原因畋於陰山東至和兜山秋八月還平城　秋九月魏主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國人不安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鉤已而行其占秦亡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人相應不可失也嵩固爭之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污命武士頓辱之於是遣司空奚斤帥四萬五千人襲蒲坂宋兵將軍周幾帥萬人襲陝城以河東太守薛謹為鄉導謹辯之子也魏主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總前驅之兵訪於崔浩浩曰順誠有籌略然臣與之婚姻深知其為人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　冬十月丁巳魏主發平城　魏主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十一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襲統萬壬午冬至夏主

豆代田帥衆入西宮

奚斤入長安

魏再謀伐夏

魏主乘虛伐統萬

方燕羣臣勸師奄至上下驚擾魏主軍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內三郎豆代田帥衆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宮垣而出魏主拜代田勇武將軍魏軍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掠殺獲數萬得牛馬十餘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它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夏弘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於軍中蒲坂守將東平公乙斗聞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者至統萬魏軍已圍其城還告乙斗曰統萬已敗矣乙斗懼棄城西奔長安斤遂克蒲坂夏主之弟助興先守長安乙斗至與助興棄長安西奔安定十二月斤入長安

四年春正月乙酉魏主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多死能至平城者什纔六七己亥魏主如幽州夏主遣平原公定帥衆二萬向長安魏主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夏　二月魏主還平城　三月丙子魏主遣高涼王禮鎮長安禮斤之孫也又詔執金吾桓貸造橋於君子津夏四月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等將三萬騎為前驅常山王素等將步兵三萬為後繼南陽王伏真等將步兵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為前候素遵之子也五月魏主發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辛巳濟君子津　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

狄子玉降魏

夏主堅守魏主退兵幾被獲

魏主刺殺斛黎文夏衆大潰

魏主殺赫連滿赫連蒙遜夏主奔上邽魏主逐之入城被閉逃免魏主入統萬城

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六月、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魏、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内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民、魏軍士有得罪亡犇夏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歩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甲辰、將歩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歩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偽遁、引而疲之、夏兵為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魏主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絶、宜隱軍分出、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以掎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為夏將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夏兵乃退、魏主騰馬得上、刺夏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齊、翳槐之玄孫也、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殺夏主之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者萬餘人、夏主不及入城、遂犇上邽、魏主微服逐犇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魏主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暮、夏尚書僕射問至、奉夏主之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平、不及而還、己巳、魏主入城、獲夏主公卿將校及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歩、上廣十歩、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彫鏤圖畫、

魏主納勃勃三女為貴人　赫連定奔上邽　奚斤固請滅赫連昌

夏主敗丘堆

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蕞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得夏太史令張淵徐辯復以為太史令得故晉將毛脩之秦將軍庫洛干歸庫洛干於秦以毛脩之善烹調用為大官令魏主見夏著作郎天水趙逸所為文譽夏主太過怒曰此豎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為邪當速摧之崔浩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魏主納夏世祖三女為貴人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魏主命宗正娥清太僕丘堆帥騎五千略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遂犇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清堆攻夏貳城拔之魏主詔斤等班師斤上疏言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為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魏主不許斤固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匹并留娥清丘堆使共擊夏辛酉魏主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為征南大將軍假節與執金吾桓貸莫雲留鎮統萬雲題之弟也

五年春二月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於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馬多疫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丘堆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兵敗以數百騎還城夏主乘勝日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為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為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為計乎斤曰今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為辭頡曰今斂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眾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禽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旣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赴

安頡追擒夏主赫連定犇平涼即帝位

魏主以始平公主妻赫連昌

奚斤強娥清等追夏主定皆被擒丘堆元禮犇蒲坂魏主命安頡斬丘堆

夏主定請和於魏

赫連儁犇魏

赫連謂以代伐魏而敗

夏主定約宋伐魏

崔浩請魏主伐夏

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頡同之子也、夏大將軍領司徒平原王定收其餘衆數萬、犇還平涼、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勝光、三月辛巳赫連昌至平城、魏主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以安頡為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為寧北將軍、進爵漁陽公、魏主常使赫連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共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為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奚斤自以為元帥、而昌為偏裨所擒、深恥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夏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於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為夏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犇長安、與高涼王禮偕犇蒲坂、夏人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丘堆、代將其衆、鎮蒲坂以拒之、　夏四月夏主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以詔諭之使降、

六年春正月夏酒泉公雋自平涼犇魏、　夏五月夏主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不敢進而還、　夏主少凶暴無賴、不為世祖所知、十月畋於陰槃、登苛藍山、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

七年春三月壬寅魏封赫連昌為秦王、　秋九月己丑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殺萬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鄜城東、留其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恆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

丘眷擊走夏主定

夏社干度洛孤降魏魏主以夏主之后賜豆代田

魏主斬王斤

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 冬，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郿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斬首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鶉觚原，為方陳以自固；魏兵就圍之。 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飢渴。丁酉，夏主引眾下鶉觚原；魏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夏眾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其餘眾，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人獲夏主之弟丹陽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以下百餘人。是日，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奔長安，驅略數千家西奔上邽。 己亥，魏主如安定。庚子，還臨平涼，掘塹圍之，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夏隴西守將降魏。 十二月，丁卯，夏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出降；魏克平涼，關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於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賜代田，命斤膝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井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魏主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將軍王斤鎮長安。壬申，魏主東還，以奚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從。王斤驕矜不法，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命，南奔漢川者數千家。魏主案治得實，斬斤以徇。

八年夏六月，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吐

吐谷渾王慕璝遣慕利延拾虔執夏王定慕璝送赫連定于魏魏殺之赫連昌叛魏被殺

谷渾王慕璝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虔帥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

秋八月吐谷渾王慕璝遣侍郎謝太寧奉表於魏請送赫連定

九年春三月壬申吐谷渾王慕璝送赫連定於魏魏人殺之

十一年春閏三月甲戌赫連昌叛魏西走丙子河西候將格殺之魏人并其羣弟誅之

張溥曰晉之失中原也先之以劉淵繼之以石勒時慕容據鄴成李據蜀張氏據涼其地晉皆不能有也石氏滅苻氏起據有長安燕涼之地皆入於堅桓温經略中原僅能克蜀及苻堅敗慕容復興呂光僭竊燕涼始亂姚萇弑堅盜長安稱後秦滅呂氏涼分為三乞伏氏介於秦涼之間稱西秦既而亂燕中亂燕亦分南北矣劉裕匡晉亂南燕後秦咸殄裕東還後秦復陷於夏當日馮跋則滅北燕西秦則滅南涼北涼則滅西涼覆西秦晉亡宋興之日所存者惟北燕馮氏涼沮渠氏夏赫連氏而已魏一舉而滅之其有天下豈特三分之二哉宋文帝元嘉元年魏太武燾之始光元年也燾即位四年而滅夏又八年而滅燕又三年而滅涼燕涼之亡師行即克伐夏則未易也夏之興繇赫連勃勃控朔方而姚興不敢問襲長安而劉裕不能伐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陰山之傑不弱於魏燾立一年而勃勃死是天助魏也赫連昌立燾決謀西伐先破長安後圖統萬昌棄城保上邽安頡攻禽之烝徒飛翰亡不過稔然風雨馬蹶微服逐奔燾幾不免殆亦之死而生矣北涼之强不若夏後燕之强不若涼魏既滅夏何有二國用兵之道先近而後遠先難而後易燾蓋以赫連為建瓴矣蒙遜已禍滅覩勃勃凶殘害物揆以天道災當及身然物情之所惡敵國之所畏也兩个不死統萬十仞之城姑臧水草之地魏敢馳其車轍乎赫連定合爐

於平涼。沮渠無諱跳迹於鄯善。餘兵再奮。僅支歲月。即灑涕陰槃。奉表建康。然於老病誅死。安能復反故國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

魏滅北涼

沮渠蒙遜遣宗舒等入貢於魏

宋文帝元嘉七年冬十一月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於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崔浩薦李順使河西

八年秋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遜遣子安周入侍於魏　九月魏主欲選使者詣河西崔浩薦尚書李順乃以順為太常拜河西王蒙遜為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冊曰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極庸崏西被崐嶺東至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

李順責蒙遜受詔

九年冬十二月魏李順復奉使至涼涼王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腰髀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入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使定歸追止之曰太常既雅恕衰疾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

順言北涼可滅

蒙遜使女婦受曇無讖秘術

蒙遜殺曇無讖魏主怒之蒙遜卒牧犍即位

牧犍送興平公主于魏

而還自偃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綏集荒裔羣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為晚也初罽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祕術涼王蒙遜甚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魏主聞之使李順往徵之蒙遜留不遣仍殺之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

十年夏四月涼王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為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蒙遜卒謚曰武宣王廟號太祖牧犍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壇為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遣使請命於魏牧犍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故國人立之先是魏主遣李順迎武宣王女為夫人會卒牧犍稱先王遺意遣左丞宋繇送其妹興平公主於魏拜右昭儀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十匹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遣順拜牧犍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以宋繇為河西王右相牧犍以無功受賞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尊敦煌劉昞為國師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十一年夏四月河西王牧犍遣使上表告嗣位戊寅詔以牧犍為都督涼泰等四州諸軍事征

張慎請崇德修政牧犍不悦

魏以武威公主妻牧犍

牧犍遣世子封壇如魏

魏主欲取涼李順止之

牧犍通于嫂李氏魏公主中毒魏主急救乃愈

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

十二年春正月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河西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於莘願陛下崇德脩政以享三十之祚若盤於遊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悦

十四年冬十一月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詣平城謝且問其母及公主所宜稱魏主使羣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牧犍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於魏魏主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并徵世子封壇入侍是歲牧犍遣封壇如魏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即以此年西征可乎對曰臣疇昔所言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它年魏主乃止

十六年春三月河西王牧犍通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厚資給使居酒泉魏每遣使者詣西域常詔牧犍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禽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為彊若更有魏使勿復供奉西域諸國頗有二心使還具以狀聞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亦言牧犍雖外脩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

牧犍叛魏主欲討之

李順等言涼州無水草崔浩折之伊馛請魏主從浩言

魏以書數牧犍十二罪

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而遠方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為、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為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尚書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返、魏主以為能、涼武宣王數與順遊宴、對其羣下時為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於順、順亦為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議伐涼州、順與尚書古弼皆曰、自溫圉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環城百里之內、地不生草、人馬飢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眾無復它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為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帝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羣臣既出、振威將軍代人伊馛言於帝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眾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帝善之、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六月甲辰、發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留臺事、內外聽焉、又使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為書、以讓河西王牧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羣臣委贄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

牧犍求救于柔然
劉絜不追
沮渠董來牧犍嬰城固守兄子祖降魏
沮渠萬年降魏姑臧城潰牧犍出降

六軍既臨、面縛輿櫬、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
魏主自雲中濟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使撫軍大將軍永昌
王健、尚書令劉絜與常山王素為前鋒、兩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為
後繼、以平西將軍源賀為鄉導、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
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既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
主曰、善、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畜產二十餘萬、河西王牧犍聞有魏師、驚曰、何為乃爾、用
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望
風奔潰、劉絜用卜者言、以為日辰不利、斂兵不追、董來遂得入城、魏主由是怒之、丙申、魏主至
姑臧、遣使諭牧犍令出降、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為寇、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其兄子祖
踰城出降、魏主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
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對曰、臣之
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魏主之將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為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
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敕、以釋汝疑、
九月丙戌、河西王牧犍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
主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王禿髮保周、龍驤將
軍穆羆、安遠將軍源賀分徇諸郡、雜胡降者又數十萬、初牧犍以其弟無諱為沙州刺史、都督
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宜得為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安周為
樂都太守、從弟唐兒為敦煌太守、及姑臧破、魏主遣鎮南將軍代人奚眷擊張掖、鎮北將軍封

魏主以妹壻待牧犍 魏主用闞駰等

沮渠無諱執元絜叛酒泉 魏主不討無諱

沮渠唐兒叛無諱擊殺之 奚眷殺沮渠天周

沓擊樂都、宜得燒倉庫、西犇酒泉、安周南犇吐谷渾、封沓掠數千戶而還、奚眷進攻酒泉、無諱宜得收遺民犇晉昌、遂就唐兒於敦煌、魏主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及武威張掖、皆置將守之、魏主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為奇、伊馛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冬十月辛酉、魏主東還、畱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戶於平城、 十二月壬午、魏主至平城、猶以妹壻待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敦煌闞駰為姑臧太守、張湛為兵部尚書、劉昞索敞陰興為國師、助教金城宋欽為世子洗馬、趙柔為金部郎、廣平程駿駿從弟弘為世子侍講、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寇魏酒泉、元絜輕之出城與語、壬子、無諱執絜以圍酒泉、 三月沮渠無諱拔酒泉、 夏四月庚辰、沮渠無諱寇魏張掖、丙戌、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將討之、 五月乙巳、沮渠無諱復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魏主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 秋八月甲申、沮渠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魏、永昌王健請降、歸酒泉郡、及所虜將士元絜等、魏主使尉眷畱鎮涼州、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 三月辛亥、魏賜沮渠萬年為張掖王、 夏四月沮渠唐兒叛沮渠無諱、無諱畱從弟天周守酒泉、與弟宜得引兵擊唐兒、唐兒敗死、魏以無諱終為邊患、庚辰、遣鎮南將軍奚眷擊酒泉、 冬十一月酒泉城中食盡、萬餘口皆餓死、沮渠天周殺妻以食戰士、庚子魏奚眷拔酒泉、獲天周送平城殺之、沮渠無諱乏食、且畏魏兵之盛、乃謀西度流沙、遣其弟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欲降、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

無諱據鄯善

無諱據高昌遣使詣建康

魏主賜沮渠昭儀死魏主賜牧犍死

十九年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眾犇且末其世子降於安周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大半李寶自伊吾帥眾二千入據敦煌繕脩城府安集故民沮渠牧犍之亡也涼州人闞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唐契為柔然所逼擁眾西趨高昌欲奪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契弟和收餘眾犇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請降於魏　唐契之攻闞爽也爽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八月無諱將其眾趨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將衛興奴夜襲高昌屠其城爽犇柔然無諱據高昌遣其常侍氾雋奉表詣建康詔以無諱為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刺史河西王

二十一年秋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為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河州刺史河西王

二十四年　魏師之克敦煌也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玉及寶器因不復閉小民爭入盜取之有司索盜不獲至是牧犍所親及守藏者告之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姊妹皆學左道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犍死謚曰哀王

張溥曰西秦之乾歸弒於公府南涼之傉檀鴆於熾磐兩人雄霸敵國不免凶終窮兵厚亡自貽其毒抑悖惡未若大沮渠蒙遜甚也蒙遜殺兄弒君鴆跱河西淫忌忍戮閨庭無禮新臺之變閹人王懷祖擊之傷足不死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竟保考終享年六十六在偽位者三十三年其得天幸又過馮跋豈惡積滅身於夷狄獨不信歟蒙遜病死善

高蓋降後秦楊定奔隴右

提幼弱。乃立牧犍。固謂好學雅量。國人所悅。成君以後。何其淫逞也。慕容垂之立寶。慕容德之立超。咸采譽青宮。馳聲風表。一當大位。卽喪身殞國。爲世僇笑。牧犍器性違謝寶超。加以蒙遜貽謀。不辨男女姊妹。受術於沙門李氏。傳嬖於宮掖。朋行淫佚。寧復知恥。魏太武與涼和親。日夜謀西略。蒙遜存時。嫌釁已見。牧犍無道。適授以名。大師親征。聲罪十二。姑臧城潰。面縛來降。燉煌老父之書。帶石七年之讖。期數不爽。又未可謂無天也。李順初使於涼。歸告魏主。言其可圖。金寶入懷。巧言沮計。崔浩厲詞折之。伊馛請主決討。水草豐饒。軍行告捷。順後伏誅。貪人罰均矣。牧犍依棲魏朝。猶以武威公主之戚。齒列貴臣。未幾賜死。女襲母爵。或疑太武好殺不仁。然禿髮傉檀之女。不嘗爲秦王熾磐后乎。傉檀困敗歸秦。父子俱死。彼恃婚姻而來。身卽死於婚姻。牧犍於魏。又何可託也。西秦暮末之逼於蒙遜也。不得已而臣魏。魏遣庫結迎之。吉毗止其內徙。爲夏所殺。北燕馮弘與魏戰數困。楊峪勸弘速遣太子入侍。魏不從而請迎於高麗。王璉遂死北豐。秦燕之主。殞首他國者。以不入魏也。牧犍入魏而復死。魏何以勸來者乎。大國方奮殺降之威。亡王尚覬議親之典。天下所以共笑其愚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

魏平仇池

晉孝武帝大元十年冬十月、西燕主沖遣尚書令高蓋帥眾五萬伐後秦、戰於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初蓋以楊定爲子、及蓋敗、定亡犇隴右、復收集其舊眾、定佛奴之孫也 十一月、衛將軍楊定徙治歷城、置儲蓄於百頃、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遣使來稱藩、詔因其所號假之、其

楊定自稱隴西王

乞伏乾歸遣軻彈等殺楊定苻崇楊盛自稱仇池公

楊盛遣使來請命

楊盛遣使附魏

姚碩德屢破楊盛盛請降秦

盛復通于晉

王松怱請姚嵩止伐盛之兵不從盛敗趙琨

嵩敗死于盛

後又取天水略陽之地、自稱秦州刺史隴西王、

十九年冬十月、秦主崇為梁王乾歸所逐、犇隴西王楊定、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等拒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諡定為武王、仍遣使來稱藩、秦太子宣犇盛、

二十一年冬十二月、楊盛遣使來請命、詔拜盛鎮南將軍仇池公、盛表苻宣為平北將軍、

安帝隆安二年、楊盛遣使附魏、魏以盛為仇池王、

義熙元年夏六月、秦隴西公碩德伐仇池、屢破楊盛兵、　秋七月、楊盛請降於秦、秦以盛為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

三年夏四月、氐王楊盛以平北將軍苻宣為梁州督護、將兵入漢中、秦梁州別駕呂瑩等起兵應之、刺史王敏攻之、瑩等求援於盛、盛遣軍臨濜口、敏退屯武興、盛復通於晉、晉以盛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盛因以宣行梁州刺史、

八年冬十月、仇池公楊盛叛秦、侵擾祁山、秦王興遣建威將軍趙琨為前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繼之、前將軍姚恢出鷲峽、秦州刺史姚嵩出羊頭峽、右衛將軍胡翼度出汧城、以討盛、興自雍赴之、與諸將會於隴口、天水太守王松怱言於嵩曰、先帝神略無方、徐洛生以英武佐命、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能全也、直地勢險固耳、今以趙琨之眾、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帥眾與琨相持、伯壽畏懦不進、琨眾寡不敵、為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

十二年夏六月、氐王楊盛攻秦祁山、拔之、進逼秦州、秦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與上邽

楊盛卒
盛不改義
熙年號
楊玄自稱
武都王

楊玄卒難
當總其要
言廢保宗
而自立

保宗謀襲
難當事泄
被囚

守將姚嵩追之、嵩與盛戰於竹嶺、敗死、
宋高祖永初三年夏四月乙亥詔封仇池公楊盛為武都王、
文帝元嘉二年夏六月、武都惠文王楊盛卒、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及盛卒、玄自稱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遣使來告喪、始用元嘉年號、
三年冬十月仇池氐楊興平求內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龐諮據武興、氐王楊玄遣其弟難當將兵拒諮、諮擊走之、
四年秋九月氐王楊玄遣將軍苻白作圍秦、梁州刺史出連輔政於赤水、城中糧盡、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駱谷逃還、 冬十月秦以驍騎將軍吳漢為平南將軍梁州刺史、鎮南漒、 十一月魏主遣軍司馬公孫軌兼大鴻臚持節策拜楊玄為都督荊梁等四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南秦王、及境、玄不出迎、軌責讓之、欲奉策以還、玄懼而郊迎、
六年秋七月、武都孝昭王楊玄疾病、欲以國授其弟難當、難當固辭、請立玄子保宗而輔之、玄許之、玄卒、保宗立、難當妻姚氏勸難當自立、難當乃廢保宗、自稱都督雍涼秦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
七年夏六月己卯以氐王楊難當為冠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
九年夏六月加北秦州刺史楊難當征西將軍、難當以兄子保宗為鎮南將軍鎮宕昌、以其子順為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難當囚之、
十年夏四月帝聞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失氐羌之和、乃自徙中起蕭思話為梁

蕭坦擊破趙溫等
臨川王義慶遣裴方明助蕭承之拔黃金戍

蕭承之悉收漢中故地

賜甄法護死

難當使保宗鎮童亭

南秦二州刺史法護法崇之兄也　秋九月戊午魏主遣兼大鴻臚崔賾持節拜氐王楊難當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秦王賾逞之子也　楊難當因蕭思話未至甄法護將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敗法護參軍魯安期等又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冬十一月丁未法護棄城犇洋川之西城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其司馬趙溫為梁秦二州刺史

十一年春正月楊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蕭思話至襄陽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為前驅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磝頭楊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趙溫守梁州又遣其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二月趙溫薛健與其馮翊太守蒲甲子合攻坦營坦擊破之溫等退保西水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按黃金戍而據之溫棄州城退據小城健甲子退保下桃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溫等屢破之行參軍王靈濟別將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擒其守將趙英南城空無所資靈濟引兵還與承之合　三月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氐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承之斷矟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矟輒貫數人氐不能當燒營走據大桃閏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氐敗走斬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初桓希既敗氐王楊盛據漢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傅歆皆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為刺史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為氐所焚不可復固蕭思話徙鎮南鄭　夏四月甄法護坐委鎮賜死於獄楊難當遣使奉表謝罪帝下詔赦之

十二年楊難當釋楊保宗之囚使鎮童亭

難當自稱大秦王

十三年春三月氐王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立妻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絕　赫連定之西還也楊難當遂據上邽秋七月魏主遣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尚書令劉絜督河西高平諸軍以討之先遣平東將軍崔賾齎詔書諭難當　九月庚戌魏樂平王丕等至略陽楊難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還仇池諸將議以為不誅其豪帥軍還之後必相聚為亂又大衆遠出不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丕將從之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如諸將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既還為亂必速丕乃止撫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隴遂安難當以其子順為雍州刺史守下辯

元丕安秦隴

楊保宗楊保顯奔魏

十六年春三月楊保宗與兄保顯自童亭奔魏庚寅魏主以保宗為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牧武都王鎮上邽妻以公主保顯為鎮西將軍晉壽公　冬十二月氐王楊難當將兵數萬寇魏上邽秦州人多應之東平呂羅漢說鎮將拓拔意頭曰難當衆盛今不出戰示之以弱衆情離沮不可守也意頭遣羅漢將精騎千餘出衝難當陳所向披靡殺其左右騎八人難當大驚會魏以璽書責讓難當難當引還仇池

難當復稱武都王

十七年大秦王楊難當復稱武都王

十八年冬十一月氐王楊難當傾國入寇謀據蜀土遣其建忠將軍苻沖出東洛以禦梁州兵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擊沖斬之真道懷敬之子也難當攻拔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克乃還道錫道產之弟也十二月癸亥詔龍驤將軍裴方明等帥甲士三千人又發荊雍二州兵以討難當皆受劉真道節度

十九年夏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分兵攻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楊難當遣建節將

裴方明斬苻宏祖破楊和獲楊保熾楊虎
仇池平宋立楊保熾為楊玄後使守仇池
魏遣元辰迎楊難當
魏取仇池
魏元齊誘殺楊保宗
苻達任朏等立楊文德
古弼擊走楊文德

軍苻弘祖守蘭皐、使其子撫軍大將軍和將重兵為後繼、方明與弘祖戰於濁水、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犇上邽、獲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保熾、難當以其子虎為益州刺史、守陰平、聞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辯、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擒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楊保熾為楊玄後、使守仇池、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楊難當詣平城、秋七月、以劉真道為雍州刺史、裴方明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丙寅魏主使安西將軍古弼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與武都王楊保宗自祁山南入、征西將軍漁陽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督關中諸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趨襄陽、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陵、移書徐州、稱為楊難當報仇、

二十年春正月、魏皮豹子等進擊樂鄉、將軍王奐之等敗沒、魏軍進至下辯、將軍強玄明等敗死、 二月、胡崇之與魏戰於濁水、崇之為魏所禽、餘眾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馬苻達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遂舉兵、立楊文德為主、據白崖、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 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岍城諸軍擊楊文德、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諸軍至下辯、聞仇池解圍、欲還、弼遣人謂豹子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為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為仇池鎮將、楊文德遣使來求援、秋七月癸丑、詔以文德為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德屯葭蘆城、以任朏為左司馬、武都陰平氐多歸之、 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真道梁南秦州

宋下劉真道裴方明於獄 姜道盛敗死于魏 皮豹子擊走楊文德 魏賜楊保宗妻公主死

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減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 冬十一月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衆二萬攻魏濁水城魏皮豹子河間公齊救之道盛敗死

二十四年冬十二月楊文德據葭蘆城招誘氐羌武都等五郡氐皆應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文德兵敗棄城奔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楊保宗所尚魏公主而還初保宗將叛公主勸之或曰奈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事成為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哉魏主賜之死楊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

張溥曰沈約言楊氏兵精地險境接華漢伺隙邊關首鼠疆徼遂西入白馬東出黃金乘晉燾之捷搆圍涪之釁齊之宣皇定命先驅致屈南城全勝萬里裴劉二將藉其威聲使濁水靡旗蘭皐失險功烈盛矣斯蓋謂楊難當助司馬飛龍為亂連年南寇覬有蜀土而深美蕭思話蕭承之與裴方明劉真道之能奠平也氐楊僄忽見於漢晉苻堅克楊纂徙戶關中空百頃地楊佛奴楊佛狗皆宋奴子也宋奴以殺楊初被誅二子奔堅堅以女妻佛奴子定苻氏之亂定感恩盡力堅死奔隴右後殺於乞伏乾歸無子佛狗子盛統事遂有漢中地定不負君盛不辱兄亦荒服之賢帥也盛素稱藩於晉宋武帝受禪封為武都王盛承奉晉義熙年號臨沒語其子玄曰吾年已老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玄承命始用元嘉正朔善於待士流舊懷德保境令終誠稱善守玄死欲以其國授弟難當難當固辭奉立保宗惑於妻言廢之自立流人生變遽失蕃禮虔劉巴蜀喪地奔魏跡其侈心將思吞黑水傾井絡而并仇池之不保狡戎猾夏安在其有利也思話平涼州時難當奉表謝罪亦云臣歷代守蕃世荷殊寵要名期義不在今日豈可毀[illegible]

劉懷敬之母斷子乳而乳裕

桓玄稱裕為人傑

玄妻勸除裕

上騰。而控弦復發。何以明忠信於朝廷乎。姚氏勸難當自立。固謂國嶮立長。反事孺子。非久計。今亡仇池者。長君也。煽妻嗚雌。寧足信哉。楊保宗歸魏。尚公主。其弟文德說之叛。公主亦為決計。欲為國母而恥縣主也。志大於熾磐王后。死賢於沮渠昭儀。是亦難當妻之流。而懷望不遂者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

劉裕篡晉

晉安帝隆安三年　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未期。走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樗蒲。為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劉裕擊孫恩事見盧循之亂）

元興三年桓玄之亂。劉裕入朝。玄謂其司徒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后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耳。　劉裕與何無忌密謀興復。劉邁弟毅亦與無忌謀討玄。於是相與合謀起兵。　劉裕克京口。玄懼。浮江南走。裕入建康。王謐推裕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　玄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追之。玄挾帝至江陵。毅等自尋陽西至。與玄遇。玄衆大潰。挾帝西走。馮遷擊斬之。乘輿返正於江陵。　桓振襲陷江陵。

義熙元年春正月。劉毅等擊破桓振軍。迎帝於江陵。何無忌奉帝東還。　三月帝至建康。以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裕固辭不受。屢請歸藩。詔百僚敦勸。帝幸其第。裕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並見偽楚之亂）　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改授都督荊司等十六州諸軍事。加領兗

姚興割南鄉等十二郡歸晉以成裕美

州刺史、六月劉裕遣使求和於秦、且求南鄉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咸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誅討桓玄、興復晉室、內釐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於晉、

二年冬十月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

四年春正月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刺史、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裕記室錄事參軍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偽起如廁、密疏白裕曰、皮沈之言不可從、裕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之、穆之曰、晉朝失政日久、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勳高位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遂為守藩之將耶、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以取富貴、事有前後、故一時相推、非為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將來之危、難可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措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蹔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徐兗二州刺史如故、裕表解兗州、以諸葛長民為青州刺史、鎮丹徒、劉道憐為并州刺史、戍石頭、

五年春三月劉裕伐南燕、事見劉裕平南燕　初苻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鎮惡來奔、以為臨澧令、鎮惡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說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即以為中軍參軍、　秋九月加劉裕太尉、裕固辭、

劉毅陰有圖裕之志胡藩勸裕取之

六年六月以劉裕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辭、 司馬國璠及弟叔璠叔道奔秦、秦王興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為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脩立、裕輒除之、方為國患甚於桓玄耳、

七年春正月己未劉裕還建康、 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

八年夏四月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為衛將軍都督荊寧秦雍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毅謂左衛將軍劉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為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以告太尉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毅性剛愎、自謂建義之功與裕相埒、深自矜伐、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深相憑結、僧施超之從子也、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許之、毅又奏以郗僧施為南蠻校尉、後軍司馬毛脩之為南郡太守、裕亦許之、以劉穆之代僧施為丹陽尹、毅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於倪塘、寧遠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將軍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縉紳白面之士輻輳歸之、恐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 秋九月劉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州文武江州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毅疾篤、郗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乃勸毅請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太尉裕偽許之、藩自廣陵入朝、己卯裕以詔書罪狀毅、云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收藩及混賜死、庚辰詔大赦、以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為都督荊雍梁秦

裕殺劉藩謝混即命王鎮惡計毅鎮惡以計破金城毅遂縊死

寧益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為兗青二州刺史、鎮京口、使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裕疑長民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佐吏、配給資力以防之、壬午裕帥諸軍發建康、參軍王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丙申至姑孰、以鎮惡為振武將軍、與龍驤將軍蒯恩將百舸前發、裕戒之曰、若賊可擊擊之、不可者燒其船艦、留屯水際以待我、於是鎮惡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至、冬十月己未鎮惡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蒯恩軍居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士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民間皆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欲出江津、問劉兗州何在、軍士曰、在後、顯之至軍後、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望江津船艦已被燒、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馳去、告毅、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門未及下關、軍人因得入城、衛軍長史謝純入參承毅出、聞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將安之、馳還入府、純安兄據之孫也、鎮惡與城內兵鬬、且攻其金城、自食時至中晡、城內人敗散、鎮惡穴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詔及赦文并裕手書示毅、毅皆燒不視、與司馬毛脩之等督士卒力戰、城內人猶未信裕自來、軍士從毅自東來者、與臺軍多中表親戚、且鬬且語、知裕自來、人情離駭、逮夜、聽事前兵皆散、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鎮惡慮闇中自相傷犯、乃引軍出圍金城、開其南面、毅慮南有伏兵、夜半帥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毛脩之謂謝純曰、君但隨僕去、純不從、為人所殺、毅夜投牛牧佛寺、初桓蔚之敗也、走投牛牧寺僧昌、昌保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為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遂縊而死、明日、居

劉鎮之詬拒毅薦亦不應裕徵

申永說裕收荊人心

人以告乃斬首於市并子姪皆伏誅毅兄模奔襄陽魯宗之斬送之初毅季父鎮之閒居京口不應辟召嘗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詬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裕奏徵鎮之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至　冬十一月己卯太尉裕至江陵殺郗僧施初毛脩之雖為劉毅僚佐素自結於裕故裕特宥之賜王鎮惡爵漢壽子裕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敘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納之下書寬租省調節役原刑禮辟名士荊人說之　諸葛長民驕縱貪侈所為多不法為百姓患嘗懼太尉裕按之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斬韓信禍其至矣乃屏人問劉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長民意乃小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劉氏之亡亦諸葛氏之懼也宜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很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忝三州七郡常懼福過災生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裕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白裕求先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盻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為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賁育矣乃聽先還　冬十二月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

九年春二月太尉裕自江陵東還駱驛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

裕潛入東府誘長民至令丁旿拉殺之

裕殺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

韓延之拒裕招且更已字子名以示不臣

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輒差其期乙丑晦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丙寅朔旦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旿於幔中引長民卻人閑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丁旿自幔後出於座拉殺之輿尸付廷尉收其弟黎民黎民素驍勇格鬬而死并殺其季弟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　戊寅加裕豫州刺史裕固讓太傅州牧　秋九月再命太尉裕為太傅揚州牧固辭

十年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裕由是不悅以江州刺史孟懐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

十一年春正月太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並賜死發兵擊之詔加裕黃鉞領荊州刺史庚午大赦　辛巳太尉裕發建康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無大小皆決於穆之又以高陽內史劉鍾領石頭戍事屯冶亭休之府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之聞之皆逃歸建康裕邵之兄也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為太尉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應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南陽韓延之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諮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默然邪前以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而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

裕攻休之劉虔之徐逵之王允之沈淵子皆為魯軌敗死裕怒督胡藩力戰遂克江陵

司馬道賜等殺敬宣

來示云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劉藩死於閶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命過日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西平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僧施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 太尉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超石齡石之弟也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之殺之裕使其壻振威將軍東海徐逵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為前鋒出江夏口逵之等與魯軌戰於破冢兵敗逵之允之淵子皆死獨蒯恩勒兵不動軌乘勝力攻之不能克乃退淵子林子之兄也裕軍於馬頭聞逵之死怒甚三月壬午帥諸將濟江魯軌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臨峭岸置陳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太尉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建武將軍胡藩領遊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少容足指騰之而上隨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卻裕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休之宗之俱北走軌留石城裕命閬中侯下邳趙倫之太尉參軍沈林子攻之遣武陵內史王鎮惡以舟師追休之等 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宗室之疏屬也聞太尉裕攻司馬休之道賜與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謀殺敬宣據廣固以應休之乙卯敬宣召道秀屏人語左右悉出戶猛子逡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

尋爲敬宣府吏所殺

休之犇秦唐盛勸興留之不聽

劉穆之以不與九賜之謀愧懼發病

宣文武佐吏、即時討道賜等、皆斬之、　夏五月趙倫之沈林子破魯軌於石城、司馬休之魯宗之救之不及、遂與軌犇襄陽、宗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甲午休之宗之軌及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梁州刺史馬敬南陽太守魯範俱犇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爲之衞、送出境王鎮惡等追之盡境而還、初休之等求救於秦魏秦征虜將軍姚成王及司馬國璠引兵至南陽、魏長孫嵩至河東聞休之等敗、皆引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興以爲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據符讖之文司馬氏當復得河雒、今使休之擅兵於外、猶縱魚於淵也、不如以高爵厚禮留之京師、興曰、昔文王卒免羑里、高祖不斃鴻門、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符讖之言留之適足爲害、遂遣之、　詔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秋八月甲子太尉裕還建康、固辭太傅州牧、其餘受命、

十二年春正月加太尉裕兗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凡都督二十二州、　三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　夏五月癸巳加太尉裕領北雍州刺史、　秋八月太尉裕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　丁巳裕發建康、　冬十一月太尉裕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弘珣之子也、　十二月壬申詔以裕爲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位在諸侯王上、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裕辭不受、

十三年春正月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　三月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魏人以數千騎隨裕軍西行、裕遣兵擊之、魏軍犇潰、　秋八月太尉裕至潼關、

穆之卒裕決意東還

孔靖不受尚書令

魏崔浩決彗星之應在劉裕篡晉

裕使王韶之弒安帝於東堂

王鎮惡大破秦兵於渭橋、姚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降、九月、裕至長安、以秦金玉繒帛頒賜將士、送姚泓至建康斬之、事見劉裕滅後秦 癸酉、司馬休之司馬文思司馬國璠司馬道賜魯軌韓延之等、皆降於魏、司馬休之尋卒、魏賜國璠爵淮南公、道賜爵池陽子、魯軌爵襄陽公、 冬十月詔進宋公爵為王、增封十郡、辭不受、 十一月辛未、劉穆之卒、太尉裕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

十二月庚子、太尉裕發長安、

十四年春正月、太尉裕至彭城、解嚴、 夏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赦國中殊死以下、崇繼母蘭陵蕭氏為太妃、以太尉軍諮祭酒孔靖為宋國尚書令、左長史王弘為僕射領選、從事中郎傅亮蔡廓皆為侍中、謝晦為右衛將軍、右長史鄭鮮之為奉常、行參軍殷景仁為祕書郎、其餘百官、悉依天朝之制、靖辭不受、亮、咸之孫、廓、謨之曾孫、鮮之、渾之玄孫、景仁、融之曾孫也、景仁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冬十二月、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朕甚畏之、卿輩盡言、勿有所隱、衆推崔浩使對、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漢、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衆無以易其言、 宋公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酖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韶之伺之經時、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戊寅、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韶之、廙之曾孫也、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皇帝位、大赦

恭帝元熙元年春正月甲午、徵宋公裕入朝、進爵為王、裕辭、 初司馬楚之奉其父榮期之喪、

裕使沐謙刺司馬楚之謙不忍刺反委身事之

司馬文榮等皆降于魏

傅亮諷晉恭帝禪位于宋

歸建康、會宋公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宣期兄貞之皆死、楚之亡匿竟陵蠻中、及從祖休之自江陵奔秦、楚之亡之汝潁間、聚衆以謀復讐、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欲發、未得間、乃夜稱疾、知楚之必往問疾、因欲刺之、楚之果自齎湯藥往視之、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時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馬文榮者、帥乞活千餘戶、屯金墉城南、又有司馬道恭自東垣帥三千人、屯城西、司馬順明帥五千人屯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皆降於魏　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移鎮壽陽、以度支尚書劉懷慎為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　九月、宋王裕自解揚州牧、　冬十二月辛卯、宋王裕加殊禮、進王太妃為太后、世子為太子、

宋高祖永初元年、春正月、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喻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王即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王解其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數十人可也、即時奉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嘗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　夏四月、徵王入朝、王留子義康為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壽陽、義康尚幼、以相國參軍南陽劉湛為長史、決府州事、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議、王甚重之、　夏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

徐廣流涕哀慟

蕩滌鄉論清議

裕謹事蕭太后

裕使張偉酖恭帝偉自飲而卒

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甲子、帝遜於琅邪第、百官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丁卯王為壇於南郊、卽皇帝位、禮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徐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廣、邈之弟也、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

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頑民遷雒○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之過矣○

奉晉恭帝為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故事、卽宮於故秣陵縣、使冠軍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衞、降褚后為王妃、追尊皇考為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為孝穆皇后、尊王太后蕭氏為皇太后、上事蕭太后素謹、及卽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為縣公及縣侯、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空道憐為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為臨川王、以道憐子義慶襲其爵、其餘功臣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追封劉穆之為南康郡公、王鎮惡為龍陽縣侯、上每歎念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穆之死、人輕易我、立皇子桂陽公義真為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為宜都王、義康為彭城王、己卯、收泰始歷為永初歷、　秋八月辛未、追謚妃臧氏為敬皇后、立王太子義符為皇太子、

二年　初帝以毒酒一甖、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偉、邵之兄也、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帝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

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帝令淡之與凡右衛將軍叔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帝帥百官臨於朝堂三日、

張溥曰、宋武性不信奇怪。既貴。史官審問徵時符瑞。拒而不答。及不豫。羣臣請禱上下神祇。謝弗應。其豁達大度。亦沛公匹也。然竹林龍章。新洲杵臼。史書誑耀甚於赤帝。孔恭占其墓地非常。帝心內喜。韋叟相而言中。用領軍佐。不負信桐葉。追受禪勸進。言天文符應者數十。駱達釋法稱辭論尤鑿。若劉季卯金。光武赤符。持之有故。凡人貧賤好奇異。富貴惡不祥。始所慕說。冀惑世衆。久而厭之。卽謂近巫鬼。不可示子孫。則絕口不欲言。常情然也。帝令王韶之弑晉安帝於東堂。其時可以郊壇卽位。又遲不取。復立恭帝。廢而弑之。一人殺二主。其情不怍。謂應昌明二帝之讖。夫大逆不再。再則有憂亂臣賊子。猶震而懼焉。王莽弑平帝。不殺孺子嬰。司馬昭弑高貴鄉公。其子炎不殺陳留王璜。宋武效而甚之。竟以安恭厭讖。芒刃再見。欲後昆長世。難矣。劉毅與諸葛長民。帝所忌也。司馬休之。晉宗室之强者也。毅敗於王鎮惡。長民死於丁旿。休之為胡藩所逐。北走入秦。奸雄之盜人國也。去其異己。傷其本枝。然後次以及君。帝蓋工其術者也。漢高用兵久。善殺功臣。宋武久習兵。則善弑人主。兵不可試。如是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

元魏寇宋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夏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

崔浩決劉裕伐姚泓必克浩言裕才勝慕容垂

魏主嗣欲乘裕入關以精騎擣彭城壽春浩止之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魏有

魏主聞宋高祖殂議入寇浩言不可竟不從

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脩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荊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酬恩報義。而乘時徼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撅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皋濟河、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

宋高祖永初三年　初魏主聞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每歲交聘不絕、及高祖殂、殿中將軍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遽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為美。且國家今

范泰諫營陽王

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欲先略地魏主以公孫表固請竟從攻城議

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為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況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帥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彊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北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為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加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使督宋兵將軍交州刺史周幾吳兵將軍廣州刺史公孫表同入寇　冬十月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以先攻城與先略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則為囿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於是奚斤等帥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時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東郡太守王景度告急於德祖德祖遣司馬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先是司馬楚之聚衆在陳留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魏以楚之為征南將軍荆州刺史使侵擾北境德祖遣長社令王法政將五百人戍邵陵將軍劉憐將二百騎戍雍丘以備之楚之引兵襲憐不克會臺送軍資憐出迎之酸棗民王玉馳以告魏丁酉魏尚書滑稽引兵襲倉垣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馮翊嚴稜詣斤降魏以王玉為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奚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切責之壬辰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踰恆嶺為斤等聲援　十一月魏太子燾將兵出屯塞上使安定王彌與安同居守庚戌奚斤等急攻滑臺拔之王景度出走司馬陽瓚為魏所執不降而死魏主以成皐侯苟兒為兗州刺史鎮滑臺

朱陽瓚死義

竺夔保東陽城

毛德祖固守虎牢

斤等進擊翟廣等於土樓、破之、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別遣黑矟將軍于栗磾將三千人屯河陽、謀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竇晃等緣河拒之、十二月丙戌、魏主至冀州、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叔孫建將兵自平原濟河、徇青兗、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將步騎五百據項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于栗磾濟河、與奚斤幷力攻竇晃等、破之、魏主遣中領軍代人娥清期思侯柔然閭大肥將兵七千人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於碻磝、癸未、兗州刺史徐琰棄尹卯南走、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魏、叔孫建等東入青州、司馬愛之季之先聚眾於濟東、皆降於魏、戊子、魏兵逼虎牢、青州刺史東莞竺夔鎮東陽城、遣使告急、己丑、詔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廬陵王義真遣龍驤將軍沈叔貍將三千人就劉粹量宜赴援、

營陽王景平元年春正月、魏于栗磾攻金墉、癸卯、河南太守王涓之棄城走、魏主以栗磾為豫州刺史、鎮洛陽、　庚申、檀道濟軍於彭城、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潰、竺夔聚民保東陽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據山險、芟夷禾稼、魏軍至、無所得食、濟南太守垣苗帥眾依夔、刁雍見魏主於鄴、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雍為青州刺史、給雍騎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向青州者凡六萬騎、刁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　三月、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級、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雖退散、隨復更合、攻之益急、奚斤自虎牢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等於許昌、元德等敗走、魏以潁川人庾龍為潁川太守、戍許

毛德祖以計間公孫表魏主又信王亮言遂殺表

劉粹請宥李元德奔敗之罪元德竟能襲許昌斬庚龍

昌、毛德祖出兵與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亡甲士千餘人、復嬰城自守、魏主又遣萬餘人、從白沙渡河、屯濮陽南、朝議以項城去魏不遠、非輕軍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陽、若沈叔貍已進、亦宜且退、粹奏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遽攝軍捨項城、則淮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貍已頓肥口、又不宜遽退、時李元德帥散卒二百至項、劉粹使助高道瑾戍守、請宥其奔敗之罪、朝議並許之、乙巳魏主畋於韓陵山、遂如汲郡至枋頭、初毛德祖在北、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先是表與太史令王亮少同營署、好輕侮亮、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便地、故令賊不時滅、魏主素好術數、以為然、積前後忿、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乙卯魏主濟自靈昌津、遂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填其三重、為橦車以攻城、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絚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逾急、歷時浸久、城轉隳壞、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旦暮且陷、檀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兼行、先救之、甲子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斬庚龍、元德因留綏撫、并上租糧、魏主至盟津、于栗磾造浮橋於治阪津、乙丑魏主引兵北濟、西如河內、娥清周幾閭大肥徇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而射之、清等盡攻破高平諸縣、滅數千家、虜掠萬餘口、兗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少不敢出、魏主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臯、絕虎牢汲河之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陽、觀石經、遣使祀嵩高、

魏叔孫建不能克東陽檀道濟等至燒營而遁

建斤共攻虎牢德祖誓以守死

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

叔孫建攻東陽墮其北城三十許步刁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為函陳大峴以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己巳道濟軍於臨朐壬申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至東陽糧盡不能追竺夔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叔孫建自東陽趨滑臺道濟分遣王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魏兵已遠還就道濟刁雍遂留鎮尹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以領之　閏四月丁未魏主如河內登太行至高都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沈叔貍軍高橋皆畏魏兵彊不敢進丁巳魏人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飢疫魏仍急攻之己未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代人豆代田執德祖以獻將佐在城中者皆為魏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奚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詔勿問　五月魏主還平城　秋九月乙亥魏主還宮召奚斤還平城留兵守虎牢使娥清周幾鎮枋頭以司馬楚之所將戶口置汝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冬十一月魏周幾寇許昌許昌潰潁川太守李元德犇項戊辰魏人圍汝陽汝陽太守王公度

亦棄項、劉粹遣其將姚聳夫等、將兵助守項城、魏人夷許昌城、毀鍾城以立封疆而還、

張溥曰、宋高祖殂。魏主議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固諫。文帝元嘉二十九年。魏宗愛弒太武帝。更謀北伐。何偃止之。既師出皆無功。信哉。乘人之危。迫人於險。中國不能得志於夷狄。夷狄不能得志於中國。一也。晉文公卒。將殯曲沃。秦穆公潛師軼之。蹇叔哭而送其子。後有崤之敗。伐喪不仁。自古記之。崔浩勸魏主弔祭宋祖。存孤恤災。使義聲布天下。江南不攻自服。雖明世變。識時務。亦據經行仁之篤論也。魯肅輔孫權。議紀曹操而與蜀和。王猛相苻堅。臨終戒無伐晉。賢者在人國。不愛小義。不就小名。所持者。天下之是。萬世之安而已矣。肅不事漢而事權。猛不事晉而事堅。適當其會。為知己用耳。江漢朝宗。天王河陽。未嘗一日忘也。崔浩智同子房。臣於佛貍。伐宋之役。每進格論。義存止戈。其亦心魯肅王猛之心乎。竺夔保東陽。叔孫建攻之不下。奚斤等環圍虎牢。毛德祖誓以死守。宋雖挫折。魏亦殺傷。攻城不如略地。浩言中矣。毛德祖患公孫表權略。縱反間於奚斤。魏主殺表。後文帝以其術間王慧龍。王弗問也。勞以璽書。間術之難行也。一而疑。再而不信。君子以是益悲范曄之不遇也。

亦棄項劉粹遣其將姚聳夫等將兵助守項城魏人夷許昌城毀鍾城以立封疆而還

張溥曰。宋高祖殂。魏主議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固諫。文帝元嘉二十九年。魏宗愛弑太武帝。更議北伐。何偃止之。既師出皆無功。信哉。乘人之危。迫人於險。中國不能得志於夷狄。夷狄不能得志於中國。一也。晉文公卒。將殯曲沃。秦穆公潛師襲之。蹇叔哭而送其子。後有崤之敗。伐喪不仁。自古記之。崔浩勸魏主弔祭宋祖。存孫恤災。使義聲布天下。江南不攻自服。雖明世變。識時務。亦據經行仁之篤論也。魯齋稱孫權。議紀曹操而與蜀和。王猛相苻堅。臨終戒無伐晉。賢者在人國。不愛小義。不就小名。所持者天下之是。萬世之安而已矣。肅不事漢而事權。猛不事晉而事堅。適當其會。爲知己用耳。江漢朝宗。天王河陽。未嘗一日忘也。崔浩智同子房。臣於佛貍。伐宋之役。每進格論。義存止戈。其亦心魯齋王猛之心乎。竺夔保東陽。叔孫建攻之不下。奚斤等環圍虎牢。毛德祖晝以死守。宋雖挫折。魏亦殺傷。攻城不如略地。浩言中矣。毛德祖患公孫表權略。縱反間於奚斤。魏主殺表。後文帝以其術問王慧龍。主弗問也。嘗以覆書間。術之難行也。一而疑。再而不信。君子以是益悲范增之不遇也。